小说部分　上

文学描写辞典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
★藏书章

中国青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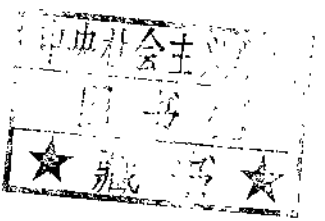
I211/2

55532

文学描写辞典

小说部分　上

辽宁大学中文系七七年级编



200188233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五 劳动类

(1)农牧…… 349
(2)工矿…… 352
(3)航运…… 354
(4)渔猎…… 356
(5)其它…… 358

六 交易类

(1)商号…… 360
(2)集市…… 361
(3)拍卖…… 364
(4)股票…… 368
(5)贩奴…… 370

七 政治类

(1)游行…… 373
(2)集会…… 375
(3)典礼…… 376
(4)暴动…… 378
(5)欢庆…… 382
(6)法庭…… 384
(7)行刑…… 386

八 战争类

(1)行军…… 390
(2)宿营…… 391
(3)战前…… 391
(4)激战…… 392
(5)战后…… 398

九 争斗类

(1)殴斗…… 400
(2)格斗…… 408
(3)决斗…… 414
(4)斗智…… 418
(5)斗法…… 421
(6)斗兽…… 422

四 动作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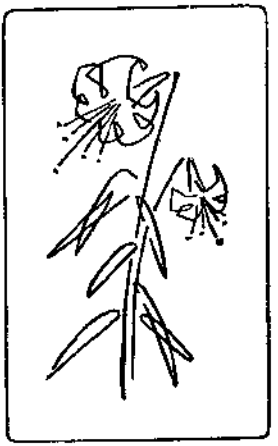
(1)情绪动作…… 661
(2)贯穿动作…… 676
(3)细节动作…… 688
(4)下意识动作…… 699
(5)习惯动作…… 701
(6)传奇动作…… 702
(7)综合动作…… 704

五 语言类

(1)情态语言…… 713
(2)白描语言…… 742
(3)独白…… 749
(4)信柬…… 754

附 录

一 中外著名作家论描写…… 763
二 本辞典所选书目版本索引…… 772



景　物　部

天上那层灰气已散，不甚憋闷了，可是阳光也更厉害了许多，没人敢抬头看太阳在哪里，只觉得到处都闪眼，空中，屋顶上，墙壁上，地上，都白亮亮的，白里透着点红；由上至下整个的象一面极大的火镜，每一条光都象火镜的焦点，晒得东西要发火。在这个白光里，每一个颜色都刺目，每一个声响都难听，每一种气味都混含着由地上蒸发出来的腥臭。街上仿佛已没了人，道路好象忽然加宽了许多，空旷而没有一点凉气，白花花的令人害怕。（老舍：《骆驼祥子》第165—166页）

天色由白而灰，空中象飞荡着一片灰沙。太阳，在这层灰气上边，极小极白极亮，使人不敢抬眼，低着头，那极热的光象多少烫红了的针尖，刺着大家的头、肩、背，和一切没有遮掩的地方。（老舍：《四世同堂》第1024页）

炎炎的太阳，高悬在世界的当空。红的光如火筒般射到地面，地面着火了，反射出油一般在沸煎的火焰来。蒸腾，窒塞，酷烈，奇闷，简直要使人们底细胞与纤维，由颤抖而炸裂了。（柔石：《人间杂记》《柔石选集》第191页）

路旁边浪似地滚着高高低低的黄土。太阳给埋在黄土里，发着肉红色。可是太阳还烧得怪起劲的，把他们的皮肉烧得变成紫黑色，似乎还闻得到一般焦味儿。（张天翼：《仇恨》《张天翼小说选集》第74页）

天，没有一丝儿云。热度随着太阳升高了。灰尘一阵一阵地跟着弟兄们的脚步扬起来，黄雾般的，象翻腾着一条拉长的烟幕阵。

……

越走越热，太阳一步一步地象火一样悬挂在天空，熊熊地燎烧着大地。汗从每一个弟兄们的头上流下来，流下来……豆大一颗的掉在地上。

地上也热热的发了烫，脚心踏在上面要不赶快地提起来，就有些

刺辣辣的难熬。飞尘也越来越厚了，粘住着人们的有汗的脸膛，使你窒息得不得不张开口来舒气。（叶紫：《夜哨线》《叶紫选集》第104页）

小小的太阳，眩惑人目地照射着下边展开的整个的地带。炎热的暑气，战栗地抖跳着。（〔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37页）

气温非常之高，火热的太阳直射着一切，使那些石级都发了白光。由于这些石级的反射作用使廊檐下也热了起来，因此那里的空气沉闷，象锅炉一样的灼热烫人。那些没有人坐的椅子，在这炎热的气候中发出脆裂的声音。至于站立着的那些投机者，他们在设法寻找由那些柱子遮成的一条一条的阴影，以期躲避太阳的热力。（〔法〕左拉：《金钱》第228页）

夕 阳

这日走到河西务地方，一个铜盆大的落日，只留得半个在地平线上，颜色恰似初升的淡红西瓜一般，回光反照，在几家野店的屋脊上，煞是好看。（曾朴：《孽海花》第170页）

太阳在这个时候，成了一个大的红色的轮子落在远处的山边上，那些层层叠叠的群山，都变成紫褐色的一抹，涂在天际线上。白河里的水波，和着天空的云彩，都变成了血色的，五颜六色的放出一个傍晚时候的光辉。（丁玲：《给孩子们》《丁玲短篇小说选》第422页）

太阳从一个缺口背后射出了很长的光线，它好象在召回一切力量回家过夜，而此刻在回家之前，还希望由西到东再大放一次光芒。一切东西都被照映成细长的线条，连牛群的恋家之情也好象散发在空中了。（〔丹〕尼克索：《征服者贝莱》第一卷74页）

夕阳似乎在金红色的彩霞中滚动，然后沉入阴暗的地平线后面。

通红的火球金边闪闪，迸出两三点炽热的火星，于是远处树林踏淡的轮廓便突然浮现出连绵不断的浅蓝色线条。（〔俄〕柯罗连科：《盲音乐家》第77页）

日轮的光彩虽然淡薄一点，不过究竟还有光辉，它挂在天边，用着火一般的光线，同时把天和大海都染红了，并且向市区里的古老房屋和尖塔上面射出最后的金光，使得这些建筑物的玻璃闪烁得如同一片燎原大火的反照。（〔法〕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第640页）

两小时后，黄昏从山上笼罩下来了。太阳在向西边的地平线下沉之前，还利用云层忽然开朗的机会射出它最后的光芒。东边那遥远的山峰被夕阳的回光染成一片紫色。这仿佛是对旅客们行着一个匆匆的敬礼。（〔法〕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630页）

夕阳的光线，差不多和牧场平行，在一片大地上散出一层花粉似的光辉。虽然到处都是阳光辉煌，但是在树阴和篱影下面，却能看见轻淡的蓝色暮霭。太阳既是和大地非常接近，一片草原又非常平坦，因此克莱和苔丝的影子，就在他们面前伸出去有四分之一哩地那么远，看来好象两个很长的手指头，遥遥指点着前面一片跟谷边坡陀相连的平芜尽处。（〔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266—267页）

阳光

太阳光从东窗进来，被镂空细花的纱窗帘筛成了斑驳的淡黄和灰黑的混合品，落在林白霜的前额，就好象是些神秘的文字。（茅盾：《色盲》《茅盾文集》第七卷63—64页）

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同美酒。树叶的颜色越发深沉了。在那漏进我的空旷地来的下午的温暖阳光中，山毛榉和菩提矗立在那儿，又是黄色的，又是褐色的，倒象有个看不见的画家，在我熟睡的当儿把它们变成了一个个火炬，在纹丝儿不动的阳光里纹丝儿不动地矗

立着。没有一片树叶在飘拂。（[德]雷马克：《里斯本之夜》第221—222页）

从云的裂缝里，从那橙黄色的、衬着太阳的边缘上，阳光成为一种宽阔的扇子一样的光线，斜斜的投射下来。在辽阔的天空时是细细的、象枪锋一样的这些光线，到临近地面的时候，象奔流一样的扩大起来，落在沿着天边伸展着的褐色草原的遥远的界线上，把它装饰得很美丽，奇幻的、欢快的使它变得年轻了。（[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431页）

一会儿，那原先在黑夜中仿佛撑住了蓝色天空的山峰顶上，出现了好些灰白色的云块，它们渐渐亮了起来，仿佛一团团预告大火来临的轻烟。接着，阳光的大火就突然在邻近的阿平宁山和维苏威山的山坡上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山顶的白云顿时变成了玫瑰色，又从玫瑰色变成紫色；最后，它们发出了金色的霞光；于是，在那些原先矗立着又黑又可怕的巨大花岗石山峰上，一下子奔泻着生气勃勃、辉煌灿烂的阳光的洪流。它使维苏威山的庞大无比的轮廓显露了出来，也照出了附近那些被葱郁繁茂的植物所覆盖的冈峦峰岱；它照出了在凝固的岩浆所形成的灰色岩层间张开大口的可怕深渊，也照亮了无数美丽的丘陵。那些丘陵遍布在维苏威山周围好几哩以内的地面上，好象在这个火山巨人的脚下铺上了一大幅奇妙的、由葱茏的绿树和绚烂的鲜花所织成的彩色地毯。（[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354页）

晨曦给全城带来了欢乐；在夜间表现得丑恶和可疑的地方现在也泛起了笑容；闪铄的阳光在卧室的窗子上跳舞，透过帘幕和帐幔直射到睡眠人的眼睛上，甚至射入他们的梦里，把夜的黑影驱散。暖房里的小鸟，虽然给盖得紧紧的黑黑的，也感觉到了早晨，在它们的小小的房子里发了脾气，不肯安定下来；眼睛亮晶晶的老鼠爬回它们的洞窟，怯生生地蜷伏在一起；全身油光光的猫儿，早把它的猎物丢到脑

天上起了花花云，象鲤鱼背上的鳞；月亮在云彩缝里跑着、跳着，一会儿明，一会儿暗，明的时间长，暗的时间短。（浩然：《艳阳天》第1313页）

月光经过鞍形的山脊、山口、山峡，射出来，那些林木、岩石、山峰的黑影，被月光烘托得分外黑，分外浓，分外阴惨。

……青烟一般的新月的光辉，到处倾泻起来，倾泻到悬岩断壁上、山坡上、白岩角上，倾泻到象手臂一样伸展着的树枝上，或者是被裂缝侵蚀成的断岩上。一切都分明、清晰，一切都成了活生生的了。（〔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95页）

月光升起了，地平线上浴着它的清光。那些耸立的高大的白杨树显出了银光般的反射，那层在平原上展着的雾气仿佛是浮动的雪，河水里没有游泳的星了，但是却象盖着了一层螺钿，始终带着发光的微波流着。空气是甘美的，和风中充满了香味。一阵使人发软的力在大地的睡眠意味当中流过。（〔法〕莫泊桑：《在家里》《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100页）

月亮快要出来了。月亮还远着呢，可是在地平线后边，人们觉得它从黑暗的深渊上升。一道微弱的光，给围绕在高坡上的树顶镶了一条花边，好象高脚酒杯的边缘；这些反映在微光中的树峰的侧影，一分钟比一分钟显得更为深黑。（〔法〕罗曼·罗兰：《母与子》第81页）

暮霭消散了，银色的月光好象一身白得耀眼的寡妇的丧服，覆盖着广阔的沙滩。河面没有一条船只，甚至看不见一丝微波；河心河岸，到处是一片宁静，这宁静有如死亡带给受尽苦难的病患者的一种无休止的安宁。（〔印度〕泰戈尔：《沉船》第9页）

他们往前走着，月光把一片闪烁的露水映成了一圈一圈半透明的亮光，围着每人头部的影子，跟着他们往前走。每一个人只能看见自己

的圆光，无论他们的头怎样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圆光却始终不离头部的影子，反倒老跟着他们，一刻也不放松，把他们弄的非常美丽。等到后来，好象这种左右乱晃的情形，成了圆光固有的动作，并且他们喘的气，也成了夜雾的一部分；而景物的精神，月光的精神，大自然的精神，也好象和谐地和酒的精神混合了起来。（〔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95页）

（3） 星

天空是深蓝色，上面布满了星星的网。这网繁繁地盖下来，盖在我们的头上。星星在网眼上摇动，好象就要落下来一般。我曾几次想伸手去摘下几颗星星，因为它们离我太近了。（巴金：《海的梦》《巴金中篇小说选》第9页）

夜的确美丽。墨色的天空布满了棋子似的星星。

我找着了猎户星。中间的三颗斜斜地排成一根短线，外面四角各有一颗明星，四颗星中带红色的猎户甲星显得特别亮。这七颗星是我的老朋友。每一次繁星在我的头上闪耀时，我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找着它们。

啊，永恒的星！（巴金：《春天里的秋天》《巴金中篇小说选》第159页）

北斗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那两颗最大最大的上面长着一些睫毛。一个微红的，丰润的，带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动；……在它的下面，还闪耀着两颗小的，也长着一些睫毛的星光，一个小的带笑的面容浮动……（叶紫：《星》《叶紫选集》第237页）

满天空镶上了小星斗。它们尽着自己的力量，把点点滴滴的光芒交织在一块了；不象阳光那么刺眼，也不象月光那么清澈，却是明亮的。明亮的星光，掺上了露水，变得湿湿润润、柔柔和和，随后轻轻地挂在树

是一个美好的早晨；空气凉爽；太阳还没有升高，房屋、树木、鸽舍和露台——一切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花园里和院子里有不少发人深思和引人入眠的阴凉的角落。只有远远里的裸麦田火似的燃烧着，小河在太阳光下灿烂辉煌得使人眼睛发痛。（〔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127—128页）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格拉契村的小湖起着微微的涟漪。水面在阳光照射下，闪烁出金刚钻、绿宝石般的光芒，耀得眼睛睁不开。垂桦的枝条沐浴在湖水之中，湖岸长满了菖蒲，中间夹杂着一朵朵大黄花，躺卧在浮动的大叶子上。有时候薄云遮住了太阳，太阳仿佛骤然扭过脸去不理睬格拉契村，于是湖泊、树林和村庄——全都在刹那间黯淡下来；只有远处光亮夺目。浮云一过，湖水便又闪闪发光，庄稼简直象镀上了一层黄金。（〔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338页）

破碎的、蓝中透紫的、在东方泛红的云在风前飞驰过去。天色越来越亮了。经常生长在乡村路旁的卷曲的草变得显然可见了，依旧含着夜雨；赤杨树下垂的枝子也是湿的，在风中摇摆，把明净的水滴弹向一边去。（〔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093页）

他希望在他还没有到达沼地的时候，太阳不要出来。但是太阳却不迟延。月亮，在他刚出门的时候还放射着光辉，现在却只象一湾水银似的闪着光；原先令人非常注目的远处黎明的粉红色的闪光，现在要细细找寻才能发现；原先遥远田野上的模糊不清的斑点，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那是一捆捆的黑麦。太阳出来以前还看不见的，那已经授了花粉的高大而芳香的荞麻上的露珠，沾湿了列文的腿和大半截外套。在清晨的显著的静寂中，连最轻微的声音也听得见。一只蜜蜂打列文的耳边飞过去，呼啸着象一颗子弹。他仔细观看，看见还有第二只、第三只。它们由养蜂场的篱笆后面飞出来，飞过荞麻田，在沼地那边消失了踪影。羊肠小径一直通到沼地。沼地可以从上面升起的雾气辨认出来，有的地方雾浓些，有的地方雾淡些，因此芦苇和柳树林看起来仿佛

一泓清水，在远处飘浮的蓝色的冈峦。火车停在静寂的乡间，阵阵的远风送来清脆动人的早祷的钟声；铁路高头，一群神气俨然的母牛站在土堆上出神。（〔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77—78页）

夜来的露水，把地面润得湿漉漉的。这几天割过草的地方，仿佛理发推子剪过了一样，在一面斜坡上划出了一条条的粗纹。

太阳刚刚露出地面，血红色的朝霞和浓密欲滴的紫色云朵，掩映着东方的曙光。这些鲜艳绚丽的色彩，瞬息不停地正在变幻着。另一大半天空，还没从茫茫的夜色中苏醒过来，海洋般地展现着一片暗蓝。

耸立在背后的岩木山，仍然半含着余睡未足的惺忪倦态，几处深谷涌出了白色的晨霭，不住向山脚下滚动回荡。

高原处处飘起白色的朝雾，犹如有生命的物体，以它奇特的流动方式，贴着地面在扩展开去。（〔日〕石坂洋次郎：《割草姑娘》《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第180页）

金红色的太阳神刚把他美丽的金发撒上广阔的地面，毛羽灿烂的小鸟刚掉弄着丫叉的舌头，啼声宛转，迎着玫瑰色的黎明女神；她呀，离开了醋罐子丈夫的软床，正在拉·曼却地平线上的一个个门口、一个个阳台上和世人相见……（〔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第17页）

东方的天色开始起了变化；……天边已经开始发白。黎明前的晓风好象在卷动天边上的一重黑幕。粉红色的云朵，如火花似的向四边奔放。人们的心灵里充满了一种十分崇高的感觉。看起来，曙光好象一块变幻莫测的白台布缀在天空上，在这块台布上不久就要有一只金盆子——太阳——开始发出光芒了。（〔匈〕米克沙特：《奇婚记》第209页）

清晨伸出两手，迅速地拉开了蓝色的天幕，苍白的月亮悄悄退到了山上。正在消退的潮水浪峰上闪着灿灿金光。红树丛已经摆脱了模糊

清晰可辨了。破了的庙门，一半已经脱离门框，在风中时开时闭，低低地发出吱吱的悲鸣。栖息在窗棂上的鸽子，开始了咕咕的呻吟。在户外木棉树上的啄木鸟，不停地送来单调的啄木声。一只蜥蜴从一堆一堆的枯叶上急爬过去，发出沙沙的响声。忽然间，一阵热风从田野吹来，穿过树林，使得叶子都簌簌地响了起来。河水猛然苏醒了，泛起涟漪，掠向岸边，淹没了河边上的破石台阶。在这些零零乱乱懒懒散散的声音里，还传来远处树荫中牧童吹奏乡下小调的笛声。（〔印〕泰戈尔：《摩诃摩耶》《泰戈尔作品集》三第107页）

（6）喜

看那天色：却早红日西沉，鸦鹊奔林高噪。打鱼人停舟罢棹，望客旅贪程，村烟缭绕。山寺寂寥，玩银灯，佛前点照。月上东郊，孤村酒旆牧了。采樵人回，擎古道，过前溪，时听猿啼虎啸。深院佳人，望夫归倚门斜靠。（冯梦龙：《崔衙内白鹞招妖》《警世通言》第266页）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仓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夹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驰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象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灯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茅盾：《子夜》第1页）

秋末的黄昏来得总是很快，还没等山野上被日光蒸发起的水气消散，太阳就落进了西山。于是，山谷中的岚风带着浓重的凉意，驱赶着白色的雾气，向山下游荡；而山峰的阴影，更快地倒压在村庄上，阴影越

（7） 夜

月 夜

只见园中月色比外面更觉明朗，满地下重重树影，杳无人声，甚是凄凉寂静。……只听“嗖嗖”的一声风过，吹的那树枝上落叶，满园中“唰唰啦啦”的作响，枝梢上“吱娄娄”的发哨，将那些寒鸦宿鸟都惊飞起来。（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1304页）

银白的月光洒在地上，到处都有蟋蟀的凄切的叫声。夜的香气弥漫在空中，织成了一个柔软的网，把所有的景物都罩在里面。眼睛所接触到的都是罩上这个柔软的网的东西，任是一草一木，都不是象在白天里那样地现实了，它们都有着模糊、空幻的色彩，每一样都隐藏了它的细致之点，都保守着它的秘密，使人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巴金：《家》第280页）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竹篁在月光下变成一片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鸮“嚯嚯嚯嚯嚯！”啼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象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沈从文：《边城》 《沈从文小说选集》第282页）

他靠纱窗望出去。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梳月亮象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新刻露，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里的小虫琐琐屑屑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号，象声浪给火煮得发沸。几星萤火优游来去，不象飞行，象在厚密的空气里飘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象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钱钟书：《围城》第31—32页）

门外好一片月色，又新鲜，又明亮。月亮正当头，围着个大风圈，仿佛冻到天上了。满天疏疏落落的小星星，都缩着头，冷的乱哆嗦。新搭的牛棚上积着层雪，月亮影里乱闪着银星。（杨朔，《三千里江山》第104页）

中山公园的水池象是一面镜子，圆圆的月亮映在池面。池子附近树旁的几盏路灯，那圆圆的灯光映在水里，就象是一个小月亮似的，围绕着池中的月亮。一片一片臃肿的白云缓缓地移过池面，仿佛是一群老妇，弯着背，一步一步吃力地从月亮前面走过，想把月亮遮住，月亮却透过云片的空隙倾泻下皎洁的光芒。一片白云和一片白云连起，如同一条宽大的不规则的带子，给碧澄澄的天空分成两半。白云移过，逐渐消逝在远方。天空碧澄澄的，月亮显得分外皎洁。（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二部546页）

五月末的北方夜晚，是最清新、最美好的时刻。天空象是刷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雾，蓝晶晶的，又高又远。一轮圆圆的月亮，从东边的山梁上爬出来，如同一盏大灯笼，把个奇石密布的山谷照得亮堂堂，把树枝、幼草的影投射在小路上，花花点点，悠悠荡荡。宿鸟在枝头上叫着，小虫子在草棵子里蹦着，梯田里的春苗在拔节儿生长着；山野中也有万千生命在欢腾着……（浩然：《艳阳天》第19页）

深夜，整个太行山都在静静安睡，……风儿不刮了，树叶不响了。天边的月牙儿，好象怕人家把地球偷走了，默默看守着。远处，有一条小瀑布，哗哗哗，日夜不停地往下流，往下流。（刘真：《长长的流水》《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下册第178页）

夜晚降临了……噢，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会把夜的全部魅力美妙地描画出来！我会描画整个密尔格拉得沉入睡乡；无数星星不动地眺望着它；普遍的静默被远近的犬吠所打破；一个热恋着的教堂下级职员躲过了野狗，以骑士的无畏精神翻过篱笆去；房屋的白墙被月光照亮

着，越显得白；浓荫摇曳的树木越显得羽暗，树影落在地上，越显得黑，花和沉静的草越显得芬香扑鼻，蟋蟀，这些骚扰不停的夜的骑士，从各处角落里一齐发出爆裂般的歌声。我会描画在一间低矮的土屋里，一个浓眉毛的姑娘，年轻的胸脯起伏着，辗转在孤单的床上，梦见骠骑兵的胡子和刺马针，这时候月光在她的双颊上微笑着。我会描画蹲在房屋的白烟囱上的蝙蝠的黑影在白色的大道上闪动……（〔俄〕果戈理：《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果戈理小说选》第28页）

他一打开百叶窗，好象久已等候这一着的月光就冲进房里来。他推开窗棂子，夜是新鲜的，明亮的，非常寂静。窗子前面是一排剪顶树，一面看起来是黑的，另一面带银色的光。树下生着一种多汁的、潮湿的、丛生的蔬菜，这里那里有带银光的叶子和棵子。暗黑的树后面再过去一点，有一个带着露水闪光的屋顶，右首是一株枝干雪白的多叶树，树上方是在灰色的几乎没有星的春季天空中闪光的将圆的月亮。（〔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700页）

月亮升上来了，夜色变得苍白而发黑。暗影好象散了。空气透明，新鲜，温暖；到处都看得清楚了，甚至辨得出路边一根根的草茎。在远处的空地上可以看见头盖骨和石头。可疑的、象是修士的人形由月夜的明亮的背景衬托着，显得更黑，也好象更忧郁了。……人只要瞧一眼淡绿的、布满繁星的天空，看见天空既没有云朵，也没有污斑，就会叫白温暖的空气为甚么静止，大自然为甚么小心在意不敢动一动，它战战兢兢，舍不得失去哪怕是一瞬间的生活。至于天空那种没法测度的深邃和无边无际，人是只有凭了海上的航行和月光普照下的草原夜景才能有所体会的。天空可怕、美丽、亲切、显得懒洋洋的，诱惑着人们，它那缠绵的深情使人头脑昏眩。（〔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191—192页）

月亮十分红，神态阴沉，仿佛害了病似的。星星也昏蒙蒙，暗影更

月亮刚从田野后面上升，又圆又亮。地面上，闪烁的水面上，有层银色的雾在那里浮动。青蛙们正在谈话，草地里的蛤蟆象笛子般唱出悠扬的声音。蟋蟀尖锐的颤音仿佛跟星光的闪动一唱一和。微风拂着榛树的枝条。河后的山冈上，传来夜莺清脆的歌声。（〔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100页）

他们坐着他的小艇，慢慢的在月下荡出去。桨上滴下的水珠好似一组音，或是一连串的半音阶。一层乳白色的水汽在河面上颤动。群星在天空打着寒噤。两岸的鸡声遥遥呼应；有时听见半空中云雀那种颤动不已的歌声，它们是误会了月光从地上飞起来的。……月亮隐在树林后面去了。小艇驶到了一带黑沉沉的冈峦下面。黑的天光和黑的水色合成一片。河上没有一丝波纹。万籁俱寂。扁舟在黑夜里荡漾，简直说不出它是在荡漾，飘浮，还是停着不动。……芦苇摇曳，望四下里纷披，声音象丝绸的磨擦。（〔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127页）

我的周围尽是一片蟋蟀的鸣声，庙里刚刚打完钟，敲完铜锣，那袅袅余音，愈来愈轻，最后就渐渐地消逝在远岸上的那些阴暗的丛林里面了。一道长长的灿烂的月光躺在恒河暗黑的水面上。在岸上，在矮树丛和篱笆里，在庙宇的走廊下，在已经塌了的房子的地基上，在池塘旁边，在棕树林里，到处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阴影。蝙蝠从七叶树枝上飞过来。在那些房子附近，时而传来一阵豺狼的嗥叫声，时而又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印〕泰戈尔：《河边的台阶》《泰戈尔作品集》三第5页）

忽然月亮出来了，她平躺着身体从树后升起，又年轻又温柔；空气好象经她呼吸过，变得更加凉爽了，可是茉莉花的温香仍旧不断从凉爽的空气中传来。（〔英〕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第221—222页）

悄然无声地低低飞翔着，几乎碰着了我，连忙惊慌地潜向一旁去了。……四周的田野朦胧地发白；田野的那面，阴沉的黑暗形成巨大的团块升起来，越来越迫近了。我的脚步声在凝滞的空气中发出钝重的回声。苍白的天空又发出蓝色，——但这回是夜天的蓝色了。星星在天空中闪动着。（〔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96页）

在深不可测的高空里，夜，当着他那被魅惑的眼睛，呈现出伟大的奇观。黑暗展开了墨色的天鹅绒，掩盖着地平线，无数星星正发散着亮光，闪着磷色的光辉，织成美艳的图案。下面，在大地与苍穹衔接的模糊不分的地方，在黑暗中散布着城市的万家灯火……（〔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395—396页）

柔软的、亲热的、夜的寂静笼罩在草原的上空。露水压倒了青草。微风把小水弯、腐烂的芦苇、池沼的泥土、被露水打湿的青草的混合气味送到哥萨克的宿营地来。偶尔听到几声拴马索的哗啦声、卧倒的马匹打响鼻和哼哼的声音。后来又是昏昏沉沉的寂静，又传来辽远辽远的、几乎是刚刚能听出的野雁的沙哑叫声和稍近一点地方的鸭子的回答声，一阵在黑暗里看不见的翅膀的猛烈震动声。夜。寂静。雾蒙蒙的草原的潮气。西方靠天边的地方——升上来一片深紫色的云层。中间，在古老的普斯可夫的土地的上空，银河象一条宽宽的、闪闪发光的、令人难以忘记的大路似的横断过去。（〔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663—664页）

时间快到十点。街上没有人了。最后几个邻居一个一个都回进了屋子，只听见铺子关门的声音。玻璃窗内的灯映了映眼睛，熄了。还有一两处亮着的，接着也熄掉了。四下里静悄悄的……远处的田里传来一阵新近割过的草原的香味，邻家的平台上飘来种在盆里的丁香花的香味。空气静止。天河缓缓的在那里移转。一座烟突的上空，大熊星和小熊星的车轴在滚动；群星点缀着淡绿的天，象一朵朵的翠菊。本区教堂的大钟敲着十一点，别的教堂在四周遥遥呼应，有些是清脆的声

音，有些是迟钝的声音，家家户户的时钟也传出重浊的音调，其中还有喉音嘶哑的鸣鸹声。（〔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288页）

在月圆之后的第五夜——那一夜是黑暗的。没有鸟叫。水塔旁边的荔枝树，看去象颜色不那么深的背景上的一道墨痕。南风象一个梦游者似的在黑暗中盲目地飘荡。天上的星星，想用不眨眼的警醒的眼光，穿透黑暗，来窥测深奥的秘密。（〔印〕泰戈尔：《弃绝》《泰戈尔作品集》第三卷75页）

在慢慢醒来的时候，透过前面半开着的风幕向外凝视，在辽远清冷的高空，挂起无数的星点；在下面，车夫的灯笼摇摇摆摆，象是沼地中的鬼火跳舞；在道路两旁，全是黑沉沉的树林，在前面，白色的路面步步高起，直到最后突然为一个又尖又高的峰脊阻断，好象无路可通，四面全是天空似的……（〔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426页）

黑夜

秋头夏尾，天气动不动就变颜变色地阴起来，闹一场大风大雨。在这样风雨的黑夜，最惯于夜行的人也会弄得迷失方向。

李排长不是个怯懦的人。……可是夜空不见指路的大熊星，四周又是黑糊糊的平原。电光偶尔一闪，照见的只是狂乱地摆动在大风中的庄稼。不见一棵树木，可以供他摸摸阴面阳面的树皮；不见一块岩石，可以供他探探背阴处的苔藓；更不见一座朝南开门的土地庙。黑暗形成一所无情的监狱，把李排长一群人牢牢地禁锢起来。（杨朔：《月黑夜》《月黑夜》第57页）

楼上楼下都睡得静悄悄的，脚步就象践踏在这些睡人的梦上，钉铁跟的皮鞋太重，会踏碎几个脆薄的梦。门外地上全是霜。竹叶所剩无几，而冷风偶然一阵，依旧为了吹几片小叶子使那么大的傻劲。虽然没有月亮，几株梧桐树的秃枝骨鲠地清晰。只有厕所前面挂的一盏煤物油

歌，排遣着不绝如缕的忧思，给人们的心上添一点淡淡的哀愁。（[苏]高尔基：《我的大学》第8—9页）

这时候万籁无声，只有那暖夜沉默的黑暗将他们团团围着。做巢在蔷薇花和忍冬花丛里的反舌鸟，偶然从小梦里醒过来，唱出一个羞怯清丽的调子。然后，仿佛经过一下慎审的考虑，又是完全地静默了。（[美]密西尔，《默》第397页）

这是一个美妙的春天的夜晚；大地似乎梦幻着恋情，太阳的初吻给它带来了安逸和幽思；由于大地具有慷慨的心情，它已经把这一切告知了人们。树林也在沙沙地谈着情话。树枝上萌发出许多嫩芽，一阵阵饱含着酸郁的槐香的春风，顽皮地在地面上拂过，吹得人们神迷心醉。一切都充满着懒洋洋的倦意和快感。（[匈]米克沙特：《奇婚记》第209页）

夜色的昏沉黑暗，和举行葬礼的时候一样地凄惨。整个的自然界都好象穿着丧服。……月亮和星星，都叫乌云和密雨遮得一点儿也不漏，好象它们都完全消失了的一般。（[英]哈代：《还乡》第449页）

晚上没有月亮，清澈的夜晚象件黑丝绒的衣服一样裹着公园里的树木；树枝上叶子已经稀了，望上去就象羽毛，在静止的温暖空气中一点也不动。（[英]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第289页）

这里，夜的语声是海，而不是小河；是海的叹息和激波声；没有小鸟，没有猫头鹰，也没有蚊母鸟的叫声或长鸣；只有一架钢琴叮咚叮咚地奏着，白色的房屋在天空勾划出立体的曲线，丁香的香味儿充满空间。旅馆的一扇窗，高高的，亮着灯光，他看见一个人影移过百叶窗。（[英]高尔斯华绥：《苹果树》第99页）

天气使整个大自然都在受苦；树木痛苦地摇摆着或者悲伤地低着头；田野里的鸟儿在荆棘丛中互相紧紧挤在一起；城市的街道上也空无人迹。（〔法〕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第36页）

四处的气象都是愁惨的。湿透了的人行道映出微光。一阵富于水分的微温空气，一阵用陡然而起的寒栗冰着我们的微温空气，一阵由于不可捉摸的细雨变成凝重的微温香气正压着街道，仿佛使得煤气路灯的火焰减少了劲儿和光采。（〔法〕莫泊桑：《他？》《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331—332页）

雨挟着泉水似的不息的微响尽是落着，人们几乎听到它不断地在外面的墙上淋漓。那长着藓苔的老屋顶上，有些承溜始终在同一个地方，不倦的，单调的，发出那同样愁人的滴达之声；这些承溜使得那由石头、坚固的泥土、砂砾和贝壳等等造成的住所的地面到处被水淹着。

人们觉得自己的四周随处都是水，水成为寒冷的、汪洋的一片，包围着你，一种狂乱的，象鞭一般响着的，在空中粉碎起来的，将黑暗衬得更加浓厚的，使得散布在卜洛巴纳列克一带的茅屋彼此更加孤立的水。（〔法〕罗蒂：《冰岛渔夫》第139页）

雪夜

前几天的宿雪还没消融，映着月光，白皑皑的照得聚义厅前那片广场如同白昼一般；夜来的朔风又把这满地的残雪吹冻了，踏上去只是簌簌地作响。……半轮冷月在几片稀松的冻云中间浮动，象是大相国寺的鲁智深手下的破落户泼皮涎着半边脸笑人。几点疏星远远地躲在天角，也在对林冲眨眼睛。（茅盾：《豹子头林冲》《茅盾文集》第七卷129—130页）

街灯已经燃起来了，方形玻璃罩子里，清油灯的光在寒风中显得更孤寂，灯柱的影子淡淡地躺在雪地上。街中寥寥的几个行人匆忙地走着，留了一些脚印在雪上，就默默地消失了。深深的脚迹疲倦地睡在那

（茅盾：《动摇》 《蚀》第174页）

到十二点，北海已装满了人。新春的太阳还不十分暖，可是一片晴光增加了大家心中的与身上的热力。"海"上的坚冰微微有些细碎的麻坑，把积下的黄土都弄湿，发出些亮的光来。背阴的地方还有些积雪，也被暖气给弄出许多小坑，象些酒窝儿似的。除了松柏，树上没有一个叶子，而树枝却象柔软了许多，轻轻的在湖边上，山石旁，摆动着。天很高很亮，浅蓝的一片，处处象落着小小的金星。这亮光使白玉石的桥栏更洁白了一些，黄的绿的琉璃瓦与建筑物上的各种颜色都更深，更分明，象刚刚画好的彩画。小白塔上的金顶发着照眼的金光，把海中全部的美丽仿佛都带到天上去。 （老舍：《四世同堂》第761页）

在春季漫长的白天，蛤蟆滩除了这里或那里有些挖荸荠的和掏野菜的，地旦没人。雁群已经嗷嗷告别了汤河，飞过陕北的土山上空，到内蒙古去了。长腿长嘴的白鹤、青鹤和鹭鸶，由于汤河水混，都钻到稻地的水渠里和烂浆稻地里，埋头捉小鱼和虫子吃去了。

日头用温暖的光芒，照拂着稻地里复种的一片翠绿的青稞。在官渠岸南首，桃园里，赤条条的桃树枝，由于含苞待放的蓓蕾而变了色——由浅而深。人们为了护墓，压在坟堆上的迎春花，现在已经开得一片黄灿灿了。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38页）

是暖流又融化了岩石上的冰层，滴下第一颗粗大晶莹的水珠，宣告了春的来到。

春天，山野的春天。最先是朝阳的山坡处的雪在融化，慢慢地露出黄黑色的地皮；雪水滋润着泥土，浸湿了去年的草茬；被雪盖着过了冬眠的草根苏醒复活过来，渐渐地倔强有力地推去陈旧的草茬烂叶，奋力地生长起来。在同时，往年秋天随风摇落下来的草木种子，也被湿土裹住，在孳殖着根须，争取它们的生命。

山的背阴处虽还寒气凛凛，可是寒冷的威力已在渐渐衰竭。朝阳处的温暖雪水顺着斜谷流过来，融化了硬硬的雪层，冲开山涧溪水的冰

听见在池旁浣衣的农妇们的快活的闲谈，和农民们在院子里修理犁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已经到来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 222—223 页）

双层窗框卸下了一层，春天以双倍的活力闯进房来。含笑的春日向洒满阳光的窗口探望，山毛榉树的秃枝摇曳着，田野远处呈现出黑黝黝的一片，田野上有些地方还有星星点点正在融化的白雪，有些地方新生的青草刚刚出土。人们的呼吸也畅快和舒服多了，一切都洋溢着春天的万象更新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俄〕柯罗连科：《盲音乐家》第 15 页）

舢板船靠近右岸划行，河面往左岸突然变得十分宽阔，河水漫到有草的沙岸上了。眼看水右高涨，水波飞溅，冲击着沿岸的灌木林，一股股清澄的春汛顺着许多沟渠和池面的裂缝喧嚣着滚窜到河流里面来。太阳是明媚的，几只黄嘴鸦在阳光里闪着黑钢般的羽毛，聒聒聒聒地叫着，在忙着搭新巢。在向阳的地方，从土里欣欣向荣地茁长出一片片绿茸茸的嫩草。人身上是冷飕飕的，心里却感到美滋滋的，也在茁长出新的希望的幼芽。春天的大地实在太舒适了。（〔苏〕高尔基：《我的大学》第 100 页）

三月十号的傍晚，夜雾象一张绒毯一样的落在格内米雅其。整个的晚上，融雪的水从家家的屋顶上潺潺的流下；从南方，从草原那面的一列小山上，温和潮湿的风吹来了。迎接春天的最初的夜，蒙着飘流的雾和寂静的黑绢面幕，被春天的微风吹拂着，笼罩在格内米雅其的上面。早晨很迟，蔷薇色的夜雾吹开了，露出天空和太阳；从南方吹来的含着湿气的风，有力的冲击着，带着轰声和怒吼；大粒的雪珠凝积起来的雪，开始崩陷了，屋顶都变成了褐色，道路布满了黑色的大斑点。到中午，象泪珠一样晶莹的小山上面的水，滔滔的流下山峡和山谷，分成无数的奔流流进小沟、草地和果园，冲洗着樱桃树的苦恼的根，淹没了河边的芦苇。

了白花。初醒的罗马郊野，青草如绿波，欣欣向荣的罂粟如火焰。赤色的葵花，如茵如褥的紫罗兰，象溪水一般在别庄的草坪上流动。蔓藤绕着伞形的柏树；城上吹过一阵清风，送来巴拉丁古园的蔷薇的幽香。（〔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 229 页）

在海洋上，春天差不多老是守在热带的永恒的八月天的门口。那种暖洋洋而凉爽晴朗、鸟语花香、多色多艳的白天，就象是波斯那种盛冰果子酱的水晶杯子——光闪闪地高堆着玫瑰色的水沫。繁星闪烁、端庄肃穆的夜空，象是穿着珠光宝气的天鹅绒衣服的傲慢贵妇，一边高傲孤单地在家里哺养孩子，一边在想念着那不在她身旁的南征北伐的公爵，想念着那盔甲辉煌的太阳！在熟睡的人说来，这种逗人兴致的白天和如此诱人的夜晚，都同样是可以酣睡的。不过，这种富有诱惑力的灿烂天气，并不光是给外界增添了新的迷惑力，它还打开了人们的心灵，尤其是每当这种静穆柔美的夜色拢来的时候；那时候，象冰霜在万籁俱寂的夜空里结成水晶体一样，记忆也突然结晶了。（〔美〕麦尔维尔：《白鲸》第 183 页）

迷人的春天慷慨地散布着芳香的气息，带来了生活的欢乐和幸福。杜鹃隐藏在芒果树的枝头，用它那圆润、甜蜜、动人心弦的鸣啭来唤醒人们的希望。成群的画眉象迎亲队似的蹲在玛胡树的枝头。楝树、花梨树和醋栗树都仿佛被自身的芬芳熏醉了。何利走到芒果园里，看见芒果花开得象满天繁星一样。（〔印〕普列姆昌德：《戈丹》第 352 页）

暮春

田里到处是热闹的蛙鸣；山肚里，阳雀子悠徐地发出婉丽的啼声；而泥土的潮气，混和着野草和树叶的芳香，也许还夹杂了茁壮的秧苗的青气，弥漫在温暖的南方四月的夜空里，引得人要醉。（周立波：《在一个星期天里》《山那面人家》第 87 页）

蓝湛湛的天空象空阔安静的大海一样，没有一丝云彩。空气湿润

润的，呼吸起来感到格外清新爽快。在阳光下，周围远山就象洗过一样，历历在目，青翠欲流，它看去好象离眼前挪近了许多，也陡峭了许多。渠岸堤上的杨柳，已经把鹅毛似的飞絮漫天漫地的洒下来。（李准：《春笋》《李双双小传》第447页）

不觉间，已到三春时候，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春色怡人淡复浓，南山花放北山红，杨枝吹做千条线，唤侣黄鹂弄晓风。只见那百花深处，杜鹃成群，飞去飞来，争鸣不已，把春光点缀得十分熟透。真是一年好景，旖旎风光。（〔朝〕《春香传》第5页）

这最后一天是一个真的春天；突然看见这惯常扰攘的天空没有一片云，现得异常宁静，真是特殊的、使人觉得奇怪的事情。风已完全停止了。海面非常平稳；随处都是同样的淡青色，并且一动不动。太阳闪着一种耀目的白光，而布勒达湿一带粗野的地方，正象一件贵重的东西一样被这种阳光浸染着；连极远的地方都象快乐而且复活了一样。空气里面有着一种使人感到夏季的愉快的温暖，并且象是永远停滞着，再不会有阴暗的日子和暴风雨似的。再没有云的变化的阴影浮过的海岬与海湾，在太阳底下现出了它们的巨大不变的轮廓；它们也象是在无尽的静寂中休息着一样……这一切都象是为着要使得他俩的恋爱的佳节更加甜蜜，更加永久似的；——并且人们已经看到一些早开的花，一些沿着沟渠生长的莲馨花，或是一些脆弱而没有香气的堇花。（〔法〕罗逖：《冰岛渔夫》第178页）

（9）夏

初夏

初夏，北方乡村的原野是活跃而美丽的。天上白云缓缓地飘着，广阔的大地上三三两两的农民辛勤地劳动着。柔嫩的柳丝低垂在静谧的小河边上。河边的顽童，破坏了小河的安静："看呀！看呀！""泥鳅！这

瞧见。天地的尽头给太阳烤得冒烟。天地的尽头仿佛在慢慢地动着动着；唔，那是给太阳烤得卷起边来了，烤烧饼似的——烧饼不是烤呀烤的就卷起边来了么。（张天翼：《仇恨》《张天翼小说选集》第75页）

六月中旬的天气已经够热了，这下午三四点钟时分，更是一天里最难耐的时候，公路上焦干、滚烫，脚踏下去，一步一串白烟；空气又热又闷，象划根火柴就能点着了似的。（王愚坚：《普通劳动者》《普通劳动者》第206页）

两星期以来，不曾下过一滴雨；乳白色的轻雾弥漫在空气里，笼罩着远处的林木；从那里，散发着燃烧似的气息。许多灰暗的、轮廓朦胧的云片，悠闲地浮在苍蓝的天上，缓缓地爬了过去；强劲的枯风不断吹拂着，但不能驱走暑热。（〔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第77—78页）

……仲夏里临到了艰难的日子，压迫人的、暑热得无情的静寂，横立在大地上、充满黄色烟雾的天上；泥炭地和树林里，四处起火。干热的风忽然狂暴地吹了过来，疯狂地发着啸声，从树上剥去干叶，和隔岁的栗色的松针；吹起一堆沙子的乌云，带着刨花、麻皮和鸡毛之类，一并赶到地上来。风推着人，冀图剥去他们的衣裳；又躲藏在林内，更加热辣辣地吹炽火灾来了。（〔苏〕高尔基：《家事》第112页）

是一个干旱的夏天。村庄对面的顿河的水变浅了，那片从前是急流奔驰的地方，现在变成了浅滩，牛走过对岸去的时候，水连它们的脊背都没不过了。每天夜里，沉闷的暑热就从山冈上吹到村子里来，风把草的香味吹散到空中。牧场上的干蓬蒿都烧起来了，甜蒿象一条看不见的帐幕一样遮住了顿河的两岸。一到夜间，顿河对岸的天空上就布满了黑云，雷声干燥地和隆隆地响着，但是一点雨也没有落到被热气蒸烧着的大地上来，闪电空打个不住，把天空划成许多尖角形的蓝色块子。（〔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301页）

四下里静悄悄的。树叶在阳光中轻轻颤抖，一层淡薄的水汽在空气中飘过，迷倒的苍蝇旋转飞舞，嗡嗡的闹成一片，象大风琴；促织最喜欢夏天的炎热，一劲儿的乱叫；慢慢的，一切都静下去了……树顶啄木鸟的叫声有种奇怪的音色。平原上，远远的有个乡下人在吆喝他的牛；马踏在明晃晃的路上喷着。（〔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 27 页）

我赶到那里，看见到处都很安静，象个礼拜天似的。这时候，天气很热，阳光很足，扛长活的工人都下地去了。有些甲虫和苍蝇在空中嗡嗡地飞，那一片微弱的声音，更叫人觉得沉闷，好象这里的人都死绝了。一阵微风吹过，树叶就颤动起来，让你觉得阴惨惨的，因为你觉得有什么鬼魂在悄声说话——那些死了很久很久的鬼魂——并且你老以为它们正在议论你哪。整个的说起来，这种沉闷的空气，总是让人觉得死了才好，死了就万事皆休了。（〔美〕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第 259 页）

热魔闪动着，使远处的景物都变大了。人们在家里几乎也和在地里一样汗流涔涔。每天早晨昆塔离家去放羊之前，宾塔总是要他搽上红棕榈油以保护双脚，可是每天下午他从空旷的荒野返回村子时，总是唇干舌燥，炙热的土地把他的脚跟都烤得干裂了。有几个孩子返回家中时，脚都裂得流了血……

太阳升到顶点时，孩子们和他们的猎狗和山羊都躲在矮树丛的阴影中喘着气……（〔美〕哈利：《根》第 49 页）

那年夏天最时行夸耀，这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连大地也都夸耀起来——聚树盛开着花，发散出浓郁的花香，在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家家花园里都开放着玫瑰；夜里满天的繁星，简直挤都挤不下；太阳全身披挂，天天从早到晚在公园上面挥舞着它的铜盾；人们的行为也变得古怪了，在露天底下吃午饭，吃晚饭。出租马车和私人马车川流不息地通过明媚的泰晤士河上的桥，把成千成万的中上层人士载往布西，载往里希

蒙，载往开游，载往汉普登行宫，去领略一下郊外风光；那种盛况据说简直空前。（[英]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第215页）

明媚的仲夏照耀着英格兰；天空如此明净，太阳如此灿烂。在我们这波涛围绕的地方，难得有一个这样好的天气，现在却接连很多天都这样。

仿佛有一群意大利天气，象欢快的过路鸟从南方飞来，栖息在阿尔比恩的悬崖上。

干草已经收了进来；桑菲尔德周围的田地一片青翠，已经收割过了；大路让太阳晒得又白又硬；树木都郁葱葱，十分茂盛；树篱和树林枝繁叶密，色泽浓重，和它们之间满地阳光的明亮的牧草地形成很好的对比。（[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322页）

残夏

八月初头，小麦黄了。看不到边儿的绿色的庄稼地，有了好些黄灿灿的小块，这是麦地。屯落东边的泡子里，菱角开着小小的金黄的花朵，星星点点的，漂在水面上，夹在碧青的蒲草的中间，老远看去，这些小小的花朵，连成了黄乎乎的一片。

远远的南岭，象云烟似的，贴在蓝色的天边。燕子啾啾地叫着，在天空里飞来飞去，寻找吃的东西，完了又停在房檐下，用嘴壳刷洗它们的毛羽。

雨水挺多，园子里种下的瓜菜，从来不浇水。天空没有完全干净的时候，总有一片或两片雪白的或是乌黑的浮云。在白天，太阳照射着，热毛子马熬得气乎乎，狗吐出舌头。可是，到下晚，大风刮起来，高粱和苞米的叶子沙拉拉地发响。西北悬天起了乌黑的云朵，不大一会，飘泼大雨到来了，夹着炸雷和闪电。因为三天两头地下雨，道上黑泥总是不干的，出门的人们都是光着脚丫子，顺着道沿走。（周立波：《暴风骤雨》第116—117页）

这是一年中正当夏季转折点的时节，那时节，本年的收获已经确定，人已开始考虑来年的播种，而且马上要着手刈草了；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那穗还没有长满，还是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的麦浪在风中波动；那时节，绿色的燕麦，和四处散布着的一簇簇的黄色的草一道，参差不齐地伸出在播种迟了的田野上；那时节，早种的荞麦已经发芽，盖没了地面；那时节，被家畜践踏得象石头一样坚硬了的休耕地已经翻耕了一半，仅仅残留下没有被翻耕过的小路；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璀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绣线菊混合的气味；在低地上河旁的草原象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镰刀，在那草原上黑撅撅地四处堆积着被割除了的酸模草的茎干。（〔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 353 页）

烈日当空。道路两旁，成熟的谷物在炎热下弯着腰，低着头。蚱蜢多得象草叶，在小麦和黑麦地里，在岸边的苇草丛中，四外都发出微弱而嘈杂的鸣声。

在这酷热的天空下，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天色蔚蓝耀眼，带着那种即将变成火红的橙黄，就象金属过于接近炉火时一样。（〔法〕莫泊桑：《一生》第 31 页）

在一个酷热的八月的日子，土地被烤裂了，空气在灼人的阳光下颤抖和闪光。连村子里的狗都停止了吠叫，躲到台阶和外屋的阴影下去了。那些牛都泡在冬青树下没膝的水里。只有蝗虫欣赏太阳的酷热；蜻蜓在空中闪闪地飞旋……（〔芬〕艾伦伯：《骏马雅洛》《外国短篇小说》中册第 39 页）

夏季眼看就要给排挤掉了。可是夏季逗留着不肯就走，奄奄一息的躺在山峦间，使山谷愈来愈阴暗，把衰微中的力量和魔足了的喜悦织成一幅雾霭的天幕，它在世上耽过了，好好的耽过了，因此镇静、满足的走向死亡。（〔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 213 页）

(10) 秋

初 秋

到了秋天，院子里有阳光的时间比较短了，阳光比较柔和了，接着那棵小树的叶子也黄了，树上的浆果染上了火红的颜色，古老的院墙呈现出一片凄凉的金色，那股小泉水又给这幅画面添上一些银光。这时候，这个僻静的小院子便有一种出奇的、令人伤感的魅力，它能象一望无际的风景一样，使人在感情方面得到满足。（〔德〕凯勒：《绿衣亨利》第 24 页）

那时候是秋天，和秋天连接在一起的是阴郁而潮湿的天气、泥泞和雾。一种不自然的绿色——烦闷的、不断的雨水的产物——象一层薄薄的网似的笼罩在原野和田垅上，这绿色对于原野和田垅是这样地不相称，正象老头子撒娇作态，老太婆佩戴玫瑰花一样。（〔俄〕果戈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果戈里小说选》第 69 页）

艾格庄佳丽的景色和园林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美，令人心荡神摇，初秋的日子里，正当大地被生育弄得倦厌厌的、产下了它的果实、散发出芬芳馥郁的草木气息的时候，树林特别使人心旷神怡；它们开始抹上这些古铜绿的色调，昔厄纳的土地的浓艳的颜色。这些颜色组成华丽的壁毯，树林隐藏在下面，仿佛向冬天的寒冷挑战。

大自然在春天曾经显得俏丽、欢乐，象一个企望将来的棕色头发的女子，现在变为郁悒、温柔，象一个追忆往事的金黄头发的女子；草地变成金色，秋天的花朵露出它们苍白的花瓣，雏菊现在很少用白色的眼睛戳破草坪，人们只看见淡紫色的花托。遍地都是黄色，树阴叶子变得稀疏，色调转变浓重，阳光已经较为倾斜，让橙黄色的和倦怠的微光，让长的闪亮的痕迹溜进树林里面，这些痕迹很快就消逝，象向你告别的妇人

以及远处那所白房子的房角，都把最细致的轮廓，以不常见的清晰，在透明的空气中显露出来。附近可以看见那所习见的法国人据为的半烧毁的府邸的残迹，以及围墙旁边还露出深绿色的丁香树丛。就连那所残破的污秽的房子——在阴暗的天气，那是丑得可憎的——这时，在那明净的一动不动的光彩中，也似乎是静美的了。（〔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689页）

深秋

三藏遂直西前进。正是那季秋天气。但见：

数村木落芦花碎，几树枫杨红叶坠。路途烟雨故人稀，黄菊丽，山骨细，水寒荷破人憔悴。白蘋红蓼霜天雪，落霞孤鹜长空坠。依稀黯淡野云飞，玄鸟去，宾鸿至，嘹嘹呖呖声音碎。（吴承恩：《西游记》第161页）

秋末，后园里的大榆树也落了叶子，园里荒凉了，没有什么好玩的了。

长在前院的高草，也都败坏了而倒了下来；房后菜园上的各种秧棵，完全挂满了白霜；老榆树全身的叶子已经没有多少了，可是秋风还在摇动着它。天空是发灰的，云彩也失了形状，好象被洗过砚台的水盆，有深有浅，混沌沌的。这样的云彩，有时带来了雨点，有时带来了细雪。（肖红：《呼兰河传》第173页）

太阳已经升到树林上面。霜早已融化。晴朗淡蓝的高空万里无云，象冰一般地澄澈。被潮湿的金光所笼罩的树木，遮盖着大路。这一天是温暖的，不象是秋天。（〔苏〕法捷耶夫：《毁灭》第194页）

秋雨打着他们的脸。一堆堆深灰色的迷云，低低地压着大地。已经是深秋了，森林里那一望无际的林木都已光秃，老树阴郁地站着，让褐色的苔掐住它身上的皱纹。无情的秋天剥下了它们美丽的衣裳，它们只好枯秃地站在那里。（〔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第 341 页）

秋天，绚烂的秋天，把它的金色和紫色掺杂在依然鲜明的最后剩余的绿色里，仿佛是日光融成了点滴从天上落到了茂密的树丛里。（〔法〕莫泊桑：《一个诺曼第人》《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第 207 页）

秋深了。太阳黯淡了。自然界萎谢了：在十月的云雾之下，颜色慢慢的褪了；高峰上已经盖了初雪，平原上已经罩了浓雾。……潮湿的树林寂默无声，仿佛在悄悄的哭。林木深处，一头孤单的鸟温和的怯生生的叫着，它也觉得冬天快来了。轻绡似的雾里，远远传来羊群的铃声，鸣鸣咽咽的，好象从它们的心灵深处发出来的……（〔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 82 页）

一个美丽的秋日，一个加利福尼亚小阳春的日子，暖和、困人，使人给季节变换时的静寂弄得心神不定。太阳暖暖昧昧的。一丝丝微风飘忽着，并不惊动瞌睡中的空气。迷迷糊糊的紫色的雾霭，不是水汽，而是色彩交织成的帷幕，躲在山冈深处。旧金山屹立在高地上，象一滩模糊的轻烟。横在中间的海湾，象熔化了的铅似的闪着暗淡的光芒。水面上的帆船，有的一动不动的躺着，有的随着缓缓的潮水漂流。遥远的塔玛尔派斯山，在银色的雾霭中隐隐约约，巍然高耸在金门海峡一旁，这海峡在西斜的阳光中，活象一条淡金色的小道。再过去是辽阔的太平洋，茫茫一片，在地平线上掀起了一堆堆滚滚的云块，它们正朝猛地汹涌而来，警告着冬季第一股狂暴的风息即将来临。（〔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 213 页）

（11） 冬

初 冬

冬天的田野，显得特别空旷、辽阔。东北风在田野里一无阻挡地呼

啸着。村子里的柴草堆被吹得翻飞起来，大树象强打精神一样，竭力站稳着身子，让自己的枝条和风吵闹着，摇晃着，可是树枝上的前后几片黄叶被吹落了。这些叶子也象怕冷一样，一片跟着一片向土沟里滚着，向路上的行人脚下滚着。（李准：《在大风雪里》《李双双小传》第129页）

马在泥浆里滑来滑去，也想起心事来了。车上的乘客提起了狼皮大氅的宽大领子，把身子缩在大氅里，也想起心事来。一只乌鸦落在路旁一棵孤零零的树上，张开翅膀，在枯树枝上摇晃了一下，凄凉地叫了两声，也想起心事来了。一片愁惨的冬天景象，好象全都陷入了沉思中。

一团团阴惨惨的冬天的乌云，在天空中沉重地、徐徐地移动；一小块一小块也好象是在沉思的冷冷的晴空，不时从乌云缝里向下窥视。大地沉没在泥泞和潮湿的空气里。散落在各处的村落、河谷、远方的森林和高山，象死人一般苍白，显得十分悲惨。一些象死人眼睛般的光滑如镜的黑黝黝的大水塘，在田野里闪闪发光。（〔保〕埃林·彼林：《安得列什科》《东欧短篇小说选》第88—89页）

在红艳艳的天空中，旭日象醉汉的面孔般涨得通红地从树后出现了。大地上覆满了白霜，干燥而坚硬，在农庄里的人们的脚下，踏得簌簌作响。一夜之间，白杨树上的叶子完全落光；在那片荒地后面，望得见一条长长的碧绿的波涛，翻腾着白色的泡沫。

梧桐树和菩提树的叶子在疾风中纷纷凋落了。每吹过一阵寒风，经霜的树叶猝然脱离树枝，象一群飞鸟一般，在风中飞舞。（〔法〕莫泊桑：《一生》第78—79页）

冬天渐渐到来了，正象一幅很慢很慢地放落下来的尸被一样扩展开来。（〔法〕罗逖：《冰岛渔夫》第136页）

清朗的夏天一旦过去，城市就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就准备过漫长

多么安静！多么恬适！……几步路以外，一道看不见的泉水断断续续的流着，好似脉管的跳动：忽而微弱，忽而剧烈。远远的天边黑沉沉的。紫色的地上长着光秃与黑色的树木，一层水汽在上面浮动。冬季末期的太阳，淡黄的年轻的太阳，蒙眬入睡了。飞鸟象明晃晃的箭一般破空而过。乡间可爱的钟声遥遥呼应，一村复一村……（〔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 129 页）

星期五却天朗风和。是春天可爱的先驱之一，在阴寒的冬季里表明大地上还有和暖的天气，美丽的风光。青天高挂着金黄的太阳，洒下了水晶似的、温柔的光线。从麻雀的鸣声里明明听得出，室外是平静、幸福的日子。嘉莉拉起了前窗，迎面吹来一阵南风。（〔美〕德莱塞：《嘉莉妹妹》第 430 页）

冬季又快完了。风刮起来，还是很冷，可是有时在黄昏时候，忽然意想不到地从南方微微地吹来一阵和暖的春风，天上也没有那种冷冰冰的气象了。长久的沉寂之后，又有人吹笛子了，村里又可以听到奏乐的声音了。船夫们停着桨，让船顺水漂下来，口中唱着赞美黑天的歌，现在正是这样的时令。（〔印〕泰戈尔：《河边的台阶》《泰戈尔作品集》第三卷 6 页）

(12) 风

狂 风

忽然狂风大作，一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丫似剑；横沙立土，重叠如山；江声浪涌，有如剑鼓之声。（罗贯中：《三国演义》第 723 页）

好风！但见：

扬尘播土，倒树摧林。海浪如山耸，浑波万迭侵。乾坤昏荡荡，日

月暗沉沉。一阵摇松如虎啸，忽然入竹似龙吟。万窍怒号天噫气，飞砂走石乱伤人。（吴承恩：《西游记》第 356 页）

风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撕碎了店户的布幌，揭净了墙上的报单，遮昏了太阳，唱着，叫着，吼着，回荡着；忽然直驰，象惊狂了的大精灵，扯天扯地的疾走；忽然慌乱，四面八方的乱卷，象不知怎好而决定乱撞的恶魔；忽然横扫，乘其不备的袭击着地上的一切，扭折了树枝，吹掀了屋瓦，撞断了电线……（老舍：《骆驼祥子》第 73 页）

易于刮风的北平的天气，在空中，又充满着野兽哮吼的声音了。天是灰黄的，暗暗的，混沌而且沉滞。所有的尘土，沙粒，以及人的和兽的干粪，都飞了起来，在没有太阳光彩的空间弥漫着。许多纸片，许多枯叶，许多积雪，许多秽坑里的小物件，彼此混合着象各种鸟类模样，飞来飞去，在各家的瓦檐上打圈。那赤裸裸的，至多只挂着一些残叶的树枝，使藤鞭似的飞舞了，又象是鞭着空气中的什么似的，在马路上一切行人都低着头，掩着脸，上身向前屈股向后地弯着腰，困难的走路。拉着人的洋车，虽然车于轮子是转动的，却好象不曾前进的样子。一切卖馒头烙饼的布篷子都不见了，只剩那些长方形的木板子和板凳歪倒在地上。并且连一只野狗也没有。汽车喇叭的声音也少极了。似乎这时并不是人类的世界。一切都是狂风的权威和尘灰的武力。（胡也频：《到莫斯科去》《胡也频选集》第 49—50 页）

十一月初头，北风从长城外吹来，河北大平原卷起旋转的黄尘，这是结冰的季节了。夏秋两季，辽阔的田野遍是葱绿的庄稼和草木，密丛丛地遮蔽着远近的村庄。现在，庄稼倒了，草木凋零了，每个村庄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风变成没遮拦的小霸王，打着响亮的唿哨，狂放地到处奔跑，跑过荒寒无边的野地，跑过空虚的村街，无理地摇撼着人家闭紧的窗门，时时还扬起大把的沙土，撒向谁家的纸窗。风驱逐开人类，暂时霸占了这个世界。（杨朔：《风暴》《月黑夜》第 77 页）

台风一来，秋高气爽的南国就变成一个阴阴沉沉的惨惨世界。鲜明壮丽的太阳叫横暴的雨点淋湿了，溶化了，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风象一种恐怖的音乐，整天不停地奏着。花草仆倒在地上。树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揪着，扭着，骂着，吵嚷不休。满天的黑云象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使唤雷、电和石头似的雨点互相攻击。他们慢慢去远了，把广州的光明和温暖都带走了，但从白云山后面，另外又有些更沉重、更可怕的，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追赶上来。（欧阳山，《三家巷》第296页）

突然西北大山头上一阵怪啸的咆哮。大家一齐惊骇地向啸声望去，只见山顶上一排大树摇摇晃晃，树枝格格地截断，接着便是一股狂风卷腾起来的雪雾，象一条无比大的雪龙，狂舞在林间。它腾腾落落，右翻左展，绞头掉尾，朝小分队扑来。林缝里狂喷着雪粉，打在脸上，象石子一样……

小分队冒着象飞砂一样硬的狂风暴雪，在摔了无数的跟头以后，爬上山顶。这股穿山风，已经掠山而过。……

小分队刚才路过的地带，地形已完全改变了，没了山背，也没了山沟。山沟全被雪填平了，和山背一样高，成了一片平平雪修的大广场。山沟里的树，连梢也不见了……（曲波，《林海雪原》第292页）

这时候，暴风雪愈来愈猛，刺骨的寒风带来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寒风摇撼着树枝，狂啸怒号，发狂似地吹开整个雪堆，把它卷入空中；寒风不住呼啸，方向变化无定，几乎掀翻了雪橇和马匹，好象尖石子似的刮着骑马人的脸，叫他们透不过气来，说不出话来。绑在雪橇辕杆上的铃子全然听不见声音了；在这旋风的怒号和呼啸声中，只听得一阵阵凄苦的声音，象狼嚎，又象远处的马嘶，有时又象人们在大难之中的呼救声。（〔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371—372页）

十二月的寒风，在烟筒里呼啸，放荡而狂悖，听起来象灵魂在黑夜的草原旦，在狂风暴雨中，在漂泊中呼吁。（〔德〕托马斯·曼，《沉重的

夜间的温凉参半的空气象一阵阵微风似地流进屋子里来，不时拂到她的脸上，美妙得无从察觉，象是丝绒拂着人面一样。那是一种爱抚，一点儿类乎"风吻"的东西，一点儿类乎由扇子扇进来的雍容凉爽的气息，正构成这扇子的是树上的叶子，水面的薄雾，夜色的阴影以及那些蔷薇；因为那些从楼下掷到房里掷到床上的和邪些露台边盛开的蔷薇花，把困人的芬芳味儿掺和在夜间的清风的新鲜气息里。（〔法〕莫泊桑：《饮威获》《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 264 页）

同时，一种才起的使人呼吸不顺的微风，这里那里，开始在死寂的水面吹出一些花纹；它在那光亮的镜上画上一些碧绿色的图案，或作细条延长起来，或象折扇一样张着，或以珊瑚的形式分裂开来；这一切都带着一种微响完成得极快。这好象是一个觉醒的，预示沙茫的麻痹状态告终的记号。（〔法〕罗蒂：《冰岛渔夫》第 48 页）

旋 风

天空更加阴沉。铁块般的乌云，同山尖连在一起，象铁笼一般把村庄围囚住。一缕缕灰白色的轻雾，缓缓地从茅草屋顶上浮过。一阵阴凉的秋风，把已枯萎的楸树叶吹下来。残叶不高兴跟着风走，于是，风就旋转起来，从山上冲进村中，从街上卷到院子里来。树叶发出萧萧飒飒的响声，象是在悲哀地哭泣。（冯德英：《苦菜花》第 14 页）

山村里正月的旋风，象个不请自来的夜客，爱在黑地里敲门，门环儿搭搭地响了一阵，屋子里就都是风的声音了。（茵子：《万妞》《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册第 482 页）

天空万里无云，在深沉的寂静中，突然刮起一阵疾风，脚底下的大地好象突然战栗起来，那微弱的星光抖动起来，闪烁起来，空气一股股的旋转起来。一阵不冷的、但却热乎乎的、几乎灼热的旋风袭击着树木、屋顶、墙和街道；刹那间揭去了萨宁头上的帽子，把杰玛那乌黑的卷发吹得凌乱飘动。（〔俄〕屠格涅夫：《春潮》第 54 页）

成一个沉重的大集体，闪电刺穿它们，它们于是产生了结果，把水都倾泻到大地上，然后自己逐渐缩小到踪影毫无。（〔苏〕阿·托尔斯泰：《瘸王子》《阿·托尔斯泰小说选集》第一册 191 页）

云霞

灰天上透出些红色，地与远树显着更黑了；红色渐渐的与灰色融调起来，有的地方成为灰紫的，有的地方特别的红，而大部分的天色是葡萄灰的。又待了一会儿，红中透出明亮的金黄来，各种颜色都露出些光；忽然，一切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了。跟着，东方的早霞变成一片深红，头上的天显出蓝色。红霞碎开，金光一道一道的射出，横的是霞，直的是光，在天的东南角织成一部极伟大光华的蛛网：绿的田，树，野草，都由暗绿变为发光的翡翠。老松的干上染上了金红，飞鸟的翅儿闪起金光，一切的东西都带出笑意。（老舍：《骆驼祥子》第 24—25 页）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

"他妈的，他们也变了……"

他的旁边走来了一个乘凉的人，那人说：

"你老人家必要高寿，你老是金胡子了。"（肖红：《呼兰河传》第 31 页）

象是有谁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灯笼，照亮了东方云彩。起先只看见长长一片薄薄的云彩，白雾一般的高高浮在天空，接着这长长一片薄薄的云彩仿佛自己有一种扩张的能力，逐渐扩大开去，白雾般的云彩变成一大块一大块簇崭新的棉絮似的，给它后边的蓝色的天空一衬，越发显得皎洁。转眼之间，蓝色的天空忽然发红，在东边最远的地方，如同有成千上万只彩色的探照灯，发射出万丈光芒，把雪白的云彩顿时给染成了橘红色了。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慢慢升起来了。（周而复：《上

海的早晨》第二部 48—49 页）

夕阳已靠山了。天上逦逦着几块白丝条般的云彩，涂上一层晚霞，宛如鲜艳夺目的彩缎，装饰着碧蓝的天空，和背山绿水媲美，映衬出春天的风光。远远看去，象大雨后山上下来的洪水一般的军队行列，从山根的大路上，浩浩荡荡向村中走去。（冯德英：《苦菜花》第 145 页）

她跳出水面的时候，太阳刚刚下落；她觉得这景象真是万分美丽。她说，这时整个天空看起来象是一块黄金，而云块呢——唔，它们的美她真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的！它们在她头上掠过，一忽儿红，一忽儿紫。不过，比它们飞得还要快的，象一片又长又白的面纱的东西，是一群掠过水面的野天鹅。她们正飞向太阳。她也向太阳游去。可是太阳下落了。一片玫瑰色的晚霞，慢慢地在海面和云块之间消逝了。（〔丹〕安徒生：《海的女儿》《安徒生童话选》第 77 页）

朝霞在东方照耀着，一列列金色的云仿佛是在等待太阳，好象群臣在等待君王似的……（〔俄〕普希金：《村姑小姐》《普希金文集》第 204 页）

……太阳落山了，它的最后的光线普照四方，发出许多宽阔的深红色光带来；金黄色的云块散布在天空中，越来越细，仿佛是梳洗过的羊毛。（〔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 93 页）

一天下午，我凝望着西边的天空。只见空中飘浮着朵朵彩云，有的呈现出金黄色、火红色，有的呈现出紫色或暗灰色。由于高空狂风的吹卷，云彩顿时形态万千，变幻莫测。就在这时，我看见从大片云层中分裂出一小块彩云，它置身于一朵朵摆出一副达官贵人架势的云彩之中，好象找不到安身之所，孤零零地一忽儿向南飘动，一忽儿又往北浮去。这样游离了相当一段时间，当整个天空渐渐黑下来以后，那曾经放射出灿烂光华的云层全都黯然失色，那朵孤独的彩云也自然而然地消失在

闪电没能撕碎浓重的乌云，巨雷在低低的云层中滚过之后，滂沱大雨就铺天盖地地压下来。雨，夏天的骤雨，哗哗地下着，象老天也在为人类的不幸而哭泣。夜，漆黑阴沉的夜，好象只有它才是世界的统治者。（冯德英：《苦菜花》第 255 页）

狂风暴雨摇撼着东山坞。

雷鸣夹着电闪，电闪带着雷鸣。

那雨，一会儿象用瓢子往外泼，一会儿又象用筛子往下筛，一会儿又象喷雾器在那儿不慌不忙喷洒——大一阵子，小一阵子；小一阵子，又大一阵子，交错、持续地进行着。

雨水从屋檐、墙头和树顶跌落下来，摊在院子里，象烧开了似的冒着泡儿，顺着门缝和水沟眼儿滚出去；千家百院的水汇在一起，在大小街道上汇成了急流，经过墙角、树根和粪堆，涌向村西的金泉河。（浩然：《艳阳天》第 1351 页）

暴风雨的中止和天空的明亮，都只是短短一刹那之间的事。天又发黑了，黑得象黑夜一样。云层很低，简直罩在森林上。山头上落下一阵不祥的暗影，又听到一阵嘶嘶声，好象暴风雨的天使还拦住着急躁的雷神的嘶喊和咆哮。耀眼的电光每时每刻照亮着吓人的天空，威胁着大地。（〔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 725 页）

空中已经密布了云，大雨点打在烟尘陡乱的驿路上。接着一个又是一个更近的更响的霹雳，雨就倾盆似的倒了下来。对于车篷，开初是横打的，忽然从这边，忽然从那边，接着又改换了攻击法，打鼓似的向篷顶上直淋，弄到水点都溅到乞乞科夫的脸上。（〔俄〕果戈理：《死魂灵》第 98 页）

倾盆大雨从变黑了的天空里，倾泻下来。这不是雨，而是乱响的、叫人站不住脚的倾泻下来的水，是狂暴的充满了旋卷的黑暗的水旋风，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 136 页）

雨 前

旷野里一片黑暗，天地溶合在一起，什么也看不见。辽阔的平原上，没有一星灯光。大地似乎是沉沉地入睡了。然而，雷却在西北方向隆隆的滚动着，好象被那密密层层的浓云紧紧地围住挣扎不出来似地，声音沉闷而又迟钝。闪电，在辽远的西北天空里，在破棉絮似的黑云上，呼啦呼啦的燃烧着。闷热，热得旷野里柳树上的蝉，竟然在半夜里叫了起来。空气中有一股潮湿的泥土气味，大雨眼看就要来了。（峻青：《黎明的河边》《黎明的河边》第137页）

这一瞬是突然降临的……一切都无声无息，令人可怖的寂静。空气的郁闷似乎增加了一倍，大气气压仿佛在一秒钟内突然增加了许多。人们头脑昏沉，心脏窒息，呼吸不能畅顺……一只燕子低低地掠过下面街道，羽翼几乎触着了路面……而这种无可逃避的压力，这种紧张，这种全身都感受到的与时俱增的抑压也确实变得难忍难捱了，如果它仅仅再延长短短的一刹那，如果不是在它迅疾地达到顶点之后立刻就松弛、缓和下来的话。……几乎是与此同时，这大雨顷盆落了下来，预先几乎连一滴雨点也没有预示，沟道就顿时水流滚滚，变成一片汪洋……（〔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第243—244页）

黄昏已近，一场大雷雨就要跟着来了。从中午起，天气就热得人透不过气来；远处隆隆的雷声不绝；大片浓密的黑云早先就横在远远的天边，象铅色的幕布一样，现在它开始扩大了，而且在树梢上出现了；闷热的空气受到快要到来的大雷雨愈来愈强烈的震动，开始更加显著地颤抖起来了；刮起了风，一下子吹得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后来又停息了，然后又接连地响着，吼着。幽暗降临大地了，迅速地赶走了落日最后的霞辉；浓密的云仿佛得到自由似的，突然浮动起来，飘过了天空；雨点落下来了，闪电突然闪亮起一道红光，雷声沉重地、愤怒地滚滚而来了。（〔俄〕屠格涅夫：《僻静的角落》《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第76页）

在这短短的一会工夫，乌云聚拢来了，完全遮住了太阳，使得天色暗然无光，好象日蚀一样。风，好象坚持着要随心所欲似地，顽强地把列文朝后面刮去，吹走了菩提树的树枝和花朵，把白桦树枝剥成奇形怪状、不象样子的裸体，使阿拉伯橡胶树、花朵、牛蒡、青草和树梢全都朝一个方向弯下去。在花园里作活的农家女孩们尖叫着跑到下房里去。白茫茫水帘似的倾盆大雨已经在遥远的树林上和附近一半的大地上倾注下来，而且迅速地朝着科拉克树林涌来，雨珠的水分，破碎成小小的水点，充满在空气里。（〔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164页）

太阳已经被向前推进的低垂的碎云遮住，一大片厚实的浅灰色雨云从西方地平线上涌过来。远处什么地方，一场斜飘的大雨已经倾注在田野和树林上。从雨云那边吹过来湿润含雨的空气。雨云偶尔被电光切开，隆隆的雷声也越来越常常同火车的隆隆声混在一起。雨云越来越近了，斜飘的雨点被风吹过来，开始拍打车尾的小平台和聂赫留朵夫的大衣。（〔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478页）

西天卢昂那边，起了乌云，波涛汹涌，前推后拥，太阳放出长线，却又金箭一般，赶过云头，同时天空别的地方，空空落落，如同瓷器一般白净。一阵狂风吹来，白杨弯腰，骤雨急降，滴滴答答，敲打绿叶。太阳跟着就又出来，母鸡啼叫，麻雀在湿漉漉的小树丛拍打翅膀，沙地小水滩朝低处流，带走一棵合欢树的粉红颜色的落花。（〔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119—120页）

雨后

夏天的雨水容易降落，也很容易收场。不甚遥远的山下面河水的流动，有着喧扰和开阔的响声。身旁每块石头的缝际间，唧唧唧唧……也有水在流，象秋天蟋蟀唱的歌。

林啦，田野啦，以及看不到的茫茫远远的地方，全浸着意料外的恬静！这会使人联想到一个哭疲乏了的孩子，现在睡着了。

雨后的群星，变得更繁多、更美丽了。它们不是在有意注视什么，看来只是无聊地在眨动…… （肖军，《八月的乡村》第13页）

春雨以后，太阳一晒，空气里散发着一种令人胸闷的气味。好象地球内部烧着火似的。平原上冒着热汽。你抓起一把关中平原的黑胶土，粘糕一样，一捏一个很结实的窝窝头。（柳青，《创业史》第一部83页）

大雨过后，树叶比平时更加新绿。快熟了的苹果和山楂，亮光光红嫣嫣地显得非常可爱。带着雨水珠的树叶，在清晨的微风中，一阵摇晃，水珠就象一阵骤雨似地落在松软的沙土上。（峻青，《黎明的河边》《黎明的河边》第146页）

这是热天，空际明朗，阳光熹和，虽则时有阵雨。微薄的烟般的浮云静静地掠过湛净的天空，好容易遮住一片太阳，偶时倾盆似的注下一阵急雨，复很快的收住了。粗而密的雨点，象钻石般的耀眼，迅速地以沉重的声音打在地上；阳光透过它的闪烁的颗粒；草，在风中瑟瑟作响的，也静了，渴饮着雨后的水分；淋湿了的树木无力地摇动它的叶子；鸟不住地唱着，这流啭的啁啾夹和着新流的雨水的潺湲，听来是悦耳的。灰尘厚密的道路被急骤的粗雨点打得飞扬起来，成了点点的浅斑。于是云收了，微风开始拂来，草开始显出翠绿和金黄的颜色。潮湿的树叶子粘贴在一起，好象更成为透明了。四周发出一股浓厚的香味。（[俄]屠格涅夫，《罗亭》第119—120页）

被一阵暴雨洗过的草原显得非常翠绿。一道明亮的弯弯的彩虹，从远处的水池子地方起，一直横跨到顿河边。西方的雷声还低沉地轰隆响着。混浊的山水发出淙淙的声音往沟里奔腾。许多条冒着泡的小河顺着山坡，顺着瓜地，往顿河下面流去。小河夹杂着被雨打掉的树叶子、从田地里冲出来的草根和许多折断的黑麦穗。冲积起来的软软的砂堆顺着瓜地往四面乱爬，埋没了西瓜和甜瓜的秧蔓；闪闪发光的雨水把车

缴冲得很深，顺着夏天的道路奔流。远处的山沟底下，有一堆被雷电燃烧起来的干草已经快烧完了。一道紫色的烟柱子高高地往上升去，差不多快接触到在天空跨过的彩虹顶了。（〔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1660—1661页）

不时有一道巨大的闪电照亮了整个天际，它在树丛的黑影上蜿蜒疾驰，并且象一柄使人害怕的弯刀似地把天空和水面劈做两部。没有一丝风在沉闷的空气中吹过。如死般的沉寂紧压着整个大自然，刚刚落过雨，地面又潮又滑，生气蓬勃的野草挺有劲地发出了清香。（〔法〕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第825页）

(15) 雪

瑞雪

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彤云密布。行无数里，忽然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25页）

那雪如扯绵扯絮，乱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见：初如柳絮，渐似鹅毛。刚刚似数盘行沙上，纷纷如乱琼淮砌间。但行动衣沾六出，顷刻拂满蜂须。似飞还止，龙公试手于起舞之间；新阳力玉女尚喜于团风之际。衬瑶台，似玉龙鳞甲绕空飞，飘粉额，如白鹤羽毛接地落。正是：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烛生花。（笑笑生：《金瓶梅》第二十一回9页）

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鲁迅：《祝福》《彷徨》第2—3页）

地面上全堆着雪。没有了路，没有了屋子，只是拱拱洼洼的一片白

色，脚一踩上去就陷下半尺来深。雪片密密地飘着，象织成了一面白网，丈把远外就什么也瞧不见，只有灰色的底子上飞着成千累万的白点。雪落到广川伯伯身上，有几片落下的时候还有弹性似地跳一下。（张天翼：《儿女们》《张天翼小说选集》第122页）

一铺由雪片儿构成的连绵不断的帏幕往地面上直落，同时耀出可光；它隐没着种种物体的外表，在那上面撒着一层冰苔；在这个宁静而且被严寒逝没的市区的深邃沉寂当中，人都只听见那种飘忽模糊无从称呼的磨擦声息，雪片儿落下来的声息，说声息吗，不如说是感觉，不如说是微尘的交错活动仿佛充塞了空中，又遮盖了大地。（〔法〕莫泊桑：《半脂球》《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7页）

在半夜过后最黑暗的时辰里，幽暗的雪花开始轻轻地降落到镇上来。破晓时分，地上已经盖满了，奇异的雪堆在教堂红宝石颜色的玻璃窗前，给屋顶铺上了一层白毯子。雪使小镇显得丑陋、荒凉。工厂附近两间一幢的房子看上去很脏，七歪八斜，象是马上要坍塌。不知怎的，一切都变得很阴暗、没精打采。可是雪花本身——它身上自有一种美，这里附近一带很少有人领略过的。雪花并不象北方人所描述的那样是白色的。雪花里含有蓝和银色这样柔和的色泽，而天空，则是泛亮的灰色。（〔美〕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256页）

风 雪

山上的雪被风吹着，象要埋葬这傍山的小房似的。大树号叫，风雪向小房遮蒙下来。一株山边斜歪着的大树，倒折下来。寒月怕被一切声音扑碎似的，退缩到天边去了！（肖红：《生死场》第37页）

可是风越来越大了。那朵小云变成了一片白色的浓云，慢慢地升了起来，扩大起来，渐渐遮满了天空。下起小雪来了，陡然间，落起大块的雪片来了。风呜呜地吼了起来，暴风雪来了。一霎时，暗黑的天空同

处都是白茫茫、灰糊糊的。我的眼睛想找到一样新鲜的东西，但是找不到：没有一个路标，没有一堆干草，没有一堵篱笆，什么也看不见。到处是一片雪白，而且变化多端：一会儿，地平线似乎无比遥远，一会儿，又似乎近在咫尺；一会儿，右边突然矗立起一道白色的高墙，并且在雪橇旁边奔跑，一会儿，那墙突然消失，接着又出现在前面，不停地往后退，然后再次消失。往上望去，最初一刹那似乎觉得很亮，仿佛通过迷雾可以看见星星；可是星星越来越高，所看见的就只有从眼睛旁边落到脸上和大衣领子上的雪了。天空处处都是同样光亮，同样洁白，单调，并且经常在变动。风似乎不停地在改变方向：一会儿迎面吹来，吹得雪花糊住了眼睛；一会儿从旁边讨厌地把大衣领子翻到头上，嘲弄地拿它抚摩着我的脸；一会儿又从后面通过什么窟窿呼呼地吹着。但听得雪橇滑木和马蹄不停地在雪地上发出微弱的飒飒声，以及当我们走在积雪较深的地方时，铃铛逐渐低沉的响声。只有当我们偶尔逆风和走在光滑的冰地上时，才清晰地听见伊格拿特雄赳赳的呼啸声和他的铃铛的响亮颤动的回声。这些声音忽然生气勃勃地打破了荒野的阴郁气氛，然后又是单调的响声。我不禁觉得仿佛在奏着一种令人难受的千篇一律的调子。我的一只脚开始冻僵了，而当我翻身想把身子裹得更严密一些时，落在领子上和帽子上的雪就从脖子里灌进去，冷得我发抖。（〔俄〕列夫·托尔斯泰：《暴风雪》《暴风雪》第 273——274 页）

雪后

停雪后的晚上，房屋披上洁白素装，柳树变成臃肿银条，城墙象条白脊背的巨蛇，伸向远远的灰蒙蒙的暮色烟霭里。远望红关帝庙一带，是一片着也看不清的青悠悠的建筑；近处，西下洼坎坷不平的地面，被雪填平补齐，变成白茫茫的一片平地。（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 46 页）

宽阔的院子里，铺满发蓝色的行人深脚印和一只狗来来往往的痕迹所踏破的松软、洁白、闪亮的白雪。空气清快寒冷，搔痒他的鼻子，象针一样刺痛他的双颊。马车房、场棚和饲养场，都戴着沉重的白帽子，

看上去离着地面更近了，就象长进了雪里去似的。雪橇的跑刃所留下的辙印，象两窄条玻璃一般，穿过整个院子划下去。（[苏]阿·托尔斯泰：《尼基大的童年》《阿·托尔斯泰小说选集》第二册 8 页）

雪已落了两天，上午刚停止，强烈的冰冻凝固了无限大的积雪面；这道路墨黑、墙垣和树木洒满煤尘的黑色区域，已整个变白，盖了无限的和唯一的白色。在雪底下，二百四十矿村偃卧着，仿佛已消失了。没有一支烟从屋顶上冒出。没有火的房子，和路上的石块一样冷，不能融解屋瓦上的厚层。在白的平原里，这只是一堆白石矿，看来，很象死了的村庄，罩上它的殓尸布。沿着各条街道，只有走过去的巡逻队留下他们践踏过的泥泞和混杂印迹。（[法]左拉：《萌芽》第 547 页）

雪已经下了一星期了。我们可以说是到了世界末日。偶尔走到城上向平原一看，它使我们的心灵都冰透了，那整个一片白漫漫的地方，全体是白的，冻结了的，并且象漆一样地发光。我们竟可以说是上帝包好了地球，预备送它回到洪荒世界里去。我告诉你：那情景真很凄惨。（[法]莫泊桑：《珍珠小姐》《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 338 页）

雪后的整个巴塔哥尼亚，变成了一件白色的大斗篷，它顺着派内山逐渐隆起，一直覆盖到它那犹如三只巨指般阴郁地指向蓝天的高高的峰顶。（[智]科洛亚纳：《奇罗埃人欧泰之死》《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第 313 页）

(16) 冰(霜)

早晨下着好大的"树挂"，我呵开窗上的冰凌花一望，天空灰蒙蒙地飘着雪粉，院里的树从根到梢挂上一层霜，就象开了一片白花花的海花似的。这种天气，最冷了。（杨朔：《春子姑娘》《月黑夜》第 120 页）

房坡上的雪经太阳一照，暗暗融化，虽然屋檐还不见滴水，却有冰

凌条垂挂下来。倘若你每隔一会儿仔细瞧瞧，就看见那些冰凌条在慢慢加长，增大，闪着银光。向阳的山头上冒着乳白色的烟雾，缭绕，蒸腾，汇集成云朵，一朵朵在蓝色的天海中向远处飘去。（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 458 页）

晚上，下弦月挂在树梢上，银白色的幽静月光，透过窗户射进屋里来。那窗户玻璃上的冰花雪纹，宛如一块用银丝刺绣成的碎花手帕，显得格外好看。（马德英：《苦菜花》第 65 页）

刚刚升起的月亮倾泻下一片清辉，给窗户披上了一层银绿色的薄纱；玻璃上因寒冷而凝结起的冰霜，在月光下变幻着色彩，若隐若现地闪烁着。（〔苏〕柯切托夫：《州委书记》下部第 421 页）

(17) 雾

变成了浓雾的细雨将五十尺以外的景物都包上了模糊昏晕的外壳。有几处耸立云霄的高楼在雾气中只显现了最高的几层，巨眼似的成排的窗洞内闪闪烁烁射出惨黄的灯光，——远远地看去，就象是浮在半空中的蜃楼，没有一点戚武的气概。而这浓雾是无边无际的，汽车冲破了窒息的潮气向前，车窗的玻璃变成了毛玻璃，就是近在咫尺的人物也都成了晕状的怪异的了；一切都失了鲜明的轮廓，一切都在模糊变形中了。（茅盾：《子夜》第 191 页）

已是早晨八点，天还没甚亮。浓厚的黑雾不但把山林都藏起去，而且把低处的东西也笼罩起来，连房屋的窗子都象挂起黑的帘幕。在这大雾之中，有些小小的雨点，有时候飘飘摇摇地象不知落在哪里好，有时候直滴下来，把雾色加上一些黑暗。农场中的花木全静静地低着头，在雾中立着一团团的黑影。农场里没有人起来，梦与雾好象打成了一片。（老舍：《不成问题的问题》《老舍短篇小说选》第 192 页）

雾已经扩大。差不多占据了半边天，它从各个方向同时合拢来；在这雾罩里，好象有油珠似的东西悬浮着，不知不觉间，浓雾越来越扩大，微风把它慢慢地、悄悄地推向前行。它逐渐占领了整个海面。它从西北方袭来，正是船头指向的那个方向。它好象一座模糊的运动着的庞大的绝壁，又象一道从海里升起的高墙。有一个明确的地点，在那里，无边的海面进入雾里，消失了。（〔法〕雨果：《海上劳工》第 166 页）

雾在上升，可是又降落了下来，更浓密了。有时候简直全不透明。船陷在冰山式的雾气里。这可怕的包围，象一把钳子那样打开，使人瞥见一角地平线，又立刻合拢。（〔法〕雨果：《海上劳工》第 171 页）

黄昏的雾气，在枯落的白杨中间浮过，仿佛细纱挂在树枝，却比细纱还要发白，还要透明，顿蒙一片，把白杨的轮廓勾成了堇色。（〔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 108 页）

黑谷新凝结起来的水蒸气，即使在温暖的夏夜里，也在无数的山谷里的溪流上飘荡着，象白色的台布；远远望见这无涯的白茫茫的一片，好象湖沼一般。（〔法〕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第 153—154 页）

天一亮就下起雾来。雾气顺着山谷，一直把城市全都笼罩起来。到了晚上，岸边的路灯形成了团团的光晕，从海滩上望去，只能看见一个个乳白色的斑点……（〔秘〕里贝伊罗：《陡岸底下》《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第 258 页）

各处山谷里全弥漫着悠悠底昏雾，雾悄然独步上山，好象一个恶灵，寻找安息之处而不可得似的。粘湿而冷酷底寒雾缓缓飘来，显然可见，浪潮起伏，互相追逐，好象险恶的海面上的波涛。雾的密度封闭了车上的灯光，除了几码之内的雾自己底搐动而外，什么也看不见；疲劳底马们所呼出的浊气混进雾里，好象这一切都是由它们造成的。（〔英〕狄更斯：《双城记》第 6 页）

到了史龙街车站，雾来得更浓了。望去只是静悄悄密层层的一片模糊，许多男人就在里面摸出摸进；女人很少，都把手中的网袋紧按在胸口，用手绢堵着嘴；马车淡淡的影子时隐时现，上面高高坐着车夫，就象长的一个怪瘤，在怪瘤的四周是一圈隐约的灯光，仿佛还没有能射到人行道上就被水气淹没了；从这些马车里面放出来的居民就象兔子一样各自钻进自己的巢穴。（〔英〕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第 312 页）

(18) 露

露水下来了，在月光中飘落着，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它是万物不可缺少的养料，麦穗儿喝着露水，正在壮大颗粒吧？高粱苗喝足了露水正在拔着节吧？大豆秧喝足了露水，正在伸展着圆形的小叶子吧？桃、杏树喝足了露水，又在它那成熟的果实上涂抹着颜色吧？（浩然：《艳阳天》第 361 页）

这些树的碧绿的枝梢洒下一颗颗露珠。在树荫底下的阴影里，晨寒时分的白霜在图案般的蔌叶上发亮，象是银白的锦缎。杂草变得颜色棕红，已经被雨珠砸倒，草茎向地面弯下去，一动也不动。可是等到明亮的光芒照到它们身上，就可以看出来那些草在微微颤动，也许那是生命的最后挣扎吧。（〔苏〕高尔基：《人间》第 147—148 页）

在那在太阳下面展开着的草的叶片之上，在那生气勃勃的麦的新芽之上，露珠好象串在线上的玻璃小珠一样的颤栗着。从西方吹来的风把它吹下，水滴散开来，带着虹的颜色闪烁着，于是落到了发出雨的气味的，怀着热望的，优雅的地面。（〔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 486 页）

在灿烂的月光下，田野里绿色的小麦的尖端闪烁着明亮的银光，每一个草人儿、每一条小路、路旁的每一朵矢车菊他都辨得出。露水象面

震撼着草原和天空的雷声现在响得这么厉害，而且这么匆忙，好象每一声雷响都要告诉大地一桩对它非常重要的事情；雷声一个一个地互相追逐，差不多一直不停地在吼叫。给闪电拉破了的天空在打战，草原也在打战，一会儿有一道深蓝色的火光照亮了整个草原，一会儿草原又陷进一种冰冷的、沉重的、浓密的黑暗里去。（〔苏〕高尔基：《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高尔基短篇小说选》第 60 页）

大风暴已脱了缰，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奔驰，闪电一次接着一次，象一条浑身带火的赤链蛇，飞过天空，照亮了那浑沌汹涌的浪潮卷滚着的云层。（〔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 250 页）

夜色到了，天气闷得教人难于呼吸。陡然一下，天空被一条莫测短长的火蛇划破了，这火蛇月一阵使人目眩的惨白的光，照着这四个人已经隐没在黑暗里的脸。随后，一阵远来的响声，一阵隐约微弱象是一辆车子过桥的响声，在大地上经过；末了，天气的温度仿佛增加了，空气陡然更使人气闷了，晚上的沉寂现象更见深邃了。（〔法〕莫泊桑：《玄威获》《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 233 页）

(20) 虹工

一会儿，西边的云裂开，黑的云峰镶上金黄的边，一些白气在云下奔走；闪都到南边去，良着几声不甚响亮的雷。又待了一会儿，西边的云缝露出来阳光，把带着雨水的树叶照成一片金绿。东边天上挂着一双七色的虹，两头插在黑云里，桥背顶着一块青天。虹不久消散了，天上已没有一块黑云，洗过了的蓝空与洗过了的一切，象由黑暗里刚生出一个新的、清凉的、美丽的世界。（老舍：《骆驼祥子》第 169 页）

往东看，在一瞬间，一个弧形的半明的彩虹浮现在暗云中间，两脚在那方一道道地下垂着，象是彩虹边倒挂的丝绦。淡褐色，黄色，微红的重环，若隐若现。（王统照：《山雨》第 293 页）

盛夏的田野，一片诱人的景色。

在一阵急骤的阵雨之后，和火红的太阳争艳的是条光芒万丈的彩虹，彩虹从华蓥山凌空而起，弯向远方的天空。

彩虹辉映着湛蓝的晴空，阵阵凉风吹来，美丽的嘉陵江两岸，风光更加动人。（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第266—267页）

这场大雨下得不久。雨云有一部分随着雨落下来，有一部分飘走了。最后一阵直着落下来的、密集的小雨点，洒在潮湿的土地上。太阳又出来了，一切东西都亮闪闪的。东方地平线上架起一道不高的长虹，颜色鲜艳，紫色特别显著，只是长虹一端残缺不全。（〔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479页）

(21) 弯

晴空

蔚蓝色的天空，在深秋时节，一尘不染，晶莹透明。朵朵霞云照映在清澈的嘉陵江上；鱼鳞的微波，碧绿的江水，着添了浮云的彩色，分外绚丽。（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第501页）

仰卧在树林里向上眺望，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你似乎觉得你在眺望无底的海，这海广大地扩展在你的"下面"，树木不是从地上升起的，却仿佛是巨大的植物的根，从上面挂下去，垂直地落在这玻璃一般明亮的波浪中；树上的叶子有时象绿宝石一般透彻，有时浓重起来，变成金黄色的墨绿。在某处很远很远的地方，细枝的末端有一片单独的叶子，一动不动地显出在一块透明的淡蓝色的天空上，它旁边另一张叶子在摇晃着，好象鱼潭里的鱼儿在跳动，这动作仿佛是自发的，不是由于风吹的。一团团的白云象魔法的水底岛屿一般静静地漂浮过来，静静地推移过去。忽然这片海、这眩目的空气、这些浴着日光的树枝和树叶，全部都动荡起来，闪光一般震撼起来，接着就发出一种清新而颤抖

的簌簌声，好似那突然推过来的微波的无穷尽的细碎的潺湲声。（〔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129页）

天空象是一只大鸟的丰满的翅膀，全是白色羽毛般的浮云。白云之间有些蓝色的深渊，金黄的太阳从那里出来了，它刚对大地看了一眼，就改变了大地上的万物。（〔苏〕高尔基：《人间》第343页）

天空靠着地平线是绯红的；在较高一些的处所转成了淡金色；再上去，是黄的；再上去，又是碧色，一种被光辉渲染出来的浅碧色；再上去到了天顶，另是一种清洁而鲜明的蓝色了。（〔法〕莫泊桑：《遗产》《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94—95页）

天空虽然远远不能说是无云，可是却预示出明天是晴朗的。它的蓝色——在看得见蓝色的地方——是柔和而清澈的，它的云层又高又薄。西边也是温暖的，没有饱含雨意的闪光使它变得寒冷——那儿好象生着一个火，正有一个圣坛在大理石般的云雾屏风后面燃烧，金红色的光辉从云层缝隙中照射出来。（〔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316页）

夜　空

元宵节的夜晚，天气非常好，是一个很美丽的月夜。天空中有几颗发亮的星，寥寥几片白云，一轮满月象玉盘一样嵌在蓝色天幕里。它慢慢地在蓝空移动，把它的清辉撒在人间。（巴金：《家》第158页）

天象地一样是一个神话的国土。天在放晴，树顶上一片一片的云，好象揭开遮蔽那些星的幕一般，正在急驶过去。有时看起来好象云过去了，晴朗的黑色的天空出现了。有时看起来好象那些黑色的空间是一片一片的云。有时看起来天在升高，高悬在头顶上，随后它又似乎低得人可以用手摸到它。（〔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772页）

二 地理类

(1) 山

峰峦

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层芦苇，密密遮住。现在正是着花的时候，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好似一条粉红绒毯，做了上下两个山的垫子，实在奇绝。（刘鹗：《老残游记》第11页）

东山当市之东，直冲在江水之中，由隔岸望来，绝似在卧饮江水的蛟龙的头部。满山的岩石，和几丛古树里的寺观僧房，又绝似蛟龙头上的须眉角鼻，各有奇姿，各具妙色。东山逶迤北延，愈进愈高，连接着插入云峰的舒姑山岭，兀立在F市的北面，却作了挡住北方烈悍之风的屏障。舒姑山绕而西行，象一具长弓，弓的西极，回过来遥遥与大江西岸的诸峰相接。（郁达夫：《逃走》《达夫全集》第六卷50页）

……背后壁立的山峰，简直高耸到天上去了，从脚到顶，全是苍黑的岩石。有些地方，非常突出，好象就要崩下一样；有些地方，又凹了进去，如同里面有很深的岩洞似的。岩石上下的缝隙里，到处长着枝桠弯

曲的野生杂木，看来极象巨人身上长的粗毛一样。再涂上一层苍茫的暮色，抹起向晚的阴影，就更加显得凶残吓人了。（艾芜：《暮夜行》《艾芜短篇小说选》第 381—382 页）

老爷岭，老爷岭，
三千八百顶，
小顶无人到，
大顶没鸟鸣。

这是民间流传着的形容老爷岭的话。这话一点也不假，真是山连山，山送山，山外有山，山上有山，山峰插进了云端，林梢穿破了天。虎啸熊嗷，野猪成群，豹哮鹿鸣，羚羊结队，入林仰面不见天，登峰俯首不见地。（曲波：《林海雪原》第 88 页）

周围尽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好象一大群牲口，沉浸在黄澄澄的晚雾里；南方矗立着白雪皑皑的厄尔布鲁士山，把一排冰封的山峰连接起来，从东方飘来的缕缕白云，正徜徉在这些山峰之间。（〔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 153—154 页）

这些尖峰，这些突出的石堆，这些悬空的穴洞，就不时不时的顺着太阳的行程和气候的幻化而轮流的发出光辉，染上黄金的颜色，变成紫色、深浅的红色或暗灰色。这些高峰露出一种不断变化的景象，仿佛鸽子颈项上的虹条似的。（〔法〕巴尔扎克：《驴皮记》第 336页）

在他的眼前，群山绵绵不断地伸展开去，好象玄学哲理似的奥妙莫测，他的灵魂仿佛是在从群山的巍峨的形态中，鉴证着大自然的不可思议的创造。远处一个高耸人云的顶峰上，有一座小小的庙宇，在那不可思议的气氛里隐隐约约地屹立着。仿佛是一只孤独的鸟儿想要找寻一个栖息的处所。（〔印〕普列姆昌德：《戈丹》第 117—118 页）

峡 谷

三峡之中，唯巫峡最长。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古木阴森，映蔽江面，止露得中间一线的青天。除非日月正中时分，方有光明透下。数百里内，岸上绝无人烟，唯闻猿声昼夜不断。因此有个俗谚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断客肠。"（冯梦龙：《独孤生归途阅梦》《醒世恒言》第500页）

美丽的、延长的峡谷，从希锡曼山岩的脚下开头，装饰着春天的丛绿，为银带似的蜿蜒的河流所横贯，在太阳光中洗沐。

这里——在希锡曼山岩这里，河流却把《河迭绥》结束了，行程是经过了狭窄的隘岭和无数连山的曲折，忽而从险峻的、满生榆榔的山坡间飞过，忽而在浑身洞穴的岩石下潜行，这岩石，是涌成幻想的宫阙和尖碑，在嘲笑着五行和时光之力。（〔保〕伐佐夫：《村妇》《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312—313页）

真的，这样迷人的景色恐怕哪儿也见不着：我们的下面是科依索尔谷地，谷地里贯穿着阿拉格瓦河和另一条河，仿佛两根银线；淡蓝色的迷雾在谷地上流动着，受到温暖的曙光的照耀，向附近的峡谷飘去；左右都是白雪皑皑、灌木丛生的山脊，一个比一个高，它们互相交错，绵延不绝；远方是同样的山岭，但没有两个山岩形状彼此相似，而山上的积雪又那么喜气洋洋、那么光辉灿烂地闪耀着玫瑰红的色彩，使人真想在这儿待上一辈子；太阳悄悄从暗蓝色的山岭后面露出脸来，只有看惯这种景色的眼睛才能把山岭同阴云分辨开来。（〔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28—29页）

在一条狭沟边沿，一株蓬松的榛树俯临着水面。在一块长满水汪汪的青草的洼地上，有一脉潺潺的溪涧，流到前面一片凹地里，形成一泓小小的圆沼。这圆沼的岸边，长着几棵苍老古树和一株弯曲的松树，一根仅存的松树枝仿佛手臂一般伸出着。再前面，在一狭条高地的顶

芙仑谷的里面，土壤肥得出油，地气暖得发酵，又当着夏季的时光，在万物孳孕发育的嘶嘶声音之下，草木的液汁都喷涌得几乎听得出声音来；在这种情形里，那么就是飘忽轻渺的恋爱，也都不得不变成缠绵热烈的深情。所以本来就一个有心，一个有意的人，现在更叫周围的景物熏染得如痴似醉了。（[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 204 页）

岩　崖

一片明媚的阳光照着苍绿的峭壁。峭壁上生着有趣的小草，有的开着金黄的小花，有的却是深红和浅红的杜鹃。在一块悬崖上，一块巨石俯瞰奔流，似乎随时就会从半空中扑下来。从这块大石上边垂下来几条葛藤，绿叶间挂着一串串紫花。岩石的上边长着一株低矮的马尾松，枝干拗曲。（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 776 页）

群山耸向天空，现出巉岩和陡坡。到处都是倒塌在弯曲的山沟里的崖壁以及磐石和碎砾堆，山脊象金属熔化了，从峰顶向下倾泻……

……但是，马车一驶进密林，那些树木，那些被苍苔掩覆着的石头和被泪水般潜流润湿了的山岩，都立刻向左右闪开，有的坠入无底的深渊，有的攀上陡峭的绝壁。啊，山高得多么可怕啊！（[苏]革拉特珂夫：《水泥》第 157—158 页）

一座隆起的岩石，上面长着矮树，变得毛茸茸的；岩石脚下被阿伏纳河河水冲坏，这样一个位置使它有几分象一只巨大的乌龟横卧水面，又象一座拱桥，从底下可以望见一段明丽如镜的河水。阿伏纳河在这儿仿佛睡着了，尽头远远有飞瀑倒泻于巨石之间；石上有几株矮小的杨柳，受水力激荡，经常东摇西摆，活象一些弹簧。（[法]巴尔扎克：《农民》第 26—27 页）

几条已经凝固的熔岩，呈着铁青色，耸起针状的黄色结晶，人们一看就知道离安杜谷火山不远了。岩石一重重地堆砌着，摇摇欲坠，不符合任何平衡定律，却还能互相支撑着攀附着，而不会崩倒下来。很明显

又见那洞门紧闭，静悄悄杳无人迹。忽回头，见崖头立一石碑，约有三丈余高，八尺余阔，上有一行十个大字，乃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吴承恩：《西游记》第 11—12 页）

好大圣，急睁火眼金睛，漫山看处，果然不见动静。只见那陡崖前，有一座玲珑剔透细妆花、堆五彩、三檐四簇的牌楼。他与八戒、沙僧近前观看，上有六个大字，乃"陷空山无底洞"。……牌楼下，山脚下有一块大石，约有十余里方圆，正中间有缸口大的一个洞儿，爬得光溜溜的。……大圣伏在洞边上，仔细往下看处，——唷！深啊：周围足有三百余里；回头道："兄弟，果然深得紧！"……

行者却将身一纵，跳入洞中，足下彩云生万道，身边瑞气护千层。不多时，到于深远之间，那里边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风声，又有花草果木。行者喜道："好去处啊！想老孙出世，天赐与水帘洞，这里也是个洞天福地！"（吴承恩：《西游记》第 1043—1044 页）

洞高敞与夏屋等；入数武，稍狭，即忽见底。底际一窦，蛇行可入，灺之，漆漆然暗深不测。……锐身蹇而进。幸盆处仅厚于堵，即又顿高顿阔，乃立，乃行。顶上石参差危耸，将坠不坠。两壁嶙峋峋响响然，类寺庙中塑，都成鸟兽人鬼形：鸟若飞，兽若走，人若坐若立，鬼神两示现忿怒；奇奇怪怪，类多丑少妍。（蒲松龄：《查牙山洞》《聊斋志异》第 537 页）

这个洞窟活象一个死人的巨大头颅的内部；穹窿便是脑盖，拱门便是嘴，只是缺了眼眶。这张嘴吞吐涨落的潮水，在中午大大地向外张开，喝进光明，吐出苦水。好象是那种有智慧的凶恶的生物。从这拱门射进的日光，透过象玻璃般的海水，变成了绿色，好象"毕宿五"的星光。充满这种潮湿的光线的海水，变成了绿色，……似乎是溶化了的翡翠。从没听说过的细致手艺，把绿玉色柔和地染遍了整个洞窟。洞顶上，活象脑盖那样的突出物，活象脑神经那样蔓延的脉络，发出橄榄石般柔和的光彩。水上的涟漪返照到洞顶，不断地在那里分解和组合，把它们的

金色鳞片扩大和缩小，幻成一种神秘的舞蹈。……在穹窿的突出处，岩石的凹凸处，悬吊着又长又细的植物，它们的根也许穿过花岗岩，沐浴在上面的水沼里，从它们的尖端，如象数念珠那样，一滴一滴的水，象一粒一粒的珍珠落下。这些珍珠落在洞窟的深渊里，发出温柔的清越的溅声。……我们不能想象有比这更柔和的景象，也不能遇见比这样更凄惨的景象了。

这是一座不能用语言形容的、心满意足的死神的宫殿。（〔法〕雨果：《海上劳工》第 254—255 页）

我钻过这段甬道之后，发见洞顶忽然高了起来，差不多有二十英尺高。我向这地下室或地窟的四壁和顶上四面一看，真是灿烂耀目，全岛所无。只见那四壁反射着我的烛光，放出霞光万道。至于到底是钻石，是宝石，还是金子，我也弄不清楚。

我现在所来到的地方，实在是一种最美观的洞穴，虽然里面黑洞洞地没有一点光线。地下又干燥又平坦，上面铺着一层细碎的沙石，所以在里面再也看不见什么令人厌憎的或有毒的虫蛇之类，同时，顶上和四壁也一点都不潮湿。（〔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 157—158 页）

（2） 水

泉 潭

这趵突泉乃济南府七十二泉中的第一个泉，在大池之中，有四五亩地宽阔，两头均通溪河。池中流水，汩汩有声。池子正中间有三股大泉，从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这三股水，均比吊桶还粗。（刘鹗：《老残游记》第 19 页）

若潮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

密的一整排垂柳沉思地俯向平静的深水上面，使风吹不到这里来。
（〔俄〕柯罗连科：《盲音乐家》第 36 页）

最使他们喜欢的是那条小溪。它从两山之间的小谷中流出来，落在一块天然岩石的峭壁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当它溅落在石块上的时候，远远望去，仿佛是一大滩水银，受了一种奇妙的压力，变成细细的水花。溪水流到了小平原上，就敏捷地穿过一条小沟，流入平原中央，聚成一个小湖，宛如城市居民在自己花园里所开掘的鱼池。（〔意〕卜伽丘：《十日谈》第 579—580 页）

一条宽阔的溪流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溪流象是打哈欠似的张开嘴巴，水中突出的岩石仿佛是它的牙齿。水流很急，波浪在跳荡翻腾。太阳已经当顶，阳光好象觉得干渴似的，正在水里嬉戏。（〔印〕普列姆昌德：《戈丹》第 111 页）

吉默吞的钟还在响着；山谷里那涨满了的小溪传来的潺潺流水声非常悦耳。这美妙的声音代替了现在还没有到来的夏日树叶飒飒声，等到树上生了果子，这声音就湮没了田庄附近的那种音乐。在呼啸山庄附近，在风雪或雨季之后的平静日子里，这小溪总是这样响着的。
（〔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第 155 页）

卡斯特桥的东面，是一些沼地和草地，上面流着多量的水。到这个地方来游荡的人，在寂静的夜里若是静立上几分钟，便可以听到流水的绝妙的交响乐，仿佛有一队没有灯光的乐队，从沼地的远近各处，一起奏起形形色色的音响。在一个朽烂的堰坝的洞穴里，水流发出吟诵声；小溪的支流冲过一面石建的胸墙向下倾泄的地方，水流发出欢乐的颤音；在拱门下方，水流奏出金属的铿锵声；而在德尔诺弗涧里，水流咝咝响着。水流的乐器奏得最响亮的地方，名叫十闸门，到了仲春季节，这块地方发出的音响简直就是最疾速的对位音的演奏。（〔英〕哈代：《卡斯特桥市长》第 369 页）

河水静静流着，望过去觉得又尖又凉；水草细长，顺流俯伏，仿佛不要了的绿头发，在清澈的水里摊开了一样。有时候，一只细脚虫，在灯心草尖端或者荷叶上面，爬来爬去，要不然就是待着不动。波纹粼粼，一道阳光，细丝一样，穿过小蓝泡，小蓝泡一个接一个，朝前趱赶，前一趱赶，就又裂碎。少条断枝的老柳树，在水里映出它们的灰树皮。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 93 页）

夜里……一线苍白的微光照在窗上……江声浩荡。万籁俱寂，水声更宏大了；它统驭万物，时而抚慰着他们的睡眠，连它自己也快要在波涛声中入睡了；时而狂嗥怒吼，好似一头噬人的疯兽。然后，它的咆哮静下来了，那才是无限温柔的细语，银铃的低鸣，清朗的钟声，儿童的欢笑，曼妙的清歌，回旋缭绕的音乐。伟大的母性之声，它是永远不歇的！（〔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 17 页）

黄昏日落的时候，他在河边凭栏眺望，看着汹涌的河流，混沌一片，那么沉重，黯淡，忽匆匆的老是向前流着；一眼望去，只有动荡不已的大幅的轻绡、成千成万的条条流水、忽隐忽现的漩涡；正如狂乱的头脑里涌起许多杂乱的形象，永远在那里出现而又永远化为一片。在这种黄昏梦境中，象灵柩一样飘流着一些幽灵似的渡船，没有一个人影。暮色渐浓，河水变成大块的青铜，照着岸上的灯火乌黑如墨，闪出阴沉的光，反射着煤气灯黄黄的光、电灯月白色的光、人家窗里血红的烛光，黑影里只听见河水的喁语。永远是软弱而单调的水声，比大海更凄凉……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 109 页）

终于我象熟悉朋友一样熟悉了这条河：有时它呈黑色，把巴黎的一切亮光都保护在它的深处，似乎它在无比的沉寂中跟躺在水下的死人谈心；有时它呈黄色，显得邪恶、汹涌，让拖船和驳船吃足苦头，使人们记起它涨水淹死人的时候；有时它很平静，呈现出一片光溜溜、黑沉沉、脏稀稀的绿色，对游船和渡船竭尽地主之谊，还不时扔出一条极不卫生的鱼。（〔美〕纳德温：《今天早晨，今天晚上，真快》《当代美国短篇

平线之下了。留存着在天空中的，只是一些碎絮似的晚霞的裂片。红的、蓝的、紫玉色和金黑色的，这些彩色的光芒，反映到湖面上，就更使得那软滑的波涛美丽了。离开湖岸的半里路的蓼花洲，不时有一阵阵雪片似的芦花，随风向岸边飘忽着。远帆逐渐地归来了，它们一个个地掠过蓼花洲，而开始剪断着它们底帆索。（叶紫：《湖上》《叶紫选集》第271页）

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孙犁：《荷花淀》《白洋淀纪事》第252页）

大小诸湖连绵着，亘数里之遥；苍郁的林木笼罩着湖的彼岸。在最大一湖的岸边，山麓上铺展着如茵的绿草，湖水里映出了鲜丽无比的翠玉般的颜色。水平如镜，甚至在湖边也全无水沫，全无涟漪的波动。湖水有如巨块坚硬的玻璃，灿烂而沉重地安息于广大的盆中；天幕似乎沉入了湖底，面繁密的树木则正静静地凝视着透明的湖心。（〔俄〕屠格涅夫：《前夜》第87页）

我记得我们家旁边，山脚下，有一个大池塘，那池塘啊——就连现在我也还能看见它——宽阔平静的水面亮闪闪的，清澈得象水晶一样。到了静谧的黄昏，池塘安息了，没有一点风吹动树梢，那些树生在岸边，俯览着平静无波的一湾水，那景致好象总是那么新鲜，可又是那么寒冷！露水落在草木上，太阳光慢慢从池边的茅屋斜射过来。牛群走着回家去了。这时我悄悄从屋里溜出来，去看我所爱的池塘，在沉思中忘记了自己。渔夫们在水边各处点起一捆捆的木柴，火光远而广的铺在水面上。上面，天空一片寒冷的蓝色，沿着地平线镶着一条火红的花边，那些红越来越淡；等到月亮升上来，在微风中一只受惊的鸟从芦苇里扑着翅膀离开同伴飞起来，一条鱼在水中打挺溅起了水花，那扑翼声和水溅声透过清清的空气飘来。黑魆魆的水面上笼罩着一片稀薄透明的雾；然面从远处，夜影渐渐拢来，好象密封了整个地平线；近在身边的

总因风伯太无情，以致筒师多失色。（凌濛初：《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初刻拍案惊奇》第 11 页）

……海，我素来熟识的海这时候却变得陌生了。我只看见一片深黑色，但这不过是表面的颜色，渐渐地颜色变得很复杂了。好象在黑色下面隐藏着各种东西，各种活动的东西。深黑色的表面在动，它似乎有一种力量使得我的头也跟着它动了。我要定睛看着一处，但是我的眼光一落在深黑色的表面上，就滑着滚起走了。（巴金：《海的梦》《巴金中篇小说选》第 10—11 页）

海，真是个诡谲多变的怪物。昨天，满眼都是黄滔滔的浊浪，今晨却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青翠的草原。海水略呈暗绿色。风不大，水面上荡漾着一朵朵银白的浪花。海燕贴着水面低飞觅食，海蜇象一把把肉伞似的在水中探头探脑飘浮着……（赵自：《第二双眼睛》《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册第 200 页）

长列的浪头一个接一个的从黑暗中翻滚出来，咆哮着一直扑奔到岛脚下，于是喷溅着泡沫的浪脊，在灯光中闪耀着红光，也看得清了。潮水愈涨愈高，淹没了沙滩。大洋的神秘的语声，清晰地传来，愈加响朗。有时象大炮轰发，有时象森林呼啸，有时又象远处人声嘈杂。有时又完全寂静；继而老人的耳朵里，听到了长叹的声音，或者也象一种呜咽，再后来又是一阵猛厉的大声，惊心动魄。终于海风大起，吹散了浓雾，但却带来了许多破碎的黑云，把月亮都遮没了。西风越吹越紧，海涛怒立，冲激着灯塔下的石矶，水花直舔着基墙。（〔波〕显克微支：《灯塔看守人》《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 421—422 页）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象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象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又是那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一个地联起来才成。海底的人就住在这下面。（〔丹〕安徒生：《海的女儿》《安

平 原

这河象一条带子一直线的穿过平原。平原象一张地图，点缀着菜园、牧场和花园，网似的交错着沟渠与河道。酷热而阴淡的太阳。紫罗兰、风信子、水仙草的花儿已经萎谢，黑沉沉的田亩还留着一些残花，有人随手折几朵藏在手篮中。黑紫色、火焰一般的红色、斑色和金黄色的五色缤纷的樱花，象一片天鹅绒的花毯，掩蔽着大地。满眼望去，只见：受微风而转动的风轮，群集的农舍，小村落，屋顶倾斜有鹳鸟栖止的小屋舍，沿沟渠的低低的柳行，笼罩在苍茫中的市镇、教堂、钟塔的朦胧的轮廓，以及无数的风轮和风轮…… （〔苏〕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第422页）

烈日在田地上展开了炙人的火焰。喜笑颜开的生活都在这种火雨下面出现了，地面上一望全是绿的，蔚蓝的天色一直和地平线相接。那些在平原上四处散布的诺曼第省的田庄，在远处看来象是一些围在细而长的山毛榉树的圈子里的小树林子。然后走到跟前，等到有人打开了天井边的那扇被虫蛀坏的栅栏门，却自信是看见了一个广阔无边的园子，因为所有那些象农夫身体一般骨干嶙峋的古老苹果树正都开着花。乌黑钩曲的老树干在天井里排列成行，在天空之下展开它们那些雪白而且粉红的光彩照人的圆顶。 （〔法〕莫泊桑：《米龙老爹》《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311页）

一片辽阔的平原，微风挟着野草与薄荷的香味，把芦苇与庄稼吹得有如涟波荡漾。矢车菊，罂粟，紫罗兰，到处都是花。啊，多美！空气多甜蜜！躺在那些又软又厚的草上多舒服啊！……一些垂在水面上的树，齿形的叶子象小手般在水底下打回旋。林间有所村落倒映在河里。微波轻拍的白墙上面，可以看到杉木与公墓上的十字架……随后是峨岩，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坡上有葡萄藤，有小松林，有城堡的遗迹。过后又是平原，庄稼，禽鸟，阳光……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74—75页）

那是米兰周围的平原。蔚蓝的运河反映出明晃晃的白日，脉管似的支流在绒毛似的稻田中穿过。秋天的树木，瘦削而苗条，轮廓分明、体态婀娜的躯干披戴着一簇簇赭红的绒毛。宛然是达·芬奇画上的山水。积雪的阿尔卑斯，光彩变得很柔和，气势雄伟的线条围绕着地平线，挂着橙黄、青黄、淡蓝的坠子。黄昏降在亚平宁山脉上。羊肠小径沿着嵯峨险峻的山峰蜿蜒而下，时而重复、时而交错的节奏，好似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舞蹈。——而突然之间，山坡底下吹来海水杂着橙树的气味。海，拉丁的海，闪烁颤动的光，几条小船落着帆，仿佛在海面上睡着了……（〔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 208 页）

一片连绵不断的平原在天空下伸展着，没有山丘，也没有冈陵，象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的海一样平静，如果海真能这样地麻木不仁的话。麦田是那么整齐，就象上帝的园丁已经量好每一根嫩茎的高度似的，竟使它的表面那样地一平如镜。（〔匈〕莫里兹：《饱吃一顿》《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 381 页）

荒 原

列车在展平展平的戈壁沙原上行进着。铁路两旁的荒野，一望无际。假若没有视线尽头那些依稀可见的山影，你简直想象不出沙原究竟伸展到什么地方。正是初冬季节，一层薄薄的白雪，象巨大轻软的羊毛毯子，覆盖在这广漠的荒原上，闪亮着寒冷的银光……（李季：《马兰》《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第 477 页）

战壕后面，一片茂密的赤杨和嫩白桦树绿荫的外面，是一片战前已经开采过泥炭的池沼，闪烁着铁锈一样的光亮；野蔷薇愉快地开出了象小红果子一样的花朵。右面一点，一个突出的树林角的外头，伸展着一条被炮弹破坏了的公路，使人觉得很象是一条荒僻的、无人走过的道路；树林子边沿上生着一些衰老的、被枪弹扫射过的艾蒿，许多烧焦的树根象驼背一样在地上鼓起来，褐色的土坝发着黄光，弯弯曲曲的战壕线顺着光秃秃的旧地远远地向一旁伸展出去。后面，就连被挖掘得高

低不平的泥炭池沼和被破坏的道路——还都叫人感觉到保留着生活的痕迹，保留着人类劳动过的痕迹，树林子边沿上的土地使人看起来很象是一幅凄凉的、悲哀的图画。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652—653页）

那旷野是荒凉凄黯的。四周一望无际，全是荒地。除了那望不穿的黑影和叫不破的寂静以外，一无所有。

一阵冷峭的北风吹来，使他四周的东西都显现出愁惨的景象。几棵矮树，摇着枯枝，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忿怒，仿佛要恐吓追扑什么人似的。 （〔法〕雨果：《悲惨世界》第135—136页）

那小村现在已经在她后面去得远了，她越向布勒达涅最后的海岬走去，周围树木就越见稀少，原野显得更加悲惨了。

土地时高时低，有着很多的岩石，并且在每一个较高的地方，都可见到大海。现在一点树木也没有了，只是一片长满着绿色ajoncs（荆豆）的荒野；神圣的十字架象这里那里到处把它们的手臂伸在天空，使得这带地方显得象是一片广漠的刑场。

……

她越走近尧恩所住的村落，走近这偏僻的海岬，周围的风物便越加粗野，荒凉。这使得人们长得比较强壮的猛烈的海风，也使得植物长得比较低，短，矮肥，平伏在坚硬的土上。小径上有着一些在地面蜿蜒着的海藻、一些特异的叶丛，表明另一个世界即在近处。这些叶丛向天空前散出盐的气味。 （〔法〕罗逖：《冰岛渔夫》第63—64页）

这块地方实在和夜是近亲属；只要夜一露面，就显然能看出在夜色的苍冥里和荒原的景物上有一种互相凑合的趋势：那一大片郁苍连绵的圆阜和空谷，好象以十二分的同情，起身迎接昏暗的暮色似的；因为荒原一把黑暗吐出，天空就把黑暗倾下，两种动作都同样迅速。这样一来，大气里的暝昧和大地上的暝昧，就各走一半路程，凑到了一起，仿佛同枝连理，结成一气氤氲。

……苍苍的暮色和爱敦的景物，共同联合起来造出一种风光，堂皇而不严峻，感人而无粉饰，有深远的警戒性，有浑厚的淳朴性。我们都知道，牢狱的壁垒上往往有一种气概，能使它显得比它大两倍的宫殿都要威严得多；现在荒原上也就是因为有这种气概，所以才有一种世俗称为美丽的地点上所绝对难以看到的高超卓越。……能受莽荡荒凉的爱敦的感动的，是那种比较细腻和比较稀少的本能，是那种比较晚近才发生的情绪，不是那种只认柔媚艳丽为美的性情。（〔英〕哈代，《还乡》第 4—5 页）

田 野

放晴了。

原野上散发出清新、潮湿的泥土气息。山上山下绿油油的。草叶和树枝上，挂满颗颗的水珠儿，被阳光一照，宛如串串的银珠，灿灿发光。一朵朵野花被沐浴得更加艳丽，娇嫩得象刚发育成熟的少女的脸蛋。（冯德英，《苦菜花》第 263 页）

原来走到这一节山路，树木比较稀疏些，恰恰可以望见下边的田野和田野尽头一线突出的江堤，江流反而看不见了。田野躺在光辉朗耀的阳光下面，正是秋收过后的情景，处处点缀着圆圆的稻草堆，黄色的黑色的牛群，散在各处悠闲地啃着草。有的地方，长着绿色的植物，象铺的碧绿的地毡。小溪流蜿蜒在田野里，给阳光照着，象一条明亮的玻璃带子。（艾芜，《野牛寨》《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第 203 页）

四处都是繁荣的村庄；村庄附近是茂密的果园、菩提树丛林，菩提树上有鹳鸟窝，树下都是盖着草顶的蜂房。大路两旁是一片种着各种谷物的田野。风儿时时把那海洋般一大片碧绿的谷物吹得伏下身子，毛茛花的蓝色苔冠，淡红色的野罂粟，象无际的星星似的闪耀着。在田野的远处，是一片老远看去黑魆魆、但又沐浴在阳光中的森林；处处都有润湿的牧场，长满了草，鸟儿绕着灌木林飞翔；接着又看到有房屋的山冈；再过去又是连绵的田野；放眼望去，这里不但是一片富庶之地，也

是一片安宁和幸福的乐土。 （〔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52—53页）

田垅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辉；原野上遍地是花朵，原野四周的灌木丛中也有成百成千的花儿盛开着，高耸在灌木后面的森林蔚成一片翠绿，发出飕飕的细语声，并且被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着；从田垅上、草地上、灌木丛中和那充满森林的花朵里飘出一股芬香，鸟儿在枝头飞来飞去，枝丫间传来几千种声音，还夹杂着芬香；在田垅、草地、灌木和森林背后，又可以看见同样闪着金光的田垅，遍地花朵的草原，被百花覆盖着的灌木丛，一直到那被阳光照耀的森林遮蔽着的远山为止；山顶上处处是浅色的、银色的、金色的、紫色的和透明的云彩，它们的时浓时淡的颜色微微地衬托出了地平线一带的明朗的碧空……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643—644页）

无边无际的麦田闪着光泽，牧草发着青绿色，无边无际的芦苇在池沼上沙沙作响。村镇、田庄、乡村，都好象白色斑点似的，在一望无际的茂密的花园里发着白光。塔形的白杨的尖顶，高高地耸入灼热的天空。灰色的风魔的长翅，在炎热的抖颤的土冈上伸开来。 （〔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38页）

森林非常出人意外地豁然开朗起来——前面呈现出大片高高的青天和阳光照耀着的、两面都是一望无际的、收割过的、鲜明的棕黄色的田野。在那边，在有一条河水盈满的蓝色小河穿过的柳丛旁边，是一片打麦场，场上堆着肥大的麦捆和草垛，金黄色的圆顶美丽如画。那边进行着自己的生活——快乐、热闹而忙碌。人们象小小的花甲虫似地乱动，麦束飞扬，机器发出单调清晰的响声，从闪光的糠皮和糠灰的锈色尘云里，迸出兴奋的人声和少女的细珠般清脆的欢笑声。 （〔苏〕法捷耶夫：《毁灭》第204—205页）

那一年的春来得很早，只不过经过几番急骤温和的春雨，便见那粉

冰，因此走起路来就很费力，马匹常常滑倒；左边是一条深邃的裂缝，山泉在那里流过，它时而覆着一层薄冰，时而在黑色的石头间跳跃激荡，泛起层层白沫。（〔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30页）

如果没有这小姑娘，那是一定也很难走到的，因为许多岔路，就象把捉住的螃蟹，从网里放了出来一样，向四面八方的跑着。（〔俄〕果戈理：《死魂灵》第132页）

当卡德罗斯离开他门前的时候，那条他极目凝视的道路，象中午的沙漠一样空旷和孤寂。它直挺挺地躺在那儿，象是一条无尽头的灰和沙组成的线，两旁排列着高大而瘦瘠的树，看来绝无动人之处。凡是头脑清醒的人，谁都不能想象会有任何可以自由支配旅程的旅客，竟会选择在这烈日当空的时候，让自己暴露到这个可怕的撒哈拉沙漠来。（〔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298—299页）

我离桑菲尔德有一英里路，在一条小径中走着。这条小径，夏天以野蔷薇著名，秋天以坚果和黑莓著名；即使现在，也还是有一些珊瑚珍宝般的蔷薇果和山楂。但是，这儿在冬天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完全的寂静和无叶的安宁。哪怕吹起一丝微风，这儿也不会发出一点声音；因为没有一棵冬青、没有一株常青树可以沙沙作响，光秃秃的山楂树和桦树丛静得就象铺在小路中间的碎白石一样。小路两边，极目望去，只有田地，现在也没有牛在吃草；几只褐色的小鸟，偶尔在树篱中扑动一下，看上去仿佛是一些忘了落下的单片枯叶。（〔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141—142页）

那条长而走起来很吃力的大道在他面前展开：空旷、干燥、白漫漫的。大道到处都和荒原畅通无阻，它把那一大片昏暗的地面平分作两半，好象满头黑发中间的一道缝儿，越远越细，一直伸到最远的天边才消失。（〔英〕哈代：《还乡》第9—10页）

忽而东，忽而西，这条可怜的细线歪歪扭扭地向前伸展。（而它一度就是我们的车道啊！）有时我以为它到头了，不料它又从一棵倒在地上的死树底下钻出，或是在一道由冬日绵雨积成的泥泞小沟的那头挣扎着露出头来。 （[英]杜穆里埃：《吕蓓卡》第2页）

（5） 礁岩

……那西陵峡又唤做瞿塘峡，在夔州府城之东。两崖对峙，中贯一江。滟滪堆当其口，乃三峡之门。

……原来这滟滪堆，是江口一块孤石，亭亭独立，夏即浸没，冬即露示。因水满石没之时舟人取途不定，故又名犹豫堆。俗谚云：

犹豫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犹豫大如马，瞿塘不可下。 （冯梦龙：《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警世通言》第31页）

礁石，这些波涛的房屋，浪花的金字塔，泡沫的宫殿，是一种神秘的艺术品，……它们的格调是以伟大著名的。"偶然"在那里竟似乎是"故意"的。这些建筑的形式多式多样，它们有珊瑚窟的纷繁，大教堂的宏伟，佛寺的庄严，山岳的雄奇，珠宝的精致，坟墓的恐怖。它们象蜂房一样有巢础，象动物园一样有暗窟，象鼹鼠穴一样有隧道，象巴士底监狱一样有地牢，象军营一样有埋伏。……这"未知"，这伟大的建筑师一点也不设计，但是到处总是成功的。混乱的堆积的石块，构造了惊人的伟大的建筑，没有一处合理，却维持着伟大的平衡。……礁石真象是僵化了的、凝固了的风暴。没有什么能比这些永远摇摇欲坠、又永远岿然屹立的可怕建筑，更使人惊心动魄的了。 （[法]雨果：《海上劳工》第250—251页）

乌云和红光象两条蛇似的斗起来，狂风卷走了一块火炭，雪片好象受到了火星的狙击，突然退却。礁石最初只有模模糊糊的轮廓，现在能看清楚了，那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巨石，有尖峰，也有连绵不断的山脊。棱角留下一根根红色的线条，斜面涂上一层血红色的光芒。他们走得越

舞。郁金香和高大的卷丹花就是老太太，她们在旁监督，要舞会开得好，要大家都守规矩。（〔丹〕安徒生：《小意达的花儿》《安徒生童话选》第39—40页）

"不，你只要看一下，伐丽雅，这有多美啊！美极了！仿佛是雕刻出来的……可是它不是大理石的，也不是雪花石膏的，它是活的，不过又多么冷冰冰啊！生得多么精致、多么优美，人的手永远也做不出来。你瞧，它贴在水面上，纯洁、端庄、恬静……这是它映在水里的影子，——甚至很难说，它们中间哪一枝更美，——还有颜色呢？你瞧，你瞧，它并不是白的，我是说，它是白的，不过又有多少深浅不同的颜色啊——带一点黄色，带一点玫瑰色，又好象是天蓝色，还有里面呢，又这么滋润，好象珍珠一般，简直把人的眼睛都看花了，——人世间是连这些颜色的名字都叫不出的！……"

说这话的是一个从柳丛里探身到小河边的姑娘，……她自己就很象这枝倒映在暗色的河水里的百合花。（〔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第1页）

左右两旁，嫩草绿油油的，亮晶晶的，蒙着金色的尘埃。蒲公英的朵朵黄花开得绚丽烂漫——小巧，娇嫩，好象是一些鸡雏，它们扑动着，欢笑着，显得那么亲切可爱……（〔苏〕革拉特珂夫：《水泥》第166页）

堤岸上那片罂粟田绚丽夺目……阵风爬过罂粟，花朵承不住风力了。风象猫似的戏弄着花瓣儿。花瓣儿害怕风挠痒，它们毫无痛苦地纷纷脱落，垂死时仍和风嘻笑着戏耍。（〔苏〕革拉特珂夫：《水泥》第280页）

这一片洼地的向阳的土坡上的草长得又高，又稠密。被太阳晒出的黑土地的淡薄气味还不能把开完花的野紫罗兰的淡淡的香味压下去。这些紫罗兰生长在撂荒地上，从干水獐草的茎子当中穿过，在很久

很久以前的田陌边上象镶了一条花边似的，甚至于在石头一样坚硬的荒地上的去年的枯草当中，也看见有许多象小孩眼睛一样晶莹的浅蓝色花朵。紫罗兰在这块荒僻的和广阔的草原上结束了它们的生命大限，但是在洼地斜坡的向阳地方已经有非常鲜艳的郁金香花代替了紫罗兰，把红色的、黄色的和白色的花房对着太阳。风把各种花香混合在一起，把它们远远地顺着草原吹出去。

在北部的、被断崖的阴影遮住的斜坡上，还有往外浸着湿气的大块雪层。从雪层上吹过来一阵一阵的凉气，不过这种凉气使开完花的紫罗兰的模模糊糊和忧郁的香气闻得更清楚了，使人回想到一种十分宝贵的和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2018—2019页）

他揭开花瓶，将枯萎的玫瑰花投入瓶里的水中。开始，它轻轻地浮在那液体的表面，仿佛并不吸一点水分。然而一会儿，一种奇异的变化开始出现了。那压瘪的干枯的花瓣开始颤动起来，显示出越来越深的绯红色，仿佛这花朵正在从一种死一般的沉睡中苏醒转来；那纤细的花梗和叶片也变成了绿色；这半个世纪前的玫瑰花，看上去就象当初西尔维亚·华德送给她爱人时一样的鲜艳。它还没有完全盛开，几片纤巧的花瓣羞怯地卷曲在它那湿润的芳心周围，花上有二、三颗晶莹的露珠在闪光。 （〔美〕霍桑：《海德格医生的实验》 《霍桑短篇小说集》第258—259页）

就在门里放着个大浅盘子，盛着一盆一盆的粉红马蒂莲。没有别的。一色的马蒂莲，大朵的粉红花儿，在猩红梗子上吐蕊怒放，几乎是吓人地生气勃发。 （〔英〕曼斯菲尔德：《园会》 《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139页）

……难得有几种花摘下之后反而更好看，玫瑰就是其中之一。客厅里放一盆玫瑰，色彩鲜艳，浓香扑鼻，而自然界的玫瑰就没有这两大优点。怒放的玫瑰给人某种蓬头垢面的感觉，就象披头散发的女人，显

得轻浮而粗俗。可是一旦放进屋子，玫瑰顿时变得神秘深沉。（〔英〕杜穆里埃：《吕蓓卡》第 41 页）

（2） 草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鲁迅：《药》《呐喊》第 44 页）

一到了夏天，蒿草长没大人的腰了，长没我的头顶了，黄狗进去，连个影也看不见了。

夜里一刮起风来，蒿草就刷拉刷拉地响着，因为满院子都是蒿草，所以那响声就特别大，成群结队的就响起来了。

下了雨，那蒿草的梢上都冒着烟，雨本来下得不很大，若一看那蒿草，好象那雨下得特别大似的。

下了毛毛雨，那蒿草上就迷漫得朦朦胧胧的，象是已经来了大雾，或者象是要变天了，好象是下了霜的早晨，混混沌沌的，在蒸腾着白烟。（肖红：《呼兰河传》第 94 页）

青草从根的地方起都是发了黑的浓绿颜色，草尖在太阳底下闪着金属一样的光亮。到处长满了乱蓬蓬的、还没有成熟的羽茅草；蔓生的常春藤盘旋着，从羽茅草的顶上爬过；速生草的结了籽的小脑袋，拚命往有太阳的地方伸出去。有些地方生着矮小的马鞭草，中间稀疏地夹杂着些鼠尾草；再走过去又是一大片羽茅草，象满潮一样铺展开去，当中夹杂着各种野花、燕麦、黄山芥、大戟和陈葛——这是一种喜欢孤独的草，在它生长的地方一定要把其余的草都给驱逐掉。（〔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 1009—1010 页）

牧野后面便是芦苇丛生的沼地。在这季节里，高大的芦苇都已干枯，长长的芦叶在风中飕飕作响，有如黄色的飘带。（〔法〕莫泊桑：《一

生》第 132—133 页）

苔丝现在站的地方原来是园子的边界，有几年没耕种过，现在一片潮湿，并且长满了多汁的牧草和开着花儿、长得很高的杂草。牧草碰一下就飞起一片象雾气的花粉，杂草都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它们的红色、黄色和紫色构成了一幅彩图，灿烂得晃眼，和人工培养出来的花所构成的一样。她从这一片茂密丛杂的花草中间，象一只猫似的，轻轻悄悄地走了过去，裙子上沾上了杜鹃涎，脚底下踩碎了蜗牛壳，两只手染上了蓟乳和蛞蝓的粘液，露着的两只胳膊也抹上了象胶似的树霉，这种东西，在苹果树干上是雪白的，但是到了皮肤上就变了象茜草染料的颜色。（〔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 168 页）

到处可以看到荨麻，它们可以算是入侵大军的先头部队。它们盖满平台，乱七八糟地拥塞着走道，还把它粗俗细长的身子斜靠在屋子的窗棂上。它们是些很差劲的步哨，因为在好些地方，它们的队伍被大黄草突破，就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伸着躯干，成了野兔出没的处所。（〔英〕杜穆里埃，《吕蓓卡》第 3 页）

（3） 林

C城外，有一柳树和松树杂生的树林，离城不过一里多地。这树林恰好位于海岸之上，倘若我们坐船经过C城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个黑乌乌的树林，并可以看见它反射在海水中的影子。树林中尽是平坦的草地，间或散漫地偃卧着有几块大石头……。这块树林到冬天时，柳树虽然凋残了，然因有松树繁茂着自己的青青的枝叶，并不十分显零落的现象。可是到了春夏的时候，有柳丝漫舞起来的绿波，同时百鸟歌着不同样的天然的妙曲，鸣蝉大放起自己的喉咙，从海面吹来令人感觉着温柔的和风，一阵阵地沁得人神清气爽——这树林真是一个欣赏自然妙趣的所在啊！（蒋光慈，《鸭绿江上》《蒋光慈选集》第 325 页）

林子里很静，一点风吹过的声音也没有，偶然有松鼠在把松苞咬落地上，或者鸟子在骤然拍下翅子。从树林稀疏地方可以望见远处星光灿丽的天空，笼罩在几座浓黑的峰尖上头。不久，山背后，逐渐亮起来，星子淡了下去，一轮不大圆的月亮，慢慢地现了出来。林子立刻镀上了银光，黑白分明的树叶影子，马上显在润湿的地上。（艾芜，《暮夜行》《艾芜短篇小说选》第389页）

秦岭里的丛林——这谜一样的地方啊！山外的平原上，过了清明节，已经是一片葱绿的田野和浓荫的树丛了；而这里，漫山遍野的杜梨树、缠皮桃、杨树、桦树、椴树、葛藤……还有许许多多叫不起名字的灌木丛，蓓蕾鼓胀起来了，为什么还不发芽呢？啊啊！高山的岩石上，还挂着未融化的冰溜子哩。（柳青，《创业史》第一部395页）

……密布在森林里的榛子树都透出了一片新绿。……苔藓中可以看见白色和蓝色的白头翁，还有浆果和羊齿植物。连绵大雨淋得树皮变软了，散发出一种惬意的气息，而在森林里，在松针和朽木铺成的地面上，则散发出一种辛辣的气味。太阳在树叶和树枝的雨滴上映出一道虹彩，鸟儿便在那上面欢乐地歌唱。（〔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647页）

这一部分象个大教堂，不是吗？一排排的松树干是柱子，那里是教堂的侧堂，这里是主祭坛……您看，您看！现在太阳正透过树梢照耀着，象从哥特式的窗子照进来似的。这些景象变幻得多么离奇呀！现在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间闺房，那些矮矮的灌木丛是小靠椅。连镜子也不缺少，那是不久以前雨水留下的……（〔波〕普鲁斯，《傀儡》第763页）

住宅后面，有一个广大而古老的园，由宅后穿过村子，通到野地里，虽然也荒凉，荒秽了，但独独有些生气，在这广大的村庄和它那如画的野趣里，显着美妙的风姿。在大自然中，树木的交错的枝梢，繁盛地伸

展开来的好象颤动的叶子织成的不整的穹门和碧绿的云，停在清朗的蔚蓝的天下。一株极大的白桦，被暴风或霹雳折去了树顶，那粗壮的白色的干子，从这万绿丛中挺然而出，在空中圆得恰如修长美丽的大理石柱一般；但并无柱头，却是很斜的断疤，在雪白的底子上，看去象是一顶帽或者一匹黑色的禽鸟。绿闪闪的蛇麻的丛蔓，要从接骨木，山薇，榛树的紧密的拥抱中钻出，延上树干去；终于绕住了一株半裂的白桦，得到一半，它又挂下来了，想抓着别株的树梢，或者将长长的卷须悬在空中，那小钩卷成圆圈，在软风中漾动。受着明朗的阳光的碧林，有几处彼此分离开来，显示黑沉沉的深洞，仿佛一个打着呵欠的怕人的虎口；这是全藏在黑荫中的，在这昏暗的深处依稀可见的东西，人只能猜出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一些倒坏了的拦杆，一个快要倒掉的亭子，一株烂空的柳树干；紧靠柳树背后，露着银灰色的树丛，纵横交错地散乱在荒芜中的枯枝和枯叶，还有一株幼小的枫树，把它那碧绿的纷披的叶子伸得远远的，不知道取的是什么路，一枝上竟有一道日光，化为透明的金光灿烂的星，在浓密的昏黑中蓦然发闪。园的尽头，有几株比别的树木长得更高的白杨树，抖动着的树顶上架着几个很大的乌鸦窠。白杨之中，一株有折断的枝条，却还没有全断，带了枯叶凄凉地挂着。总而言之，一切都很美……（〔俄〕果戈理：《死魂灵》第226—227页）

这树林全部约有两三百株巨大的橡树和椈树。它们的整齐而坚强的树干，雄壮地黑黝黝地耸立在槭树和花楸树的发金光而透明的绿叶上面；这些树子高高地上升，在明静的碧空中映出整齐的轮廓线，象天幕一般展开着它们的铺张的、多节的枝丫；……在草地里，在高高的蚁封周围，羊齿植物的雕刻似的美丽的叶子的淡影下面，开着紫罗兰和铃兰的花，长着伞蕈、栗蕈、乳蘑、橡蕈和红色的毒蝇蕈；在广阔的灌木丛林里的草地上，长着鲜红的草莓，……那时候树林里的荫凉地方多么好啊！在正午最热的时候，竟和夜里一样，幽静，芬芳，凉爽。（〔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229—230页）

太阳正在繁密的森林后面落下去，在落日的余晖里，点缀在白杨树

林里的白桦树，带着它们那低垂的细枝和怒苗的嫩芽鲜明地耸立着。

从还积着残雪的密林里，传出了婉娩的细流的低微的潺潺声。小鸟啭鸣着，而且不时地在树间飞来飞去。

在万籁俱寂中，可以听到由于泥土的融解和青草的生长而触动的去年落叶的沙沙声。（〔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238页）

森林一片沉寂，神秘莫测。落叶松的秃枝正挂满银霜，摇摇欲坠。北极光的柔和光辉穿透树巅，沿树身照下来，忽而照出一块积雪覆盖的林中空地，忽而照出半截埋在雪里的巨大枯木……刹那间，一切又堕入沉寂而神秘的黑暗之中。（〔俄〕柯罗连科：《玛加尔的梦》《外国短篇小说》下册第211页）

苹果树开花了，全村充满了粉红色的云雾和苦涩的香气，到处都闻到花香，它把油烟和大粪的气味也冲淡了。成百成千的苹果树象过节日似的穿着花瓣织成的粉红锦衣，行列整齐地从村里一直排到田野。每当月明之夜，春风荡漾，花枝摇曳着，微微发出簌簌声，金蓝色的巨浪仿佛把村庄淹没了。（〔苏〕高尔基：《我的大学》第125页）

环抱着他们的是一座原始森林，被秋天的有所等待的寂静笼罩着，满目尽是金叶和枯草。一头灰须的马鹿在绢纱般交织着的黄枝丛中脱毛。清凉的泉水在潺流，枝头的露珠竟日未干，晶莹清澈，也被树叶映成黄色。但是野兽从早便吼叫着，叫得人心慌，又热情得令人无法忍受；仿佛在原始森林的金黄色的萧瑟中，有一个永世长存的庞然巨物在大声呼吸。（〔苏〕法捷耶夫：《毁灭》第117页）

娇嫩的松球果象黄澄澄的小灯笼似的闪亮，每一根松针都各自独立地闪烁着红里透蓝的羽饰的色彩，鱼鳞状的绿色树干被点点阳光照耀得贝母般绚烂。云杉挺立着，枝杈互相紧紧偎依在一起，形成了一堵厚厚的墙壁，这很象一支步伐一致的军队，一支戴着松球果头盔——树

尖，手持长矛树枝的战士的队伍；云杉树林仿佛是一支处于戒备状态的军队，静候着冲击、救援、保卫、俘获敌人的命令。（〔苏〕利帕托夫：《伊戈尔·萨沃维奇》第175页）

原野上吹来一阵冷风。树林里一片漆黑，绝无树叶触擦的声音，也绝无夏夜的那种半明半昧的清光。高大的枞丫挣狞张舞。枯萎丛杂的矮树在林边隙地上瑟瑟作声。长大的野草在寒风中蜿蜒似地蠕蠕游动。蓁莽屈曲招展，有如伸出了长臂，张爪攫人。一团团的干草在风中急走，如象有大祸将至，仓皇逃窜。四面八方全是凄凉寥廓的旷地。（〔法〕雨果：《悲惨世界》第468页）

索德烈树林是悲惨的。……兵士们小心翼翼地前进。四面开满了花；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一道颤动着的丫枝的墙，树叶的可爱的凉气就从那上头扑到人身上；这里那里阳光透过绿色的阴影射进来；地上，蓝兰花、沼泽的菖蒲、草原的水仙，预告晴天的小花——雏菊、春天的番红花，装饰着厚厚的一块茵绿地毯的四边和中间，地毯上从生着各种形状的藓苔，从样子象一条毛虫的到样子象一颗星星的都有。兵士们在沉默中一步一步前进，轻轻地拨着荆棘。鸟儿在刺丁的上空啾唧着。（〔法〕雨果：《九三年》第5页）

这时道路两旁，伸展开无边无际的丛林，就象一件大衣一样，裹着整个山坡。

这就是丛莽，不可探测的丛莽，这里有青榨树、杜松、岩梨、乳香树、水蜡树、石南竹、月桂、桃金娘、黄杨，在这些树木的枝叶间，还有如头发似的纠缠在一起的牡丹蔓、巨大的羊齿草、金银花、金雀花、迷迭香、熏衣草、野蔷薇，它们在山脊上摊成乱羊毛般无法清理的一团。（〔法〕莫泊桑：《一生》第65页）

土坳中间一片椭圆形的盆地……周围是一带秋色灿烂的树林，红铜色的榉树、淡黄的栗树、清凉的茶树上的果实象珊瑚一般，樱桃树像

着火红的小舌头，叶子橘黄的苔桃、佛手柑、褐色的火绒……整个儿象一堆燃烧的荆棘。在这个如火如荼的树林中，飞出一只吃饱了果实，被阳光熏醉的云雀。（〔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189页）

而在一刹那之间，上天象是忽然微笑了，发射出阳光来，向着朦胧的森林间，贯注着一道洪光，每一片绿叶都欣欣向荣，枯黄的落叶变成黄金色，萧瑟老树的灰色树干也闪出亮光。本来是造成阴影的物体，现在都成了发光的东西。那条小河的水道也可以循着它欢乐的闪光，追溯到森林的神秘的心脏里去，那已变成一种喜悦的神秘了。（〔美〕霍桑：《红字》第170页）

森林里象搭了天篷，枝叶蔓披，鸟语花香。沁人肺腑的空气使医药相形逊色。林中空地明暗交映，暗的是苔藓地衣，明的是在羊齿植物和月桂之间闪烁流过的小溪。他们从簇叶中望出去，可以看见远处在乳白色雾霭中若隐若现的山谷的绝妙景色。（〔美〕欧·亨利：《黑檀的买主》《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第320页）

乌恩克山丘的树林还是簌簌地响着，但是响声已经和以前不同了，那时候，在簌簌的响声中，还夹杂着亚诺什沉重的叹息声。

许多树木都已枯萎了，新生的很少。大地渐渐显出一片肃杀的景色。巨大的动物、高大的树木以及巨大的激情，都开始在地面上消失了。

可是小鸟儿还在筑巢、唱歌、唧唧啾啾地谈着情话；飞向鲍尔诺茨去的瓢虫还盘旋在波佐什的上空。但是有谁去管这种事呢？（〔匈〕米克沙特：《奇婚记》第286页）

（4） 木

松，松1 节峻阴浓，能耐岁，解凌冬。口侵碧汉，森耸青峰；偃蹇形

如盖，虬蟠势若龙。茂叶风声瑟瑟，紧枝月影重重，四季常持君子操，五株曾受大夫封。（冯梦龙：《崔衙内白鹞招妖》《警世通言》第265—266页）

已是掌灯的时候，门外的两株大槐象两只极大的母鸡，张着慈善的黑翼，仿佛要把下面的五六户人家都盖覆起来似的。（老舍：《四世同堂》第43页）

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肖红：《呼兰河传》第64—65页）

夏天，金水河岸的一排高大的白杨树，象几十个巨人一样耸立在邙山下。它直挺挺的身子，在天空伸长着，密密丛丛的深绿色叶子，在太阳下闪着夺目的光彩。哪怕是再小的风吹来，它总要向山谷发出呼啸，总要放开喉咙给白杨树村的人歌唱。（李准：《白杨树》《李双双小传》第34—35页）

一场大雪，给山野盖上了被子——过冬了。唯有松柴树不怕寒冷冰雪，依然苍葱地站在白皑皑的雪地里，随着凛冽的西北风，摇晃着身子，发出尖刻刺耳的呼啸，象是有意在蔑视冬天。人们传说：松树所以四季常青不怕冬，是因为当年唐僧取经时路过山上，急着逃避妖怪的追赶，不小心被松树枝划破了胳膊，松树针上沾了唐僧的血，从此它就长生不老了。（冯德英：《苦菜花》第1—2页）

大槐树长着圆形的枝盖，挂满了黑绿色的叶子，开着一串串白中透黄的花朵，散着幽香。象是一个天然的大帐篷，遮住偏西的阳光。从树叶间筛下来的花花达达的光点，跳跳跃跃地撒在他们的身上和脸上。这个地方本来十分风凉，这会儿风凉也有一种撩拨人心火的力量。（浩然：《艳阳天》第257页）

的不好看的大路筒，又生有多结节的手和指头，它象一个古老的、严厉的、傲慢的怪物一般站在含笑的桦树中间。只有点缀在树林中间的死样的、常绿的枞树，还有这一棵橡树，不肯对春天的魔力屈服，既不注意春天，也不注意阳光。（〔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697页）

……这时候山上现出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树；是谁种的？它为什么生在那儿？上帝才知道。要想叫眼睛离开它那苗条的身材和绿色的衣裳，却是困难的。这个美人儿幸福吗？夏天炎热；冬天严寒，大风大雪；到了可怕的秋夜，只看见黑暗，除了撒野的怒号的风以外什么也听不见；顶糟的是一辈子孤孤单单……（〔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156—157页）

偶尔一株被淹的垂柳，枝叶象尸体那样无力地垂着，从雨水迷蒙中显露出它那沉重的神态。（〔法〕莫泊桑：《一生》第5页）

被连绵的秋雨浸湿了的林荫路在颤巍巍的白杨树下伸展着。白杨树几乎已都成光秃秃的了，枯叶落了满地。瘦长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摆，抖动着那即将飘向空中的残叶。这些黄得和金圆一般仅存的残叶，整日里，象不停的秋雨，凄凄切切，离开枯枝，回旋飘舞，落到地上。（〔法〕莫泊桑：《一生》第75页）

梧桐树和菩提树的叶子在疾风中纷纷凋落了。每吹过一阵寒风，经霜的树叶猝然脱离树枝，象一群飞鸟一般，在风中飞舞。（〔法〕莫泊桑：《一生》第79页）

这时晚间的风在花园深处一些高高的老榆树中间引起一场骚动，……榆树象正在低诉秘密的巨人一般相向低垂，经过了几秒钟这样的平静状态，就陷入一场狂乱中，四下里摇摆它们那狂暴的胳臂，仿佛它们方才的密语确实险恶到扰乱它们内心的和平，这时压在较高的枝子上的一些风雨摧残的旧鸦巢，象狂风暴雨的海面上的破船一般摇摆。

阴历九月中旬，石榴已经长得烂熟了；有的张开着一条一条的娇艳的小口，露出满腹宝珠似的水红色的子儿，逗引着过客们的涎沫。（叶紫：《行军散记》 《叶紫选集》第 299 页）

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的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一累累的稳重的果子。在那树丛里还留得有偶尔闪光的露珠，就象在雾夜中瞬眼的星星一样。那些红色果皮上有一层茸毛，或者是一层薄霜，显得柔软而润湿。云霞升起来了，从那密密的绿叶的缝里透过点点的金色的彩霞，林子中反映出一缕一缕的透明的淡紫色的、浅黄色的薄光。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 181 页）

多雨的夏季之后，接着是晴朗的秋天。果园里的树枝上挂满了各种果实。红的苹果象万球一样的发光。有些树木早已披上晚秋灿烂的装束，那是如火如荼的颜色，果实的颜色，熟透的甜瓜的颜色，橘子与柠檬的颜色，珍馐美馔的颜色，烤肉的颜色。林中到处亮出红红的光彩；透明的野花在草原上好似朵朵的火焰。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 333 页）

（6）庄稼

谷苗出得很不赖，可惜锄不出来。……到了秋收时候，北头锄出来那一小片，比起四邻的自然不如，不过长得还象个谷，穗秀也不大不小，可惜片子太小了。南头太不象话，最高的一层是蒿，第二层是沙蓬，靠地的一层是抓地草。在这些草里也能寻着一些谷：秀了穗的，大的象猪尾巴，小的象纸烟头，高的挂在蒿秆上，低的钻进沙蓬里；没秀穗的，跟抓地草锈成一片，活着的象马鬃，死了的象鱼刺，三亩地打了五斗。（赵树理：《地板》 《赵树理小说选》第 65 页）

田野经过夜来的雨洗，庄稼饱润地举起头来，颜色又浓又绿。大麻

长得高过人头，张开巴掌大的叶子，把满地棉花一比，就显得瘦肥。
（杨朔：《月黑夜》 《月黑夜》第 67 页）

梁生宝互助组的扁蒲秧，不管互助组在人事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只管它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往高长。秧苗出息得一片翠绿、葱茂、可爱，绿茸茸的毯子一样，一块一块铺在秧床上。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这种绿，真象宝石一样闪光哩！

扁蒲秧不能感觉人的喜、怒、爱、憎，当微风拂过来的时候，秧床上泛起了快活的波纹。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 496 页）

南风吹过来了，象一个调皮的娃娃，在麦子梢上打着滚儿。

土地盖上了盖儿。冷眼看去很单调，左一片黄，右一片金；可是这金黄的盖子下边又隐藏着多少种秘密呢？谁也数不清。有青青的小春苗，蓝蓝的小花朵，蹦跳的大蛤蟆，打盹的野兔子，还有"打猎"的小孩子和行人的脚步…… （浩然：《艳阳天》第 922 页）

他走近一片二千多亩的甜萝卜田了。一望无际地尽是甜萝卜。甜萝卜正在成长，那些小植物笔直而整齐地挺立在那里，仿佛体操班里的年轻女学生，象一根一根箭似地排成了行列。 （[匈]莫里兹：《饱吃一顿》 《东欧短篇小说选》第 246 页）

四 动物类

(1) 家畜

马

果然那马浑身上下，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顶，高八尺；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罗贯中，《三国演义》第28页）

乌龙骑已经把地上的一堆干草吃得快完了。松了的肚带又感到紧起来了。身上重新感到有力了。但是它仍然低着头，贪馋地继续吃着，并且顽皮地探出头去，在旁边的一匹骟马的草堆上拉了一口干草，逗得骟马掉过屁股踢它一下。它正要还报骟马一蹄子，忽然仿佛听见了什么可疑的声音，立刻停止嚼草，抬起头，向着前方和左右张望，同时两只耳朵机警地左右转动。紧跟着，它似乎明白了有什么危险来到，吊力拽它的缰绳。连拽几下，闯王仍没醒来。它连敌人在树林中摸索前进的黑影也看清了，于是愤怒地狂叫起来，跳着，踢着，前铁掌在石头上踏得火星乱飞。（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271—272页）

的确，你再也想象不出比它更好的马了。难怪骑手们见了这匹马个个眼红，也不止一次有人想把它偷走，只是没有成功。到如今我还分明记得这匹马的样子：一身毛象漆一样黑，四条腿象琴弦一般直，那双眼睛简直不比贝拉的差；至于它那个劲儿呀，更别提了，一口气能跑一百里；一旦骑熟了，它就能象狗一样跟住主人，连他的声音都听得出来；卡兹比奇从来不用把它拴起来。（[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13

页）

我仔细地看看这匹可怜的瘦马，它的肋骨差不多全露出来了，而且它那热汗淋淋的腹部两边就象铁匠铺的坏风箱那样做出痉挛性的、不规则的一起一伏的动作，——我马上认出它来，就是给马尔了·彼得罗维奇拉过多少年车子的那匹肩上带伤的、又瘦又老的母马。（〔俄〕屠格涅夫：《草原上的李耳王》《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第364页）

佛洛佛洛是一匹中等身材的马，从养马者的观点看来，并非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它周身骨骼细小；虽然它的胸膛极端地向前突出，但却是窄狭的。它的臀部稍稍下垂，前腿显著地弯曲，后腿弯曲得更厉害。前后腿的筋肉都并不怎样丰满；但是这牝马的肋骨却特别宽，这特点因为它被调练得消瘦了的原故而显得格外触目。它的膝以下的脚骨，从正面看上去，不过手指那么大小，但从侧面看却是非常粗大的。它的整个身体，除开肋骨以外，看上去好象是被两边挟紧，挟成了一长条似的。但是它却具有使人忘却它的一切缺点的最大的长处。那长处就是blood（纯种），……筋肉在覆盖着一层细嫩、敏感、象缎子一般光滑的皮肤的那血管的网脉下面很突出地隆起着，象骨一般坚硬。它那长着一双突出的、闪耀的、有生气的眼睛的美好的头，在那露出内部软骨里面的红血的张开的鼻孔那里扩大起来。在它的整个姿体，特别是它的头上，有某种富有精力的同时也是柔和的表情。它是那样一种动物，仿佛它的不能说话，只是因为它的口的构造不允许它那样。（〔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266页）

一匹黑马，伸成一条线，肚皮几乎要挨着地，在草原上飞跑，……疯狂的马，看来是在拚全力飞跑。灰尘在后面飞扬。雪片似的白沫，喷到胸脯上。马的两肋汗淋淋的，象水洗过一样。（〔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8页）

这是一匹病弱的母马，肮脏的白毛，背部凹陷，大肚皮，眼睛不住流

刨刨地，黄黄的小绒毛，白头心，一看就是有力气能干活的样儿，真是爱煞个人！ （谷峪：《新事新办》《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下册第 261 页）

长满胡须的公牛走在牛群前面，把头低低地靠着地面，时常停了下来，仿佛在考虑该从什么地方进行攻击。它们的庞大肺叶发出一种低沉的吼声，有如隆隆的雷鸣，水气从它们的鼻孔中直冒出来；它们一面用前脚不断在雪地上探索，一面好象在月它们那双深藏在鬈鬃下面的充血的眼睛警戒着它们的敌人。（〔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 306 页）

饿得瘦小不堪的乱毛蓬蓬的母牛，贪婪地乱嚼着沟边的野草。它们看起来好象刚从什么残暴的恶魔的利爪下面逃出了性命似的；在明媚可爱的春日里看见这些瘦弱饥饿的畜牲的可怜景象，使人仿佛见到一个白色的幽灵似的，想起了那漫长的寂寥寡欢的寒冷的冬天和它的风暴与霜雪。（〔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 17 — 18 页）

他走进去，看见母牛正在产胞衣，面一只小小的、多毛的、白鼻子小牛，已经干净了，而且在可怜的颤抖着，用它的湿冷的唇皮在寻找它母亲的乳头。（〔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 101 页）

他回过头去，看见那条花牛在甩动尾巴赶苍蝇，摇晃着脑袋，好象醉了一样，懒洋洋地迈开步子走着，那神态仿佛是女奴群中的一位皇后似的。（〔印〕普列姆昌德：《戈丹》第 12 页）

羊

那山羊母子间的慈爱，就这样，每天都要为她画出好几幅动人的图画。譬如当母羊拴在田里的时候，羊羔一跑远了，母亲便要恳切地呼唤；角还未出头的羊儿，就象一条小黑狗，但雄脚太高了一点，便四脚四爪一齐举起来跳跑到母亲跟前。跑得来真是快，而且有些不稳，令人替

它担心着有打倒栽葱或横倒下去的危险。（郭沫若：《金刚坡下》《沫若文集》第五卷517页）

山羊嘴嚼榆树皮，粘沫从山羊的胡子流延着。被刮起的这些粘沫，仿佛是胰子的泡沫，又象粗重浮游着的丝条；粘沫挂满羊腮。榆树显然是生了疙疖，榆树带着偌大的疤痕。山羊却睡在荫中，白囊一样的肚皮起起落落……（肖红：《生死场》第1页）

还有那只不知什么缘故被唤作"特罗斐姆"的山羊，一动不动地站在仓房的屋檐下，象老年人似的落在沉思中。那山羊一看到达维多夫，立刻活跃起来，神气活现地抖抖长胡子，踏了踏步，就横冲直撞地奔过来。奔到半路，它低下头，摊起翘地翘起刷子般的短尾巴，改用马跑的姿势跑来。它的意图很明显，因此达维多夫笑着站住了，准备迎接这个长胡子打手的袭击。（〔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131页）

猪

老驴头赶到家，也没进屋，就走到猪圈跟前。那只猪正在窝里睡着，他拿柳杆子把它捅起来，才慢搭搭地走到食槽前，拱着槽要食儿吃。他伸手拍了拍猪脊梁，猪以为老驴头又要给它篦虱子，伸开腿躺下来。他摸了摸那猪的鬃，有三四寸长，猪毛也有二寸多长，油亮亮的，象黑缎子一般。

猪抬起头，要老驴头篦脊梁，老驴头不篦，它就在木槽上蹭起来。（梁斌：《红旗谱》第317—318页）

他要用他带泥的光足板，蹬蹬猪的后身和腰杆，嘲弄地说，

"你妈的，长得这样肥，给五千元都不拉的，怕不压烂老子的车子去了！"

猪毫无动于中，只是把鼻子放在烂泥里，非常有味地拱着，一面喷着气。

……

猪给小巴掌一拍，倒觉得在搔痒似的，索性睡了下来，好消停地让人抓痒个够。（艾芜：《猪》《艾芜短篇小说选》第 295 页）

那些猪听见他的号声后，除了哼着和他的号角声同样有节奏的调子外，都不愿意急忙离开那些把它们喂得肥肥实实的橡树子和枞树子的盛筵，也不愿意离开那溪边的水草地；有几只猪把半个身子陷在泥里，惬意地躺着，丝毫不理会猪倌的吆喝。（[英]司各特：《艾凡赫》第 7 页）

那群猪嘴里咕哩咕哩叫，鼻子里哼哧哼哧出气，闹成一片。堂吉诃德和桑丘耳朵都震聋了，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大群叫叫嚷嚷的猪滚滚而来，浪潮一般把桑丘的堡垒冲塌，把堂吉诃德连人带马都撞倒，老实不客气，竟从两人的贵体上踩着过去。这样肮脏的畜牲来势迅猛，一阵子叫叫闹闹、冲冲撞撞，把驮鞍呀、兵器呀、灰驴呀、驾辕难得呀、桑丘呀、堂吉诃德呀，都横七竖八踩翻在地。桑丘这才知道是一群莽撞的猪老爷……（[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册 479 页）

狗

（凤姐）只觉身后"哼哼哧哧"，似有闻嗅之声，不觉头发森然直竖起来。由不得回头一看，只见黑油油一个东西在后面伸着鼻子闻他呢；那两只眼睛恰似灯光一般。凤姐吓的魂不附体，不觉失声的"咳"了一声，却是一只大狗。那狗抽头回身，拖着个扫帚尾巴，一气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犹向凤姐拱爪儿。（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 1304—1305 页）

又有周人所进猛犬，名曰灵獒，身高三尺，色如红炭，能解人意。左右有过，灵公即呼獒使噬之。獒起立啮其颡，不死不已。有一奴，专饲此犬，每日啖以羊肉数斤，犬亦听其指使。（冯梦龙 蔡元放：《东周

列国志》第443页）

一条癞黄狗刚从屋子里出来，立刻将头一缩，拱起了脊背；那脊背上的乱毛似乎根根都竖了起来。（茅盾：《水藻行》《茅盾文集》第八卷146页）

他说着，领他们去到一间干净的小屋子，在四面围着的大院子的中央。……一大群收罗着的狗，长毛的和浅毛的，所有毛色，所有种类……还有听起来简直象是无上命令似的各种狗名字，例如咬去，醒来，骂呀，发火，不要脸，上帝在此，暴徒，刺儿，箭儿，燕子，宝贝，女监督等。罗士特莱夫在它们里，完全好象在他自己的家族之间的父亲；所有的狗，都高高兴兴的翘起了猎人切口之所谓"鞭"的尾巴，活泼的向客人们冲来，招呼了。至少有十条狗向罗士特莱夫跳起来，把爪子搭在他的肩膀上。骂呀向乞乞科夫也表示了同样的亲爱，用后脚站起，给了一个诚恳的接吻，至于使他连忙吐一口唾沫。于是罗士特莱夫用以自傲的狗的好筋肉，大家都已目睹了——诚然，狗也真的好。（〔俄〕果戈理：《死魂灵》第156—157页）

但是这只倒霉的狮子狗只是抖着身子，始终不张开嘴巴来；它照旧坐在那里，痛苦地蹭拢了尾巴，扭歪着瘸脸，没精打采地眨眨眼睛，又把眼睛眯起来，仿佛在默默地说，"当然随您的便！"

……

他踢它一脚。这可怜的东西慢慢地站起来，掉落了鼻子上的面包，十分委屈地，仿佛踮起脚尖似地走向前室里去了。它的确是委屈了；陌生客人第一次来到，主人就这样对待它。（〔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335页）

"她"（木木）常常在早上拉他的衣角把他叫醒；"她"常常口里衔住缰绳把运水的老马牵到他跟前，"她"跟那匹老马处得十分和好；"她"常常脸上带着庄重的表情跟他一块儿到河边去；"她"常常看守着他的

扫帚和铁铲，绝不让一个人走进他的顶楼去。他特地为"她"在他的房门上开了一个洞。"她"好象觉得只有在盖拉新的顶楼里"她"才是十足的女主人，所以"她"走进屋子来，就马上带着满意的神气跳到床上去。夜里"她"一直不睡，但也绝不象某种愚蠢的守门狗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乱叫，那种狗提起前脚坐着，鼻子朝天，眼睛眯红，只是为了无聊的缘故对着星星乱叫，而且总是连续地叫三回——不！木木的细小声音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响起来：除非有生人走到篱笆边来了，不然就是什么地方有了可疑的响动，或者沙沙声。……"她"是一条很出色的看家狗。（〔俄〕屠格涅夫：《木木》《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第18页）

这条倒楣的狗看来也有八十来岁了；是的，肯定是这样。首先，它看上去比通常看到的任何一条狗都老；其次，我不知何故第一次看见它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它不可能跟其他的狗是一样的；它是一条不同寻常的狗；它身上准有一种离奇的、着了魔的东西；这也许是一个装扮成狗的魔鬼，它的命运通过种种神秘莫测的方式同它主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你看到它以后立刻就会同意，它约莫已有二十年没有吃东西了。它瘦得犹如一具骷髅，或者就象它的主人，其实这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它身上的毛几乎全部脱落，尾巴上也是一样，那条尾巴就象一根棍子那样老是耷拉着。长着两只长耳朵的脑袋闷闷不乐地低垂着。我一生还没有见过这么令人讨厌的狗。当主人在前，狗跟在后头，二者一同在街上行走的时候，狗的鼻子碰着主人衣服的下摆，犹如粘在上面似的。那时他们的步态和整个模样，几乎每走一步都在说道：

"咱们老啦，老啦，主啊，咱们多么老哇！"（〔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5—6页）

老拉司卡（狗名），还没有完全消化尽由于他归来而感到的欢喜，跑到院子里去吠了几声，就带着新鲜空气的芳香摇着尾巴跑回来，爬上他面前去，把头伸在他手下，哀叫着，要求他抚摸。

……

拉司卡尽把头伸在他手下。他抚摸她，她立刻蹲伏在他脚旁，把头

搁在后脚上。好象表示现在一切都圆满似的，她稍稍张开她的口，吮着她的嘴唇，于是把她的粘性的嘴唇安放得更舒适地包住她的衰老的牙齿，她在幸福的安宁里静下来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 140—141 页）

他身后跟着垂下头的老母狗卡希唐卡和泥鳅——这条狗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毛是黑的，身子又长，象是一条黄鼠狼。这条泥鳅非常恭顺，和气，见了陌生人也好，见了自家人也好，一律用深情的眼光瞧着，不过它是靠不住的。在它的恭敬和谦卑里面隐藏着顶顶阴险的恶毒。随便哪条狗也不及它那么善于抓住机会溜到人的背后，在人的腿肚子上咬一口，或者钻进冰窖，或者偷庄稼人的母鸡。人们不止一次打坏它的后腿，有两回甚至把它吊起来，每个星期都把它打得半死，可是它总是养好伤，活下来了。（〔俄〕契诃夫：《万卡》《契诃夫小说选》第 97—98 页）

狗叫的声音传来。六条草原上的高大的看羊狗，仿佛原本埋伏着，现在忽然跳出来，凶恶的吼叫着，向马车迎面跑来。它们这一伙儿都非常地凶，生着毛茸茸的、豌豆样的嘴脸，眼睛气得发红，把马车团团围住，争先恐后的挤上来，发出一片嘶哑的吼叫声。它们满心是恨，好象打算把马儿、马车、人一齐咬得粉碎似的。（〔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 158 页）

它整天几乎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偶尔才转动一下身子，发出低沉的怨声。

可是天一黑，它便爬起来，拖着身子，撞着墙，向园子的门口走去。在露天停留了它所必需的几分钟之后，便又进来，蹲在还温暖的炉灶面前，但一到它的两个女主人走开去睡觉，它就哀号起来。

它彻夜地哀号，声音凄厉而悲伤，有时停了一个钟点，但再开始时，听来就更惨痛。

……什么也不能使它安静下去。白天里，当一切生物正在活动的

时候，它却昏昏沉沉地躺着，仿佛它意识到自己已经双目失明，病弱不堪，就懒得再动弹了；可是一到夜间，它却开始不停地转来转去，仿佛在黑暗中一切生物都失明了，这才使它敢于出来活动似的。（〔法〕莫泊桑：《一生》第 223 页）

阿娜有一条小黑狗，眼睛挺聪明挺温和，全家都很疼它。克利斯朵夫关起房门工作的时候，常常把它抱在屋子里，丢下工作，逗它玩儿。他要出门，它就在门口等着，紧盯着他；它需要有个散步的同伴。它在前面拚命飞奔，不时停下来，对自己的矫捷表示得意，眼睛望着他，挺着胸部，神气俨然。它会对着一块木头狂叫，但远远的看到了别的狗就溜回来，躲在克利斯朵夫两腿之间直打哆嗦。（〔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 115 页）

随即有一只游荡的狮子狗一晃一晃地走过来，它心里很闷，……它一眼发现了这只甲虫；它那垂着的尾巴就举起来摇摆着。它把这个俘获物打量了一番，围着它走了一圈；离得老远地闻了一闻，又围着它走了一圈，然后它就大胆起来，靠近去闻了一下；它张开嘴，很小心地想把它咬住，可是刚好没有咬着；于是再试一回，又试一回，它渐渐觉得很开心；随后它把肚子贴着地，用两只前脚把那甲虫挡在当中，它就这样继续着它的试验；后来终于厌烦起来，也就觉得无所谓，心不在焉了。……于是又打算和一只苍蝇开心，可是并不能解闷；然后它就跟着一只蚂蚁到处走，鼻子离地很近，不久又厌烦了；它打个哈欠，叹口气，根本把那只甲虫忘记了。（〔美〕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第 39—40页）

那些狗在下午早就累极了，但是它们现在却开始显出了新的气力。在比较机敏的狗中有一种不宁的神气——一种对拖索的束缚感到不耐烦的神气、一种踌躇的性急动作、吸一吸鼻子、竖一竖耳朵。这些狗对它们那些比较迟钝的弟兄们发脾气了，以臀部上表现的无数秘密的讥刺法，催促它们往前跑。那些受了这样斥责的狗也就缩起身子，帮助

其它

正是牲口脱毛的时候，骆驼身上已经都露出那灰红的皮，只有东一绺西一块的挂着些零散的，没力量的，随时可以脱掉的长毛，象些兽中的庞大的乞丐。顶可怜的是那长而无毛的脖子，那么长，那么秃，弯弯的，悬笨的，伸出老远，象条失意的瘦龙。（老舍：《骆驼祥子》第24页）

兔儿一共是五匹——我们的兔母自然是第一次的出产了。……出产好象是在夜半，兔儿并不藏在娘的肚下，冻得如象冰块一般了。我们赶快把棉花来做了窝。……

兔儿的身长不过一寸光景，眼还没有开。光嫩的皮肤连一点茸毛也还没有。有两匹是红色，有两匹是黑色。

……

兔儿渐渐大起来了。皮肤也渐渐粗糙起来了，起初嫩得和缎面一样的，渐渐象鲛鱼皮一样了。满了一个礼拜，眼睛总还不容易睁开。

……在第十天上才睁开了眼睛，身上的茸毛也渐渐长得和海虎绒一样了。（郭沫若：《三诗人之死》《沫若文集》第五卷225—226页）

母兔从早到晚只是默默地啮些青草，把周身的神经十分紧张着，不住地动着唇，屹着耳，凝着眼，警备着敌人的伤害。稍微有些风吹草动，便好象上了发条一样，立刻遁逃起来。

兔儿自从睁眼后，也渐渐发挥起这些本能来了，遁逃的神速真是令人想到"狡"字的徵号是应该专属于他们的。（郭沫若：《三诗人之死》《沫若文集》第五卷227页）

卡萨布走进牲口棚，那群牲口突然仰起了头，一边咀嚼着嘴里的饲料，一边用闪闪发光的眼睛望着卡萨布，表示欢迎。接着用舌头舔舔亮晶晶的鼻子，这样更增加了鼻子的光亮，它们象是在主人面前显示对他适宜的姿态。有一头牲口突然故意地竖起两耳，眼睛好奇地盯着卡萨布发出长长的哞叫声。没过一会儿，整个棚里响起这群天真而驯服的

门外右首的两个草垛子旁边，一群鸡婆低着头，在地上寻食。一只花尾巴雄鸡，站在那里，替她们了望，看见有人来，它拍拍翅膀，伸伸脖子，摆出准备战斗的姿势，看见人不走拢去，才低下脑壳，装做找到了谷粒的样子，"咯、咯、咯"、地逗着正在寻食的母鸡们。（周立波：《山乡巨变》上册第 20 页）

一只大芦花公鸡正伸着脖子叫唤，叫一声，抖着翅膀一跳，用它那尖嘴叼住一只大麦穗子，左一摇，右一摔，肥饱的麦粒儿就给抖落在地上，拣了几个粒儿吃，又去叼另一个麦穗儿了，好象要把每一个麦穗儿什么味道都要尝一尝。（浩然：《艳阳天》第 1097 页）

她正在往回走，左胳膊在胸前很快地甩来甩去，右胳膊搂住一只红公鸡，把它贴紧她的肚子。那只公鸡抖动着红冠子，似乎心平气和，光是转动眼珠，时而把一条黑腿伸出来，时而又缩回去，它的爪子常常钩住那个姑娘的围裙。（〔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 285 页）

圈子里面有两只雄鸡，张开翅膀飞扑着，一只作灿烂的红色，另外一只长着青黑的乌鸦的毛羽。它们的冠都啄破了，被凝血染成了黑色。它们的脚踏在黑色和红色的羽毛上。这两位战士都疲惫了。它们各自走开，假装在啄什么东西，用它们的爪子，在半融化了的雪地上搔着，用谨慎的眼光，互相的窥看。它们这种假装的漠不关心的样子，没有保持很长久。那黑色雄鸡突然蹴着地面，好象火焰里的火花一样的飞跃起来；红色雄鸡也跳了起来，它们在半空中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着。（〔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 207 页）

正对着门，那堆覆着等候发酵的厩肥不住地腾出一道小小的反光的水蒸气。许多母鸡在那上边侧着身子躺着打滚，用一只爪子轻轻刨着去寻觅蚁虫儿。在它们中央立着那只很健美的雄鸡。它几乎每一转眼之间就选择了一只雌的，并且发出一道轻轻的召唤声音，一面绕着转一下。那只雌的懈怠地站起来，并且用安稳的神气接待它，屈着爪子，

（3） 野 兽

猴

然而这些猴子中间并没有一只会笑。似乎也有几分"都市人"的神经质，它只是乱窜乱跳，吱吱地歇斯底里地叫。四小姐感到失望，正想转身去找吴芝生，却忽然看见一桩奇异的景象了。在棚角的一个木箱子上，有一只猴子懒洋洋地躺在那里，另一只猴子满脸正经的样子，替那躺着的猴子捉虱子；从它们那种亲爱的神气谁也会联想到这一对猴子中间是有些特别的关系。是一对夫妇！ （茅盾：《子夜》第168页）

随后便是一些长尾猿学着兜圈子，这是另一种玩意。那里面有些受着主人的温柔的疼爱，被主人热情地抱吻着，因而便把身子投在主人的强壮的胸部，用着一半奇怪、一半动人的、女人似的眼睛瞧着它们的主人。 （〔法〕罗逖：《冰岛渔夫》第108页）

街上，在炽热的太阳下，一只头上紧紧戴着红帽、用轻链子拴着的猴子在翻筋斗，孩子们尖声叫喊着。手风琴仍在拉那支歌。猴子跑到维克多·亨利跟前，用它那弯起来的长尾巴平衡着身子，然后把帽子摘下来举到他面前。他丢进一枚两角五分的银币。猴子把银币拿到手里，叼着它，掀了下帽，就一个筋斗翻到它的主人跟前，把钱丢进盒子里。它坐到手风琴上，咧嘴笑着，吱吱地叫着，不断地向人们脱着帽。（〔美〕沃克：《战争风云》第853—854页）

它咧嘴龇牙吱吱地叫了半天，终于发现了我。它从门口伸进一只爪子来，象猫逗老鼠玩一样。尽管我躲来躲去，到后来还是被它抓住了我的上衣下摆，把我拖了出去。……宫里有好几百人都看见那猴子坐在一座屋脊上，用一只前爪象抱一个婴孩似地抱着我，用另一只前爪喂我，把从嘴边嗉袋里挤出来的食物硬塞进我的嘴，我不肯吃，它就轻轻

只黄斑吊睛白额虎。那两个红灯，虎之睛光也。……那虎大蹲一声，跳而藏影。（冯梦龙：《大树坡义虎送亲》《醒世恒言》第108页）

这时马又一次地惊恐嘶叫起来，拚命地挣了两下缰绳，但没有挣脱。接着它四腿弯弯，抖颤得站立不住了，看看就要绝望地倒下去。杨子荣一阵惊奇，口中嘟噜道："妈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威风，把匹活龙驹都给吓瘫了！"他还没来得及回头，突然一声巨吼，灌木丛中扑出一只大个的东北虎，张着利牙，竖着尾巴，一冲一冲地向马扑来。虎尾扫击着灌木丛，刷刷乱响，震得雪粉四溅。马被吓得不刨也不踢了，垂着头两眼死盯着扑来的恶敌，从鼻子里发出低沉的哀鸣。（曲波：《林海雪原》第209页）

狐

在附近一个小丘的白色的丘顶上，有一只毛色好象火焰一般的赭黄色的狐狸。它立在后脚上，于是身躯一扭，跳跃起来，前脚扑在地上，用脚爪掘进地面里去，它的身躯全裹在银色的尘埃里。剩下它那尾巴，象深红的火焰的舌头一样，弛松的、柔软的横在雪上。（〔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13页）

但是在冬天，当坟墓披上了一件貂皮一样的雪的大氅的时候，在黎明以前的透明的灰色的阴影里，一只年老的狡猾的狐狸走到了坟顶上。好象是用火焰模样的黄色的喀拉拉大理石雕刻起来的一样，他很久的站在那里望着。他的红色的丛毛的尾巴，横在淡紫色的雪上，他的口边的烟一样的黑色的尖鼻，在风里突了出来。那时候，在那融和着各种各样的香气的雄伟的世界里，只有他的潮湿的、玛瑙一样的鼻子活动着，他用他那张大的、颤动的鼻孔，贪馋的吸着潮湿的、无所不包的雪的气味，被寒霜冻坏了的苦蓬的没有消散的苦味，从附近的道路上飘来的混杂着干草的马粪的舒畅的气味，和说不出的荡人心魄而又差不多感觉不到的栖止在遥远的灌木丛里的鹧鸪的雏的气味。（〔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405页）

其 它

院墙上有一块条板，下面两边都有很大的裂缝。一双恶毒的、亮晶晶的、明珠般的小眼睛在裂缝后面闪闪发光。一条黑蛇慢慢地爬出来了，大约出来了一英尺，它的头上下摆动着。狗一动不动地伏在那里。女人坐在那里象一个着了魔的人。蛇又出来了一英尺。她举起木棍。爬虫好象突然意识到处境危险，立刻把头钻进条板的另一条裂缝，并且想尽快地把尾巴掉过来。这时，鳄鱼(狗名)一跃而起，对准它就是一口。它没有咬着，因为它的鼻子太大，而蛇身又紧贴着地面和墙板构成的直角。当蛇尾掉过来时，它又咬了一口。这一次它咬住了，并且把蛇拖出来十八英寸之多。砰！砰！女人的棍子打在地上。鳄鱼又往外拖，砰！砰！鳄鱼又拖了一次，它把蛇全拖出来了，那是一条黑蛇，足有五英尺长。黑蛇昂起头，想要反扑，但鳄鱼紧紧咬住它的喉咙。
([澳]劳森：《赶羊人的妻子》 《劳森短篇小说集》第61—62页)

这狗熊在十三个月以前，在院中跑来跑去，十分安静，和蔼如狗，钻进厨房，后腿站立住，求面包吃，轻声鸣叫，闪着可笑的眼睛。它很可笑，性善，也能了解善。大家全都爱它，尼基大服伺它，给它梳理一团团浓厚的堆在一起的毛，带它到河里去洗澡，因此狗熊也爱上了他，当尼基大到什么地方出去时，这野兽会抬着头，惊慌地嗅闻着空气，一面吼叫，一面在院中跑着，推门到办事室去，保育人的屋中去，屡次打破窗上的玻璃，压坏窗框。娜泰里亚爱用小麦面包涂上糖蜜喂它，它自己学会了把面包泡浸在糖蜜的杯子里，快乐地吼叫着，摇摆着茸毛的腿，把面包塞进玫瑰色的、尖牙的嘴里，舐着粘涎的、蜜甜的脚掌，它的善良的小眼快乐地闪光，头撞娜泰里亚的膝盖，引她和它游戏。同这可爱的野兽是可以说话的，它已经有点明白了。 ([苏]高尔基：《家事》第65页)

刺猬急急忙忙地顺着一条田鼠的脚印往前移动，把象猪头一样的小脸低垂下去，嘴里哼哧着，用有刺的脊背撞着干艾蒿的茎子。这只刺

鹿子的体内还有着生命，只要听见树叶细微的沙沙声，它就会竖起耳朵，灵巧地跳跃着跑开。……它的身躯多么优美，眼睛多么可爱，毛色多么漂亮啊！它那悸动的心曾经激起了幸福的涟漪，而当它轻盈地跳跃时，我们的心似乎也随着跳跃。它的跳跃仿佛散发着生命的气息，就象花朵散发出阵阵的芳香一样。（〔印〕普列姆昌德：《戈丹》第 135 页）

（4） 鸟 雀

乌 鸦

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骇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鲁迅：《药》《呐喊》第 44—45 页）

两三只饥鸦正在忙着啄食砂滩上的一个黑色的胀胖的东西，可能是一只死狗。每当波浪冲过来，它们就飞高几尺在空中翱翔，但它们还伸出脚爪对准了它们的狩获品，仿佛有看不见的绳索把它们联系着似的。海水退落之后，它们又翩然下降，把头埋进了那具腐臭的尸体，但它们还是张开了翅膀，准备在下一次波浪冲到以前飞起。这样的动作屡次重复着，竟象钟摆一样的规则。（〔丹〕尼克索：《征服者贝莱》第一卷 1 页）

这是翅膀搧动的声音。

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件只有在坟地和荒野里才会发生的怪事：飞来了一大群乌鸦。

许多飞动的黑点刺进云层，穿过浓雾，黑压压的混在一起，越来越

好象霞光彩色的瀑布一样。（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144页）

对对的麻雀，瞪着圆圆的小眼睛，啄着冷凌凌的冰柱的空隙，嗖嗖地从屋檐底下的窠里飞出来，踏在屋顶两头的砖瓦上，高叫几声，看人们几眼，就撒开翅膀，用嘴去啄肚底下的羽毛，不一会，就又呼唤着飞去。于是，几颗白净的小羽毛就飘落下来。（冯德英：《苦菜花》第134页）

麻雀在野玫瑰丛中跳来跳去。其中一只跳跃到离我两尺远的地上，两次假装用力啄着地面，并且快乐地吱吱叫着，从花丛里飞走了，弄得枝叶飒飒作响。另一只也跳到地上，翘翘尾巴，回头望望，也吱吱叫着，跟着那一只箭也似地飞掉了。（〔俄〕列夫·托尔斯泰：《暴风雪》《暴风雪》第275页）

草丛里有许多麻雀在跳动嬉戏。这些麻雀，总是栖息在老铁匠铺的屋檐下，即使到了冬天也不飞走。它们一刻不停地唧唧喳喳聒噪着，仿佛有意在响应铁锤和铁砧的生动面响亮的叮当声。（〔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145页）

喜鹊

窗外风吹得电线咝咝的响；系在木棚上的一匹马的背脊上，有一只喜鹊斜在一边的走着，面且在啄什么东西。风吹乱了喜鹊的尾巴，使它飞起，但是一会儿又落到了这匹衰老的、消瘦的、无感觉的马的背上，而且用它那贪欲的眼睛，胜利的向四周围望着。（〔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6页）

一只翅膀被碎的喜鹊在阶沿上一纵一跳，从门房那边过来，停在小店门外的第一级上望着鞋匠。他便停下工作，不是装着甜蜜的声音向它说些野话，使是哼《国际歌》。它仰着嘴巴，俨然的听着，又好象向他行礼一般，不时做一个望前扑的姿势，笨拙的拍拍翅膀，让自己站稳一

些；然后忽然掉过头去，不等对方把一句话说完，便飞到路旁一张凳子的靠背上，瞪着街坊上的狗。（〔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 44 页）

鸽 子

悬在房梁的苇帘上，忽然发出急剧的咕咕声，杨晓冬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发现两只鸽子。一只是银灰头、白翅膀、黑尾巴，另一只是黄褐头、花翅膀。灯光映照着它们发亮的身躯，翅膀彩霞闪耀，头顶冒出火光，探出脑袋，瞪圆眼睛，惊讶地凝视三人。（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 52 页）

常常会有一只鸽子飞到小屋的窗台上，寻找那个可怜女人用手——用那双带着看护兵的爱情的汗味的手搓碎的面包屑。

过去，在中学里，鸽子是快乐之鸟，它昂首挺胸地歇在女神们和诗人们的肩膀上。这儿的鸽子却对着一个野鸡的玻璃窗摆首弄姿，在玻璃上磨嘴。（〔法〕德勒·瓦莱斯：《起义者》第 20—21 页）

鸟翅膀的拍击声又响起来了。从这座山的上空，从屋顶和一个孩子的头上，飞来了一些鸽子；它们在苍然的高空里结成了一群，象一个整体似的忽隐忽现。它们如同一大片布，在自己卷起的一阵风中飘扬，转眼就到了她的耳边。……它们都是乳白色的，很匀净，用蚯蚓般淡红的脚走来走去，每一只身上的斑纹都和其他的稍许有点不同，每一只都发出一种和人一般柔和的声音。（〔美〕韦尔蒂：《乐观者的女儿》第 112 页）

鹦 鹉

不防廊下的鹦哥，见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倒吓了一跳。因说道："你作死呢，又撞了我一头灰！"那鹦哥又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沏茶来，姑娘来了！"

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鹦哥便长叹一

声，竟大似黛玉素日呼唤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418页）

晚香楼门前屋檐下果然挂了一只绿毛红嘴的鹦鹉……

鹦鹉看见人，便嘎的一声从架上扑下来。但是它的脚被链子拴住了，它飞不开。它扑了两三下，叫了两三声，依旧飞回架上去。它望着下面的人，在架上跳了两跳，忽然伸起颈子很清脆地叫道："春香，客来了，装烟倒茶。"

……

"绮霞，绮——霞，"淑英和琴都还没有开口，淑华却插入来教鹦鹉念绮霞的名字。她教了好几次，鹦鹉却完全不理她。她气得转过背，刚刚走下石阶，鹦鹉又在后面叫起来："春香，客来了，装烟，倒茶。客走了……"

众人又是一笑。淑华更加生气了，她回转身子骂了一句，把手一扬，鹦鹉惊叫一声，又把翅膀扑了两下。（巴金：《春》第57页）

……在树林的浓密树叶底下，一大群鹦鹉在树枝间飞来飞去，只要细心地教育它们，便可以说人类的语言了。目前它们只是陪着所有各种颜色的雄鹦鹉，叽叽喳喳说个不休；有神气严肃的五彩鹦鹉，好象在思考些哲学问题；有大红色的赤鹦鹉，在飞时作响声的加罗西鹦鹉中间，好象一块随风飘荡的红纱；有染上最美的天蓝色的巴布亚鹦鹉，以及各种各样的美丽可爱的飞禽……（〔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197—198页）

在这贸易风期内的晴和的天气，水兵们都睡在帆阴，玩着他们的鹦鹉，使得它们奔走起来。（在他们刚刚经过的这新加坡地方，有人将种种养驯的动物卖给过路的水兵。）

他们都选中了一些在鸟类的嘴脸上有着几分可爱的稚气的初生的鹦鹉；它们还没有尾巴，可是已经现出绿色了。啊！一种动人的绿色啊！爸爸和妈妈是绿的；于是它们虽是很小很小，也不知不觉地继承了

这种颜色。被放在船上那异常清洁的甲板上的它们，好象是一些由热带的树上落下的新鲜的叶子。

有时人们将它们大家集在一块；于是它们便很有趣地互相窥望着；把颈项向四面八方回转着，好象彼此要从各方面加以检查一样。它们起初借着一种可笑的小小的摇摆，象跛脚一样走着，但忽然很快地跑去，急急忙忙地，不知要往什么地方；其中也有因此跌倒的。（〔法〕罗逖：《冰岛渔夫》第 107—108 页）

鹰 隼

我们两人同时看见河心的上空，有一只老鹰张着翅膀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地停着，初看去，仿佛是站在一根细细的铁丝上面，其实是站在空气里。几秒钟以后，它飞走了。（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重放的鲜花》第 9 页）

一只鸢鹰贴近地面飞翔，均匀的搧动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空洞无聊似的，然后拍起翅膀，箭也似的飞过草原，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飞，它需要什么。（〔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 156 页）

在夏天傍晚的落日的光辉里，一只草原的鹰，从坟顶上的浮云下面飞来。它的翅膀鸣鸣的响着，它落在坟墓上，拙笨的跳了两步，于是停下来，用它那弯曲的嘴，清理它那扇子一样的展开着的褐色的翼，它满蔽着绣色的毛羽的前胸。于是它沉沉欲睡的不动了，它的头垂着，它的琥珀色的、有着黑圈的眼睛，凝望着永远青色的天空。好象一块矿石，这只一动不动的、黄褐色的飞鹰，在它的夜猎之前休息着。子是轻轻的突然离开地面，飞了开去。在日落以前，它的凛然的翼的灰色的阴影，会一次又一次的在草原掠过。（〔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 404 页）

那庞大的鸟越来越近，有时盘旋，有时象一个抛在空中的物体，急

飞出去有一百沙绳远的时候，又飞了下来，还是不断地扇动着翅膀，但是又似乎停在原处不动了。翅膀的蓬松的羽毛看上去就象沸腾的开水似的，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在各种草织成的绿色背景上，象一道白光似的最后闪了一次，消失了；雁不见了，被草吞没了。

到处都可以听到公雁的热情的"吱儿吱儿"叫唤声。葛利高里在旗尔河沿岸离开大道几步远的土坡顶上，骑在马上看见了一片大雁交尾的地方：平平正正的一圈土地，直径有一阿尔申半，已经被那些为了母雁而斗争的公雁的爪子给踏得结结实实。交尾场里面连一根小草茎都没有；场上只有一层一层平铺着的灰色尘沙，上面布满了十字形的爪印，还有四周的干蓬蒿和苦艾的茎子上挂着些有浅色花纹的、里面是粉红色的雁毛，这都是在斗争中从那些参加战斗的公雁的脊背和尾巴骨上掸下来的。不远的地方，从窝里跳出来一只很难看的灰色母雁。它象一个小老太婆似的驼着背，迅速地捯动着两条腿，在去年的干枯的木樨丛下面跑过，犹豫不决地抬了抬翅膀，隐藏到里面去了。（〔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1375—1376页）

再远一点，在一个山坡上，有一只很大的野雁在走着，守卫着正在孵卵的他的配偶。坡一种不能克服的性欲侵袭着，他把他那有着锈色和亚麻色的衬里的、短短的、红色的尾巴，象扇子一样的展开，他张开他的两翼，用它们擦着干燥的地面，把那羽根上饰着蔷薇色的绒毛的毛羽撒落了下来。（〔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409页）

啄木鸟

原来行者在他耳根后，句句儿听着哩；忍不住，飞将起来，又捉弄他一捉弄。又摇身一变，变作个啄木虫儿。但见，

铁嘴尖尖红溜，翠翎艳艳光明。一双钢爪利如钉，腹锭何妨林静。最爱枯槎朽烂，偏嫌老树伶仃。圆睛决尾性丢灵，辟剥之声堪听。

这虫鹭不大不小，上秤称，只有二三两重。红铜嘴，黑铁脚，刷剌的一翅飞下来。（吴承恩：《西游记》第412页）

木后面，有红光一闪；鸟好象箭一般落下，随后又向上奋飞。又发出红色的闪光和一发枪声，于是搏动着翅膀好象竭力想要继续留在空中一样，鸟停留了一刹那，就泼刺一声落在泥地上。（〔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239页）

这当儿，一只秧鸡受了旋风的惊吓，不知道出了甚么事，从草地里飞起来。它不跟所有的鸟一样逆着风飞，而是顺着风飞，因此它的羽毛蓬蓬松松，全身膨胀得象母鸡那么大，样子很愤怒，很威武。只有那些在草原上衰老，习惯了草原上种种纷扰的乌鸦，才镇静的在青草上飞翔，或者冷冷淡淡，甚么也不在心上，用它们的粗嘴啄着坚硬的土地。（〔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171页）

一群黄雀落到一个山楂树丛里，这个树丛沉浸在阳光里。黄雀喜欢太阳，就叫得更欢了。从它们的神态来看，它们类似一群顽皮的小学生。一只贪婪的、恋家的伯劳鸟迟迟不飞到暖和的地方去，却立在一丛野蔷薇的柔韧的枝子上，用嘴理顺翅膀上的毛，睁着黑色的眼睛敏锐地寻觅它要捕捉的东西。它象百灵鸟似的往上一飞，捉到一只丸花蜂，就小心地把这只蜂插在一根树刺上，然后重新在枝子上立定，不住转动它那狡猾的灰色小脑袋。松雀这种机警的鸟，不出声地飞过去了；我贪婪地渴望着捉到的就是它，要能捉到它，那多好呀！有一只离群的灰雀停在一棵赤杨树上，浑身通红，神态尊严，象是一个将军；它摇着它的黑嘴，生气地叫着。（〔苏〕高尔基：《人间》第142—143页）

鸟雀的狡猾惹得我发笑。一只天蓝色的山雀专心而仔细地瞅着我的一个捕鸟器，明白这个东西对它有危险，它就侧着身子走过去，动作灵活而且毫无危险地从捕鸟器的那些小棍之间伸进嘴去，把麦粒叼走了。这些山雀是很聪明的，可是它们的好奇心太重，这就把它们毁了。那些神态尊严的灰雀却有点笨，它们成群地钻进网子里来，好比吃饱的小市民涌进教堂里去一样。每逢它们被捉住，它们往往感到很惊讶，瞪起眼睛，伸出它们的粗大的嘴来啄人的手指头。交喙鸟总是又沉着又

里，曾经亲眼见过奇伟可怕、难以想象的景象；曾经在北极光的闪光下，亲眼见过冰山的崩裂、雪山的滑动；曾经叫狂风暴雨和翻天覆地的洄漩痉挛把眼睛弄得半阴半瞎；它们的面目仍旧还保留着饱尝那种风光的神气。（〔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392—393页）

……鸟儿开始啾鸣。起初是一只画眉，它的歌声清越而爽朗，在汩汩流水之上飘过。过了一会儿，藏在我们背后林子里的鸟儿应和着唱起来，四下的沉寂顿时化作一片嘈杂的鸟语。鸟儿的歌声尾随我们步入山谷；白色花瓣的清香一路伴着我们。这儿简直象个魔境，我不禁一怔。我没想到一切竟是如此之美。（〔英〕杜穆里埃，《吕蓓卡》第145页）

（5）鱼贝

鲨鱼

海面非常清明；鲨鱼在海面上迅速地游来游去，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它忽而沉入水底，忽而飞跃前进，矫健惊人。孟格尔分别发出命令。水手们把一条粗绳从右舷栏上扔下海去，末端系着一个大钩，钩上穿着一厚块腊肉。那鲨鱼虽然还远在五十码以外，就闻到那块送给它杀馋的香饵了。它迅速地游近游船。大家看到它那灰黑色的双鳍猛烈地打着波浪，尾巴保持着全身的平衡，沿着笔直的一条路线前进。它一面向前游，一面瞪着两个突出的大眼睛，欲火仿佛在眼里燃烧着；翻身时，张开的两颚显出四排白牙。它的头很宽，好象一把双头铁锤安在一个长柄上。（〔法〕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2—3页）

那天晚上，大尝鲸肉筵席的，可不光是斯塔布一个人。跟斯塔布自己的咀嚼声交混在一起的，还有成千上万的鲨鱼的嘬嘴声，它们都紧围着这条死鲸，在巴嗒巴嗒地饱尝它的肥肉。几个睡在舱里床铺上的人，时常被它们那尾巴敲击着船身的刺耳的拍拍声惊醒过来，因为隔开睡

觉的人们的心胸只不过几时之遥。如果靠船舷瞧一瞧，就可以看到它们（在没有听到它们那声音之前）在那阴森、漆黑的水里翻滚着。它们把身子仰天一翻就剜出了一块跟人头一般大小的鲸肉。（〔美〕麦尔维尔：《白鲸》第429页）

这是一条巨大的鲭鲨，生来就游得跟海里速度最快的鱼一般快。它周身的一切都美，只除了上下腭。它的脊背蓝蓝的象是旗鱼的脊背，肚子是银白色的，皮是光滑的，漂亮的。它生得跟旗鱼一样，不同的是它那巨大的两腭，游得快的时候它的两腭是紧闭起来的。它在水面下游，高耸的脊鳍象刀子似的一动也不动地插在水里。在它紧闭的双嘴唇里，它的八排牙齿全部向内倾斜着。跟寻常大多数鲨鱼不同，它的牙齿不是角锥形的，象爪子一样缩在一起的时候，形状就如同人的手指头。那些牙齿几乎跟老头儿的乎指头一般长，两边都有剃刀似的锋利的口子。这种鱼天生地要吃海里一切的鱼，尽管那些鱼游得那么快，身子那么强，战斗的武器那么好，以至于没有别的任何的敌手。（〔美〕海明威：《老人与海》第77页）

鲸 鱼

嗳哟！紧靠在我们的后边，在不到二百四十呎的地方，一只巨大的抹香鲸正躺在海里滚来滚去，真象一只翻了身的快速舰壳，它那阔大而黑油油的背脊象一面镜子在阳光里闪烁着。可是，它懒洋洋地起伏在浪沟里，时不时沉着地喷出它那迷蒙蒙的喷水，这条鲸的样子就象一个肥胖的市民，在炎热的午后吸着它的烟斗。（〔美〕麦尔维尔：《白鲸》第416页）

突然间，在他们周围的海面慢慢地激起许多大水圈来；接着又迅速地往上一冒，象是打斜里涌出一块沉在水里的冰块，嗖地腾到水面上来。于是听到一阵低沉的隆隆声；一阵水底里发出来的唔唔声；这时大家都屏声息气；一只巨大的形体好象里里拉拉地拖着许多绳索、鱼叉和鱼枪，笔直而微倒地打海里射了出来。它蒙在一阵低垂的雾障中，在虹

跟诺第留斯号走的相同。它那海色的呆呆的巨大眼睛盯视着。它的八只胳膊，不如说八只脚，长在它脑袋上，因此这种动物得了头足类的名称，发展得很长，有它身躯的双倍那样长，伸缩摆动，象疯妇人的头发那样乱飘。我们清楚地看见那排列在它触须里面、作半球形圆盖的二百五十个吸盘。这些吸盘有时贴在客厅的玻璃上，中间成真空。这怪东西的嘴——骨质的嘴，生成象鹦鹉的一样——垂直的或开或合。它的骨质的舌头本身有几排尖利的牙，颤抖着露出那一幅真正的大铁钳。大自然是怎样离奇古怪啊！在软体上有一个鸟嘴！它的身躯作纺锤形，中腰膨胀，形成一大肉块，重量不下二万至二万五千公斤。它身上的不定的颜色随着这怪东西的激动，极端迅速的改变着，从灰白色陆续变为红褐色。（〔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452页）

海 豚

海堤近旁，两个海豚，象生铁铸的轮子，一前一后上下翻滚。它们从滚圆的背脊上喷射出亮晶晶的水花，灼痛了人的眼睛。（〔苏〕革拉特珂夫：《水泥》第270页）

忽然，离船头不过几十尺远的海上，一条大鱼——一条巨大的海豚，跃出水面，随即头向下钻进水去，不见了。……不到几秒钟，果然它又出现了，象一个机械玩具似的跳了起来。它钻进水去，又钻出来；后来来了两条、三条、六条，它们在船身周围跳跃着，象是护送它们的弟兄——这条铁鳍木身的大怪鱼。有时它们游向船的左舷，有时又出现在右舷，忽而成群，忽而一条跟着一条，仿佛是在游戏，在追逐作乐，它们会猛然跳起，飞向空中，划成一道弧线，然后又一条接着一条地没入水中。（〔法〕莫泊桑：《一生》第59—60页）

贝 类

在浪涛不常袭击的小湾里，可以看见海胆的巢穴。这种遍身有刺的贝壳动物，真象一个个活的皮球，在自己的尖刺上滚动，身上的甲胄是千万片细骨精工焊接起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海胆又叫做"亚里斯多

下册目次

人物部

一 肖像类

(1)著名典型人物肖像…… 429
(2)贯穿肖像…… 440
(3)整体肖像…… 445
〔儿童〕…… 445
〔青年〕…… 447
〔少女〕…… 450
〔妇女〕…… 466
〔老人〕…… 472
〔劳动者〕…… 475
〔奴仆〕…… 480
〔职员〕…… 483
〔军士〕…… 485
〔官吏〕…… 489
〔绅士〕…… 494
〔贵族〕…… 497
〔老板〕…… 500
〔教徒〕…… 501
〔流浪者〕…… 504
〔艺人〕…… 507
〔舞妓〕…… 509
〔荡妇〕…… 511
〔酒鬼〕…… 514
〔罪犯〕…… 516
〔畸形〕…… 518
〔尸体〕…… 520
〔神怪〕…… 523
(4)局部刻划…… 524
〔头发〕…… 524
〔眼睛〕…… 526
〔鼻子〕…… 530
〔口齿〕…… 530
〔胡须〕…… 531
〔面部〕…… 533
〔手〕…… 540
〔臂〕…… 542
〔声音〕…… 542
〔其它〕…… 543
(5)服饰…… 545

二 表情类

(1)爱慕…… 553
(2)喜悦…… 554
(3)欢笑…… 555
(4)羞赧…… 556
(5)抑郁…… 557
(6)痛苦…… 559
(7)哭泣…… 561
(8)尴尬…… 562
(9)慌乱…… 563
(10)愤怒…… 564
(11)得意…… 565
(12)谄媚…… 566
(13)贪婪…… 567
(14)阴险…… 568
(15)变幻…… 568
(16)弥留…… 570
(17)其它…… 572

三 心理类

(1)初恋…… 575
(2)热恋…… 578
(3)单恋…… 581
(4)失恋…… 582
(5)欢愉…… 585
(6)惬意…… 587
(7)自得…… 589
(8)狂喜…… 591
(9)羞涩…… 592
(10)希冀…… 593
(11)幻想…… 597
(12)幻觉…… 599
(13)梦境…… 604
(14)矛盾…… 609
(15)苦闷…… 613
(16)痛苦…… 616
(17)怨恨…… 619
(18)寂寞…… 622
(19)懊悔…… 624
(20)犹豫…… 626
(21)惊疑…… 629
(22)惶恐…… 631
(23)恐惧…… 635
(24)嫉妒…… 639
(25)欲望…… 641
(26)麻木…… 643
(27)绝望…… 645
(28)变态…… 646
(29)垂死…… 648
(30)综合…… 654

一 天文类

(1) 日

朝 阳

正月里的一个清冷的黑早，太阳还没有出来，东方山后的天上，几片浓云的薄如轻绡的边际，衬上了浅红的霞彩；过了一阵，山峰映红了，又停一会，火样的圆轮从湛蓝的天海涌出了半边，慢慢地完全显露了它的庞大的金身，通红的火焰照彻了大地；红光又逐渐地化为了纯白的强光。白天开始了。（周立波：《山乡巨变》下册第1页）

第四天清晨，风消雪停，东方的一轮淡淡的灰色太阳，疲乏地挂在天空，好象它也被这狂风暴雪打击得精疲力尽，夺去了它无限的热量。它对着大地也是冷冷淡淡的没有神气，无精打采。整个的山林被酷寒的威严吓的寂静无声。只有天空剩下的雪粉碎末，象霜渣一般下落，它遮蔽着太阳的光芒。（曲波：《林海雪原》第400页）

太阳刚从东山露出脸，射出道道的强烈金光，象是在大声地欢笑，藐视那层淡雾的不堪一击。蔚蓝色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越发显得它的深邃无边。（冯德英：《苦菜花》第183页）

远处，在草场尽头的树林后面，光芒四射的太阳不慌不忙地升上来，在树林的黑色树顶上燃起了火焰。然后，一种奇怪的、激动人心的活动开始：草场上的雾气越来越快地往上升，由阳光照成一片银白色。这以后，地面上就耸起灌木丛、树木、干草垛。草场仿佛在阳光下溶化，

向四面八方流去，颜色金黄而带点暗红。这时候，阳光接近岸边的、平静无波的河水了，于是整条河都好象在活动，所有的水都涌到太阳照着的地方来。太阳越升越高了，它欢欢喜喜，祝福一切，晒暖光秃而冻僵的大地，大地就发散出秋天的甜香。清澈的空气使得大地广漠无垠，把它无限地扩展开去。一切都在往远方飘去，而且在召唤人们也到大地的蓝色边沿上去。我在这个地方看见太阳升起过十多次，每一次在我的面前总是诞生一个新的世界，充满新奇的美丽……（〔苏〕高尔基：《人间》第147页）

翻腾着的紫红的朝霞，半掩在白杨树的大路后面，向着苏醒的大地投射出万紫千红的光芒。

逐渐，拨开耀眼的云彩，太阳象火球一般出现了，把火一样的红光倾泻到树木上、平原上、海洋上和整个大地上。（〔法〕莫泊桑：《一生》第14页）

太阳因为有雾气的关系，显得不同寻常，好象一个人，有五官，能感觉；想要把他表现得恰当，总得用男性代名词才成。他现在的面目既是那样，再加上一片大地上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这就立刻叫我们明白了古代崇拜太阳的缘故。……这个光芒四射的物体简直就是一个活东西，有金黄的头发，有和蔼的目光，神采焕发，仿佛上帝，正在年富力强的当儿，看着下面包罗万象的世界，觉得那儿满是有趣味的事物。（〔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119页）

骄阳

不过，毕竟是十点钟了，太阳的热力已经烤透了这饱和着水分的铅色的大气层，现在人们就跟在炙热的铅板下边差不多。油汗淫淫，满头满脸腻出来，可又立即塞住了毛孔。

死白色的沙滩也是热腾腾的。一脚下去，就有一股辛辣的气味直扑鼻孔。小摊上的食物全蒙着一层看不见的细沙，手指摸上去总觉得不对劲儿。（茅盾：《一个够程度的人》《茅盾文集》第八卷372页）

后，蹲在地下，霎着眼睛，望着从钥匙洞和门缝里渗进来的阳光，急于想溜到外面去取暖。圈在马厩里面那些高贵一点的动物，静静地立在木栏后面，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摇动着的枝叶，凝视着从小窗户里透进来的阳光，眼里闪出老树林来；然后不耐烦地践踏着它们自己粪出来的路窝——于是又停下，又凝视。在监牢里面的人们伸展他们那被桎梏着的冰冷四肢，咒骂着晴天不能温暖过来的石地。夜间睡眠的花睁开了温柔的眼睛，抬起头来望着白昼。到处都是成为造物之心的光辉，万物都承认了它的伟大力量。（〔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141页）

两片小小的阳光点子，一片在墨水台上，一片在银镜框上，也在闹着玩儿。乖乖小圆点子。尤其是墨水台上那片，暖暖的，就象温暖的小银星星。（〔英〕曼斯菲尔德：《园会》《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138页）

（2）月

新月

一弯新月高高地挂在天空，在水面上投下淡淡的银光，增加了水上的凉意。对面的晚香楼冷清清地耸立在银光下面，楼前是一片白灿灿的花朵。还有山、石壁、桃树、柳树，各有各的颜色和形态，在银白的月光下，似乎都含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巴金：《家》第180页）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月牙。蝙蝠专会在那条光儿底下穿过来穿过去，象银线上穿着个大菱角，极快的又掉到暗处去。我越可怜妈妈，便越爱这个月牙，因为看着它，使我心中痛快一点。它在夏天更可爱，它老有那么点凉气，象一条冰似的。我爱它给地上的那点小影子，一会儿就没了；迷迷糊糊的不甚清楚，及至影子没了，地上就特别的黑，星也特别的亮，花也特别的香——我们的邻居有许多花木，那棵高高的洋槐总

把花儿落到我们这边来，象一层雪似的。（老舍：《月牙儿》《老舍短篇小说选》第 131—132 页）

一个春天的月牙在天上挂着。我看出它的美来。天是暗蓝的，没有一点云。那个月牙清亮而温柔，把一些软光儿轻轻送到柳枝上。院中有点小风，带着南边的花香，把柳条的影子吹到墙角有光的地方来，又吹到无光的地方去；光不强，影儿不重，风微微地吹，都是温柔，什么都有点睡意，可又要轻软地活动着。月牙下边，柳梢上面，有一对星儿好象微笑的仙女的眼，逗着那歪歪的月牙和那轻摆的柳枝。墙那边有棵什么树，开满了白花，月的微光把这团雪照成一半儿白亮，一半儿略带灰影，显出难以想到的纯净。（老舍：《月牙儿》《老舍短篇小说选》第 140—141 页）

晚上的月亮非常好，她挂在中天，虽说还只有半边，离团圆还远，但她一样地把柔和清澈的光辉洒遍了人间。清溪乡的山峰、竹木、田塍、屋宇、篱笆和草垛，通通蒙在一望无涯的洁白朦胧的轻纱薄绡里，显得缥渺、神秘而绮丽。（周立波：《山乡巨变》上册第 196 页）

月牙儿，象把流子挂在半空。人们都说月亮是位最善良、最好伤心和最易受感动的姑娘。谁有什么不幸和哀愁，她总是怜悯地注视着你，有时还会流下泪来！想必她这时是不忍心去看那不幸的人们吧，所以才掩住半个脸儿；但她那朦胧的淡光，还是同情地从窗户棂间射进来。黑暗的屋子，也变得灰白起来。（冯德英：《苦菜花》第 273 页）

满 月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云，仿佛有谁将粉笔洗在笔洗里似的摇曳。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象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鲁迅：《白光》《呐喊》第 171—172 页）

前面逐渐亮起来。他们突然到了湖滨。一片白亮亮的水横在前面，水面尽是月光，成了光闪闪的一片。团团的圆月在水面上浮沉，时而被微微在动荡的水波弄成椭圆形……

……忽然一块石子落进了水里，把那一轮明月冲散了，成了一个大圈。月亮虽然很快地就恢复原样，但是水面的圈依旧留着，而且逐渐扩大以至于无。（巴金，《家》第 160—161 页）

湖水静静地横在下面。水底现出一个蓝天和一轮皓月。天空嵌着鱼鳞似的一片一片的白云。水面浮起一道月光，月光不停地流动。对面是繁密的绿树，树后隐约地现出来假山和屋脊。这一切都静静地睡了。树丛中只露出几点星子似的灯光。湖水载着月光向前流去。但是琴的眼光被拦住了：两边高的山石遮掩了湖水，仿佛那里就是湖水的界限。（巴金，《秋》第 92 页）

这里，谁也不知道月球是什么——大家都唤它月亮就是。它睁大着眼睛，和蔼地望着村庄和田野，极象一只擦亮的铜盘。

诗人如果以多情的眼睛去凝视它，那是白费心思，它会象圆脸的乡下姑娘回望城市登徒子的热烈而含情的顾盼一样质朴地回望这诗人。（〔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 120 页）

而在如镜的水琉璃中央，映照着月亮的清影。水中的月儿在呼吸，在神经质地颤抖、瑟缩。它似乎生活得很痛苦和不安。但在高空，另一个圆润、清晰和庄严、安详的月亮却望着受苦的水中月，一点也不象要暗淡下去的样子。（〔苏〕田德里亚科夫，《月蚀》第 6 页）

草原尽头，月亮就地升起，又圆又红，很快上到白杨树的枝叶当中；这些枝叶仿佛一面有破口的黑幕，左遮遮，右露露。月亮最后升到冷清清的天空，白晃晃一片晶莹，放慢脚步，朝河面撒下一个大点子，变成万千星宿。这道银光好似一条无头蛇，遍体明鳞，盘来盘去，一直盘到河底，又好似一枝其大无比的烛蜡台，点点滴滴，流下不可胜计的金刚石

颗粒。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 195 页）

他倚着的大门变得灰白起来，一种白蒙蒙的淡光掠过他而浸入浅蓝的黑暗中。月亮出来了！他恰恰看见它升在后面的河岸上空；红红的，几乎是圆的——一个奇怪的月亮！ （〔英〕高尔斯华绥：《苹果树》第 51—52 页）

残 月

月亮依然残缺着悬在浦东的夜空，橙红的颜色已渐渐转苍白了。月光照在水面上亮晶晶地，黄浦江的昏水在夜中也好象变成了青色一般。江心有几只游船，满饰着灯彩，在打铜器，放花炮，游来游去地回转，想来大约是敬月的了。啊，这点古风万不想在这上海市上也还保存着，但可怜吃月的天狗，才就是我们坐着望月的地球，我们地球上的狗类真多，铜鼓的震动，花炮的威胁，又何能济事呢？ （郭沫若：《月蚀》《沫若文集》第五卷 34 页）

半轮斜挂着的下弦月亮完全是惨白的，在天空中显出没有气力的神情，并且象是衰弱得不能走动，只在天上待着。它也是受到拘束的，被天空的肃杀之气麻木了的，向人间散布一种枯涩暗淡的光，它那种在每次月望以后散给我们的了无生气的灰色微光。 （〔法〕莫泊桑：《爱情》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 353 页）

月 光

月光洒满了这园庭，远处的树林，顶上敷着银色的光华，林里供出浓厚的黑影，寂静严肃的压在那里。喷水池的喷水，池里的微波，都反射着皎洁的月色，在那里荡漾，她脚下的绿茵和近旁的花草也被了月光，柔软无声的在受她的践踏。 （都达夫：《秋河》 《达夫全集》第三卷 160—161 页）

六月的月色，在欢乐和忧愁里扑落下来，包围了东山坞。

梢上，搭在房檐上，铺在街道上，薄薄的一层；接触到这种光辉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雅致，那么幽静，那么安详…… （浩然：《艳阳天》第732页）

在海的上空，小小的星星一个接着一个鲜明地亮了起来。星星是这样地纯洁，这样新鲜，它们好象是昨天才做出来点缀天鹅绒一般的南方天空的。（〔苏〕高尔基：《叶美良·彼里雅依》《高尔基短篇小说选》第30页）

严肃的高空没有一点儿云雾，满是星星，人竟可以说星星的光因为下冻都变成了淡淡的，它绝不象火点儿样的闪烁，而象是好些冰球，好些发光的结晶体。（〔法〕莫泊桑：《半夜餐》《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250—251页）

天上的星是亮晶晶的，多得象是被人用那些光明的颗粒向着漫无限际的太空作了一次普遍的播种；下弦的月，在那些播下了的颗粒中央对着天际挂出它那个镰刀样的剪影。（〔法〕莫泊桑：《半夜餐》《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251页）

我们头上顶着青天。天上布满了星星。我们常常仰卧在木筏上，看着上面的星星，并且讨论着它们是造的呢，还是偶然冒出来的——吉木非说它们是造的，可是我认为他们是偶然冒出来的；我想如果要造那么多星星，那得费多大的工夫？吉木说，月亮可以把他们下出来；对了，这个说法似乎很有道理，所以我就不再驳他了，因为我看见过一个青蛙一次下的子，也差不多有这么许多，当然月亮也能下出那么多星星来。我们还常常看那些掉下来的星星，看着它们闪出一道亮光落下去。吉木认为它们都是变坏了，所以才由窝里扔出来。（〔美〕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第139页）

（4） 晨

绝大的一轮旭日从东面江上蒙蒙地升了起来，江面上浮漾在那里的一江朝雾，减薄了几分浓味。澄蓝的天上疏疏落落，有几处只淡洒着数方极薄的晴云，有的白得象新摘的棉花，有的微红似美妇人脸上的醉酡的颜色。一缕寒风，把江心的雾网吹开，白茫茫的水面，便露显出三两只叶样的渔船来。（郁达夫：《纸币的跳跃》《达夫全集》第六卷 55 页）

这是一个非常新鲜幽丽的早晨，阳光晒的大地镀上金色，空气是清冷而甜蜜的。田野中的青苗，好象顿然青长了几寸；桥下的河水，也悠悠地流着，流着；小鱼已经在清澈的水内活泼地争食了。（柔石：《二月》《柔石选集》第 42 页）

街道上是一片潮呼呼的露水气味，树影子渐渐的淡了，星斗渐渐的少了，天空渐渐的高了；寨子上的喇叭花顶着露珠儿开，豆荚子在微风里摇摆，菜饭的香味儿开始飘荡；本来，从每一个院子传出的拉风箱的声音很响亮，这会儿倒变得很低。（浩然：《艳阳天》第 1773 页）

太阳刚露脸的时候，我沿着小河往村里走，那么淡淡的清清的雾气，那么润润的湿湿的泥土气味，不住地扑在我的脸上，钻进我的鼻子。小河水清得一眼望到底，刚抽穗的麦子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里。早上刚下过雨，岸上到处都是浅浅的牛蹄印儿。（方之：《在桌边》《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第 140 页）

夜空开始发亮了。在东方，人们可以看见一道亮光，上边发绿色，下边是粉红色，最后成为一道金红色的光，越来越扩大。仿佛月亮正在那道亮光之前撤退。亮光愈来愈呈现出粉红色，愈来愈明亮了。露湿的、获得了一夜休息的、快乐的世界苏醒过来了。（〔波〕显克微支：《十字

军骑士》第 33—34 页）

星星依然在闪耀，可是地平线上，海和清晨却在第一缕蓝幽幽的晨曦中搂抱起来了。天空比原先更高，盐和花朵的味儿也更浓。（〔德〕雷马克：《里斯本之夜》第 133 页）

早晨美极了，太阳照耀着菩提树顶，这些树在秋天的新鲜的气息下，已经渐渐发黄了。宽广的湖面静静地在阳光下闪耀着。睡醒了的天鹅从长满湖岸的短树丛下庄严地游了出来。（〔俄〕普希金：《上尉的女儿》第 161 页）

我不记得有比那天更蔚蓝更清新的黎明了：太阳刚从苍苍的山巅后面露出来，它那最初几道光芒的温暖跟即将消逝的黑夜的清凉交流在一起，使人感到一种甜美的倦意。欢乐的曙光还没有照射到峡谷里，但它已经把我们头上两边峭壁的顶端染上黄澄澄的颜色；长在岩壁深罅里的叶子稠密的灌木，只要一阵微风吹过，就把一阵银雨撒在我们身上。（〔俄〕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 149 页）

当两位朋友到达宿所的时候，天色已经微明。太阳还没有升起，可是，空气里却已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草上也已掩盖了灰色的露水；早起的云雀在那半明半暗的云空高啭着歌喉，而在遥远的、遥远的天际，则有着一颗巨大的最后的晨星正凝视着，有如一只孤寂的眼睛。（〔俄〕屠格涅夫：《前夜》第 97 页）

这是一个明媚清新的早晨；细小的云片在浅蓝明净的天空里泛起了小小的白浪，晶莹的露珠一滴一滴地撒在草茎和树叶上，蜘蛛网上沾了露水，银子似地闪闪发光；润湿的黑土仿佛还留着玫瑰色的晨曦的余痕；百灵的歌声骤雨似地漫天落下。（〔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 278 页）

是在云雾中摇曳的岛屿。（〔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 850—851 页）

二十二日，从大清早起，灰白色的雾气就遮住了天空。雾气蒙蒙的天空上连一块云彩都没有，只有南方的顿河沿岸的山脉顶上，在日出以前，出现了些耀眼的粉红色小云片。云彩朝东方的一边好象血染的一般，闪烁着紫红色。太阳从左岸的被露水打凉的沙丘后头升上来，云彩就消逝得连影子也看不见了。秧鸡在草地上尖声鸣叫，尖翅膀的鱼鹰象一团一团的蓝色棉絮似的，落在顿河浅滩地方的水里，它们的尖利的嘴里叼着银光闪闪的小鱼，又飞到高空里去。（〔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 1420 页）

大自然使得每一个新的日子的诞生，都充满了壮丽的庄严气氛；一开头，既没有铜号，也没有鼓，没有热情洋溢、欢腾雀跃的呼声，——只有光，只有彩色，它们代替了一切。东方，夜晚的浓郁的蓝色，仿佛慢慢地浸上了水演，逐渐变成了海蓝宝石色，海蓝宝石色又变成淡蓝色的柔和的微光，笼罩着大半边地平线，把最初出现的浓郁的蓝色挤到了西边。这仿佛是长笛奏出的乐段的首句，随着，黑管也轻轻地加入到这声音里来了。

后来，在隐晦的、沉思般的蓝湛湛的底色上，洒下了最初的几滴欢乐的蛋白色的水珠，并且逐渐浮泛开来。于是出现了小号的声音。它们逐渐变得宏大，变得清朗，使玫瑰黄愈聚愈浓。天空中，那黄金色的、一路上扫荡着一切的、火焰般的箭矢似的喷泉，扇形的向上飞起。这是一千支铜号在高声齐奏，于是在锣鼓的轰隆声中，在金黄色的火焰中，出现了太阳。开头，它只在地平线上露出自己的额头和一只眼睛，好象在询问：在大地上有什么新事物，是否一切都很完好？只是在这时，它才抬起自己那灼热炫目的脸庞。

大地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呵！青仿佛悦耳的音乐般时而变成蓝色，时而变成淡紫色，时而又变成玫瑰色。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它象钻石般闪闪发光。树木的颀长的阴影愈来愈短了，沟渠里、壑谷里、车辙

里出现了透明而寒冷的淡蓝色的轻雾。（〔苏〕柯切托夫：《州委书记》第 352—353 页）

还不到日出的时候，天刚有点蒙蒙亮。那是一种美妙苍茫的时刻。在深窈微白的天空，还散布着几颗星星。地上漆黑，天上全白，野草在微微颤动，四处都笼罩在神秘的薄明中。一只云雀，仿佛和星星会合在一起了，在绝高的天际歌唱，寥廓的穹苍好象也在屏息静听这小生命为无边宇宙唱出的颂歌。在东方，格拉斯山坳映着让露青钢色的天边，显示出它的黑影；耀眼的太白星正悬在这山冈的顶上，好象是一颗从这黑暗山坳里飞出来的灵魂。（〔法〕雨果：《悲惨世界》第 1115 页）

低垂在浪头上的雾已经散了开来。在朦胧的晨曦中，又昏暗又凌乱的一大片波涛一直伸展到无限远处，下面就是看得见的景象。

天空仿佛罩着一只云作的盖；可是云层已经不再和海面接连；东边泛着一片白色，那是黎明，西边浮现另一片白色，那是将沉的月亮。这两片白色两边相对，在漆黑的海面和幽暗的天空之间的水平线上，构成两条狭长的淡白色的光带。（〔法〕雨果：《九三年》第 50 页）

这是一个九月的早晨。在一朵朵带灰色的白云中间，深蓝色的天空在几个地方闪亮着，浮云仿佛倒是底子，苍天似乎是偶然出现的东西；天边有几道绀青色的长线，可是层层迭迭，把别的象沙粒的云彩间开；在森林之上，这些色调又起了变化，转为绿色。大地，在这个盖子底下，是微温的，象一个刚起床的妇人，它散发出温柔和暖，但是粗犷的气息、种植的气息混杂到树林的气息里面。卜朗支乡敲着举告祈祷钟，钟声和林间奇怪的天籁打成一片，使寂静更觉谐和。（〔法〕巴尔扎克：《农民》第 340—341 页）

红光满天的曙色一照到苍白的四里，原野就仿佛醒过来了。高高兴兴的太阳……照着大地。草原打着寒噤，被薄雾吐出来的一层乳白色的气雾包裹着。路上有的是小景致，村子里的小钟楼，眼睛里瞥见的

的背景，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岛上一片葱绿，清晨带着浓郁的花香来临了。（〔萨尔瓦多〕阿茹埃：《捕鱼》《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第58页）

（5） 午

苦重而炎热的空气仿佛停滞了；火热的脸愁苦地等候着风，但是风不来。太阳在蓝得发暗的天空中火辣辣地照着；在我们对面的岸上，是一片黄澄澄的燕麦田，有些地方长出苦艾来，竟连一根麦穗都不动摇一下。稍低的地方，有一匹农家的马站在河里，水齐着膝，懒洋洋地在那里摇动湿淋淋的尾巴。有时在低垂的灌木底下浮出一条大鱼来，吐出泡沫，慢慢地沉到了水底，在身后留下些微波。蚱蜢在焦黄色的草里叫着；鹌鹑懒洋洋地啼着。鹞鹰平稳地在旷野上面翱翔，常常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很快地拍着翅膀，把尾巴展开成扇子形。（〔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36—37页）

菩提树下，清凉而且寂静；蝇和蜂飞到荫下时，它们的鸣声也似乎变得分外地温柔；油绿色的青草，不杂一点金黄，鲜洁可爱，一望平铺着，全无波动；修长的花茎兀立着，也不动颤，似乎已经入了迷梦；菩提树的矮枝上面悬着无数黄花的小束，也静止着，好象已经死去。每一呼吸，芬香就沁入了肺腑，而肺腑也欣然吸入芳香。远远的地方，在河流那边，直到地平线上，一切都是灿烂辉煌；不时有微风掠过，吹皱了平野，加强着光明；一层光辉的薄雾笼罩着整个田间。鸟声寂然；在酷热的正午，鸟向来是不歌唱的；可是，纺织娘的唧唧鸣声却遍于四野。听着这热烈的生之鸣奏，使得安静地坐在清幽的荫下的人们感觉着十分的愉悦，它使人们沉倦欲睡，同时，又勾引着深幻的梦想。（〔俄〕屠格涅夫：《前夜》第6—7页）

中午很热；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太阳一动不动地高悬在当顶，烧灼着青草。一丝风也没有，空气不动地凝滞着。枝头没有一声悉索，水

面没有一丝涟漪；打不破的寂静笼罩着四野和村子，仿佛万物都死尽了，从空中远远地传来响亮的人声。听得见有一只金龟子在二十沙绳以外振翅飞鸣，深草里有人尽在打鼾，仿佛是什么人倒向那里之后做起美梦来了。 （〔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131页）

六月里一个炎热的中午，整个杜布劳理诺的地主邸宅静寂得没有了一点声音。作活的和闲汉都在荫凉的地方休息。在前院的一棵大柳树荫凉底下，几条狗伸开了腿卧着，你还能听见它们困倦地用嘴扑吃苍蝇的声音。连那些树，也好象精疲力尽了似的不动地垂下了枝条。邸宅和下房的全部窗子都开得大大的。炎暑的袭来就象卷来了一阵阵蒸郁的热浪，生着短小发焦的野草的土壤象着了火。空气几乎象是一片金色的迷雾，人们于是就很难分辨出远处的事物。原来漆着灰色现在已经褪成白色的邸宅，和前边的小花园，被一条路隔在田地的另一边的桦树林子、池塘、村子和麦田，一直到村子的外围，都淹没在耀眼的闪光里。开花的菩提树香和牛圈的气味揉和在一起。听不见一声呼吸，没有一点声音。只从厨房里传来了磨刀的声音，这就说明了饭桌上一定会摆出肉了和牛排来。 （〔俄〕谢德林：《哥略夫里奥夫家族》第79页）

那正是中饭以后。这个时辰，鸡狗都在田地上、庄宅上打着盹；人都在篱笆的阴凉下，在棚屋里，或者在马车房里，正睡个小觉儿，有个小孩子，衬衫在背后结个扣，脏拳头里握着一个弄得羽毛蓬乱的麻雀，正在灰堆上安安静静打着哈欠；在个什么地方的一间草舍里，一个怀着大肚子的少妇，正在单调地唱着——她面前摆着一碗热甜酒，苍蝇在满桌子上爬，满屋子全是难闻的大蒜味道。隔着苍蝇爬满的窗口，看见的永远是那座粮仓，永远是那片黄色的公地。少妇心思沉重，拉长了歌词，在小声唱着。窗户底下，有一头猪躺在那里听她歌唱，扇动着癞皮的耳朵，驱赶恼人的苍蝇。 （〔苏〕阿·托尔斯泰：《自以为了不起的人》《阿·托尔斯泰小说选集》第一册52页）

正午有它独特的许多不可名状的哀音；此刻，一片静寂，这些声音

来越浓，渐渐和夜色混为一体，但不久，又被月亮烛成银灰色了。（冯德英：《苦菜花》第44页）

北方乡村的傍晚，当晚霞消退之后，天地间就变成了银灰色。乳白的炊烟和灰色的暮霭交融在一起，象是给墙头、屋脊、树顶和街口都罩了一层薄薄的玻璃纸，使它们变得若隐若现，飘飘荡荡，很有几分奇妙的气氛。小蠓虫开始活跃，成团地嗡嗡飞旋。布谷鸟在河边的树林子里，用哑了的嗓子鸣叫着，又不知道受了什么惊动，拖着声音，朝远处飞去……（浩然，《艳阳天》第859页）

这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分，草原上笼罩起金色的寂静，远处山峦披上晚霞的彩衣，那天边牛乳般洁白的云朵，也变得火带一般鲜红。草浪平息了，牧归的牛羊群从远方草原走来；只有那些夜间也不回返的骆驼群，还在柳林附近的湖边上游荡着……（玛拉沁夫：《花的草原》《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第620—621页）

周围一片寂静，静得凭蚊子的嗡嗡声都能听出它在什么地方飞。左边的深谷已是一片漆黑。在峡谷和我们之间，暗蓝色的峰峦重重叠叠，布满层层积雪，矗立在剩下一抹残阳的茫茫天际。星星开始在苍茫的天空中闪烁，奇怪的是我觉得它们比我们北方的星星要高得多。道路两旁竖立着一块块光滑溜的黑色岩石。雪地里偶尔露出几丛灌木，但它们的枯叶纹丝不动。在这沉沉酣睡的大自然怀抱里，听到三匹困倦的驿马的嘶声和忽高忽低的俄罗斯铃铛的响声，倒是别有风味的。（〔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6页）

这是一种类似夏天傍晚庭园中的情景，没有风，池面映着夕阳的余辉，平静得象一面金光灿烂的镜子。在树林中间，远远地现出一个小村子。露水降下来，一群家畜混合着鸣声吠声和蹄声，象音乐合奏一般，向家里走去……你们一定会衷心地发誓，一辈子再不需要比这个更美丽的景色了……这美丽的黄昏，过一个钟头便会消失了，因此更其值得

留恋。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在别人还没有厌倦之前叫他们珍惜自己，便在恰当的时候转变成黑夜。 （[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29页）

……黄昏来临了。晚霞象火焰一般燃烧，遮掩了半个天空。太阳就要落山了。附近的空气似乎特别清澈，象玻璃一样；远处笼罩着一片柔和的雾气，样子很温暖；鲜红的光辉随着露水落在不久以前还充满淡金色光线的林中旷地上；林木、丛林和高高的干草垛上，都投射出长长的影子来。……太阳落山了；一颗星在落日的火海里发白颤抖的闪光来。……这火海渐渐泛白了；天空发青了；一个个的影子逐渐消失，空气中充满了烟雾。 （[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416—417页）

星星从苍白的天空的远远的深处出现，在太阳沉下去的西方，红色的残辉尚未消尽，地平线上显得更明亮更清澈了；半圆的月亮从如泣如诉的白杨的枝叶交错的黑网里露出金黄的脸。一些树木好似狰狞的巨人站着，枝叶的罅隙好象几千百双的小眼睛，或者错叠成一堆堆密集的黑影。没有一片树叶在动着；紫丁香花和荚球花的最高枝在温暖的空气中向上伸展着，好象在探听什么。房屋成了一团黑影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红光示出点着灯火的长窗。这是温柔而平和的夜，在这平和里微微觉得秘密的热情的呼息。 （[俄]屠格涅夫，《罗亭》第131页）

太阳已没入树林后面；它射下几条微微温暖的光线，象火的带子一般贯穿整个树林，给松树的树梢涂上一片灿烂的黄金。随后光线一条一条地消失；最后的一条还留连半晌，它象一支细针似的穿透茂密的树枝；可是这一条也不见了。

万物失去了自己的形状；所有的东西最初溶成灰色的一片，随后又溶成漆黑的一片。…… （[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135页）

已经接近傍晚了，空气中有一种预报大雷雨消息的特别的闷热。太阳已经很低，白杨树的树梢也染上了一层浅红。可是在那紧紧包住

树枝的傍晚的阴影里，不动的高高的白杨树却显得更密、更高了……树上面的天也阴暗了，变成了天鹅绒的样子，好象离地面更近了似的。远远地在什么地方，有人讲话；在更远的地方，不过是在另一个方向，有人唱歌。声音都很低，却很深沉，而且也好象浸透了闷热。（〔苏〕高尔基：《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高尔基短篇小说选》第50页）

太阳慢慢地从天空落到草原的边上，它刚刚要挨到地面，马上就变成了紫色。一片红光罩住了草原，给人唤起一种苦闷的感觉，唤起一种对于在这个荒原以外的远方的模糊的渴望。于是太阳挨到了地面，懒洋洋地走进大地里面或者大地后面去了。太阳消逝之后许久，天空中还轻轻地奏着晚霞的色彩绚烂的音乐，不过它不停地在减色。温暖、静寂的黄昏来了。星星亮起来，它们在打颤，好象让地上的寂寞吓坏了似的。（〔苏〕高尔基：《因为烦闷无聊》《高尔基短篇小说选》第279页）

从玻璃里她可以看见落日——靠左，在隔壁那座房子的砖墙后面，残阳弥漫在天空中，已经融成绿色，而且还在逐渐褪逝。从这浅绿色的太空中，钻出来一颗星星，变幻着，闪烁着，仿佛刚擦过似的。下面那条狭溜溜的、雾蒙蒙的街上，所有沿路的电灯同时都亮起来，可是并不很亮，光线也不强烈。一辆汽车在近处吼叫，可以看见它顺着街道在逐渐围合的晚雾中开过去了。（〔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两姊妹》第48页）

太阳落到山冈后面去了。黄昏时候，已经割完的草原上的苦艾气味越来越强烈了，不过失去了白昼那种使人窒息的辛辣气味，变得柔和好闻了。炎热消失了。几头牛都高高兴兴地走着，夏天的道路上被牛蹄子踏起来一阵淡薄的尘土，落在道旁的驴蓟草丛上。开着紫红色小花的驴蓟象火焰似的放着红光。黄蜂在草丛上面飞舞。田鸟一声一声地叫着，往远方草原上的水池子那里飞去。（〔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1632—1633页）

周围静静的。风平息了，躲了起来；太阳也落到了雪松和红松的后面；蓝中透红的烟雾徐徐降落到地面上，仿佛是雨天熄灭了的篝火的浓烟。白昼的鸟儿停止了鸣叫，在为夜里的栖息发愁，而且已经能够听到那孤零零的夜鸟的叫声了。象傍晚和黑夜交替时常见的那样，气息显得格外刺鼻、清爽，简直到了饱和的程度，仿佛要代替阳光似的。（〔苏〕利帕托夫：《伊戈尔·萨沃维奇》第141页）

对岸的那条路沿途都是一些垒成高台的小花园。那一天白昼非常热，傍晚的景色却令人陶醉；露水滋润着萎靡的花草，没有风，四周异常宁静，空气凉爽宜人；日落之际，天空一片深红色的云霞，映照在水面上，把河水染成了蔷薇色；高台那边的树上，夜莺成群，它们的歌声此呼彼应。（〔法〕卢梭：《忏悔录》第一部 207 页）

那是一个温和而软化了的黄昏，一个使人灵肉两方面都觉舒服的黄昏。甚么都是享受和情趣。温和而芬芳的空气，满掺着野草和水草的味儿，用海洋的气息来抚慰嗅觉，用动人的甜美来抚慰心灵。……那片卷着小浪花的大海离开我们脚底下约莫有百十来公尺，于是我们张大了嘴并且展开了胸襟，畅快地呼吸新鲜空气，那阵经过洋面受到波浪的咸化再慢慢滑到我们皮肤上的新鲜空气。（〔法〕莫泊桑：《密斯哈列蒂》《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 46 页）

太阳落下去了，留下那片泥金般的回光使天空变成了玫瑰色；风平浪静的地中海还在薄暮里漾着光明，象是一片经过打磨而且渺无边际的金属。

远远地，靠右边，好些锯齿般的山峰隔着淡淡的霞光，描出了乌黑的剪影。（〔法〕莫泊桑：《幸福》《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 59 页）

黄昏已经到了，这正是水边的一个天空著色而情调柔和的寂静黄昏，一个使我们感到人生幸福的安逸黄昏。没有一点儿微风惊动树的

枝叶，吹皱塞因河的平坦清浅的水。这时气候温和并不很热，真是舒服的。塞因河两岸的可人凉气正向着晴朗的天空上腾。

太阳在远树的后面向着旁的地方走了，我们仿佛嗅得这个已入睡乡的大地的安逸，我们在空间的和平里嗅到人间的闲暇生活。（〔法〕莫泊桑：《茨威获》《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 194—195 页）

那天傍晚，温和的太阳颜色只是淡淡的。田野懒洋洋的仿佛快睡着了。各处村子上的小钟在静寂的原野里悠悠的响着。一缕缕的烟在阡陌纵横的田间缓缓上升。一片轻盈的暮霭在远处飘浮。白的雾销在潮湿的地下，等着黑夜降临时好往上升去……一条猎狗鼻子尽嗅着泥土在萝卜田里乱窜。成群的乌鸦在灰色的天空打转。（〔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 252 页）

夏日的傍晚，燕雀的狂噪穿过暮霭，在天空回绕。月夜还有蛤蟆象滚珠一样的叫声，好比浮到池塘面上的气泡。（〔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 115 页）

这时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底下，那一团红晕已经褪为淡红。上面的天空已经从青苍色渐渐变成鸭蛋一般的湖绿色，并有一种幽静的暮色暗暗向她四面围拢来。朦胧的阴影爬过了村子。那些大红的田塍和那条闪红的大路都已失去了它们的奇幻的血色，而变成平凡的褐色土了。大路的那一边，在那牧场上，有一些马儿、骡子和牛，都静静地把它们的头伸过那道篱笆，等着人来赶它们回去吃晚饭。它们并不欢喜那种黑暗的阴影，所以看见思嘉就把耳朵抖了抖，仿佛很亲视人类的伴侣似的。

在这奇异的暮色里，河旁那些本来葱翠的高松都变成了一丛丛的黑影，映在那湖绿的天空上，仿佛是一行黑色的巨人，将脚下那条黏洋洋的黄泥河水也淹没了。河对面的山顶上，本来可以看见卫家那些白色的高烟囱，现在都在四周的橡树影里隐没了，只看见远远有几点针尖一般的灯光，知道那里是有人家的。一阵潮湿的土香向她的四面袭来，而

满眼的嫩绿正在蓬蓬勃勃地向空中冲发。（〔美〕密西尔：《飘》第 32 页）

……已是黄昏时分，纽约的一切都朦胧地罩着一层淡紫色。白天里石头的热气已转为草地的凉爽，……空气甜蜜得象布满了花粉。在逐渐变暗的天空中，有颗象瓷器一样惨淡的四分之三月亮，在高耸入云的办公楼上空慢慢驶过。（〔美〕欧文·肖：《富人，穷人》第 202 页）

一天傍晚，比哈旦站在恒河岸边。远处树林上方飘着白云。河里平静的水面上一会儿燃起火花，一会儿象黑色的剑刃一样闪着寒光。比哈旦象着迷似的看着大自然色彩的变幻。他觉得，这是一个孤独的女人，把蔚蓝色的天空的回光藏在自己怀里，披散着自己浓密晶莹的波状的头发，用她透过云霞的落日最后的光线敲着他的心房，用悲哀而深沉的目光凝视着他的眼睛。（〔印〕泰戈尔：《小沙子》《泰戈尔作品集》六第 206 页）

黄昏时候的天空好象穿上了一件红袍，那沿河丛生的小树，看起来更象是镶在红袍上的黑色花边。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整天在外觅食的鸭群成群结队地回到沙滩上去，准备到一些冷清的水池里去度过黑夜的时光。成阵的乌鸦也停止鸣叫，飞回到自己的窝巢里去了。船只已全都靠岸，只有一条大船头向上游静静地停在河心，仿佛是那静止的绿色水面上的一个黑色的污点。

……西方的天边，黑夜的暗影已吞没了最后的一线晚霞的金光，在使人迷醉的月光下，坚实的土地似乎已溶成了一片浮动的云烟。（〔印〕泰戈尔：《沉船》第 96 页）

冬日黄昏的余照很快便从天空消失了。沿河的沙滩在无边的黑暗中闪着微光，好象一幅被抹去的颜色鲜艳的山水，只剩下了一片模糊的墨迹。满布寒星的无月的天空对着荒凉的河岸发出了微弱的叹息。

（〔印〕泰戈尔：《沉船》第 238—239 页）

每年到夏天这时分，傍晚的时候，一群群的母牛从小山上下来，哞哞地叫唤着，脖子上的小铃儿叮叮当当的响，都回到这古城里面来。那儿有古色古香的城河、城门、尖塔和栗树，日落时分，长长的深蓝的影子落在草地上。天上河里都是一片亮晃晃的金红色。月亮已经升起了，淡淡的庞儿恰好和落日相对。太阳在山顶上的古堡后面沉下去。黑夜忽然降临，河水的颜色越变越深。年深日久的壁垒里从窗口放出灯光，射在河水上闪闪抖动。对岸山脚下的村庄里也有灯光在静静的闪烁。（〔英〕萨克雷：《名利场》第 784 页）

那是二十四小时中最可爱的一个小时——"白天已将它炽热的火耗尽"。露水清凉地降落在喘息的平原和烤焦的山顶上。在太阳没披上华丽的云彩就朴素地沉落的地方，伸展着一片庄严的紫色，在一个小山峰上方的一点上，红宝石和炉火般的光辉正燃烧着，高高地远远地扩散开去，变得柔和再柔和，覆盖了半个天空。东方有它自己的悦目的湛蓝的美，还有它自己的谦逊的宝石，一颗徐徐升起的孤独的星；它不久就要以月亮自豪，可是现在月亮还在地平线下面。（〔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 322—323 页）

……后面是落日残照，前面是正在升起的月亮的淡淡的光辉——一个渐渐消退，另一个渐渐亮起来——这时我离开了园林，攀登上通往希刺克厉夫住所的石砌的支路。在我望得见那里之前，西边只剩下白天的一点失去光彩的琥珀色的光辉了；但是我还可以借着那明媚的月亮看到小路上每一颗石子与每一片草叶。……我的鼻孔又帮助我发现了另一件事，从那亲切的果树林中飘散在空气里有一种紫罗兰和香罗兰的香味。（〔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第 301—302 页）

浓了，远处也更朦胧。大自然好象有了什么预感，心里难过似的。（〔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235页）

温暖的月夜迎着我们飘过来。在银白色河水的尽头，隐约地现出河岸上的草场。高陡的岸上有些黄色的灯火在闪烁，象是被大地捉住的几颗星星。四周的一切都在活动，毫无倦意地颤抖，过着一种安静而又顽强的生活。（〔苏〕高尔基：《人间》第237页）

一个严寒的夜晚，妇女救济院那一带荒凉地段，全盖满了雪，在月光中，白得象一幅漫无边际的殓尸巾，稀疏的路灯把那些阴惨惨的大路和长列的黑榆树映成了红色，在周围四分之一法里以内，也许一个行人也没有，戈尔博老屋寂静、黑暗、可怕到了极点。（〔法〕雨果：《悲惨世界》第968页）

在他这个被清辉浸透的小园子里，成行的果树，在小径上映出它们那些刚刚长着绿叶子的枝柯的纤弱影子；那丛攀到他住宅墙上的肥大的金银花藤，吐出一阵阵的美妙甘芳的清气，使一种香透了的情感在这温和明朗的夜色里飘浮……

一经走到了田地里，他便停住脚步去玩赏那一整幅被这种具有爱抚意味的清光所淹没的平原，被这明空夜色的柔和情趣所浸润的平原。成群的蝈蝈不住地向空中放出它们的短促而有金属性的音调，远处的夜莺吐出它们那阵使人茫然梦想的串珠般的音乐，吐出它们那阵对着月色诱惑力而起的清脆颤动使人指望搂抱的音乐。（〔法〕莫泊桑：《月色》《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214—215页）

嫩黄的月光是柔和的，落到水里象是跟水一块儿流，水面的皱纹象是一幅闪烁的波纹织物。蛙群发出它们那阵喉亮性的短促声音。夜鸟的相唤声音在空中流过。有时一片无声的黑影掠过河面，惊动了它那幅光明的静流。（〔法〕莫泊桑：《遗产》《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106页）

星夜

初夏的夜晚，既没了春寒，炎热还要过些日子。西风从渭河上游的平原上，掠过正在扬花灌浆的麦穗，吹了过来。风把白天太阳照晒的热气，都带向晋南和豫西去了。有风的晚上，蚊子顾不得叮人。因为多数稻地没泡上水，蛤蟆的叫声也不到最厉害的时候。

多迷人的夏夜啊！放了水的稻地里，到处是星光闪闪。谈恋爱的年轻人，在这样的夜晚，院墙怎么能圈得住呢？（柳青：《创业史》第一部543页）

夜，挟着凉爽的微风，吹过滴着露珠的高粱叶，吹过哗哗作响的白杨树，吹过闪着光亮的河水，也吹过浑身发热的林道静俊美的面颊……。多么美丽的夏夜呵，晶莹的星星在无际的灰蒙蒙的天宇上闪烁着动人的光芒；蝈蝈、蟋蟀和没有睡觉的青蛙、知了，在草丛中、池塘边、树隙上轻轻唱出抒情的歌曲。而辽阔的田野在静穆的沉睡中，那碧绿的庄稼，那潺潺流动的小河，那弯曲的伸展在黑夜中的土道，那发散着馨香气味的野花和树叶，那浓郁而又清新醉人的空气，再加上这传奇式的革命斗争的生活，都在这不寻常的夜里显得分外迷人，分外给人一种美的感受。（杨沫：《青春之歌》第347—348页）

他到了拉齐印基公园，在那里找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安静地方。天空里有几颗星在闪烁。微风送来了林荫道上游人们的细语声，潮气从池塘里升起。偶尔有只嗡嗡作响的甲虫向那边飞去，有只蝙蝠无声地掠过；公园深处一只鸟儿在哀啼，在徒劳地召唤着它的同伴；从池塘那里传来远处的桨声和年轻女人的笑声。（〔波〕普鲁斯：《傀儡》第285页）

这时候夜色象阴霾一般迫近起来，浓重起来；仿佛黑暗随着夜气同时从各方面升起，甚至从高处流下来。……四周的一切很快地黑暗起来，寂静起来，只有鹌鹑偶然啼叫。一只小小的夜鸟展着柔软的翅膀，

灯，光色昏浊，是清爽的冬夜上一点垢腻。（钱钟书：《围城》第 229—230 页）

夏夜的野外，安详又清爽。

远山、近村、丛林、土丘，全都蒙蒙胧胧，象是罩上了头纱。黑夜并不是千般一律的黑，山树林冈各有不同的颜色：有墨黑、浓黑、浅黑、淡黑，还有象银子似的泛着黑灰色，很象中国丹青画那样浓淡相宜。所有一切都不是静的，都象在神秘地飘游着，随着行人移动，朝着行人靠拢。（浩然：《艳阳天》第 357 页）

夜已经将他那漆黑的翅子，展在契列毕斯的修道院上面了。伊斯开尔的山谷，阴郁的沉默在昏暗的天空下；河流在深处单调的呻吟的作响，想带着沉重的澎湃，扑到高高在上的悬崖。对面屹立着乌黑的影子，是石壁……它荒凉的站着，和上帝亲手安排的它的山洞，它的蜂峦，宿在它顶上的老鹰一同入了梦。（〔保〕伐佐夫：《村妇》《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 303 页）

远山顶上的红光，逐渐消失了；呈现出一片单调的深蓝色。黑夜笼罩了山峡。

……

在黑暗的沉寂里，在一切人面前，都留着这样的痕迹：繁茂的森林，森林后边是燧石质的陡坡，上边是孤零零的垂直的峭壁，就象闭着眼睛的死神一般……停一会，这痕迹就消失了。夜在山峡里爬着。（〔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 113 页）

因为这儿临近伏尔加河，夜气更显得潮湿，船上的桅灯好象一个个金蜘蛛在黑夜里向四方爬动，在那黑魆魆的岩石河岸上闪现着一簇簇的火球和火网——这是富庶的乌斯隆村里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的窗户发着光亮。轮船的踏轮隆隆地击着河水。水手们在一排驳船中间象狼嚎似的拚命喊叫，什么地方有人用锤子敲着铁板，拖长凄凉的音调在唱

雨 夜

天全黑了。暴雨骑面横扫过来，风把远处的电线刮得哗哗的响。头上打了个闪，一阵咆哮的雷声响过后，长堤那边，传来海潮撞岸的声音。（高云览：《小城春秋》第314页）

暴风雨来了。

大雨象一片巨大的瀑布，从西北的海滨横扫着吕潍平原，遮天盖地的卷了过来。雷在低低的云层中间轰响着，震得人耳朵嗡嗡地响。闪电，时而用它那耀眼的蓝光，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照出了在暴风雨中狂乱地摇摆着的田禾，一条条金线似地鞭打着大地的雨点和那在大雨中吃力地迈动着脚步的人影。一刹那间，电光消失了，天地又合成了一体，一切又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没了。对面不见人影，四周听不到别的响声，只有震耳的雷声和大雨滂沱的噪声。（峻青：《黎明的河边》《黎明的河边》第137—138页）

漆黑的夜空，象浸透了墨汁。细雨飘零的云层缝隙中，间或透出点点红色绿色的灯火。那是在高空夜航的运输机，从云层中掠过；夜航灯就象红绿的流星，一纵即逝。（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第515页）

入夜雷雨大作。晚上十点钟，当沙布洛夫引渡他的最后一连人时，四周漆黑，俨如故意涂成的幻异图景。窝尔加河的水汹涌嘈杂，白浪翻滚；前面地平线上，鲜红的火柱腾腾直上，夜空中笼罩着一片红光。漆黑岸边常常迸发着的闪电，显耀出破碎房屋的景色，奇离的残壁颓垣，竖耸起的屋顶，一些大贮油柜被打烂得象用拳头捏皱了的纸卷一般。打得人脸痛的倾盆大雨，侧斜而下淋注着。（〔苏〕西蒙诺夫：《日日夜夜》第34页）

那是一个阴沉的晚上，外面刮着风，风声象一个临死的人在呻吟；一阵骤雨鞭打着玻璃窗，时而间隔着一段死一般沉寂的时间。这样的

里，动也不想动一动，直到新的脚印来压在它们的身上，它们才发出一阵低微的叹声，被压碎成了奇怪的形状，于是在这一白无际的长街上，不再有清清楚楚的脚印了，在那里只有大的和小的黑洞。（巴金：《家》第6—7页）

夜来了。

天羽沉沉的，大块大块的乌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象要塌下来的破墙。迎面的寒风，呼呼地吹着，掀起密集的碎雪，撕扯着行人衣服，扫打着冻紫的脸面。雪野上最显眼的是孤独的坟墓和各种高丛的枯草及蓬蒿。狂风把枯草大把大把地拔出来，夹着碎雪，无情地摔向空中。蓬蒿的苦味也跟着传布开来。古老的落叶树，树枝冻得酥脆，被风吹打得咳吱咳吱响，时而有枝干折落下地。而新檀上出现的绿汁，立刻又冻成了冰。（冯德英：《苦菜花》第401页）

十一月的浓黑天气，笼罩着窝尔加河东岸的草原。下午五点钟一断黑，马上就分辨不出是什么时候：是晚上，是半夜，或是早上五点钟，因为夜晚差不多延长到十四小时，整夜全是一样漆黑。冷风依然在草原上号鸣，雪似乎惊悟到自己已过久未至，时稀时密，时小时大的降着，长车车轮和二轮马车的轮辋，同样沿着辗紧了的坚固雪层不断的嘎嘎作响，军事调车手们带着自己的小灯在交叉路上默然无语地转动。（〔苏〕西蒙诺夫：《日日夜夜》第355—356页）

（8） 春

早 春

挟着春的气息的南风，吹着他的头发；报春的燕子往来梭巡，空中充满了它们的呢喃的繁音；新生的绿草，笑迷迷地软瘫在地上，象是正和低着头的蒲公英的小黄花在绵绵情话；杨柳的柔条很苦闷似的聊为摇摆，它显然是因为看见身边的桃树还只有小嫩芽，觉得太寂寞了。

面。那巨大的冻结在岩层上的瀑布也开始活动了，流水声一天天越来越大地响起来，最后成为一股汹涌的奔流，冲到山下流进河里；那河间的冰层就哓察察哓察察碎裂成块，拥挤着向下流淌去。

赶那燕子出现在摇曳着的青树枝上时，到处已是满目春光了。（冯德英：《苦菜花》第135—136页）

在早春的日子里，当四周一切都发出闪光而逐渐崩裂的时候，通过融解的雪的浓重的水气，已经闻得出温暖的土地的气息；在雪融化了的地方，在斜射的太阳光底下，云雀天真烂漫地歌唱着，急流发出愉快的喧哗声和咆哮声，从一个溪谷奔向另一个溪谷。（[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420页）

春天姗姗来迟。大斋期的最后两三个星期，天气一直是晴朗而严寒的。在白天，太阳光下温暖到可以融解冰雪，但是在晚间，却甚至冷到冰点以下七度。……复活节的时候还是满地的雪，但是突然之间，在复活节的第二天起了一阵暖和的风，乌云笼罩起来，温暖的、猛烈的雨倾泻了三天三夜。到礼拜四，风平息下来了，灰色的浓雾迷漫了大地，好象在掩蔽着自然界所起的变化的神秘一样。在雾里面，水流动着，冰块坼裂和漂浮着，混浊的、泡沫翻飞的急流奔驰着；在复活节一周后的第一天，在傍晚的时候，雾散开来了，乌云分裂成了小小的卷缩的云朵，天空晴朗了，真正的春天已经到来。在早晨，太阳灿烂地升起来，迅速地融解了盖在水面上的薄薄的冰层，温暖的空气因为从苏生的地面上升起来的蒸汽而颤动着。隔年的草又显出绿色，新嫩的草伸出细微的叶片；雪球花和红醋栗的枝芽，和粘性的桦树的嫩枝因为液汁而胀满了；一只探险的蜜蜂正绕着布满在柳树枝头的金色的花朵嗡嗡着。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般的绿油油的田野和盖满了冰的、刈割后的田地上颤巍巍地歌唱着；田凫在那积满了塘水的洼地和沼泽上面哀鸣；鹤和鸿雁高高地飞过天空，发出春的叫喊。脱落了的毛还没有全长起来的家畜在牧场上吼叫起来了；弯腿的小羊在它们那掉了毛的咩咩地叫着的母亲身边跳跃。敏捷的小孩在盖满了赤脚印迹的干了的路上奔跑，可以

三天之内，风可以吹到的小山，都裸露了；山的浸润了的斜坡上面，闪耀着潮湿的粘土；山上的水，变得混浊了，在那滚滚的、起伏不平的水波之上，漂浮着繁多的泡沫的黄色的帽子、冲洗得干干净净的谷物的根、耕地上面的干枯的废物，和那连根拔了出来的丛生的小树。

在格内米雅其村的附近，河水泛滥着。从河的上流的什么地方，被太阳融瘦了的淡青色的冰块，漂流了下来。在河流的每个转弯处，冰块被冲得离开了流水的中央，好象落在柔枝编织的鱼网里面的大鱼一样的回旋、冲撞。有时，水流把它们冲到陡峭的河岸上；有时，被那流到大河去的小溪带来的冰块，会冲进果园，在群树中间漂浮着，擦着树身，撞折树苗，伤损着苹果树，屈曲着樱桃树的繁茂的嫩枝。

村庄外面，解除了雪的束缚的耕地，挑逗地呈显着黑色。被犁头翻了转来的粘性的黑色土层，在太阳的温暖之下，发散着蒸气。中午时候，一种深远的、可爱的寂静，笼罩着草原。在耕地上面，是太阳、乳白色的雾、最早的云雀的动人的歌，和用它们成三角形飞翔的胸脯、贯穿没有云彩的天空的深蓝的那鹤群的勾引人心的啼叫。陵墓上面，一种由热气所形成的蜃楼，颤动着，漂流着。草叶的尖锐的绿刺，冲开死去了的、去年的茎，挣扎着向太阳伸去。被风吹干了的冬麦，好象立在脚尖上一样的竖立着，伸出它们的叶去接受那灿烂的阳光。但是，草原里还是看不见多少有生命的东西；土拨鼠还没有从它们的冬眠中醒来，田间的野兽都跑到森林和山峪里去了；间或，一只田鼠，会仓惶的跑进衰败的草丛；一对一对的分开的鸽鹄，会飞到它们的冬天的窠巢去。
（[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 283—284 页）

春天悄悄地来到了人间。赤裸裸的树木还在阵阵的寒风中颤抖。沟渠里，秋天的败叶正在腐烂，但那里，黄色的莲馨花已在潮湿的草丛中开始探出头来。从整个原野上，从农庄的院子里，从渗透了水分的耕地里，到处可以闻到一种潮湿的、发酵似的气息。无数嫩绿的幼芽从褐色的泥土里钻出来，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法]莫泊桑：《一生》第119页）

昏睡的土地觉得它的心复活了。似是而非的初春悄悄地溜入空中，溜入冰冻的地下。象翅膀一般伸展着的桦树枝上，雪滴滴答答的掉下来。一望皆白的草原上面，已经有些嫩绿的新芽象针尖似的探出头来；它们周围，在雪的空隙中间，潮湿的黑土仿佛张着小嘴在那里呼吸。每天有几个钟点，在坚冰底下昏睡的流水重新吐出喁喁的声音。光秃的林中，几只鸟唱出尖锐响亮的歌。（〔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 167 页）

春天渐近，实际上已经来临，冬天的严寒已经消除，雪已融化，刺骨的寒风也缓和了。……褐色的花坛上已长出新绿，它一天比一天新鲜，使人觉得仿佛希望之神曾经在夜里打这儿经过，在早上留下了更加明亮的足迹。花儿从叶簇中探出头来，有雪莲花、藏红花、紫色耳状报春花和长着金眼睛似的三色堇。（〔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 94 页）

仲春

清明已过了，大概是；海棠花不是都快开齐了吗？今年的节气自然是晚了一些，蝴蝶们还很弱；蜂儿可是一出世就那么挺拔，好象世界确是甜蜜可喜的。天上只有三四块不大也不笨重的白云，燕儿们给白云上钉小黑丁字玩呢。没有什么风，可是柳枝似乎故意地轻摆，象逗弄着四外的绿意。田中的清绿轻轻地上了小山，因为娇弱怕累得慌，似乎是，越高绿色越浅了些；山顶上还是些黄多于绿的纹缕呢。山腰中的树，就是不绿的也显出柔嫩来，山后的蓝天也是暖和的，不然，大雁为何唱着向那边排着队去呢？石凹藏着些怪害羞的三月兰，叶儿还赶不上花朵大。

小山的香味只能闭着眼吸取，省得劳神去找香气的来源，你看，连去年的落叶都怪好闻的。（老舍，《微神》《老舍短篇小说选》第 98 页）

光明的盟友是苏生的春天。新生命的梦在温暖麻痹的空气中酝酿。铅灰的橄榄树有了绿意。古水道的暗红穹窿之下，杏仁树开满

个小蛤蟆！”叫声笑声飘散在鲜花盛开的早晨，使人不禁深深感到了夏天的欢乐。（杨沫：《青春之歌》第 266 页）

现在又到了夏天，静寂的热气在大地上蒸腾，闪着光，闲散而轻柔地晃动着，俨如在溪旦游动着的鱼。在远处，那些挡住了视野的山崖不停地闪着青或白的反光；底下是一片被灼热的阳光所临照的田野，裸麦的花粉在田里飘浮着，象一片轻烟。（〔丹〕尼克索：《征服者贝莱》第一卷 133 页）

天是那样的蓝，日光是那样的明媚，就象这片景色终年在被夏日的风光笼罩着。蓟草的草花在他们四周飞上飞下，好象被大气的静谧熏醉了似的。热气在熟禾上面跳着舞，还有，四面八方都洋溢着一种柔和的不识不知的嗡嗡声，好象是灿烂的分秒嘀嘀地在天与地之间举行着宴乐。（〔英〕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第 69 页）

盛 夏

六月十五那天，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象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的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

……

街上的柳树，象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无精打采的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上的灰气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的老城象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出气。狗爬在地上吐出红舌头，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油路化开；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象要被晒化。（老舍：《骆驼祥子》第 164 页）

地上蒸出了一种怪味儿，象是火药气，又象是尸臭，可是什么也没

的拖在地上的袍子一样。 （〔法〕巴尔扎克：《农民》第 338—339 页）

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如此晴朗，使你几乎不能相信英格兰的夏季的那几个月份已经刚刚过去。篱笆、田野、树木、山和原野，呈现出它们的永远变换着的浓绿的色调；几乎没有一片落叶，几乎没有些微的黄色点缀在夏季的色泽之间，告诉你秋天已经来临。天上明净无云；太阳照得明亮而温暖；鸟的歌声和万千只昆虫的营营声，充满在空中；茅屋旁边的园子里挤满了一切颜色又丰富又美丽的花，在浓露之中闪耀着，象是铺满了灿烂的珠宝的花床。……它的美丽的色彩还一点儿没有褪色。 （〔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 296 页）

仲 秋

阳历八月已经过去，九月随着一阵一阵的凉风来到陕甘宁边区了。淡淡的云，红红的霞，高高的天空。梨儿有多么香，枣儿也有多么脆。到处是绿的，到处都是树。——这是边区一年中最好的时候。 （欧阳山：《高干大》第 40 页）

在八月冷漠的天空下，辽阔的田野寂静无声。炎夏已经悄悄地溜走了；农忙后的田野，留下一片凄凉的景象。一眼望去，道路两边全是光秃秃的麦茬地，看不见麦捆和麦垛。收割过的牧草地里，牲口垂头丧气地在来回走动。成熟了的玉米忧郁地发出沙沙的响声。成群的灰雀不时象一片乌云似地从玉米地里腾空而起，又象下雹子似地纷纷散落在满是尘土的道路上。百舌鸟在割过的牧草地上空低飞盘旋。突然，在你头顶的上方，一只乌鸦绝望地叫了一声飞走了。于是，一种惆怅的感觉会向你的心头袭来，勾起你无限的愁绪。 （〔保〕埃林·依林：《未收的麦田》《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 326 页）

每一样东西上——远的和近的——都有一层秋天才可以见到的神秘的透明的光辉。麻雀山和那个村子，那个礼拜堂，以及那所白房子，都遥遥可见。光秃的树木、沙地、房子上的砖和房顶、绿色礼拜堂的尖顶，

的冬天。无尽的房屋都现出灰色，天空和街道也染上暗淡的色彩；落了叶的枯枝，飞扬的尘埃和废纸，更增加了阴郁的情调。冷风掠过长长的、窄窄的大街，仿佛带来了哀思。不仅诗人和艺术家，不仅那些自命为多情善感的人都觉得，连狗和普通人也都有同感的。他们和诗人有同样的感受，虽然他们没有同样的表现能力。电线上的麻雀，门口的猫，拖载负重的瘦马，都感到了漫长的严冬的气息。（〔美〕德莱塞：《嘉莉妹妹》第 92 页）

隆 冬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肖红，《呼兰河传》第 1 页）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象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象冒着烟似的。（肖红，《呼兰河传》第 3 页）

高阔的天空满挂着星斗，干冷干冷的寒气，冻的星星也直僵着眼。（曲波：《林海雪原》第 187 页）

——天气一直晴好。附近一带的山峦、房屋和园林，都浸沉在无风的恬静和明朗的严寒中，浸沉在烟眼的光亮和淡蓝的阴影里，一切都那么雪白、坚硬和洁净。万里无云的淡蓝天空，穹顶似地笼罩着大地，成千成万闪烁的光点、发亮的晶体，在天空中飘舞嬉戏。（〔德〕托马斯·曼：《特里斯坦》《暴风雪》第 210 页）

夏季过了，冬季又来。日子短，工作也少些。冬季完全没有热，完全没有光，完全没有中午，紧接着早晨的是夜晚、迷雾、黄昏，窗棂冥黯，

什物不辨。天好象是暗室中的透光眼，镇日如坐地窖中。太阳也好象是个穷人。愁惨的季节！冬季把天上的水和人的心都变成了冰。（〔法〕雨果：《悲惨世界》第 225 页）

原野、篱垣和御风的榆树林全象被寒气所杀害了。时而可以听到树木的折裂声，仿佛它们的肢体在树皮下碎裂了；偶尔一截粗大的树枝下来落到地上，那是由于严寒冻结了树液，把纤维折断了。（〔法〕莫泊桑：《一生》第 101 页）

在这种深夜里，地球也象冻死了一样。冰透的空气成了有抵抗力的，成了可以摸得着的，非常使人难于熬受；没有一丝一点的风，空气是冻结的，不动的；它有咬齿力，钻透力，干燥力和屠杀力，把这类的力量施于种种草木昆虫以至小的鸟雀，使那些鸟雀自己从树枝上落到坚硬的泥土上，并且也在同样的严寒的紧紧拘束之下，象泥土一般地成了坚硬的。（〔法〕莫泊桑：《爱情》《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 353 页）

随后雪来了，严寒也到了。街道看起来仿佛是银子一样的，它们是那么亮，那么光辉，长长的冰柱象水晶的短剑似的挂在檐前，每个行人都穿着皮衣，小孩子也戴上红帽子滑冰取乐。（〔英〕王尔德：《快乐王子》《快乐王子集》第 151 页）

残冬

人行道上积雪和尘沙混在一起，被践踏成坚实的硬块，马路两旁堆着累累的积雪。由于气温上升的缘故，这些雪堆渐渐变成灰色，松软起来，表面也溶成一道道的小沟。街道潮湿、泥泞，从灰色三角屋顶上往下淌着溶雪。但是头顶上的天空是蔚蓝的，没有一丝云影，空气里好象有千百万个发光的原子，象水晶似的闪烁、舞蹈。（〔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第 669—670 页）

时刻》 《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 254 页）

风呼啸着，在草原上奔跑，滴溜溜地乱转，刮得青草发出一片响声，闹得雷声和车轮的吱嘎声反而听不见了。这风从黑色的雨云里刮过来，卷起滚滚的灰尘，带来雨和潮湿土地的气味。月光昏暗，仿佛变得肮脏多了似的；星星越发黯淡；可以看见滚滚的烟尘跟它的阴影顺着大道的边沿急忙跑到后面什么地方去。这时候旋风盘旋着，从地面尘土里卷走枯草和羽毛，大概升上了天空；野鹤多半在黑色的雨云旁边飞翔，它们一定多么害怕呀！可是透过迷眼的灰土，除了闪电的亮光以外甚么也看不见。 （〔俄〕契诃夫：《草原》 《契诃夫小说选》第 239—240 页）

……这种猛烈的热风已经刮了两天了。灰粉的尘雾，笼罩着城市，遮蔽了阳光。一团团浓密的飞沙，打街头一阵阵卷过，每次吹来，街上那疏落的行人便都背过身去。尘沙钻进所有的隙缝，穿过窗格，在窗槛上积起厚厚的一层，连人们的牙缝里，也都在沙沙作响。窗户被风吹得直摇晃，屋顶上的铁片也发出嘎嘎的响声。加以这风又热又闷，即使在屋子里，也有一股街上的味道。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两姊妹》第 107 页）

风暴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它不但可怕，而且可憎可怖。大海的翻腾一直达到了天穹。密云到现在还笼罩在头顶上，它似乎为所欲为，它施加压力，使波涛暴怒，它自身却保持不祥的镇静。下面是发狂，上面是发怒。满天都在吹气，整个大海成了泡沫，这就是风的权力。

飓风是司命的神，他被自己的凶恶弄沉醉了、糊涂了，它变成了旋风。这是盲目的在制造黑夜。有的风暴发了狂，疯疯癫癫爬上了天穹的脑顶。天穹也张皇失措，只好暗暗的用雷鸣来回答。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这真是最凶恶的时刻。 （〔法〕雨果：《海上劳工》第 328 页）

风呢——不是在路上迎面吹过来，或者从背后吹过来——固然这

已经够坏的了——却是一直横着吹过马路，把雨吹成斜的，就象人们在学校里用尺画在抄本上让孩子们照着写字的斜线似的。有的时候它会停一阵子，旅行的人不免自骗自地以为它是因为被早先的猛劲儿弄得累了，所以是安安静静地躺着去休息了，谁知道"呼"的一声，远远地咆哮着、嘶哨着，冲过山冈的顶上，在平原上扫过来了；越近，劲儿和声音就越大，然后一股脑儿扑在马和人身上，把刺人的雨吹进他们的耳朵，把冷冰冰的湿气吹进他们的骨头；它由他们身边刮过去老老远了，还发着使人发昏的吼叫，象是讥笑他们的软弱，得意自己的威力。（〔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215页）

风一整天都从南方猛烈地刮来，然而，并没有带来一滴雨。随着夜晚的来临，风非但没减弱，反而刮得更猛，咆哮得更厉害；树一个劲儿地给往一边吹倒，根本不扭过来，一个小时里几乎一次也没把树枝转回过来；这股猛劲儿持续不断，把它们多枝的头按向北方——云被从这一极吹向那一极，一大块迅速地紧接着一大块；在那七月的一天，连一点蓝色的天空都看不见。（〔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361页）

风的音调，有一部分，十分特别，只能在这儿听到，不能在任何别的地方上听到。连串无数的狂飚，一阵一阵从西北方一个跟着一个吹来，它们之中的每一阵在飞奔而过的时候，都在进行的过程中把声音分化成了三种。低音、中音和最高音都能在里面听出来。全体的风势，掠过坑谷，扑过冈峦，就是和鸣的众钟里那个最沉浊的声音。第二种能听出来的，是冬青树飒飒作响的半低音。还有一种，比这两种力量小而调门高，听起来象是老年人变细变弱了的嗓子而却强作粗音哑音的情形；刚才说过的那种本地特殊的声音，就是这一种。它比起前面那两种来，虽然更细弱，虽然更难以立刻就找到它的来源，但是它给人的印象却更强烈。（〔英〕哈代：《还乡》第71页）

微 风

风一吹，草原上掀起层层波浪，草梢摇动，叶子翻着个，花朵给吹零

落了。有一阵凉风遍着旷野吹来。马耳朵抖擞着，人们的脑门都是凉的。天上的云彩越阴越低，也越可怕。远远的草地上有一派嘶嘶的声音，越听越近，大家都知道雨快来了。（马加：《开不败的花朵》第29页）

晚饭后，客房里光线暗淡了。桌上点了一盏豆油灯，春风带着山地特有的微温气息，带着裹人的早花香味，带着不知名的山禽断续鸣声，从撕破的窗孔里吹送进来，吹得灯焰东倒西歪。（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228页）

夜已经很静了，凉飕飕的小风，一股儿一股儿地从支开的窗子上吹进来。那风，带着露水的潮气，也带着麦熟的香味儿，吹在庄稼人的心坎上，比含着一块冰糖还甜呀！（浩然：《艳阳天》第677页）

小南风真象个娃娃躺在黄毯子上了，嘻嘻地笑着，从这一边，滚到那一边；跌下去了，在小河的水面上翻翻身，在草坡子上蹭个蹦儿，又躺到黄毯子上，又从那一边，滚到这一边……（浩然：《艳阳天》第929页）

四周一片寂静，一刹那间，大自然仿佛抑制住伟大的力量，暂时停止了永恒不息的劳动，好更清晰地显现出凡人们的幸福。

微风轻轻地吹拂——看来，只是为了使那些在鸟窠里微睡着的小鸟凉爽，使那些赶去参加结婚舞会的甲虫便于飞翔。树上的叶子微微摆动，倒象不是微风在吹动它们，而是轻轻掠过的光线抚摸着它们。到处，在潮湿的丛林里，露珠闪闪发光，发出各种虹彩的颜色，好象天上的虹掉到了地面。（〔波〕普鲁斯：《傀儡》第429—430页）

小艇顺着风缓缓滑行，没有一点动荡，几乎不象是在前进。和风一阵阵地吹来，一下子把帆扬开，但紧接着它又瘫痪地垂在桅杆上。不透明的海水象是静止的；消失了热力的太阳，循着弧形的轨迹，渐渐接近水平线了。（〔法〕莫泊桑：《一生》第33页）

接踵而来的是一阵疾速的旋风，它卷起公路上一股一股的尘土，然后冲进村子，吹倒栅栏上的几块朽木，刮走一个草屋顶，掀起正在提水的一个农妇的裙子，把鸡群赶得满街乱奔，鸡毛给吹得乱蓬蓬的。（〔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339页）

可是末后，等到太阳开始西落，草原、群山、空气受不了压迫，失去耐性，精疲力尽，打算挣脱身上的枷锁了。出乎意外，一团蓬松的、灰白的云从山后露出来。它跟草原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我准备好啦，"天色就阴下来了。忽然，在停滞的空气里不知甚么东西爆炸开来，猛然起了一阵暴风，在草原上盘旋，号叫，呼啸。立刻青草和去年的枯草发出沙沙声，灰尘在大道上卷成螺旋，奔过草原，一路裹走麦秸、蜻蜓、羽毛，象是一根旋转的黑柱子，腾上天空，遮暗了太阳。在草原上，四面八方，那些野麻踉踉跄跄，跳跳蹦蹦，其中有一株给旋风裹住，跟小鸟那样盘旋着，飞上天空，变成一个小小的黑斑点，不见了。这以后，又有一株飞上去，随后第三株飞上去，叶果鲁希卡看见其中两株在蓝色的高空碰在一起，互相扭住，仿佛在决斗似的。（〔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170页）

一阵风透过柔枝编造的篱笆，扫过打谷场。风把那散落在门边的麦蒿，吹到了麦蒿堆上，把它吹进了狗做的窝里，梳理着麦蒿堆的零乱的角，又从顶上把干的粉雪拂落。风很强，而且很冷。雅可夫·洛济支花了很久的工夫，竭力想去决定风的方向，但没有成功。它象是吹打着麦蒿堆的各方面，而且是轮流的从各方面吹来一样。老鼠被风惊起，在麦蒿堆旁仓皇的乱跑。它们在它们的秘密的洞窟里一面尖锐的叫，一面跑，有时候离开靠在堆上的雅可夫的背非常的近。（〔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251页）

(13) 云

浓 云

当天午后，浮云布满空中，淡一块，浓一块，天空象一幅褪色不匀的灰色布。大气潮而热，闷的人心慌。（茅盾，《报施》《茅盾文集》第八卷306页）

黑云堆成了一整片，象一块厚铁，渐渐往地面上沉，似乎已经盖到了屋脊上，再过一会就得把屋子压扁。（张天翼：《儿女们》《张天翼小说选集》第96页）

六月的天气，就象个刚满周岁的孩子，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刚才，天空上只是流动着几块灰不溜秋的云彩，一会儿整齐，一会儿分散，没有多大的劲儿；后来，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转了风向，推到西北边的云彩又翻回来了，越聚越大，转眼间就把天给遮严了。象屋子拉上了窗帘，一切都跟着暗淡起来……（浩然，《艳阳天》第1332页）

旷野里，这儿那儿，风儿卷扬着黄尘，忽隐忽起，互相追逐；天空，聚满了灰突突的雨云；一块块深灰色的云，在低空向西飞奔，它们飞得那么低，仿佛一举手就能捉住一块似的。（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第88页）

天气的燠热有增无已，但是现在也满有落雨的希望，因为根据从天窗上一阵阵掠过的暗影来判断，天空一定满布阴云了。一点也不错，暗影越来越多，一块紧接着一块地掠过去，楼梯间这种明灭不定、变幻不已的光亮，最后竟弄得人们的眼睛也酸痛起来。楼下镀金的器皿、枝形灯架和黄铜的器皿，一时光泽尽失，转瞬间又复辉煌夺目……只有一次阴影停滞的时间分外长。同时人们听到有什么硬东西敲击着天窗的玻

璃，发出五六响稀稀疏疏的细脆的噼啪声，一定是落雹子了。过了一会，整所房子又是从上到下阳光灿烂。（〔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第491—492页）

在远方和右边地平线中间，现出一道闪电，亮得很，照亮了一部分草原，照亮了无云的天空和黑暗相连的地方。可怕的乌云堆得密密层层，不慌不忙地推过来；又大又黑的破布片从那团云的边上拉下来；左右两面的地平线上也有这样的碎片互相压挤着，堆得高高的。雨云的破碎而蓬松的外观，使得它带着喝醉的、胡闹的样子。传来了清晰的、一点也不含混的隆隆雷声。（〔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239页）

月亮落下去了，当空一抹淡淡的白云，磷光闪闪。接着，云块仿佛被撕裂了，它喷射着，迷漫着，五光十色的火花迅速飞向四面八方，这时北面一块半圆形乌云显得更黝黑了，比玛加尔走近的原始森林更黑。（〔俄〕柯罗连科：《玛加尔的梦》《外国短篇小说》下册第211页）

周围是一片沉寂。除了海的叹息，没有丝毫声音。乌云同以前一样缓慢而沉闷地在天际爬行，但它们从海里升腾得越来越高，如果向天空看去，可以认为它也是大海，不过这是激荡的，倒扣在这个昏昧的、寂静的和平滑的海上的另一个海。乌云好象是蓬松的灰色山峰一样向着地面扑来的浪涛，又好象波浪被狂风吹开而形成的深渊，又好象初生的、上面还没有泛起疯狂愤怒的淡绿色泡沫的巨浪。（〔苏〕高尔基：《契尔卡什》《高尔基短篇小说选》第82页）

从那里他瞭望了整个大海。

西方景象惊人。那里出现了一堵墙，一堵云的高墙，横隔了大海，从天边到天顶，缓缓地升起。这堵笔立的高墙，完完整整，没有凹凸，没有裂缝，好象是用矩尺画过，是用铅垂线量过的。这是象花岗岩一般坚固的云。……这堵空气形成的城墙无声地、整体地上升。没有任

何皱纹、棱角、褶缝或变形移位。这运动中静止的景象，使人惊心动魄。在这一大片奇特地、带着病容的污浊大气后面，苍白色的太阳照耀着启示录上所说的轮廓。（〔法〕雨果：《海上劳工》第311—312页）

有一根云柱，直而圆，黑色，四周围绕着白雾，象一只沉没的大汽船的烟囱，在波浪下冒烟出气。成片的云，一起一伏，好象幅旗帜的摺绉。在中央，一层红云下面，深埋着一个沉寂不动的浓雾的核心，闪电也不能穿透，象是暴风怀里可怒的祸胎。（〔法〕雨果：《海上劳工》第314页）

那是一片暗黑的混乱的——这里那里染有从湿柴上冒出的烟一般的颜色——疾驰的云，颠簸成最可惊的堆子，令人想到云中的高度，比从那里到地下最深的洞底还要深些。疯狂的月亮似乎不顾一切地从里边穿过，仿佛由于一种自然法则可怕的变动，她已经迷了路，受了惊。已经刮过一整天风；当时风又带着非常大的声音刮起来。又过了一点钟，风大大地增高，天空更阴暗，刮得更厉害了。（〔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909页）

、云朵

抬起头来，看那南面的山，一条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亮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什么来了。（刘鹗：《老残游记》第114页）

太阳已经很高了，野路上摇映着桑树枝的碎影。净碧的长空里，时

时飞过一块白云，野景就立刻会变一变光线，高地和水田中间的许多绿色的生物，就会明一层暗一层的移动一回。树枝上的秋蝉也会一时禁住不响，等一忽再一齐放出声来。（郁达夫：《逃走》《达夫全集》第六卷 43 页）

一缕白云，象轻纱一样，被晨风徐徐吹送，从一片松林的梢上飘来，到了吹笛姑娘的头上停住，似乎低回留恋，不忍离去；过了一会儿，不知何故，忽然散开，飘飘上升，溶进又深又蓝的天空。（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 473 页）

在明澄的天空中，微微地飘浮着高高的稀疏的云朵，象春天的最后的雪那么发乳白色，象卸下的风帆那么扁平而细长。它们的象棉花一般蓬松而轻柔的花边，慢慢地、但又显著地在每一瞬间发生变化；这些云正在融化，它们没有落下阴影来。（〔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 127 页）

在远处草原跟天相接的地方升起了朵朵的云，它们静静地在草原的上空浮动，把月亮遮住了，在地上投下了浓影。影子紧紧地贴在地上，慢慢地、沉思地在地上爬着，一下子就消失了，好象它们穿过那些由灼热的日光造成的裂缝钻到地底下去了一样……（〔苏〕高尔基：《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高尔基短篇小说选》第 55 页）

河是一条长河，有许多湾转和支流，到处都是那种薄薄的朦胧烟雾，向上盘旋，在森林外边腾聚成为白云。

第一片白云，随着太阳逐渐上升，飘在白桦林背后，其它的云块随在它的后尾。块块小云朵，在树林的当头聚成波涛，仿佛在筑着巢。还没有等到你来得及把四处都看上一眼，整个天空已经布满了白云，自知生命之短促，就都象一群白天鹅似的，一齐向着一个方向慢慢飘去。云朵投下来的阴凉影子，从草原上滑过去。云朵变化着形状，幻成各种兽形，展成林中的空地，形成其他的模样，一直这样游戏到风把它们吹聚

天际了。 （〔缅〕索基：《玛丁老头》 《亚非拉短篇小说集》第 188 页）

（14） 雨

暴 雨

……谁知那些孽怪，又弄出一番大雨来，则见，

石燕飞翔，商羊鼓舞。滂沱的云中泻下，就似倾盆；忽喇的空里注来，岂因救旱。通通剥剥，打过那园林焦叶，东一片，西一片，翠色阑珊；淋淋筛筛滴得那池沼荷花，上一瓣，下一瓣，红妆零乱。沟面洪盈，倏忽间漂去高凤庭前麦；檐头长溜，须臾里洗却周武郊外兵。这不是赖将蜥蜴，碧天上祈祷下的甘霖。这却是驱起鲸鲵，沧海中喷将来的唾沫。正是：茅屋人家烟火冷，梨花庭院梦魂惊；渠添浊水通鱼人，地秀苍苔滞鹤行。 （冯梦龙：《旌阳宫铁树镇妖》 《警世通言》第 608—609 页）

云还没铺满了天，地上已经很黑，极亮极热的晴午忽然变成黑夜了似的。风带着雨星，象在地上寻找什么似的，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北边远处一个红闪，象把黑云揭开一块，露出一大片血似的。风小了，可是利飕有劲，使人颤抖。一阵这样的风过去，一切都不知怎好似的，连柳树都惊疑不定的等着点什么。又一个闪，正在头上，白亮亮的雨点紧跟着落下来，极硬的砸起许多尘土，土里微带着雨气。大雨点砸在祥子的背上几个，他哆嗦了两下。雨点停了，黑云铺匀了满天。又一阵风，比以前的更厉害，柳枝横着飞，尘土往四下里走，雨道往下落；风，土，雨，混在一处，联成一片，横着竖着都灰茫茫冷飕飕，一切的东西都被裹在里面，辨不清哪是树，哪是地，哪是云，四面八方全乱，全响，全迷糊。风过去了，只剩下直的雨道，扯天扯地的垂落，看不清一条条的，只是那么一片，一阵，地上射起了无数的箭头，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几分钟，天地已分不开，空中的河往下落，地上的河横流，成了一个灰暗昏黄，有时又白亮亮的，一个水世界。 （老舍：《骆驼祥子》第 168 页）

大雨点落了下来，淅沥的雨声神秘地响着，好象在发出什么警告似的。在远处雨声已经变成了一片大的声音，好象一把大刷子在干地上擦着一样……（〔苏〕高尔基：《阿尔希普爸爸和廖恩卡》《高尔基短篇小说选》第59页）

雨越下越大了。深深的黑暗笼罩着杳无人烟的田野，阵阵猛烈的霹雳，有时照亮了黑暗的田野。暴雨的声音，狂风的怒号，这些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的元素，在茅屋顶上的施威，同小屋内的宗教性的沉寂成为对照的结果，更给人以神圣感，并且给我所目睹的这一场面以某种奇特的尊严感。（〔法〕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第121页）

大雨象波浪奔腾似地下着。那是一种诺曼第地方的大雨，我们竟可以说那是由一只怒不可当的手泼下来的，它斜射着，密得象是一铺帏幕，形成一种显出无数斜纹的雨墙；它鞭挞着，迸射着，淹没着一切。卢昂市附近素来被人叫做法国的尿盆儿，现在这种雨真地是那一带的雨。（〔法〕莫泊桑：《盖盖小姐》《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150—151页）

细雨

天正下雨，那种细雨，同时沾湿人的精神和衣服；并不是倾盆的好雨，并不象瀑布似地倒下来教呼吸迫促的行人跑到大房子的门底下躲藏，而是一种使人无从辨别点滴的极细的雨，一种不断地把那种无从目睹的纤小点滴对人飘过来，不久就在衣服上盖着一层冰凉而有渗透力的苔藓样的水分。（〔法〕莫泊桑：《壁橱》《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268页）

烟，呆呆地悬在烟囱顶上，象是缺乏上升的勇气；雨缓慢而顽固地下着，象是连倾注的精神都打不起。（〔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844页）

雪海打成了一片。一切都看不见了。 〔〔俄〕普希金：《上尉的女儿》第18页〕

但是符拉其米尔刚刚驰到郊外，就起了风，而且造成了这样大的风雪，竟至于他伸手不见五指了。刹那间路就被塞住；四周的一切完全消失于混沌和微黄的云雾中，云雾中穿来穿去飞舞着白色的雪片；天地溶成了一体…… 〔〔俄〕普希金：《暴风雪》 《普希金文集》第 218 页〕

这当儿，乌云低低地下沉着，落起冰雹和雪花来了；风灌进峡谷里，怒号着，呼啸着，好象传说中的夜莺大盗。不多一会儿，石头十字架就没入迷雾中，——迷雾好象波 浪，越来 越浓，从东方 滚滚 而 来…… 〔〔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 31 页〕

暴风雪越来越猛烈，空中吹着干燥的雪花，天开始上冻；鼻子和面颊冻得更厉害了，凛冽的冷空气更加频繁地灌进皮外套里，需要把衣服裹得更紧些。雪橇有时在 光溜溜的 冰面上辘辘滚过，因为地上的雪都被风 刮走了。……我仿佛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光 照耀着雪白的原野；地平线大大开阔了，又低又黑的天幕忽然消失了，四面八方只看见落雪形成的一条 条白色斜线；前面几辆雪橇 的轮廓显得更清楚了。我往上望望，开头一刹那觉得乌云仿佛飞散了，只有飞雪遮住了天空。 〔〔俄〕列夫·托尔斯泰：《暴风雪》 《暴风雪》第 270 页〕

随后我们顺着雪白的荒野，在暴风雪的寒冷、澄澈而摇晃的光辉中不停地行 了好一阵。我张 开眼睛一看，前面依旧竖着那个积满雪的难看的帽于和脊背，依旧是那个低矮的车轭，车轭之下，在两条拉紧的皮带中间，辕马的脑袋一直摇摇晃晃，并且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辕马的黑色鬃毛波风 均匀地吹得倒向 一边。从背后望去，右边依旧是那匹尾巴缚得很短的枣红骟马，以及那偶尔敲响雪橇前板的辊子。往下看去，雪橇的滑木在刻开那同样松散的积雪；风执拗地把一切 都往一个方向吹。前面跑着带头的两辆雪橇，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右边，左边，到

粉似的从天上的一个筛子里落下来。田野里沸沸扬扬，好不热闹，好象有看不见的谷子在倒进一个看不见的水磨里去似的。（〔美〕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第28页）

(19) 雷(闪)

霎时间，森林里传来让人心惊胆颤的吼声。随着这吼声，尘土漫天，树叶乱飞。突然，天，一下子便黑乌乌地压下来了。整个天空，都是炸雷的响声，震得人耳朵发麻；锯齿形的电光，不时地冲破天空，击打山峰；转眼之间，三滴一大碗的雨点，敲打着嘉陵江，敲打着高山峻岭……（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第102页）

……突然间火光一闪，整个大地似乎都燃烧起来，他的头顶上的穹苍似乎裂开了。睁开他的眩晕的眼睛，列文透过把他和科拉克树林隔开的浓密的雨帘，心惊胆战地首先看到的就是树林中间那棵熟悉的橡树的葱绿的树顶已经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姿势。"难道是被雷劈了？"列文还没有来得及想，那棵橡树就愈来愈快地消失在其它的树木后面去了；他听见一棵大树倒在别的树木上的轰隆声。（〔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164页）

忽然，正好在头顶的上方，发出一声可怕的、震聋耳朵的霹雳，天空碎裂了；他蜷起身子，屏住呼吸，等着碎片落在他的后脑勺和背上。他偶然睁开眼睛，这就看见一道亮得刺眼的光在他的手指上、湿袖子上、从篷布流到羊毛捆以后再淌到地上的细细水流上，照亮了五回。又传来同样猛烈可怕的捶打声。天空现在不是发生隆隆声或者霹雳声了，却发出象干木头爆裂一样的破碎声。

"特拉拉！达！达！达！"雷声清楚的响着，滚过天空，好象跌跌绊绊，摔在前面货车附近或者后面远处什么地方，发出一声恶毒而断续的"特拉拉！"（〔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241—242页）

虽然没有月亮，在南半球星光的照耀下，夜色几乎是明朗的。那学者欣赏着空中的星群；太空仿佛是一本经常翻开着的大书，谁懂得阅读，谁就会感到十分有趣。（〔法〕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464页）

外面模模糊糊地有些亮光。一弯月牙儿悬在高空，断断续续的白色碎云，幻化出一道河川，飘在深蓝的夜空中。一股特别温暖的软风，飘忽不定地紧贴地面回荡着。（〔日〕石板洋次郎：《割草姑娘》《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第196页）

夜空中浓云密布，借圆月的微光，可以看到一团团的乌云，象一群专事毁灭的精怪，趁着风势在混乱一团的天空聚驰。河岸差不多被黑暗淹没了，河面上的情景也已模糊不清；但天空和大地、远处和近处的景象、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一切，却在这昏天黑地的一团混乱中完全交融在一起，那形象颇似神话中的那个可怕的怪物——死神的黑牛——正发着狂怒高举起它的带角的头摇晃不已。（〔印〕泰戈尔：《沉船》第127页）

上，一丛野玫瑰开出了洁白的花。这儿是山鹑在播迁时期最爱停留的处所。达莎和谢敏诺维奇在草地上坐下。他们下面那条弯曲的溪沟，水面上倒映着苍天的蔚蓝和飘垂的树叶的翠绿。离达莎不远，有两只灰色的小鸟，在树丛里飞着，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而且单调地叫着。在一处密林中间，一只斑鸠正在不知疲倦地咕咕地啼叫，带着失恋者的满腔悲哀。（〔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两姊妹》第115页）

如果这里有一个艺术家，他想为你把整个萨科的山谷里那种最富梦幻、最阴凉、最清静、最诱人的罗曼蒂克的景色都描绘出来，他将采用什么主要的题材呢？那边画上许多树木，每棵树的树干都是空心的，仿佛那里头有一个隐士和一个耶稣受难像；这边又画上一片草地，还有一群牲口；那边的小茅屋上正在冒出一缕炊烟。一条迷津似的小径，弯弯曲曲地直穿到遥远的树林里，向着那山坡青翠、重重叠叠的冈峦通通而去。可是，尽管这个画面是这样的恍如梦境，尽管这株松树把它的声声太息象落叶似的抖落在牧羊人的头上，而如果那牧羊人的眼睛不凝注在他面前那条富有魔力的溪流上，那就一切都是白费的了。（〔美〕麦尔维尔：《白鲸》第4页）

天空乌云密布，十分阴沉，与午饭后的晴朗相比，大不一样。雨不住地下着，却丝毫不去惊扰山谷的静谧。雨声和溪水声交融在一起，而画眉那婉转的曲调在湿润的空气里回荡，与前面两者非常协调。我一路走去，身子擦过杜鹃往下渐沥滴水的花朵。杜鹃花沿着小径的边沿生长，成簇成团。小水滴从浸透了的花瓣里落在我手上。我的脚边也有不少花瓣，因浸泡多时已开始变色，可芳泽犹存，甚至变得更浓郁，同时却又不免带点陈腐。此外，还有多年苔藓的清香、泥土的苦涩味、羊齿梗和扭曲入地的树根的气息。我紧紧抓着迈克西姆的手，不敢出声。幸福谷的魔力把我整个儿攫住了。（〔英〕杜穆里埃：《吕蓓卡》第145页）

地，只要有轻微的震动，这些岩石就会改变样子；我们看到这些倾斜的山峰、歪倒的穹窿、偏颇的圆顶，就知道这些地区的山势还没有成为定型。（〔法〕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106页）

那座从上到下裂开的山，中间留出一道空隙，小道就在裂缝中穿行。两边都是巨大的石壁，一股汹涌的激流在裂罅间奔腾。空气是冰凉的，花岗岩看着是黑色的，向上一望，一线青天教人目眩心惊。（〔法〕莫泊桑：《一生》第67页）

此处所说的人面巨石，原是大自然的博大心灵一时高兴所作：在一座山的陡峻的一面坡上由好些巨大的岩石堆积而成，远远看去酷似一张人脸，就好象一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或泰坦神把自己的相貌刻上断崖峭壁似的。它那宽广的天庭足足有一百英尺高；鼻梁挺拔修长；还有那巨大的嘴唇，要是它们能够说话，发出的嗓音肯定会象惊雷那样从山谷的一头一直传到另一头。（〔美〕霍桑：《人面巨石》《霍桑短篇小说集》第329—330页）

这一大堆岩石守卫着一个隘口似的地方，……再过去一点，山已经抖掉了草地和花朵，只剩下石楠做衣服，巉岩作宝石——那儿，山把荒芜渲染成了蛮荒，把娇艳换成了严峻——那儿，山守护着孤独的残余希望和寂静的最后藏身处。（〔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525页）

洞 窟

过一山坡，约有七八里远，果然望见一座洞府。挺身观看，真好去处！但见：

烟霞散彩，日月摇光。千株老柏，万节修篁。千株老柏，带雨半空青冉冉；万节修篁，含烟一壑色苍苍。门外奇花布锦，桥边瑶草喷香，石崖突兀青苔润，悬壁高张翠藓长。时闻仙鹤唳，每见凤凰翔。仙鹤唳时，声振九皋霄汉远；凤凰翔起，翎毛五色彩云光。玄猿白鹿随隐见，金狮玉象任行藏。细观灵福地，真个赛天堂！

颜色，逼人眼目。（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小说选集》第 230 页）

旱天洞无激流，潭中水平如镜，呈天蓝色，映出九龙山岭的倒影，活象九条巨龙盘踞深潭。夜间，满天星斗映入潭中，恰似潭底又有天空。雨天，洞中激流冲下，在九条激流的汇冲点，泛起一朵数十丈高的大水花，象一座蘑菇形的棉花山。（曲波：《林海雪原》第 53 页）

全山都是乱乱的大青石，从各个大石缝间往外喷水。乱石又高又大，喷出的水又汹又激，远看去象一条条撑山支石的大水柱，也有几千条。还有横石缝泄出宽宽的一些大水帘，挂在大山上，也不下几百面。每个水柱，每幅水帘，激冲下来，撞到山根的石头，碰得乱碎，象千千万万的珠子，四外散花，阳光照射下，五颜六色，美得不得了！（曲波：《林海雪原》第 95 页）

庙院中有一道泉水，在磐石间开凿成一个水池，深不见底，相传麻姑在这里洗过手巾，所以叫麻姑泉。有小鱼三五成群地在水中游泳，有时浮上水面，有时沉入水底。泉水从暗沟穿过前院，穿过山门，从一个青石雕刻的龙嘴里奔流出来，从七、八尺高处落到石地上，淙淙地向森林中流去。（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 779 页）

这泉水从河岸上那条渐渐变成狭小而深邃的溪谷的裂缝中涌出，在离此二十步的地方，带着愉快的滔滔不绝的潺湲声流入河中。溪谷的斜坡上，长着茂密的橡树丛林；泉的四周是一片短短的、天鹅绒似的青草地；太阳的光线几乎从来不曾照到过它的清凉的、银色的水面。（〔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 29 页）

……离磨坊不远有一个圆形的水潭，象小河中常见的那种，水面一动不动，显得深不可测。水色非绿非蓝，既不透明，也不发黄，而象一面纯钢磨成的镜子。周围没有苔藓，没有蓝花，看不见阔大的荷叶，岸上的草又短又硬，疏落有致的杨柳在四周哀吟。一望而知那是一个险峭

的深渊。 （[法]：巴尔扎克：《幻灭》第 594—595 页）

当我走近的时候，我察觉到我所假想的那块草地原来是一片沼泽。一条似乎从加布拉岭中的一个峡谷里流出来的小溪，到这儿就消失了。我推断：假如沿着这溪流向上走的话，我可能找到更清凉的水，且面没有那么多的水蛭和青蛙；同时可能还在石壁之间找到一些可以休息的阴凉地方。……走了不到一百步，这个山峡豁然展宽了，露出一块象天然圆形剧场的空地，周围峻峭的山崖在它上面投下一片阴影。对于一个旅人来说，比这更令人满意的休憩地恐怕不容易找到了。在一个石崖下面，这条溪流朝上翻起一层层的泡沫，随后就流进一面小小的水池。这水池底里铺上了一层雪白的沙子。五六株美丽的绿橡树——风永远吹不到它们，同时泉水灌溉着它们——亭亭地立在泉边，并且在这泉上撒下一层浓密的荫影。最后，在这水池的周围，一片细密而光滑的草地可以供人作为一个睡觉的地方；它比你在附近六十里以内的旅店里所能找到的任何床铺都好。 （[法]梅里美：《卡尔曼》第 2 — 3 页）

或者，它很可能本来就是一家望族的游憩之地；因此园中央有一座大理石喷泉的废墟，雕工精巧罕见，可惜已经颓败，从残存的这些零乱的断石剩瓦简直看不出原来的模样。泉水则依旧欢乐地喷射，在阳光里闪闪发光。轻轻的琤琮声直送进年轻人的楼窗，使他觉得这泉水象个不朽的精灵，不管人世沧桑，总是在不停地歌唱。 （[美]霍桑：《拉帕其尼医生的女儿》 《霍桑短篇小说集》第391页）

一泓清溪，象流动的水晶；水底的细黄沙和白石子象筛出来的金屑和莹润的珍珠。那边是一座用苍玉和大理石精工细筑的喷泉。那边另有个喷泉很别致，用细贝壳和黄的、白的蜗牛壳砌成，配合得错落有致，还镶嵌着闪亮的水晶和仿造的翡翠。 （[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第 451 页）

溪 涧

楼外的川上江中的溪水不分昼夜地流。流到平坦处汇成一个小小的深潭，但还是不断地流。流到走不通的路径上来又激起暴怒的湍鸣，张牙喷沫地作狮子奋迅。走通了，又稍稍遇着平坦处了，依然还是在流。过了一个急湍，又是一个深潭；过了一个深潭，又是一个急湍。（郭沫若：《行路难》《沫若文集》第五卷 221 页）

这道涧，显然是人工的；极大的鹅卵石铺成了涧床，足有两丈宽，三尺深；床中时有怪石耸起，青玉似的泉水逆击在这上面，碎成了万粒珠玑，霍霍地响。静女士他们沿了涧一直走，太阳在他们左边约摸有四五里路，突然前面闪出一座峭拔的山壁，拦住了去路。那涧水沿着峭壁脚下曲折过去，汩汩地翻出尺许高、半丈远的银涛来。峭壁并不高，顶上有一丛小树和一角红屋，那壁面一例是青铜色的水成岩，斧削似的整齐，几条女萝挂在上面，还有些开小黄花的野草杂生着；壁缝中伸出一棵小松树，横跨在水面。（茅盾：《幻灭》《蚀》第 88 页）

蜿蜒曲折的沙底小河，顺着山根涓涓地流着。那澄清的河水，泛起花纹般的微波。一群群小鱼儿，来来往往穿梭般地游逛。嫩绿的杨柳，被夕阳倒映在水里，随着微风和涟漪的荡漾，宛如天真的孩子在欢笑。（冯德英：《苦菜花》第 376 页）

小溪流一边奔流，一边玩耍。他一会儿拍拍岸边五颜六色的石卵，一会儿摸摸沙地上才伸出脑袋来的小草。他一会儿让那漂浮着的小树叶打个转儿，一会儿挠挠那些追赶他的小蝌蚪的痒痒。小树叶不害怕，轻轻地转了两个圈儿，就又往前漂。小蝌蚪可有些怕痒，就赶快向岸边游，长了小腿的蝌蚪还学青蛙妈妈慌张地蹬开了腿。（严文井：《小溪流的歌》《童话寓言选》第 279 页）

……这是潺潺流水的溪畔。溪水微微摇动水 清里 睡莲的白帽，茂

江 河

宋江纵目观看那江时，端的是景致非常。但见：

云外遥山耸翠，江边远水翻银。隐隐沙汀，飞起几行鸥鹭；悠悠小浦，撑回数只鱼舟。翻翻雪浪拍长空，拂拂凉风吹水面。紫筍峰上接穹苍，琵琶亭半临江岸。四围空阔，八面玲珑。栏杆影浸玻璃，窗外光铺玉壁。昔日乐天声价重，当年司马泪痕多。（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469页）

在他面前那条"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都晃乱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儿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弯一曲地蠕动，象是醉汉，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茅盾：《春蚕》《茅盾文集》第七卷279页）

太阳平西了，河上的老柳歪歪着，梢头挂着点金光。河里没有多少水，可是长着不少的绿藻，象一条油腻的长绿的带子，窄长，深绿，发出些微腥的潮味。河岸北的麦子已吐了芒，矮小枯干，叶上落了一层灰土。河南的荷塘的绿叶细小无力的浮在水面上，叶子左右时时冒起些细碎的小水泡。（老舍：《骆驼祥子》第31—32页）

河面足有一里多宽。浪涛一个跟着一个，雪崩似地重叠起来，卷起了巨大的漩涡，狂怒地冲击着堤岸，发出了哇哇的响声。有时候，冲在堤上的浪涛被堤岸挡住了，又向后退回去，和后面新冲上来的浪涛碰在一起，忽隆一声，掀到半天空，然后又象瀑布似的崩泻下来。（峻青：《黎明的河边》《黎明的河边》第145页）

河川一路淘气和玩耍，一路愉快地流走，一会儿散成一片广阔的池塘，一会儿又象一条急遽的线似的向前闯去，再不就温顺得仿佛耽于思

索似地，一边沿着鹅卵石匍匐前进，一边向各方面分出一条条湍急的小溪，淙淙的水声使人愉快地打起瞌睡来。（〔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 118 页）

涅瓦河酣睡着，仿佛在神思恍惚之中，波浪偶尔啪啪地轻打几下河岸，接着又沉寂了。不知从哪儿忽然吹来了一阵晚风，它掠过沉睡的水面，没有惊醒它，只吹起了微微的涟漪……涅瓦河纹丝不动，好象一个熟睡的人，听到一些吵声睁了睁眼睛，马上又闭上了，睡意正浓，沉重的眼皮合拢得更紧了。（〔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 118 页）

船后面，汩汩地流着象焦油一样浓重，象绸缎一样光滑的一望无边的河水。河上空滚动着团团的秋天乌云。四面全是缓缓蠕动着的黑暗，黑暗拂去了河岸的界线，似乎整个大地在黑暗里面融化成烟雾和液体，继续不断地、永无休止地、整个地往下流，流向没有日月星辰、没有人烟、没有声息的什么地方去。（〔苏〕高尔基：《我的大学》第 158 页）

伏尔加河一片荒凉，如同当年成吉思汗的骑兵驰近沙岸，在那著名的拉河里饮马的半传奇时代。镜子似的一大片河水，打沙岩的边沿、浸水的牧场、苍翠的杨树丛中缓缓地流过去。疏疏落落的村子好象都已经走空了。平整的草原向东伸展出去，融化在热浪里，仿佛消失在蜃气里一样。云彩的映影冉冉浮动。只有划水轮在蓝幽幽的水里聒噪地泼水的啪啪声打破了周遭的沉寂。（〔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第 328 页）

在月申斯克对面，顿河象一张韧胆人的弓似的弯成了弧形，向右方转弯，到巴兹基村附近，又威风凛凛地伸直了；闪着浅蓝色光亮的、淡绿色的河水，从右岸的白灰色的山崖、接连不断的市镇和左岸的稀疏的市镇当中向海里流去，一直流进蓝色的亚速海。（〔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 204 页）

小说集》第 327 页）

这村的河流，在孟加拉算是小的，它只在窄小的地区里流着，象一个中产阶级的女儿。这一条忙碌的水从不泛滥，只安分守己地流着，仿佛是它沿岸的村子里每一户人家的一个成员。河的两边都是人家和树木成荫的河岸。这位河的女神从宝座上走下来，成了每家花园的花神；她用敏捷、愉快的脚步，忘我地做她无穷无尽的祝福工作。（[印]泰戈尔，《素芭》《泰戈尔作品集》第三卷 77 页）

河边铺了一地的月光。小河缀满珍珠，唱着甜蜜的歌曲，在为月亮、星星和那低头沉睡的树木献舞。（[印]普列姆昌德：《戈丹》第 449 页）

湖泊

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象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荸荠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吴敬梓：《儒林外史》第 3 页）

湖水是凝然不动的如同一缸浓浓的绿酒。湖风甜迷迷的无力的吹着。湖柳，被水薰的被风吹的也醉了，懒洋洋的不时刮起几丝长条来，又困倦的垂下了。柳叶中的蝉儿，从酣梦中断续中发出几声短吟，胶粘的，迷糊的，好似醉人的吃语。（冰心：《三年》《冰心选集》第 78 页）

黄昏的洞庭湖上的美丽，是很难用笔墨形容得出来的。尤其是在这秋尽冬初的时候，湖水差不多完全摆脱了夏季的浑浊，澄清得成为一片碧绿了。轻软的、光滑的波涛，连连地、合拍地抱吻着沙岸，而接着发出一种失望的叹息似的低语声。太阳已经完全沉没到遥遥的、无际涯的水

样样东西——沙堤，小船，小岛，和一切——挺立着，好象是用凿子凿出来似的。河边，一只无主的木桶在水中漂流滚转着；一条金链花的软藤生着金黄的叶子，弯弯曲曲缠在芦苇上；一只迟归的海鸥张着翅膀飞起来，冲下去潜入冷的水底，又飞起来消失在雾里。（〔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第 139—140 页）

那平静的、玻璃似的、虹色的湖面，据他们俩这时候看起来，都觉得与其说是象水，不如说是象油——象熔化了的玻璃，极大极重，浮在很深很深的、结结实实的地球上。还有一阵阵微风吹过，多轻飘飘的，多新鲜，多陶醉，可是在湖上却并没有吹起皱纹。（〔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第 723—724 页）

湖水不深，仅及胸口。水面平静无波、清澈见底，可以数得清下面鹅卵石的数目。同时还可以看到游鱼成群，逍遥自在。看到这等山光水色叫你心旷神怡，更叫你觉得惊异。湖畔全是草土，由于湖水的滋润，益发显得鲜艳。溢出湖面的水流入另一条小沟，再由那里流出小谷，注入低洼的地方。（〔意〕卜伽丘：《十日谈》第 580 页）

海 洋

只见那海水：

烟波荡荡，巨浪悠悠。烟波荡荡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脉。潮来汹涌，水浸湾环。湖来汹涌，犹如霹雳吼三春；水浸湾环，却似狂风吹九夏。乘龙福老，往来必定皱眉行；跨鹤仙翁，反复果然忧虑过。近岸无村社，傍水少渔舟。浪卷千年雪，风生六月秋。野禽凭出没，沙鸟任沉浮。眼前无钓客，耳畔只闻鸥。海底游鱼乐，天边过雁愁。（吴承恩：《西游记》第 353 页）

行了数日，忽然间天变起来。但见：乌云蔽日，黑浪欺天。蛇龙戏舞起长空，鱼鳖惊惶潜水底。艨艟泛泛，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岛屿浮浮，便似没不煞的几双水鸭。舟中是方扬的来篙，舷外是正熟的炸锅。

徒生童话选》第72页）

秋天来了，已经刮起来第一阵劲风。褴褛稀薄的灰色云片从天空上疾驰而过。浑浊澎湃的海水一望无际地为泡沫盖住。汹涌的巨浪森严可怖而又冷静地向岸边滚过来，威猛地耸起，形成一道暗绿色的宛如钢铁铸成的光泽闪闪的拱墙，然后带着轰然巨响摔到沙滩上。（〔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第139页）

海——在笑着。

在热风的轻轻吹动之下，它在抖动；一层细密的皱纹，耀眼地反映着太阳的光彩，盖住了它，而几千个银光灿烂的笑涡向着蔚蓝的天微笑。在海与天之间的蔚蓝的空间，动荡着欢乐的波浪声，那些波浪一个眼着一个的跑上倾斜的沙岸。这个声音，和太阳的光彩，千波万折的反映在海里，和谐的混合在一起，形成不断的运动，充满着活泼的愉快。太阳是幸福的，因为它放射着光明；海呢——因为它反映着太阳的欢乐的光明。

风亲爱的抚摸着海的绸缎似的胸膛，太阳用自己的热烈的光线温暖着它，而海，在这些爱抚的温柔力量之下睡梦似的喘息着，使得沸热的空气充塞了蒸发的盐味。淡绿的波浪跑到黄沙上来，抛掷着雪白的泡沫，它就在这滚烫的沙砾上轻轻的响着消散下去，润湿着沙土。（〔苏〕高尔基：《马尔华》《高尔基短篇小说选》第213页）

透亮的、玻璃似的、勉强可以辨出来的波纹，捉摸不定地远远滚来，温润地洗涤着满撒在海边的鹅卵石。

……（人们）跑着跳到碧蓝的水里。溅起一片金光闪闪的水花，彩虹一样出现在那里。笑声、尖脆的叫声、喊声、惊叹声、生气蓬勃的人们的喧噪，就象灿烂的太阳光辉似的，都一起迸发起来，——海岸显得一片生气。（〔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98—99页）

在他面前，是一片伟丽而宁静的、碧蓝无边的、象光滑的大理石一

般的海。它在眼光所能及的远处，与淡蓝色的云天相连；涟波反映着熔化的太阳，现出鳞比的火焰。远处连绵的群山，在晨雾中隐现着。他的肺深深地吸着提神的新鲜的海风；他的眼睛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伟大而碧蓝的水的世界。

小小的涟波在海岸的金色细沙上嘀嗒着，亲切地朝他的脚边缓缓地爬了过来。（〔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553页）

海洋总是把它的罪恶隐藏起来。它喜欢保持暧昧状态。这不可测度的黑暗为自己保藏一切，神秘很少泄露。它造成灾祸，它的性情是残暴的，而且暴行的程度是难预知的。海是显露的，又是隐秘的。它隐蔽它的企图，不愿暴露它的行动。它打破一只船，随即掩盖把它埋起来，好象感觉羞耻，要消灭罪证。海的另一种罪行，就是伪善。它杀、偷、隐藏赃物，可是做出不理不睬的神气，反而微笑起来；然后它又咆哮、又翻白浪。（〔法〕雨果：《海上劳工》第215页）

在阵雨之下，白茫茫的海洋在惊人的远处发出光辉。人们看见有幽魂飘荡的层云在变化无常。怪诞的旋涡，在云雾中钻成孔穴。蒸气在旋转，波浪在回旋，沉醉的水精在翻滚；极目望去，广大温柔的大海在原地运动，一切都是青灰色的；从这苍白的颜色里透出来绝望的呼声。（〔法〕雨果：《海上劳工》第303页）

风完全静止了；水浪也平静下去；帆叶在晚霞中染成通红，无声无息地飘着。无际的沉寂笼罩了整个空间，在大自然的交合中，一切都静默了，这时候，大海在天空下挺露出它光润起伏的胸腹，等候那火一般热烈的情郎投入到她的怀中。太阳被爱情的欲望燃烧着，急忙扑下身去。终于他们合并在一起，大海逐渐把太阳吞没了。

这时天边吹来一股凉气，使海面激起一阵颤栗，仿佛那被吞没了的太阳向天空舒出一口满足后的叹息。（〔法〕莫泊桑：《一生》第34页）

过了正午，天色有点变化了。洋面上张起一层薄雾——颜色很淡，也许不是雾——仿佛用手指撮起摊开的包袱布，掀起无数三角形的波浪。风吹响着桅杆，急急地刮过去。盖货包的帆布的垂在地面的布边，拍拍地打着甲板。

……

洋面上三角波的顶上飞着白沫，仿佛无数的兔子在大平原上飞奔。——这是堪察加飓风的前兆。海底的潮流突然很快地流过来。船身开始打侧，刚才在右边望见的堪察加，忽然到左边去了。（〔日〕小林多喜二：《蟹工船》《蟹工船》第120—121页）

当我在迷眼的狂风、飞舞的沙石、可怕的喧声的骚扰中得到充分的停顿时间来看海时，那可怕的海使我惊惶失措了。当那矗立的水的墙壁滚滚而来时，当它们达到最高峰以后，跌成浪头时，似乎连它们中最小的也能吞没那个市镇。当那退却的波浪轰然一声向后扫去时，它似乎要在海滨挖成深洞，仿佛有意毁坏地面。当一些白头的巨浪轰然向前、在达到陆地以前撞成粉碎时，似乎每一碎片中含有全部愤懑的力量，赶忙合成另一个怪物。起伏的高山变成深谷，起伏的深谷（孤零的海燕时时从中间掠过）掀成高山；大量大量的水带着轰然的声音震动和摇撼海岸；每一喧然滚来的形象，成形以后，马上改变了它的形象和地位，同时又击退了另一形象，改变了它的地位；地平线上具有高塔和建筑物的想象中的彼岸，时起时落；乌云迅速而浓密地垂下来；我似乎看见天地在破裂，在掀起。（〔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910—911页）

翻腾的巨浪扫过海岬处的灯塔，汹涌冲进海湾；大海一片昏黑，使人望而生畏。我想象着浪潮如何撞上海湾里的礁石，发出轰然巨响，接着又急骤浩荡地涌往倾斜的海滩。站在平台上，我能听到下边大海的吼声，低沉又忧郁，单调地持续着，一刻不停。因为天气的缘故，海鸥也都飞进陆地来了，它们哀啾着在屋子上空盘旋，拍打着展开的翅膀。直到这时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受不了大海的喧哗。这声音听上去

有时候确实悲怆，时而隆隆，时而嘶嘶，不住地往你耳鼓里送，使你的神经受不住。（[英]杜穆里埃：《吕蓓卡》第160页）

（3） 原

草 原

五月梢，在蒙古草原上，到处都是开不败的花朵。

……

地上是一片崭新娇绿的草色。在草棵子里，开放了蓝色的马兰花，粉色的喇叭花，小瓣的猫眼睛花，素淡的野菊花。风吹过来，簇簇的五花杂草全在点头哈腰，车轴辘菜尖又尖，狼尾巴草挑起了小旗。（马加：《开不败的花朵》第1页）

草原越远越美丽。……大自然中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比它们更美丽了。整个地面形成一片金色带绿的海洋，上面点缀着千万朵各种各样的花。细长的草茎中间露出淡青色的、蓝色的和淡紫色的矢车菊；黄色的金雀花向上挺出金字塔形的尖顶；白色的苜蓿草出伞形的帽子，在地面上特别显眼；不知道从哪儿吹来的一棵麦穗，在花丛中闯成熟了。鹌鹑伸长颈脖，在麦穗的细根下面乱窜。空中充满着千百种各种各样的鸟鸣。兀鹰静止不动地停在天空，展开双翼，把眼睛呆呆地注视在草上。飞过云端的一群雁的叫声，在天知道多么遥远的湖上激起了回响。一只鸥从草丛里有节奏地振翼飞起，飘逸多姿地浮游在空气的蓝色的波浪里。它一会儿在高处消失影踪，只留一个小黑点闪动着，一会儿又翻转两翼，在太阳前面明灭辉耀着。真是见鬼，草原，你是多么美丽啊！（[俄]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果戈理小说选》第136—137页）

在七月的黄昏和夜晚，鹌鹑和秧鸡已经不再叫唤，夜莺也不在树木丛生的峡谷里唱歌，花卉的香气也没有了，不过草原还是美丽，充满了

生命。太阳刚刚下山，黑暗刚刚笼罩大地，白昼的烦闷就给忘记，一切全得到原谅，草原从它那辽阔的胸膛里轻松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因为青草在黑暗里看不见自己的衰老似的，草地旦升起一片快活而年轻的鸣叫声，这在白天是听不到的；鹬鹬声、吹哨声、搔爬声，总之草原的低音、中音、高音，混合成一种不断的、单调的闹声，在那种闹声里默想往事，忧郁悲伤，反而很舒服。单调的唧唧声跟催眠曲似的催人入睡；你坐着车，觉着自己就要睡着了，可是忽然不知从甚么地方传来一只没有睡着的鸟的短促而不安的叫声，或者听到一种来历不明的声音，象是谁在惊奇地喊叫："啊呀！啊呀！"然后睡意就又合上了你的眼皮。或者，你坐车走过一个峡谷，那儿生着灌木，就会听见一种被草原上的居民叫做"睡鸟"的鸟，对甚么人叫道："我睡啦！我睡啦！我睡啦！"又听见另一种鸟在笑，或者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声——那是猫头鹰。它们究竟是为谁而叫，在这草原上究竟有谁听它们叫，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了，不过它们的叫声却含着很多的悲苦和怨艾……空气中有一股禾秸、枯草、迟开的花的香气，可是那香气浓重、甜腻、温柔。（〔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190—191页）

柔和的微风，飘送着苦艾和小麦杆的气味，吹动着田地畦界上的牛蒡子的叶子。坦平的草原上，你无论向哪里望去，到处都立着一堆堆的干草堆。一只鹰从草堆上飞起，在高空上慢慢地翱翔着。远处，从正做着饭的耕农帐篷里，旋升着一缕蓝色的炊烟。（〔苏〕阿·托尔斯泰：《尼基大的童年》《阿·托尔斯泰小说选集》第二册第161页）

莫斯科还用雪橇来往，这里的古坟，却已经鸟眼似的点缀在一望皆绿的草原上，微风吹皱春水泛滥的湖沼，要用马没到胫踝上才能渡过。太阳断断续续的映射在春云的缝隙。此地泥黑而产富，真是丰肥的沃野。把森林地带和沼泽地带的农民，迁移到此地来，连耳朵都会埋进谷粒中呢；但是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大群的鹤，曳着长尾啼叫，向高空飞去。（〔苏〕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第178页）

红的桃花，和雪白的山茱萸花，把远处的山巅和近处的河畔，霎时都渲染成一片锦绣了。耕地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毕，那些新翻起来的泥土本来带红色，现在经这血红的落日一照映，便显得红上加红。可是那红色又有分别，在畦顶凸处的是浅红、粉红，在畦沟凹处的是银红、猩红和赭红。那些白粉砖墙的庄屋，恰象是一片红海里点缀着的一座座岛屿，而那一片红海则象似一直地波涛汹涌，起伏无定，惟有那沟畦折断的处所，才象是潮头忽落而变为伏波。（[美]密西尔：《飘》第 7 页）

（4） 路

已经沾了春，地气不同了，雪花才停住，坪里、路边的积雪就都融化了。到处是泥巴。大路中间，深浅不一的烂泥里，布满了木屐的点点的齿迹和草鞋的长长的纹印，有些段落，还夹杂着黄牛和水牛的零乱的蹄痕。（周立波：《山乡巨变》下册第 1 页）

路已经平了，纵有倾斜的地方，也并不显得陡峭。一边绕着山脚，一边则临着深涧。沿山一带，笼罩着月光。树木的叶子，都发出幽静而微弱的光辉。深涧里遮满了矮小的灌木，又被对面的岭子挡着，月光一时照不进来，全是黑郁郁的。水流的声音，在静夜里格外显得宏大。路有时裸露在月光里面，四个人的影子，便斜斜地在山边的野草上掠过。有时又全为树荫笼罩了，只有一些白色的线条和圆点，掩映在他们身上。（艾芜：《暮夜行》《艾芜短篇小说选》第 391—392 页）

铁路夹在两行触天的杨树当中，笔直笔直地流向前，流向前，一直通到天边。这一档一档的枕木，可铺得并不合人的脚步，一步一档嫌小，一步两档又嫌大。（茹志鹃：《第二步》《静静的产院》第 112 页）

这条路确实危险：右边，我们的头上悬着大堆的积雪，似乎只要起一阵风就会崩落到谷里；狭隘的路上部分盖着雪，有些地方脚踩上去就坍塌了，有些地方由于白天阳光的照耀和夜晚严寒的冰冻，雪都结成了

近，突起的礁石也越高大，越显得可怕。（〔法〕雨果：《笑面人》第122页）

（6） 岛

几分钟后，我们和岛岸只有枪弹射程的距离了。土地差不多完全是由造礁珊瑚沉积形成的，但有些干涸了的急流河床，间杂有花岗石的残余，说明这岛的形成是在原始的太古时期。整个天际都由令人赞美的森林帘幕遮掩起来。许多高大的树——其中有些树干高达二百英尺——由葛藤把它们彼此连接起来，看来真象和风摇摆着的天然吊床呢。（〔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190页）

隔得相当远的冰岛也出现了，好象要和那些帆船一齐走近来一样；它逐渐将它的高山和裸岩清晰地显现出来——这些山与岩以前仅只出现一面，并且还是腼腆而又不情愿似的出现着的。它甚至还被颜色相同且渐渐触目起来的另一个冰岛连接着；——可是这第二个冰岛不过是架空的东西，那些更加巍峨的山岳其实是一种浓雾的凝结。不能升到物象上面去的，始终下降而在拖曳着的太阳，竟从这幻岛后面透现出来，它透现得那么明显，看来竟象是搁在幻岛前面似的，这在肉眼看来简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景象。这太阳已经没有了日晕，它那圆盘重又有着清楚的轮廓，它不象太阳而象一只憔悴的、黄的、垂死的游星，它踌躇不决地停在那儿，停在一片浑沌中间……（〔法〕罗逖：《冰岛渔夫》第49—50页）

右边，塔林岛远远地立在湖中央，岛上一片深绿；对面是绿色的、荒凉的卡拉姆瓦岛，地形很象一弯新月。左边，美丽的湖岛点缀着簇簇竹丛，一座小山俯视着湖水。（〔菲〕黎萨尔：《起义者》第102页）

次日清晨，当我走上甲板时，那个岛的外貌完全变了。……灰色的丛林遮蔽了海岸很大一部分表面。这道均匀的色调却又被低地上黄色

沙滩的条纹以及许多松杉科的大树所打断了。这些大树高出了其它树木的顶端——有的是单株的，有的是一丛丛的；但总的色彩是单调和阴郁的。在树丛之上，清晰地矗立着山峰光秃秃的绝顶。一切东西的形状都很奇特。而那座高达三四百呎、成为全岛最高峰的望远镜山，外形也是最奇特的。它高高耸立，差不多每一面都很险峻，而到了顶峰却突然削平，好象一座放塑像的平台。（〔英〕史蒂文生：《宝岛》第 90 页）

三 植物类

(1) 花

原来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来高，旁有一枝，纵横而出，约有二三尺长，其间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笔，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芳脂，香欺兰蕙。（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623页）

推窗眺凋，果见弥望青葱，间以菡萏。转瞬间，万枝千朵，一齐都开；朔风吹而，荷香沁脑。（蒲松龄：《寒月芙蕖》《聊斋志异》第245页）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鲁迅：《在酒楼上》第27—28页）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象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孙犁：《荷花淀》《白洋淀纪事》第257页）

那两朵顶美丽的玫瑰花自己坐上王位，做起花王和花后来。所有的红鸡冠花排在两边站着，弯着腰行礼。它们就是花王的侍从。各种好看的花儿都来了，于是一个盛大的舞会也就开始了。蓝色的紫罗兰就是小小的海军学生，它们把风信子和香红花称为小姐，跟她们一起跳

我终于发现有一棵树干丰满、树叶树梢异常壮观的大山毛榉，出现在枝柯互相交叉的树木行列前面，象古代的国王向敌人叫阵，要求单枪匹马较量似的，前来向我挑战。这位山毛榉勇士的每个大枝子，每一簇叶子都那样坚实，那样轮廓分明，显示出那样生气勃勃、得天独厚的样子，它这种充满自信心的神态实在使我眼花缭乱。（〔德〕凯勒：《绿衣亨利》第 179 页）

有一棵高大的松树，孤零零地，象一个被遗忘的哨兵伸着它那忧郁的头和它那盘曲的丫枝和枝头扇形的簇叶，周身被催人衰老的西北风（这是天罚）吹得枯干龟裂。（〔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 295 页）

有一条小枝映着人造的光，做戏似的突然从树丛中伸出；那失了叶的光泽的臂膊，愈高愈严正，愈昏暗，愈可怕，高举在夜的天空中，萧瑟的树梢，深深的避进永久的黑暗里，象在抱怨那照着它根上的光辉。（〔俄〕果戈理：《死魂灵》第 238 页）

只有在某几个夏天的傍晚，它（白杨树）在低矮的灌木丛中间孤零零地耸立着，正对着落日的红光，从根到梢浴着同样的火红色，闪耀着，震颤着；或者，在晴明而有风的日子，它整个儿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喧哗地翻腾着，瑟瑟地絮语，它的每一张叶子都希望摆脱而飞到远处去似的——只有在这种时候，这种树是可爱的。（〔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 281 页）

苹果树树干上长满了干苔；它那参差不齐的光秃的枝上点缀了几片泛红的绿叶，弯曲地伸向空中，好象老年人的向人哀求的、齐肘拐弯起来的胳膊一样。（〔俄〕屠格涅夫：《处女地》第 331 页）

路边上立着一棵橡树。它大概十倍于成林的桦树的年龄，比它们粗十倍，高两倍。那是一棵大树，它的腰围有两抱大，显然好久以前它的一些枝子已经折断，它的皮上也现出了瘢痕。它生有不匀称地伸出

（[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 8 页）

沿着月桂小径走下去，迎面看到的是那棵七叶树的残骸；它竖在那儿，黑糊糊的，给劈开了，树干从中间裂成两半，阴森森地张着口子。劈开的两半边没有完全脱离，因为坚实的基部和粗壮的树根使下面部分没有分开，虽然共有的生命力已被摧毁——树液已不再流动，两边的树枝都已死去，到这年冬天，风暴肯定把一边或两边的枝条都刮到地上。但是现在，它还可以被称作是一棵树——一棵死树，不过是一棵完整的死树。（[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 361—362 页）

昏暗的苹果树静止着，上面的无数花朵和花蕾看去是那么柔和，显现出模糊的轮廓，它们受了蠕动的月光的魔力，都活了起来。他有一种最最奇怪的感觉，仿佛真有淘伴似的，仿佛千百万只白蛾或精灵飘浮了进来，停留在昏暗的天空和更加昏暗的地面之间，就在跟他的眼睛相平的空间开合着翅膀。（[英]高尔斯华绥：《苹果树》第 69 页）

（5） 果

他等不得穷忙，即入蟠桃园内查勘。……但见那：

天天灼灼，颗颗株株。天天灼灼花盈树，颗颗株株果压枝。果压枝头垂锦弹，花盈树上簇胭脂。时开时结千年熟，无夏无冬万载迟。先熟的，酡颜醉脸；还生的，带蒂青皮。凝烟肌带绿，映日显丹姿。树下奇葩并异卉，四时不谢色齐齐。左右楼台并馆舍，盈空常见罩云霓。不是玄都凡俗种，瑶池王母自栽培。（吴承恩：《西游记》第 54—55 页）

端的好一座葡萄园。但见：

四面雕栏石砌，周围翠叶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弹坠流苏；喷鼻秋香，似万架绿云垂绣带。缇缇马乳，水晶丸里混琼浆；滚滚绿珠，金屑架中含翠螺。乃西域移来之种，隐甘泉珍玩之劳。端的四时花木衬幽葩，明月清风无价买。（笑笑生：《金瓶梅》第二十七回 9 页）

泪。这是一匹农家养驯了的马，一生中耕过的地已经不少。除了这些，它还怀着孕。它的怪里怪气的外号(老废物)对它很合适，就象对于受到上帝祝福、没有牙齿、说话跑风的老婆子是同样地合适一样。（[苏]法捷耶夫：《毁灭》第 82 页）

（达尔大尼央出场时所骑的马是）一匹倍亚仑出产的身材不大的马，口齿是十二岁到十四岁，毛皮是黄的，尾巴是光秃秃的，然而几条腿弯却都很强健，在它走着的时候尽管把脑袋低过膝头底下，却不必使用鞦带，它也同样可以每天走到八法里。不幸这匹马的这些优点却被它的古怪的毛皮和很不得体的姿态遮掩得干干净净，因此在那个谁都自命是相马专家的时代，这匹身材不大的马在十多分钟以前经过麦安的波让西门走进城里，它就造成了一种教人轻视的感觉，并且因为轻视这匹马，同时也轻视起骑马的人。（[法]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第 5 页）

雅洛(马名)是多好的一头牲口！它乌黑的皮毛象丝绸一般闪光。从侧面看，它背上和腿上显出了更黑更亮的圈圈。它生有多好的尾巴，多好的鬃毛，都是这么密、这么长！它的蹄子象钢铸的，宽阔的胸膛吸起气来象风箱。它生有一双海鹰的眼睛。它不但看得远，就是在浓雾里、在飞旋的雪里、在黑暗里，它都看得清清楚楚。（[苏]艾伯伦：《骏马雅洛》《外国短篇小说》中册第 35 页）

这些马都是阿拉伯种，四肢细长，蹄上有小毛，鬃毛很稀，动作灵敏轻快，和那种骨骼硕大、供当时全副甲胄的武士乘坐的佛兰达和诺曼第出产的马完全不同。那种马和一匹阿拉伯马放在一块，一个好象是实物，另一个就好象是影子。（[英]司各特：《艾凡赫》第 15 页）

牛

娘多半辈子没有养过牲口，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伸出手来想摸摸小牛的脑袋。小牛呢，摇着尾巴，伸出舌头，舐舐这舐舐那，蹬蹬蹄子又

传播这种传染病。到了最后，最前面的雪车的前驱狗发出一声开心的尖锐鼻音，在雪地里蹲得更低，靠轭倒去。其余的狗都学它的样子。（[美]杰克·伦敦：《北方的奥德赛》《热爱生命》第35页）

两三只高大多毛的快速猎狗，是追逐牡鹿和狼的时候用得着的；两三只普通猎狗，属于一种高大、瘦削、粗颈大头、耳朵挺长的品种；一两只小个子的猎狐犬正在焦急地等着开饭。但是所有这些动物都有它们自己族类的那种善于伺察主人面色的特殊本领，所以谁也不愿在它们的主人沉默不语时轻举妄动。（[英]司各特：《艾凡赫》第28—29页）

一看原来是四只忧郁的狗，一只跟着一只，踽踽地走了进来。带头的一只是个罗圈腿，样子特别悲伤，在它的最后一只随员到达门口时它便止步，用后脚站了起来，回头望着同伴们，它们也便立即仿效起它的样子，排成一个又严肃又沉郁的行列。这些狗引人注意的地方还不仅仅是这一点，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穿着颜色华丽的上装，缀着退了色的缨子，其中一只狗的头上还戴着便帽，绳子系在下巴底下，帽子歪到鼻头上面，一只眼睛整个被遮住了；此外，华丽的上装全部湿透，淋了雨已改变了颜色，穿这些衣服的家伙都弄得象泼过水似的那么窘，靦不堪……（[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171页）

猫

却说潘金莲房中养活的一只白狮子猫儿，浑身纯白，只额儿上带龟背一道黑。名唤雪里送炭，又名雪狮子。又善会口衔汗巾儿，拾扇儿。西门庆不在房中，妇人晚夕常抱着他在被窝里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妇人吃饭，常蹲在肩上喂他饭。呼之即至，挥之即去，妇人常唤他是雪贼，每日不吃牛肝干鱼，只吃生肉半斤，调养得十分肥壮，毛内可藏一鸡蛋，甚是爱惜他，终日抱在膝上摸弄。（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九回9页）

白天，玳瑁常在储藏东西的楼上，不常到楼下的房子里来。但每当父亲有什么事情将要出去的时候，玳瑁象是在楼上看着的样子，便溜到父亲的身边，绕着父亲的脚转了几下，一直跟父亲到门边。父亲回来的时候，它又象是在什么地方远远望着，静静地倾听着的样子，待父亲一跨进门限，它又在父亲的脚边了。（鲁彦：《父亲的玳瑁》《鲁彦选集》第 104 页）

那只猫卧在洗得干干净净的地板上，斜扭着眼睛，在忙着舐那条伸出来象只手枪样式的后腿。那只猫既不觉得闷气，也不高兴，它没有要赶着办的事；"明天，"它想，"又是你们的工作日了，你们又得去解答算学习题，又得作听写了，而我这个猫呢，我没有度过什么假期，没有写过什么诗，没有吻过什么女孩子，所以明天我倒是很舒服。"（〔苏〕阿·托尔斯泰：《尼基大的童年》《阿·托尔斯泰小说选集》第二册 72 页）

在一张吃过了饭的桌子中央，有一头坐着的小猫正惶惑交集地望着一只投到清水杯子里的苍蝇。它举起一只爪子预备突地一下抓起那只虫。但是它简直打不定主意。它迟疑着。它可以怎样做？（〔法〕莫泊桑：《俊友》第 163 页）

在这个地方，就连在屋顶上游荡的猫，也比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的猫更野蛮，更疯狂。它们在叫春，那声音就象分娩的妇女在叫喊。它们象魔鬼般跳上了墙，跳到了屋檐上，阳台上。（〔美〕辛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辛格短篇小说集》第 28 页）

猫整个晚上目不转睛地瞪他，夜夜如此。它每天只喝一碗牛奶，此外就看它能捕到多少大大小小的耗子。从那只猫瞪他的神态可以看出，它很希望自己能大那么十倍，大得象只老虎，以便哪天晚上可以扑到他身上饱餐一顿，这一点乔达虚是确信不疑的。（〔美〕欧文·肖：《富人，穷人》第 10—11 页）

牲口的哗叫声，叫声热烈，此起彼伏，互相呼应，象是都要压过同伴的哗叫声，在同伴面前博得主人的同情……卡萨布以强有力的声音喝道：

"别叫啦！什么事呀？这么吵吵闹闹的！"

话一说完，它们都不响了。唯独有一头驴还没有唱完它的欢迎曲。卡萨布用严厉的目光瞥了它一眼说：

"真是蠢驴！"

这头驴把头转向食槽，生气地轻声叫了几声。（〔埃〕台木尔：《思乡》《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第206—207页）

（2）家禽

当晴朗的季节开始以后，这疏建区的田野披上了新绿，一队一队的小绒球似的雏鸡啾啾啾地到处叫着，好象是和学校里那二三百小公民的"雏凤之声"来竞赛似的。……但是过不了多久，小绒球们大了起来了，一律的浅黄色都蜕变成为各式各样不等颜色的羽毛，就象人们长大了时会有各自不同的嘴脸一般；这时候，小公民们对于它们的兴趣也大不如从前，如果有例外，那便是小李。而这些正在换毛，身上不免有些褴褛，且又随时撒着颇大的屎粒，委实有几分可厌的童子鸡们，似乎也对小李表示特别好感。有时它们在名为校园的那方空地上爬抓泥土觅野食的时候，小李远远地撮口呼了几声，——你瞧，扑索索地，成群结伴，急急忙忙，它们就奔来了，而且绕着小李啾啾地叫个不停。（茅盾：《小圈圈里的人物》《茅盾文集》第八卷325—326页）

汉子特别满意那大群毛色油润、屁股肥大的母鸭。它们有些在安静地蹲伏着，有些在悠闲地啃着草叶，有些在心安地睡着觉，有些摆着肥笨的身体在散步，都好象觉得自己有个好主人，给它们安排好舒适的生活。汉子和宝全叔走近去，果然把鸭子惊动了，它们都伸长了颈子，叽叽呷呷，钻钻拥拥。（陈残云：《鸭寨纪事》《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第669—670页）

用翅膀托起它了。随后雌的抖着自己的羽毛，从中撒出些儿尘土，重新又在厩肥的上边躺下，而雄的呢，正用啼声报告自己的胜利；于是在各处天井里的所有的雄鸡答复着它，这样从一个田庄传到另一个田庄，俨然是它们互相送还这类的爱情挑战。（〔法〕莫泊桑：《一个女长年的故事》《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116页）

它们（小公鸡）脚上正在开始长距，身上正在长色彩鲜艳的羽毛。它们昂首阔步、大摇大摆地走着，发亮的眼睛闪着挑战的光芒。……它们常常突然仰起脑袋哑着嗓子怪声啼鸣，好象想和明格的六、七年的老公鸡的粗哑啼叫较量一番似的。（〔美〕哈利：《根》第491页）

她有一个牧场，四面围着木栅，挖着一道干沟，在这里她喂养着一只公鸡，名叫腔得克立。啼得起来，四乡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他的嗓子比教堂里礼拜天的琴声还来得美妙。他在棚舍里唱歌司晨，比一座钟或寺院中的时计还要准确。他天性能通晓那经度里昼夜平分线的每一转移，只消上升了十五度，他就啼唱起来，决不含糊。他的花冠红过精美的珊瑚，上面锯齿缺空着象堡垒的城头；他的硬嘴黑得象乌玉一般晶亮；他的腿和脚趾象琉璃；他的爪比百合花还白；他周身的颜色象磨光的黄金。（〔英〕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第151页）

一群白鹅和灰鹅在道旁水塘边呆着，看见他们来，伸着脖子，嘎嘎地叫嚷，大摇大摆的，并不惊走。一片湿漉漉的青柳叶，沾在一只雄鹅的通红的嘴壳上，它摔也摔不掉它。（周立波：《暴风骤雨》第142页）

在那用木栅和院子的其他部分隔开了的打谷场，鹅群好象凝固的石灰块块一样的雪白。从那里面传出鹅的宏亮的喉音、扑翼声，和咝咝的声音，好象打谷场就是春天移植的时候的涨水的田野一样。（〔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206页）

地拍打我，惹得许多人在下边哈哈大笑。 （〔英〕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第 105—106 页）

狼

狼从冰冻的池塘上穿过来，站在芦苇里嗅着人类居住的地方。它们越来胆子越大，走进林园，坐在房子前边的树间空地上，瞪着闪亮的眼睛，凝视那些昏黑的结冰的窗户，在严寒的黑暗中，抬起头来，开头发出象在怨诉的低音，接着越来越响，把它们饥饿的呼号提得越来越高，于是就继续不断地哀号，越号越高，沁人毛髓地号…… （〔苏〕阿·托尔斯泰：《尼基大的童年》 《阿·托尔斯泰小说选集》第二册 79 页）

他急急的跑进了马在徜徉着的山谷。一只母狼被他的脚步惊动，从一个洼地的灌木丛里站了起来，她把她的长长的头伸出来，在那里站了一会，凝视着人，于是她伏着耳朵，把她尾巴夹在两腿间，向山谷间逃去了，她的黑色的、下垂的乳头，在她那陷落进去的肚皮下面松弛的摇摆着。 （〔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 408 页）

奥谟不是一条寻常的狼。它喜欢吃枇杷和苹果，好象牧羊犬，浑身黑毛，好象"花狼"，嗥声跟狗叫差不多，又好象智利狗。可是谁也没有检查过智利狗的眼球，看看是不是狐狸；奥谟却道道地地是一条狼。这条狼身长五尺，就是在立陶宛，也算是一条大狼；它长得很结实，总是斜着眼睛看人，不过这不是它的错误；它有时候舔舔窝苏斯，舌头很柔和，背上的毛很短，好象一条狭长的刷子，瘦得皮包骨头，还是森林野兽的本色。在它认识窝苏斯、替他拉车子以前，一夜能轻而易举的跑上四十法里。窝苏斯是在丛林里一条潺潺的小溪旁边碰见它的，看见它捉起虾来那么持重机灵，颇为器重，认为这是一条真正的纯种戈派拉狼，这种狼也叫食蟹狗。 （〔法〕雨果：《笑面人》第 11—12 页）

虎

行不多步，忽闻虎啸之声。遥见前山之山，双灯冉冉。细视，乃一

猬忽然觉得离它几步以外有了一种和它为敌的东西，它抬起小脑袋来，看见了那个正对它看着的人。那个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声说：

"真是他妈的坏蛋！把人吓了一大跳……"

但是刺猬迅速地抬起脑袋来，把四条小腿缩进去，有一会儿工夫缩成了一个刺球的样子待在那里，后来又慢慢地伸直身体，用腿踏着冰凉的土地，象一个会滑动的灰团子一样滚起来，撞在向日葵的茎子上，踏着干枯腐烂的菟丝子叶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

又是象童话里一样的夜……（〔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1339页）

这些野兽寻常的平均步速是每小时七千几何步。退化的家驴一点儿也不能够让我们了解这个独立骄傲的野驴。它有轻捷活泼的态态，聪明精细的神气，温雅的身段，妖冶的动作！……一个驯养好的野驴简直就价值连城，人们差不多不可能在山里捉到它，因为它在山里就象鹿子似的跳，小鸟似的飞。（〔法〕巴尔扎克：《驴皮记》第282页）

它们从隐匿的屋角里、地下室、地窖、阴沟等处成群地爬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光亮处踌躇不前，在原地打上几个转，最后就死在人的脚旁。到了夜里，在过道中或巷子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它们垂死挣扎的轻声惨叫。在郊区的早晨，人们见到它们躺在下水道里，尖嘴上带着一小块血迹。有些已肿胀腐烂，有些直挺挺地伸着四肢，须毛还直竖着。（〔法〕阿尔贝·加缪：《鼠疫》第14页）

那狮子大得吓人，形状狰狞可怕。它原是躺在笼里，这时转过身，撑出一只爪子，伸了一个懒腰；接着就张开嘴巴，从容打了一个大呵欠，吐出长有两手掌左右的舌头来舔眼圈上的尘土，洗了个脸；然后把脑袋伸出笼外，眸着一对火炭也似的眼睛四面观看，那副神气，可以使大勇士也吓得筋酥骨软。（〔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册第120—121页）

近，越来越大，呱呱的叫着，朝小山上疾飞。笔直象开来了一支军队似的。

黑暗之鸟直扑绞刑架。

孩子吓得往后退。

凡是成群结队的动物都服从命令。所有的乌鸦都挤在绞刑架上。死尸上一只也没有。他们似乎在交谈。乌鸦的叫声听起来真可怕。狼嗥、鸟叫、狮吼，都是生命的证据；乌鸦叫却是承认腐败的表示。使人仿佛听到了坟墓打破寂静的声音。乌鸦的叫声有黑夜的味道。（〔法〕雨果：《笑面人》第 71 页）

那是一个很沉静的地方，而这类地方经常是这样的，只有一些在参天的古树枝头上筑巢的乌鸦的喧噪，一唱一和地在半空中互相召唤着。起初是一只羽毛光滑的乌鸦，环绕着它那个迎风摇摇晃动的破烂住处而翱翔，叫的声音很粗沙，好象很偶然似的，情调又很沉稳，仿佛只是对它自己讲话。另一只乌鸦答话了，于是它又叫起来，比先前更响了；接着另一个说话，接着又是一个；每一次那个带头的，因为遭到反驳而气恼，就越发坚持它的意见，叫个不停。其它的乌鸦本来是保持着沉默的，这会也从树枝里上下左右中四面八方地插进嘴来干涉；还有另外的一群，是刚从灰色的教堂尖顶和古老钟楼窗口匆匆地赶来，也参加了这场舌战，于是忽高忽低，忽起忽落，一直叫来叫去。在这场喧嚣的论辩进行中，它们总是飞到这飞到那，一会儿落到嫩枝上面，不断改换着地位，这对于那些长眠苔藓和青草下面、忙碌了一辈子、并且在吵吵闹闹中把生命消耗掉的人们，正是一个很好的讽刺。（〔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 158—159 页）

麻雀

户外那棵粘满霜雪的柳树上，满是树挂，象是银条；成群麻雀落在银条上面，它们正在朝着东方晨雾中升起的鲜红太阳纵情歌唱。一只麻雀偶然回过头来，发现韩家院里这种从来少有的大方景象，招呼同伴唧唧喳喳连飞带跃飘下院来。树上霜花一时纷纷坠落，映在阳光中，

滤下落。不一会儿，在离地不到二百米高的地方绕了几个大圈子。人们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它横长在十五英尺以上。矫健的两翼浮在空气上几乎不动，因为大鸟的特点就是飞时带着威风凛凛的安闲样子，而小虫飞在空中必须每秒钟鼓翅无数次才能不坠落下来。（〔法〕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 131 页）

这时他看见一只老鹰鼓着长长的黑翅膀在他前面的天上打着转儿飞翔。马上它疾速地斜着翅膀降落下去，然后又盘旋起来。

……

老鹰在天空里越飞越高，还在打着转儿，可是翅膀一动也不动。然后它忽然俯冲下去，老头儿看见一条飞鱼从水里跃出，从水面上拚命地飞过去。

……

他正在凝神注视的时候，那只老鹰又忽然往下一降，歪着翅膀俯冲下去，然后追在飞鱼后面，疯狂地但是徒劳无益地抖着它的翅膀。（〔美〕海明威：《老人与海》第 21—22 页）

大 雁

大道旁边有一只野雁在飞。它拍着翅膀，扭动尾巴，浸在阳光里，看样子象是钓鱼用的那种小鱼形的金属鱼钩，或者象一只池塘上的小蝴蝶；在它掠过水面的时候，翅膀和触须分不清楚，好象前后左右都生出了触须似的……野雁在空中颤抖着，好象一只昆虫，现出花花绿绿的颜色，直线样的飞上高空，然后大概给尘雾吓住了，往斜刺里飞去，很久还看得见它一闪一闪的发亮……（〔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 170—171 页）

几只公雁从道旁往土冈和山坡的顶上飞去。被太阳照得闪闪放光的雪白的小雁细碎而又喧闹地扇动着翅膀，往高空飞去，一直高入云霄，好象是在蔚蓝色的大海里游泳，脖子伸得直直地迅速地往前飞着，脖子上围绕着一圈象黑天鹅绒做成的结婚花环似的茸毛，越飞越远。

森林里有的是这种鸟，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持久不息的啄木声，声音急促得好象人类劳动时的歌声一样。人们简直会以为，这种鸟都各有自己的打铁铺子，那么早就开始积极劳动了。（〔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649页）

其 它

今年四月，雨水很勤。公社堂屋里有一双燕子常常蹲在门楣上，或是亮窗格子上沉静地歇气，悠然地观察；间或偏起小脑壳，露出长着丰满的浅黄茸毛的颈子，望着窗外，好象是埋怨这多雨的天气，又好象是为了别事，它们的语言我不懂，不能断定。它们正在筑巢，没有蓑衣和斗笠，天一落雨，翅膀上驮着雨水，飞翔起来异常吃力，只好停工。看着那功成一半的泥巢，大家不免议论了：

"家伙们心灵嘴巧，看这窠筑得好稳。"（周立波：《张满贞》《山那边人家》第68—69页）

……在水的上空有一只白色的海鸥，也许是有什么渔人惊动了它，它徬徨地、无声地飞翔着，象在找着一个栖息的地方。……海鸥飞旋了几转，掩了翅膀，于是好象被人击落似的，哀鸣了一声，就坠到远远的地方，一只黑暗的船后去了。（〔俄〕屠格涅夫：《前夜》第202—203页）

百灵的颤动的歌声不绝地从四面涌来，黑头鸥或是在低的草地上呼着名字盘旋，或者静静地掠过草丛飞去；白嘴鸦在短短的禾田里昂头阔步，让这一片新绿衬出了它们的乌黑；一会儿它们又隐在已经变白了的裸麦中间，不时从那灰色麦浪中伸出它们的头来。（〔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18页）

列文向周围左右望着，他看见在那旦，正在他对面，衬托着暗碧色的天空，在纵横交错的白杨树的柔嫩的枝芽上面有一只飞着的鸟。它直向他飞来；象撕裂什么结实的布片一样的嘎声在他耳边响着；鸟的长嘴和颈子可以看见；正在列文瞄准的那一瞬间，从奥布浪斯基站着的那灌

庄严地走进捕鸟器里去。鸱鸟是神秘的，跟别的鸟完全不同，在网子跟前常常站很久，摇动它的长嘴，身子往后仰，让它那很粗的尾巴支在地上。它常在树干上跑上跑下，象是一只啄木鸟。它永远跟山雀做伴。这种烟色的小鸟有一点吓人的地方，它似乎孤零零，谁也不爱它，它也不爱谁。它象喜鹊似的喜欢偷一些细小发亮的东西，悄悄藏起来。（〔苏〕高尔基，《人间》第 148—149 页）

已经熟识了吉利亚特的海鸟，在他的头顶上不安的飞翔。这已经不是它们过去的粗暴的习惯，而是一种说不完的、温柔的、友爱的关怀。它们低声地叫唤，好象要唤醒他。一只海鸥，无疑的是最爱吉利亚特的，向他亲昵地靠拢来，开始和他讲话。他好象没有听见；它于是跳到他的肩上去，用它角质的嘴尖啄着吉利亚特的嘴唇。吉利亚特张开了他的眼睛。鸟儿们满意地、不驯地飞开了。（〔法〕雨果，《海上劳工》第 363—364 页）

一只红雀急速地低飞下来，飞到无花果树中去，翅膀在一具吓鸟器上掠过，轻微地碰撞一下。另一只红雀紧跟在后边，接下来是一小群。那些闪亮的圆形薄片全擦得象雨水般的闪闪发光；红雀，都是些好胜的鸟儿，朝着那些逗惹着它们的自己的映像飞了过去。轻微地碰撞一下后，雀儿就在空中使出浑身的本领盘旋，然后再斜飞着冲了下来，接着又来上一次。（〔美〕韦尔蒂，《乐观者的女儿》第 92—93 页）

许多小鹌鹑在地上的残梗之间得意地昂头阔步走着，带着青年人那一种过分讲究的花花公子气；许多老的呢，显出一种有智慧有经验的鸟儿的神气，用圆圆的小眼睛察看着小鸟的轻浮……（〔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 296 页）

在那个时期里，奇怪的鸟都不声不响地从北极后面飞到棱窟槐这块高原上来；它们又瘦又秃，象鬼怪一般，眼里都含着凄惨的神情，因为它们在人迹不能到的北极地带，在寒气凝固血液、人类无法忍受的空气

彩似的天空里翱翔一阵后，便扑通一声跌回海里去。海水哗啦啦地往上溅了三十呎高，象是一堆堆的喷泉似的闪烁了一下后，又象一阵雪花样散落在水里，撇下一个圆圈圈，那上面油腻腻得象新鲜牛奶，把那条如大理石的白鲸躯干围住了。（〔美〕麦尔维尔：《白鲸》第 330 页）

章鱼

任何理想都是容许的，如果恐怖也是一个目的，章鱼便算得是一个杰作。

……

章鱼没有强有力的肌肉、吓人的呼叫、厚的皮、尖的角；也没有毒刺、钳子、悬钩的尾巴；更没有象刀剑的鳍、带爪的羽翼；没有刺、剑、电、毒、病这一切的利器；更缺乏爪、嘴、牙这一类的器官；可是在一切动物里，章鱼却具有最可怕的武器。

究竟什么是章鱼？它是海里的吸血鬼。

……

在大海的岩石中间，可能常有的遭遇是：

一种浅灰色的形体在水里摆动；象人的背膀那么粗，约半"阿仑"那样长；褴褛得象一块破布，又象一只没有柄的没张开的伞。这团破布向你慢慢地游过来。忽然间它张开了，八条辐射线从有两只眼睛的一张脸上射了出来。这些辐线是有生命的，在它们的蠕动中隐藏着微微的火光；这象裂开的大轮上的东西，有四五英尺长的直径。真是一张可怕的网呀！它扑到你的身上来了。

章鱼是这样地钩住了人。

它缠住它的受害者，用它的长带子绑和缠着他。它的腹部是暗黄色，背上是深土色。它的形状象蜘蛛，颜色象变色龙。受到刺激的时候，它会变成紫色。它最可怕的性质是它的柔软。

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它象一团腐烂的肉。它是疾病的丑怪化身。（〔法〕雨果：《海上劳工》第 337—338 页）

这是一条身躯巨大的章鱼，长八米。它极端快捷地倒退着走，方向

德的灯笼"，它用自己的五颗牙齿咬岩石，挖成孔穴，住在里面。海上的猎人从这些孔穴里，把它们挖出来，把它们劈成四半，活生生的吃掉，好象吃牡蛎那样。有些人把他们的面包浸着柔嫩的肉汁吃，因此又把它叫做"海蛋"。（〔法〕雨果：《海上劳工》第 229 页）

……植物的下面，海洋宝藏中的奇珍异宝时隐时现：象牙质的贝壳、凤凰螺、海胆、单瓣贝、鸵鸟螺、圆锥螺……等等。象一间小小茅屋的钟形的阵笠贝，粘在岩石上，到处皆是，成群结队的分布得象村庄一般，在这些村庄的小径中，有一些海里的金龟子、甲虫在闲逛。有一些鹅卵石不知怎样地撞进了洞窟，介壳类的生物便寄居在它们上面。它们是海里的贵族，它们遍身锦绣，时常避免和那些不文雅的小石子接触。（〔法〕雨果：《海上劳工》第 256 页）

七点左右，我们终于到了小纹贝礁石岩脉上，岩脉上繁殖着不可数计的亿万珍珠贝。

这些宝贵的软体动物粘附着岩石，它们被那些棕色的纤维结实地缚在石上，摆脱不开。从这点来看，珍珠贝甚至于不如淡菜，因为大自然还给淡菜有可能移动的能力。

杂色小纹贝，所谓珍珠母的两片介壳差不多相等，壳作圆环形，壳壁很厚，外表很粗，凹凸不平。有些珍珠母的外壳上面带一条一条的淡青色线纹，线纹尽头处有些发亮。这是属于年轻一类的珍珠母。（〔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 269 页）

其它

面前是一群箭鱼，压扁的身躯，皱纹的皮肤，背脊上有箭镞式的武器，在诺第留斯号周围游来游去，鼓动着它们尾巴两边的四排尖刺。再没有比它们的外表更使人赞赏的了，上边灰色，下面全白，点点的金黄在波浪的漩涡中间闪闪发亮，多么美丽！（〔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 129 页）

在这些象温带树木一般高大的各种不同的藻木中间，在它们的湿润的荫影下面，遍生着带有生动花朵的真正丛林、植虫动物的篱笆行列、上面象花一般开放出弯曲条纹的漩纹状珊瑚、触须透明的黑黄石竹珊瑚、草地上一堆一堆的石花珊瑚——为了使这个幻觉完整无缺——又有蝴鱼，它们象成群的蜂雀，从这枝飞到那枝，至于两腮耸起、鳞甲尖利的蠹虫鱼、飞鱼、单鳍鱼，那简直就象一群鹌鹑，在我们脚下跳来跳去。（〔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 149 页）

金鱼一下看见下了球儿都赶过来了，扭着尾巴，摇着划翅，楞着突出的眼睛，团团转地旋着身子，没入水底追逐那件沉下去的东西，再立刻浮到水面争取另外的一件。

它们显出好些嘴巴上的滑稽动作，好些匆忙迅速的突进动作，俨然是好些畸形小怪物的姿态；后来它们在水底的金沙上面散开了，红得很鲜明，象是好些火焰在明净的波动当中穿过，停止的时候，使人立即望见它们的鳞片边都绕着蓝色网状的细纹。（〔法〕莫泊桑：《俊友》第 423 页）

渔船"玛丽"在宽广的水上投下一个夕暮似的极长的阴影。在这反映着天空的白色的、磨光了的海面，这阴影显得象是绿色似的。在这一部分被阴影盖住了的、什么也不反射的地方，人们可以窥见透明的水中所发生的事情：无数的鱼，无穷无尽的同一的鱼类，仿佛在它们那没有止境的旅行中有着一个目标似的，向着同一的方向静静地溜去。这是鳘鱼在成群活动着。它们一排排地衔接着直往前进，看来象是一片灰色的影线似的；并且因为它们不绝地起着迅速的颤动，这一片沉寂的生命便显出在流动的样子。有时它们忽然将尾一摆，于是大家同时转过身来，露出它们那银色的肚腹的光辉。随后，这同样的摆尾，转身，借着迂缓的波动传染到了整个的鱼群，好象无数的刀片在两面水间向着每一面发出一道小小的闪光一样。（〔法〕罗逖：《冰岛渔夫》第 45 页）

钓丝慢慢地、不断地往上升，然后船前边海面上鼓出了一块，鱼露

出来了。它没完地往上冒，水从它的身边往四下里直涌。在太阳里，它浑身明亮耀眼，头，背，都是深紫色的，身段两边的条纹给太阳照得现出了一片淡紫色。它的吻长得象一根垒球棒，尖得象一把细长的剑，它的全身都从水里露出来，然后又象潜水鸟似的滑溜溜地钻进水里去。老头儿看见它那镰刀片似的大尾巴没入水里，钓丝也飞快地滑下去。（[美]海明威：《老人与海》第46页）

（6）昆虫

蜂

你看他弄个精神，摇身一变，变做一个蜜蜂儿。真个是：口甜尾毒，腰细身轻。穿花度柳飞如箭，粘絮寻香似落星。小小微躯能负重，瞥瞥薄翅会乘风。却自椽桉下，钻出看分明。（吴承恩：《西游记》第206页）

窗外是个小花园，满园栽着洋槐。无数的蜜蜂、黄蜂和丸花蜂，在盛开着金色花朵的繁枝间齐声而不绝地喈喈嗡嗡；这片不绝的嗡嗡声透过半掩着的百叶窗和放下的窗帘传进房间里来了。（[俄]屠格涅夫：《春潮》第25页）

以后一只蜜蜂飞了进来。

没有比蜜蜂更象精灵的了。蜜蜂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就象精灵从一颗星飞到另一颗星一样，蜜蜂产蜜，就象精灵带着光一样。

蜜蜂飞进来的时候发出很大的声音，它尽力嗡嗡地叫着，好象在说："我来了，我刚看过玫瑰花，现在我来看看孩子们。这儿有什么事情发生呀？"

一只蜜蜂就是一个管家婆，它的唱歌就是嘀咕。

蜜蜂在屋子里飞着的时候，三个孩子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它。

蜜蜂在整个图书室里旅行了一遍，搜索了每一个角落，仿佛在自己

的蜂窝里一样自由地飞来飞去，振着翅子，富有旋律，在一个个书橱间徘徊，在玻璃门外检视书名，仿佛它也有知识似的。（〔法〕雨果：《九三年》第 310 页）

蝴蝶

捻着诀，念个咒，摇身一变，变做个蝴蝶儿，展开翅，翩翩翻翻，径自赶上。果然变得有样范：

一双粉翅，两道银须。乘风飞去急，映日舞来徐。渡水过墙能疾俏，偷香弄絮甚欢娱。体轻偏爱鲜花味，雅态芳情任卷舒。（吴承恩：《西游记》第 1128 页）

一些金晃晃和银灿灿的蛾，披着毛茸茸的皮袄，飞进敞开着的窗子，围着灯扇着翅儿飞扑，有的飞到屋子里深处，象拨弄着松弛的琴弦般轻轻地歌唱。（〔苏〕革拉特珂夫：《水泥》第 343 页）

他们都望着一只蝴蝶在石竹上采取它的营养料，它用一双迅速翻动的翅子从这一朵石竹飞上另一朵石竹，等到它停在花上的时候，翅膀仍旧继续从从容容扑着。（〔法〕莫泊桑：《俊友》第 228 页）

蝇

成群的蜻蜓在树梢飞舞，有时竟扑到绿色的铁纱窗上，那就惊动了爬在那里的苍蝇，嗡的一声，都飞起来，没有去路似的在窗前飞绕了一会儿，仍复爬在那铁纱上，伸出两只后脚，慢慢的搓着，好象心事很重。（茅盾：《子夜》第 183 页）

先前那匹硕大的红头苍蝇又回来了。照例蹲在那小而尖的鼻子上，翘起两条后腿，朝鼻孔中探望了好一会。接着，象有了新的发见，这勇敢的小东西就沿着鼻梁往上走，终于在眼角停住，很敏捷地舐了一下堆在那里的眼屎，便搓着一对前腿，表示它实在有说不出的得意。（茅盾：《一个够程度的人》《茅盾文集》第八卷 390 页）

苍蝇的大队驾了轻风，雄赳赳地飞过来，仿佛它们就是一家之主，并且利用了女人的近视和眩她眼睛的阳光，就这边弄碎了可口的小片，那边撒散了整个的大块。丰年的夏天，吃的东西多到插不下脚，它们飞来了，却并不是为了吃，只不过要在糖堆上露脸，用前脚或后脚彼此摩一摩，在翅子下面去擦一擦，或者张开两条前脚，在小脑袋下面搔一搔，子是雄赳赳的转一个身，飞掉了，却立刻从新编成一大队，又复飞了回来。（〔俄〕果戈理：《死魂灵》第 53—54 页）

太阳透过窗子，直射在他脸上。昨夜静静的睡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的苍蝇，现在却向他集中了它们全部的注意：一匹坐在下唇上，另一匹站在耳朵上，第三匹又想跑到眼睛这里来；还有胡里胡涂的一匹，竟在鼻孔边占了地盘，他在半睡半醒中，一吸，就吸进鼻子里去了，自然是惹他打了一个大喷嚏——但也因此使他醒转了。（〔俄〕果戈理：《死魂灵》第 108 页）

从广场走进店里，他们惊起了一大群苍蝇，把光线都弄得昏暗了。那种声音仿佛一个鼓队在远处操练。最初的恐慌过去之后，这些浅蓝肚子的大蝇子，领着一些嗜血的小苍蝇和几只牛虻，又飞回来伏在玻璃窗上，玻璃窗旁的三层木板上面，板上的油漆全被它们的黑点盖住了，可以看见一些粘搭搭的瓶子，象兵士那样排列在那里。（〔法〕巴尔扎克：《农民》第 298 页）

拉斯蒂克老爹在餐桌前坐下时，小心翼翼地把那还在冒烟的烟斗，收在便帽里；大家便都笑起来了。一只苍蝇，一定是受了他那酒糟鼻子的引诱，屡次飞来想停在他的鼻尖上；当他用手去抓，可又慢了一步，没有抓到，苍蝇就飞向蝇屎斑斑的洋纱窗帘上栖息下来，但对船夫的酒糟鼻子仿佛仍然恋恋不舍，因为它立刻又飞起来要去停在上面。

每当苍蝇飞动一次，便引起一阵哄笑；老汉被刺痒得不耐烦了，叽哩咕噜地说："这家伙真够罗嗦。"（〔法〕莫泊桑：《一生》第 30—31 页）

在祷告做到半中间的时候，有一只苍蝇落在他前面的座椅靠背上；它从从容容地搓着双手，伸出胳臂来抱着头，拚命使劲地磨擦，以致它的头几乎好象是要和身子分家，象一根细线似的脖子显露出来，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它又拿后腿拨弄翅膀，把翅膀向身上轻轻地摸，好象那是礼服的后摆；它逍遥自在地老在那儿做着这一全套梳妆打扮的工夫，似乎是明知自己绝对安全无事一般…… （〔美〕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第 37—38 页）

蚁

枞树林下有许多蚁垤，大得象一个干草堆，蚂蚁在林中爬过的路，宽阔得竟如人走出来的小路一般，蜿蜒曲折，无穷无尽。许多蚂蚁群在这些路上来来去去，忙个不停。在一些小枞树底下，时常有一只刺猬在进攻胡蜂巢；它把鼻子探进胡蜂巢里，马上就缩了回来，连连的打嚏。（〔丹〕尼克索：《征服者贝莱》第一卷 243 页）

这时候，草里的一切都在活动、匍匐、纷忙。

那里，蚂蚁向四面八方奔跑，非常劳碌而纷忙地挤撞，散开，趱行，恰象从高处眺望一处市场时所看见的，同样的一伙一伙，同样的挤撞，同样的蠕动。 （〔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 314 页）

后来又有一大队蚂蚁出现了，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开始干它们的工作；其中有一个蚂蚁双手抓着一只够它自己五倍大的死蜘蛛，英勇地拚命前进，一直拖着它硬往树干上爬。……现在整个自然界都已经大醒，活动起来；远近各处都有标枪似的一道道的阳光从茂密的树叶子里投射下来，还有几只蝴蝶拍着翅膀登场了。 （〔美〕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第 100—101 页）

其 它

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速。蹑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而跃。急趁之。折过墙

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徬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蒲松龄：《促织》《聊斋志异》第 207 页）

一只长着光亮的翠绿翅膀的小虫，越过栏杆，飞到走廊上来。虫子的头上，长着一块美丽的透明的薄壳，象小姑娘披上了薄薄的蝉翼般的纱巾。这虫子纤细而温柔，透过薄壳还可以看见它红珠子似的小眼睛。入春以来，这种虫子很多，常常撞进铁窗，陪伴着长年没有呼吸过自由空气的人们。

又飞来一只，它们并排在一起，故意在人们面前骄傲地爬着。（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第 397—398 页）

他刚开始削羽毛笔，就坐在那里睡着了。几只苍蝇立刻利用这幸运的机会，团团地围住了他的嘴巴。一只蚊子停在他的额上，正确地摆开了两只脚，慢慢地把它的刺全部插进他的柔软的肉里去。（〔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 174 页）

克利斯朵夫躺在万物滋长的草上，在昆虫嗡嗡作响的树荫底下，看着忙忙碌碌的蚂蚁、走路象跳舞般的长脚蜘蛛、望斜刺里蹦跳的蚱蜢、笨重而匆忙的甲虫，还有光滑的、粉红色的、印着白斑、身体柔软的虫。或者他把手枕着头，闭着眼睛，听那个看不见的乐队合奏：一道阳光底下，一群飞虫绕着清香的柏树发狂似的打转，嗡嗡的苍蝇奏着军乐，黄蜂的声音象大风琴，大队的野蜜蜂好比在树林上飘过的钟声，摇曳的树在那里窃窃私语，迎风招展的枝条在低声哀叹，水浪般的青草互相轻拂，有如微风在明净的湖上吹起一层皱纹，又象爱人悉悉索索的脚声走过了，去远了。（〔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 278 页）

就在这一刹那，有一只漂亮的小虫飞过园墙。它也许曾慢游全城，在那人烟密集的红尘中找不到姹紫嫣红、青草绿树，而拉帕其尼医生花

园中的浓香把它引了来。这有翅膀的小亮点没有停在花朵上，而似乎被碧阿蒂斯吸引住了，它在空中，绕着她的头拍着翅膀。（[美]霍桑：《拉帕其尼医生的女儿》《霍桑短篇小说集》第 399 页）

清早凉爽的暗淡晨光渐渐地发白了，各种声音也随着多起来，一切都显得活跃了。……一条小青虫在一片有露水的叶子上爬过来了，它时时把身子的三分之二抬到空中，向四周"闻一闻"，然后继续前进——汤姆说，它是在量尺寸哩……（[美]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第 100 页）

桌子上放着一个铜烛台，蜡烛在燃烧。形形色色的小飞虫绕着烛焰嗡嗡地打转。每隔一会儿，总会有一只小虫子飞得太靠拢火焰，把翼翅烧焦了，甚至把身子都烧着了，片刻间在烛芯上烧个通红。在这当儿，菲谢尔森博士总要做一下苦脸。他那满是皱纹的脸儿会扭动起来，乱蓬蓬的胡子底下的嘴唇会紧咬一下。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向小飞虫挥动着。（[美]辛格：《市场街上的斯宾诺莎》《辛格短篇小说集》第 21 页）

他的熟朋友只是在地上爬的和在空中飞的小动物，那些小动物也好象把他收容在它们的队伍以内。蜜蜂带着跟他很亲密的神气在他耳边上嗡嗡地鸣，并且往他身旁那些石南花和常青棘花上爬，多得都把那些花儿堕到地上去了。琥珀色的怪蝴蝶，爱敦所独有而别处所永远见不到的，都随着他的呼吸翩跹，往他弯着的腰上落，并且跟他那上下挥动的钩刀上发亮的尖儿逗着玩。翡翠绿的蚂蚱，成群结队地往他的脚上跳，落下来的时候，好象笨拙的翻跟头的，有的头朝下，有的背朝下，有的屁股朝下，看当时碰到的情形，还有一些，就在凤尾草的大叶子底下沙沙地叫着，跟那些颜色素净不作一声的蚂蚱调情。大个的苍蝇，都从来没见过伙食房和铁丝网，并且还完全在野蛮的状态里，就在他四周嗡嗡乱鸣，并不知道他是个人。（[英]哈代：《还乡》第 328 页）

五 建筑类

(1) 殿 阁

这天上有三十三座天宫，……一宫宫脊吞金稳兽；又有七十二重宝殿，……一殿殿柱列 玉麟鳞。寿星台上，有千千年不卸的名花；炫药炉边，有万万载常青的瑞草。又至 那朝圣楼前，绛纱衣，星辰灿烂；芙蓉冠，金璧辉煌。玉簪珠履，紫绶金章。金钟撞动，三曹神表进丹墀；天鼓鸣时，万圣朝王 参玉帝。又至 那灵霄宝殿，金钉攒玉户，彩凤舞朱门。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上面有个紫巍巍，明幌幌，圆丢丢，亮灼灼，大金葫芦顶；下面有天妃悬掌扇，玉女捧仙巾。恶狠狠，掌朝的天将；气昂昂，护驾的仙卿。正中间，琉璃盘内，放许多重重迭迭太乙丹；玛瑙瓶中，插几枝弯弯曲曲珊瑚树。正是天宫异物般般有，世上如他件件无。 (吴承恩，《西游记》第 43 页)

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牖户自通，千门万户，金碧相辉，照耀人耳目。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傍；壁砌生光，琐窗曙日，工巧之极，自古未之有比也。费用金宝珠玉，库藏为之一空。人误入其中者，虽终日不能出。帝幸之，大悦。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楼。" (冯梦龙：《隋炀帝逸游召谴》 《醒世恒言》第 482 页)

从建有佛教法会 的院落往北，绕过假山，穿过有雕栏的白玉小桥，又是一座圆殿，描金盘龙扁额上题着"环碧"二字。周围绿水环绕，花木繁茂，苍松数株，翠竹千竿。这是南宫最后和最幽静的地方，再往北几丈远便是覆盖着黄瓦 的红色宫 墙。道坛 设在环 碧殿中，叫做"敕建三

清 普临、降妖、伏魔、消灾、弭乱醮坛"。 （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832—833页）

（2） 城 堡

古堡仿佛荒芜已久。屋顶草木丛生，似乎受不了这样的重压而弯下来。墙壁虽然是用当地丰产的结实的片岩石块筑成的，然而却有无数裂缝，使常春藤得以在上面挂钩。两座房屋连成直角，当中夹着一个高高的塔楼，面对着池塘，这就是整个古堡。门同百叶窗因腐烂而松脱，栏杆全生了锈，窗户破烂不堪，似乎风暴一来就要一一脱落。当时北风在这些废墟上呜呜地刮着，在朦胧的月光照射下，古堡象一个庞大的鬼怪。 （〔法〕巴尔扎克：《舒昂党人》第160页）

古堡连同四周的城墙、城壕，以前就是一个独立的城，如今也自成一区，保持古城的风貌：进去要走古老的城门，出来要过三座桥，桥下是两条大河的支流。有些地方，城垣露出坚固厚实的墙基，现在上面都盖了屋子。塔的地位比古堡还要高，等于守卫古堡的炮台。城市环绕在这两个要塞四周，所以要做伊苏屯的主人，塔和古堡必须一齐占领，光是拿下古堡还控制不了塔。 （〔法〕巴尔扎克：《搅水女人》第101页）

这堡寨从来没有被人用来防御重大的袭击；城墙的基脚也只有五六呎厚，护楼也只有夹出壁外的那一点儿建筑。可见它建筑的年代已经在封建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了。……这是一所相当漂亮的堡寨，一个长方形的建筑，每一层只有一个大房间，四角的护楼里面是一间间的小屋子，后面一座护楼，保护着那唯一的楼梯。一所小小的礼拜堂，因毗连古老的房屋的倒坍，已经变成孤零零的了；城壕已经有一部分被淤塞住了，周围的护炮楼一半也已经倒坍了，从前的堡寨北面的那片池塘，已经成了一个漂亮的斜长的草原，中间荡漾出一泓小小的泉水。 （〔法〕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第59页）

观察者的左手是一带败壁残垣，许多地方已经倒坍了，有些地方还有粗糙而厚重的残壁巍然俯临河岸。参差而尖锐的石头上挂了一大团一大团的海藻，在一阵阵的风里颤抖；还有绿色的常春藤悲哀地绕着黑色的、倒坍的雉堞。在这后面耸立着古堡，它的塔没有了顶，它的厚墙倒了，但是骄傲地告诉我们它的昔日的威风和力量，在七百年以前，它里面响着武器的锵锵声，或者回荡着宴会和饲酒的喧声。（〔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 69 页）

（3） 教 堂

一定很少有什么建筑比得上它的正面那样漂亮的了，那里有三个联在一排的大门，有二十一个穿着旧的绣花袍子的帝王的神龛；中间的巨大天窗被两个小小的横窗护着，好象一个牧师被执事和副执事陪着一样。一座镂空花的高楼，用它细细的柱子撑持着一个沉重的天花板；最后是那两座黑而厚的塔带着它们倾斜的檐屋——部分和谐，全体壮丽，每隔五大步一个地安排着，呈现到眼睛里来，虽堆积而并不混乱，带同着无数雕刻的和塑造的肖像，很适合全体的庄严伟大；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石头交响乐；整个人类和人民的巨大工程，好象《伊里亚特》和它的姊妹《娥芒斯娥斯》聚合和交溶了起来，整个时代巨大的力量底联合产物，在每一块石头上都可以看到艺术家的天才锻炼出来的工作底奇功，以千百种姿态跳跃而出；总之，一种人类的创造力，象神的创造力一样强壮和丰富，仿佛具有两种性格：真实与永恒。（〔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 139—140 页）

小门突然开启，小教堂内灯火辉煌。我们可以看到那祭台上，燃着千余支大蜡烛。蜡烛分作八排，每排之间，用鲜花间隔着。最纯洁的香烟的馥郁的香气从圣堂门内喷出，好似海潮的旋涡。这座新近镀金的小教堂仄狭已极，但是非常华贵。于连注意到祭台上的大蜡烛有比一丈五尺还高的。少女们简直禁不住发出叹赏的声音来。（〔法〕司汤达：《红与黑》第 147 页）

教堂，一座中世纪的古老教堂，由于拔朗日的领主的乐善好施，是用石头盖成的，他们起先在高坛旁边保留一座小教堂给自己使用，后来又保留一个地下的小教堂作为他们的墓窖。这座教堂也象朗诺谋城的教堂那样，它的大门是一列宽大的拱廊，四边有花环，饰以小像，两旁夹着两条有壁龛的柱子，柱头是尖的。这座大门，在偶然得免于加尔文主义的灾难的中世纪小教堂里是常常看见的，顶上有三条竖线花纹，竖线之上刻了一个抱着圣婴耶稣的圣母像。两侧在外面有五个没有门洞的拱门，用花边描画出来的，由用小玻璃块嵌成的窗子照明。教堂东面的半圆形室，依靠着一些扶壁拱架，这些扶壁拱架用在大教堂上也非常合适。钟楼盖在教堂的一只翼子里面，它是一个四方形的塔。（〔法〕巴尔扎克，《农民》第 248 页）

等到天稍亮了，她便走到教堂去作祷告。这堂皇的教堂在她看来是怎样广大而又黑暗啊，——并且因为有着那些被几世纪的岁月将基础磨损了的粗大的柱子，因为有着那种坟墓似的、腐败的、硝石的气味，这教堂显得怎样和巴黎的教堂不同啊！圆柱后面的一个角落里燃有蜡烛，一个女人跪在烛前祈祷着；微弱的火焰消失在那些穹窿的薄明的空虚中……子是她自己突然再感到了一种忘记了的感觉。当她很小的时候，被人带到潘保尔的教堂里去作冬天早晨的第一次弥撒时所感到过的凄凉与恐惧。（〔法〕罗逖，《冰岛渔夫》第 25 — 26 页）

那是一个年代久远鬼气森森的地方。教堂建造于数百年前，曾经附设过一个尼庵或者修道院；因为颓圮了的拱门，凸窗的残迹，黑色的残壁仍然屹立在那里，面老建筑的其他部分则在分崩离析，混在公墓的泥土上面，长满了茂草，好象它们也要求一块埋葬的地方，想把它们的灰烬和人的尸骨混在一起。在这些年代荒远的碑碣的近旁，也就是废墟的一部，有两座在近代曾经辛苦地改造过的小小住处，附有凹窗和橡门，也快要倾圮，空在那里荒废着。（〔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 429 页）

（4）祠　庙

行过岭头，下面平处，忽见祥光霭霭，彩雾纷纷，有一所楼台殿阁，隐隐的钟磬悠扬。三藏道："徒弟们，看是个甚么去处。"行者抬头，用手搭凉蓬，仔细观看，那壁厢好个所在！真个是：

珍楼宝座，上刹名方。谷虚繁地籁，境寂散天香。青松带雨遮高阁，翠竹留云护讲堂。霞光缥缈龙宫显，彩色飘飘沙界长。朱栏玉户，画栋雕梁。谈经香满座，语策月当窗。鸟啼丹树内，鹤饮石泉旁。四围花发琪园秀，三面门开舍卫光。楼台突兀门迎嶂，钟磬虚徐声韵长。窗开风细，帘卷烟茫。有僧清散淡，无俗意和昌。红尘不到真仙境，静土招提好道场。

行者看罢，回复道："师父，那去处是便是座寺院。"（吴承恩：《西游记》第829—830页）

寺中殿塔壮丽，然蓬蒿没人，似绝行踪。东西僧舍，双扉虚掩；惟南一小舍，扃键如新。又顾殿东隅，修竹拱把；阶下有巨池，野藕已花。（蒲松龄：《聂小倩》《聊斋志异》第67页）

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面悬一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字，旁书"特晋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献书"，两边有一副长联，写道：

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

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书。进入院中，白石甬路，两边皆是苍松翠柏，月台上设着古铜鼎彝等器。抱厦前西悬一块九龙金匾，写道："星辉辅弼"。乃先皇御笔。两边一副对联，写道是：

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

也是御笔。五间正殿前，悬一块阐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旁边一副对联，写道是：

巴后儿孙承福德，至今黎庶念宁荣。

俱是御笔。里边灯烛辉煌，锦幛绣幕，虽列着些神主，却看不真。（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 669 页）

庙很小。这里从前大概香火旺盛，但是现在冷落了。大仙的牌位光秃秃地立在神龛里，帷幔只剩了一只角。墙壁上还挂着一些"有求必应"的破匾。供桌的脚缺了一只，木香炉里燃着一炷香；没有烛台，代替它们的是两大块萝卜，上面插着两根燃过的蜡烛棍。一个矮胖的玻璃瓶子，里面插了一枝红茶花，放在供桌的正中。（巴金：《憩园》《巴金中篇小说选》第 244 页）

（5） 塔 碑

而在他上面的这座高塔——唯一看得见的一座高塔——现在看起来显然是一所住宅，或者是一座主建筑的塔楼，从上到下都是圆形的，一部分给常春藤亲切地覆盖着，一扇扇小窗子，从常春藤里探出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种好象发着癫狂似的闪光。塔顶盖着一种象阁楼似的东西，上面的矮堞参差不齐，断断续续十分难看，仿佛是一个小孩子的哆哆嗦嗦或者漫不经心的手设计出来的，在蔚蓝的苍穹映衬之下，显得轮廓分明。犹如一个患着忧郁狂的人，原来应该把他锁在家里最高一层的房间里，结果却从屋顶钻了出来，高高地站立着，让世界众目睽睽地望着他。（〔奥〕弗朗茨·卡夫卡：《城堡》第 10 页）

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中央立着一条石头的针形四方石碑，完完全全象一个永远摆在那里的惊叹符号。石碑顶端有一只带刺的圆球（怎样想象出来的！），石墩之间，倒垂着几朵鲜花，或紫或黄，因季节而异。不用说，艾格庄是一个女子盖造的，或是盖造给一个女子住的，男人不会有这么精致的思想……（〔法〕巴尔扎克：《农民》第 5 页）

这座地位如此显眼的法尔丽斯塔，有一间长宽至少各有四十尺的

底层大厅，里面满是柱子，柱子又粗又矮，因为这间大得异乎寻常的屋子只有十五尺高。它被用做警卫室，正中央有一座绕着一根柱子往上转的楼梯。这是一座铁制的小楼梯，非常轻巧，只有两尺宽，镂着花纹。……在这套房间的一头，看守们让新犯人看了看一间华丽的小教堂。四壁和圆顶全部是用黑大理石铺的。柱子也是黑色的，气势宏伟而又相称，沿着黑墙一根根排列着，但是又不和墙接触。墙上装饰着许多巨大的白大理石雕成的头骨，雕工精美，每个头骨下面还有两根交叉着的骨头。（〔法〕司汤达：《巴马修道院》第 370 页）

走到后来，他们就走到了那块名叫十字手的地方。在这一片荒寒凄凉的高原上，这块地方得算是最萧瑟惨淡的了。它那上面的风物完全不是画家和爱好风景的人所追求的那一种，它反倒自成一种美——一种含有悲剧性的反面的美。因为有一根石头柱子，上面很粗糙地刻了一只人手，竖在那儿，所以这个地方才叫十字手；那根石头柱子，古怪，粗糙，不是附近的石窟里的产物。关于它的历史、它的意义，一个人一样说法。有些人说，先前这儿本来有一个表示虔诚的十字架，现在这根柱子不过是那个十字架残余的孤桩就是了；又有些人说，从前这儿原来就只有这一根柱子竖在那儿，为的是标明地土的界限，或者聚会的地方的。不管这根柱子的来源如何，它所在的那片地方，却因为看的人心境不同，有时显得庄严，有时显得凶恶，就是感觉顶迟钝的人，从它上面走过，都不由要觉得毛骨悚然。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 422 页）

（6）坟　莹

夕阳渐渐要入土了，它的光线照着新掩埋的坟土，更显现出一种凄凉的红黄色。……暮帐愈伸愈黑，把累累坟墓中的阴气都密布起来。忽而一轮明月从东方升起，将坟墓的颜色改变一下，但是谁个能形容出这时坟墓的颜色是如何悲惨呢？（蒋光慈：《少年漂泊者》《蒋光慈选集》第 6—7 页）

在俄国境内一个远僻的角落里，有着一个小小的乡村的墓园。跟所有我们的墓园一样，它的外表是很凄凉的；墓园四周的水沟里早已长满了青草；灰色的木制十字架也倒了下来，在它们的油漆过的顶盖下面慢慢地腐烂；墓石都已换了地位，仿佛有什么人从后面把它们抬了起来似的；两三棵光秃的树遮不了日光；羊群随意在坟墓中间来往……可是这中间有一座坟墓却没有被人碰过，也没有被畜类践踏过；只有在黎明时候有一些小鸟栖在墓上唱歌。一带铁栏杆护着这坟墓；它的两端种了两棵嫩杉树。叶夫金尼·巴扎洛夫就埋在这坟墓里面。（〔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365页）

远处，墓园现出了轮廓，漆黑的一长条，跟树林或大花园一样。白石头的围墙露出来，大门也看得见了……借了月光可以认出大门上的字，"大限临头……"斯达尔采夫从小门走进去，头一眼看见的是宽阔的林荫路两边的白十字架、墓碑以及它们和白杨的阴影。四外远远的地方，可以看见一团团黑东西和白东西，沉睡的树木垂下枝子来凑近白石头。仿佛这儿比田野上亮一点似的，枫树的树叶印在林荫路的黄沙土上，印在墓前的石板上，轮廓分明，跟野兽的爪子一样；墓碑上刻的字清清楚楚。（〔俄〕契诃夫，《姚尼奇》《契诃夫小说选》第710页）

果然，一块方形花丛呈现在我眼前，如果没有一块刻着名字的白色大理石在那里作证的话，谁也认不出这是一个坟墓。

这块大理石笔直地竖在那儿，一圈铁栅栏把这块买下的坟地围了起来，坟地上铺满了白色的茶花。（〔法〕小仲马，《茶花女》第37—38页）

……公路旁边，有一个长着一层草皮的矮丘，六呎长，一呎阔，靠西立着一块花岗石，不知谁在上面丢了一枝刺李和一束野风信子。……在十字路口——那一定是个自杀者的坟墓！可怜迷信的世人！不过，不管躺在坟墓里的是谁，他占据着最有利的地位——这不是挤在雕刻着废物的其他丑坟之间的阴湿的陵墓——有的只是一块粗糙的石头、广

阔的天空和路旁的自然景物。（〔英〕高尔斯华绥：《苹果树》第9页）

（7）客　厅

胡国光一面听，一面瞧着客厅里的陈设。正中向外是总理遗像和遗嘱，旁边配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左壁是四条张子洞的字，面正当通左厢的一对小门的门楣上立着一架二十四寸的男子半身放大像。那男子，方面，浓眉，直鼻，不大不小的眼睛，堪说一句"仪表不俗"。胡国光料来这便是方罗兰的相了。靠着左壁，摆着三张木椅，两条茶几，和对面的右壁下正是一式。两只大藤椅向外蹲着、相距三尺许，中间并没茶几，却放着一口白铜的火盆，青色的火焰正在盆沿跳舞。厅的正中，有一只小方桌，蒙着白的桌布。淡蓝色的瓷瓶，高踞在桌子中央，斜含着蜡梅的折枝。右壁近檐处，有一个小长方桌，供着水仙和时钟之类，还有一两件女子用品。一盏四方形的玻璃宫灯，从楼板挂下来，玻璃片上贴着纸剪的字是"天下为公"，这就完成了客厅的陈设。胡国光觉得这客厅的布置也象方太太，玲珑，文雅，端庄。（茅盾：《动摇》　《钱》第128页）

毅公在前引导，走进冰如的客室。这是一间西式的屋子，壁炉上面，横挂一幅复制的油画，画的是一个少女，一手支颐，美妙的眼睛微微下垂，在那里沉思。两只式样不同安舒则一的大沙发，八字分开，摆在壁炉前面。对面是一张玲珑的琴桌；雨过天青的花瓶里，插几枝尚未全开的腊梅。里面墙上挂四条吴昌硕的行书屏条，生动而凝炼，整个地望去更比逐个逐个字看来得有味。墙下是一只茶几，两把有矮矮的靠背的椅子。中央一张圆桌，四把圆椅围着。地板上铺着地毯。光线从两个又高又宽的窗台间射进来，全室很够明亮了。右壁偏前的一只挂钟，的搭的搭奏出轻巧温和的调子。　（叶圣陶：《倪焕之》第47—48页）

树影在地毯上移动，大宣炉里一炉好香的烟气，袅袅不断的上升。东面的壁衣浴在太阳光里，上面附着的金碧锦绣，反射出耀目的光彩。

中堂挂着的一幅陈所翁的墨龙，张牙舞爪的象要飞舞下来。西壁是一幅马和之的山水，那种细软柔和的笔触，直欲凸出绢面来，令人忘记了是坐在京市的宅院里。（郑振铎：《毁灭》《郑振铎文集》第一卷413页）

客厅十分宽敞。南北两边是全套酸枝公座椅，当中摆着云石桌子、云石凳子。东面靠墙正中是一个玻璃柜子，里面陈设着碧玉、玛瑙、珊瑚、怪石种种玩器；柜子两旁是书架，架上放着笔记、小说、诗文集子之类的古书。西面靠窗子，摆着一张大酸枝炕床，床上摆着炕几，三面镶着大理石。炕床后面，是红木雕刻葵花明窗，上面嵌着红、黄、蓝、绿各色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客厅后面所种的竹子，碧绿可爱。（欧阳山：《三家巷》第135页）

这客厅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长十米、宽六米，高五米。天花板饰有淡淡的图案花纹，装在天花板上的灯球射出明亮柔和的光线，照耀着陈列在这博物馆中的奇珍异宝。因为这客厅实际上是一所博物馆，一只智慧的妙手把自然界和艺术上的一切珍奇都聚在这里，使它带着一个画家工作室所特有的那种富有艺术性的凌乱。

四周的墙壁悬挂着画案的壁毯，壁毯上点缀着三十来幅名画，画框子都是一式一样的，每幅画之间隔以闪闪发亮的武器饰物。……还有一些模仿古代最美典型的缩小铜像和石像，摆在这所华美博物馆角落的座架上。

……

除了艺术作品以外，自然界罕见的产品也占很重要的地位。这些东西主要是植物、贝壳，以及海中的其他产品，大约都是尼摩船长个人的发现。在大厅中间，有一个喷泉，水受电光的照耀，重又落在单由一片大贝壳制成的环形水池中。（〔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91—94页）

（8）餐　厅

餐厅是一个又长、又低、又窄的房间，一张狭长的餐桌从这头摆到那一头。

桌上铺着一块台布，看样子大概和酒吧间里那条毛巾用过的日子同样久远了。摆在桌上的是通常的餐具和饮食，无非是些裂口很多的笨重瓷器，一排镀过的、长了锈的调味瓶，还有一些糖缸子，里面插着锌制的茶匙，还有一堆一堆的黄色饼干和一碟一碟的叫人看了很丧气的黄油。（〔美〕马克·吐温：《镀金时代》第245页）

墙上画着淡蓝色小方块的彩色图案，围着镀金的、华丽的框子，角上刻着精致的花果，有肥胖的小爱神在上面自如飞翔。天花板上绘着金碧辉煌的藻井，围护着中间的一丛明灯——在闪光的棱柱和镀金泥灰卷叶之间点缀着好些电灯泡。地板打蜡、擦亮、发出微红的光来，四周都装着镜子——高大、明洁、车边的镜子——相互辉映，映出了不知多少人影、面容和灯架来。

餐桌本身并不怎么出色，可是台布上印着饭店的名称，银器上刻着特芬纳的牌号，瓷器上有哈弗兰的厂名，小红灯罩下灯光照耀着这样的器物，以及客人的衣服上、脸庞上反映出的墙壁的色泽，使餐桌显得仿佛很夺目。（〔美〕德莱塞：《嘉莉妹妹》第314—315页）

一间白大理石的巨大宴会厅，红色的帷幕，发亮的嵌花地板，绿色圆柱中间放着很多桌子，白桌布上面金、银、玻璃器皿闪闪发光。高台上有一张长桌，从大厅这一头直到那一头，约有一百尺长，其余的桌子一排排和高台成直角。

两盏金碧辉煌的巨型吊灯从高高的红色金色的天花板垂下，吊灯上的无数个毛玻璃的圆灯大放光明。在墙上还有装饰华丽的壁灯闪光耀目。（〔美〕沃克：《战争风云》第1036页）

(9) 厨 房

厨房里，那些顾不得扎带梳头的女人在拥挤；四、五岁的女孩在哭叫；厨房角落放着盛垃圾的木制大簸箕里长满了白霉，各种垃圾扔进去，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墙的一面涂了茶色的锌层，墙根下排开了反映生活倦态的各式小火炉；沿另一面板墙安有一个长方形木制水槽，已经糟朽不堪了，处处漏水。（〔日〕椎名麟三：《深夜的酒宴》《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第212页）

厨房是一间刷白了的屋子。椽子上吊着几只熏火腿，窗台上摆着盆花，钉上挂着枪，还有少见的大杯子、瓷器和镀制器皿，还有维多利亚女王的几幅画像。一张狭长的粗木桌子上摆好了许多碗和匙，桌子上空高高地悬着一串洋葱；两只牧羊狗和三只猫疏疏落落地躺着。（〔英〕高尔斯华绥，《苹果树》第23页）

(10) 书 房

（牛玉圃）当下走进了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傍边一行"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玖书"；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吴敬梓：《儒林外史》第271页）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

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鲁迅：《祝福》《彷徨》第3页）

这书房显得这样超凡的安静。空气是平均的，温温的。炉火也缓缓地飘着红色的光。墙壁是白的，白的纸上又印着一些银色图案画，两个书架也是白色的，那上面又非常美观地闪着许多金字的书。并且书架的上面排着一盆天冬草，草已经长得有三尺多长，象香藤似的垂了下来，绿色的小叶子便隐隐地把一些书掩盖着。在精致的写字台上，放着几本英文书，一个大理石的墨水盒，一个小小玲珑的月份牌，和一张Watts的《希望》镶在一个银灰色的铜框里。这些装饰和情调，是分明地显出这书房中的主人对于一切趣味都是非常之高的……（胡也频：《到莫斯科去》《胡也频选集》第29页）

四壁抹着半蓝半灰的无以名之的颜色；家具是四把椅子、一把靠椅和一张桌子，桌上有先前说过的夹着书签的一本书（他的书房里，总放着一本书，在第十四页间总夹着一条书签；这一本书，他是还在两年以前看起的）、写过字的几张纸，但最引目的是许多烟。烟也各式各样的放着：有用纸包起来的，有装在烟盒里面的，也有简直就堆在桌上的。两个窗台上，也各有几小堆从烟斗里挖出来的烟灰，因为要排得整齐，好看，很费过一番心计的。这些工作，总令人觉得主人就在借此消遣着时光。（〔俄〕果戈理：《死魂灵》第82页）

里面有一间，……是称作书房的。一张粗脚桌子，上面放满了被陈年的灰尘弄脏了看来好象是烟熏黑了的纸张文件，它就把两个窗户中间的地位填满了；墙壁上挂着几支土耳其枪、几根马鞭、一把指挥刀、两幅地图、几幅解剖图、一幅和大南的肖像、一个黑框子里嵌着的一张用头发编的花字、一张配着玻璃框的文凭；一张皮沙发已经破烂，到处露了洞，正放在两只赤杨木碗柜中间的空地方；架子上凌乱地放满了书籍。盒子、雀鸟标本、罐子、玻璃瓶；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座坏了的流电池。（〔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207页）

它十足代表那个时代的趣味和文化，……沉静的天蓝色墙壁；红花和凤尾草图案的绿窗帘，生铁炉架子前面的针织屏风；桃花心木的古玩柜，玻璃后面放满了各种小玩意儿；玻璃珠的脚垫；书架上有一排放的是济兹、雪莱、骚塞、库柏、柯勒律治的诗集，拜伦的《海盗》（但是拜伦别的诗都没有），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作品。（[英]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三部第47—48页）

（11）卧 室

说着大家来至秦氏卧房。刚至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宝玉此时便觉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云：

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子含章殿下卧的宝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宝玉含笑道："这里好！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54页）

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联云：

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

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傍边挂着小槌。（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492页）

贾母因见岸上的清厦旷朗，便问："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众人

道："是。"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蘅芜院，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瓶中央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铫、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494页）

屋子很低，门框快碰到头，再往上看，就是乱丝丝的蜘蛛网，有些乌漆墨黑的。屋里东西很简单，炕上放着一只铁火盆，炖着奶茶，还带着羊膻气味呢！火星子偶尔一亮，照亮了墙上的套马杆子、一大堆牛骨头，旁边摆着佛爷龛，另外还有甚么东西，就看不清了。（马加：《开不败的花朵》第21页）

林道静和余永泽住在一起了。两间不大的中国式的公寓房间，收拾得很整洁。书架上摆着一个古瓷花瓶，书桌上有一盆冬夏常青的天冬草。墙壁上一边挂着一张白胡子的托尔斯泰的照片，一边是林道静和余永泽两人合照的八寸半身照像。这照像被嵌在一个精制的镜框里，含着微笑望着人们。总之，这旧式的小屋经他们这么一布置，温暖、淡雅，仿佛有了春天的气息。（杨沫：《青春之歌》第81页）

阴暗的窗子面临着同一个庭院，装着同样的栅栏，栏杆间结着一个也许有二十五年之久的蜘蛛网，那一块用了二十五年、本来是绿色的窗帘，由于眷恋着太阳，如今已经褪色了。

窗子旁边摆着的依旧是那张黑色桌子，铺着一块早先也是绿色、现在却尽是斑点的台布。桌子上摆着一只又大又黑的墨水台和一大瓶黑色止淋粉，都固定在一个座子上；还摆着一对黄铜烛台，再也没有人用来点烛了，一把剪烛芯的铜剪子，也没有人拿来剪烛芯了。一张垫着薄薄褥子的铁床，上面挂着一支从来没有用过的双筒猎枪。床底下，有一只样子象小棺材的六弦琴盒子。一张窄小的皮长沙发、两把皮椅子、一个白铁皮大脸盆和一个小小的深樱桃的红的橱子，凑成这房间的家具。这房间由于地形狭长，更兼经常笼罩着一片昏暗，与其说它象一间

屋子，不如说象一个坟墓。（〔波〕普鲁斯：《傀儡》第 10 页）

这是个小柜橱似的房间，大约有六步长，看上去最寒伧不过，灰搭搭的黄纸从墙上脱了下来，而且搭盖得那么低，一个比普通身材高点的人在里面便感到局促不安，时时刻刻都觉得头会碰着天花板。家具和房间正相称：房里有三张旧椅子，歪三扭四的；房角有一张漆桌，上面放着几本原稿和书，上面厚厚的灰尘显得他好久没有摸过了。一张笨重的大沙发几乎占了一面墙和房内一半的地方，这给拉思科里涅珂夫当作床用的，先前曾蒙上了印花布，但是现在破烂了。（〔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 31—32 页）

阿尔连采夫本来就意料到会看见一些寒伧的东西，但他走进克鲁季里契的房间后，所见到的一切远比他所想象的更为可怜。这儿又闷又脏又潮，并且还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低低的天花板下面悬着一个没有灯罩的满是苍蝇屎的灯泡，一张窄小的镀镍铁床已经生满了铁锈，黑漆的衣橱被蛀得在周围的地板上积起了一堆堆黄色的蛀屑，一张没铺桌布的方桌，几把摆不平的跛腿椅子，还有一只上面箍了几条生锈的铁条的木箱——这就是房间里仅有的一切。（〔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11—112 页）

马吕斯穷，他的屋子里也空无所有；但是，正如他穷得高尚，他的屋子也空得干净。他眼睛现在注视住的那个破烂住处却是丑陋、腌臜、恶臭难闻、黑暗、污秽的，全部家具只是一张麦秆椅子、一张破桌、几个旧瓶旧罐、屋角里的两张无法形容的破床。全部光线来自一扇有四块方玻璃的天窗，挂满了蜘蛛网。从天窗透进来的光线刚刚够使人脸成鬼脸。几堵墙好象害着麻疯病，满是补缝和疤痕，恰如一张被什么恶疾破了相的脸，上面浸淫着黄脓似的潮湿，还有一些用木炭涂的猥亵图形。

马吕斯住的那间屋子，地上还铺了一层不整齐的砖；这一间既没有砖，也没有地板，人直接踩在陈旧的石灰地面上走，已经把它踩得乌黑；地面高低不平，满是尘土，但仍不失为一块处女地，因为它从来不曾接

触过扫帚；光怪陆离的破布鞋、烂拖鞋、臭布筋，满天星斗似地一堆堆散在四处。屋子里有个壁炉，为了这个每年要四十法郎的租金；壁炉里有个火锅、一个闷罐、一些砍好了的木柴、挂在钉子上的破布片、一个鸟笼。灰屑，也居然有一点火，两根焦柴在那里面凄凄惨惨地冒着烟。

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破烂屋子更加显得丑恶的，是它的面积大。它有一些凸角和凹角，一些黑洞和斜顶，一些港湾和地岬。因而出现许多不可测度的骇人的昏兄，在那些地方仿佛蹲着许多拳头大小的蜘蛛和脚拿那么宽的土鳖，甚至也许还潜藏几个什么人妖。（〔法〕雨果：《悲惨世界》第 918 页）

这对夫妇的公寓，是多数巴黎人家的典型，室内是一派冒充奢华的排场。客厅里，家具上包的是棉料的假丝绒；石膏的小人像充做翡冷翠的铜雕；粗制滥造的吊烛台，烛盘是假水晶的；地毯里夹着大量的棉纱，连肉眼都能看见，说明它为什么价钱便宜；呢料的窗帘，没有三年的光鲜好维持；样样东西都显得寒酸，好象站在教堂门口的衣衫褴褛的穷人。（〔法〕巴尔扎克：《贝姨》第 91 页）

这个房间陈设很简单，但却很华丽。房间是圆形的，靠壁有一圈固定的长椅。长椅上，墙上，天花板上，地板上，都铺钉着富丽堂皇的兽皮，踏上去象最贵重的地毯一样柔软；其中有鬈毛蓬松的、阿脱拉斯的狮子皮，条纹斑斓的、孟加拉的老虎皮，散布着美丽的花点的、在但丁面前出现过的、卡浦的豹皮，西伯利亚的熊皮，挪威的狐皮；这些兽皮都一张叠一张地铺得厚厚的，似乎就象在青草最茂密的跑马场上散步，或躺在最奢侈的床上一样。（〔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 397 页）

她的房间就象她一样，是阴郁同时又是肉感的；一盏白玉灯半明不亮地照着房间。靠椅和沙发也同床一样柔软，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用毛绒和丝绸制的。在进去的时候我闻到了一种强烈的土耳其熏香，不是在街上出售的那种香，而是在君士坦丁堡才有的那种最刺激神经最危险的香料。（〔法〕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第 104 页）

这座天翻地覆、灾祸重重的巴黎城，他是看不见的。他从床上窥见的是凯旋门的一面；在他的卧室里，围绕他的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拿破仑帝国时代的破旧东西，在那里非常有效地维持着他的种种幻想。先是大元帅们的画像、描绘战争的画图、婴儿装束的罗马国王；随后是镶着镂花铜饰的直腿方角的高大长条案，案上陈列着皇帝的遗物，什么徽章啦，小铜像啦，罩在玻璃圆钟下的圣海仑岛上的一块岩石啦，此外还有不少小画像，画的总是那位头发卷着细髻儿、跳舞装束、黄色长袍、肥袖管窄袖口、眉清目秀的夫人……，所有这一切：长条案，罗马国王，大元帅，黄袍夫人——这位束腰带、上半身显得鼓鼓囊囊，具有1806年人们喜爱的庄重姿态的黄袍夫人……这位善良的上校啊，正是这种充满胜利和侵略的气氛，比我们能够向他说的话更有力，使他天真地相信柏林是在被围。 （[法]都德：《柏林之围》 《法国短篇小说选》第232页）

走进了罗文娜小姐的房间。房里的陈设并不十分堂皇，但很符合庄主对她的崇敬。墙上挂着用金银各色丝线绣着狩猎图的帐幔，那绣工在当时可算得是最精致的了。床上铺着一块同样富丽的绸罩单，四围挂着紫色的短幔。椅子也都有彩色套子，其中一张特别高，前面放着一个镂花的象牙脚凳。至少有四盏银制的灯架，点着高大的蜡烛，把全屋子照得通明。 （[英]司各特：《艾凡赫》第56页）

他就走到母亲的房里去东张西望，觉得这屋子真是神仙洞府，又好看，又有趣，耀的人眼都花了。衣橱里挂着漂亮的衣服，淡红的，浅蓝的，花花绿绿的。梳妆台上摆着一只美丽的铜手，挂满了闪亮闪亮的戒指，旁边还有镶银扣的珠宝盒子。屋里又有一架穿衣镜，真是神妙的艺术品。他刚好能在镜子里照见自己的头脸。看了那么多稀罕物，脸上都傻了。 （[英]萨克雷：《名利场》第474页）

(12) 房 屋

我家是荒凉的。

一进大门，靠着大门洞子的东壁是三间破房子，靠着大门洞子的西壁仍是三间破房子。再加上一个大门洞，看起来是七间连着串，外表上似乎是很威武的，房子都很高大，架着很粗的木头的房架。柁头是很粗的，一个小孩抱不过来。都一律是瓦房盖，房脊上还有透窿的用瓦做的花，迎着太阳看去，是很好看的，房脊的两梢上，一边有一个鸽子，大概也是瓦做的。终年不动，停在那里。这房子的外表，似乎不坏。（肖红：《呼兰河传》第97页）

这是一幢三间茅草屋，它矮得白芸那不高的个子已快触到屋檐。看得出，出子太陈旧，它象个驼背的衰弱老人，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门板已烂掉几块。泥墙上的两个小窗户，堵满破席乱草。（冯德英：《苦菜花》第291页）

在沟北边，按说顶数这一户的房子好，一水是土改后新翻盖的，墙壁是砖边石心，顶上全是大瓦，瓦脊一条龙，上边涂画着图案。就连烟囱都是与众不同的，象小庙，又象亭子。可是，在沟北边，又顶数这一房的院墙不好，全是土打墙，墙檐上压着草。里外不相称。人家主人专意要这样。人家不图驴粪球子外面光，图的缸里点灯里头亮。荞麦面的肉包子，别看皮黑，一兜肉！（浩然：《艳阳天》第125页）

农奴小屋都显着衰朽的景象。木材是虫蛀，而且旧到灰色的。许多屋顶好象一面筛。有些是除了椽子之外，看不见屋盖，其间有几枝横档，仿佛骨架上的肋骨一样。……到处没有窗玻璃。间或用布片或破衣塞着窗洞。檐下的带着栏杆的小晒台，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却都已倾斜，陈旧了，连油漆也剥落得干干净净。（[俄]：果戈理：《死魂灵》第224—225页）

弯进一条窄小的曲巷，我们就在一所房屋前站住了。这是一所只有两扇窗宽、四层楼高的宅子。二层楼比第一层更凸向街面，而三层楼、四层楼更比二层楼凸出。整所的房屋雕刻着古老的花纹，它那下面

的两根大柱子，它那尖尖的瓦屋顶，和顶楼的象鸟嘴似的突出部分，这一切使这所宅子看起来象一只蜷曲着的大鸟。（〔俄〕屠格涅夫：《阿霞》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第198页）

这些罗尔曼中世纪的古老板屋，好象是一个人的侧影。破屋和女巫之间并没有好大的差异。这些倾斜的楼房，突出的墙壁，弯折的庇檐，锈铁的篱栅，好象一个人脸上的唇、下巴、鼻和眉。天窗便是瞎了一只的眼睛，墙壁便是打皱生疮的腮帮。它们和对面那些房子好象额头靠额头，在商量什么奸计。从前遗留下来的土语，如象砍头的、断颈的、打破脸的这一类古文化的字句，都和这些建筑有些关联。（〔法〕雨果：《海上劳工》第124页）

奎尔普先生所说的那座凉亭，实际是一间粗糙的木屋，样子又腐朽又简陋，下临河滨泥滩，大有随时溜下去的危险。它所附属的酒店也是一幢不牢固的建筑，到处都被老鼠挖掘过，墙上都用大木柱支着，木柱支的年代久了，也在朽坏而不胜负担，每到大风之夜，咯吱咯吱，整个建筑就好象是摇摇欲倒似的。房子立在——如果象这样一个衰老的东西还可以说是立得住的话——一片荒地上，终年受到工厂烟囱里冒出来的有害健康的烟尘的侵害，铁轮的转动和激流的冲击，震耳欲聋。它的内部设备又很能与外观配合。屋子低而潮湿，冰冷霉滑的壁上满是缝隙和圆洞，衰朽的地板塌陷下去，横梁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地位，警告胆小的陌生人不要走到附近来。（〔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198—199页）

我走到草坪上，抬起头来，观察一下这个宅子的正面。它有三层高，体积虽然可观，但还算不上宏大，是绅士的住宅，而不是贵族的府第，顶上的一圈雉堞墙给它增添了画意。宅子的灰色正面明显地突出在白嘴鸦巢的背景上。白嘴鸦巢里的哇哇叫的居民这会儿正在飞翔。它们飞过草坪和庭园，要去停落在一个大牧场上。一道坍塌的篱笆把牧场和这边隔开。那边有一排高大的老荆棘，粗壮多节，大得象橡树，一下

子就说明了这宅子命名的由来。 （[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125页）

（13） 院 落

偏院是这样幽静。地上是春草、落下来的榆钱和风吹来的柳絮。榆树、椿树和楸树的枝头，可爱的小鸟在歌唱。一只公斑鸠飞来了，叫唤了几声，母斑鸠接着也从东边飞来了。一忽之后，两只斑鸠一齐飞走了。刚套磨子的时候，母马思念驹子，咴咴地叫着，现在也不叫了，很安心地曳着磨子。一切都是这样令人满意，连这个偏院都是非常崇高的去处。 （杨青：《创业史》第一部373页）

冯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经过几百年风雨的淋洒，门窗糟朽了，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里青砖铺地，有瓦房，有过厅，有木厦。飞檐倾塌了，檐瓦也脱落了，墙山很厚，门窗很笨，墙面上长出一片片青色的苺苔。青苔经过腐蚀，贴在墙上，象一块块的黑斑。一进冯家大院，就会闻到腐木和青苔的气息。据说冯家大院里有象猫一样大的老鼠，有一扁担长的花蛇，把那座古老的房舍，钻成一个洞一个洞的……老藤的叶子又密又浓，遮得满院子荫暗的不行。大瓦房的窗格棂又窄又密，屋子里黑古隆冬的。 （梁斌：《红旗谱》第76页）

刘家小院很清雅。挂满丝瓜、豆荚的篱笆上，绿油油的叶子淋浴在温煦的阳光下，给人一种幽美、恬静的感觉。三间明亮的北屋，炊烟慢慢从屋顶上轻袅地飘起。 （杨沫：《青春之歌》第282页）

一片大的空场，两边是农场的房屋，后面是庄主的宅子，宅子的两翼连接着一面高高的园墙；墙后是一排一排的繁茂的紫杉，随处还有一些丁香树把它们的开花的枝子伸进庭院里来。……一间宽大的花厅，覆盖在对面窗户上的一簇簇浓密的绿叶使这个厅子的两边充满了绿色的微光；可是在窗户之间两扇大开着的高高的折门，让春天的阳光满满

地射了进来，并且使人看见花园的景色，园中布置着一些圆形的花坛，种着一行一行的整立的高树，中间隔着一条宽的直路，顺着这条路望过去，便可以望见湖水，再远一些，还可以望见对岸的树林。（〔德〕史托姆：《茵梦湖》《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240—241页）

田庄象他们一样，显出古老的意味。虫蛀了房椽，烟熏黑了墙，玻璃窗蒙了一层尘土，灰灰的。一张栎木桶架，放着形形色色的器皿：罐子、碟子、锡盘子、捕狼的机器、剪羊毛的大剪子；一个老大的灌肠器把孩子们逗笑了。三所院子没有一棵树不靠根长着蘑菇或者枞桠中间长着一簇槲寄生的。风刮下好些槲寄生，又从半腰长起，累累的果实把枝子全压弯了。草铺的房顶，看上去象棕色的绒，厚薄不等，不怕最强烈的暴风。不过车房坍掉了。（〔法〕福楼拜：《一颗简单的心》《外国短篇小说》中册第207页）

(14) 村　庄

师徒们行了五七日荒路，忽一日天色将晚，远远的望见一村人家。……这行者定睛观看，真个是：

竹篱密密，茅屋重重。参天哥树迎门，曲水溪桥映户。道旁杨柳绿依依，园内花开香馥馥。此时那夕照沉西，处处山林喧鸟雀；晚烟出爨，条条道径转牛羊。又见那食饱鸡豚眠屋角，醉酣邻叟唱歌来。（吴承恩：《西游记》第229页）

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墙上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枝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柘、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一望无际。（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192页）

街上的一切都好象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房檐上滴着水，树叶上挂着

水，石头上汪着水；寨子上的秫秸被水泡肿了，散发着湿漉漉的水腥味儿；昨天社员们背麦子拉在道儿上的麦秸子，被人们踩扁了，又被雨砸进泥土里，好象是故意嵌上去的……（浩然：《艳阳天》第 1414 页）

这庄子，在他看起来是很大的；两面围着白桦和黑松的树林，象是一对翅膀，这一只比那一只暗一点；中间站着一所木房子，红色的屋顶，暗灰色的——实在是粗糙的墙壁……前园是用很坚实，相得出奇的水栅围起来的。……马房，堆房，厨房，也都用粗壮的木材造成……农奴的小屋，也造得非常坚牢。没有一处用着雕刻装饰的雕墙，以及别样的儿戏……一句话——凡有乞乞科夫所看见的，无不坚固，而且屹然的站在地面上，排排节节，还似乎有着深沉的不可动摇的布置。（〔俄〕果戈理：《死魂灵》第 192 页）

下面的山沟里密密地生满了柳树、白蜡树和杨树，沿山坡散布着三十来座白墙的房子，四周围绕着低矮的天然石砌成的短围墙。村庄上头的山坡上竖立着一座旧风车，四面八方的风都可以吹动这座风车，风车的死僵僵地一动不动的翅膀在从山后涌上来的白云片的背景上，象斜着交叉成的十字架一样闪着黑光。是个阴沉下雨的日子。山沟里吹着黄色的风雪；纷飞的黄叶落在地面上了。枝叶繁茂的红柳树透出了紫色的血光。场院上堆着许多闪闪发光的干草堆。温柔的、初冬的暮笼罩住了散发着淡薄气味的土地。（〔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 1075 页）

一点点灰色的东西，就象是从山顶滚下来的一堆乱石块。原来这是一个小村落，一个在花岗岩上的孤零零的小村，象一个真正的鸟巢似的悬贴在那里，在这高山上几乎是望也望不见的。（〔法〕莫泊桑：《一生》第 65 页）

(15) 市 镇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魂。（吴敬梓：《儒林外史》第 293 页）

午后：北平夏天马路上的窒热的灰尘，象雾似的凝滞不动。灰色的街道、灰色的房屋、灰色的车辆、灰色的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全笼罩在凝重的使人窒息的灰色中。看起来北平已经显得多么古老、衰朽了啊！除了抬头望上去的翠绿的树盖，高高地挺直地插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给这城市添了青春的颜色，其他一切全使人感到北平是在衰老、混乱、麻木的状态中。（杨沫：《青春之歌》第 441 页）

在白天，里斯本有一种迷惑人、吸引人的朴素的戏剧性的特点，可是到了黑夜，它却是一个童话中的城市，顺着灯光熠耀的一排排房屋下去，一直到海边，好象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女人走下去会见她那秘密的情人。（〔德〕雷马克：《里斯本之夜》第 133 页）

密尔格拉得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城里什么样的建筑物没有啊！屋顶有稻草的，有芦苇的，甚至还有木头的；右边是街，左边是街，处处都是整齐的篱笆；篱笆上面盘绕着蛇麻草，吊着青豌豆，在它的后面，向日

葵昂起太阳般的脑袋，罂粟红着脸，肥胖的南瓜隐约闪露着……真是一片旖旎风光！篱笆总是被各种东西装饰着，使它变得更是绚烂如画：一条绷紧的裙子，一件贴身汗衫，或者一条长裤。密尔格拉得没有偷盗拐骗，因此每一个人尽可以挂他要挂的东西。如果你走近广场，那么，你一定会住步欣赏这幅景色：那儿有一个水洼，一个精妙绝伦的水洼！你所看到的最出色的水洼！它几乎占据了整个广场。一个美丽的水洼！一些远远望去象是草堆的大大小小的房子，围绕着它，欣赏着它的美丽。 （[俄]果戈理：《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果戈理小说选》第30页）

威尼斯的美，有如春日，它抚触着人的心灵，唤醒着人的欲望；它使那无经验的心灵困恼而且苦痛，有如一个即将到临的幸福的许诺，神秘而又不难捉摸。在这里，一切都明丽、清朗，然而，一切又如梦，如烟，笼罩着默默的爱情的薄雾；在这里，一切都是那么寂静，一切都散发着深情；在这里，一切都是女性的，从这城市的名字起始，一切都显示着女性的温馨；威尼斯被称作了"美的城"，不是没有来由的。峨然的宫殿和寺院矗立着，绰约而奇丽，有如年轻的神灵的轻梦；运河里有悠然的流水、浅绿的水色，如绢的波光；平底船掠过水上，没有声息；听不见嘈杂的市声、粗暴的击声、尖锐的叫声，也没有喧嚷咆哮——在所有这一切里，全有着神奇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沉醉的魅力。 （[俄]屠格涅夫：《前夜》第194—195页）

月申斯克——整个市镇都是处在黄沙地中间。这是个没有趣味，没有花园的镇子。广场上有一座老教堂，因为风吹日晒变成了灰色，六条街道顺着顿河散布开去。在顿河拐弯的地方，从市镇通到巴兹基去的地方，有一个丛生着白杨树的小湖，象一只袖子似的叉出去，有顿河水浅的时候那样宽。湖的尽头也就是市镇的尽头。在一个长满了金色刺草的小广场上，是第二个教堂，绿色的圆顶，绿色的屋顶，和丛生在湖对岸的白杨树的绿荫合成了一片绿色。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204页）

我们极目四望，看见的只是些屠宰场、城墙和少数几个类似兵营或修院的工厂的门墙；四处都是破屋颓垣，黑到和尸布一样的旧壁，白到和殓巾一样的新墙；四处都是平行排列的树木、连成直线的房屋、平凡的建筑物、单调的长线条，还有那种令人感到无限凄凉的直角。地势毫无起伏，建筑毫无匠心，毫无丘壑。这是一个冷酷、死板、丑不可耐的整体……

当夜色下沉，残辉消逝，尤其是在冬天，当初起的晚风从成行的榆树上吹落了那几片最后的黄叶，地黑天昏，不见星斗，或是在风吹云破、月影乍明的时候，这一条大路便会陡然显得阴森骇人。那些直线条全会融合消失在黑影中，有如茫茫宇宙间的寸寸丝缕。路上的行人不能不想到历年来发生在这一带的数不尽的命案。这种流过那么多血的荒僻地方确会使人不寒而栗。人们仿佛预感到黑暗中有无数陷阱，各种无可名状的黑影也好象都是可疑的，树与树间的那些望不透的方洞都好象是一个个的墓穴。这地方，在白天，丑陋；傍晚，悲凉；夜间，阴惨。（〔法〕雨果：《悲惨世界》第 521 页）

这是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他们已到达维儿殊山的山顶上，从那个高处望出去，巴黎象是一个黑色的海，上面汹涌着万盏灯光，象那些银光闪烁的浪头一样，——但这些浪头实在比那些海洋里骚动不息的波浪更喧闹、更激奋、更多变、更凶猛、也更贪婪。这些浪头从不平静下来，象大洋上的浪涛一样。这些浪头是永远险恶、永远吐着白沫、永不止息的。（〔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 1500 页）

在谈不到什么风光的小镇上，在笔直的平板的街道中，出人不意的矗立着埃及式的地窖、挪威式的木屋、寺院式的回廊、有堆堞的堡垒、万国博览会会场式的建筑。大肚子的屋子没头没脚的深深的埋在地下，死气沉沉的面目，睁着一只巨大的眼睛；地牢式的铁栅，那种潜水艇上的门，窗的栏杆上嵌着金字，大门顶上蹲着古怪的妖魔，东一处西一处的铺着蓝珐琅的地砖，都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五光十色的碎石拼出亚当与夏娃的图像，屋顶上盖着各种颜色的瓦。还有堡垒式的房屋，屋脊

上雕着奇形怪状的野兽，一边完全没有窗，一边是一排很大的洞，方形的，矩形的，象伤疤一般；一堵空无所有的大墙，忽然有些野蛮人的雕像支着一座很大的阳台，上边只开一扇窗，阳台的石栏杆内探出两个有胡子的老人头，鲍格林画上的人鱼。在这些监狱式的屋子中间，有一所门口雕着两个其大无比的裸体像，低矮的楼上，外边刻着建筑师的二行题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术家显示他的新天地！"（〔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180页）

华沙比罗马要镇静得多。在路灯的微光照耀下，盛装的人群，中间夹杂着许多穿军服的，正在那宽阔的马路上快活地散步，吃着冰激凌，吸着烟，聊着天。绿茵茵的公园里满是嬉笑着的儿童。红彤彤的公共汽车驶过去了，车身一侧是电影广告——在波兰文中间"秀兰邓波儿"的名字格外醒目。耀眼的广告牌上，德国牙膏、收音机和生发油在招徕顾客。长排长排的灰色或棕色的四层楼房，通往巨大广场的林荫路——广场上矗立着辉煌的雕像，四周都是精雕细刻的办公大楼或王室大厦。电光广告开始闪亮跳动。（〔美〕沃克：《战争风云》第118页）

逐渐明亮的白天十分晴朗，太阳象一只毫无瑕疵的圆球，给万物投射下严酷而长长的影子，太阳越升越高，影子便稍稍缩短了。城市就在这里，象一只白色的贝壳，吮吸光线，哺人自己的各条街道，为了夜晚又重新吐出万千灯光。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物，永远不断地生育新人，又让他们腐败，把他们埋葬。早晨永远是光辉灿烂的，好似消逝的钟声中一面闪光的盾牌。（〔瑞士〕杜仑马特：《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第78页）

这是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市镇。无穷无尽长蛇似的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怎么也直不起身来。镇上有一条黑色的水渠，还有一条河，这里面的水被气味难闻的染料冲成深紫色。许多庞大的建筑物上面开满了窗户，里面整天只听到嘎啦嘎啦的颤动声响，蒸汽机上的活塞单调地移上移下，就象一个患了忧郁症的大象的头。

([英]狄更斯:《艰难时世》第28页)

(16) 街 巷

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鲁迅:《示众》 《彷徨》第86页)

两座六层楼的大公司对立在街道的两旁,形成了一个上海市上的"巫峡",弥天的黑云屯成潮阵,连连地在屋顶上奔流,两岸的"巫山"就好象在动摇的光景。

汽车、黄包车、电车,不断地滚来,滚来,滚来,又不断地滚去,滚去,滚去。殷殷嗟嗟的人涛,黄色、棕色、黑色、白色,各形各色的人种。这是一幅背光派的画景。一分钟了,二分钟了,三分钟了,四分钟了……足足等了六分钟的时间,他们的黄包车才把这道横街渡过去了。 (郭沫若:《后悔》 《沫若文集》第五卷406页)

这一天特别的晴美,蓝天上没有一点云,日光从干凉的空气中射下,使人感到一些爽快的暖气。鸡鸣犬吠,和小贩们的吆喝声,都能传达到很远,隔着街能听到些响亮清脆的声儿,象从天上落下的鹤唳。洋车都打开了布棚,车上的铜活闪着黄光。便道上骆驼缓慢稳当的走着,街心中汽车电车疾驰,地上来往着人马,天上飞着白鸽,整个的老城处处动中有静,乱得痛快,静得痛快,一片声音,万种生活,都覆在晴爽的蓝天下面,到处静静的立着树木。 (老舍:《骆驼祥子》第205—206页)

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商场、银行、餐馆、舞厅、职业介绍所和生意

畸形地兴隆的拍卖行，全都张灯结彩，高悬着“庆祝元旦”、“恭贺新禧”之类的大字装饰。不知是哪一家别出心裁的商行带头，今年又出现了往年未曾有过的新花样：一条条用崭新的万元大钞结连成的长长彩带，居然代替了红绿彩绸，从雾气弥漫的一座座高楼顶上垂悬下来。有些地方甚至用才出笼的十万元大钞，来代替万元钞票，仿佛有意欢迎即将问世的百万元钞票的出台。……

几声拖长的汽车喇叭，惊动了满街行人，也惊散了一群抢夺烟蒂的流浪儿童。这时，纪功碑顶上的广播喇叭里，一个女人的甜音，正在播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第2—3页）

那地方叫做鲍打弄，是条很窄的巷子，两旁的屋子都是地产商为了投机，盖得挺马虎的。巷子的起点，是篷地街上给圣·马丁戏院的大厦——又是巴黎的一个疣——遮得黑魆魆的一段；弄内的路面比篷地街低，从斜坡上望玛多冷街方面低落下去，可是半中间给一条小巷子截住了，使整个鲍打弄成为T字形。这两条交叉的小巷子里头，一共有六七层高的三十来幢屋子。屋子里的院子、住房，全做了各种工场和堆栈。这简直是小型的圣·安东阿纳城关。其中有做木器的，做铜器的，缝戏装的，做玻璃器具的，给瓷器上颜色的，总而言之，凡是制造各式巴黎货的工业，无不应有尽有。巷子跟它的商业一样肮脏一样发达，老是挤满了来来往往的人，大大小小的货车，一切景象教人看了恶心。满坑满谷的居民，正好跟周围的环境调和。他们都是些耍手艺的工匠，把所有的聪明都用在手艺上的人。因为租金便宜，人丁之旺不下于巷内出产的商品。（〔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第508—509页）

理查在车子里站起来，向周围扫了一眼。他看到百老汇路、六马路和第三十四街宽阔的交叉口给各式各样的货车、卡车、马车、搬运车和街车挤得水泄不通，正象一个腰围二十六吋的姑娘硬要束二十二吋的腰带一样。所有的交叉的街道上，还有车辆飞快地卡塔卡塔地朝着这个混乱的中心赶来，投入这一团难解难分、轮轴交错的车辆和马匹，在

原有的喧嚣中加上了它们车夫的咒诅声。曼哈顿所有的车辆似乎都充塞在它们周围。挤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纽约人成千上万，他们中间连资格最老的都记不起哪一次交通阻塞的规模可以和这一次相比。（〔美〕欧·亨利：《财神与爱神》《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第38页）

从观赏夜樱的热闹的春天开始，经过挂灯笼悼念玉菊的季节，一直到演仁和贺戏的初秋，单在这条街上，十分钟工夫就要走过七十五辆洋车。不知不觉地打发走第二次演仁和贺戏的季节之后，红蜻蜓就在地里飞舞，花街水沟的旁边又传来了鹌鹑的叫声。从这时候起，早晚就吹来瑟瑟的秋风，怀炉炭也代替了上清店的蚊烟香。石桥附近田村商号磨粉的声音，都仿佛带着一缕缕的哀愁。在花街拐角，海老妓楼的大时钟的响声，也缓缓地传出了凄凉的调子。日暮里发出长年不熄的火光，人们一想到那是烧骨的烟，就会感到无限凄凉；走过堤坝旁的小径时，馆子后楼传来哀怨的三弦声，使人不禁停住脚步，抬头倾听。（〔日〕樋口一叶：《青梅竹马》《樋口一叶选集》第198—199页）

(17) 工 厂

一排灯火通明的窗子正对着阁楼照耀着，工厂正用它强大的铁肺进行工作，不断发出轰隆隆的巨响。铁器的哗啷声，锤头敲打的叮当声，锯齿拉扯时的咯咯声，以及熔软了的金属尖头被敲打时的吱吱声交响成一片。煤烟现在是直冲九霄，喷吐着火焰，向四方撒下一束束的火花，恰如点着了的花爆。（〔波〕柯诺普尼茨卡：《烟》《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408页）

每天，在工人区的上空，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工厂的汽笛发出颤抖的吼叫；那些脸色阴郁、在睡眠中未能使筋肉消除疲劳的人们，一听见这吼叫声，都象受惊的蟑螂一样，从灰色的小房子里跑了出来。在寒冷的黎明中，他们沿着从未铺修过的道路，向一座座高大的、牢笼般的石头厂房走去。工厂睁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射着泥

泞不堪的道路，摆出一副冷漠自负的漠洋等待着他们。污泥在脚下噗哧噗哧地响着。睡眼惺忪的人们的嘶哑叫喊声不时传了过来，怒冲冲的粗野漫骂声划破寒冷的空气，而迎面刮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机器的低沉轰鸣声和蒸气的嘶叫声。高高的黑烟囱，象一根根粗棍子，耸立在工人区的上空，样子阴沉而严厉。

傍晚，太阳落山了，它那血红的余辉在家家玻璃窗上疲倦地闪烁着，——这时，工厂从它的石头胸腔里把人们象废渣一样抛了出来。他们满脸污黑，一身油烟，散发着机油的臭味，露着饥饿的牙齿，又沿着老路走了回去。这时，他们的声音里已流露出一点生气，甚至有一股高兴劲儿——因为这一天苦役般的劳动总算结束了，到家能吃上一顿晚饭，而且可以休息。（[苏]高尔基：《母亲》第3页）

在给煤灰弄黑的院子里，高高的杆子上点着一盏盏的灯。由于潮气和风，烟囱里的烟紧贴在地面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黄橙橙的、叫人窒闷的烟气。从各个厂房那半圆形的、肮脏的大窗洞里，可以看见无数的滑车和传送带在旋转，生铁的车床在移动，在把钢和铜钻孔、刨平和磨光。模压机的垂直的圆盘，不停地转着。起重机的轴架在高空里疾驰，往黑暗中飞过去。熔炉里发出红殷殷、白皑皑的光芒。一具巨大的蒸气铁锤捶打着，叫地面都给震动了。火焰的柱子从低矮的烟囱里冒出来，射到灰色天空的黑暗里。人影在这种聒耳的喧嚣、这种机器的吼声中幢幢移动。（[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278页）

从这里望过去，整个工厂是一大堆错综重叠的建筑物：井架、拱门、栈桥、钢筋混凝土的和石头的大厦，有的仿佛是轻飘飘的，象是一些巨大的水泡，有的整齐匀称，具有朴实的风格与建筑物固有的凝重气魄。它们有的象是焊在一起的，重重叠叠地堆着，有的象整块巨石凿成的，高高低低耸立在山上。而在山沟子里，沿着那些荒废了的绞车道，那些堆着乱石、倒着矿车、长满一丛丛蒙着骨灰的灌木的绞车道，在巍崖的下面和上面，在角砾岩堆上，不时出人意料地、零零落落地从淡青的水泥岩后面露出一幢幢小屋。采石场象一些美丽的花坛，向下面的山谷层

层递降，终于隐没在蓊郁葱翠的密林里。工厂后面，海水从一个海岬流向另一个海岬，象一些浮光幻影。两道尽头上建有灯塔的海堤，一道从海湾对面的城外，另一道从工厂那儿，伸进海湾，形成一根弓弦。可以看见：半圆的波澜，滔滔滚滚泛向工厂和码头，溅起雪花般浪沫，在岸边散开。（〔苏〕革拉特珂夫：《水泥》第 14—15 页）

格列勃穿过了几条漫长的地道，走进了机器间。这儿，在晴空的灿烂光辉下，是一所庄严的机器圣殿。地下的花砖嵌出了棋格形的花纹。乌黑的柴油机闪耀着金银的光彩，象一些偶像似的竖立着。它们稳固地、整齐地、纵横地排列成长行，看来随时可以开动；只要谁碰它们一下，它们就会开始飞舞，开始炫耀灿烂的金属的光芒。气流象一股股热浪，迎面扑向格列勃。飞轮又象停顿着，又象飞转着。这儿一切都象以前一样整齐洁净，机器的每一个零件都由于受到可爱的人类的关怀而透着温暖。地板仍旧象涂了蜡的琉璃砖似的微微发光，窗子并没有蒙上灰尘；玻璃（那么多的玻璃）都颤动着，闪耀着淡青色和琥珀色的反光。（〔苏〕革拉特珂夫：《水泥》第 18 页）

在狂奔的黑云之下，亚比末展布它的许多厂房与许多敞棚的暗影。这可说是巨大的怪物蹲在那里，逐渐扩大这小城的范围。看伸展在各方面的屋顶颜色，人们可以猜到建筑物的先后年代。现在它已占有数百公亩的面积，容纳一千左右的工人。最初造成的房屋，比较低劣，旧的瓦已经变黑，高临其上的是新的大厂房，浅蓝色的青石瓦，装着配对的玻璃。从路边，人们可以看见，上面还排着一列象蜂窠似的炼钢炉，二十四公尺高的淬火槽，也在那里，许多大炮一齐直立着，浸没于石油里。更高之处，大小不同的烟囱喷着烟，象森林似的，以它们的煤烟混入天边飘逸的黑云，至于许多细小的排汽管，则以有定的时间，发射尖声的白汽。这可说是巨怪的呼吸，不断由它吐出的灰尘与蒸汽，仿佛就是它连续工作时的汗云。其次，还有它器官的击动，从它努力中出来的冲撞与吼声，机器的震颤，锻铁锤的响亮音调，和蒸汽锤的合拍巨声，简直象洪钟一样的响着，使四周的土地都受到震动。稍近一点，从路边的一个

小建筑物，即第一个葛利农在此打铁的一种地窖里面，人们又听见两具水力锤，象巨怪的脉搏一般在作疯狂的跳跃，它的一切熔炉同时发着光，仿佛就是吞噬生命的巨口。（〔法〕左拉：《劳动》第5—6页）

（18）港口

我来到码头上的时候，轻烟样的晨雾还笼罩在黄浦江的江面上；远远望去，穿梭似的行驶着的驳船，显得很模糊，只有一点一点的黑影子在移动。小火轮上的轮机声，随着清新的晨风播送过来。码头上的吊车，在"吐吐吐"地吼叫，钢臂在淡淡的晨雾中晃动。在生铁、焦炭堆得象小山似的场地上，机车头拖着运料车尖叫着，从我身旁开过。（胡万春：《特殊性格的人》《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下册第544页）

在露台的那一边，史卡汶思基可以看见阿斯宾华尔全市及其忙忙碌碌的港口，港中帆樯林立，舳舻相接；再远些，便可见城中白色的屋宇及高耸的塔楼，都了如指掌。从他的灯塔顶上看来，那些小屋子就宛如海鸥的巢，船舶都如甲虫，而人在白石的大街上行走，却象点点的黑子。清晨，和缓的东风吹来了一阵喧哗的市声，就中以轮船的汽笛声最为响亮。到午后六时，港中的一切动作渐次停息下来，海鸥都躲进岩穴里去；波浪渐渐衰弱，好象有些懒倦了；于是在陆地上，在海上，以及在这灯塔上，一时都归于寂静，不受任何喧扰。波浪退落之后，黄砂滩闪着光，在这汪洋大水上，宛如一个个金色的斑点；塔身在蔚蓝的天宇中，显得轮廓分明。一道道的夕阳从天空中照射在水上、砂滩上和崖壁上。（〔波〕显克微支：《灯塔看守人》《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423页）

码头上（那儿有停泊海洋轮船用的大铁环，铁轨在破车堆里灿烂闪亮）灰色大石块砌的堤岸，象荒凉的海角和突堤般，把海湾分成了许多石头建筑的街区。远远地，在迷蒙的春雾中，港湾的水面象霓虹似的闪着光芒，渔船的白帆象海鸥似的时隐时现。海豚摇晃着身子，露出雄牛般的背脊，灰鲻在日光下闪着银色的光亮。（〔苏〕革拉特珂夫：《水泥》

第 53 页）

圣·彼得港可以比作一只巨大的海蟹，它把大钳张开着。这个大钳是大海慢慢冲积来的，还强迫着大海沉静就范；可是当东风吹起时，波涛涌进了狭窄的孔道，港里就会发生很大的骚动。（〔法〕雨果：《海上劳工》第 406 页）

从山顶望去，在从海面上刚刚升起的白色太阳照耀下，港口完全是安息日样子。舰队正停泊在港内，在朝雾中一字儿排列在停泊所：三三两两的巡洋舰、油船和供应船，成群的灰色驱逐舰和扫雷艇，一簇簇的黑色潜艇。在福特岛外面，战列舰威严地排成两列，白色的遮阳篷已经架起；在附近的飞机场上，几十架飞机机翼左右衔接，排列成好几行，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在船舰上、码头上或在机场上，简直看不见一个人在走动。也没有一只正在航行的大船扰乱港口明镜般的海面。只有几艘去参加教堂集会的小船，载着很少几个穿白军服的水手，在平静的绿色水面上行驶，激起小小的 V 字形波纹。（〔美〕沃克：《战争风云》第 1166—1167 页）

（19） 花 园

落成这园，遂为一邑之胜。真个景致非常！但见：

楼台高峻，庭院清幽。山叠岷峨怪石，花栽阆苑奇葩。水阁遥通竹坞，风轩斜透松寮。回塘曲槛，层层碧浪漾琉璃；叠嶂层峦，点点苍苔铺翡翠。牡丹亭畔，孔雀双栖；芍药栏边，仙禽对舞。萦纡松径，绿荫深处小桥横；屈曲花岐，红艳丛中乔木耸。烟迷翠黛，意淡如无；雨洗青螺，色浓似染。木兰舟荡漾芙蓉水际；秋千架摇拽垂杨影里。朱栏画槛相掩映，湘帘绣幕两交辉。（冯梦龙：《卢太学诗酒傲王侯》《醒世恒言》第 597 页）

这姚园是个极大的园子，进去一座黉门。黉门内是鹅卵石砌成的

路，一路朱红栏杆，两边绿柳掩映。过去三间厅，……过厅便是一路山径，上到山顶，便是一个八角亭子，……上了亭子，观看景致，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吴敬梓：《儒林外史》第388页）

贾妃下舆登舟，只见清流一带，势若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光雪浪；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却用各色绸绫纸绢及通草为花，粘于枝上，每一株悬灯万盏；更兼池中荷荇鸳鸯诸灯，亦皆系螺蚌羽毛做就的，上下争辉，水天焕彩，真是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又有各种盆景，珠帘绣幕，桂楫兰桡，自不必说了。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灯，明现着"蘅芷花溆"四字。（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205页）

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剔翎。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笼子，笼着仙禽异鸟。上面小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镂新鲜花样隔扇，上面悬着一个匾，四个大字，题道是："怡红快绿"。（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04页）

温柔的阳光和初夏的景色装饰着公园。上面配一个广阔的蔚蓝天空。周围充满着鸟儿的歌唱。到处流散着浓郁的，但并不薰人的很香的气味。芍药花正在含苞。牡丹花盛开了。桃树上结着许多小桃子。几对鸳鸯和水鸭在池子里游戏。那只雄的孔雀和什么争艳似的展开了美丽的尾巴。一切是喜悦，美丽，调和而且生动的。（胡也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胡也频选集》第156页）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花园。穹形的大门，布置得象宝座一般，被葡萄藤覆盖着。累累的果实，红的象红宝石，黑的象紫檀。走过大门，长着各式各样的果树。雀鸟在枝头上唱着清脆的歌，夜莺播送着它的和谐的声音，雉鸠的鸪鸪声充满了整个园地，山鸟唱得和人语没有分别，唱鸽蹦蹦跳跳，狂欢得如同醉汉一样。各式各样的果子已经成熟了，各式各

样的花草已经开放了。果子中如杏、梅、樱桃、无花果、佛手甘、柠檬等，每一种都包括两个品种，显出鲜艳的颜色，泛着香甜的气味，令人望着垂涎欲滴。玫瑰、紫罗兰、桃金娘、风信子、白头翁、水仙以及其它各式各样的花卉，正在怒放争艳，开遍了整个园地，白的如珍珠，红的似珊瑚，其它黄紫青绿等灿烂的颜色，配着芬芳的花香、清脆的鸟语、凉爽的和风、淙淙的清流，把花园点缀成一座人间乐园，煞是美丽，令人流连忘返。（〔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第 271 页）

宫殿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许多火红的和深蓝色的树木，树上的果子亮得象黄金，花朵开得象燃烧着的火，花枝和叶子在不停地摇动。花园的地上全是最细的沙子，但是蓝得象硫黄发出的火焰。在那儿，到处都闪着一种奇异的蓝色光彩。你很容易以为你是高高地在空中而不是在海底，你的头上和脚下全是一片蓝天。当海是非常沉静的时候，你可瞥见太阳：它象一朵紫色的花，从它的花萼里射出各色各样的光。（〔丹〕安徒生：《海的女儿》《安徒生童话选》第 73—74 页）

在花园中央，他们发现了一个场所，尤其叫他们欢喜。原来那是一片草坪，远远望去，只是一片墨绿，点缀着成千朵艳丽的鲜花。草坪四周围绕着一丛丛树林，都是些葱郁茂盛的香橼树或是橘树，有的正在开花，有的已经结果，有的果子都已熟了；正是绿荫沉沉，清香扑鼻，叫人心旷神怡。

草坪中央，有一座喷水泉，用白大理石筑成，上面镂着精致的雕刻。一尊人像，由圆座托着，矗立在池子中心，把水花喷射到半空；水花从高处落下，就象雨点般打着水晶似的池子，只听得琤琤琮琮的一片悦耳的声音。这喷水泉也不知是凭着一股天然的力量还是凭人为的力量，这一股压力是尽够一个磨坊用了。池子里的水快要满溢的时候，就由暗道流出草地，流进一条条环绕着草地、设计巧妙的水沟；水就这样流遍全园，最后，汇聚在一起，成为一条清溪，流出园外，奔向平原。流水挟着一股冲击的力量，从高处落下，就推动了两个设在那里的水磨，着实

替主人带来了不少利益。 （[意]卜伽丘，《十日谈》第228—229页）

这座花园里真是美不胜收啊！鲜嫩的、永远翠绿的草地；草地两旁，花卉和花圃种得多么美丽！瞧这些用各式花朵组成的图案、名字和装饰！而那一条条细沙铺成的小道，又恰似编在它们中间的滚着五彩花边的浅棕色饰带。一棵棵小树修剪得那么整齐，活象穿戴打扮停当，准备接受检阅的小学生。这儿还有喷泉、凉亭、紫罗兰和玫瑰花架，桃金娘和柏树林子。五月，当这个鲜花和爱情的月份来临时，远方的歌手飞来了。傍晚，一阵阵甜蜜的歌声响起来了，桃金娘和柏树不禁为之颤栗。（[捷]鲍日娜·聂姆曹娃：《姐妹俩》 《东欧短篇小说选》第120页）

这别墅是在前一世纪开始时建筑的，那时它还是在城郊，而现在已被包围在圣拉查尔街的黑色建筑物中间。花园中的几棵美丽的树留在那里，仿佛留在井底一样，青苔侵蚀了业已破碎和龟裂台阶的每一石级。人们可以说，这是暗无天日的自然的一角，幽雅而又悲戚，其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令人失望的情调；太阳只射来一线微绿的光，寒气会冻结人的肩头。 （[法]左拉，《金钱》第70—71页）

（20） 酒 店

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见丁字路口一个大酒店，檐前立着望竿，上面挂着一个酒望子，写着四个大字道："河阳风月"。转过来看时，门前一带绿油栏杆，插着两把锁金旗，每把上五个金字，写道："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一壁厢肉案、砧头、操刀的家生，一壁厢蒸作馒头烧菜的厨灶；去里面一字儿摆着三只大酒缸，半截埋在地里，缸里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间装列着柜身子，里面坐着一个年纪小的妇人，正是蒋门神初来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里唱说诸般宫调的顶老。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第355页）

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着一根望竿，悬挂着一个

青布酒旆子，上写道，"浔阳江正库"。雕檐外一面牌额，上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宋江来到楼前看时，只见门边朱红华表，柱上两面白粉牌，各有五个大字，写道："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宋江便上楼来，去靠江占一座阁子里坐了；凭阑举目看时，端的好座酒楼。但见：

雕檐映日，画栋飞云。碧阑干低接轩窗，翠帘幕高悬户牖。消磨醉眼，倚青天万迭云山；勾惹吟魂，翅瑞雪一江烟水。白苹渡口，时闻渔父鸣榔；红蓼滩头，每见钓翁击楫。楼畔绿槐啼野鸟，门前翠柳击花骢。

宋江看罢，喝采不已。（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479页）

在这溪谷的顶上，离开溪谷开始处的狭缝若干步的地方，矗立着一间四方形的小木屋，孤零零地，和其他的屋子相隔离。这小木屋顶上盖着麦秆，有一个烟囱，一扇窗子好象一只锐利的眼睛似地望着溪谷；冬天晚上，窗子里面点了灯，远处都可以在朦胧的寒气中望见它，它向许多过路的农人闪烁，犹如一颗指路星。这小屋的门框上面钉着一块浅蓝色的板，这小屋是一家名叫安乐居的酒店。（[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242页）

在那个区里比较热闹的一段，有个姓高涅德的女人在一条黑洞洞的小街上开着一家小酒店。酒店的屋子还盖的不坏，用的材料是白石，中间夹着软石跟三和土，二层楼顶上还有一个阁楼。大门上面横着一根粗大的松木，不亚于佛罗棱萨的铜梁。这记号似乎还不够醒目，门框上另外有一张蓝招贴，底下写着："上等三月啤酒"。招贴上画着一个袒胸露臂的姑娘手里托着一只杯子，一个兵捏着壶给她倒出泡沫四溅的啤酒，成为一道半圆形的曲线，整个画面大可使特拉克洛阿的作品相形见绌。楼下的一大间屋子做厨房兼食堂，梁上挂着酒菜馆用的干粮杂货。食堂后面，一座又陡又窄的楼梯通上二楼，楼梯脚下有一扇门，里头是个狭长的小房间，靠院子取光，那种内地院子都又小又黑又高，象烟囱管子。小房间外边还有披屋，院子四面又有高墙遮人耳目，所以伊苏屯的无赖少年就把这屋子作为集会场所。（[法]巴尔扎克：《搅水女人》第114页）

欢乐酒店由两间大厅组成，卖酒的一间摆着柜台与许多桌子；由一道大门窗通过去的跳舞场，则很广大，只中间铺着地板，周围都是紧砌的砖头。里面还点缀着一种装饰，两根交叉的花绳，由天花板的这一角挂到另一角，中央由同样的花球集合着；沿四周的墙壁，悬列着镀金的盾形徽章，上面标明圣人们的名字，如锻铁工人们的保护神圣·戴洛亚、皮鞋匠们的保护神圣·克雷奔、矿工们的保护神圣·巴尔勃等。总之，各行业要纪念的整个日历，都展布在这里。天花板是那么低，三个音乐师站在传道广台那么大的平台上，几乎抬不起头来。晚上，为了照亮，跳舞场的四角挂上四盏煤油灯。（〔法〕左拉：《萌芽》第 226 页）

哥仑布伯伯的酒店在卖鱼路，洛敦叔雅路的转角处。招牌上只有"蒸馏处"三个蓝色大字。门前有两个破瓮，瓮里栽着染满尘土的夹竹桃。柜台很宽阔，台上摆着一排一排的酒杯，还有自来酒管子与锡制的量酒器，这一切都在入门的左边。那大厅的周围摆着一些光可照人浅黄色漆的大酒桶，桶上的铜箍和龙头闪闪发光。在更高处，在许多层货架上，有一瓶一瓶的烧酒，一罐一罐的果子，还有种种的小瓶，排列整齐，遮掩住了墙壁。在柜台后面的大镜子里反映出这些东西的鲜明的颜色：苹果绿、金黄色、柔和的漆光。但是店里的新奇事物却是：厅的后方，一排橡木的栏杆的另一边，是一个玻璃隔着的院子；院子里有蒸馏机，顾客们可以看见机器的动作，长颈的蒸馏罐，和深入地下的弯曲盘香管。那是一个神圣的作坊，是引起爱喝酒的工人们幻想的地方。（〔法〕左拉，《小酒店》第 33 页）

(21) 旅 馆

在昏暗的暮色中现出一所大平房，安着锈得发红的铁皮房顶和黑暗的窗子。这所房子叫做驿店，其实房子旁边并没有院子。它站在草原中央，四周没有遮挡。在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破败的小樱桃园，四周围一道篱墙，看上去黑糊糊的，窗子底下站着昏睡的向日葵，牵拉着沉甸甸的脑袋。樱桃园里有一个小风车嘎啦嘎啦地响，那里安这么

一个东西是为了用那种响声吓退野兔。房子近旁除了草原以外，甚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171—172页）

公寓的屋子是伏盖太太的产业，坐落在圣·日内维新街下段，正当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下去的地方。坡度陡峭，马匹很少上下，因此挤在华·特·葛拉斯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小街道格外清静。两座大建筑罩下一片黄黄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息，穹隆阴沉严肃，使一切都暗淡无光。街面上石板干燥，阴沟内没有污泥，没有水，沿着墙根生满了草。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象所有的过路人一样无端端的不快活。一辆车子的声音在此简直是件大事；屋子死沉沉的，墙垣全带着几分牢狱气息。……

公寓侧面靠街，前面靠小花园，屋子跟圣·日内维新街成直角。屋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微凹的小石子路，大约宽两公尺；前面有一条平行的砂子铺的小路，两旁有风吕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二色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的一头有扇小门，上面钉一块招牌，写着：伏盖宿舍；下面还有一行：本店兼包客饭，男女宾客，一律欢迎。临街的栅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你在栅门上张望，可以看到小路那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模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大概是本区画家的手笔。……

天快黑的时候，栅门换上板门。小园的宽度正好等于屋子正面的长度。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一边是和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长春藤把那座界墙统统遮盖了，在巴黎城中格外显得清幽，引人注目。各处墙上都钉着果树和葡萄藤，瘦小而灰土密布的果实成为伏盖太太年年发愁的对象，也是和房客谈天的资料。沿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小的走道，走道尽处是一片菩提树荫。……两条走道之间，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是修成圆锥形的果树，四周又围着些莴苣、旱芹、酸菜。菩提树荫下有一张绿漆圆桌，周围放几个凳子。……

四层楼外加阁楼的屋子用的材料是粗沙石，粉的那种黄颜色差不多使巴黎所有的屋子不堪入目。每层楼上开着五扇窗子，全是小块的

玻璃；细木条子的遮阳撑起来高高低低，参差不一。屋子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装有铁栅和铁丝网。正屋之后是一个二十尺宽的院子：猪啊，鸭啊，兔子啊，和和气气的混在一块；院子底上有所堆木柴的棚子。棚子和厨房的后窗之间挂一口凉橱，下面淌着洗碗池流出来的脏水。靠圣·日内维新街有扇小门，厨娘为了避免瘟疫不得不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打这扇门里扫到街上。

房屋的分配本是预备开公寓的。底层第一间有两扇临街的窗子取光，通往园子的是一扇落地长窗。客厅侧面通到饭厅，饭厅和厨房中间是楼梯道，楼梯的踏级是用木板和彩色地砖拼成的。一眼望去，客室的景象再凄凉没有：几张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马鬃布满是一条条忽而暗淡忽而发光的纹缕。正中放一张黑地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一套白瓷小酒杯，金线已经剥落一大半，这种酒杯现在还到处看得到。房内地板很坏，四周的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其余的地位糊着上油的花纸，画着《丹兰玛葛》主要的几幕，一些有名的人物都著着彩色。两扇有铁丝网的窗子之间的壁上，画着加里波棱款待于里斯的儿子的盛宴。四十年来这幅画老是给年轻的房客当作说笑的引子，把他们为了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取笑一番，表示自己的身份比处境高出许多。石砌的壁炉架上有两瓶藏在玻璃罩下的旧纸花，中间放一座恶俗的半蓝不蓝的云石摆钟。壁炉内部很干净，可见除了重大事故，难得生火。

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应当叫做公寓味道。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叫人发冷，吸在鼻子里潮赋赋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酒菜和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老老少少的房客特有的气味，跟他们伤风的气味合凑成的令人作呕的成分，倘能加以分析，也许这味道还能形容。话得说回来，这间客室虽然教你恶心，同隔壁的饭厅相比，你还觉得客室很体面、芬芳，好比女太太们的上房呢。

饭厅全部装着护壁，漆的颜色已经无从分辨，只有一块块油迹画出奇奇怪怪的形状。几口粘手的食器柜上摆着暗淡无光的破裂的水瓶、刻花的金属垫子，好几堆都奈窑的蓝边厚瓷盆。屋角有口小橱，分成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存放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饭巾。在此有的

是消毁不了的家具，没处安插而扔在这儿，跟那些文明的残骸留在痼疾救济院里一样。你可以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有一个教士出现；还有些令人倒胃的版画，配着黑漆描金的框子；一口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灰尘跟油混在一块儿的挂灯；一张铺有漆布的长桌，油腻之厚，足够爱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刻划姓名；几张断腿折臂的椅子；几块可怜的小脚毯，草辫老在散率而始终没有分离；还有些破烂的脚炉，洞眼碎裂，铰链零落，木座子象炭一样的焦黑。这些家具的古旧，龟裂，腐烂，摇动，虫蛀，残缺，老弱无能，奄奄一息，倘使详细描写，势必长篇累牍，妨碍读者对本书的兴趣，恐非性急的人所能原谅。红色的地砖，因为擦洗或上色之故，画满了高高低低的沟槽。总之，这儿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那种锱铢必较的、浓缩的、百孔千疮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迹；即使还没有破洞，还不会褴褛，却快要崩溃腐朽，变成垃圾。（〔法〕巴尔扎克：《高老头》第 2 — 5 页）

(22) 牢 狱

牢里没有灯，一片黑，不见天，不见地，不见自己。耗子、蟑螂、蝼虎，在黑暗里爬来爬去。吴七生平不怕狼，不怕虎，就怕软绵绵的小耗子。每回他一听耗子叫，心里总发毛。这会子耗子偏有意提弄他似的，一下子爬到他脊梁，一下子又跳上他肩膀，吓得他浑身抖嗦，不知怎么好。

天慢慢儿亮了，铁门外漏进鱼肚色。这时候吴七才清楚的看见，蝙蝠在屋顶上搭窝，耗子在墙脚打洞，蜈蚣沿着墙缝爬，蟑螂黑压压的站满了顶板。地上满是耗子屎、蝙蝠屎、蟑螂屎。（高云览：《小城春秋》第 209 页）

楼房周围的岩石是白色的，树干也是白色。敌人怕被囚禁的人从监牢里逃跑，岩石、树木漆成白色，即使是暗夜里也无处躲藏。楼房周围的墙，也是那么高，比渣滓洞箍得更紧。墙上，隐隐约约，看得见电网的支架……啊，又一处秘密的集中营，也许这就是传说中最恐怖的魔窟白公馆吧？（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第 370 页）

囚禁玛丝洛娃的牢房是个长方的房间，九俄尺长，七俄尺宽，有两扇窗子，靠墙砌着一个灰泥脱落的大炉灶。房间里摆着些木板已经干裂的板床，占去三分之二的空地。房中央，对着房门口，挂着乌黑的圣像，旁边插着蜡烛，下边挂着落满灰尘的蜡菊。房门左边，有一块地板颜色发黑，上面放着一个臭烘烘的木桶。（〔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 144 页）

安古兰宋的监狱，后面跟从前的初级法院相连，还是中世纪的建筑，并不比当地的大教堂经过更多的改动，民间始终称为司法衙门。大门中间照例开着一扇便门，全部钉着钉子，外表坚固，又矮又旧，看上去象独眼妖赛克罗普斯，因为门上有一个洞眼，狱卒先在洞上认清了外面的人才开门。沿着底层的门面有一条走廊，廊下一排房间，高高的窗上装着漏斗形的木板，从里边的院子取光。狱卒住的屋子同牢房隔一条拱廊。拱廊把底层一分为二，拱廊尽头装着隔离院子的铁栅，一进大门就望得见。（〔法〕巴尔扎克：《幻灭》第 623 页）

这牢房的地面比外面的土地低矮得多，甚至比那城濠还要低，因而非常潮湿。只有一两个小小的窗孔可以透光，窗孔是开在高高的、囚人举起手来也够不到的地方。从那窗孔里透进来的一点天光，非常微弱，即使在中午时分，也是若有若无；向晚时城堡的其他部分天还没黑下来，这里早就变成乌黑的了。从前用以锁住犯人防止他们越狱的镣铐和链索，还空挂在土牢的墙上，已经生了锈。在一副脚镣的铁圈里还剩下两根灰白色的骨头，大概是人的腿骨，可见那个囚人不仅是瘐死在牢里，而且是被折磨成骷髅的。（〔英〕司各特：《艾凡赫》第 231 页）

(23) 桥 梁

江上横着铁链作成的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终子渐渐吞蚀在夜色中了。

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岩石，激起

吓人的巨响。（艾芜，《山峡中》《艾芜短篇小说选》第 28 页）

在这个市镇上游，有一道摇摇欲坠的木桥跨过这条小河，桥的支柱在那潮湿的土里东歪西倒；桥上铺的木板又东缺一块，西缺一块，因此过桥的时候，虽然不受法律限制，谁也只敢缓步通过。（〔美〕马克·吐温：《镀金时代》第 142 页）

这两座桥，都有过生动的面貌。每一座桥的每一个棱角都磨光了，一部分是由于风雨，而大部分是由于世世代代的游荡者的摩擦，一年过去一年又来，每逢这些人们站在那里想心事，他们的脚尖和脚后根，不停地磨擦着石栏杆。比较脆弱的砖和石，就因为这样来来去去的机械动作，平面都被磨得往下去了。桥顶上的石工，每个接缝的地方原来都用铁夹牢的；后来有些不顾死活的人，对于地方官的警告毫无顾忌，扭开顶上的笠石，扔到河里去，也算是很平常的事情。（〔英〕哈代：《卡斯特桥市长》第 276 页）

六 用具类

（1） 车 辆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颇悠颇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箱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象阵利飕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飞快而平稳。（老舍：《骆驼祥子》第 11 页）

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辞性的，而这辆车依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象大宫僚，有时别扭象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歪，齐声叫唤，孙小姐从座位上滑下来，鸿渐碰痛了头，辛楣差一点向后跌在那女人身上。这车声威大震，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忽然要休息了，汽车夫强它继续前进。如是者四五次，这车觉悟今天不是逍遥散步，可以随意流连，原来真得走路，前面路还走不完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恰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欹斜摇摆地缓行着。（钱钟书：《围城》第 158 页）

那儿什么样的半篷马车和载货车没有啊！一辆后身宽，前身窄，另外一辆后身窄，前身宽。一辆又是半篷马车，又是载货马车，另外一辆既

不是半篷马车，也不是载货马车；这辆象一大堆稻草或是一个肥胖的老板娘；那辆象头发蓬乱的犹太人或是尚未完全脱掉皮肉的骷髅；这辆从侧面看来，完全象一只附有烟嘴的烟斗；那辆什么都不象，却是一个荒诞无稽的畸形怪物。在这一大堆车轮和驭者台中间，耸出一辆有着室内窗似的窗户并且交叉地钉着粗窗棂的类似轿车的马车。（〔俄〕果戈理：《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果戈理小说选》第54—55页）

一列货车，在山谷里极远的地方划开了那些石堆和从山上延伸下来的青葱树林，象一条红毛虫向斜坡上爬；车轮迅速地转动着辐条，于是带着四四方方黑车门的小立方体就清楚地现出来。蒸气象一股股火焰从烟囱中冒出，好久不曾消失，然后象一团团淡红的浮云远远飘散开。（〔苏〕革拉特珂夫：《水泥》第345页）

那种车子，有一种说不出的佝偻丑态，在今日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和它相象的了；我们远远望见那种车子走过，或是在地平线上沿路匍匐前进，它们正象大家称为，我想是，白蚁的那种白色细腰，拖着庞大的臀部的昆虫。（〔法〕雨果：《悲惨世界》第296页）

这部篷车，也就是说这部有四个轮子的小屋，走了许多的路程，可是从来没离开英格兰和苏格兰，车子上有一根狼拉车用的车辕和人用的一根横木。横木是在遇到坏路的时候用的。车子虽然是用薄木板做的，好象一架鸽子棚，可是很结实。前面有一扇玻璃门，还有一个小阳台，阳台好象一座小讲台，这是演说用的。后面有一扇格子门，下面有铰链，门后钉了三级踏板，打开门就可以从踏板上走进小屋里去，晚上把门闩好，再用锁锁上。雨和雪落在车上，年深日久，车上的漆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了，季节的变换，对篷车来说，跟大臣遇到改朝换代一样。（〔法〕雨果：《笑面人》第13页）

不幸，玛塞尔所雇的这一辆（马车），更是完全本地制造的，古董收

藏家都会用尊敬的眼光来欣赏的。它又长又矮，好象一口棺材，没有一点儿弹簧来缓和它的震动。车轮和车篷一般高，可以和交织在附近道路上的一条条泥坑（磨工为保持本地的面子把那些泥坑叫做大车的车辙）较量一番。就是叫做车篷的，也不过是用柳条编织成的，夹层当中填上些兽毛和粘土一类的东西；车子的震动，只要稍微厉害一点，一块块的泥土便会掉在旅客的头上。（〔法〕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第25页）

（2） 船 舟

早班的轮船从桃源驶了下来，是开往武陵那个县城里去的。在那两边都夹着青山的河面上，船俨然象一条高背的大鱼，分开水，直往下游。两缕被激起的白浪，挂在两边，远看去，正好做为两根懒然拖住的须髯。有许多张着帆，摇着橹的白河船，麻阳船，从望见黑烟起，就赶忙让出航线来了。（丁玲：《小火轮上》《莎菲女士日记》第145页）

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她们摇的小船飞快。小船活象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驶起来，就象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孙犁：《荷花淀》《白洋淀纪事》第257页）

在这浩大的蓝宝石似的洋面上，总看得见有好几群饱满的风帆，在阳光中闪耀，明亮得使人目眩。有时，还有许多船只，趁着所谓贸易风，排着长长的队伍，鱼贯而来，好象一串海鸥或信天翁。红色的浮筒在微波上徐徐漂荡。每天午后，总有好多浅灰色的象鸟羽似的烟，一阵一阵地从帆篷中间升起。这便是从纽约载了客人和货物到阿斯宾华尔来的轮船，航程所过，船后的浪花，曳成一条泡沫的路。（〔波〕显克微支：《灯塔看守人》《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423页）

突然在汹涌起伏的波涛中出现了一个黑点，它忽大忽小，慢慢地升

到浪涛的顶端，又一下子跌落在浪谷里。小船离岸越来越近了。……我紧张地望着那只可怜的小船，看它怎样象鸭子一样钻到水里，又象振翼高飞的鸟儿似地飞快划动着双桨，从深渊里的浪花中窜出来。啊呀，我想这下子它要猛冲到岸上，撞个粉碎了，不料它却灵活地侧转过来，安全地驶进一个小湾。（〔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 64 页）

大桅和前桅，垂直的张着四扇大帆，高峙的船头斜桅，垂直的张着两扇三角帆，吹满着饱满的清风……圣乔治号轻轻的侧着左舷，滑走在明灰色的春天的海上。环绕着泡沫的冰块，到处浮动。塔一般高高的船艄上，飘扬着勃兰廷堡公国的旗帜。甲板洗得挺干净，铜栏杆擦得雪亮。波浪愉快的洗拨麻栎雕刻的纳普钦神像，船头的斜桅下冲碎着红色的飞沫。（〔苏〕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第 403 页）

有时候，……人们看见在险恶翻腾的海水上面，有一个嘘气打哨的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驶进圣·散普森港来。这只可怕的，怒吼得象野兽，喷烟得象火山，在水上流涎吐沫象一条蛟龙，鼓着凶猛的鳍，张口喷火，拖着一团浓雾，向城市冲来，那便是杜兰特号船。（〔法〕雨果：《海上劳工》第 46 页）

在这个从直布罗陀到达达尼尔，从突尼斯到威尼斯的浩瀚无垠的大海上，一艘整洁、漂亮、轻捷的游艇正在黄昏的轻雾中滑行。游艇的动作象是一只迎风展翅的天鹅，平稳地在水面上滑行。它前进得很迅速，而同时又很优美，在它的后面留下一条发光的水痕。（〔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 1554 页）

他们的船叫作"玛丽"……

"玛丽"是和它的守护神陶制圣母像一样古旧了的。有着橡树椎骨的厚实的侧面已经擦坏了，生有皱纹了，浸着湿气和盐水了；但它却还健康而且强壮，发散出刺鼻的柏油的气味。静止的时候，因为有着那样粗大的肢体，它现出一副笨重的样子；可是当刮着强烈的西风时，它便

小说部分 下

文学描写辞典

中国青年出版社

象给风吹醒了的海鸥一样，恢复了它的轻快的体力。那时它便有着它独有的破浪前进的姿态，它比许多用近代技巧制造出来的新船还要敏捷。（〔法〕罗逖：《冰岛渔夫》第14—15页）

这只船给打扮得跟任何一个颈脖上沉甸甸地挂着光亮的象牙垂饰的、野蛮的埃塞俄比亚王一模一样。这只船真是一件古罗马的战胜纪念品。这是一种吃人生番似的、用它猎逐到的敌人的骸骨来打扮它自己的船只。它那没装铁板的、开旷的舷墙四周都被装饰得象一个栉比连绵的牙床，用长而尖的抹香鲸齿嵌在那里当作缚住它那些旧麻绳的拴子。这些筋肋并不是低劣的山木被磨擦出来的，而是经过洪涛细浪冲击出来的。它在威风凛凛的船舵上装有一只旋轮，显赫地露出一只舵柄来；那只舵柄却是用它那宿敌的整块狭长的下巴骨精工镂刻出来的。那个在暴风雨中掌着舵柄的舵手，就象一个鞑靼王扣着马下巴勒住他那匹暴躁的骏马。它虽然是一只高贵的船，却不知怎地，又有一股非常忧郁的气象！凡是高贵的东西都不免有那种气象。（〔美〕麦尔维尔：《白鲸》第106页）

当丹尼尔·奎尔普坐上小渡船向对岸行驶时，正逢涨潮。大队的木船懒洋洋地荡过，有的是斜行，有的是头部在前，有的是尾部在前；都很执迷、顽固、倔强地向较大的船只冲撞，漂到汽艇的舷下，钻进和它所毫无业务关系的僻角里去，象是许多剥碎了的胡桃壳零乱地散浮在水面上；每一只船都使用一双长桨在水中挣扎着划动，看起来很象是害了病的笨鱼。在一些抛了锚的船上，水手们都在忙于绞缠绳缆，摊开帆篷晾晒，上货或者卸货；在另外一些船上，除了两三个男孩子逗留在那里，也偶然有一只狂吠着的狗在甲板上跑来跑去，或者蜷蜷着望着船边，叫出更高的声音，此外便看不到别的生物了。一条大轮船慢慢地穿过橹林，沉重的轮翼不耐烦地排水，好象它在找寻空地方呼吸一下似的，它那庞大的身体摆动着，宛如一只夹在泰晤士河鲦鱼群中的水怪。两旁都是黑色长行列的煤驳；中间行驶着出港的船只，帆篷在太阳光里闪耀，咯吱声传到四面八方。水和水面上的一切都在积极活动，跳舞，浮荡，翻

腾着泡沫；岸上的灰色古塔和一排一排的建筑中间，还有许多教堂的尖顶耸立，却只是在冷静地观望着，好象是看不起它们那个激动和不安定的邻居似的。 （[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 51 页）

（3） 工 具

这个近五十岁的人，弯着水蛇腰。他掮的镘头和铁锹，也是很滑稽的。方形的铁锹，底边变成了圆形，磨掉了三分之一；镘头几乎磨掉了将近一半，剩下来的象个老女人的小脚。镘头和铁锹的木柄，也被他的手磨得凹凸不平了。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 80 页）

那锄杠磨的两头粗，中间细，你就是专意用油漆，也漆不成这么光滑。那锄板使秃了，薄薄的，小小的，象一把铲子，又象一把韭菜刀子。主人用它付了多少辛苦，流了多少汗水呀！ （浩然：《艳阳天》第 125 页）

（4） 乐 器

……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见五星之精，飞坠梧桐，凤皇来仪。凤乃百鸟之王，非竹实不食，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伏羲氏知梧桐乃树中之良材，夺造化之精气，堪为雅乐，令人伐之。其树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之数，截为三段，分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叩之，其声太清，以其过轻而废之；取下一段叩之，其声太浊，以其过重而废之；取中一段叩之，其声清浊相济，轻重相兼。送长流水中，浸七十二日，按七十二候之数。取起阴干，选良时吉日，用高手匠人刘子奇斫成乐器。此乃瑶池之乐，故名瑶琴。长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阔八寸，按八节；后阔四寸，按四时；厚二寸，按两仪。有金童头，玉女腰，仙人背，龙池，凤沼，玉轸，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徽，按闰月。先是五条弦在上，外按金木水火土，内按五音宫商角徵羽。尧舜时操五弦琴，歌"南风"诗，天下大治。后因周文王被囚于羑里，弟子伯邑考，添

弦一根，清幽哀怨，谓之文弦。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添弦一根，激烈发扬，谓之武弦。先是宫商角徵羽五弦，后加二弦，称为文武七弦琴。（冯梦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警世通言》第4页）

小张鼎那时在孩儿兵中做小头目，在皇陵得到一只笛子，是北京宫中一百七十年前的旧物，由一个钟鼓司的太监带到了凤阳皇陵。笛身用最名贵的建漆漆得红明红明，在月光下可以瞧见人影。上边刻有刀法精细的春山牧牛图，还有赵子昂体两行娟秀的题字：上题宋人诗句"牧童归来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下题"成化元年制"。画的线条嵌成石绿色，题字嵌成赤金色，虽经历一百数十年，色彩如新。笛尾是一段象牙，使这个笛子显得十分典雅。（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474页）

在黑暗中，这小提琴好象发出了一种银光，特别是它那凸出的琴腹被照亮得如此强烈，使得杨科几乎都不敢对直看它。在这皓洁的月光中，凹进去的琴腰、琴弦和弯把，所有这一切都看得十分清晰，琴钮亮得就象圣约翰节的萤火虫那样，旁边挂着的琴弓就象一根银条。（〔波〕显克微支：《音乐迷杨科》《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437页）

琴上的黄漆经过不知多少人的手不断触摸，已经磨损了；弦也断了，毫无生气地悬挂着；弓上那个细长的黑色弦枕也断成了两半，那样子很象是个孤树的树桩，过去虽然曾经是一棵树，现在却毫无遮掩地裸露在一月的风霜之下了。那提琴非常象一只旧得已经不能航行的船突然遭到风暴袭击，船中所有的绳索都已折断，帆也撕得粉碎，桅杆摇摇晃晃地向一边倾倒，赤裸的甲板被狂风吹袭。（〔南〕敏笛罗维奇：《小提琴》《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第255页）

（5）灯　盏

天已经黑了。在高家，堂屋里除了一盏刚刚换上一百支烛光灯泡

的电灯外，还有一盏悬在中梁上的燃清油的长明灯，一盏煤油大挂灯，和四个绘上人物的玻璃宫灯。各样颜色的灯光，不仅把壁上的画屏和神龛上穿戴清代朝服的高家历代祖先的画像照得非常明亮，连方块砖铺砌的土地的接痕也看得很清楚。（巴金：《家》第 103 页）

冯家山那一大簇明亮的电灯，仿佛在晚风中轻轻摇曳，就象在南山顶上，突然长出了一株白花怒放的大梨树！

紧接着，安装在冯家山打谷场上的那两盏大电灯也亮了。在暮色里，在晚风中，那两盏大电灯一会儿象是两池清澈的春水，一会儿又象是两颗铮亮的大星；一会儿象是向人眨眼，一会儿又象是对人微笑——就象一位漂亮姑娘长了两只会说话的眼睛！（孙谦：《南山的灯》《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第 218—219 页）

席蒙打开这个匣子，只见红缎子的衬里上放着一盏样子很别致的灯，灯身是一只石榴，有人头一般大小，上面有几道裂开嘴的地方，露出一粒粒大玛瑙做的石榴子，石榴皮是金的，上面的皱纹和真正的石榴皮的皱纹一模一样。（〔菲〕黎萨尔：《起义者》第 364 页）

壁炉架上的那盏灯继续燃烧着，在耗竭那浮在水面上的最后几滴油；灯罩现出一片淡红色的光泽，火焰在垂熄以前突然明亮起来，射出那些最后的摇曳的光芒；这种光芒，虽然是属于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却常常被人用来比拟人类在临死前那一阵最后的挣扎。一片昏暗凄惨的光笼罩着那青年女郎身上的披毯和她周围的帐子。（〔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 1386 页）

当他在这样用功的时候，吊在他头顶那盏系着链条的沉重锡灯，不断地随着船身的摇动而晃动，始终把闪闪的微光和簇簇的阴影，投射在他那刻满皱纹的额头上，简直叫人以为，一边是他自己在那副皱折的航海图上作着航线的记号，同时也有一枝肉眼看不见的铅笔，在他那深刻着海图似的额角上画着航线。（〔美〕麦尔维尔：《白鲸》第 291 页）

(6) 钟 表

刘老老只听见略当略当的响声，很似打罗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铊似的，却不住的乱晃，刘老老心中想着："这是什么东西？有煞用处呢？"正发呆时，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倒吓得不住的展眼儿。接着一连又是八九下，欲待问时，只见小丫头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74页）

根据老人们传说，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的。钟上铸满了细致的花纹：有狮子滚绣球，有二龙戏珠，有五凤朝阳，有捐钱人家的姓名住址，还有一幅"大禹治水图"。乡村里人们喜欢这座古钟，从大堤上走过，总爱站在钟前仔细看看，伸手摸摸。年代远了，摸得多了，常摸的地方，锃明彻亮，如同一面铜镜，照得见人影，能映出向晚的霞光，早晨的雾露，雨后的霓虹，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不常摸的地方，如同长了一层绿色的釉子，紫黝黝的。（梁斌：《红旗谱》第2页）

突然，一声尖厉的响声，象生锈的发条发出的声音，打破了寂静。……从一座挂钟的上面，跑出一只涂彩的木制公鸡，喔喔喔地叫了三下。这是一架精巧的机器，是当时的学者用来按时叫醒自己起床工作的那一种。（〔法〕巴尔扎克：《长寿药水》《家族复仇》第122页）

壁炉台上摆着一座用圆玻璃罩罩上的帝政时代的台钟。

钟本身的式样是青铜制的一个蜂房，被四根大理石的柱子凌空架在一座满开金色花朵的花园上。蜂房下端有一条细长的缝，从这里伸出一根纤细的钟摆，钟摆上是一只琺琅质翅膀的蜜蜂，这只蜜蜂就在花园上来回不停地摆动。

钟面是彩色瓷质的，嵌在蜂房中间。（〔法〕莫泊桑：《一生》第10—11页）

(7) 烟 具

他那支旱烟管虽然比乡镇上戴钢边老花眼镜的七十岁老公公手里的家伙稍稍短一点，可已经比同舱那位女青年的粉红绸洋伞长一些。这是湘妃竹的，红润如玉，白铜斗儿，象牙咬嘴，挂着一副白银的剔牙杖和小小一对碧玉连环，不盛旱烟的荷包却又是外国人用来装板烟的橡皮袋儿。（茅盾：《官舱里》《茅盾文集》第八卷 129—130 页）

王子修老大爷的烟盒子是豹码子木作的，很珍贵。据说这种木材制的盒子，就是酷暑天储存二斤肉，也绝不会变味。装烟呢，扣严了盖子，永远保持烟的湿润。王子修老大爷的烟盒子不但讲究，烟袋也讲究。乌木管，玛瑙嘴儿，长长的，正好伸直自己的胳膊才能点火。（骆宾基：《山区收购站》《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册第 284 页）

那是一枝熏得很透的海泡石烟斗，象它的主人翁的牙齿一样地黑，不过是香喷喷的，弯弯儿的，有光彩的，和他的手很亲密并且又补足了他的仪表。（〔法〕莫泊桑：《羊脂球》《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 29 页）

(8) 床 具

妇人旋教西门庆使了六十两银子，也替他买了这一张螺钿有拦杆的床，两边桶扇都是螺钿攒造，安在床内。楼台殿阁，花草翎毛，里面三块琉背，都是松竹梅岁寒三友。挂着紫纱帐慢，锦带银钩，两边香球吊挂。（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九回 12 页）

一张铺着绿绒布的床，有四根柱子，褥子垫得很厚，方形，十分沉重，称为坟墓式卧床……（〔法〕巴尔扎克：《舒昂党人》第 253 页）

当约娜一看到她的床，她高兴得叫起来了。床的四个角上，有四只

橡木雕制的大鸟，全身乌黑，上蜡后闪闪发亮，它们象守护天使一般围抱着床。床架两旁雕的是绕着花朵和鲜果的两个大花环；四根带有哥林多式的柱头、细刻精镂的凹纹床柱，托着檐板，上面刻着身缠蔷薇花的小爱神。

这张床气派十足，虽然年代已久，木料变暗了，显得有些严肃，但却仍然是很雅致的。

床面的單单和床顶的天幕灿烂如繁星闪耀的天空，那都是用深蓝的古式丝绸做成的，上面绣着一朵朵金色的大百合花。（〔法〕莫泊桑：《一生》第 9 页）

面对着她的，不是以前一直放在两扇窗子之间的她母亲的写字台，而是那张床。它似乎浸沉在一片淡红色的光线里。桃花心木的床架象壁炉上突出的架子那样高高耸起，从上到下全用桃红的缎子裹着；桃红缎子的褶边在床脚那儿朝上翻起；桃红缎子简直把四面的窗子遮得密不透风。（〔美〕韦尔蒂：《乐观者的女儿》第 45 页）

堂吉诃德的床只是四块粗糙的木板架着高低不平的两只扳凳；褥子薄得象床单，里面尽是疙瘩，要不是窟窿眼里露着羊毛，摸来硬绷绷的疙瘩就象石子；两条床单就象盾牌上的皮革；一条毯子上经纬的线缕，谁要是有兴数一数，准可以一根不漏地数个清楚。（〔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第 112 页）

（9）杯、盘

她面前放着一只雕琢精美的大水晶杯，杯身反映出璀璨的华灯的无数闪光，就象三棱镜反映出的七彩虹霓。（〔法〕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第 101 页）

可恶的是他那些装酒的大杯子。外表上虽然是真正的圆筒体，可是在里面，那些讨厌的绿色玻璃杯子却都狡诈地往下收缩，直缩成一种骗

人的杯底。在这些拦路贼也似的酒杯四周，还粗拙地刻有平行的一格格。倒到这一格，只要你一个便士；再倒到这一格，又得再加一个便士；依次类推，直到倒满一杯——这种合恩角的量器，使人一口就可以喝掉一个先令。（〔美〕麦尔维尔：《白鲸》第21页）

这是个棕色的祖传大瓷杯，杯边给几代人的馋嘴擦损了一些，象磨损的门槛一样，杯外烧着几个黄字，写的是——

没有我

就无趣。（〔英〕哈代：《三怪客》《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篇50—51页）

(10) 刑 具

这队囚犯的末尾一人三十岁左右，相貌很好，只是两眼斗鸡。他的枷锁和别人的不同：脚上拖着一条很长的铁链，缠住全身；脖子上套着两个铁圈，一个圈扣在铁链上，另一个圈是所谓护身枷或叉形护身枷上的。这个铁圈底下有两条铁棍，齐腰装一副手铐，把两手套住，再用大锁锁上。这就使他不能把手举到嘴边，也不能把脑袋低到手边。（〔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第172页）

断头台，的确，当它被架了起来，屹立在那里的时候，是具有一种眩惑人的能力的；……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在那把板斧的四周举起了它们的问号。断头台不是想象。断头台不是一个架子。断头台不是一种机器。断头台不是由木条、铁器和绳索所构成的无生气的机械。它好象是一种生物，具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森的主动能力。我们可以说那架子能看见，那座机器能听见，那种机械能了解，那些木条铁件和绳索具有意识。当它的出现把我们的心灵抛入那种凶恶的梦想的时候，那断头台就显得怪可怕，并和它所作所为的一切结合在一起了。断头台是刽子手的同伙；它在吞噬东西，在吃肉，在饮血。断头台是法官和木工合造的怪物，是一种凭着自己所制造的死亡以为生命而活动着的鬼怪。

（[法]雨果：《悲惨世界》第21页）

一个可怕底东西变为熟悉底了，好象自创世以来就已习见了似的——那就是叫作加洛提的锋利的女性。

它是一般人说笑的话题；说它是医治头痛的最好方法，它确实无误地阻止头发变灰，它使面貌特别优雅，它是国家底剃刀；吻过加洛提的人从小窗子里看出来，打喷嚏在皮包里。它是人类复兴的表征。它代替了十字架。它底模型被带在胸前，而十字架被废弃了。它被礼拜和信仰，而十字架被否定了。

它宰掉这么多头，以至它，和它的所在地，都是一片腥臭底红色。它被拆开，好象小鬼们的一种解谜底玩具，它又被合拢来，当需要它的时候。它使雄辩者沉默，使顽强者倒下，铲除美好和善良。在一个早晨的几十分钟之间，它斩掉二十二个高官显宦底头，二十一个活底和一个死底。旧约上的强人名字曾经被赠与掌管它的首要人物；但是，这人物是这样武装着，比这评名更强暴，更官干，每天在拆毁上帝自己底庙坛的门庭。（[英]狄更斯：《双城记》第245—246页）

七 其它类

(1) 烟 火

在遥远的那方，黑暗中有一片片火光，遍布在各个地方。那火光一窜一跳地闪着，撕破无际的夜幕，似乎想冲破黑暗的束缚，飞腾出去。（冯德英：《苦菜花》第403页）

这烟幻化出千奇百怪的形状和颜色。

一会儿，它象铁蛇一样盘绕成一圈圈的，愈盘愈高，渐渐地远去；一会儿，它如一幅轻盈的帷幕，飘悬空中，向四周撒下玫瑰色的云彩；一会儿，它好似从香炉里逸出，笔直升起，然后软绵绵的往四周乱滚；一会儿，它在烟囱的上空随风飘荡，仿佛钢盔上巨大的羽饰，在太阳光里闪耀着金光；一会儿，它显现出十分美妙的体态和人世所未见的奇景幻象……

有时候，它被一阵风吹散，恰似大船上的帆篷；有时候，它被撕成许多碎块，有如一簇簇的麻屑，或者俨然是一片灰蒙蒙的大雾直往前奔。而在下雨时，煤烟象那重甸甸的乌云，在烟囱上时起时落，一团团高悬在屋顶上，或是坠落在地上到处乱窜，不知要往哪里躲藏。（〔波〕林诺普尼茨卡：《烟》《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407—408页）

这景象很奇妙：火堆周围有一个圆形的、淡红色的光圈在颤动着，仿佛被黑暗阻住而停滞在那里的样子；火焰烘烈起来，有时向这光圈外面投射出急速的反光；火光的尖细的舌头舐一舐光秃秃的柳树枝条，一下子就消失了；接着，尖锐的长长的黑影突然侵入，一直达到火的地方；黑暗在和光明斗争了。有的时候，当火焰较弱而光圈缩小的时候，在迫

近过来的黑暗中突然现出一个有弯曲的白鼻梁的枣红色马头，或是一个纯白的马头，迅速的嚼着长长的草，注意地、迟钝地向我们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立刻不见了。（〔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98—99页）

篝火燃着了，周围的一切突然跳动摇晃起来，影子象被烧得害怕似的向林子里逃去，伊格纳季两颊鼓鼓的圆脸在火焰之上闪过。火灭了，烟气扑鼻而来。寂静和黑暗又聚在林中草地上，凝神谛听着病人沙哑的声音……

篝火又燃烧起来，比刚才更旺更亮。人影幢幢，忽而窜向树林里，忽而又退回到火堆旁，含有敌意地、无言地围着火堆翩跹起舞。火堆里的湿树枝吱吱直响，如怨如诉。炽热的气浪拍打着树叶，使树叶发出惊恐的低语声和簌簌声。一条条黄灿灿、红闪闪的火舌快乐活泼地嬉戏，互相拥抱，有时又窜向空中，溅出火花，烧着的树叶飞腾起来，连天上的星星也朝着火花招手微笑。（〔苏〕高尔基：《母亲》第237—238页）

……炉子里赤红的黄金火焰在嬉戏，染锅上，升起乳白色云雾似的蒸气，它变成灰蓝色的霜附在歪斜的房顶木板上，——透过毛茸茸的房顶缝儿，可以看见一线蔚蓝的天空。风小了，太阳照耀着，玻璃似的灰尘撒满了院子……从房屋的烟囱里袅袅地上升着蓝烟，轻淡的影子在雪地上滑过，也象在讲述着什么。（〔苏〕高尔基：《童年》第49页）

透过玻璃窗上的霜花可以看见：染坊的房盖在燃烧，火舌曲卷着，旋风似的直往染坊的门外冒。火焰的红花，纯净无烟的红花，在静静的黑夜里盛开着；在高高的空中荡漾着一朵黑云，但银白的天河仍然看得清清楚楚。雪被照得通红，建筑物的墙壁颤抖着，摇晃着，仿佛要冲到院子燃烧的地方，那里火焰正玩得高兴，往染坊的宽宽的墙缝里灌满了红光，从这缝里吐出无数弯弯曲曲的烧红的钉子。整个干燥的黑色屋顶木板，很快透透迤迤地缠满了红色和金色的带子；在这些带子中间，细细的瓦烟筒冒着烟，突突地响着；低低的[illegible]裂声，象绸缎似的沙沙

声，扣打着窗户玻璃；火头越来越高；染房被火装饰得象教堂里的圣龛一般，令人难以抗拒地想到它跟前去。（〔苏〕高尔基：《童年》第61页）

篝火的火焰，象破碎的红布条一样，在空中抖动着。大股的黄褐色的烟柱，不住地盘旋上升。蚊子是不喜欢火烟的；它们密集成群地飞来飞去。战士们稍稍离开火堆，列成扇形坐着，面孔映着火光，现出古铜颜色。（〔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46页）

一层烟草的烟，象很薄的雾似地略略掩着较远的那些部分，表演台和厅子的另一头。一切由观众们的雪茄和烟卷喷出来的烟，都形成白白的细丝不住地腾起，那种雾样的气体始终上升，向着厅子的大穹顶凝聚；在大穹顶下面，在那架大挂灯四周，在满是观众的楼座上面，结成了一片烟雾朦胧的天。（〔法〕莫泊桑：《俊友》第19页）

只见一片火海满天横流，疯狂的火浪一个接着一个，张牙舞爪地仿佛想要把天空也吞下去。火海的下方烟雾弥漫，仿佛浸透了乌烟的五月的浓云降到了地面一样。它的上面，好象矗立着一座颤巍巍的、摇晃不息的喜马拉雅火山。……消防队浇的水仿佛是给那火海解渴似的。砖头烧红了，钢铁的横架烧红了，溶化了的糖象大水一样一股一股地往着四方流去。甚至地面也冒出了火焰。

……

忽然间，火焰给一阵狂风压低了，往着这边蹿过来，好象海里卷起了浪潮一样，……火焰仿佛有了生命，也有了知觉。仿佛有一条巨蟒在用它的一千张嘴吹着火焰。（〔印〕普列姆昌德：《戈丹》第419—420页）

太阳刚一落下，暮色刚一苍茫，那些燃烧着的长命草和卷心菜菜便儿就把那些分派地照得一阵一阵地忽明忽暗，因此大地的轮廓都随着浓烟的聚散忽隐忽现。火亮起来的时候，就把一片一片贴地横飞的烟

也映成半透明的发光体，把工作的人互相隔绝；看到这种光景，就可以明白白天是一堵墙晚上是一片光的“云柱”是什么意思了。（〔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471页）

大人和孩子们正在那儿把棘捆堆成一垛的时候，那一大片表示远方景物的苍冥夜色生出了变化。许多火光，有的象红日，有的象草丛，一个一个陆续升起，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四围的荒原上。……有些祝火（国家庆典之日，点在露天的烟火），离得很远，又有浓密的大气笼罩，因此有一股一股麦秆一般的淡色光线，在祝火周围象扇子似的往外辐射。另一些祝火大而且近，叫暝暝的夜色衬得一片猩红，看着好象黑色兽皮上的创口伤痕。又有一些，就跟蛮那狄司一样，有酒泛醉颜的红脸，随风披散的头发。最后这一种祝火，还把它们上面云翳静静的虚胸轻轻地给染了一层颜色，把云翳倏忽变化的巨洞映得通红，好象它们从此一下变成了烫人的鼎镬。（〔英〕哈代：《还乡》第18页）

（2）图画

我走进一间明亮的大厅，只见所有的墙上和巨大的架子上都闪耀着画面的鲜明的色彩和画框的金光。最初的印象完全是梦境一般；大型的、轮廓分明的风景画从四面八方出现，起初我都无暇一一细看，这些风景画用神妙的笔法画得风吹动树梢，在我眼前浮动；晚霞闪耀着红光，还有一些儿童的头像、一些可爱的习作出现在这些画中间，这一切又都随着新的画面的出现而消失了，所以我不得不向四下里看一看，方才似乎还看到的那一片壮观的橄榄林或者那一片巍峨的高山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此外，画上的新鲜的调色油还散发着一种有礼拜天气息的香味，我觉得，这种香味比天主教堂里的薰香还要好闻。（〔德〕凯勒：《绿衣亨利》第235页）

穿过一间嵌着深色镶花板壁的小餐厅，司武潘、阿卡谛耶维奇和列文踏着柔软的地毯走进半明半暗的书房里，房间被一盏罩着暗色大灯

罩的灯照耀着。安装在墙壁上的另外一盏反光灯照亮了一幅女人的全身大画像，引得列文不由自主地注目起来。这是安娜的画像，是在意大利时来哈罗夫画的。……列文定睛凝视着那幅画像，它在灿烂的光辉下好象要从画框中跃跃欲出，他怎样也舍不得离开。他甚至遗忘了他在哪里，也没有听见在谈论些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幅美妙得惊人的画像。这不是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妩媚动人的女人，她长着乌黑卷发，袒肩露臂，长着柔软的汗毛的嘴角上含着沉思得出了神的似笑非笑的笑意，用一双使他心花缭乱的眼睛得意而温柔地凝视着他。她不是活的，仅仅是由于她比活着的女人所能有的美丽更美。（〔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998页）

这幅画上画的是一个裸体女人，全身涂着污糟糟的红色，仿佛给剥掉了皮似的。嘴扁在一边；根本没有鼻子，可是在鼻子的那个地方，却画着一个三角形的窟窿；头是方形的，上面贴着一块破布——一块真的布。两条腿活象两根钉着铰链的木头。一只手里拿着一枝花。其余的各个部分，可真是怕人了。最叫人害怕的部分，是她张开腿坐在那里的那个角落——那儿涂的是一片黝沉的褐色。这幅画的题名是"爱"。卡嘉管它叫做现代的维纳斯。（〔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24—25页）

在德·马拉尼亚伯爵夫人的小圣堂里有一幅图画，风格完全是莫拉莱斯那种生硬而干瘪的画笔，画的是炼狱里的痛苦。画家所想得出的各种刑罚，都十分准确地画在上面，使得宗教裁判所里的行刑人也找不出什么破绽来。炼狱的灵魂是在一个很大的洞穴里。洞穴顶上有一个气窗，一个天使在气窗旁边伸手把一个灵魂拉出这个痛苦的地方，天使旁边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合着掌拿着一串念珠，仿佛在热诚地祈祷。……这幅图画既使他害怕，又吸引着他。他尤其不能把视线从一个男人的身上挪开，这个男人的五脏仿佛被一条蛇咬啮着，肋骨被铁钩吊住，挂在半空中，下面被炙热的炭火烘烤着。这个男人惶恐不安地向气窗那边凝视，似乎在要求那位施主为他祈祷，使他早日脱离这许多痛

苦。（〔法〕梅里美：《炼狱里的灵魂》 《梅里美小说选》第 190—191 页）

前面有一丛罕见的树木，向空中伸出那些颤巍巍的，展开得象指头瘦削的手掌一般的叶子。向树丛当中望过去，便发现一个不动的人站在海水上边。

印象是惊人的。原来画的边缘都藏在活动的绿荫里，所以它象是一个嵌在一片架空泛起的远景上的黑窟窿。

要了解，必须好好地去望。画的边缘遮去了水面上那艘小船的一半，船里坐着好些使徒，他们略略受到一只风灯斜射出来的光，其中一个坐在弦边的正把灯光向那个走过来的耶稣照过去。

基督提起一只脚压着一个浪头，那浪头是明显地下陷的，退让的，平伏的，从从容容拂着基督那只踏在它身上的脚。基督的四周全是相当阴晦的。只有星光在天上闪烁。

船灯被一个使徒拿着去照天神，它的微光拂在使徒们的脸上，使人辨得出那些脸上的肌肉仿佛因为吃惊正在掣动。

那真的是一个大师的大气磅礴的和出人意表的作品，是世上那些使人思想动荡而且使人多年梦寐不忘的作品之一。

那些望着这幅画的人首先都是静悄悄的，随后出神似地走开了，直到末了才谈论画的价值。 （〔法〕莫泊桑：《俊友》第 409—410 页）

这几张都是水彩画。第一张画的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空，乌云低低地翻滚着，远处一片黑暗，前景也是这样，或者不如说最前面的巨浪也是这样，因为没有陆地。一线亮光把半沉的桅杆衬托出来。桅杆上栖息着一只鸬鹚，又大又黑，羽翼上溅着点点浪花。它嘴里衔着一只镶宝石的金镯。这我尽可能用我调色板上最鲜明的颜色来画，而且尽我画笔可能画得闪烁而清楚。碧波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具淹死的尸体正在鸟儿和桅杆下面往下沉。一条美丽的胳臂是唯一看得清楚的肢体，金镯就是从那儿给水冲走或给鸟儿啄下来的。 （〔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 161 页）

第三张画，画的是一座冰山的尖顶，高耸在北极冬日的天空。一束北极光沿着地平线密集地竖起朦胧的长矛。把这些远远抛在后面的是，在前景升起的一个头——一个巨大的头，朝冰山低着，靠在冰山上面。两只瘦瘦的手结合在一起支着额头，把脸下半部前面的黑面纱拉了起来。额头没有血色，白得象骨头一样。只看得见一只凹陷的一动不动的眼睛，除了绝望的呆滞外，毫无其他表情。在两鬓上面，缠绕着的黑布头巾的褶裥间，有一圈云雾般模糊的白色火焰在闪闪发光，上面还镶嵌着一个更为鲜艳的火花。这个淡淡的新月是"王冠的写照"；戴王冠的是"无形的形体"。（〔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162页）

（3） 塑 像

这些古物所遭到的鄙视、凌辱使我吃惊：这是猫神伯斯特的像，它的尾巴被弄断，两只耳朵不见了……；那是乃法尔蒂蒂的头像，它的鼻子被锯掉，两眼被剜除……；狮身人面像的脑袋被打破，脊梁也被打断……；我最心爱的雕塑像——拉美西斯第二的遭遇更是不幸……，我拿着它翻来复去地看，它的四肢已被打断，满身是伤疤，这些伤疤就象小儿患麻疹或天花后留在身上的小泡似的，孩子们用小刀在伤疤四周又刻些弯弯道道……，它已经面目全非了。（〔埃〕台木尔，《不朽的古迹》《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第14页）

这时候，差不多只有子连一人，被挤得贴在镀金的门上，从一个少女赤裸的胳臂之上，看见了圣克里蒙的美丽的塑像。这塑像在祭台的帷里藏着，穿着罗马少年军人的服装，颈上有一道宽的伤痕，好象血从那里流出的样子。艺术家完成了空前的创作，看他临死时半闭的眼睛，充满了温柔优雅的表情。他有很神气的短须，衬托出一张秀美的嘴，嘴半闭着，好象还在祈祷。（〔法〕司汤达，《红与黑》第147页）

这的确是一尊维纳斯像，美丽得不可思议。她的上半身裸露，古代人塑造的伟大天神总是这个样子的；右手举到胸前，掌心向里，拇指和

头两个指头伸直，最末的两个手指微曲。另一只手接近腰部，挽住遮盖着下身的衣衫。这尊雕像的姿势使人想起猜拳者的姿势，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管这种猜拳者叫热马尼居斯。也许这尊雕像是在表现女神正在玩猜拳游戏吧。

不管怎样，比这尊维纳斯的躯体更完美的是找不到的；她的轮廓柔和，诱人，无与伦比；她的衣衫时髦，高贵，无可比拟。我原来以为是东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品，其实是我看到了雕像最盛时期的一件杰作。最使我惊异的，是形体非常细致真实，简直使人以为是按照真人模拟的，如果大自然真有这么完善的模特儿的话。

她的头发向额上梳拢，当初似乎曾镀过黄金。她的头小巧玲珑，同几乎所有的希腊雕像一样，微微向前倾。至于她面貌那种奇特的表情是我所无法描写的，它的类型也同我能想起的任何古代雕像的脸型不同。它的美不是静止和严肃的美，象希腊雕刻家们有意要使所有的线条都带上一种庄重的静止一样。这个雕像恰恰相反，我惊异地发觉雕刻家显然有意地在雕像的脸上刻画出一种凶恶的狡黠。所有线条都稍稍蹙皱，眼睛略斜，嘴角微翘，鼻翼稍稍鼓起。这个美丽得使人难以置信的脸庞，却流露出轻蔑、嘲讽和残暴。说真的，我们越是注视这尊令人赞叹的雕像，便越为这么超凡入圣的美貌，居然会没有感觉而感到不舒服。（〔法〕梅里美，《伊勒的维纳斯像》《梅里美小说选》第268—269页）

场　面　部

一 习俗类

(1) 节 日

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头一个大郡冲要去处，却有诸路买卖，云屯雾集；只听放灯，都来赶趁。在城坊隅巷陌该管厢官，每日点视，只得装扮社火；豪富之家，各自去赛花灯。远者三二百里去买，近者也过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将灯到城货卖。家家门前扎起灯棚，都要赛挂好灯，巧样烟火；户内缚起山棚，挂放五色屏风炮灯，四边都挂名人书画，并奇异古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点灯。大名府留守司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口喷净水。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点灯，不计其数。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青龙一条，周围也有千百盏花灯。翠云楼前也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着一条白龙，四面点火，不计其数。（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823页）

玳安和来昭将烟火安放在街心里，须臾点着，那两边围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数。都说西门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谁人不来观看？果然扎得停当，好烟火！但见一丈五高花楷，四围下山棚热闹；最高处一只仙鹤，口里衔着一封丹书，乃是一枝起火，起去萃山律。一道寒光，直钻透斗牛边。然后正当中，一个西瓜炮进开，四下里人物皆着，霹剥剥万个轰雷皆燎彻；彩莲舫，赛月明，一个赶一个，犹如金灯冲散碧天星；紫葡萄，万架千株，好似骊珠倒挂水晶帘泊。霸王鞭，到处响亮；地老鼠，串绕人衣。琼盏玉台，端的旋转得好看；银蛾金弹，施逞巧妙难移。八位拳寿，名显中通；七圣降妖，通身是火。黄烟儿，绿烟儿，氤氲笼罩万堆霞；旋吐莲，慢吐莲，灿烂争开十段锦。一丈菊与烟兰相对，火梨花共落地桃争

春。楼台殿阁，顷刻不见巍峨之势；村坊社鼓，仿佛难闻欢闹之声。货郎担儿，上下光焰齐明；鲍风车儿，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闹判，焦头烂额见狰狞；十面埋伏，马到人驰无胜负。总然费却万般心，只落得火灭烟消成煨烬。（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二回 10—11页）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绵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头，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14—315页）

堂屋里供桌上点着蜡烛，燃着香，左右两边聚集了全家的男女老幼。仍旧照旧例男左女右地立在两边，由周氏开始，各人依着次序一个一个地走到盖着红毡的拜垫上去磕头。等到最后一个人离开拜垫以后，克明便吩咐仆人撤去拜垫。先是周氏、克明等长一辈的人互相行礼拜节。然后是觉新等晚一辈的人分别地向长辈们行礼。在一阵喧闹之后，堂屋里又恢复了原先的清静。人们全散去了，只剩下一对红烛孤寂地在烛台上流泪，香炉里的一炷香懒懒地在嘘气，菖蒲和陈艾静静地悬垂在两边的门柱上。（巴金：《秋》第188页）

广场南边是给一般平民消遣作乐的地方。手摇风琴的音调跟喇叭声和成千上万人群的喧哗声交织在一起。他走到人群里，好象走进一股突然卷来的潮水里一样。一长排秋千象巨大的钟摆一样，在左右地摆荡。后面另一排是些在迅速旋转着的旋转木马，支起的篷帐是用五颜六色的条子布做的。第三排是绿色的、红色的和黄色的杂耍场，门前挂着颜色非常刺眼的图画，顶棚上露出（同样地刺眼）穿得花花绿绿的怪物，或是非常大的洋娃娃。广场当中竖着两根高高的杆子，正好有些

竞争者在爬杆，向那套挂在杆子上的大礼服和那在上面摆荡着的、值几个卢布的表爬上去。（〔波〕普鲁斯：《傀儡》第 188—189 页）

……愚人之王的行列——它在走遍一切重要街巷之后，带着它所有的火把同叫声，进入了格雷勿方场。

……

首先是埃及。那个埃及公爵骑着马走在前头，伯爵们在他脚下替他拉着马缰，扶着马鞍；他们后面，混混杂杂地走着吉卜西男女，肩头上坐着啼哭的小孩；所有的人们，公爵、伯爵，和平民，通通是衣衫褴褛。接着来了黑话王国——这就是说所有巴黎的小偷，严肃地、有秩序地排成梯形；最矮的走在最前面。他们四个一队地向前移动，带着他们底奇怪职业的各种等级的标记，大部分是残废的，有的断了腿，有的没有胳膊；还有矮胖的人、僵硬的人、疯癫的人、跛足的人、流浪的人、懒惰的人、穷苦的人、卑鄙的人、病弱的人、商人、假慈善家、孤儿、高级牧师、乞丐——连荷马也会感到疲于记述的一大群数不清的人。在乞丐们和高级牧师和假慈善家们之间，人们很难辨认出谁是窃贼之王，他蜷伏在一乘两条大狗拉着的小车子里。在这黑话王国之后，来了加里雷帝国。加里雷帝国的皇帝唇约姆·卢梭高贵地走着，穿着绣着葡萄的紫红花的袍子，前面是一些丑角作着军队里的拍手和舞蹈，周围是他的执戈者们，他的副官们，他的侍从们。最后来了律师公会，同着缀满花朵的五月柱，黑色衣服，安息日的神圣的音乐，高大的有黄晕的蜡烛。在这群人中间，愚人社的社员们抬着一个辇舆，比在瘟疫流行时候的圣·葸雷韦也勿的神座更豪华地装饰着小蜡烛。新的愚人之王，圣母院的敲钟人驼子加西莫多，持着圭杖，穿着袈裟，戴着王冠，煊赫地坐在这个辇舆上。（〔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 84—86 页）

试想那一条宽阔华丽的高尉街，从头到尾都耸立着巍巍的大厦，阳台上悬挂着花毯，窗口上飘扬着旗帜，在这些阳台上和窗口里，有三十万看客——罗马人、意大利人，还有从世界各地来的外国人，都是出身高贵，又有钱，又聪明的三位一体的贵族。可爱的娘儿们也被这种场面

感动得忘了形，或倚着阳台，或靠着窗口，向经过的马车抛撒五色碎纸，马车里的人则以花球作回报。整个天空似乎都被落下来的五色碎纸和抛上去的花朵所遮黑了。街上挤满了生气勃勃的人群，都穿着奇形怪状的服装——硕大无比的大头鬼大摇大摆地走着，牛的头从人的肩胛后面伸过来嘶吼，狗被挤得直立起来用两条后腿走路。在这种种纷乱嘈杂之中，一只假面具向上揭了一下，而象卡洛的《圣安东尼之诱惑》里所作的那样，露出了一个可爱的面孔，你本来很想钉稍上去的，但忽然一队魔鬼把你和她冲散了，上述的一切可以使你对于罗马的狂欢节有一个约略的概念。（〔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492—493页）

卖"长生烛"的出场了。长生烛，实际上就是蜡烛，其大小，最大的如复活节用的细蜡烛，最小的如灯心烛，这是狂欢节最后的一个节目，凡是参加这个大场面的演员，要做两项背道而驰的任务：（一）保住自己的长生烛不熄灭，（二）熄灭他人的长生烛。长生烛犹如生命：……夜急速地降临了。随着"买长生烛呀！"这一声叫喊，成千个小贩立刻以尖锐的声音响应，这时，人群中已开始燃起了两三朵星火。这是一个信号。十分钟以后，五万支烛光闪烁了起来，从威尼斯官蔓延到波波罗广场，从波波罗广场连绵到威尼斯官。这倒象是在举行提灯会。不是亲眼目睹的人是难以想象这种情景的，恰如天上所有的星都掉了下来，落到地面上混在一起疯狂地乱舞。同时还伴随着那种喊叫声，那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决听不到的。苦力追逐王孙，乡下人追逐城里人，每一个人都在吹，熄，重点。要是风伯在这时出现，他就会宣称自己是长生烛之王，而指定北风使者作王位的继承人。这一场明火举烛的赛跑继续了两小时，高尋街照得光明如白昼，四层楼和五层楼上看客的脸都照得清清楚楚。……

突然间，钟声响了起来，这是狂欢节终止的信号，在这一刹那间，所有的长生烛都同时熄灭了，象是受了魔法似的，也象是来了一阵狂风。（〔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509—510页）

村里每一个成年人似乎都在用身体诉说自己的心事。在那些又蹦

跳、又旋转、又扭摆的人们中间，有些人脸上戴着面具。当昆塔看见年老而结实的尼奥·博托也在其中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尼奥·博托一忽儿尖声狂叫，张开了两手在眼前急速翻舞，一忽儿又好象看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东歪西倒地步步后退，他一把抓住一头假想的走兽，向着空中拳打脚踢，直到自己累垮在地。

……他也看到了那些他曾听说是比尼奥·博托还年老的人也走出了茅屋，他们两腿瘦骨嶙峋，步履蹒跚，他们布满皱纹胳臂上下摆动着，他们对着阳光眯起挂着粘液的双眼，也一摇一摆地跳上几步舞。

当昆塔发现他自己的父亲时，不禁睁大了双眼。奥摩罗把膝盖抬得老高，脚在地上蹬起尘土。他尖声叫喊，朝后挺直了身子，抖动着浑身肌肉，然后又突然向前猛冲，捶打自己的胸部，并一次又一次地从地面跃起，在空中扭转身体，落地时嘴里发出重重的哼哼声。

冬冬的鼓声似乎不仅响在昆塔耳中，而且也在他的四肢中悸动。几乎是毫不自觉似的，又好象是在梦幻之中，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抖动，他的两只胳臂也开始挥舞了。不一会儿，他就不再注视其他人而同他们一道又叫又跳了。跳到最后，他也精疲力竭，一跤摔倒在地上。（[美]哈利，《根》第 39—40 页）

（2） 婚　嫁

他抽出先前藏在鞍鞯中的红纸裹着的筷子。他踌躇了一下，他的手微微地抖着。他仰起头看。他有点胆怯，但是也只得鼓起勇气把新娘头上那张盖头帕一挑，居然挑起了那张帕子，把它搭在床檐上。一阵粉香往他的鼻端扑来。他抬起眼睛偷偷地看了新娘一眼，他的心怦怦地跳动。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看清楚，他的眼前只有一些摇晃的珠串和一张粉脸，可是他却不知道是一张什么样的脸。他听见旁边有人低声说："新娘子高得多。"（巴金，《秋》第 239 页）

她端端正正的坐在三马拉的胶皮结辘车当中，身上穿着红棉袄，下边是青缎子棉裤，脚上穿着新的红缎子绣花鞋子，头上戴朵红绒花，后

头跟着一辆车，坐着两个吹鼓手，四个老爷子和两个媒人。马的笼头上和车老板的大鞭上，都挂着红布条子。

车子进到郭全海的新家的时候，天色渐渐暗下来，日头卡山了。新娘的车停在大门外。小嘎们都围拢去，妇女们和男子也跟着上来，他们瞅着头戴红花，身穿红棉袄的刘桂兰，好象从来不认识似的。刘桂兰低着头，脸庞红了。这红棉袄是分的果实，原来太肥，刘桂兰花一夜工夫，改得十分合身，妇女们议论着她的容貌和打扮……（周立波：《暴风骤雨》第460页）

不一会儿，曼古看见远处有许多火把，时常有手的黑影，从漆黑的罐子里取油，然后移向火把。在娶亲行列的前头，走着全区最著名的乐队。两面鼓上飘着长长的绸条，挂着用珠子和贝壳做的装饰；两支笛子的铜管在火把的晃动的亮光下闪出一道一道的金光；维那琴十分别致地装饰着深黄色的穗子。乐队后面是一群骑马的人，他们包头上的漂亮羽饰真象孔雀开屏一样美丽。骑马人的小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胡子尖傲慢地向上竖着。落在后面的人，狠狠地用脚后跟磕打他们那半死不活的瘦马的肋骨，企图叫马跳舞，或至少扬起那总是牵拉着、对什么都表示不满的脑袋。有几个骑马的人，刺踢自己的鞍辔齐全、打扮漂亮的马，马一跳动，险些儿摔下鞍子，他们大喊几声，企图博得四围的人同情。紧跟着马队后面，庄重地走着四只大象，大象的头、脖子、胸和四肢上拴着一串一串的小铃铛，发出悦耳的声响。在象背上搭起的轿子上，坐着一群美丽的乡村姑娘，她们羞羞答答，彼此紧紧地靠着。姑娘们的双颊绯红，牵拉在耳下的坠子闪出彩虹般的各种颜色。阵阵的急风吹散了她们的披肩和头巾，她们迎风而行，真象在人间会过情郎后而急急地飞返天宫的仙女。……在娶亲行列的末尾，是一些徒步的士兵。他们的衣服沙沙作响，散发出迷人的香味——在这个区里，当兵的所能赠给姑娘们、并取得她们好感的最好的礼物，就是香水。（〔巴基斯坦〕卡斯米：《窃盗》《艾·纳·卡斯米短篇小说集》第70—71页）

于是到了彼得困难的大日子了。彼得坐在屋子前面的角落里，明

知他的眉头紧皱着，感到这不大好，使新娘瞧着不愉快，但是不能将眉毛放松一下，象被一根硬线缝住了。他凝额望着客人们，摇着头发，蛇麻草撒到桌上，撒到娜泰里亚的面纱上。她也低着头，疲乏地微闭眼睛，面色惨白，害怕得象小孩，由于害臊全身抖索着。

"酒苦呀！"——一些通红的，多毛的嘴脸，张着凸挺出的牙齿，轰吼起来，已经是第二十次了。

彼得转身过去，象一只狼，不弯下脖颈，抬起面纱，用干燥的嘴唇，鼻子，向面颊上撞去，感出她的皮肤上一种象摸到缎子似的凉意，肩头近于恐惧的颤索。他很怜惜娜泰里亚，也觉得羞惭，但是挤坐成圈的酒客们又喊起来：

"新郎官不会呀！"

"往嘴唇上去！"

"叫我吻起来才好呢……"

酒醉的女人声音尖响着：

"我来吻你！"

"酒苦呀！"——巴尔司基喊了。

彼得咬紧牙齿，把嘴接到新娘的湿润的唇上，唇抖索着，她全身白白的，似要融化的样子，好象太阳下的云儿。他们两人都饿了，从昨天起没有给东西吃。彼得由于心神的惊惶，蛇麻草浓烈的气味，又喝了两杯起沫的桑木良司基酒，感到自己醉了，又怕新娘觉察了出来。周围的一切都动摇了。一群难看的嘴脸形成红色的泡沫，一会儿凝为色调斑驳的一堆，一会儿飘散到各处。儿子带着哀求和生气的神情看着父亲。（[苏]高尔基：《家事》第22—23页）

为了迎娶新娘子，套了四辆双套大车。许多人都象过年过节一样打扮得漂漂亮亮，聚集在麦列霍夫家院子里的轿车旁边。

……

彼得罗坐在葛利高里的旁边。妲丽亚坐在他们对面，挥舞着一条绣花手绢。每当车子走到低洼地方或者高冈地方的时候，正唱着的歌声就中断了。哥萨克制帽的红帽箍，蓝色的和青色的制服和西服上身，结着

白手绢的袖子，女人的绣花头巾织成的彩虹，花裙子，尘土象轻纱的拖裙一样，在每一辆车后面飘扬。这就是迎亲的行列。

……

几辆车轰隆轰隆地滚进了院子。彼得罗领葛利高里走上台阶，一同来的参加迎亲仪式的人也跟在他们后面走上来了。

……

门开开了，女媒是娜塔莉亚的干娘——一个漂亮的寡妇，她一面鞠躬，一面在微紫的脸上露着笑容迎接彼得罗。

"请喝一杯吧，傧相，为了您的健康。"

她递过来一杯浑浊的、还没有发酵的克瓦斯。彼得罗把胡子向两旁分了分，喝了下去，在一片抑制的笑声中哼哼着。

……

在傧相和媒婆斗嘴的时候，按照规矩，向新郎的家族敬了三杯伏特加。

娜塔莉亚已经穿好结婚礼服和戴上了面纱，许多人在桌子旁边围住了她。玛丽希珈手里握着一根擀面杖伸出去，格莉普珈神气地摇晃着一只播种用的筛子。

……

围坐在桌旁的新娘的亲戚和家族都站起来了，让着地方。

彼得罗把手绢的一头塞到葛利高里手里，跳到长凳子上去，绕着桌子把他领到正坐在圣像下头的新娘面前。娜塔莉亚心跳得手都出了汗，她握住手绢的另一头。

……

等到大家都离开桌子的时候，有一个人俯下身去，往葛利高里的靴筒里撒了一把小米，这是为了使新郎不要闹出什么蠢事来。（〔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120—125页）

仪式按照法律进行。拉比穿着一身旧了的缎上衣，写了结婚契约，叫新娘和新郎碰一碰他的手帕，作为同意的表示。拉比又把笔尖在便帽上擦了擦。有几个看门的撑起了华盖（他们是从街上叫来凑足人数

的)。菲谢尔森博士穿上一件白袍子，它向人提醒他死亡的那天，而多比遵照习俗的规定，绕着他走了七圈。编带形蜡烛射出的光芒在墙上摇曳，黑影幢幢。把酒倒进了酒杯之后，拉比用悲伤的旋律唱了祝福歌。多比只发出了一声叫喊。其他的妇女们掏出了桃花手绢儿，拿在手里，站着做鬼脸。……现在，给新娘戴上结婚戒指的时候到了，可是新郎的手开始发抖，想要把戒指套在多比的食指上可费了好大劲。按照习俗，接下来是要弄碎一只玻璃酒杯，可是菲谢尔森博士踢了几脚还是没把那玻璃酒杯踩碎。女孩子们低下了头，开心地你拧我一把，我拧你一把，发出格格的笑声。最后还是由一个学徒用脚跟把酒杯踩个粉碎。连拉比都忍不住笑了一下。 ([美]辛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辛格短篇小说集》第42—43页)

新郎在房间中央很起劲地跳着舞，一曲接着一曲，一刻不停地直跳到精疲力尽为止。卡杜什卡——她是多么美啊！——身子软得象条蛇，头上的花冠松散了，垂在脸上，但是这与她的风情甚至也很相称。她有时挣脱新郎的手，摇晃着两条大腿，开始在新郎面前跳舞，有时她又象旋风一般打转，使得她头上的花冠也随着打起转来，使那花冠上垂下来的花梢拂到在她近旁的人的脸上。她转着，转着，后来突然钻到跳舞的人群中去了。新郎跟在她后面，有时追上她，有时又把她放走，他象山羊般跳起来，两只手往靴子上一拍，接着就伸开双手，好象想去拥抱她似的，跟在她后面狂奔，他边跑边唱：

我是个大老爷，在自己的田庄，

这个美人儿是我的郁金香。

他不时把口袋里的钱币弄得叮铛作响，要不，就拿出两个塔列尔往空中高高一抛，再伸手将它们接住，扔给几个吉普赛乐师。

"喂，吉普赛人！这还不是最后的赏赐！你们懂吗？" ([匈]米克沙特：《奇婚记》第261—262页)

（3）殡　葬

后边孝眷听的起灵，一拥儿哭上前厅来。……少时一班儿抬重的土工，个个束腰拴鞋而来，好不吓煞人也。两个家人，搀定一个麻冠斩衣的孝子，直如拉面筋一般，拖出街心，朝门跪着，仰天拍地的痛哭。德喜儿也抱定兴官儿，斩衰小杖，哭着侯嫡母孔慧娘出灵。

果然个个都带恍意，人人俱动悲情。

猛然间，只听得——

杠夫一声喊，黑黝黝棺木离地。孝眷两队分，乱攘攘哀号动天。打路鬼眉目狰狞，机发处手舞足蹈。显道神头脑颠顶，车行时衣动带飘。……一百个僧，披袈裟，拍动那金铙铜钹，声震天地。五十双道，穿羽衣，吹起来苇管竹笙，响遏云霄。纸糊的八洞仙，这个背宝剑，那个敲渔鼓，竟有些仙风道骨。帛捏的小美人，这个执茶注，那个捧酒盏，的确是桃面柳眉。马上衙役，执宝刀、挎雕弓，乍见时，并不知镶嵌是纸。杠上头夫，抬金箱、抬银柜，细审后，方晓得髭髯非真。五十对彩伞，满缀着闺阁奇巧。十二副挽联，尽写着缙绅哀言。两张书案，琴棋书画摆就了长卷短轴。一攒阴宅，楼阁厅房画定的四户大窗。鹿马羊鹤，色色都象。车马肩舆，件件俱新。香案食桌，陈设俱遵《家礼》，方弼方相，戈盾皆准《周官》。三檐银顶伞，罩定了神主宗祐。十丈大布帏，遮尽那送葬内人。

沿街上路祭彩棚，阻道供桌，拥拥挤挤，好不热闹。（李绿原：《歧路灯》第593—594页）

拿着"引"字白纸帖的吴府执事人们，身上是黑大布的长褂，腰间扣着老大厚重又长又周整段白布做成的一根腰带，在烈日底下穿梭似的刚从大门口走到作为灵堂的大客厅前，便又赶回到大门口再"引"进新的吊客——一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了。十点半钟以前，这一班的八个人有时还能在大门口那班"鼓乐手"旁边的木长凳上尖着屁股坐这么一二分钟，撩起腰间的白布带来擦脸上的汗，又用那"引"字的白纸帖代替

扇子，透一口气，抱怨吴三老爷不肯多用几个人；可是一到了每太阳直射头顶的时候，吊客象潮水一般涨到，大门口以及灵堂前的两班鼓乐手不换气似的吹着打着，这班"引"路的执事人们便简直成为来来往往跑着的机器，连抱怨吴三老爷的念头也没工夫去想了，至多是偶然望一望灵堂前伺候的六个执事人，暗暗羡慕他们的运气好。

汽车的喇叭叫；笛子，唢呐，小班锣，混合着的"哀乐"；当差们挤来挤去高呼着"某处倒茶，某处开汽水"的叫声；发车饭钱处的争吵；大门口巡捕暗探赶走闲杂人们的吆喝；烟卷的辣味，人身上的汗臭，都结成一片，弥漫了吴公馆的各厅各室以及那个占地八九亩的园子。（茅盾：《子夜》第31页）

举行仪式时，我感到一种恐慌，一种对将来的预感，我站不住了。最后尸首装入棺材钉起来。然后助葬的人把棺材放在柩车上，就出发了。我只伴送着走完了一条街。走到那儿，赶车的突然把车赶得飞跑起来，老人跟着柩车跑——大声啼哭，可是跑的动作时时使哭声变得颤抖，而且忽断忽续的。后来他的帽子掉了，可怜的老人并不停下来拾，虽然雨打在他头上，又刮起风来，雪雨不住地刺痛，击打他的脸。他从柩车这边跑到那边，好象他不了解这件残忍的事一样——他的旧大衣的两边给风吹起来象一对翅膀似的。衣服的每一个口袋里都装着书凸起来，他的胳膊底下挟着一本特别大的书，他紧紧的抱在胸前。送葬的行列经过时，过路人脱下帽子，在胸前划十字，有些过路人站住惊愕的凝视着那可怜的老人。不时有书从他的口袋里滑出来，掉到污泥里；因此，有人叫住他，叫他注意他的书掉了，他就站住，把书拾起来，还是跑去尾随着柩车。在街的一个角，一个褴褛的老太婆紧跟着他；最后一直到柩车拐弯，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第64—65页）

卡拉特特的妻子决不能就把丈夫一人丢在坟墓里。而且那不幸的女人自己也不愿意独自一人活下去。这是风俗，同时也是职责，这种殉夫的事例在新西兰的历史里是常见的。

卡拉特特的妻子出场了。她还很年轻。她的头发乱披在肩膀上，又号啕，又哽咽，哀声震天。她一面啼哭，一面声诉，模模糊糊的话音、缠缠绵绵的悼念、断断续续的语句都颂扬着死者的品德；哀痛到极点时，她躺到土墩脚下，把头在地上直撞。

这时，啃骨魔走到了她的跟前。忽然那可怜的牺牲者又想爬起来；但是那酋长手里舞动"木槌"——一种可怕的大木槌——一下子又把她打倒下去。她气绝了。（[法]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664页）

他向围立在墓穴四周的人群扫了一眼，全是警察，全都穿着便服，同样的雨衣，同样的笔挺的黑帽子，雨伞象佩剑一般握在手里，这些奇异的守灵人，不知风从哪儿把他们刮来的，他们的忠实显得不真实。在他们后边，排列成梯队的市政府乐队，穿着黑红二色的制服，是匆匆召集来的，都拚命设法把自己金色的乐器在外套下保护起来。他们就这样围在棺材周围，它平放在那边，一只木制的匣子，没有花圈，没有鲜花，但却是唯一的温暖所在，正在这一无休止的雨滴之中安葬，雨水单调地拍溅着地面，始终如一，永无尽止。牧师早已读完了。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只有雨水，人们只听到雨声。牧师咳嗽起来，先是一声，接着好几声。子是低音喇叭、长喇叭、号角、短号、低音笛一齐奏鸣，傲慢而雄壮，乐器在雨帘中闪着金光；但是它们也沉没了，消散了，停止了。一切全退缩在雨伞之下，雨衣之下了。雨始终不断地下着。鞋子陷在泥泞之中，雨水汇成小河流入空的墓穴。（[瑞士]杜仑马特：《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第45页）

举行葬礼的一切早已准备好了。元老们把灵轿在火葬的柴堆旁边放了下来。范莱丽雅走了上去，阖上了死者的眼皮，又按照当时的风俗，把一个铜币塞到死人的嘴里，以便他付给兴隆，充作渡过波浪汹涌的阿凯伦河的船钱。接着，这位寡妇在死者的嘴唇上吻了一下，按照风俗大声说："再会了！按照老天安排的次序，我们会跟着你来的。"乐工开始演奏哀乐，那些奉献人就在乐声中把好些指定作为牺牲的动物牵过

来杀死，把它们的鲜血与牛奶、蜜和葡萄酒掺和在一起，然后拿来洒在火葬的柴堆周围。

这一切完毕以后，送葬的人就开始向柴堆上面浇香油，抛掷种种香料，堆上不计其数的桂冠和花圈。花圈多极了，不但盖满了整个柴堆，而且在柴堆四周厚厚地叠了起来。

……

一阵轰雷一般的鼓掌声滚过马尔斯广场，回答这位年轻的凯旋者和征服阿非利加的元帅对死者所表示的敬意。一阵火焰突然迸发出来，随即迅速地蔓延开去。终于，整个柴堆发出无数婉蜒飘动的火舌，而且被一阵阵云雾一般的芳香的浓烟所笼罩了。（〔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246页）

泰戈尔达斯·穆克吉的年老妻子在连续发了七天高烧之后死了。老穆克吉先生经营粮食生意发了大财。他的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孙男孙女、女婿和亲戚朋友以及仆人们全都赶来了，乱哄哄地象是在过大节日。村子里的人们也成群结队地赶来参观这一隆重而体面的丧仪。

女儿们哭泣着在母亲的脚跖上浓浓地涂上了一层胭脂，在她的中分的发缝里抹上了一道朱砂。儿媳妇们在婆婆的前额上敷上了檀香膏沫，替婆婆裹上了贵重的纱丽之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把披在头上的纱巾拉得低低的，向婆婆行了最后的摸足礼。

五彩缤纷的鲜花，绿色的嫩叶，浓郁的檀香，各色的花环，一片喧哗声里使人嗅不出悲哀的气息——这似乎是豪门的主妇在五十年后又一次扮作新嫁娘起程到丈夫家里去。

老穆克吉先生平静地向自己老伴做了最后的告别，暗暗地抹去了两滴泪水，开始劝慰起悲哀地哭泣着的女儿和儿媳妇来。

"诃利！诃利！"闷雷般的颂赞声震撼着清晨的天空，整个村子的人们跟随着丧仪的行列出发了……

火葬场在村外河边沙滩上。在那里焚烧尸体需用的木柴、檀香屑、酥油、蜂蜜、松香、娑罗树脂……早已准备妥当。

……当尸体被安置在宽大、堂皇的焚尸的柴堆上的时候……大家

齐声呼唤着"阿利"的圣名，儿子拿着被婆罗门祭师的经咒净化了的火把，点起了葬火……儿子手里的火！这真是谈何容易啊！把丈夫、儿子、女儿、孙男孙女、亲戚朋友、仆人——尘世间的一切，整个留在熊熊的火焰里，婆罗门老太太升天去了。（[印]查特吉：《奥帕吉的天堂》《外国短篇小说》中册第462—463页）

（4）祭 祀

时值八月中秋，是夜银河耿耿，玉露零零，旌旗不动，刁斗无声。姜维在帐外引四十九人守护。孔明自于帐中设香花祭物，地上分布七盏大灯，外布四十九盏小灯，内安本命灯一盏。孔明拜祝曰："亮生于乱世，甘老林泉；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马之劳，誓讨国贼。不意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俯垂鉴听，曲延臣算，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克复旧物，永延汉祀。非敢妄祈，实由情切。"拜祝毕，就帐中俯伏待旦。（罗贯中：《三国演义》第900—901页）

那妇人开了门，武松叫士兵去安排羹饭。武松就灵床子前，点起灯烛，铺设酒肴。到两个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扑翻身便拜道："哥哥阴魂不远！你在世时软弱，今日死后，不见分明。你若是负屈衔冤，被人害了，托梦与我，兄弟替你做主报仇。"把酒浇奠了，烧化冥用纸钱，便放声大哭，哭得那两边邻舍，无不恓惶。那妇人也在里面假哭。武松哭罢，将羹饭酒肴和士兵吃了，讨两条席子，叫士兵中门傍边睡。武松把条席子，就灵床子前睡。那妇人自上楼去，下了楼门自睡。（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第320—321页）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

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鲁迅：《祝福》《彷徨》第2页）

宗教的感情，过去的印象，带着对于古式的祭祀的尊敬和纯白无垢的圣母的保护的象征，笼罩着这一切。建在小酒店旁边的，台阶上散布着树叶的教堂，象一个阴森的海湾一样在开着。教堂里面充满了香气，黑暗中闪耀着烛光，四壁挂满了水夫的供物。那些消失了的水夫的未婚妻，遭难者的寡妇，在一些多情的女郎身旁，带着修长的黑纱和小小的光滑的头巾，从死者的礼拜堂出来，垂着眼睛，静悄悄地，仿佛黑暗的预告似的，从这种人世间的嘈杂里面通过。而相距不远的海，那永远是这班强壮的男子的伟大的养育者和伟大的破坏者的海，也在骚动着，吵扰着，参加着这盛会……（〔法〕罗蒂：《冰岛渔夫》第29页）

（5）跳　神

陈二奶奶带着“童儿”——四十来岁的一位黄脸大汉——快到掌灯的时候才来到。她有五十来岁，穿着蓝绸子袄，头上戴着红石榴花，和全份的镀金首饰。眼睛直勾勾的，进门先净了手，而后上了香；她自己先磕了头，然后坐在香案后面，呆呆的看着香苗。忽然连身子都一摇动，打了个极大的冷战，垂下头，闭上眼，半天没动静。屋中连落个针都可以听到，虎妞也咬上牙不敢出声。慢慢的，陈二奶奶抬起头来，点着头看了看大家，“童儿”扯了扯祥子，教他赶紧磕头。祥子不知道自己信神不信，只觉得磕头总不会出错儿，迷迷忽忽的，他不晓得磕了几个头。立起来，他看着那对直勾勾的“神”眼，和那烧透了的红亮香苗，闻着香烟的味道，心中渺茫的希望着这个阵式里会有些好处，呆呆的，他手心上出着凉汗。

蛤蟆大仙说话老声老气的，而且有些结巴：“不，不，不要紧！画道催，催，催生符！”

“童儿”急忙递过黄绵纸，大仙在香苗上抓了几抓，而后沾着吐沫在

纸上画。

画完符，她又结结巴巴的说了几句，大概的意思是虎妞前世里欠这孩子的债，所以得受些折磨。祥子晕头打脑的没甚听明白，可是有些害怕。

陈二奶奶打了个长大的哈欠，闭目愣了会儿，仿佛是大梦初醒的样子睁开了眼，"童儿"赶紧报告大仙的言语。她似乎很喜欢："今天大仙高兴，爱说话！"然后她指导着祥子怎样教虎妞喝下那道神符，并且给他一丸药，和神符一同服下去。（老舍，《骆驼祥子》第 178—179 页）

一天晚上天刚黑，高家所有的房门全关得紧紧的，整个公馆马上变成了一座没有人迹的古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尖脸的巫师。他披头散发，穿了一件奇怪的法衣，手里拿着松香，一路上洒着纸火，跟戏台上出鬼时所做的没有两样。巫师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做出种种凄惨的惊人的怪叫和姿势。他进了病人的房间，在那里跳着，叫着，把每件东西都弄翻了，甚至向床下也洒了纸火。不管病人在床上因为吵闹和恐惧而增加痛苦，更大声地呻吟，巫师依旧热心地继续做他的工作，而且愈来愈热心了，甚至向病人做出了威吓的姿势，把病人吓得惊叫起来。满屋子都是浓黑的烟，爆发的火光和松香的气味。这样地继续了将近一个钟头。于是巫师呼啸地走出去了。又过了一些时候，这个公馆里才有了人声。（巴金，《家》第 335—336 页）

郝四儿先叫王家把李向华开的药，抓来了正在煎着，还没有吃下去的，一起都倒在山坡下；然后打着赤膊，打着赤脚，腰间系上红围裙，头上戴了红头巾，头巾外面用柳条绑住，有时摇着小铜铃，有时摇起三山刀，在窑里跳着叫着。他的眼睛半开半闭，嘴里不断吹着气，又咿咿呀呀地胡诌一顿，谁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他的两脚摆成八字形地在地上顿着，围绕着香案跌跌跌跌地走，浑身抖颤着，象喝醉了烧酒，又象他正在打摆子。香案上供着药王灵官之类的神主牌位，在一个装米的升子里面装满了小米，小米上面插着香，也插着那些黄表剪成的纸条儿，此外，香案上还放着许多零七八碎的什物，和一根很粗的，用柳条七根

拧在一起编成的鞭子。跳了约莫两袋烟工夫，郝四儿就说鬼正缠在这女人身上，拿起柳条鞭子向病人周身遭打。一面打一面威吓那血腥鬼，

"你说！你是谁？你是什么恶鬼，你说！"

那女人一面哭一面哀求："哎哟，不要打了，疼死了！哎哟，是我，你把我打死了！是我……"

"快说，你是谁？你敢装假？打死你！"那巫神一面吆喝，又抽了两三鞭。

抽了二三十鞭，白氏实在忍不住痛，就胡乱含说："是我。是王四子死去的兄弟媳妇，王五小的婆姨。"

这以后，郝四儿又叫白氏在黄表上把鬼的相貌画出来。白氏怕打，就拿起墨笔在黄表上画符似地乱画一阵，画得烟不是烟，云不是云，人不象人，鬼不象鬼。郝四儿得到了这些胜利，就用加了清油的扫帚在窑里上下左右乱烧一通，又在病人面前大放爆竹，最后将罗家十几个饭碗装满柴灰，一个个从门口摞出去打得粉碎，说是这样子可以把鬼赶走。（欧阳山：《高干大》第 72—73 页）

（6） 技 艺

楚将潘党于营后试射红心，连中三矢，众将哄然赞美。适值养繇基至，众将曰："神箭手来矣！"潘党怒曰："我的箭何为不如养叔？"养繇基曰："汝但能射中红心，未足为奇；我之箭能百步穿杨！"众将问曰："何为百步穿杨？"繇基曰："曾有人将颜色认记杨树一叶，我于百步外射之，正穿此叶中心，故曰百步穿杨。"众将曰："此间亦有杨树，可试射否？"繇基曰："何为不可。"众将大喜曰："今日乃得观养叔神箭也！"乃取墨涂记杨枝一叶，使繇基于百步外射之，其箭不见落下。众将往察之，箭为杨枝挂住，其镞正贯于叶心。潘党曰："一箭偶中耳！若依我说，将三叶次第记认，你次第射中，方见高手。"繇基曰："恐未必能，且试为之。"潘党于杨树上高低不等，涂记了三叶，写个"一""二""三"字。养繇基也认过了，退于百步之外，将三矢也记个"一""二""三"的号数，以次发之，依次而中，不差毫厘。众将皆拱手曰："养叔真神人也！"潘党虽然暗暗称奇，

终不免自家要显所长，乃谓繇基曰："养叔之射，可谓巧矣！然杀人还以力胜，吾之射能贯数层坚甲，亦当为诸君试之。"众将皆曰："愿观。"潘党叫随行组甲之士，脱下甲来，叠至五层。众将曰："足矣。"潘党命更迭二层，共是七层。众将想道："七层甲，差不多有一尺厚，如何射得过？"潘党教把那七层坚甲，绷于射鹄之上。他立在百步之外，挽起黑雕弓，拈着狼牙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觑得端端正正，尽力发去。扑的一声，叫道："着了！"只见箭上，不见箭落，众人上前看时，齐声喝采起来道："好箭，好箭！"原来弓劲力深，这枝箭直透过七层坚甲，如钉钉物，穿的坚牢，摇也摇不动。潘党面有得色，叫军士将层甲连箭取下，欲以遍夸营中。养繇基且教："莫动！吾亦试射一箭，未知何如？"众将曰："也要看养叔神力。"繇基拈弓在手，欲射复止。众将曰："养叔如何不射？"繇基曰："只依样穿札，未为希罕，我有个送箭之法。"说罢，搭上箭，飕的射去，叫声："正好！"这枝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恰恰的将潘党那一枝箭，兜底送出布鹄那边去了。繇基这枝箭，依旧穿于层甲孔内。众将看时，无不吐舌。潘党方才心服，叹曰："养叔妙手，吾不及也！"（冯梦龙 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522—523页）

老头子又点点头，拾起家伙来。

王三胜弩着眼，抖着枪，脸上十分难看。

老头子的黑眼珠更深更小了，象两个香火头，随着面前的枪尖儿转，王三胜忽然觉得不舒服，那俩黑眼珠似乎要把枪尖吸进去！四外已围得风雨不透，大家都觉出老头子确是有威。为躲那对眼睛，王三胜耍了个枪花。老头子的黄胡子一动："请！"王三胜一扣枪，向前躬步，枪尖奔了老头子的喉头去，枪缨打了一个红旋。老人的身子忽然活展了，将身微偏，让过枪尖，前把一挂，后把撩王三胜的手。拍，拍，两响，王三胜的枪撒了手。场外叫了好。王三胜连脸带胸口全紫了，抄起枪来。一个花子，连枪带人滚了过来，枪尖奔了老人的中部。老头子的眼亮得发着黑光，腿轻轻一屈，下把掩裆，上把打着刚要抽回的枪杆，拍，枪又落在地上。

场外又是一片采声。王三胜流了汗，不再去拾枪，弩着眼，木在那

里。老头子扔下家伙，拾起大衫，还是拉拉着腿，可是走得很快了。大衫搭在臂上，他过来拍了王三胜一下："还得练哪，伙计！"（老舍：《断魂枪》《老舍短篇小说选》第19—20页）

这是最后的时刻！

疲劳，象路旁风化石那般沉重地压迫着他的全身。他对下一步怎样赶过那漫长又漫长的二百米距离，心里没有一点底。从以往的比赛来看，在这样情况下，十有八九是失败。失败，一个运动员一生中，会跟它有很多次不愉快的见面；然而恰是失败，帮助许多新手，变成优秀运动员，帮助优秀的，成为更优秀……杜古尔也曾有过很多次失败；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只有一条道路——胜利！必须胜利！

……

想到这里，他觉得仿佛有谁往他身上注入了一股神奇的力量，疲倦顿然消失！这时，在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为了他，要超过他！"

果真，他好象是换了两条腿，跑得如风似电！距离，被他那从心里喷涌而出的巨大而神奇的力量，一米又一米地吞没着，吞没着……

来到离终点还有一百米左右的地方，他一口气追成了平肩。这时，齐米德也使出他全部力量与他作最后的拚刺……

激烈紧张，万般惊险……

有些妇女观众，经不住这般超度的紧张，发出一片喊叫……

然而在杜古尔耳边却只响着一个巨音：

"为了他，要超过他！"

突然，他超过了他，一米、二米、三米……

当他到达终点的时候，反而把齐米德拉了十多米远。（玛拉沁夫：《花的草原》《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第633—634页）

十个回合只打了八个回合。托马斯鼻子出血了，眼睛上部的裂口也出血了。但是他毫不迟疑，总是向前挥拳猛击，用一种可怕的、不加考虑的、机械般的力量，慢慢迫使对方精疲力尽。在第八个回合里，那

个黑人已经无力举起他的双拳了，托马斯趁机向黑人的前额用右拳迎面直击过去，一下子就把那黑人打倒在台板上。黑人等数到"八"才站起来，摇摇晃晃，简直无法自卫，而托马斯带着一脸鲜血，却还露出笑容，无情地一跃迫近黑人，挥起拳头，直击对方，从格丽卿看来，至少在几秒钟内，猛打了五十下。黑人扑面倒下，观众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黑人挣扎着要站起身，一只膝头差不多快支起来了。托马斯叉着双腿，警惕地、残忍地、坚韧地站在中立地带上。他似乎乐意他的对手站起来，继续搏斗；但是当这个黑人无望地瘫在台板上被判输局时，格丽卿看到托马斯那张打烂了的脸上，迅速掠过一阵失望的神色。（[美]欧文·肖：《富人，穷人》第 445 页）

双方的鼓声都发言了："预备！"对阵的双方都一一配成了对，每一对摔跤手，彼此都采取了蹲伏的姿态，正面相对，怒目相视。鼓声下命令道："抓住！抓住！"每一对摔跤手开始象一对猫那样迂回盘旋。双方的鼓乎这时也跟着走动，一下子冲到这边，一下子冲到那边，把自己掩蔽在摔跤手的背后；每个击鼓手都在鼓声中击出了那个村子古代摔跤能手的名字，他们的幽灵正在一旁观看。

一对对摔跤手采取声东击西的佯攻手法，使对方猝不及防，终于揪住了对方，开始搏斗起来。不多久，双方就在他们的脚踢起的弥漫的尘土中格斗，这尘土几乎遮住了狂叫猛喊的观众的视线。哪一方滑跌在地或是双方同时倒地都不算数；只有一方将另一方摔倒，举起他的身子，投掷在地，才算获胜。（[美]哈利：《根》第 43 页）

（7） 游 戏

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少年又大笑。试以猪鬣毛，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吃敌领，少年大骇，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蒲松龄：《促织》《聊斋志异》第 207 页）

(探春、李纨、李绮、邢岫烟等每人都钓到了一条鱼，轮到宝玉钓)宝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矶，坐在池边钓起来。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儿，都躲到别处去了。宝玉抡着钓竿，等了半天，那钓丝儿动也不动。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涎，宝玉把竿子一晃，又唬走了，急的宝玉道："……好鱼儿，快来罢！你也成全成全我呢。"说的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见钓丝微微一动。宝玉喜极，满怀用力往上一兜，把钓竿往石上一碰，折作两段，丝也振断了，钩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众人越发笑起来。（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1060页）

崇阿要大家在这晚上都得着乐趣，就出了一个赌果子的玩意儿。在那楼上赏月的有赫氏、和鸾、鸣鹭、启祯，连崇阿是五个人。他把果子分做五份，然后对众人说："我想了个新样的射复，就是用你们常念的《千家诗》和《唐诗》里底诗句，把一句诗当中换一个字，所换的字还要射在别句诗上。我先说了，不许用偏僻的句。因为这不是叫你们赌才情，乃是教你们斗快乐。我们就挨着次序一人唱一句，拈阄定射复底人。射中的就得唱句人的赠品；射不中就得换罚。"大家听了都请他举一个例。他就说："比如我唱一句：长安云边多丽人。要问你：明明是水，为什么说云？你就得在《千家诗》或《唐诗》里头找一句来答复。若说：美人如花隔云端，就算复对了。"和鸾和鸣鹭都高兴得很，她们低着头在那里默想。惟有启祯跑到书房把书翻了大半天才上来。姊妹们说他是先翻书再来赌的，不让他加入。崇阿说："不要紧，若诗不熟，看也无妨。我们只是取乐，毋须认真。"于是都挨着次序坐下，个个侧耳听着那唱句人底声音。

第一次是鸣鹭，唱了一句："楼上花枝笑不眠。"问："明明是独，怎么说不？"把阄一拈，该崇阿复。他想了一会，就答道："春色恼人眠不得。"鸣鹭说："中了。"于是把两个石榴送到父亲面前。第二次是赫氏唱："主人有茶欢今夕。"问："明明是酒，为什么变成茶？"鸣鹭就答："寒夜客来茶当酒。"崇阿说："这句复得好。我就把这两个石榴加赠给你。"第三次是启祯，唱："纡云四卷天来河。"问："明明是无，怎么说来？"崇阿想了半天，想不出一句合适的来。启祯说："姑丈这次可要换罚了。"崇阿说："好。你自己复出来吧。我实在想不起来。"启祯显出很得意的样子，大

声念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弄得满坐的人都瞧着笑。崇阿说："你这句射得不大好。姑且算你赢了吧。"他把果子送给启祯，正要唱时，当差的说："省城来了一件要紧的公文。师爷要请老爷去商量。"崇阿立刻下楼，到签押房去。和鸾站起来唱道："千树万树梨花飞。"问："明明是开，为什么又飞起来？"赫氏答道："春城无处不飞花。"她接了和鸾底赠品，就对鸣鸾说："该你唱了。"于是鸣鸾唱了一句："桃花尽日夹流水。"问："明明是随，为何说夹？"和鸾答道："两岸桃花夹古津。"这次应当是赫氏唱，但她一时想不出好句来，就让给启祯。他唱道："行人弓箭各在肩。"问："明明是腰，怎会在肩？那腰空着有什么用处？"和鸾说："你这问太长了。叫人怎样复？"启祯说："还不知道是你射不是，你何必多嘴呢？"他把阄筒摇了一下才教各人抽取。那黑阄可巧落在鸣鸾手里。她想了一想，就笑说："莫不是腰横秋水雁翎刀吗？"启祯忙说："对，对，你很聪明。"和鸾只掩着口笑。启祯说："你不要笑人，这次该你了，瞧瞧你的又好到什么地步。"和鸾说："祯哥这唱实在差一点，因为没有复到肩字上头。"她说完就唱："青草池塘独听蝉。"问："明明是蛙，怎么说蝉？"可巧该启祯射。他本来要找机会讽嘲和鸾，借此报复她方才的批评。可巧他想不起来，就说一句俏皮话："癞虾蟆自然不配在青草池塘那里叫唤。"他说这句话是诚心要和和鸾起哄。个人心事自家知，和鸾听了，自然猜他是说自己和祖凤底事，不由得站起来说："哼，莫笑蛇无角，成龙也未知。祯哥，你以为我听不懂你的话么？咳，何苦来！"她说完就悻悻地下楼去。（许地山：《换巢鸾凤》《许地山选集》上卷第143—145页）

棋局重新开始了。两个指挥员，两种战斗风格：周伯伯大杀大砍，直出直入，专门"对车"；苗先生虽然对这种无礼的棋风很恼火，但当着客人，不愿意暴露自己没修养，偷偷地用鄙夷的神情横扫了对手一眼，然后委屈地将自己的"车"收回去。

……

战斗激烈到白热化的程度了。周伯伯用"抽将"法吃了苗先生一条"车"，他利用这种优势，拚命向敌方攻击。苗先生败局已成，但当着客

人又不愿认输，竭力拖延时间，想争取和棋。周伯伯很讨厌这种作风。心想："干干脆脆，棋输木头在，何必脸发红。你越不认账，我就非杀光你不可。"苗先生脸孔灼热，呼吸迫促，心里责怪对方，也痛恨自己，为啥开始麻痹大意，弄到不可收拾呢。一看桌上的马蹄表过了十一点钟，他更加紧张了。杨晓冬完全懂得苗先生的心境。他知道这流人：脸皮儿薄得象灯花纸，虚荣心重得火车都拉不动；一局小棋的胜负，他会彻夜失眠；国家兴亡大事，他们可以无动于衷。

杨晓冬是个弈棋能手。他决定援助弱方挽回"面子"，趁着周伯伯棋胜不顾家的当儿，帮助苗先生出了两着棋。胜利者损失了一匹战马，造成了平局。（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49—51页）

短香只剩下二指长了。崇祯的棋势仍无起色。他自己十分焦急，眉头紧皱，脸色难看。他不仅不能容许别人赢了他的棋，而且他害怕一输棋就真地得不到湖广和陕西方面的捷报。局后又气袁妃，又怕她惹出大祸，却想不出使袁妃聪明让棋的办法。恰好有一只小猫走来，她赶快向田妃使个眼色。田妃会意，赶快将小猫抱到膝上，准备一旦到皇上快输时就将小猫放出，蹬乱棋盘。但她和周后又担心这样做也可能使皇上更加恼怒。她们正在无计可想，忽见袁妃一步疏忽，把一个最得力的肋车给皇上吃了，整盘棋势陡然大变，对袁妃十分不利，又过片刻，袁妃又一疏忽，丢掉了一个沉底炮，接着，一个过河卒也被吃了。袁妃勉强支撑一阵，终于败在崇祯手里。周后的心中猛一轻快，暗暗叫道："袁妃也够聪明！"她揩去了鼻尖上急出的汗珠，同田妃交换了一个含而不露的微笑。田妃将膝上的小猫放手，那小猫轻轻地跳到地上跑了。（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457页）

（春香）把那合身白纺丝新衬衫裹一裹紧，伸出玉手，抓住软熟秋千绳索，一双纤足，穿着白绫袜，轻轻踏上了秋千板。亭亭玉体，立于板上，微风拂面，扬起云鬓。她用手臂挽住绳索，伸手掠着头发，插紧了玉簪，端正了细梳与密花妆刀。这时配上她那广原丝红罩袄，显得分外俊俏。春香唤着香丹道："我蹬一下，你与我推一下；我蹬两下，你与我推

两下。"香丹应声去推。推了几回，悠悠荡起，只见风生足下，头上树叶沙沙作响，一来一去，往复不止。 （[朝]《春香传》第 9 —10 页）

"开斗！"

银蓝色和深黄色的两只鸡互相厮杀起来，猛冲猛撞，又蹦跳回来。它们的爪子刚一落地，就又立即腾空而起，猛扑对方要害。利喙猛啄，距铁闪耀，动作之快使人眼花缭乱，鸡公乔治在斗鸡场上几乎没有见过哪两只鸡作过如此凶猛的搏斗。突然，英国人的银蓝色鸡被击中了，东家的鸡把一根距铁深深插入对方的翅膀骨里。两只鸡一起倒了下来，都挣扎着要拔出插进去的距铁，一面又狠啄对方的头。

"整理！三十秒钟！"……"预备……开斗"！

两只鸡又在空中以同样的高度相遇，两对距铁都在寻找机会进行致命一击，但都未成功，两只鸡又落到地上。老爷的鸡冲上去想把对方打倒，英国鸡出色地猛侧身闪避过去，使人群倒抽了一口冷气。东家的鸡未击中目标，全力地冲了过去，还没等它转过身来，英国鸡已经攻上来。它们凶猛地在地上滚着，然后都又站了起来，喙对喙地厮打着，分开后，就又互相攻击，上面用翅膀猛烈地击拍着，下面用腿互相疾砍着。它们又腾到半空，都又落地，再一次怒火万丈地进行陆战。

一阵喊声升起！英国鸡把对方砍出血了。老爷的鸡胸脯上出现了不断扩展的黑斑。但是它又以翅膀猛烈殴打对方，直到对方跌倒，它跳上去准备杀死对方。但是英国鸡又出色地蹲下、躲闪、避开了。鸡公乔治从未见过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神速反应。但是老爷的鸡这时已有力地转过身来把英国鸡打得脸朝天。它两次击中英国鸡的胸脯，砍出血来，但是英国鸡设法腾入空中，落下来时，击中了东家的鸡脖子。

两只流着血的鸡互相用脚踢斗，转着圈子，低着头，寻找对方的薄弱之点。鸡公乔治屏住了呼吸。英国鸡以一阵突如其来的使人眼花缭乱的疾风，占了上风，用翅膀殴打着老爷的鸡，用挥舞着的距铁把对方又刺出血来。这时，老爷的鸡令人不信地冲入空中，落下来的时候把一根距铁插入英国鸡的心脏。后者倒了下来，成为一团羽毛，嘴里冒着血。 （[美]哈利：《根》第 614—615 页）

二 宗教类

(1) 节 日

节日就这样开始了。……大客厅已经神秘地关起来，饭桌上已经摆出杏仁泥作的糖人和咖啡色的蛋糕，城里面已经是一片节日景象了。下过雪，天气变得非常寒冷，在那澄澈的、砭人肌肤的空气里，从街头传来意大利手摇风琴的流畅的或者是忧郁的调子。这些意大利人穿着丝绒的上衣，蓄着黑胡子，是到这里来赶节来的。商店的橱窗里陈列出争奇斗艳的圣诞节礼品，围着市场中心的哥特式喷泉已经搭起圣诞节市场的五颜六色的游戏棚来。不论到什么地方去，都闻得见和陈列出售的枞树的清香交融在一起的节日的香气。 (〔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第529页)

在这厨房的天花板的中央，老华德尔刚刚亲手挂了一大根槲寄生树枝，这一根树枝立刻就引起了一场普遍的和极其愉快的挣扎和骚乱；在正中间是匹克威克先生，他用那种足以使美人托林格洛娃的后裔感到荣幸的殷勤，拉住老太太的手，把她领到那神秘的树枝下面，礼貌周全地吻吻她表示致敬。老太太就用适合于如此重大而严肃的事情的全部尊严，接受了这实惠的礼貌；而那些年轻的女士呢，对于这个风俗没有抱着那样全心全意的迷信式的尊敬，或者也许是认为假使这样的"接吻致敬"费点儿事才得到的话是足以大大地增加它的价值吧，所以就又叫唤又挣扎，向角落里逃避，说狠话，说轻话，总之用尽一切方法来拒绝，但是并不离开这房间；直到有些比较缺少冒险性的绅士正要断了这种念头的时候，她们却突然觉得继续抵抗是没有用的，就爽爽快快地让人吻了。 (〔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466—467页)

（2） 礼 拜

他走进教堂，一进门眼前就呈现着一片新的气象。几个男女叫化子在乞求布施，上帝将在永生中报答这些好心人的。有些虔敬的人在吻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脚，另外一些人在门槛外面就跪下来，他们举起双手，抬起眼睛，好象被天上的幻象迷了心窍似的。教堂笼罩在昏暗中，燃在银烛台上的那十多支蜡烛所发出的光还不能把它照亮。在教堂的洋灰地面上，到处可以看见人的影子，他们有的匍匐在地上，有的身子一直弯到地上，好象想谦卑地虔诚地把自己隐蔽起来似的。谁望着那些一动也不动的身体，心里就会想，他们的灵魂曾经离开了他们一会，逃往比较美好的世界里去了。（〔波〕普鲁斯：《傀儡》第151页）

神父于是穿起法衣来；穿白衣的执事谦恭地要了一块炽炭；香烟开始缭绕起来了。婢女们和小厮们也从大厅里出来了，大家都簇拥在门口。从来不下楼来的罗斯卡（狗名）也忽然跑进了饭厅，人们要赶跑它，可是它却更慌乱了，起始是乱窜着，终于，躺到了地下；一个佣人抓住了它，把它送了出去。法事开始了。拉夫列茨基退到了一个角落里。他的情感是奇妙的，几乎是苦痛的；他自己也不能清楚地知道他所感觉的是什么。玛丽亚·狄米特里叶夫娜站在最前面，身后放着椅子；她慵懒地、不在意地划着十字，正象一个大家闺秀一样——一会儿四周张望，一会儿又忽然翻眼向天，她显然是感觉厌倦了。玛尔法·季摩费叶夫娜显得非常焦愁；拿斯塔霞·卡尔坡夫娜俯伏着，又抬起身来，衣裙上发出阵阵轻微的、谨慎的窣缕声；至于丽莎，她却一直站在自己的地方，一动也不曾动；从她脸上的凝注的表情，显然可以看出她是在不断地、热情地祈祷。法事完毕以后，她走去吻了十字架，也吻了吻神父的又大又红的手。（〔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第138—139页）

太阳西沉，落日的余辉斜照着，时而闪耀在圣像的金质衣饰上，时

而照明了先圣们的幽暗而又严峻的面容，明亮的光线使忽明忽暗的微弱烛光黯然失色。教堂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庄稼人都到田里干活去了；只有在门旁的角落里挤着几个包白头巾的老太婆。有的满脸愁容，用手支着脸颊，坐在副祭坛的石级上，不时发出高声的长叹，谁晓得这是因为自己作了孽，还是为了家务的烦恼。有的拜伏在地上，久久地做着祈祷。

凉爽的风从铁窗棂里钻了进来，时而撩起供桌上的台布，时而吹动神甫的白发，翻动着圣经的书页，吹灭了烛火。神甫和执事的脚步，踏在石头地上，在空荡荡的教堂里响起了窸窣的回声；他们的嗓音在拱顶上凄切地回荡着。在高高的圆顶上，寒鸦聒噪着，麻雀啾啾叫，从这扇窗户飞到那扇窗户，它们的拍翅声和钟声，有时候压倒了祈祷的声音……（〔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362—363页）

加迭里娜·伊凡诺夫娜拉住小丽达，又从椅子上把小男孩拉起来，自己在墙角火炉旁边跪下，并且使孩子们在她前面跪着。那个小女孩还在发抖；但是那个小男孩却用小小的光膝头跪着，适度地举起一只手来，正确地在自己身上画了十字，又叩首，用前额触地，那仿佛使他特别感到满意。加迭里娜·伊凡诺夫娜咬着嘴唇，噙着眼泪；她也祈祷，不时把男孩子的衬衫拉直，又将就用一条围巾盖住女孩子的光光肩头，这条围巾是她从橱柜里拿来的，既没有起身，也没中断祈祷。（〔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214—215页）

然而，甚至在茹科沃，在这"奴才村"，每年也总有一回隆重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他们抬着赐与生命的圣母从这村走到那村，走遍全县。到了茹科沃所盼望的这一天，正好没风，天色阴沉。姑娘们一清早就穿上鲜艳华丽的衣服，出去迎接神像，将近傍晚才把它抬进村子来，排成严肃的行列，举着十字架，唱着歌，同时河对面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一大群本村和外村的人堵住街道，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挤成一团……老头子也好，老奶奶也好，基里亚克也好，大家都对神像伸出手去，热切地瞧着它，哭哭啼啼地叫道：

"给我们做主吧，母亲！给我们做主！"（〔俄〕契诃夫：《农民》《契诃夫小说选》第666页）

从教堂内传来一阵模糊不清的诵读圣诗声，同时又涌来一股地窖和焚香混合的气味。……

到八点一刻，教堂里的管风琴低沉地奏了起来。……他们都聚在一个角落里，前面有一座临时祭台，上面有刚刚布置好的一个由城内一家工场赶制出来的圣罗克像。这些身影跪在那里，似乎已蜷缩成一团，隐没在烟雾缭绕之中，就象一些凝固不动的影子，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其颜色不比那灰蒙蒙的雾气深多少。在他们上面，管风琴无休止地变换着曲调。（〔法〕阿尔贝·加缪：《鼠疫》第146页）

（3） 洗 礼

又是五天过去了，这时小王爵尼古拉·安德列维奥受洗礼了。奶妈用下巴支起被单，教士用一支鹅毛把油涂在那个男孩的又红又皱的小脚掌和小手掌上。

他的祖父，也就是孩子的教父，战战兢兢地抱着婴儿，只怕失手跌下去，绕过凹凸不平的锡圣水盆，然后递给教母玛丽王爵小姐。安德列王爵怕婴儿会在圣水盆里淹死，怕得失了神，坐在另一个房间，等候仪式完结。当保姆把婴儿抱到他那里的时候，他愉快地向上看那个婴儿。她对他说，粘有婴儿头发的蜡并未沉在圣水盆里，已经漂起来了。他听后点了点头，表示赞许。（〔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541—542页）

她从床上抱起那小小的婴孩——那个孩子的孩子——因为他那样不成熟，简直地难以说生他的那个人有资格称为母亲。苔丝把婴孩擎在胳膊上，自己笔直地站在盆旁边，她大妹妹象教堂的助手对牧师那样，给她把"祈祷书"展在面前端着；一切都布置好了，那女孩子就给她的小婴孩行起洗礼来了。

她穿着白色的长睡衣站在那儿，显得特别高大威严，黑头发编成一条粗发辫，从脑后一直垂到腰下。微弱的烛光，暗淡慈蔼，把她身上和脸上在日光下要显出来的小毛病——胳膊上叫麦秆划破了的口子，眼睛里的倦容——都一齐掩盖住了。心里的精诚表现在脸上，使得她的面目变得和平常不一样，使得那副害了她的面孔显得纯洁无瑕地美丽，并且带出一些差不多和王后一样的尊严。那些孩子们跪在四周，朦胧的眼睛发红，一睁一闭地看着她作洗礼的预备，觉得满心奇异，不过当时睡魔使他们昏沉，因而他们的好奇心不能活动。……

她把手在水盆里蘸了一蘸，用食指照着小孩热热烈烈地划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接着又把普通行洗礼时念的那些话——象说他要奋勇地和世俗、罪恶、魔鬼交战，要自始至终作上帝忠实的仆人和兵士等等——一直念到末了。于是又按着规矩往下念"主祷文"，孩子们也都象蚊子似地跟着她念，念完最后一句，他们又提高了嗓子，和教堂里的助手一样，在静悄悄的屋子里，齐声说："阿门！"（〔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129—131页）

（4）忏　悔

突然间一阵庄严的哀乐叩击他的耳膜。他起先只听出是教堂举行丧礼时的歌声。过了一会儿，一队宗教队伍从街角上转弯，一直朝他走过来。长长的两排悔罪人拿着点燃着的蜡烛前导，后面跟着一个盖上了黑丝绒的棺材，由几个身穿古式服装的人抬着，这些人都有白胡子，身旁都佩着剑。最后又是两行穿着孝服的悔罪人手里拿着蜡烛，象开头的那两排人一样。整个队伍缓慢地、庄严地前进。听不见地板上有脚步声，简直可以说队伍中的每个人都在飘荡着前进，而不是在行走。他们的袍子和斗篷上面又长又僵硬的褶缝，就象大理石像的衣服那样僵直不动。（〔法〕梅里美：《炼狱里的灵魂》《梅里美小说选》第245—246页）

亚瑟走进壁龛，在十字架前跪下去，他竭力安静自己的心神，想好

好的进行祈祷和默念。但是他觉得很难做到。正如汤麦斯所说，他把四旬斋的斋戒做得太过分了，现在他的头脑好象喝了烈酒一样，背上也微微发抖，那个十字架在他眼前就象在云雾里荡漾。一直到他机械地一遍一遍将祷文背诵了好久，才排除掉奔放不羁的幻想，把注意力集中到赎罪的祈祷上面来。最后，一种纯粹是体力上的疲劳压服了他神经上的激动，使他从各种骚动不安的思想中摆脱出来，带着一种宁静平和的心境躺上床去睡了。（〔爱尔兰〕伏尼奥：《牛虻》第44页）

（5）圣　餐

全体一条线似地跪下了。那位老神父握着那只镀金的银质圣杯，走过他们前面，两指夹着供弥撒的圣面包片儿送给孩子们，——这面包片儿就是基督的肉体、人世间的救援。他们带着抽掣的动作、神经质的表情、灰白的脸色、紧闭的眼睛，张开嘴来接受；而那幅在他们下巴底下铺开的长布单子，颤动得象是一点儿流着的水。

忽然，在唱诗台下，奔流着一种发痴的现象，一种落入颠狂的集团的骚动现象，一阵忍着呼号的呜咽的暴风雨。这如同一阵使得成林的树木折腰的狂风破空而过一样；后来神父立着不动，手里夹着一片圣面包，自身因为感动而麻痹了，心里想着："这是上帝，这是上帝降到我们的道伴中间表现他的降临，从我的声音降到他这些跪下了的'老百姓'身上。"来了，他在一种向着天空奋发的感激中间，口吃地念了许多吃语样的祈祷文，无法找着适当的字眼，念了许多心灵上的祈祷文。

他用一种如此过度的信仰上的兴奋来结束领圣体的礼节，以至于双腿几乎立不起来，后来到了他自己饮过了他的主的血之后，他竟在一种梦一样的致谢动作中间萎顿不堪了。

在他的背后，"老百姓"渐渐都宁静了。那些已经在雪白祭服的庄严气象之中立起来的唱诗者，重新又用一道不甚稳定而依然发抖的声音唱起来，后来蛇形木箫如同自身曾经哭过一般也象是在那里干喘。

这时候，神父举起了双手，向他们发了停止唱诗的信号，那两行领圣体者都因为幸福无限感到精神恍惚了，神父接着就在这两行人簇中

间经过，一直走到唱诗台的栅栏跟前。

全体都在一阵椅子的移动喧噪之中坐下了，现在谁都用手帕包着鼻头使劲擤出鼻涕。一下望见了神父，大家都沉默了，后来他开始用一种很低的、迟疑的、不明朗的音调谈起来……。（[法]莫泊桑：《戴家楼》《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73—74页）

奉献圣饼的典礼开始了，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到祭坛前跪下。

……

等到弥撒做完，圣饼已经放到那只游行时用的圣体龛子的水晶盖子下面去，助祭和教士们就退到法衣室去更衣，教堂里随即起了一阵轻微的嗡嗡低语。蒙太尼里仍旧动也不动地坐在他的宝座上，两眼一直看着前面。那骚动的人海仿佛在他下面和周围汹涌起来，又在他的脚跟前平静了下去。一只香炉送到他面前，他机械地举起手，把香末撒进香炉，两只眼睛仍旧不偏不倚的向前直视着。

……

他跨下了踏步，在祭坛前跪下来，把香炉一来一去的慢慢摆动了一下。当他把香炉交还给执事，那棋盘格一般的阳光就照到他那裸露的头顶上和茫然仰望着的眼睛上，并且在教士们正替他牵摺着的白裙上，投下一道猩红的光。

他从助祭手里接过那座神圣的、金色的"圣体发光"，随即站起来。这时唱诗班和风琴的声音轰然爆发出一片胜利的旋律。

……

游行队伍依次不断向前移动，于是蒙太尼里开步踏上那"十字架之路"了。

他走下内殿的台阶，打中堂一直通过，经过那琴声雷动的唱诗楼底下，经过那高高揭起的巨大门帘——门帘那么红，红得怕人；——踏上那日光眩目的街道了，街道上满地血红的玫瑰花，都干枯了，被许多经过的脚踩烂在红色的地毯上。他在大门口略为停顿一下，几个世俗的官吏上来接替了撑华盖的人，行列又继续向前移动，蒙太尼里双手捧着那圣体龛子，周围唱诗班的声音在一起一伏，眼那些香炉的摆动和脚步

的践踏合着节拍。 ([爱尔兰]伏尼契:《牛虻》第322—326页)

(6) 超 度

孔明曰,"此乃我之罪愆也。前者马岱引蜀兵千余,皆死于水中;更兼杀死南人,尽弃此处;狂魂怨鬼,不能解释,以致如此。吾今晚当亲自往祭。"土人曰:"须依旧例,杀四十九颗人头为祭,则怨鬼自散也。"孔明曰:"本为人死而成怨鬼,岂可又杀生人耶?吾自有主意。"唤行厨宰杀牛马;和面为剂,塑成人头,内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馒头"。当夜于泸水岸上,设香案,铺祭物,列灯四十九盏,扬幡招魂;将馒头等物,陈设于地。三更时分,孔明金冠鹤氅,亲自临祭,令董厥读祭文。……读毕祭文,孔明放声大哭,极其痛切,情动三军,无不下泪。孟获等众,尽皆哭泣。只见愁云怨雾之中,隐隐有数千鬼魂,皆随风而散。于是孔明令左右将祭物尽弃于泸水之中。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81—782页)

……宋江挂了白袍,金盔上盖着一层孝绢,同戴宗并五七个僧人,却从小行山转到西陵桥上。军校已都列下黑猪白羊,金银祭物,点起灯烛烧熰,焚起香来。宋江在当中证盟,朝着涌金门下哭奠,戴宗立在侧边。先是僧人摇铃诵咒,摄招呼名,祝赞张顺魂魄,降坠神幡。次后戴宗宣读祭文,宋江亲自把酒浇奠,仰天望东而哭。 (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1337页)

三 家庭类

（1） 聚 餐

已有许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杯，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旁四张空椅，熙凤忙拉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下，……旁边丫环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纨凤姐立于案边布让；外间伺候的媳妇丫环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饭毕，各各有丫环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又有人捧过漱盂来，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毕。然后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4—35页）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腾腾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鲁迅：《风波》《呐喊》第70—71页）

堂前有了灯光，就是号召晚餐的烽火，合家的人们便都齐集在中央的桌子周围。灯在下横；上首是四铭一人居中，也是学程一般肥胖的圆脸，但多两撇细胡子，在菜汤的热气里，独据一面，很象庙里的财神。左横是四太太带着招儿；右横是学程和秀儿一列。碗筷声雨点似的响，虽然大家不言语，也就是很热闹的晚餐。

招儿带翻了饭碗了，菜汤流得小半桌。四铭尽量的睁大了细眼睛瞪着看得她要哭，这才收回眼光，伸筷自去夹那早先看中了的一个菜心去。可是菜心已经不见了，他左右一瞥，就发见学程刚刚夹着塞进他张得很大的嘴里去，他于是只好无聊的吃了一筷黄菜叶。（鲁迅，《肥皂》《彷徨》第 61—62 页）

在这张桌上除了老太爷外，大家端端正正地坐着。老太爷举筷，大家跟着举筷，他的筷子放下，大家的筷子也跟着放下。偶尔有一两个人谈话，都是短短的两三句。略带酒意的老太爷觉察到这种情形，便说："你们不要这样拘束，大家有说有笑才好。你们看他们那一桌多热闹。我们这一桌清清静静的。都是自家人，不要拘束啊。"他举起酒杯，把杯里的余酒喝完，又说："你们看，我今晚上这样高兴！"他又含笑对克定说："你年轻，团年多吃两杯，也不要紧。"他吩咐李贵和高忠："你们多给姑太太、老爷、太太们斟酒嘛！"老太爷的这种不寻常的高兴给这个桌子上带来一点生气，于是克安和克定、王氏和陈姨太先后擂起拳来，大口地喝着酒，筷子也动得勤了。

老太爷看见眼前许多兴奋的发红的脸，听见擂拳行令的欢笑声，心里更快活，又把刚才斟满的一杯酒端起，微微呷了一口……

在下面一桌，在年轻一代人的席上，的确如祖父所说，是比较热闹多了。筷子的往来差不多就没有停止过。一盆菜端上来，不多几时就只剩下了空盆。年纪较小的觉群和觉世因为挟菜不方便，便跪在椅子上，放下筷子，换了调羹来使用。（巴金，《家》第 104—105 页）

羊后身之后，来了干酪饼，每个都比盘子还要大，于是又来一只小牛般大的火鸡，塞满着各种好东西：白米，鸡蛋，肝，……都夹着装在肚子里，好象一个核。中饭这算是收场了；但当姑了起来时，乞乞科夫觉得自己加重了整整一普特。……乞乞科夫就转脸向了梭巴开维支，他却埋在一把靠椅里，只是哼；他饱透了；嘴巴一开一闭的，吐出几声不清楚的声音来，用手划过十字，就又去掩住了嘴巴。（〔俄〕果戈理，《死魂灵》第 203—204 页）

……他(泼留希金)好象决定了一个计划,而且真的掏出钥匙串子来,走近柜子去,开开了它,在瓶子和碟子之间找寻了好久,终于叫了起来道:"现在找不到了;我还有一瓶很好的果子酒在这里的;如果那一伙没有喝掉的话!那些东西实在是强盗。哦,在这里了!"乞乞科夫看见他两手捧着一个小瓶,满是灰尘,好象穿了一件小衫。"这还是我的亡妻做的呢,"泼留希金接着说,"那女管家,那坏东西,就把它放在这里,再也不管,总不肯塞起来,那坏货!上帝知道,多少蚯虫和苍蝇和别的灰尘都掉进去了,但我已经统统捞出,现在可又很干净了,我想敬您一杯子。"

然而乞乞科夫却热烈的拒绝了这心愿,并且声明,他早已吃过,喝过了。 ([俄]果戈理:《死魂灵》第246页)

警察局长看得午餐已经齐备,便向他的客人们提议,还是用膳之后,再来打牌。于是大家就都走进食堂去,从这处所,是早有一股可爱的香味,一直透进邻室来的。这种香味,久已很愉快的引得我们的客人的鼻孔发痒,梭巴开维支也已经从门口望过筵席,把旁边一点的躺在一张大盘子里的鲟鱼看在眼里的了。客人们喝过黑绿的阿列布色的烧酒,这种颜色,是只能在俄国用它雕刻图章的透明的西伯利亚的石头上才会看见的,于是用叉子武装起来,从各方面走向食桌去。这时候,真如谚语所说,谁都现出真的性格和嗜好来了,这个吃鱼子,那个拿鲑鱼,第三个弄干酪。对于这些小东西,梭巴开维支却一眼也不看,一径就跑向邻近的鲟鱼那里去,在别人都在吃,喝,谈天之间,只消短短的一刻钟,就吃得干干净净。待到警察局长记起了这鱼,说道:"您尝尝这天然产物罢,看怎样,我的绅士诸君!"一面带领大家,手里都捏着叉子,一同走近鲟鱼去的时候,却看见这天然产物只还剩下一个尾巴了;但梭巴开维支却显得和这件事全不相干,走向旁边的一个盘子去,用叉戳着一尾很小的干鱼。吃完了鲟鱼之后,梭巴开维支就埋在一把靠椅里,什么也不再吃喝,不过还在眯着眼睛了。 ([俄]果戈理:《死魂灵》第291—292页)

壁炉的另一边放着一张曲腿核桃木桌，桌上有个碟子，盛着一只鸡蛋，还有十到十二小片硬邦邦的干面包，那面包切削得真是吝啬到家了。有两张凳子，老女人坐在其中一张上，表明两个吝啬鬼正在进晚餐。……兄妹两个庄重地轮流把面包片蘸一蘸生鸡蛋，动作精确，如同士兵们把勺子放到大锅里的时间相等一样，他们仅仅是蘸一下生鸡蛋，看准面包片的数目，刚好把生鸡蛋蘸完。这场技艺操演静悄悄地进行着。（〔法〕巴尔扎克：《柯内留斯老板》《家族复仇》第173—174页）

用完汤以后，女佣人端来了一只取过原汤的老母鸡，这真是一件奢侈品，使得在座者的眼皮都胀得仿佛快要开裂了。

“可见得您爱您的亲戚，戈革纳尔夫人，”律师用一种近乎伤心的微笑这么说，“这真是您献给您的表兄弟的一种殷勤。”

那只可怜的老母鸡真瘦，蒙着一层并不光润却竟没有被那些柴样的骨头顶穿的皮；它本来躲在树上在等候老死，真得要费很长时间才找得着这么一只。

“见鬼！”波尔朵斯暗自说，“这是很不快乐的；我固然敬老，不过若是说到煨着吃或者烤着吃，我真不大恭维它。”

他向四周扫视了一圈，去看自己的见解是不是有人同意；不过恰巧和他完全相反，他只看见许多发亮的眼睛在预先吞噬这只被他轻视的“年高有德”的家禽。

戈革纳尔夫人把盛鸡的盘子拉向自己跟前，熟练地在鸡身上拉下两只乌黑的大脚爪，随即拿起来搁在丈夫的盘子里；她拉下了鸡的脖子连同脑袋留给自己吃；撕下了一只翅膀送给波尔朵斯，末后把那只鸡仍旧还给那个上菜的女佣人，它差不多是原封不动地撤下去了，我们的火枪手料到这当然会使在座某些人因为失望面面容发生变化，而且变化根据每一个失望的人的性格和气质而各不相同，不过在他没有来得及去细看那些变化的时候，撤下去的鸡已经失踪了。（〔法〕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第445—446页）

（2） 团 圆

但是他已经把她搂在怀里了！……

他搂住她，把她象一个孩子似的抱起来，让她在他的圈椅里坐下，然后跪在她面前。他吻她的双手、双脚；他急匆匆地吻她，急匆匆地看她，似乎还不相信，她又和他团聚了，他又看到了她的模样，听见了她的声音——她，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娜塔莎！安娜·安德烈芙娜搂着她，一面嗳啕痛哭，让她的头贴在自己的胸前，一动不动地这样搂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的亲人！……我的生命！……我的欢乐！……"老人断断续续地叫道，他抓住娜塔莎的双手，象情侣一样看着她苍白、憔悴、然而美丽的容貌，看着她那双闪耀着泪花的眼睛。"我的欢乐，我的孩子！"他一再说，接着又沉默了，怀着虔诚的狂喜看着她。"你们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说她瘦了！"他面带性急的、孩子般的笑容对我们说，依然跪在她面前，"她瘦了，这不错，她面色有些苍白，但是你瞧，她有多么好看！比早先更漂亮了，是的，更漂亮了！"他补充道，精神上的痛苦，一种欢乐带来的痛苦，使他都说不出话来了，这种痛苦仿佛使他的心裂成了两半。

"您站起来，爸爸！您站起来呀，"娜塔莎说，"我也想吻您！……"

"啊，亲爱的！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安努什卡，她这话说得多好啊。"他痉挛着拥抱了她。

"不，娜塔莎，我，我应当躺在你的脚下，一直躺到我的心听见你饶恕了我，因为我现在永远、永远也不配得到你的宽恕！我抛弃了你，我诅咒过你，你听见了吗，娜塔莎，我诅咒过你，——我居然会干出这种事来！……面你，你，娜塔莎，你能相信，我诅咒过你！你相信了——你是相信了！不该相信啊！你不该相信，简直不该相信！冷酷的小心肝！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你不是知道我会怎样接待你的吗！……啊，娜塔莎，你一定记得，我早先是多爱你呀！现在呢，这一段时期，我对你的爱比先前增加了一倍，增加了一千倍！我怀着满腔热血爱你！我巴不得把我的心血淋淋地掏出来，把它切成几块放在你的脚下！……啊，我的

欢乐！”

“那末您就吻我吧，您这个狠心的人，吻我的嘴，吻我的脸，象妈妈那样吻我吧！”娜塔莎用虚弱无力、充满欢乐之泪的声音叫道。（〔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439—440页）

他刚要登上台阶，门敞开了。

一个紫檀脸儿、浓眉毛的女人，系着一块红头巾，穿着一件男人的斜领衬衫，站在那四四方方的黑门洞里，吃惊地望着他。看到格列勃的笑容，她眼睛里突然现出惊喜的光芒。

……

“达绍克，宝贝！……亲爱的，啊！……”

他向她扑过去，热情激动，吁吁地喘着气。

可是达莎却呆呆地站在门口台阶最上边一层，只惶惑地向格列勃挥了挥手，仿佛要挥开一个幻影似的，接着，涨红了脸，讷讷地小声说：

“是你？……哦，格列——勃！……亲爱的！……”

可是在她眼睛里，在那黑黢黢的深处，却突然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神情。

但是，赶到格列勃一搂住她，使劲吻着她的时候，她立刻就变得软弱无力，象失去了知觉似的不动了。

“啊……你还活着，人很好，亲爱的……”

她没有力气从他怀里挣开，象一个孩子似的讷讷地说：

“哎呀，格列——勃！……你怎么会这样回来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你打哪儿来的？……真是……叫人意想不到啊！”

她笑着把头伏在他胸前。而他却一直紧搂着她，觉出她的心在跳，她的整个身子止不住地哆嗦着。

他们放开了手，如醉如痴地望着对方的脸，望着对方的眼睛，笑了笑，然后又热烈地拥抱起来。

格列勃象抱孩子一样地把她举了起来，想把她抱进屋里去，就象新婚时那样。但是达莎挣开了，带着调皮的微笑，整理着她的衣服。

“嗳哟，瞧你激动得这个样儿！……我也象疯了似的……”（〔苏〕

革拉特珂夫：《水泥》第4—6页）

她从那小窗洞里伸出另一只胳膊来，把一只绣花的小鞋儿给那吉卜赛女郎看。那时天色已亮，看得清那鞋儿的样式和颜色了。

“把这只鞋儿给我看，”吉卜赛女郎颤抖着说，“天哪，天哪！”同时，她用那只没有被抓住的手，急忙把她戴在脖子上的那个装有绿玻璃片的小袋子解开。

“来，来！”居第尔咆哮道，“把你的鬼符拿出来！”忽然她自己住口了，全身发着抖，用一种发自肺腑深处的声音叫喊道，“我的女儿！”

那吉卜赛女郎刚才从她的袋子里扯出一只小鞋来，和那另一只完全一模一样。这只鞋上还贴着一张羊皮纸，上面题着这样的句子：

此鞋若成对，

汝母抱汝臂。

不到一个闪电的工夫，那女修士就把那两只鞋比较了一番，读了那羊皮纸上的句子，把她充满快乐和吉祥的光辉的脸孔凑到窗槛上，喊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

“我的母亲！”吉卜赛女郎回答道。（〔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621页）

在好久以前，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就在这个站台上开始了长期的分离；而现在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在这同一的站台上，在一阵热烈的、激动的拥抱之中，在接触到他们已经开始生疏了的身体的一瞬之间结束了这一望穿秋水的苦恼。那个向朗贝尔飞奔过来的身影还没等他来得及看清楚就已经投入了他的怀抱。他伸开胳膊搂住了她，她的头紧紧地偎依着他，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一头熟悉的头发，这时他禁不住热泪直淌，他不知道这是此时此刻的幸福之泪，还是长期来一直压抑着的痛苦之泪，不过他至少感到这些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使他无法核实，埋在他胸前的到底是他朝思暮想的那张脸，还是正相反，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脸。这个疑团要等他以后再去弄清楚了。眼下他想表现得跟他周围的人一样，好象相信鼠疫可以来临，可以消逝，可是人儿却不会变心。

(〔法〕阿尔贝·加缪：《鼠疫》第 288 页)

(3) 离 别

"这时候战争爆发了。第二天军委来了通知书，第三天就得上军车。我那一家四口都来送我：伊林娜、阿拿多里和两个女儿——娜斯金卡和奥柳施卡。三个孩子都很坚强。嗯，两个女儿难免眼泪汪汪。阿拿多里只是抽动肩膀，好象怕冷一样，他那时已经十六岁了，可是我的伊林娜……我们同居十七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那种样子。那天夜里，我那件衬衣的肩膀和前胸都给她的眼泪渗透了。第二天早晨也是同样的情形……走到火车站，我真不忍瞧她：嘴唇哭肿了，头发从围巾里散露出来，眼睛浑浊而没有表情，好象一个神经失常的人。指挥员宣布上车，她却扑在我的胸上，双手紧紧地勾住我的脖子，浑身哆嗦，赛过一株刚斫倒的树……孩子们也劝她，我也劝她，——毫无用处！别人家的女人跟丈夫、跟儿子谈着话，我那个却贴在我的身上，好比一张叶子贴在树枝上，还浑身哆嗦，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对她说：'坚强些吧，我亲爱的伊林娜！你就对我说一句告别的话吧。'她这才一面哭，一面说，每说一个字鸣咽一下：'我的……亲人……安德留沙……我们……今世……再也……看……看不到啦！'

"人家看着她本来已经心碎了，可她还要说出那样的话来。其实她应该知道，我跟他们分手也很难受，又不是到丈母娘家里去吃春饼。这当儿我可火了！我用力拉开她的手，轻轻地把她的肩膀一推。仿佛是轻轻地一推，但那时我的力气大得厉害；她站不住脚跟，一连后退三步，接着又伸出双手，一步步向我走来。我就对她嚷道：'难道人家是那么离别的吗？你干什么要预先把我活活地葬送掉啊？！'嗯，我又抱了抱她，我看到她简直疯了……"(〔苏〕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第 436—437 页)

她从来没有亲自参加过这样的场面，这样诀别的场面。这一切都是新的，未曾见识过的。在这些女人里面，她找不到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人，

于是她觉得孤独，与众不同；无论如何，始终存在着的她的"小姐"的过去，使她和别的女人隔绝起来。

……

……在歌声的周围，还有一些女人，象她一样含着满眶眼泪，显得非常美丽而又非常动人；也有一些满不在乎和嘻嘻笑着的，这是那班没有心肝或暂时不曾爱上任何男子的女人。一些感到受着死的威胁的老太婆，哭哭啼啼的离开她们的儿子；一些在恋爱中的男女，长久地嘴唇吻着嘴唇。人们并还听到一些喝醉了的水夫唱着歌使自己快活起来，同时别的一些水夫则带着一副阴郁的脸色走上船来，好象是去受难一样。

……

渔船是两个或四个一起，由拖船曳出港口的。等到船舶开始动摇时，水夫们便摘下他们的帽子，高声唱着圣母的赞美歌："敬礼，海之星哟！"埠头上，许多女人的手在空中挥着，作着最后的告别，而眼泪在头巾的绡纱上流着。（〔法〕罗逖：《冰岛渔夫》第184—185页）

过道里挤满了人，所有的佣人，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同学，还有刚刚到达的跳舞先生，大家扭在一起，拥抱着，亲吻着，啼哭着。寄宿在校长家里的施瓦滋小姐在房间里发歇斯底里病，一声声的叫唤。这种种，实在没人能够描写，软心肠的人也不忍多看的。拥抱完毕之后，大家便分手了——我该说，赛特笠小姐和她的朋友们便分手了。夏泼小姐在几分钟之前已经静静的坐进了马车，没有人因为舍不得她而流过一滴眼泪。

弯腿的三善啪的一声替他哭哭啼啼的小姐关好了车门，自己一纵身跳在马车后面站好。这当儿，吉米玛小姐拿着一个小包冲到门口叫道："等一等！"她对爱米丽亚说："亲爱的，这儿有几块夹心面包，回头你们肚子饿了好吃。蓓基，蓓基·夏泼，这本书给你，我姐姐把这给——我的意思是我把这——约翰生的字典——你不能不拿字典就走。再见了！车夫，赶车吧！求天保佑你们！"

这忠厚的人儿情不自禁，转身回到花园里面。哪知道马车刚动身，

夏泼小姐的苍白脸儿便从窗口伸出来。她竟然老实不客气的把字典扔在花园里面。 ([英]萨克雷:《名利场》第8—9页)

(4) 纠 纷

既别,约半载,马忽携僮仆过杨。值杨翁在门外,曝阳打虱。疑为佣仆,通姓氏使达主人。翁披絮去。或告曰:"此即其翁也。"马方惊讶,杨兄弟岸帻出迎。登堂一揖,便请朝父。万石辞以偶恙。促坐笑语,不觉向夕。万石屡言具食,而终不见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壶酒来。俄顷饮尽。坐倘良久,万石频起催呼,额颊间热汗蒸腾。俄瘦奴以馔具出,脱粟失饪,殊不甘旨。食已,万石草草便去。万钟襆被来伴客寝。马责之曰:"襄以伯仲高义,遂同盟好。今老父实不温饱,行道者羞之!"万钟泫然曰:"在心之情,卒难申致。家门不吉,蹇遭悍嫂,尊长细弱,横被摧残。非沥血之好,此丑不敢扬也。"马骇叹移时,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异闻,不可不一目见之。请假闲舍,就便自炊。"万钟从其教,即除室为马安顿。夜深窃馈蔬稻,惟恐妇知。马会其意,力却之。且请杨翁与同食寝。自诣城肆,市布帛,为易袍裤。父子兄弟皆感泣。……妇闻老翁安饱,大怒,辄骂,谓马强预人家事。初恶声尚在闺闼,渐近马居,以示瑟歌之意。杨兄弟汗体徘徊,不能制止;而马若弗闻也者。妾王,体妊五月,妇始知之,褫衣惨掠。已,乃唤万石跪受巾帼,操鞭逐出。值马在外,惭馁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妇亦随出,叉手顿足,观者填溢。……马曳万石为解巾帼。万石耸身定息,如恐脱落;马强脱之。而坐立不宁,犹惧以私脱加罪。……妇微有闻,益羞怒,遍挞奴婢。呼妾,妾创剧不能起。妇以为伪,就榻捞之,崩注堕胎。万石于无人处,对马哀啼。 (蒲松龄:《马介甫》《聊斋志异》第309—310页)

少奶奶也不答话,站起来往外就走,走到大少爷的神主前面,自己把头上簪子拔了下来,把头一颠,头发都散了,一弯腰,坐在地下,放声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诉,这一哭,直是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任凭姨妈、鸦头、老妈子苦苦相劝，如何劝得住，一口气便哭了两个时辰。哭得伤心过度了，忽然晕厥过去。吓的众人七手八脚，先把他抬到床上，掐人中，灌开水，灌姜汤，一泡子乱救，才救了过来。一醒了，便一咕噜爬起来坐着，叫声："娘妈！我此刻不伤心了。甚么三贞九烈，都是哄人的说话；甚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出来，也要听戏的人懂得，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尽着在台上拚命的唱，不是个呆子么！叫他们预备香蜡，我要脱孝了。几时叫我进去，叫他们快快回我。"荀才此时还在房外等候消息，听了这话，连忙走近门口垂手道："宪太太再将息两天，等把哭的嗓子养好了，就好进去。"少奶奶道："哼！只要炖得浓浓儿的燕窝，吃上两顿就好了，还有功夫慢慢的将息！"荀太太在旁边，便一迭连声叫："快拣燕窝！要拣得干净，落了一根小毛毛儿在里头，你们小心抠眼睛、掐指头！"鸦头们答应去了。这里姨妈招呼着和少奶奶重新梳裹已毕。少奶奶到大少爷神主前，行过四跪八叩礼，便脱去素服，换上绸衣，独自一个在那里傻笑。（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726—727页）

每逢这种当口，他哥哥便气得脸上铁青，以至于吃不下饭，哼着装病。他嫂嫂便故意不饲家畜，让鸡鸭在灶间飞舞、跳跃，让猪猡叫着，缠在人们的身后，然后指东骂西的大骂一阵；或者把看他吃酒吃菜的孩子，一把拎开，再加以一顿屁股。他自然知道其中的道理，但他反而更加得意，你打你的儿女，他还是照旧高高兴兴地喝他的酒，吃他的菜。甚至他有一个定章，倘然哥嫂反对得更加厉害，他就吃喝得更凶。不加反对呢，他就把吃喝的数量，侯准在哥嫂侄子一家人所费的限度以内。换句话说，他决不多吃，也不肯少吃。（魏金枝：《报复》《魏金枝短篇小说选集》第182页）

为群好似一只猛虎，突然咆哮起来。转过身，扑到门口，搬起门旁的木杠，对着门，轰通轰通，连撞几下，愤怒地骂道："他妈的，老子点起一把火，把你这三间牢房烧光。"

陆素云一听为群在外边骂开，哪还受得了，跃身跳下床，也泼口大

骂道："你有本事就烧，不烧你就不是人养的，你是个……。"

任为群甩起腿，又在门上踢了几脚，吼叫道："你开不开，我晓得你那身上骨头作痒了。"

素云更是火上加油，冲到门口，搬去板凳，拨开门闩，呼啸一声，拉开门，奔着为群迎上去，指手蹬脚道："你打，你打，你不打就是孬子。"

任为群怒睁着两眼，举起拳头，咬咬牙，奔着素云胸前就要打……。当他的拳头快落到素云胸上的时候，膀子软了，在半空中，试了几试，再也落不下去，慢慢地缩回来。将手中的米达尺，狠狠往门后一掼，说："如今的社会，不兴打人；要是在前几年，我非将你的骨头砸扁。"（陈登科：《风雷》第一部上册240—241页）

喜旺这时却伸着两个指头说："哎！我就不能给你起这个头。做饭就是屋里人的事。我现在给你做饭，将来还得叫我给你洗尿布哩！"

双双一听这话，心里就窝着火。她说："那你也得看忙闲，我忙成这样了，你就没有长眼！"

喜旺说："那是你自找，我可养活不起你啦！谁叫你去劳动？"

双双正在切面，她把刀往案板上一拍说："将来社里旱田变水田，打的粮食你不用吃！"

喜旺说："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将来还得你给我做着吃。"

双双听他这样说，气得眼里直冒火星。她把切面刀哗地一撂说："吃！你吃不成！"说罢气得坐在门槛上哭起来。

双双在一边哭着，喜旺却装得象个没事人一样。他躺了一会，腆着个脸爬起来，到案板前看了看切好的那些面条说："这就够我吃了，我自己也会下。"说着就往锅里下起面条来。面条下到锅里，他又找了两瓣蒜捣了捣，还加了点醋，打算吃捞面条。

双双在屋里越哭得痛，喜旺把蒜臼越捣得咣咣当当直响。双双看他准备得那样自在，气得直咬牙。她想着："我在这里哭，你在那里吃。你吃不成！"想到这里，就猛地跑过去狠狠地朝着喜旺脊梁捶了两拳。

喜旺挨了两拳，嘴里喊着说："好！你反天了！"他拿着蒜锤扭过身来正要还手，却被双双一把抢了过来，又猛地推了他一掌子，把他一下

子推到院子里蹲在地上。

双双把喜旺推蹲在地上，自己却忍不住格格地大笑起来。她笑得那样响，把满脸泪花都笑得抖落在地上。（李准：《李双双小传》《李双双小传》第339—340页）

"你说的是什么话，傻东西啊？同奥莱克谢意在一块儿？"

"你放手，——你放手，——我要喊……"

他用另一手抓牢她的喉咙，掐得紧紧的，妻的脸立刻涨得通红，嘴里发出嘶哑的声音。

"贱货，"彼得说，把她推到墙根，自己走开了；她也跳开墙边，从他身旁穿过，走到吊悬的摇篮那里去；婴孩早就呱呱地哭了。彼得觉得妻跨越了他的身体。一块蓝色的天在他面前摇曳，从这头爬到那头，星儿跳跃着。妻坐在身旁，差不多并排着，不用站起来，就可以朝她的脸打一下大耳贴子。她的脸显得迟钝，好象变成麻木了，但是颊上缓缓地、懒懒地流着眼泪。她喂女小孩吃奶，隔着眼泪的玻璃般的薄膜，向屋隅看望，没有理会到这婴孩极不方便地吮着奶头，凸出着成垂直线的奶头不时从她的嘴唇里滑出，婴孩一边啜泣，一边吮着空气，摇转着脑袋。彼得战栗了一下，象从黑夜的梦魇中醒来一般，说道：

"把奶头挪一挪，没有看见么？"

"屋里有苍蝇，"——娜泰里亚嘀声说，——"没有翅膀的苍蝇。"

"要知道我也是一个人；没有两个彼得·阿尔达莫诺夫活在世上呀。"（〔苏〕高尔基：《家事》第82—83页）

突然，在他昏乱的投索中，他瞥见铁皮的火炉，那里燃烧着那么猛烈的焦炭，过度烧热的房间好象已发生了火灾。这是他身内的突然疯狂，使他忘记了一切，连他的女儿——得他宠爱、安静睡在上头、睡在第二层小房间里的妮士——也不在他的意下了！哦！结束了他自己，让自己也在这丑恶的深处、这无法忍受的暴怒中毁灭了！哦！一定要在死中，带去这可恶的女人，使她不再属于别人，同他一道死了，不再生活在这个世上，因为他的存在此后已被玷污了，已没有希望了。

她仍以轻蔑的笑声鞭击他。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你不敢杀我，你是太卑怯了！"

是的，是的，把一切都烧毁了，把一切都破坏了，点起无限大的火灾，让房子与工厂都消灭了。这次的破产一定是很完全的，这破产一定是这万恶的女人与她的恩爱情人所愿意的！点起巨大的火刑场，让他自己与这背誓的女人、恶毒与吞噬的妖怪，在冒着烟的、死了的旧社会的残物之间，化成灰烬；他还用那么大的傻劲在保护这无可救药的陈旧世界，实在是太荒唐了！

用可怕的一脚，他踢翻了火炉。他让它倒在房子中央，重复诵着他的叫声：

"你去死了！你去死了！"

燃烧的焦炭，以血红的一团，散在地毡上。有许多块已滚到一堵窗边。麻布的帘幕与地毡首先着火，接着，家具与板壁也以风快的迅速，延烧起来。原来造得并不坚实的房子，就象干柴一样劈劈拍拍，发出烈焰与浓烟。

于是这时太可怕了。樊南妲惊骇极了，立刻站起来，拢紧她的花边绸裙，在火焰还没有达到她的地方寻找过道。她疾驰到与入口相通的门边，她确信她还有时间逃出去，她会一下跳到外面的花园里。但是那边，在门前，她碰到戴勒富，用拳头阻住她的去路。看见他的面容那么可怕，她就投到另一道门上去。这道门开在木头的走廊上，办公室就靠这走廊与工厂的毗连房屋相通。从这边逃走已经是来不及了，走廊已开始燃烧了，简直象火炉一般，吹出那么大的风力，邻近的各公事房已被威胁了。她回到房间中央来，眼睛被烟迷瞎了，喉头喘不过气来，她蹒跚摇摆，觉得她的衣衫已经着火，她散了结的头发，也在赤露的两肩上开始燃烧，她的后颈已被火刺痛，她简直是急得发狂了。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让我过去，杀人的凶手！杀人的凶手！"

重新，她又扑向入口的门边，她竭力想挣扎过去，她扑向她的丈夫，后者仍以残酷的意志，站在那边，一动也不动。他不再喊叫，他只用不太粗暴的声音，重复诵着：

"我对你说，你去死了！"

为着要过去，她的指甲深入他的皮肉时，他只得捉住她，重新推她到房间中央的火团里，于是残酷的斗争开始了。由于死的恐惧，她以十倍的力量挣扎，她以受伤动物的本能激动，寻找门与窗户；至于他，仍捉住她，留她在火焰中间。他愿意死，他愿意与她同死，愿意把他们生存的全部丑恶，一下都毁灭了。他的结实两臂还不够控制，墙壁崩裂了，几乎有十次以上，他拉她离开出口。最后，她被禁锢了。象要压碎她似的，他紧紧的抱住她；他是多么钟爱她，平常喜欢她的时候，也是这样紧搂她与占有她呀！他们同时跌入地板的炭火中间，帘幕已象火炬一样的燃烧完了，板壁散下如雨的火块。她虽然拚命的咬他，他仍不放她，保持她在胳臂里，带她到毁灭的空虚，彼此让同样的复仇之火，化成灰烬。这已完了，天花板以烧红的正梁倾坍在他们身上。（〔法〕左拉：《劳动》第521—523页）

突然，招认升到她的喉头。对这狗样的面孔喊出这个，喊出她从来没有爱他，她是另一个男人的情妇！这一刀一定可以停止他的笑声。这可以安慰她，可以让她尝到可怖与残忍的乐趣，可以看见他的生命在她的脚下崩溃了！赖货的幻像重新掠过去，她发出可怖的快乐喊声，她投到万丈的深渊里去。

"我，并不说荒唐的蠢话，我的朋友，我同你的包亚宣伦睡觉，已有十二年了。"

戴勒富并没有立刻听懂。象闪电一样，他当面受到残酷的侮辱，他被这意外的话语震昏了。

"你说什么？"

"我说，十二年以来，我就同你的包亚宣伦睡觉了。既然什么都已没有了，既然一切都已倾坍了，那么，看，这是可以完结了！"

咬紧牙齿，喃喃吃语，他也轮着发狂了。他向她的身上扑去，重新拿起她的胳臂，摇动她，把她推倒在沙发里。这两只赤露的肩膀，这一个赤露的颈项，这抖动的、由她展示在花边中的裸体，他要用拳头敲碎她，毁灭她，使她不再凌辱他，不再以苦刑折磨他。他长期信任，长期轻

信的面幕，终于被揭开了，他终于看见并猜到了。她从来没有爱过他，她在他身边的生活从来只是虚伪、诡计、欺骗与背叛。从这如此漂亮、如此妩媚与如此温雅的女人，从这甜美的、他以崇拜偶象之心钟爱与渴慕的女人，突然显出母狼的形象，对他发出阴沉的暴怒与本能的凶狠。他看见他那么久都没有看见的一切恶劣的性质，忽然从她的身内诞生出来。她是邪恶的毒虫，她会慢慢蚀坏她周围的一切；她是背叛与凶恶的化身，她的享乐都由别人的眼泪与血造成。

在他所挣扎的惊怖与麻木中，还是她在辱骂他。

"用拳头打人，不是吗？畜牲！来吧，来吧，象你的工人们喝醉了一样，用你的拳头打人吧！" （[法]左拉：《劳动》第517—519页）

孩子再小，可是当大人发牢骚的时候，他也能感觉得到。因此本来和父亲不亲昵的夏飞越哭越厉害了。孩子挣扎着，好象鳝鱼想从人手中挣脱出来似的，一边用力地哭号。

拉比雅正走进屋里想拿一件东西。当她听见儿子不平常的叫喊声时，她忘了一切羞怯，也顾不得放下她那卷得高高的袖子，也顾不得她身上穿着的缭乱的衣服，和她那没有擦干净的手和脸，就跑出去接过她的孩子。

这时，拉比雅以这样的穿着出现在两个衣着漂亮的西方女人面前，无怪乎人家称她为"汉纳非的母亲给汉纳非找的女仆"。

拉比雅的确是忘记了羞怯，不顾她自己穿的是否整齐，就出现在她丈夫的朋友们面前了。如果不是为了去抱她的哭得那么厉害的儿子，就是贴她钱或者强迫她，她也决不会在丈夫的朋友面前露面的，尤其是那般模样从厨房里走出来。

汉纳非对儿子生气，说他着了魔；他对布拥生气，因为他迟迟还没有回来；由于看到拉比雅和女仆没有两样地出现在朋友面前，他感到羞耻；他把这一切都归咎在拉比雅的头上。

他一边将孩子扔给妻子，一边在朋友面前辱骂和讥笑她，弄得三个客人都很不愉快。

拉比雅低着头，没有说话，只是流着眼泪。在母亲怀里的夏飞方才

的号啕大哭也渐渐地低沉下来了。这孩子好象理解他的妈妈正在众人面前无可奈何地忍受着痛苦和侮辱。

当拉比雅低垂着头，慢吞吞地走向厨房，边走边哭，仿佛和她的孩子互相哭泣时，她那不近情理的丈夫还在背后用尽一切令人不堪入耳的话在咒骂。

这时汉纳非的母亲也已经站在屋子里。刚刚发生的一切，她也都看到和听到了。等她们回到了厨房时，她抱着她那不幸的媳妇和孙子痛哭起来了。这时在厨房里除了她们三人的悲叹和哭泣声以外，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了。

夏飞好象体会到他母亲的命运，因此刚才的号啕大哭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只听见他一声半声的低泣，只看到他夺眶而出的眼泪不断地淌下，浸湿了他母亲的衣裳。（〔印尼〕塞依斯：《错误的教育》第89—90页）

（5）灾　祸

有一天半夜后，石青嫂子突然给狗的凶猛叫声弄醒，同时又听见什么东西在毕毕啪啪地爆响，睁开眼睛一看，满屋通明透亮，不住地冒进烟子来。她明白隔壁灶房起了火了。她光起足板爬起来，起初还想往河里挑水灌熄，继后看见火势很大，立刻就燃到正屋顶来，便赶忙把睡熟的孩子连同被盖衣裳，一个个地拖出。还把笼内的鸡放了，让它们一个个扑扑地飞开。最后她的头发也着火了，她才没有再跑进去搬拿东西。火在茅屋上吼着、跳着、笑着，尽量发挥暴虐的能事，不到一顿饭功夫，就把屋子和屋里的一切，烧成平地了。连屋子侧边广柑橘子的树叶，都烧得焦黑。火光没有了的时候，一坪炭屑还在黑暗中发着红焰，冒着烟子。石青嫂子想着她这年年都在培修的屋子，想着慢慢买来的家具，想着那条没有跑出的猪……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把这半年来所受的冤屈和痛苦，都借声音发泄个一干二净。（艾芜：《石青嫂子》《艾芜短篇小说选》第356—357页）

穹隆仿佛被雷轰似的崩裂了，屋顶以霹雳的可怖响声倒下来，变成残物纷飞的漩涡。受到震撼，钟楼也摇动了，齿轮着垮了，把讲厅截开，引出不连接墙垣的倾坍。留在明朗的太阳之下，只是石灰与破碎东西的巨堆；从这下面，人们甚至找不到马尔勒神父的尸体，被压坏的祭台的灰尘似乎已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着色与镀金的木质大基督，也被轰击，变成齑粉，没有剩下半点遗迹。又一个宗教死了，最后的教士，在最后的教堂里，举行了最后的"弥撒"。（〔法〕左拉：《劳动》第705—706页）

他伸手去敲门，但是手一碰上球形的门把手，门就自动开了。他走进外间，看到一个可怕的景象。玛格达挂在天花板下，脚下是一张被踢翻的椅子。他顿时明白她死了。他没有大声叫喊，也没有急忙割断绳子把她放下来，只是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她身上只穿着件衬裙；光着脚，已经发青了。他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的脖子和一团鬈发。在他看来，她象一个特大号的玩具娃娃。他心想要走过去，动手割断绳子，把她放下来，但是他还是站在那儿，好象一点办法也没有似的。哪儿有刀子啊？他一定要叫人来帮忙，他知道，但是他又感到没有脸去见邻居。他终于猛的打开门，喊叫起来，"来帮忙哪！"（〔美〕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第217—218页）

他们没有再说旁的话；河水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危险。有一个码头上的一架木头机器刚坍倒，大块的碎片正顺流而来。现在太阳正在往上升。他们周围是一片可怕而一目了然的、辽阔的、荒凉的水面；快得吓人的碎片可怕而一目了然地向前漂流着。有一条船正沿着托甫顿房屋向前划，船上的一大伙人看到了他们的危险喊道："冲出河流！"

然而那可不是立刻办得到的，正在注视着前面的汤姆看到死亡在朝他们逼过来，巨大的碎片致命地聚集在一起，聚成一大块横列在河流上。

"冲过来了，麦琪！"汤姆一边用深沉、沙哑的声音说，一边放下桨，搂住她。

接着水面上看不到这只船了，大块的碎片带着吓人的胜利姿态继续匆匆地往前漂流。

然而不久船底浮起来了——金黄色的水面上的一个黑点。

船又浮起来了，但是兄妹俩已经在永不分离的拥抱中沉下去了，在最后的一刹那，他们又重新过着亲密的拉着小手在野菊丛生的田野里漫游的那些日子。（〔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639—640页）

这句话刚一出口，他摇摇摆摆地跌到河里，立即同冰冷的黑水作战去了！

尽管水在他的耳朵里发泡和冲激，他还能听到敲门声又在响了——还能听到随之而来的叫喊——还能辨认出那声音来。尽管他在挣扎翻腾，他还能了解他们曾经迷失了路，现在又摸回原来的地方了；他们也只能旁观，听着他淹死了，他们近在身边，但是不能尽一分力量救他；是他自己把他们摒斥出来，把他们排除去了。他回答那个叫喊——拚命呼号，这样一来，眼前千百个火星颤抖着发光，好象一阵风在吹动着它们。一切全没用了。猛烈的潮水塞满了他的喉咙，把他卷入激流里面去了。

再一次生死关头的挣扎，他又漂了起来，用手拍着水，向外望着，眼睛睁得又圆又大，看到他要漂到一个黑东西旁边。一个船身！他能用手摸到它那又平又滑的板面。现在该狂喊一声了——但是没等他叫出，不能抗拒的激流又把他拖去，打到水底，把尸体卷走了。

流水拖着尸体，戏耍着，玩弄着，一会儿让它碰到滑腻的木堆上，一会儿把它藏在泥土或者高大的茂草丛中，一会儿把它拖过粗糙的石块和石子，一会儿又假装把它放在那里，但一下子又把它引诱了去，直到最后对这个丑恶的玩物厌倦了，才把它抛在一块沼泽里——这个阴惨的地方，在许多冬天的夜晚，正是海盗逃亡的好所在呀——让它自己在那里腐烂去了。

它就躺在那里，独自一个。天空弥漫着红红的火焰，运尸的流水也染上了凄惨的颜色。被委弃的尸体刚刚在它活着时候离开了的地方，

现在变成了一片火烧的废墟。火光闪闪地照到它的脸上，它的头发被湿风吹得蓬松着，在向死神进行嘲讽——这种嘲讽，死者本人在生前也是乐于使用的——散披了一脑袋，它的衣服也在晚风中懒洋洋地飘动着。（〔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633—635页）

汹涌的火焰被风势卷向厂房的西部，屋顶上赤焰飞腾。一个个窗洞里都吐出可怕的火舌，狠心地舔着熏黑了的墙壁。大风吹来的时候，火焰暂时会低落；大风一过，便更加炽盛，烘烘地燎将起来。忽然霹雳一声，这边的屋顶便完全倾圮。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挤到邓汉姆街那一头去……（〔英〕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第63—64页）

（6） 诀 别

却说宝玉成家的那一日，黛玉白日已经昏晕过去，却心头口中一丝微气不断，把个李纨和紫鹃哭的死去活来。到了晚间，黛玉却又缓过来了，微微睁开眼，似有要水要汤的光景。……黛玉闭着眼，静养了一会子，觉得心里似明似暗的。此时李纨见黛玉略缓，明知是回光返照的光景……

这里黛玉睁开眼一看，只有紫鹃和奶妈并几个小丫头在那里，便一手攥了紫鹃的手，使着劲说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几年，我原指望咱们两个总在一处，不想我……"说着，又喘了一会子，闭了眼歇着。……半天，黛玉又说道："妹妹！我这里并没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说到这里，又闭了眼不言语了。那手却渐渐紧了，喘成一处，只是出气大，入气小，已经促疾的很了。

……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紫鹃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渐渐的冷了。……只见黛玉两眼一翻，呜呼！

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

当时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这个时辰……（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1278—1279页）

想想白天的事情看，他又不得不痛骂自己。

"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罢。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的了。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唉，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排挤我到这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呢！"

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就连连续续的滴了下来。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没有分别了。他也不举起手来揩揩眼泪，月光射到他的面上，两条泪线，倒变了叶上的朝露一样放起光来。他回转头来，看看他自家的又瘦又长的影子，就觉得心痛起来。

"可怜你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虽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该累你也瘦弱到这步田地的。影子呀影子，你饶了我罢！"

他向西面一看，那灯台的光，一刹变了红一刹变了绿的在那里尽它的本职。那绿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就现出一条淡青的路来。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

"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故乡呀，我如今再也不能见你的面了。"

他一边走着，一边尽在那里自伤自悼的想这些伤心的哀话。走了一会，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了。他觉得四边的景物，都模糊起来。把眼泪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长叹了一声，他便断断续续的说：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郁达夫：《沉沦》第53—55页《达夫全集》第二卷）

到了五点钟，这种痛苦挣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病人的身体痉

挛地延伸着，眼睛瞪得滚圆，伸着两臂，东摸西摸，好象要抓住点什么东西，要拉住什么人向她伸过来的手。她不住嘴地朝空中，朝四面八方回答那只有她自己才听得见的呼唤，好象这时那呼唤变得越来越勤，越来越急迫了。围在她四周的人这时的感觉是，仿佛不仅是她故世的丈夫和女儿，而且她的父母、公婆，和许许多多先她而离开人世的人都来迎接她似的。她喊出一些生疏的名字，屋子里的人甚至不知道哪个死者是叫这个名字的。"唉！"她一边喊一边向四面摆头……。"我就来……立刻就来……一小会儿……唉唷……我不能……给我点药，大夫们……"

六点半钟病人安静了一会儿。但是只过了一会儿，她那被疾病折磨得变了形的苍老的面部突然抽搐了一阵，露出一丝带有恐怖的突然的喜悦和一点令人战栗的阴沉而温柔的颜色，她飞快地把手伸出去，同时带着无比的顺从和既恐怖又情深的无限柔顺，大声喊了一声——她的喊声是那么慌急、促迫，令人感觉到，在呼唤她的喊声和她的答语间只有一秒钟的间隔——"我来了！"她离开了人世。（〔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第568页）

最后的一刹那是最苦恼最使人心碎的一刻。有一阵子，波克罗夫斯基用他那不听调动的舌头要求什么事情，我却听不清他说些什么。然而，我的心给悲哀撕碎了。过后有一个钟头光景，他躺在那里比较安静一点儿，他只忧郁的朝我这方面看，努力用他僵冷的手作手势。最后他又想用那嘶哑的，沉重的声音来解说他可怜的请求，可是说的话变成许多不连贯的声音，这一次我还是猜不透他的意思。我把同住的人一个一个的带到他身边来，又给他喝水，可是他只是悲哀的摇头。最后我懂得他需要什么了。他要我拉开窗帘，打开窗户。大概他最后要看一眼白日的光辉，太阳，和整个上帝的世界。我拉开窗帘，可是刚刚亮开来的白天是那么阴沉，看起来那么阴惨，就跟这可怜的病人快要熄灭的生命一样。没有一点太阳光。阴云布满了天空，象戴着一顶雾罩似的。万物显得悲惨，多雨濛濛，威胁。细雨打在窗玻璃上，冰冷而夹着灰尘的水流使玻璃昏暗的表面形成一条条昏暗的条纹。只有一缕黎明

的微光透进来，跟神像前颤抖的灯光争辉。临终的人沉思的向我看了一眼，点点头。然后他就死了。（[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第63—64页）

病人半卧半坐地靠在枕头上，用有意识的眼光瞧着所有的人。看来她已经恢复了知觉，而且镇静了。加拉克季昂走到她跟前，对她的脸瞧了一眼，懂得不再有希望了。他的两膝颤抖起来，眼睛前面有许多个圆圈在移动着。

"谢拉菲玛，你给孩子们祝福吧！"他压低着声音讲。

病人皱了皱眉头，担心地对四边瞧瞧，象在找寻什么人。加拉克季昂懂得她的意思，把女儿米洛奇卡领到床前。

"谢辽查不在家里……他到学校里去了；你给米洛奇卡祝福吧。"

米洛奇卡号啕大哭，跪在母亲床前，低下头来，凑近母亲软弱无力地在摸索着她的手。病人的嘴唇在动着，低声说着什么，因为力竭，又阖上了眼睛。这当儿，哈利季娜把刚刚从床上唤起来的十二岁的卡佳领到母亲床前。小姑娘只穿着一件衬衫，根本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看见姊姊在哭，她也号哭起来。

病人给小女儿祝福以后，用眼睛对哈利季娜示意，叫她把孩子们领开去。哈利季娜走回来的时候，病人先对她瞧了一会，接着又对加拉克季昂瞧瞧，异常坚决地说：

"你们可怜可怜孩子……我……我不再妨碍别人了。"

哈利季娜低声哽咽着，低下头来伏在垂死的病人的床头，低低地说：

"西玛，原谅我……西玛……西玛……"

加拉克季昂站在那儿，脸上流满了泪也不觉得。哈利季娜拉他到床边来，强迫他跪下。

"西玛……我……我……"加拉克季昂喃喃地说，好象每一个字在他喉咙里生了根，他不得不把它拔出来似的。"我们是无可饶恕的，西玛……我……我……"

垂死的人已经合上了眼睛，她的胸部艰难地起伏着，发出一种死气

沉沉的嘎嘎声。她喉咙里还有样东西在咯咯地响，忽高忽低。

“好小姐……好姑娘……”谁也没注意她走来的阿格拉费娜在床边哭着。“好太太！……”

哈利统站在门边。他从家里跑来的时候只穿一件睡衣。白发蓬乱，模样儿十分可怕。他走到床边，默默地给垂死的人画了个十字。嘎嘎声渐渐低了，咯咯声停止了。门口露出孩子们惊慌的脸。阿格拉费娜抱着垂死的人渐渐冷下来的脚，还在边哭边说：

“好小姐，好太太……丢下这些孩子给谁呢？”（〔俄〕马明·西比利亚克：《粮食》第387—389页）

他们走进房间，里面充满悲惨的仪式。女红桌子蒙了一条白饭巾，上面一只银盘，里头有五六个小棉花球，旁边是一个大十字架，一边点着一支蜡烛。爱玛的下巴靠住胸脯，眼睛睁的老大，两只可怜的手搭在床单上，姿势又难看，又柔和，好象快死的人，直盼早拿尸布盖好自己一样。查理停住哭泣，脸色仿佛石像那样白，眼睛好象炭火一样红，面对着她；站在床尾，同时教士一条腿跪在地上，咿咿唔唔祷告。

她慢悠悠转过脸来，一眼望见教士身上的紫飘带，忽然有了笑容，不用说，她在无牵无挂之中，又体会到了早年的神秘感受，看到了正在开始的天国形象。

教士站起来取十字架；她好象一个人渴了一样，伸长颈项，噘唇贴牢基督的身体，使出就要断气的全部气力，亲着她从来没有亲过的最大的爱情的吻。接着他就诵“愿主慈悲”和“降恩”，右手拇指蘸蘸油，开始涂抹：先是眼睛，曾经贪恋人世种种浮华；其次是鼻孔，喜好温和的微风与动情的香味；再次是嘴，曾经张开了说谎，由于骄傲面呻吟，在淫欲之中喊叫；再次是手，爱接触滑润东西；最后是脚底，从前为了满足欲望，跑起来那样快，如今行走不动了。

堂长揩揩手指，拿蘸油的棉花球扔到火里，过来坐在病床旁边，告诉她：现在她应当把她的痛苦和基督的痛苦打成一片，等候上天怜悯。

劝告完了，他试着拿一枝祝福过的蜡烛，放在她的手心；这象征天上的光辉，她眼看就要包在里头了。爱玛太软弱无力，手指拢不过来，

不是布尔尼贤先生，蜡烛就掉在地上了。

……

说实话，她看看四周，慢条斯理，好象一个人作梦才醒一样，然后声音清清楚楚的，要她的镜子。她照镜子照了许久，直到后来，流出许多眼泪，这才不照。她于是仰起头来，叹了一口气，又倒在枕头上。

她的胸脯立刻迅速起伏。舌头完全伸到嘴外，眼睛转动着，仿佛一对玻璃灯在逐渐发暗，终于熄灭了。不是肢骨拚命抽动，她已经可以说是死了。全福跪在十字架前，就连药剂师也曲了曲膝盖；卡尼外漫无目标，望着广场。布尔尼贤又在祈祷，脸靠床沿，黑长道袍拖拖在背后地上。查理跪在对面，胳膊伸向爱玛。他握她的手，握的紧紧的，她一心跳，他就哆嗦，好象一所破房子在倒坍，把他震哆嗦了一样。喘吼越来越急，教士的祷告也越来越快，和包法利的哽咽打成一片，有时候又象全不响了，只有拉丁字母喑喑哑哑，咿咿唔唔，好象哀祷的钟声一样。

人行道上忽然传来笨重的木头套鞋和手杖戳戳点点的响声。一个声音起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开始在歌唱：

小姑娘到了热天，
想情郎想的心酸。

爱玛坐了起来，好象一具尸首中了电一样，头发披散，瞳仁睁大，呆瞪瞪的。

地里麦子结了穗，
忙呀忙呀大镰刀，
拾呀拾呀不嫌累，
我的小南弯下腰。

她喊道：

"瞎子！"

于是爱玛笑了起来，笑着一种疯狂的、绝望的狞笑，相信自己看见乞丐的丑脸，站在永恒的黑暗里面吓唬她。

这一天起了大风，
她的短裙失了踪。

一阵痉挛，她又倒在床褥上。大家走到跟前。她已经咽气了。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332—335页）

看那张凄惨的脸仰倒在枕上，好象被一股残暴的力紧紧掐着脖子……脸上的皮肉越来越瘪下去了……生命渐渐的陷入虚无，仿佛是有个唧筒把它吸得去的……痰厥的声音教人毛骨悚然，机械式的呼吸象在水面上破散的气泡，这最后几口气表示灵魂已经飞走而肉体还想硬撑着活下去。——然后脑袋望枕旁一滑，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133页）

过了一会儿——这时候已经快到半夜了——郝金士先生从一阵瞌睡中醒过来，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显然是想要说话。萝拉立刻抬起头来，他用一种有气无力的声音说：

"太太——孩子们——靠拢一点——靠拢一点。越来越黑了。让我再看你们大家一眼吧。"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多少闪出了一点从前那种光彩。

周围的人都在床边靠拢，现在他们的眼泪和哭声就毫无顾忌地迸发出来了。

"我把你们甩下，穷得要命。我……我真是傻……真是没有眼光。可是要拿出勇气来！好日子……会要来的。千万别忘了田纳西那块地！要当心呀。那儿埋藏着许多财富，等着你们哪——那些财富是无穷的！孩子们将来会跟全国最上等的人物一样神气。契纸在哪儿？你们把契纸收好了吗？拿来看看——拿来给我看看吧！"

他的声音在强烈的兴奋之下，变得昂扬有力，他说出最后那几句话的时候，简直不大有显著的停顿或阻碍。他使了一把劲，几乎没有靠别人撑扶，就坐了起来。可是这时候他的眼睛里的光彩已经消灭，于是他又精疲力尽地倒下去了。有人把契纸拿过来，举在他面前，他脸上就闪过一丝会意的微笑，表示他很满意。他闭上了眼睛，预示死亡来临的征兆迅速地增加了。他几乎丝毫不动地躺着，稍过了一会儿，随后忽然略微抬起头来，向四周张望了一下，他那样子好象是向一片暗淡而模糊的微光中窥视似的。他低声嘟哝着说：

"完蛋了吗？没有——我还……看见你们。完——完啦。可是你们……有指望。有指望。田纳……"

他的声音微弱下去，变成了耳语；这句话永远也没有说完。消瘦了的手指开始乱抓被单，这是临死的信号。过了一会儿，屋里就除了守丧的人们的痛哭而外，没有别的声音，外面只有狂风怒号，哗啦哗啦地响成一片。（〔美〕马克·吐温：《镀金时代》第77—78页）

姑娘抬起了身子，紧张地倾听着；她听见仿佛有人在极其困难地慢吞吞地呼唤着她的名字。

那时候，她立刻跳了起来，一阵战栗掠过她的全身，冷汗从她前额上面涔涔地滴了下来。她吓得睁圆了眼睛。仿佛有人在那儿对她说话，可是她自己也不知道那是谁，于是她大声地问道：

"看在神的分上！……谁啊？……谁在叫我的名字啊？"

没有人回答。

密尔查一动也不动地呆住了，她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地方，仿佛她已化成了一座石像。

"密尔查！……我亲爱的密尔查！……"这一次那个快要死去的人清楚地发出声音来了。

"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姑娘快乐地叫道。"难道是你吗，阿尔托利克斯？"

她连忙跳过好几具尸体，跑到高卢小伙子那儿。阿尔托利克斯正躺在从他自己身上流出来的一大滩鲜血中。他的脸是惨白的，冷冰冰的。

……

快要死去的阿尔托利克斯，在色雷斯姑娘温暖的嘴唇的接触和她的热吻的刺激下清醒了过来。他微微睁开两眼，用极其衰弱的声音说：

"我们……我们已经碰面了吗？……"

……

高卢小伙子闭上了眼睛。他害怕这一奇妙的幻象会突然消失；但是姑娘的热吻驱散了他那昏迷的睡意，于是，又睁开了眼睛。一刹那

间，在他的眼睛里迸出了生命的火花。他举起衰弱的手臂勾住了密尔查的脖子，柔声说：

"……啊，我死得多么幸福啊！……海苏斯……你已经听到了我的祷告……"

阿尔托利克斯的声音变得愈来愈轻微、愈来愈衰弱了。他能够积聚起来的最后一点生命力，已经被这阵欢乐的激动完全耗竭了。

"密尔查！"他吻着姑娘叫道。"我……要死了……"

色雷斯姑娘感到高卢小伙子的嘴唇在她自己的嘴唇上剧烈地颤抖了起来，同时听到了他沉重的喘息，知道她心爱的人就要断气，就低声说：

"你不要死……等我一下……让我们死在一起，让我们一起到爱里赛极乐世界中去！……"

她从悬挂在阿尔托利克斯腰间的剑鞘中拔出了短剑。她毫不颤抖，坚决地举起短剑向自己的颈动脉刺去。鲜血顿时象泉水一般喷射了出来。

"我和你死在一起，"色雷斯姑娘说，一面紧紧地抱住心爱的高卢小伙子。"我和你一起上极乐世界了！"

"你……你在干什么？！……"濒死的阿尔托利克斯用好容易才叫得出来的声音问。

"我要分担你的命运……我的亲爱的人儿啊！……"

但是密尔查说话已经很困难了，锋利的短剑已经割断了那条对生命最重要的大动脉。姑娘更紧地把小伙子搂抱在她的怀里，接着，把她自己的嘴唇热烈地吻着她心爱的人的嘴唇，就这样，他们经过了一阵极短促的临死的挣扎以后，他们俩的灵魂就双双离开了人间。（[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766—768页）

四 社会类

(1) 表 演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象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象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铮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刘鹗：《老残游记》第16页)

他唱着，他的歌声的每一个音都给人一种亲切和无限广大的感觉，仿佛热恋的草原一望无际地展开在你面前一样。我觉得泪水在心中沸腾，从眼睛里涌出；忽然一个喑哑的、隐忍的哭声使我大吃一惊，……我

回头一看，酒保的妻子把胸脯贴在窗上，在那里哭。雅科夫急速地向她一瞥，唱得比以前更加响亮，更加甘美了，尼古拉·伊凡内奇低下了头，眨眼把脸扭向一旁；浑身软化了的糊涂虫呆呆地张开了嘴巴站着；那个穿灰色长袍的农人悄悄地在屋角里啜泣，悲戚地低语着，摇着头；连野老爷的铁一般的脸上，紧紧地靠拢的眉毛下面，也慢慢地流出大粒的眼泪来；包工师把紧握的拳头放在额前，身体一动也不动。……要不是雅科夫在一个很高的、特别尖细的音上仿佛嗓子崩裂了似的突然结束，我真不知道全体听众的苦闷怎样才能解决呢。没有一个人喊一声，甚至没有一个人动一动；大家都仿佛在等待着，是否他还要唱……（〔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258页）

此刻，一阵音乐的热烈底轰响，从舞台的两侧面冲出来三十个奇装底裸女，按着音乐的节奏，从虹彩缤纷底缎带之下踢着精光底大腿。每一个都装成一朵水汪汪底花；她们底腿都抖颤得好象花瓣里花蕊似的。在舞台上疾驰着，全都似乎有一张艳丽动人底笑脸；她们好象被一阵狂风飘荡着。从这旋转底舞蹈里面跳出一个高秀底，柔媚底女人，拉着一个穿红裤的兵士飞奔到脚灯前面；那兵士有一副呆脸和一管红鼻子，戴着打皱的小帽。数百双手拍起来了，喝采了。那苗条底，轻盈底女人，穿着长到膝头的上衣，回身嬉笑，嚷叫，而且躲着侧面的包厢。那兵士顿着脚，鞠躬，抛下接吻。那女人尖叫了一声，搂住那男人，两人向着观众同时鞠躬，然后十分放荡地跳起马克西克斯。

……

舞女的嚷嚷，兵士的挤眉弄眼，三十个舞女互相紧搂着按着音乐节奏的摇摆，观众的旋律底喝采，铜鼓的嘭响，管弦的嘤鸣，舞女的多样光采的连续动荡——这一切造成一种凝结为一的印象——整个戏院似乎跳跃在太空里面。（〔苏〕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第四部63—64页）

怪笑的表演开始了。第一个出现在老虎窗上的面孔，眼睛红红的，嘴张得大大的，额上的皱纹象我们的皇帝时代的骑手们的长靴一样发

出一串连荷马也会以为是天神样的不断的笑声。这时大厅里完全象奥林匹亚山，甘果瓦的可怜的周比得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第二个，第三个怪笑表演继续着，接着是另一个，接着又是另一个，笑声和快乐的踏脚声经常重复着。在这种情景之中，我们不知道有着一种什么奇怪的昏眩，一种什么迷惑和陶醉的力量。关于我们的节日和庆祝方式，要给读者一个明确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请你们想象各种奇形怪状的面孔不断地出现在窗口上：有三角形，有不等边四边形，有圆锥形，有多面形；各种人类的表情：有愤怒，有狂欢；各种年纪：有初生的婴儿的皱纹，有将死者的衰老的皱纹；各种宗教的幽灵：从孚恩到倍尔惹比特；各种象兽类的轮廓：有张大的牙床和嘴巴，头颅和鼻子。请想象所有新桥上的奇怪的头像——那是惹赫曼·比龙的石刻——都活了，能呼吸了，一个个走来用他们光辉的眼睛望着你们，所有威尼斯狂欢节的假面从你们的眼镜前面走过；一句话，这是一面照出人类百态的镜子。（〔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54—55页）

全池座的人都发出一个叹慕的呼叫。人海之中荡漾着一片智慧的银波，一切的目光都射落在陌生女郎的身上。年轻人和年老人都这样长久的继续骚动。布幕揭开的时候，乐队的乐工甚至都转过身来要求大家安静，然而他们自己也终于参加了喝采，乱成一团。每一个包厢都进行着炽烈的谈话。女人们都武装起她们的双眼望远镜，返老还童的老人们也拿手套的外皮去拭干净他们的小千里镜。（〔法〕巴尔扎克：《驴皮记》第256页）

全场的人都兴奋若狂，音乐会的盛况比音乐本身更有魔力。末了，掌声跟欢呼声象雷雨似的倒下来，再加乐队依照德国习惯把小号吹得震天价响，表示对作者致敬。……哈斯莱眉飞色舞，象儿童一样的心满意足；妇女们丢着鲜花，男人们挥着帽子；大批的听众象潮水一般望舞台拥过去。每人都想握一握大音乐家的手。……一个热烈的女人把他的手拿到唇边，另外一个抢着哈斯莱放在指挥台上的手帕。（〔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84页）

大会堂里挤满了全市的时髦人物。这个演奏会是那些拼凑的、枯燥无味的场合之一，大家之所以有耐心来参加这种音乐会，只是为了趋时髦罢了。会上有钢琴绝技演奏，有歌剧的片断，这些表演由于没有布景，简直是索然无味，每两段之间还要隔一些时候，更令人感到厌烦；此外还有那滑稽的低音歌手，他唱得很有趣，而且和听众搞得关系非常之好，唱的老是"理发师"这个曲子；还有那个爱耍派头的次中音歌手，唱他那苦苦相思的"啊，夏天的夜晚"；还有那女高音歌手唱她那"柏第柏第"，她歌喉婉转、颤悠悠地唱着，一时又急唱一阵，换换气再唱，最后发出一声惊心动魄的尖叫，引得听众狂风暴雨似地鼓起掌来，她就在掌声中一面微笑着，一面鞠躬，向舞台后面倒退出去。那天的演奏会就是这样，斐利普觉得这是他一辈子枯坐着熬到底的最糟糕的一次音乐会…… （〔美〕马克·吐温：《镀金时代》第259页）

天哪，天哪，你看阿斯特莱戏院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呀，到处都油漆得很光彩，都是金碧辉煌的装饰，都是穿衣镜；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象是马的气味，暗示要有什么奇观出现了；幕后隐藏着不可思议的神秘；洁白的木屑撒在跑马道上；戏班的人入场坐定；拉琴的人一面试音，一面漫不经心地望着观众，好象他们不希望演奏开始，又好象他们事先都晓得了似的！一排又长、又清楚、又光亮的蜡烛慢慢地吊起，把全场照射得多么亮呀；当铃声一响，音乐认真开始弹奏，鼓敲得特别响，三角震动器发出柔和的声音时，观众又是多么狂热地兴奋呀！ （〔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365页）

市场上的人有的在吃喝，有的在调情，有的得了新宠就丢了旧爱；有在笑的，也有在哭的，还有的在抽烟的，打架的，跳舞的，拉提琴的，诓骗哄人的，有些是到处横行的强梁汉子；有些是对女人飞眼的花花公子，也有扒儿手和到处巡逻的警察，还有走江湖吃十方的，在自己摊子前面扯起嗓子嚷嚷（这些人偏和我同行，真该死！），跳舞的穿着混身发光的衣服，可怜的翻斤头老头儿涂着两腮帮子胭脂，引得那些乡下佬睁着眼瞧，不提防后面就有三只手的家伙在掏他们的口袋。是了，这就是

我们的名利场。这里虽然是个热闹去处，却是道德沦亡，说不上有什么快活。 （[英]萨克雷：《名利场》第1页）

王上：嗬，他就在那儿。他的尊贵的包厢前面排列着护兵，尚矜大臣斯丹恩侯爵和许多政府里的大官儿站在他椅子背后。他端坐在自己位子上，满面红光，身材高大，头发又多又卷，满身挂了勋章。唉，我们唱"天佑我王"唱得多起劲啊！雄壮的音乐在戏院里响成一片，真正是声震屋宇。所有的人都在欢呼、叫嚷、摇手帕。女客们有掉眼泪的，有搂着孩子的，有些人感动得甚至于晕过去。坐在戏院后面的人差点儿没闷死，大伙儿一面扯起嗓子嚷嚷，一面推推挤挤，还有些人闷的受不住，叫的叫，哼唧的哼唧。 （[英]萨克雷：《名利场》第596—597页）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送来一丝一丝的哭泣，声音很低，似乎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却弥漫在空气里，到处都是，甚至渗透了整个月夜。这不是人的声音，也不是虫鸟的哀鸣，它们比较那些都更轻得多，清得多。有时候几声比较高亢一点，似乎是直接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婉转的哀诉，接着又慢慢地低下去，差不多低到没有了，就好象一阵微风吹过一样，但是人确实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空中震荡，把空气也搅动了，使得空气里也充满了悲哀。

"什么声音？"觉慧惊疑地问。

"大哥在吹箫，……"觉民解释说。 （巴金：《家》第82页）

风琴的庄严的吼声忽然充满了整个礼拜堂。这声音越来越深沉，扩大起来，变成了隆隆的雷鸣，然后蓦地又变成了天上的乐章，宛如少女的尖细的歌声，高高地浮荡在圆拱门下面，然后又变成深沉的吼声和雷鸣，静寂下去。雷样的轰鸣在圆拱门下面还拖着袅袅不绝的余韵，安德烈半张着嘴，惊叹地听着这庄严的音乐。 （[俄]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 《果戈理小说选》第187页）

琴声逐渐紧凑，高昂坚强。……似乎他再弹几下，这一切就会汇成

雄壮的严整音流、美丽的谐音了。这一瞬间，听众都屏声静气地等待着。可是，旋律刚刚昂扬，忽然又如怨如诉地低落下去，象波浪溅起，瞬间变成水花泡沫，这时痛苦惶惑的音调渐趋静寂，但余音经久不散。（〔俄〕柯罗连科：《盲音乐家》第137页）

她翻开乐谱，左手轻敲键盘。琴弦和谐而低沉地响了起来。本音之外，又有一阵浑厚的音响，好象深深地叹了口气，涌了出来。在她的右手手指底下，琴键发出一阵异常明快的高音，象一群受惊的鸟儿飞腾起来，在隐约可闻的低音烘托下，拍着翅膀，上下盘桓。

……

她用力敲了一下键盘，传来一声响亮的呼喊，好象一个人听了有关自身的不幸消息，——这消息震动了他的心，迸出了这种惊心动魄的声音。一阵活泼的声音好象吃惊似的颤抖起来，又惶惑的匆匆飘去；又是一声激愤的呐喊，压倒了一切音响。大概——发生了什么不幸事故，它引起的不是哀鸣，而是狂怒。接着，仿佛又有一个温存而又坚强的人，唱起朴素优美的歌曲，劝说着、呼唤着人们跟他前进。（〔苏〕高尔基，《母亲》第216—219页）

（2） 舞 会

堂皇富丽的大厅上，吊着蓝色的精巧的大宫灯，灯上微微颤动的流苏，配合着发着闪光的地板和低低垂下的天鹅绒的蓝色帷幔，一到这里，就给人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当爵士音乐抑扬地疾缓不同地响起来时，一群珠光宝气的艳装妇人，在暗淡温柔的光线中，开始被搂在一群绅士老爷们的胳膊上。酣歌妙舞，香风弥漫。（杨沫：《青春之歌》第362页）

湖边操场的露天舞会正在狂热地进行，乐队正奏着豪放粗犷的西班牙舞曲。那红、蓝、黄、绿、紫五色电灯，在夏风中摇曳，象是无数道交织在一起的影虹。裙子飘起来，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皮鞋后跟响着清

脆的声音，脚下是一片薄薄的烟尘。（刘绍棠：《西苑草》《重放的鲜花》第289页）

他们跳着一种舞，奥尔珈是舞蹈里的中心人物，他们大伙儿在她的周围围成一个圆圈高声叫喊着，他们中间不时地有一个人离开圆圈，紧紧地搂住了奥尔珈的腰，把她转了又转；舞步越跳越快，叫喊声也越来越似饥若渴，越来越震耳欲聋，到后来他们不知不觉地混成了一片若断若续的吼叫声。奥尔珈开头还大声笑着打算从圈子里冲出来，现在她只是披散着头发从这一个人身边旋到另一个人身边。（〔奥〕弗朗茨·卡夫卡：《城堡》第48—49页）

音乐声充满了整个小小的客厅，男人的脸上流着一条条的汗水，一阵刺鼻的气味从淌着汗的女人和快活的黑人身上发出来。大家互相说着好话，爆发出嘹亮的笑声，可是，最使人们高兴的，是他们的脚有节奏地踏出舞步，追随着手风琴、吉他、四弦小吉他的乐声。没有人想起忧愁的事情，这是一个狂欢之夜。

…… ……

宴会里的人愈来愈兴奋。现在是又热闹又好玩的火鸡舞。所有的客人都一对对配好，只有一个没有女伴的男子拿着一根木棒。音乐一停下来，所有的男子都应该把女伴放开，拿着木棒的男子就去挑选一位女伴，这便成为一场疯狂的寻觅女伴的竞赛，因为谁也不高兴跟一根木棒跳舞。他们欢笑，他们喝酒，烧酒灌进去，加上天气热，黑白混血儿的气味愈来愈浓，快活的气氛愈来愈增加。亚大里巴微笑起来：这么高兴的宴会，在这地方上从来不曾有过。大家只等亚尔杜一到就放焰火。（〔巴西〕亚马多：《饥饿的道路》第59—60页）

他从那些椅子后面绕出来，紧紧地握起他的对手的手，把头摆向后方，伸出一只脚，等候音乐的拍子。只有在马背上和在马竺尔加舞中，捷尼索夫的短身材才看不出来，他象一个他自己觉得的漂亮人物了。一听到适当的音乐拍子，他就带着快活的得意的神气斜着眼睛看他的对

手，突然间用一只脚跺了一下，象皮球一般从地板上跳起来，然后拉着他的对手在舞厅里飞旋起来。他用一只脚无声地滑过半个房间，好象不注意那些椅子一般，一直冲过去，然后突然间碰了一下他的马刺，叉开两条腿，脚跟着地停下来，照那样站了一秒钟，马刺叮当着就地跺了一下，迅速地转了一个圈子，然后用左脚跟碰着右脚跟又飞旋了一个圈子。纳塔莎猜测他要作什么，终于莫名其妙地由着他牵引了。一开始他拉着她转，一会儿用左手握着她，一会儿用右手握着她，然后他一膝着地使她围着他转，然后又跳起来，那末猛地冲向前方去，好象他要一口气穿过整排的房间了，这时他突然停下来，表演了几种新的出乎意外的步法。他终于把他的对手巧妙地旋到她的椅子前，马刺叮当一声挺起身子，对她鞠了一躬，这时纳塔莎连礼也不曾还。（〔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555—556页）

彼得罗用细碎的脚步走到她面前，行了一个很漂亮的屈膝礼，又回到原处。卢吉妮奇娜提起裙子边，好象要跨过一个水洼似的，用鞋尖打着拍子，在一片喝采声中，象男人一样放开脚步跳起来。

琴手奏起低调的快拍子来了，这种快拍子使彼得罗离开了他站着的地方。他哎哟了一声，用手巴掌拍着靴筒子，嘴角咬住胡子尖，蹲下去踢踢哒哒跳起来。他的腿哆嗦着，连续不断地用膝盖跳着一种不可捉摸的舞步：额角上的汗湿的额发摆来摆去，总是赶不上脚步。

在门口拥挤着的人们的脊背挡住了葛利高里的视线。他只能听到连续不断的钉着铁掌的鞋后跟的噼啪声，好象是在燃烧松木板子，还有酒醉的客人的激昂喊叫声。（〔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132页）

日色已低暗了，三个音乐师竭力吹奏；向大厅里，人们只看见臀部与胸口，在混杂的胳膊中间摆动。一阵喧闹欢迓四盏挂上的煤油灯，突然，红的面孔，胶贴在皮肤上的散乱头发，一对一对出汗的舞伴，扫荡他们强烈气味的飞舞裙子，一切都被照亮了。马安向哀田纳指出圆而肥胖的慕吉蒂，如膨胀的猪猡膀胱一样，抱着高瘦的搬运夫，正在作剧烈的旋转：她一定可以安慰自己，她已找到一个男子了。（〔法〕左拉：《萌

芽》第 227 页）

在屋外第一个院子的苹果树下，田园风味的舞会正在开始。从开着的窗口，可以望得见喜庆全部的情景。挂在树枝上的彩灯，照得树叶发出青灰色的光彩。附近的农民，男男女女，环成一圈，边跳舞，边唱着古老的曲子，两口提琴和一支笛子微弱地伴奏着，乐师高坐在厨房用的一张大案桌上。农民们喧嚣的歌唱，有时完全淹没了乐器的声音；那微弱的音乐，通过骚嚷的歌声，割裂成支离破碎的音节，零零落落，象是从天上降下的破片片。（〔法〕莫泊桑：《一生》第 50 页）

他们在走廊里走着，一会儿碰到床，一会儿撞着桌子或橱，这些家具都是因为举行婚礼从房间里搬出来的。法伊朝礼堂屋一看，就呆在门边不走了。最初，他觉得房间不是静止的，而是跟着许多面孔通红的跳着舞的女人和男人在一起旋转。那些男人看上去，大概都是些工匠师傅，他们非常轻快地用手拍着靴统。裙子发出的窸窣声，人的汗臭、烟草的焦味和女人身上的花香所混成的一股气味，以及蜡烛上散发出来的浓烟和油气——这一切仿佛把那个房间变成了一座地狱。

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从人丛中喊出一声声十分响亮的、压倒全场喧闹声的叫喊声。简直象鬼在地狱里结婚！"嗬！""嗬！"这是某一个人表示非常愉快的叫喊声。忽然又听见一声震耳的尖叫声，这是因为一个年青人捏痛了他的舞伴。但是没有关系……脚继续在跺着，跺得地板蓬蓬响，扬起一阵阵的灰尘。（〔匈〕米克沙特：《奇婚记》第 260—261 页）

（3）沙　龙

罗亭开始好象游移不定，不敢放胆自由地说出来；他的语句不很流畅，但是到后来渐渐热烈起来，开始说话了。在一刻钟之后，客厅里只听见他的声音。大家都挤做一圈围绕着他。

只有毕加梭夫远远地撇留在一边，在靠壁炉的一只角上。罗亭口

齿伶俐地，热情地，杲断地谈着；他夸示出很有学问，书读得很多。谁也不曾料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的衣服如此破旧，名声也没有。这样一位伶俐的人突然会在这乡间出现，人人都觉得惊奇而不可解。他一步强似一步地令人惊奇，简直可以说，他把他们都迷住了，打头从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数起。她正自洋洋得意能够发现他，而这样早日便在梦想着如何将罗亭介绍到社会里去了。虽则这般年纪，在很易接受别人的印象这一点看来，她是很有点孩子气的。亚历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说老实话，她很少懂得罗亭所说的，但是充满了惊奇和喜悦；她的兄弟也羡慕他。柏达列夫斯基望着达尔雅·密哈夫洛夫娜，满怀了嫉妒。毕加梭夫在想，"假如我有五百卢布，我买一只夜莺来，唱得比他好听些哩！"但是在这集群中影象最深刻的是巴西斯它夫和娜泰雅。巴西斯它夫连呼吸都屏住，整个时间坐在那里，口张开，睁着圆眼听着——听着，他生平从不曾这般的听别人讲话——娜泰雅脸上浮散起一阵红晕，她的眼睛，不移动的注视着罗亭，同时有点迷糊而又发光。（〔俄〕屠格涅夫：《罗亭》第49—50页）

二楼的沙龙一到九点钟就客满了。华斯先生，商务法庭的审判员，人迷的热客，而只算是马丹的柏拉图式的恋人，在一只角落里和她低声地谈天，并且他们如同一种协商快要成立似地，彼此望着微笑。布兰先生，前任市长，挽着乐骚骑在自己的膝头上；而她呢，和他鼻子对着鼻子，那双短短的手儿在这个好好先生的白胡子里往来摸索。一段光溜溜的腿子从她的掀起了的黄绸短裙里露出来，在他的黑呢裤子上面压着，那双红的袜子是用推销员送她的那副蓝吊带吊住的。

高个儿的飞尔南狄躺在沙发上，两只脚压着税务局长班贝斯先生的肚子，上身靠着年轻的斐礼卜先生的坎肩，右手挽着他的脖子，左手夹着一支烟卷。

拉翡儿象是正和保险公司经理巨布伊先生有所磋商，后来她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谈话："行，心肝儿，今天晚上，我很愿意。"随后，她独自用很快的步儿穿过沙龙，旋起一曲华尔滋舞："今天晚上，要怎样全行。"她高声喊着。

那扇门忽然开了，于是都仑伏先生出现了。许多表示兴奋的叫唤爆发了："都仑伏万岁！"而那个始终旋着身子的拉翡儿快要撞倒在他的胸前了。他用一个怕人的搂抱紧紧地箍住了她，接着一言不发，从地上把她象一片鸟羽似地托起来穿过了沙龙，走到了靠里面的门口，终于在不绝的掌声中，托着他这一件活的包袱，向着那条上通卧室的楼梯上失踪了。

乐骚挑逗前任市长，接接连连地吻着他，并且同时拉着他那两绺长须，使得他的脑袋保持挺直的姿势。她利用都仑伏的榜样发言了："我们走，你照他一样做罢！"于是乎这个老头儿立起来了，整理过自己的坎肩，就跟在乐骚后面走，一面摸索自己的衣袋里的钱。（〔法〕莫泊桑：《戴家楼》《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81—82页）

（4）礼　宾

临发之日，太子丹与相厚宾客知其事者，俱白衣素冠，送至易水之上，设宴饯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声甚哀惨，宾客及随从之人，无不悲泣，有如临丧。荆轲仰面呵气，直冲霄汉，化成白虹一道，贯于日中，见者惊异。轲复慷慨为羽声，歌曰：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嘘气兮成白虹！其声激烈雄壮，众莫不瞋目奋励，有如临敌。于是太子丹复引卮酒，跪进于轲。轲一吸而尽，牵舞阳之臂，腾跃上车，催鞭疾驰，竟不反顾。太子丹登高阜以望之，不见而止，凄然如有所失，带泪而返。（冯梦龙　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1025—1026页）

到了初六日五鼓，羽林卫士摆列在午门外，卤簿全副设了，用的传胪的仪制，各官都在午门外候着。只见百十道火把的亮光，知道宰相到了，午门大开，各官从掖门进去。过了奉天门，进到奉天殿，里面一片天乐之声，隐隐听见鸿胪寺唱："排班。"净鞭响了三下，内官一队队捧出

金炉，焚了龙涎香，宫女们持了宫扇，簇拥着天子升了宝座，一个个嵩呼舞蹈。庄征君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班末，嵩呼舞蹈，朝拜了天子。当下乐止朝散，那二十四个驮宝瓶的象，不牵自走，真是："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吴敬梓：《儒林外史》第409页）

至十五日五鼓，自贾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妆。此时园内帐舞蟠龙，帘飞绣凤，金银焕彩，珠宝生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静悄悄无一人咳嗽。……街头巷口，用围幕挡严。……

急听外面马跑之声不一，有十来个太监，喘吁吁跑来拍手儿。这些太监都会意，知道是来了，各按方向站立。贾赦领合族子弟在西街门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两个太监骑马缓缓而来，至西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幕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隐隐鼓乐之声。一对对凤翠龙旌，雉羽宫扇，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巾、绣帕、漱盂、拂尘等物。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鹅黄绣凤盝舆，缓缓行来。

贾母等连忙跪下，早有太监过来，扶起贾母等来。将那盝舆抬入大门往东一所院落门前，有太监跪请下舆更衣，于是入门，太监散去，只有昭容、彩嫔等引着元春下舆。只见苑内各色花灯闪灼，皆系纱绫扎成，精致非常。上面有一灯匾，写着"体仁沐德"四个字。元春入室，更衣复出，上舆进园。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影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景象，富贵风流。（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204—205页）

（贾母等入宫）来至末前，请安毕，元妃都赐了坐。贾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问贾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贾母扶着小丫头，颤颤巍巍站起来，答应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问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话。元妃又问凤姐："家中过的日子若何？"凤姐站起来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这几年来，难为你操心！"凤姐正要站起来回奏，只见一个宫女传进许多职名，请娘娘定目。元妃看

时，说是贾赦贾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职名，心里一酸，止不住早流下泪来。……一面拭泪，一面传谕道："今日稍安，令他们外面暂歇。"贾母等站起来，又谢了恩。元妃含泪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亲近！"贾母等都忍着泪道："娘娘不用悲伤，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1093页）

流光如水，已过端阳，雯青就同着莘如结伴回苏。衣锦还乡，原是人生第一荣耀的事，家中早已挂灯结彩，鼓吹喧阗；官场卤簿，亲朋轿马，来来往往，把一条街拥挤得似人海一般。等到雯青一到，有挨着肩攀话的，有拦着路道喜的，从未认识的故意装成热络，一向冷淡的格外要献殷勤，直将雯青当了楚霸王，团团围在垓下。好容易左冲右突，杀开一条血路，直奔上房，才算见着了老太太赵氏和夫人张氏。自然笑逐颜开，阖家欢喜。（曾朴：《孽海花》第14—15页）

他在会上的出现，引起了非常特别的情形。所有在场的人，都连忙来迎接他，……乞乞科夫觉得，他几乎同时被许多人所拥抱了。他还没有从审判厅长的拥抱里脱出，警察局长就已经把他围在他的臂膊里，警察局长又交给卫生监督，监督交给烧酒专卖局长，烧酒专卖局长交给建筑技师……那知事，这时正和一对闺秀们站在一起，一只手拿一张糖果的包纸，别一只手拘一匹波罗革那的小狗，一看见乞乞科夫就把两样——包纸和小狗——都抛在地板上，至于使小狗大声的嗥起来……（〔俄〕果戈理：《死魂灵》第310—311页）

这显要人物飘飘然走着，从这一座建筑物到另一座；他底石面孔是不能动底——只有他底蒙古型底鼻子的鼻孔偶然微颤和他底苛刻底嘴皮偶然一缩，但是这一缩的被觉察只是因为他底嘴角上的灰毛的竖起。

"李鸿章，"人们互相私语。"李鸿章！"

而且他们跳开，肃然鞠躬。这古中国的名臣并不看人，他细看他经过的东西，而且只在某些东西前面略停一秒钟，一分钟，颤动着他底鼻孔，抖动着他底胡子。

他底双手藏在阔袖子里，拥在肚子上；但是有一个中国人偶然——显然出于揣测，或是服从一种不能觉察底暗号——小声对 陈 列馆馆长说些什么，然后越更小声地对李鸿章说些什么，低头说着并不看他底脸。

在海陆军陈列馆里，他对他说明那大炮；那老中国人寂然不动，站在它旁边，斜起眼睛看了它几秒钟——然后又飘荡前去。

费布里西将军，整饬了他底胡子，这好象从伏尔加河对岸远方来的长大凶猛的哥萨克人的那种胡子，越过贵宾之前，以司令官姿态指示给他沙皇厅。李鸿章停住。那中国翻译官就慌慌张张，绕了几个圈子，作揖打躬，低声私语——敞开双手，微笑着。

"不可以走在他前面吗？"一个带着许多勋章的相貌堂皇底男人高声质问——质问了，微笑着。"和他并排走可以吗？什么？也不可以吗？任何人都不可以吗？"

"一点不错，大人！"或人用头等车夫的声音回答。那相貌堂皇底男人鼓起两腮，以至满脸通红，想了一想，用法语说道："问问翻译官：那么，谁有权和他并排走？"

每个人都沉默了。然后那头等车夫的声音说，但是这回声音不高：

"大人，翻译官说他不知道；或许你们底——就是我们底——皇帝，他说。"

相貌堂皇底男人摸摸胸上的勋章，恼怒地含糊说：

"真是……什么礼节呀！"

费布里西将军退到李鸿章后面，也红胀着脸，摸摸胡子。（〔苏〕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第一部 576—577页）

（5） 宴 饮

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会友戚，张广乐，具以醪醴，罗以甘洁。初，笳角鼙鼓，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钱塘破阵乐》。"旌铿杰气，顾骤悍栗，坐客视之，毛发皆竖。复有金石丝竹，罗绮

珠翠，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进曰："此《贵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坐客听之，不觉泪下。二舞既毕，龙君大悦，锡以纨绮，颁于舞人。然后密席贯坐，纵酒极娱。（李朝威：《柳毅传》《唐宋传奇选》第26页）

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此去离县治还远。当旦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

武松入到里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来吃。"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一双箸、一碟热菜，放在武松面前，满满筛一碗酒来。武松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这酒好生有气力！主人家，有饱肚的买些吃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来吃酒。"店家去里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盘子，将来放在武松面前；随即再筛一碗酒。武松吃了道："好酒！"又筛下一碗。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来筛。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来筛酒？"……酒家道："客官，你须见我门前招旗上面明明写道：'三碗不过冈'！"……

武松道："休要胡说！没地不还你钱，再筛三碗来我吃！"酒家见武松全然不动，又筛三碗。武松吃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吃一碗，还你一碗钱，只顾筛来。"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饮，这酒端的要醉倒人，没药医。"武松道："休得胡鸟说！便是你使蒙汗药在里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发话不过，一连又筛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来吃。"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筛了三碗酒。武松吃得口滑，只顾要吃；去身边取出些碎银子，叫道："主人家，你且来看我银子，还你酒肉钱够么？"酒家看了道："有余，还有些贴钱与你。"武松道："不要你贴钱。只将酒来筛。"酒家道："客官，你吃酒时，还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吃不的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时，你尽数筛将来。"酒家道："你这条长汉，倘或醉倒了时，怎扶的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汉。"酒家哪里肯将酒来筛。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吃你的！休要引老爷性发，通教你屋里粉碎！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酒家道："这厮醉了，休惹他。"再筛了六碗酒，与武松吃了。前后共吃了十五碗，绰了哨棒，立

起身来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门前来笑道："却不说'三碗不过冈'！"手提哨棒便走。 （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270—271页）

厨下安排停当大盘小碗，拿上来。众人坐下，说了一声动筋吃时，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人人动嘴，个个低头。遮天映日，犹如蝗蝻一齐来；挤眼掀眉，好似饿牢才打出。这个抢风膀臂，如经年未见酒和肴；那个连二快子，成岁不逢羞与席。一个汗流满面，恰似与鸡骨朵有冤仇；一个油抹唇边，把猪毛皮连喉咙。吃片时，杯盘狼籍，啖良久，箸子纵横。杯盘狼籍，如水洗之光滑；箸子纵横，似打磨之干净。这个称为食王元帅，那个号作净盘将军。酒壶番晒又重斟，盘馔已无还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时休，果然都送入五脏庙！ （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十二回4—5页）

忽一日值公宴，见严世蕃倨傲之状，已自九分不豫意。饮至中间，只见严世蕃狂呼乱叫，旁若无人，索巨觥飞酒，饮不尽者罚之。这巨觥约容酒斗余，两坐客惧世蕃威势，没人敢不吃。只有一个马给事，天性绝饮；世蕃固意将巨觥飞到他面前，马给事再三告免，世蕃不依。马给事略沾唇，面便发赤，眉头打结，愁苦不胜。世蕃自去下席，亲手掀了他的耳朵，将巨觥灌之。那给事出于无奈，闷着气，一连几口吸尽。不吃也罢，才吃下时，觉得天在下，地在上，墙壁都团团转动，头重脚轻，站立不住。世蕃拍手呵呵大笑。沈炼一肚子不平之气，忽然揎袖而起，抢那只巨觥在手，斟得满满的，走到世蕃面前说道："马司谏承老先生赐酒，已沾醉不能为礼，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世蕃愕然，方欲举手推辞，只见沈炼声色俱厉道："此杯别人吃得，你也吃得。别人怕着你，我沈炼不怕你！"也撮了世蕃的耳朵灌去。世蕃一饮而尽。沈炼掷杯于案，一般拍手呵呵大笑。唬得众官员面如土色，一个个低着头，不敢则声。世蕃假醉，先辞去了。沈炼也不送，坐在椅上，叹道："咳，'汉贼不两立'！'汉贼不两立'！"一连念了七八句……。 （冯梦龙，《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古今小说》下册第613—614页）

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做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吴敬梓：《儒林外史》第58页）

须臾，酒过数巡，食供两套，厨下捧上汤来。那厨役座的是个乡下小使，他鞋了一双钉鞋，捧着六碗粉汤，站在丹墀里尖着眼睛看戏。管家才掇了四碗上去，还有两碗不曾端，他捧着看戏。看到戏场上小旦装出一个妓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汤碗已是端完了，把盘子向地下一掀，要倒那盘子里的汤脚，却叮当一声响，把两个碗和粉汤都打碎在地下。他一时慌了，弯下腰去抓那粉汤，又被两个狗争着，咂嘴弄舌的，来抢那地下的粉汤吃。他怒从心上起，使尽平生气力，跷起一只脚来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曾踢着，力太用猛了，把一只钉鞋踢脱了，踢起有丈把高。陈和甫坐在左边的第一席，席上上了两盘点心——一盘猪肉心的烧卖，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热烘烘摆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素粉八宝攒汤，正待举起箸来到嘴，忽然席口一个乌黑的东西的溜溜的滚了来，乒乓一声，把两盘点心打的稀烂。陈和甫吓了一惊，慌立起来，衣袖又把粉汤碗招翻，泼了一桌。满坐上都觉得诧异。（吴敬梓：《儒林外史》第136—137页）

又约摸有半点多钟，各菜上齐。管家们送上洗嘴的水，用玻璃碗盛着。营务处洪大人一向是大营出身，不知道吃大菜的规矩，当作荷兰水之类，端起碗来喝了一口，嘴里还说："刚才吃的荷兰水，一种是甜的，一种是咸的；这一种想是淡的，然而不及那两样好。"他喝水的时候，众人

都不在意，只有外国人瞧着他笑。后来听他如此一说，才知道他把洗嘴的水喝了下去。翻译林老爷拉了他一把袖子，悄悄的同他说："这是洗嘴的水，不好吃的。"他还不服，嘴里说："不是喝的水，为甚么要用这好碗盛呢？"大家晓得他有痰气的，也不同他计较。后来吃到水果，他见大众统通自家拿着刀子削那果子的皮，他也只好自己动手。吃到一半，又一个不当心，手指头上的皮削掉了一大块，弄的各处都是血。慌的他连忙拿手到水碗里去洗，霎时间那半碗的水都变成鲜红的了。众人看了诧异，问他怎的。他又好强，不肯说。又回头低声骂办差的，连水果都不削好了送上来。管家们不敢回嘴。三荷包看着很难为情。少停吃过咖啡，客人络续辞去。主人送客，大家散席。（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96—97页）

后来客人渐渐的多了，主人便吩咐开席。磕头道台抢着代做主人，让人喝酒。自从冷荤盘子吃起，以至吃到后四道，一直没有住嘴。末了上了一碗红烧蹄子，他先让众人吃。众人都说："谢谢，实在吃不下了。"他见众人不吃，便拿筷子横着一卷，一张蹄子的皮统通被他卷来，放在饭碗上。只见他拿筷子把蹄子一块一块夹碎，有一寸见方大小，和在饭里，不上一刻工夫，狼吞虎咽，居然吃个精光。依他肚皮，还没有吃饱；因见众人都停了筷子，他亦只好罢休。这桌席散，齐巧有后来的客，多开一席。他又抢着代东，吃过第二顿方才吃饱。（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581页）

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象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甚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的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舐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

出神，象想甚么似的；想了一会，忽然又象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的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甚么呢？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他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3—44页）

那个正襟危坐、威然而稳重的日本军官，在开始时是连李槐英看也不看的。但是酒过数巡，这个人却渐渐活动起来——他同桌上的几个妇人彬彬有礼地点头，互相递菜递酒，只不过偶尔回过头来觑觑李槐英。但是酒越吃得多，他的态度越变得多。同时整个大厅上的日本军官也和这个军官一样——在窒热的酒气中，他们摘下了帽子，解下了指挥刀，斜着眼睛和这些陪酒的妇人调笑起来。而那些请客的老头子则完全被他们遗忘了。（杨沫：《青春之歌》第542页）

梵哑令，中音乐器，木箫，铜鼓，一齐吹奏着古德意志的歌，俄罗斯的舞曲，狂乱的圆舞曲，响亮的安格莱思。从上下两层透光的广厅的圆窗中，透进光来，映出蒙蒙的烟雾。醉客放言着狠亵的谈话，姑娘们脸孔涨得晚霞一般的殷红，穿着里面撑着桶一般裙撑的华丽的裙子，梳着重叠发结的美妇人，狂也似的大笑着。彼得和妇女同桌这还是第一次，莱福忒强他喝茴香酒，他出生以来初次在嘴里喝了酒精。茴香酒在他的血液中燃烧，他微笑着注视安亨的脸。跟着乐声的节奏，他身体中的东西也跳舞了起来，颈项鼓涨了。他紧紧咬住牙齿，遏制了从身体中涌上来狂野的欲念。在一片喧声之中，德国人嘴里唠唠着什么，向他递过酒杯来，他也浑不觉得……安亨故意的露出皓齿，把飘荡的视线注在他的脸上……

好象一天永不会完尽一般，酒宴无限的持续下去。钟表商人法弗尔把长长的红鼻子突进鼻烟壶里，打了喷嚏，忽的脱去了假发，在秃顶上挥舞着，真快活，再也没有比这有味的事了！彼得在次呼拍手声中，伸出长长的胳臂，掀翻了满桌的杯盘，好长的手臂呀——他可以站着伸

到桌对面，指头抚到安亨的头发，抱住她的脸，用嘴唇舐她微笑的口……颈项又鼓涨起来，眼中罩上一层暗光。（〔苏〕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第116页）

今天在食堂前面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不象往常那么挤，也没有排队。先进去再说。

食堂里雾气迷漫，就象澡堂里一样，那是从门外放进来的寒气和很稀的坏菜汤冒出来的蒸气。队员们有的坐在桌子旁边，有的在走道上挤来挤去等空位子。每小队都有两三个队员用木托盘端着菜汤和稀饭在找座位，但是站在走道上的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就喊着叫那些人让开。那些人不理会他们，他们就骂开了："混蛋，傻瓜，快闪开！"而且把托盘一推，碗里的汤汤水水就噗嗒噗嗒往外直溅。他们的那只空着的手也啪啪地直打那些人的脖子。打得好！别站在道上碍事，别东张西望地找人家吃完了的大碗去舔。

在那边的一张桌子后面，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划十字，还没把勺子浸到汤里。这准是一个西乌克兰的人，而且是个新来的。

俄罗斯人却连该用哪只手划十字都忘记了。

坐在食堂里是很冷的，大多数人都戴着帽子吃东西，但并不着忙，他们从黑菜叶下面打捞煮化了的小烂鱼，把鱼刺吐到桌上。当鱼刺在桌子上堆成一堆，轮到下一个队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把它们拂到地板上，然后踩得稀碎。（〔苏〕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下册第553—554页）

席上出现了另一种疯狂。大家已经酒酣耳热，还在那儿碰杯；就连最苍白的脸孔都因有了酒意而变成粉红，好象是为了不让羞耻心在这里出现；阵阵模糊的低语声，好象是海潮上涨的声音，不时象因海浪翻腾而发出怒吼；这儿那儿，人们的眼光都在泛着热情，后来突然间彼此都互相注视着，面且茫然若失；我不晓得是什么风把所有这些朦胧的醉意都吹拢一起。一个女人站起来了，好象是在还平静的海面上，第一股首先感觉到风暴的到来，而冲起来给大家预告的波浪；她做一下手势要

大家平静下来，一口喝干她杯里的酒，随着她的动作，她把头发弄散了；一头金色的卷发围披在她的肩头上；她张着嘴唇想唱一支饮酒歌；她的眼睛半闭着。……突然间她变得象死人般苍白，于是倒在她的椅子上了。

……在这种喧闹里，人们不可能辨别任何声音；笑声，歌声，甚至叫嚷声，全都混做一团。（〔法〕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第 102 页）

所有的眼光都向她射过来了。不久香味散开了，它增强了人的嗅觉，使得人的嘴里浸出大量的口水，而同时腮骨在耳朵底下发生一阵疼痛的收缩。几个贵妇人对这个"姑娘"而生的轻视变成猛烈的了，那简直象是一种嫉妒心，要弄死她，或者把她连着银杯子和提篮以及种种食品都扔到车子底下的雪里去。

……

几张嘴不住地张开来又合拢去，吞着，嚼着，如狼似虎地消纳着。鸟老板坐在角儿上等着消化，一面低声劝他的妻子也学他的样子。她抗拒了好半天，随后她肚子里经过一阵往来不断的抽掣，她让步了。这时候，她丈夫用宛转的语句，去请教他们的"旅行良伴"是否允许他取一小块儿转给鸟夫人。她带着和蔼的微笑说，"可以的，当然，先生。"接着她就托起了那只瓦钵子。

有人拔开第一瓶葡萄酒的塞子了，这时候却发生一件尴尬的事，只有一只杯子。于是只好在一个人喝完以后，经过拂拭再传给第二个人。只有戈尔弩兑偏偏把嘴唇去接触羊脂球在酒杯上吮过还没有干的地方，无疑地这是由于表示献媚。

这时候，卜来韦伯爵两夫妇和迦来——莱马东先生两夫妇，受到这些吃喝着的人的围绕又被食品发散出来的香味弄得呼吸迫促，都简直如同当达勒一样只好熬受这类可恨的苦刑。忽然间，厂长的青年配偶发出了一声使得好些人回头来望的叹息，她脸色白得和外面的雪一样了；眼睛闭了，额头往下低了，她已经失了知觉。他丈夫急得发痴，恳求大家援救。每一个人都失了主意。这时候，那个年长一些的嬷嬷扶着病人的头，把羊脂球的酒杯塞到病人的嘴唇缝儿里，使她吞了几滴葡萄

酒。漂亮的贵妇人动弹了，张开眼睛，微笑了，并且用一种命在垂危者的声音说自己现在觉得很好了。不过，为了教这种病状不再发作，嬷嬷又强迫她去喝一满杯葡萄酒；而且还说道："这因为饿极了，没有旁的。"

这样一来，羊脂球脸上发红，而且进退两难了，她望着这四个始终空着肚子的男女旅客们，一面吞吞吐吐地说，"老天，我是不是敢于向这两位先生和这两位夫人献出……"说到这里，她害怕惹起一种顶撞，就没有再往下说。

鸟老板发言了："还用多说！在这样子的情况里，大家都是弟兄，而且应当互相帮助。赶快罢，夫人们，不必讲虚文哟，请接受罢，自然哪！我们可知道是否还找得着一间屋子过夜；照我们的车子这样走法是不能在明天中午以前到多式的。"他们仍旧迟疑，没有一个敢于负起责任来说一声，"可以。"

不过伯爵来解决问题了。他转过身来对着这个胆怯的胖"姑娘"，接着显出他那种世家子弟的雍容大度向她说道，"我们用感恩的态度来接受，夫人。"

只有第一步是费事的。一下越过了吕必功河，人就简直为所欲为。提篮的东西都搬出来了。它还盛着一份鹅肝冻，一份云雀冻，一份熏牛舌，好些克拉萨因的梨子，一方主教桥的甜面包，好些小件头甜食和一只满是醋泡乳香瓜和圆葱头的小瓷缸。羊脂球也象一切的妇人一样最爱生的蔬菜。（〔法〕莫泊桑：《羊脂球》《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15—17页）

（6） 赌 博

当时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张乙赌房里来，便去场上将这十两银子撇在地下，叫道："把头钱过来我博。"那小张乙得知李逵从来赌直，便道："大哥且歇这一博，下来便是你博。"李逵道："我要先赌这一博。"小张乙道："你便旁猜也好。"李逵道："我不旁猜，只要博这一博，五两银子做一注。"有那一般赌的，却待要博，被李逵撇手夺过头钱来，便叫道："我博兀谁？"小张乙道，"便博我五两银子。"李逵叫一声，胡腾地博一个

叉。小张乙便拿了银子过来，李逵叫道："我的银子是十两。"小张乙道："你再博我五两，快，便还了你这锭银子。"李逵又拿起头钱，叫声："快！"脆腊的又博个叉。小张乙笑道："我叫你休抢头钱，且敢一博，不听我口，如今一连博上两个叉。"李逵道："我这银子是别人的。"小张乙道："遮没是谁的，也不济事了。你既输了，却说甚么？"李逵道："没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来还你。"小张乙道："说甚么闲话？自古赌场上无父子，你明明地输了，如何倒来革争？"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口里喝道："你们还我也不还？"小张乙道："李大哥，你闲常最赌的直，今日如何恁么没出豁？"李逵也不答应他，便就地下掳了银子，又抢了别人赌的十来两银子，都搂在布衫兜里，睁起双眼，就道："老爷闲常赌直，今日权且不直一遍。"小张乙急待向前夺时，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个赌博的一齐上，要夺那银子，被李逵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这伙人打得没地躲处，便出到门前，把门的问道："大郎那里去？"被李逵提在一边，一脚踢开了门，便走。那伙人随后赶将出来，都只在门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没道理，都抢了我们众人的银子去！"只在门前叫喊，没一个敢近前来讨。（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467—468页）

那些掷色的，在那里呼么喝六，攒钱的在那里唤字叫背；或夹笑带骂，或认真厮打。那输了的，脱衣典裳，裹巾剃袜，也要去翻本，废事业，忘寝食，到底是个输字；那赢的，意气扬扬，东摆西摇，南闯北蹅的寻酒头儿再做，身边便袋里，搭膊里，衣袖里，都是银钱。到后捉本算帐，原来赢不多，赢的都被把梢的，放囊的，拈了头儿去。（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1219页）

其间有一小姬，年最少，貌最美，独是他输得最多。见沈将仕风风世世，连掷采骰。带着怒容，起身竟去。走至房中转了一转，提着一个羊脂玉花樽到面前，向桌上一搜道："此樽值千缗。只此作孤注，输赢在此一决。"众姬问道："此不是尔所有，何故将来作注？"小姬道："此主人物也。此一决得胜固妙，倘若再不如意一发输了去，明日主人寻究，定

遭颦蹙。然事势至此，我情已极，不得不然！"众人劝他道："不可赶兴。万一又输，再无挽回了。"小姬拂然道："凭我自主，何故阻我！"坚意要掷。众人见他已怒，便道："本图欢乐，何故到此地位？"沈将仕看见小姬光景，又怜又爱，心里踌躇道："我本意岂欲赢他？争奈骰子自胜，怎生得帮衬这一掷输与他了，也解得他的恼怒；不然，反是我杀风景了。"看官听说：这骰子虽无知觉，极有灵通，最是跟着人意兴走的。起初沈将仕神来气旺，胜采便跟着他走，所以连掷连赢。歇了一会，胜头已过，败色将来，况且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情愿认输，一团锐气已自馁了十分了。更见那小姬气忿忿，雄赳赳，十分有趣，魂灵也被他吊了去。心里忙乱，一掷大败。小姬叫声："惭愧！也有这一掷该我赢的。"即把花樽底儿朝天，倒将转来。沈将仕只道止是个花樽，就是千缗，也赔得起。岂知花樽里头尽是金钗珠琲塞满其中，一倒倒将出来，辉煌夺目，正不知多少价钱，尽该是输家赔偿的。沈将仕无言可对。郑李二人与同诸姬公估价值，所值三千缗钱。沈将仕须赖不得，尽把先前所赢尽数退还，不上千金；只得走出叫家僮取带来箱子里面茶券子二千多张，算了价钱，尽作赌资还了。（凌濛初：《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二刻拍案惊奇》第184—185页）

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

"青龙四百！"

"咳～～开～～啦！"桩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满面的唱。"天门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铜钱拿过来～～！"

"穿堂一百——一百五十！"

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

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

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Q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柱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迭。他兴高采烈得非常：

"天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04—105页）

……于是一面忙着烧香，一面也就忙着推起牌九来。

起首是丰点王摆的庄，天法叔就坐在他的对穿门。下注的人虽然不多，看的人却团团地围了一大面。

"牌风倒真的来了，独掷骰子配了穿门的！"岸上有人在说。

天法叔便推出一个双角打在穿门上。

丰点王把骰子抓在手里说道："再打，多打些，独掷骰子配了穿门的。"

"多打？就多打！"天法叔又打了个双角。

"再打！要饭吃，再打！"

天法叔把第三个双角拿了起来；但忽而想到一个双角是六双草鞋的代价，手有些发抖了，便又停住了。

"确落"一下，另一个双角从岸上丢下来了。而且喊道："穿门！"

天法叔把它放整了，又疑惑地去摸摸他口袋里的角子。

"打吓！"丰点王还等着，而且催促他。

"打吓！"岸上也催他，而且埋怨他。"你等着，你要等冷了牌风么？"可仍是没有添下去。但一掷转，天法叔却是一副"天罡"。

再来，所有的注码都堆在穿门了，天法叔却还没有出注。于是岸上又喊道："倍注！"

天法叔的手发抖得厉害了，迟疑了好多时，仍只摆出他的原注去。

"倍注吓！"岸上又喊道。于是天法叔才又添上个双角。

"再两角！"岸上喊是喊过的。但天法叔却没有添。于是一掷转，又来了副"天罡"。

丰点王的嘴唇有点儿白儿，可还拍着自己的脑门子说道："这个，靠这个东西，哼！天法咬不了我的！"

"靠着运气，我要慢慢的咬！"天法叔鼓起勇气回答着。也算安慰他自己。结果，天法叔还是赢了。（魏金枝：《赌》《魏金枝短篇小说选集》第64—65页）

"哇，三翻！"一会胖子欢笑的粗莽的吼叫，送进兵士夹有半截烟支的耳朵。在小镇上僻静街巷的老太婆家里，这兵士曾偷着去搓过好几次麻将的。那主人的女儿替她抱膀子赢过清三翻的晚上，菜油灯下摇晃的人影，露出一个金牙齿，斜着眼睛笑的容颜，通映到他记忆的幕上了。刚才的忿怒，悄悄地溜走了，自然又睡不着，倒是渴想去看看人家搓麻将。……

甲板上起重机的侧边，搓麻将的就在那儿。胖子之外，那三个对手的脸盘子，也满有油水，不用说都同胖子一般地过得惬意。牌势已在三翻之后，另转到一个新的局面了。他们只瞟一瞟这刚来的射着羡慕眼光的兵士，就仍然敏捷地摸着打着，毫不白费一点时光去注意旁的东西。然而，那胖子就突然耸耸鼻管，做出仿佛察觉了有谁带来臭的气味。会意了的兵士，便把衔有烟支的嘴角，歪扭了一下，做个敌对的怪样子，随即很老气地坐在旁边看。这搓麻将的地方着实宽，除搓麻将的四人外，还可以容下两个身于躺，安置一副行李，不过已被几个想借旁观来过赌瘾的人蹲踞着了。他们正同兵士一样，闪着研究的眼光，观看摸进打出的牌，随着赌场战士的忽喜忽怒，激动着自己的心情，就时而失声地叹气，时而得意地叫好。

搓麻将的战士，饿了，也辛苦了，取出饼干罐头牛肉一类的军粮，大嚼。

旁观的瘾客，吞吞口水，散去了。（艾芜：《太原船上》《艾芜短

篇小说选》第 167—168 页）

（7） 妓 院

不到三天，彩云就择定了吉日良时，搬进燕庆里。子固作主，改换新名，去了原来养母的姓，改从自己的姓，叫了曹梦兰。定制了一块硃字铜牌，插了金花，挂上彩球，高高挂在门口。第一天的开台酒，当然子固来报效了双双台，叫了两班灯担堂名，请了三四十位客人，把上海滩有名的人物，差不多一网打尽，做了一个群英大会。

……梦兰本是交际场中的女王，来做姐妹花中的翘楚，不用说灵心四照，妙舌连环，周旋得春风满座。等到华灯初上，豪宴甫开，骥东招呼诸人就座。梦兰亲手执了一把写生镂银壶，遍斟座客。（曹朴：《孽海花》第 320 页）

……他怀疑这是否那个出名的白房子了。他大着胆往屋子那边走，屋门上都挂着草帘子，新挂上的，都黄黄的有些光泽。他听人讲究过，这里的妇人，在夏天，都赤着背，在屋外坐着，招呼着行人。那来照顾她们的，还老远的要唱着客调，显出自己并不是外行。为什么现在这么安静呢？难道冬天此地都不作买卖了么？

他正在这么猜疑，靠边的那一间的草帘子动了一下，露出个女人头来。祥子吓了一跳，那个人头，猛一看，非常象虎妞的。他心里说："来找小福子，要是找到了虎妞，才真算见鬼！"

"进来吧，傻乖乖！"那个人头说了话，语音可不象虎妞的；嗓子哑着，很象他常在天桥听见的那个卖野药的老头子，哑而显着急切。

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个妇人和一铺小炕，炕上没有席，可是炕里烧着点火，臭气烘烘的非常的难闻。炕上放着条旧被子，被子边儿和炕上的砖一样，都油亮油亮的。妇人有四十来岁，蓬着头，还没洗脸。她下边穿着条夹裤，上面穿着件青布小棉袄，没系钮扣。祥子大低头才对付着走进去，一进门就被她搂住了。（老舍：《骆驼祥子》第 211—212 页）

醉鬼用脚不住踢船，蓬蓬蓬发出钝而沉闷的声音。且想推篷，搜索不到篷盖接榫处。于是又叫嚷："不要赏么，婊子狗造的！装聋，装哑？甚么人敢在这里作乐？我怕谁？皇帝我也不怕。大爷，我怕皇帝我不是人！我们军长师长，都是混账王八蛋，是皮蛋鸡蛋，寡了的臭蛋，我才不怕！"

另一个喉咙发沙的说道：

"骚婊子，出来拖老子上船！"

并且即刻听到用石头打船篷，大声的辱宗骂祖，一船人都吓慌了。大娘忙把灯扭小一点，走出去推篷。男子听到那汹汹声气，挟了胡琴就往后舱钻去。不一会，醉人已经进到前舱了，两个人一面说着野话，一面还要争夺同老七亲嘴，同大娘、五多亲嘴。且听到有个哑嗓子问："是什么人在此唱歌作乐？把拉琴的抓来再为老子唱一个歌。"

大娘不敢作声，老七也无了主意，两个酒疯子就大声的骂人：

"臭货，喊龟子出来，跟老子拉琴，赏一千！英雄盖世的曹孟德也不会这样大方！我赏一千，一千个红薯。快来，不出来我烧掉你们这只船！听着没有，老东西！赶快，莫让老子们生了气，灯笼子认不得人！"

"大爷，这是我们自己家几个人玩玩，不是外人。……"

"不！不！不！老娘子，你不中吃。你老了，皱皮柑！快叫拉琴的来！杂种！我要拉琴，我要自己唱！"一面说一面便站起身来，想向后舱去搜寻。大娘弄慌了，把口张大合不拢去。老七人急智生，拖着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醉鬼懂到这个意思，又坐下了。"好的，妙的，老子出得起钱。老子今天晚上要到这里睡觉！……孤王酒醉桃花宫，韩素梅生来好貌容……"

这一个在老七左边躺下去后，另一个不说什么，也在右边躺了下去。（沈从文：《丈夫》《沈从文小说选集》第92—93页）

她们夜间纵酒行乐，早晨和白天却昏睡。下午两点多钟或者三点多钟，她们才疲乏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由于饮酒过多而喝碳酸矿泉水，喝咖啡，只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在各处房间里懒洋洋地走动，或者隔着窗帘往外晒，无精打采地互相骂上几句。然后漱洗，抹油，

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衣服跟鸨母吵架，仔细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描眉毛，吃油腻的甜食，然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绸衫，走进陈设华丽、灯光辉煌的大厅。客人陆续到来，于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同男人们通奸，其中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差不多象是孩子的，有老态龙钟的，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的，有穷的，有健康的，有得病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界的，有文职的，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各种阶层、年龄、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嚷叫声夹杂着调笑声，打架声混合着奏乐声，吸烟喝酒，喝酒吸烟，音乐从傍晚一直演奏到天明。直到早晨她们才闲下来，昏昏睡去。（〔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14—15页）

（8）科考

到了龙门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行主人应诺，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着，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众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来。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死了人，为甚么这样号淘痛哭是的？"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

此时周进哭的住了。那客人道："这也不难。现放着我这几个弟兄在此，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纳监进场，若中了做官，那在我们这几两银子。就是周相公不还，我们走江湖的人，那里不破掉了几两

银子？何况这是好事。你众位意下如何？"众人一齐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见义不为，是为无勇。'俺们有甚么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在地上就磕了几个头……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 31—33 页）

……娄朴点过名，又到了外监试点名处，高喝道："搜检无弊！"到散卷处按名给卷。过了龙门，认了号房，径分东西，照号而入，伺候老军钉帘挂篮。见了同号诸友，说明江浙山陕籍贯，问明子午卯酉科目，有前辈，有同年，有后进。或叙祖上年谊，或叙父辈寅好，好不亲热，好不款洽。日落铺毡坐卧，双眸三寸烛，斗室七尺躯，养精蓄锐，单等次日文战。内中也有失谈至三更尚未就寝的。

五更题纸下来，只听老军喊道："众位老爷看题！"这号门就如蜂拥一般，哄哄攘攘。已知者搔鬓吟哦而旋，未知者张口吁喘而来。日色东升，注砚吮毫，各抒妙思，径达名理。老学究掀髯讲题，确乎有见；美少年摇膝搦管，旁若无人。到了日入时辰，有就寝酣声如雷者，有索茗而裹龄如歌者，各随其天性之所近，互展其向日之所长。有污卷而辄辍者，谓三年不过转瞬。有换卷而另缮者，叹一刻应值千金。到次日纳卷，认径而投，执签而出。 （李绿园：《歧路灯》第 950 页）

五 劳动类

(1) 农 牧

这时候的人们，已经跟打仗冲锋的时候一样了：有的摔掉了草帽，有的脱去了布衫，所有的镰刀都闪着亮光，好象人也飞、镰刀也在飞、麦子也在飞，白杨套的麦地里好象起了旋风，把麦子一块一块吹倒又吹成摇；从白杨套往村子里去的路上，牛车、骡车、驮子、担子，在宽处象流水，到窄处象拧绳，村边打麦场上的麦垛子一堆一堆垒起来。
(赵树理，《老定额》 《赵树理小说选》第423—424页)

拉麦子的大车冲出村子，一辆、两辆、三辆……车后边卷起一股子黄色的烟尘。铃声叮叮，马蹄哒哒，红缨鞭子噼拍响；赶车人唱着河北小调儿，男子汉捏着嗓子唱女腔，招笑极啦！

不一会儿，大车开进了麦地里，跟车的社员们，手里拿着绳子和木杈，一个个从车上跳下来；有一个人跳下来没有站稳，闹了个屁股墩儿。

……

刚刚停下镰刀的社员们，都自动地跑过来，帮着搬麦子、归堆和装车。

有的用杈子挑；有的用手抓着，抱起麦个儿往车上扔。不一会儿，每辆车都装得象一座小山，上去几个人在上边摆，下边有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喊着号子摇着"绞杆"，那小胳膊一般粗的绳索，把麦个子紧紧地缠住……

一辆辆大车装完了，装得满满的，高高的，跟车的小伙子先把杈子从车下扔上去，人也爬上去，趴在车顶上，还在上边打了个滚儿，跟割麦子的人嘻嘻哈哈地说着笑话。车把式庄严而又高傲地摇着鞭子，顺过

长套里的牲口，又靠在车辕子上，“驾哦”地一吆喝，大车便带着响声，顺着大路往回走，晃晃荡荡的，象一个吃饱了粳米干饭大炖肉的胖子。（浩然：《艳阳天》第1194—1195页）

我们穿过密密的风雪爬上大堤，一看，喝！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昼。我恍然大悟，这一定是万金农业社的抽水站工地了。沉箱工程已近尾声，一条大管子象一条黑蟒一样从坑底下吸水，一个芦席搭的水泵房里机器卜卜——卜卜紧响。不少人穿着长筒胶皮靴、胶布裤，在冰水里面劳作着。高架空中的钢索，把一块块水泥预制块吊起来，然后送到下面去。安装抽水机的基墙已砌起半截墙脚。顺着巨大坑沿上，纵横交错地搭着的木跳板上，担泥送土的人，上上下下，忙碌不堪。悬吊空中的电灯，给风吹得摇摆不定，雪雾就象一卷白毯布在旋转，在抖擞，在飞舞。（刘白羽：《一个温暖的雪夜》《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第337页）

列文更注意地凝视着伊凡·帕尔米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把干草装上车去。伊凡·帕尔米诺夫站在车上，接受，放好，并且踏平大束的干草，那是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灵巧地递给他的，她先是一抱一抱地递上来，后来才用叉子叉上。年轻的农妇从容地，愉快地，敏捷地劳动着。压紧的干草不容易叉上她的叉子，她先把干草耙松，用叉子刺进去，然后用敏捷的，有弹性的动作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叉上，然后立刻把她的系着红带的背一弯，她昂起身子，挺起她那白衬衣下面的丰满的胸部，灵活地转动起叉子，把一束束的干草高高地抛上车去。伊凡，显然想尽力免除她的不必要的劳动，连忙大大地张开两臂接了她投来的一束束的干草，把它们平平地安放在车里。当她把最后剩下的干草耙拢来了的时候，年轻的农妇拂去了落在她颈子上的草屑，理了理垂到她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皙的前额的红头巾，她爬上车来帮着捆打。伊凡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甚么话，他大声笑出来。在两人的面孔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强烈的，年轻的，刚刚觉醒的爱情。（〔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402页）

过了那棵杨树，一条条麦田如同耀眼的黄地毯那样从大道直伸到山顶。山坡上的麦子已经割完，捆成一束束，山麓的麦田却刚在收割，……六个割麦子的人站成一排，挥动镰刀，镰刀明晃晃的发亮，一齐合着拍子发出"夫希！夫希！"的声音。从捆麦子的农妇的动作，从割麦人的脸色，从镰刀的光芒可以看出来海暑在烤他们，使他们透不出气来。一条吐出舌头的黑狗从割麦人那边迎着马车跑过来，多半想要吠叫一阵吧，可是跑到半路上却站住，淡漠的看那摇着鞭子吓唬它的简尼斯卡；天热得狗都不肯叫了！一个农妇直起腰来，把两只手放到疲痛的背上，用眼睛盯紧叶果鲁希卡的红布衬衫。究竟是衬衫的红颜色中了她的意呢，还是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子女，那可不知道，总之她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瞧了他很久……（〔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157页）

那两匹褐色马已经往北跑去，消失不见了，可是基多知道，它们很快就会停下来，因为它们已经疲倦了，而这匹母马却可能继续往前跑到湖床边缘，回到它所熟悉的山里去，在那儿卡车是无法追踪的。他驾着卡车笔直往前开，而且加快速度，不过一分钟光景，他已赶到母马后面。他开到母马的左边，因为小马驹在母马的右边跑着。他发现母马的身躯很大，怀疑它是否真是一匹野马。他在母马侧边行驶，眼睛打量着母马的侧腹，想要找出一个火印来，可是这匹母马好象不曾打过火印。接着，他透过他右首的车窗，看见套绳飞出去，落在母马的头上，他也看见母马的头高高扬起，随后又往后退。他把头往右面转过去，一面用左脚的靴子踩着刹车，看见母马拖着一个轮胎站住不动了，那自由的小马驹望着母马，紧紧挨在它身旁快步走着。于是他笔直往前，越过平坦的湖床，朝着两个黑点开去，这两个黑点迅速扩大，直到变成那两匹褐色马，它们正静静地站在那儿望着驶来的卡车。他把卡车驶到它们中间，当它们飞跑起来的时候，站在左面的佩尔斯套住了一匹，盖伊几乎同时套住了另外一匹。（〔美〕米勒：《不合时宜的人》《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170页）

（2） 工 矿

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场面，一条高大整齐的“山岭”把两个山头联在了一起，一条条巨蟒似的卷扬机趴在大坝上，沙土、石块象长了腿，自动地流到坝顶上。坝上坝下到处是人，汽车、推土机在匆忙地奔跑……。（王愚坚，《普通劳动者》 《普通劳动者》第207页）

掘土机嘎啦嘎啦地响着，一阵阵的红色尘土终日不停地从开采沙金的申请地上升起。人们象一些形状古怪、动作缓慢的小虫，在山脊上移动。有的在矿井周围操作，有的拖运沙土，有的正开发新的场地，绞盘轧轧地响。石头倒在石堆上的轰隆声，泥土下崩的哗啦声，单调乏味地响个不停，打破了周围原野上的神秘的寂静。不时有人在呼唤自己的伙伴，那喊声就象歌一样地在晴朗的天空下荡漾着。 （〔澳〕普里查德，《沸腾的九十年代》第146页）

在挖掘坑里，四个男子的工作也恢复了。往往，不让身体再冷去，他们缩短吃饭的时间；他们的面包砖，这样远离阳光，带着无声的贪馋吃了下去，使他们的胃里仿佛装满了铅块。侧面卧倒，击得更凶，他们的脑里只有补足巨数煤车的固定观念。一切都消失于这争得利益的辛苦与狂热里，他们已不再感到淅沥滴下、膨胀他们肢体的水，被迫蹲伏着的蜷缩姿态，以及他们处于昏暗的窒息底下，如地窖里的植物一样，渐渐变得灰白的可怕情况。时间慢慢流逝过去，空气里格外中毒；油灯的烟雾熏热，弥漫着呼吸的臭味和窒息的爆炸气，它们象蜘蛛网似的妨碍眼睛，只有夜间的通风，才给它们扫除出去。蹲伏在他们的矮凳洞穴深处和土地的重压底下，他们的燃烧胸口已没有气息，而他们仍不断向煤层里凿击与挖掘。 （〔法〕左拉：《萌芽》第70页）

嘉黛琳决定去装满她的煤车，然后推动它。廊道太宽阔了，她不能伸向两边，支撑到木头上，她的一双赤脚，在轨道中间揉曲，寻找一个支

点，坚硬的胳膊向前，身材折成两半，她慢慢溜跑。等到她沿着陶土墙前进时，火的苦刑重新开始，如雨的汗水立刻一大颗一大颗，从她的全身滴下。刚到替换站的三分之一路程，她就这样冒汽，眼睛被溅盲了，黑的泥污已玷污了她的全身。她的狭小衬衫，象浸了黑水，胶住她的皮肤，因两腿的走动，一直升到腰部；她受了那么痛苦的束缚，她必须再放弃工作。

……

不能再忍受了，她感到除去她的衬衫的需要。这已变成苦刑，这衬衫的些微褶绉已截割她，燃烧她，她抵抗，她还愿意推动，她被迫再站起来。于是对自己说，她将到替换站再给穿上，她很快拉去身上的一切：绳子与衬衫。她那么狂热，倘若可能的话，她会扯掉她的皮肤。现在，全身赤露，很可怜，如低下头奔跑，象从道路泥污里，找寻自己生命的畜生一样，她继续工作，她的臀部溅满了煤粉，脏土一直玷污到肚皮，她简直和出差马车的一只雌马没有分别。用她的"四脚"，她拚命推动。（〔法〕左拉：《萌芽》第438—440页）

这铁店如同藏匿在许多树的下面似的。店里光线很弱，仅仅一座大炼炉的红焰发出强大的反光，照着五个赤着胳膊的铁匠在震耳的激响中间向砧上打铁，他们都是站着的，兴奋得象一群魔鬼，眼光专注着他们所打的那块红铁；而他们的迟钝思想随着他们的铁锤一上一下。……只听得一下子，那五柄锤子一齐在那铁砧上面活动起来。他们拿着铁这样地一直打到晚，都象那些满意的锤子一样地强健愉快，斐立卜的铁锤竟盖住了旁人的铁锤的激响，如同一座大教堂的大钟在节日发出那阵超乎其它一切钟声之上的巨吼一般，一下一下带着一阵震耳的巨响锤击着。面他本人却睁起那双热烈的眼睛，站在那些火星的当中热烈地煅铁。（〔法〕莫泊桑：《西孟的爸爸》《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146—148页）

一座又高又大的建筑，用铁柱支撑着，墙壁高处开了大的黑洞，为的是流通外面的空气——屋顶反应出铁锤的响声和熔炉的吼声，混杂

着烧红了的铁浸到水里的喷啧声，还有上百种的在别处从未听到过的新奇的非人间的怪声——在这一个阴沉沉的地方，在火与烟中，一群人就象巨人般在那里工作着，他们好象鬼怪似地行动，模模糊糊地，出没无常地，热火把他们烤得又红又痛苦，手里拿着巨大的武器，如果错误地落到人身上的话，那管保会把脑壳敲个粉碎。另外几个人正在煤堆上或灰堆上躺着，面向着漆黑的天空，……另外几个人，打开白热的熔炉口，向火里加添燃料，火苗窜出来呼呼有声地迎接燃料，象舐油似地把它吞食下去。还有另外几个人，扯出烧红了的大块钢板，丁当地放在地上，钢板喷射出令人难挡的热气和又暗又深、就象把野兽眼睛染红了的光。（〔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 407—408 页）

（3） 航 运

整一队的拉纤夫，帽子上饰着花朵和丝绦，正和颈项挂珠圈、发带花条的他们的瘦长的女人和情人作着别，大声的在吵闹；轮舞回旋着，清歌嘹亮着，快把整个码头闹翻。搬运夫们却在喧嚷、吵闹、勇猛的叫喊中，用钩子钩起了九普特重的包裹，装在脊梁上，把豌豆和小麦倒进空船里面去，还连袋滚下了燕麦和压碎麦；远处是闪烁着袋子和包裹积迭起来的大堆，好象一座炮弹的金字塔，裹满着空地，这谷麦库巍然高耸，一直要到帆船和船舶装载起来，那走不完的舰队和春冰一同顺流而去。（〔俄〕果戈理：《死魂灵》第 269 页）

锚链的叮当声，运货车挂钩的轧轧声，不知哪儿掉到石头路上的铁皮的锉锵声，木材嗡哑的撞击声，马车的辘辘声，轮船的时而尖锐得刺耳、时而低沉地长鸣的汽笛声，码头装卸工、水手和税警的吆喝声——所有这些声音组成了劳动日的一片震耳欲聋的音乐，它喧嚣地回荡着，低沉地笼罩在港湾上空。一阵阵新的声浪（它们一会儿低沉呜咽，严峻地震撼着周围的一切，一会尖利、昂扬，冲破着尘雾弥漫的炎热的空气），从地面上冉冉升起，与原来的音乐声会合在一起。（〔苏〕高尔基：《契尔卡什》《高尔基短篇小说选》第 63 页）

一个满脸胡髭的高个子，穿一件哥萨克式紧腰外衣，浑身湿漉漉的，看样子一定是货船的主家或是主家的代理人。他忽然带着鼓动意味大声喊叫：

"好小子们！——我赏你们喝一桶！我的小强盗们！——两桶也成！快干吧！"

在黑暗里，从不同的角落发出几个人的粗哑声音：

"来三桶吧！"

"三桶就三桶！你们尽管加油干吧！"

于是工作的狂流越发来得汹涌了。

……

船舷外面波浪翻滚，甲板上大雨哗哗地落，河面上狂风咆哮，在黎明的薄雾里，这群水鸡儿似的半裸体的人们，一个劲儿地跑来跑去，喊着，笑着，夸耀着自己的力气和劳动。这当儿风已经吹开沉重的乌云，从一小块蔚蓝的天空上露出了红色的阳光，这群快活的猴儿们抖动着笑脸上湿淋淋的胡髭，向太阳齐声狂叫起来。这些可爱的两只脚的猿猴，干起工作来是多么聪明灵巧，是怎样忘我地陶醉，真叫人想跟他们拥抱，亲吻。

……

后来人们回到小火轮上来，一个个都跟醉鬼似的睡着了。等火轮驶到喀山码头的时候，他们便象灰色泥流一样涌上了沙土河岸，直奔小酒馆去喝他们的三桶窝特卡了。（〔苏〕高尔基：《我的大学》第23—25页）

河港码头又喧哗，又耀眼，就象蓝焰烟火一样，它使原来商人饭店这一带的生活简直成了活受罪。装卸绞盘机低声嗥叫，吊车哒哒直响。绞盘机刹车时发出小猪仔一样的尖喊，吊车要婉转些，但有时也轰的一声，象老柴油机大发雷霆。正在休息的轮船放出嘶哑的蒸汽声，象牙痛一样令人心烦，几十艘汽艇的马达轧轧直响，带水下桨片的轮船呜呜吼叫……（〔苏〕利帕托夫：《伊戈尔·萨沃维奇》第63页）

川崎船靠近了，可是大浪好象把川崎船跟本船分放在跷跷板的两头，彼此一高一低地猛烈摇荡。浪头一阵又一阵涌在小船和大船之间，把船身摇晃得很厉害。明明已经到了眼前，就是靠不到一起。——叫人看着又急又恨。缆索从甲板上扔下去，没有扔中，只白白溅起一阵水沫，落到海里，象一条海蛇。人们把缆索拉起来，重新扔下去，这样扔了好几次。大船上大家齐声叫嚷，可是小船上没有回答。渔工们的脸紧张得象石头一般一动也不动，眼睛呆呆地瞪着，好象瞧见了什么。——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深深地印进渔工们的心头。

缆索又扔下去了。开始是螺旋形地——接着象一条鳗鱼似地伸下头去，斜斜地打在伸出双手来抓缆索的渔工的脖子上。大家叫一声"啊哟"！那渔工一下子就倒下去了。可是终于把缆索抓住了！——结实地捆上了小船，滴着水点，拉成一条直线。在大船上望着的渔工，不觉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日〕小林多喜二：《蟹工船》《蟹工船》第122—123页）

（4） 渔 猎

……人喊声、犬叫声，更加逼近拢来，且听见了两下枪响。还来不及掉转身子看时，一只负伤的鹿子，正没命地朝谷地上奔跑过去。后面尾追着一群黑色的狗，一面跑，一面还在嗥叫。接着，便有两个拿枪、一个拿叉子的年轻人，从林里钻出，一看见狗已咬着了鹿子，就一齐欢叫起来，不管践踏不践踏禾苗就赶了过去。首先给鹿子肚上一刀，取出肠子肝脏之类来，丢给狗些，然后拿绳子捆着，两人便抬了起来，朝右边走去。（艾芜：《乌鸦之歌》《艾芜短篇小说选》第69页）

尼德·兰准备攻打的这条海马，身躯巨大，身长至少超过七米。它在水面上躺着不动，好象睡着了，这种情况就比较容易猎取。

小艇小心地挨近海马，只有五六米远了。所有的桨都挂在铁圈子上不动。我身子站起一半。尼德·兰全身有些往后仰，老练的手挥动鱼叉，把叉投出。忽然听到一声呼啸，海马沉下不见了。鱼叉用力过

猛，可能是打在水中了。

“鬼怪东西！”愤怒的加拿大人喊道，“我没有打中它！”

“打中了，”我说，“那东西受伤了，瞧，那不是它的血？不过你的叉并没有钉在它的身上。”

“我的鱼叉！我的鱼叉！”尼德·兰喊。

水手们又划起来，小艇艇长让小艇向浮桶划去。鱼叉收回来，小艇就追赶那海马。

海马时时浮到海面上来呼吸。它受到的伤没有使它的气力削弱，因为它跑得非常快。小艇由健壮的路腾划着，迅速追上去。好几次只相距几米了，加拿大人就要投叉了，但海马立即沉下，躲开了，简直不可能打中它。

……

我们在一个钟头内，不停地追赶它，我正在想，捕捉它恐怕是很不容易了，但这个东西忽然起了不良的报复念头，这是它要后悔的呢！它回过身来，攻击小艇。海马的这种行径逃不过加拿大人的眼光。

“小心！”他说。

小艇艇长说了几句他的奇怪语言，当然是他通知水手们，大家要小心警戒。海马到了离小艇二十英尺的水面上停住，它那不在嘴尖端，而在嘴上部敞开的大鼻孔，突然吸着空气。然后，鼓起气力，向我们扑来。

小艇不可能躲开它的冲撞，艇身翻倒了一半，海水跑进艇中有一两吨之多。这水必须排出去。由于艇长的机灵，艇身只是斜面的而不是正面的受到海马攻击，所以没被撞翻沉没。尼德·兰紧靠在小艇前头，把鱼叉向巨大的动物刺去，这东西牙齿咬住小艇的边缘，把小艇顶出水面，象狮子咬小鹿那样。我们都被撞翻，彼此身子压着，如果不是那狠命地跟海马战斗的加拿大人把叉打中了动物的心脏，我真不知道这次的冒险打猎将怎样结束呢。

我听到牙齿在小艇铁板上的喳喳声响，海马沉没不见了，把叉带走了。但不久小木桶浮上水面来，一会儿，海马的躯体现出，脊背翻过来了。小艇划向前去，把它拖在后面，向诺第留斯号划去。（[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296—298页）

（5） 其 它

整千整百的母鸡，好象颜色斑驳的小圆石一样，散在养鸡的院子里。老安金姆拿着一根枯树枝在里面看管。微风吹拂着他的灰色胡须，吹干了他的额上的汗珠。“喂鸡者”在养鸡的院子里到处走着，用他的毡靴赶开那些阻着他的去路的鸡，他的肩上背着装满半袋粗谷的布袋，他把谷物从谷物仓到棚舍，一路撒成一条细线。鸡在他的脚边好象沸汤一样的骚动，不停的发出它们的慌乱的，不安的啼叫。（〔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 206 页）

他上了猪圈，把那儿的雪扫开了有两码多的地方，把杀猪的床放在猪圈前面，把绳子和刀子都放在手跟前。一只知更雀，落在离猪圈最近的一棵树上，看到这种准备工作，觉得太阴惨了，就饿着肚子飞开了。这时候艾拉白拉也到猪圈这儿来了，裘德拿着绳子，进了猪圈，把那个猪套住了；这时候，那个害了怕的畜生已经叫起来了，起初是尖声叫，表示吃惊，跟着又连续地高声叫，表示愤怒。艾拉白拉把猪圈的门开开了，他们两个把猪抬起来，把它四脚朝天地放在杀猪的床上。裘德按住了它，艾拉白拉就往猪床上绑它，绑的时候，先用绳子把它的腿兜住了，免得它挣扎。

这时候，那个畜生叫唤的声音变了性质了。现在不是愤怒的叫声，而是绝望的叫声了，而是拖长了、慢下来、表示绝望的叫声了。

“我指着我的灵魂赌咒，我豁出去不要这口猪，也强似干现在这样事！”裘德说。“还是我自己亲手喂大了的畜生哪。”

“快别当这样软心肠的傻瓜啦！就用这把刀好了，有长尖儿的这一把。我得嘱咐你，千万可别扎得太往里去了。”

“我要一下就把它扎死，好给它个痛快，一定得那么办。”

“千万可别那么办！”她喊着说。“肉里的血必须放干净了，肉才好；要血放干净了，就得叫它慢慢地死。肉要是带血发红，那咱们卖的时候，二十镑就要少卖一先令了。只扎到了血管子就够啦，就是这样。我是

在养猪的人家长大的，所以我懂得。凡是内行的屠户，都要猪慢慢流血，它至少流八分钟或者十分钟的工夫再死才好。”

“我不管它的肉怎么样，我愿意它死得越快越好，顶好连半分钟都不用。”裘德坚决地说。他曾看见过屠夫宰猪，现在他就按照他们的办法，先把猪仰着的脖子上的鬃毛刮掉了，然后把猪身上外层长油那一部分拉了一个口子，跟着用尽了全力把刀子扎了进去。

“哎呀，你这个短命的，”她喊着说，“你真把人家招急了，人家才说这样话！你扎得太猛了！我这儿还一个劲儿地老跟你说——”

“你不要说啦，艾拉白拉。你慈悲慈悲这个可怜的畜生吧！”

这件事做得固然非常外行，但是却做得非常仁慈。猪血流的时候，不是她所要的那样，滴滴达达地流，而是他所要的那样，洪涛一般地流。现在这个要死的畜生叫唤的声音，又变了一种腔调了，那也就是它最后的一种腔调：表示痛苦的尖声喊叫。它那双定了神儿的眼睛，一直地盯在艾拉白拉身上，很明显地表示尖锐的责问，好象是说，它最后到底明白了，他们以前好象是它唯一的朋友，却原来这样阴险凶狠。

“别让它再叫啦！”艾拉白拉说。“它这样叫法，一定会把别人招到这儿来。我不愿意别人知道咱们自己动手宰猪来着。”她把裘德扔在地上的那把刀拾起来，把它插进猪脖子上原先扎的口子里，把猪的气管子戳折了；这样一来，猪就马上不再出声儿了，只有要死的时候喘的那种气由刀戳的窟窿那儿呼呼地冒出来。

“这样好一点儿啦。”她说。

“这种事真叫人恶心！”他说。

“猪还能不宰吗？”

那个畜生打了最后的一个拘挛，并且，虽然有绳子捆着，却用尽了它最后的力气踢了一下，跟着流出有一勺子那么多的黑色血块来，原先滴滴达达地流的鲜血几秒钟以前就已经停止了。（[英]哈代：《无名的裘德》第75—77页）

六 交易类

(1) 商 号

她又在那儿替人做招牌了！仍然是糖食店，店前安置着两个球盘，后半部有无数穴孔，前半部有木球五个；从穴孔有画线导致盘周，置放着糖人、糖鱼、糖饼之类的彩品。木球滚去嵌入穴孔时便能得彩，彩品多寡大小是不均等的。这样一种诳小孩子的东西，而聚集着的人群不断地投滚。一角钱滚五球，连滚十次的也有。一球一球地滚去，要滚五十次。滚的人是买她的笑，她以笑来买他们的钱，我恨杀了！我看见她笑一次，我心里就要痛一次。她是站在盘后监督着球盘的，她公然要笑！ (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 《沫若文集》第5卷102页)

第二天，林先生的铺子里新换过一番布置。将近一星期不曾露脸的东洋货又都摆在最惹眼的地位了。林先生又摹仿上海大商店的办法，写了许多"大廉价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贴在玻璃窗上。这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三，正是乡镇上洋广货店的"旺月"。

十点多钟，赶市的乡下人一群一群的在街上走过了，他们臂上挽着篮，或是牵着小孩子，粗声大气地一边在走，一边在谈话。他们望到了林先生的花花绿绿的铺面，都站住了，仰起脸，老婆唤丈夫，孩子叫爹娘，啧啧地夸羡那些货物。……林先生坐在账台上，抖擞着精神，堆起满脸的笑容，眼睛望着那些乡下人，又带睛着自己铺子里的两个伙计，两个学徒，满心希望货物出去，洋钱进来。但是这些乡下人看了一会，指指点点夸羡了一会，竟自懒洋洋地走到斜对门的裕昌祥铺面前站住了再看。林先生伸长了脖子，望到那班乡下人的背影，眼睛里冒出火来。
(茅盾：《林家铺子》 《茅盾文集》第七卷202—203页)

周掌柜——来了还没有两天——要把三合祥改成蹦蹦戏的棚子：门前扎起血丝胡拉的一座彩牌，"大减价"每个字有五尺见方，两盏煤气灯把人们照得脸上发绿。这还不够，门口一档子洋鼓洋号，从天亮吹到三更；四个徒弟，都戴上红帽子，在门口，在马路上，见人就给传单。这还不够，他派定两个徒弟专管给客人送烟递茶，哪怕是买半尺白布，也往后柜让，也递香烟，大兵，清道夫，女招待，都烧着烟卷，把屋里烧得象个佛堂。这还不够，买一尺还饶上一尺，还赠送洋娃娃，伙计们还要和客人随便说笑；客人要买的，假如柜上没有，不告诉人家没有，而拿出别种东西硬叫人家看；买过十元钱的东西，还打发徒弟送了去，柜上买了两辆一走三歪的自行车！（老舍：《老字号》《老舍短篇小说选》第122页）

那里，在马路的宽阔处，一切生活的全貌都陈列出来、表现出来了：象潮水一般的消费者占据了各咖啡馆，点心铺也挤满了人，各种货架吸引了群众，特别是金饰店，正在那里烧炼大块的银器，更吸引了不少人。从四个街角，四个十字路口，仿佛那些马车和行人汇成的河流正在膨胀，成为一种不可分解的混乱；公共马车站更增加了它的障碍，那些跑街的车子，排成了一条线，把人行道也堵住了，几乎从铁栅栏这头到那头都是这样。萨加尔的眼睛却只注意着较高的几级台阶上，那里，那些穿外套的先生如联珠似地在阳光下一个接一个地在走动。随后，他的眼睛又移向那些柱子，那里有稠密的人群，黑魆魆地象蚂蚁般地蠕动，仅仅因为那些面孔的苍白色才显得有一些光亮。人们全是站着的，根本看不见那里的椅子；位置于大钟底下的所谓"场外"，也有不少人在那里进行交易；他们形成了一个环形，不禁令人猜想那里面的混乱，想起连空气都为之颤动的疯狂的语言和举动。（〔法〕左拉：《金钱》第27页）

（2）集市

牲口市场在集市的尽头接近河滩的地方，是个空场上钉了些木桩，拉着几根大绳，大绳上拴着些牛、驴、骡、马。进了场的人，眼睛溜着一

行一行的牲口；卖主们都瞪着眼睛注意着走过自己牲口跟前的人们；牙行们大声夸赞着牲口的好处，一个个忙乱着扳着牲口嘴唇看口齿，摸着买卖各方的袖口搞价钱。场外的人围了好几层，很不容易找到个缺口。（赵树理：《三里湾》第 196 页）

阴历十一月二十三，黄堡镇逢集。街上的庄稼人特别拥挤。有送余粮的，有到银行营业所存款的，有拿卖余粮的钱买东西的，有领着闺女在集上和对象第一次见面的，有“恋爱”已经成功到镇上来照相的……街道是庄稼人的海，几家饭馆里传出嚎叫的猜拳声，那是富农们在用野蛮的呐喊，发泄他们窝在心里头的郁闷！（柳青：《创业史》第一部 569—570 页）

用“人山人海”这个词儿形容柳镇的集市一点儿也不算夸张。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着各种各样的衣裳，拿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掺和在一起，揉成了一个整块儿似的；你挤我，我挤你，推来拥去；身子瘦小灵巧的人沾了光，身体胖的，块头大，再笨重一点儿的，那可就倒楣了；不要说背着筐子、挑着担子的人，不能从这条正街上通过，就是光挎着一个篮子，也得举到头顶上去。可以这样说：如果这会来一阵子飘泼大雨，保险湿不着地皮。

所有的人都是快活的，被谁踩了一下子或者撞了一下子，既不会吵闹，也不会横眉立眼儿，连理会都不理会。所有的人兴致都是那么高，碰见卖什么的都想挤到银前看一看，买与不买，总得开开眼。所有的结着伴的人都在大声喊叫，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不喊叫他们就会失掉联系，不用最大的声音，扒在耳朵边说，也不用想听清楚说什么。（浩然：《艳阳天》第 898—899 页）

又是个好晴天，没有风，没有尘土，太阳也不毒，明净、清爽；那金色的田野里，淹护着无数条小路；小路从不同的方向通往正南的柳镇。路上走着各种各样的行人。挑担的，推车的，赶驴驮子和骑自行车的，还有步行的，男女老少全都有。人们一群一伙，互相打招呼，开玩笑，谈论

着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新闻，这里那里，不断地爆发着笑声。

到了集市附近，人们聚拢到一起，就更加热闹喧哗了。小贩的叫卖声，饭摊上的刀勺声，牲口市上牛羊的叫声，宣传员们的广播声，嗡嗡地汇成一片。

小百货摊五光十色的招牌啦，供销社陈列货品的橱窗啦，摆在街头的农具、水果、青菜啦；平谷过来的猪石槽子，蓟县过来的小巧铁器，从潮白河上过来的欢蹦乱跳的大鲤鱼，从古北口外边过来的牛羊啦，这个那个，充塞了好几条街道。把乡村、城镇所有特产品的精华都聚集到这里来了，象个博物竞赛会。它既显示着北方农村古老的传统、优良的习惯、丰富的资源，又显示着新农村生产的发达和朝气蓬勃的景象。（浩然：《艳阳天》第 909 页）

罗斯托夫车站上的人简直是拥挤不堪。地板上抛弃的烟卷头和葵花子皮直没到脚踝。许多警卫步兵在车站的广场上出卖公家发的制服、烟草和一些偷来的东西。在大多数南方的沿海城市看来很平常的各种民族的人群缓缓地移动着，喧闹着。

"阿司莫罗夫的烟卷儿，阿司莫罗夫的零卖烟卷儿！"一个卖纸烟的男孩子大声喊叫。

"贱卖，市民先生……"一个样子很神秘的东方人，象变戏法一样对着彭楚克的耳朵边悄悄地说，并且朝着自己的鼓胀的大衣衣襟挤眼睛。

"干炒葵花子儿！这儿有葵花子儿！"许多在车站进口地方作买卖的大姑娘和小媳妇儿用各种腔调吱吱喳喳乱叫。

六个黑海的水兵一面在人群里穿过，一面哈哈大笑着高声谈话。他们身上都穿着节日的礼服，结着武装带，钮子闪着金光，肥大的裤脚扫着尘土。许多人一看见他们就客客气气地向后退去。（〔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 741—742 页）

戈德镇的广场，简直是一大堆乱轰轰的，一大堆的人和畜的杂拌儿。牛角，乡下土财主的长毛绒的高帽子和女人的头巾之类，同时都在这会场的人堆儿的头顶上浮动。种种尖锐刺耳的叫唤，组成了一阵不

断的和野蛮的喧嚷。有时候，一个快活的乡下人的强壮胸堂里忽然吐出一道爆发的大声音，或者一条系在墙边的母牛忽然长号一次，那些喧嚷就被盖住了。

这一切的味儿象是牛栏，牛乳和牛粪，牛草和人汗；腾出了酸恶难闻，人畜混杂而且是庄家汉所特有的味儿。

……

他立刻羼入那个大声叫唤的和行动迟缓的人堆儿里了，这个人堆儿正因为不断地讨价还价搞得乱轰轰的。乡下人考查那些出卖的母牛，疑惑不定地去了又回来，始终害怕上当，永远不敢下个决心，却反而窥探卖主们的眼色，无止境地搜索人的诡诈和牲口的毛病。

乡下女人们把那些大篮子放在自己的脚边以后，就从篮子里取出好些鸡捆在泥地上，这些鸡的脚都是缚住的，眼睛显得慌慌张张，冠子全是红得异样的。

她们静听着顾客们还的价钱，摆出干脆的神情和自若的面目，坚持自己所讨的原价，或者也突然一下子决定依从那种还出来的贱价，就高声向着那个慢慢走开的顾客喊道：

"这算是说定了，安汀老板。我卖给您。"（〔法〕莫泊桑：《绳子》《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386—388页）

（3） 拍 卖

草鞋塞在裤裆里，满神气地、又象作贼一般逃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去找主顾。

立刻想着：这该怎样措词，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价钱上不致折本呢？

这简直是一般的原则，货在商人店里，贵得如同宝贝，真是言不二价的；等落到你我手中，而要拍卖的时候，虽然你并不曾用过，可那价钱就照例减少一半。这双草鞋，由我的手托到街头标卖，准于亏本了，还说什么呢？然而，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结下的局面，我得弄点小聪明，

就是装假也不要紧。真的，为了必须生存下去，连贼也要作的，如果是逼到非饿死不可的时候。围绕我们的社会，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出本来面目的好人。真诚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话，那须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假如我一进店时就向店老板申明，来的我正饥饿着，店账毫没把握，那我真要睡在街边吃警察的棒了。

依据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车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

"喂，你们要草鞋么？新从昭通带来一批，这是一双样子，看！要不要？"

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象个有经验的老板样，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

一个喜爱地说："这太贵了！"

一个摆摆短鬈的下巴道："不经穿哪！"

一个悠然自足地说："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

这行市，实在太坏，我有点着急了。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贩，问我的价："一双多少钱？"

"你要买几双？"作得真象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问，"多，价钱就让一点。只买一双，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这个价钱买的，并不心狠，本想喊高一点，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

"嘿，再添一点钱，就够买一双布鞋了！哪有这样贵？"小贩就装着不看货了，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堆数。

我抓着草鞋给他看，说："看，这是昭通草鞋哪！"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别于昆明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装成象行家也似地在说话。

"不管你什么昭通来的，草鞋总是草鞋，不象蛋会变鸡嘞！"小贩微微地歪着嘴讥讽我起来了。

我的脸，不知怎的，登时红了，气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

"两百文！卖吗？"他突然还我一个价钱。

"三百五！"我掉头答，足放松一点。

"一个添，一个让，二百五。"一个黄包车夫打总成。

"就是他说的好了！"小贩高声叫着我，我站住了。

"三百！一个也不少！"坚持我的价钱。

"去你的！不要了。"

我去走了一大转，找了一大批主顾，黄包车夫、脚夫、小贩、小伙计。象留声机器把话重说了许多次：一挑草鞋……样子一双……买得多就减价。然而，结果糟糕得很，不是还价一百六，就是一百八，仿佛他们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卖了草鞋才吃饭的。

我没有好办法了，就只得仍走回去找这卖花生胡豆的小贩，由二百五的价钱卖出。但他却拿出不摆不吃的嘴脸，鼻子里哼哼地应我。大概我刚才挂的假面孔，已给窘迫的神气撕掉了。因此，落得他目前装模做样。最后，他才"唔"的一声说，"不要！这草鞋不经穿哪！"

这真是碰了一个很响的壁罗，我掉身就跑。

"好！两百，两百！"他又这样抓住了我。

这一声是实际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而这二十文之于此时此地的我，价值是大到无可比拟。于是我就卖给他了。

酱黄色的铜板（一枚值二十文）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数放在我的掌上，一共十个。我小心得很，又把铜板一个一个地掷在阶石上，听听有没有哑板子，——这举动，全不象一个贩卖一挑货物的商人了，但我已顾不到这些。

同时侧边的黄包车夫说："呵，两百文一双，那我们也要。再去拿几双来！"

"不卖了，不卖了！"我有点气。但这气不久就消失了。

如同在袋那放了十个银元，欢愉在我的唇边颤动。（艾芜：《人生哲学的一课》《艾芜短篇小说选》第4—7页）

这个地方是那么宽敞，要不是有那低低的栅栏，四十对男女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里面跳马祖卡舞，但是栅栏把法庭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容纳观众，一部分举行拍卖。容纳观众的那个地方放着几把藤靠椅，拍卖场里搭着一个木板台，上面放着一张形如马蹄铁的大桌子，铺着绿色绒布。伊克纳西先生瞧见桌旁站着三个官吏，脖子上戴着项链，脸上装出上议院议员的那副自命不凡的神色，这就是执行吏。每个执行吏的前

面放着一迭有关不动产拍卖的文件。桌子跟栅栏之间，以及栅栏后面都拥挤着一群生意人。他们站着，仰起头注视着执行吏，那种聚精会神的模样儿，连那些虔诚地观察天象的修道士也会嫉妒的。（〔波〕普鲁斯：《傀儡》第470页）

在大门口就能听到拍卖估价人的喊叫声。

房间里挤满了好奇的人。

所有花街柳巷的名媛都到场了，有几个贵妇人在偷偷打量她们。这一次她们又可以借着参加拍卖的名义，仔细瞧瞧那些她们从来没有机会与之共同相处的女人，也许她们私下还在暗暗羡慕这些女人自由放荡的享乐生活呢。

F公爵夫人的胳膊撞上了A小姐；A小姐是当今妓女圈子里一位典型的薄命红颜；T侯爵夫人正在犹豫要不要把D夫人一个劲儿在抬价的那件家具买下来；D夫人是当代最风流最有名的荡妇。那位Y公爵，他在马德里被认为在巴黎破了产，而在巴黎又被认为在马德里破了产，而实际上连每年的收入都没有花完。这会儿他一面在跟M太太聊天，一面却在和N夫人眉来眼去调情。M太太是一位才气横溢的短篇小说作家，她常想把自己讲的东西写下来，并签上自己的大名。漂亮的N夫人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穿的衣衫离不了粉红和天蓝两种颜色，有两匹健壮的黑马为她驾车，这两匹马托尼向她要价一万法郎……她如数照付；最后还有R小姐，她靠自己的才能挣得的地位使那些靠嫁妆的上流社会妇人自愧勿如，使那些靠爱情的女人更是望尘莫及。她不顾天气寒冷，也赶来购买一些东西，注意她的人还真不少。

……

我必须一提的是，当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女人中间虽有很多人是死者生前的熟人，但这会儿似乎对死者毫无怀念之情。

大家高声谈笑，拍卖估价人声嘶力竭地大声叫喊。坐满在拍卖桌前板凳上的商人们拚命叫大家安静，好让他们稳稳当当做生意，但谁也不睬他们。象这样嘈杂喧闹的集会倒是从未见过。（〔法〕小仲马：《茶花女》第15—17页）

当敲三点钟的时候，军需兵们便将两只盖着红色大蜡印，标着西尔维斯特的名字的帆布袋搬到甲板上；这是拿来拍卖的——死人的东西照章必须拍卖，——他所有的衣裳，他在世时所有的东西。而那些水兵便很高兴地跑来站在周围。在一只病院船上，人们既常常看到这种布袋的拍卖，因而再也无所感动了。再则，在这船上，西尔维斯特并不怎样被人知道。

他的短罩衫、衬衣、蓝条汗衫等，都被人摸着，翻着，随后便以某个数目被人买去了。买的人再提高价值转卖给人玩耍着。

现在轮到那被人估价五十个苏的重要的小匣了。匣中的信札和勋章早已取出，预备交给他的家属；可是那里面还留着有抄写歌曲的簿子、孔子的著作，以及祖母伊文勒放在那儿给他缝补用的线、钮扣、针，和种种零星东西。

随后，那举示拍卖品的军需兵，拿出西尔维斯特在一个宝塔里面劫来预备送给歌忒的两尊小小的佛像。这两尊佛像样子是那么怪特，以至当它们以这样恶劣的命运出现时，大家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可是这些水兵虽是这么笑着，却并不是由于无情，而只是由于缺少思虑。

最后出卖的是两只布袋。买的人立刻将袋上的名字涂去，而将自己的名字写在那上面。

拍卖完了，便有人将落在那异常清洁的甲板上的灰尘和绳屑，细心地扫掉。

而水兵们便快快活活地回转去玩弄他们的鹦鹉和猴子。（〔法〕罗逖：《冰岛渔夫》第108—109页）

（4） 股 票

他是焦急地盼望着赵伯韬和杜竹斋的电话。他们的公债投机就在今天决定最后的胜负：从前天起，市场上就布满了中央军在陇海线上转利的新闻。然而人心还是观望，只有些零星小户买进，涨风不起。昨天各报纸上大书特书中央军胜利，交易所早市一声开拍，各项债券就涨上二三元，市场上密密层层的人头攒挤，呼喊的声音就象前线冲锋，什么

话也听不清，只看见场上伸出来的手掌都是向上的。可是赵伯韬他们仅放出二百万去，债价便又回跌，结果比前天只好起半元左右。这是据说大户空头还想拚一拚，他们要到今天看了风色再来补进。吴荪甫他们胜负因此只在这十二小时之内便见分晓。明天就是交割期！（茅盾：《子夜》第183—184页）

在一阵疯狂的举动中，可怕的喧哗竟到了这种程度，经济人互相之间的说话都听不见了。他们完全堕入激励他们的那种职业上的狂热之中，他们继续指手划脚；因为这方面的令人耳聋的低调早已无能为力，那方面的象笛子似的尖声更是微弱得等于零了。人们看见他们张开了大口，但听不见有丝毫明晰的声音从口里出来，现在只能用手来说话了：手掌由内转向外，意思就是抛出；由外转向内，意思就是买进；指头蜷起来就是比数量；头动一下，便足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这仿佛是一种使人群大为惊讶的毫无理性的行动，非内场人简直莫名其妙。在高处，电报台上，妇女们的头偏着，在这种不寻常的景象之前，她们现出又惊异、又恐怖的样子。在华金交易处，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斗殴，一种中央突击，甚至是要动起拳头来的样子。至少穿过大厅这一面来去的两条人流，时时使那麇集的人群变动自己的地位；这些人群不断地分散，又不断地集拢，有如船身前进中的激浪一样，不断消失，不断产生。在现货交易处与期货交易处之间，在人头浮动的浪潮之上，只有那三个牌价记录员还依然坐在他们的高椅子上。他们象沉船后漂浮在水上的残余之物，那几本登记簿成了几片白色痕迹罢了。由于人们向他们报告的牌价的迅速变动，使他们不得不时而掉向左边，时而又掉向右边。特别是在现货交易处那一厢房内，拥挤到了极点，甚至于看不到面孔，只能看到密集的人头黑森森地在那里蠕蠕浮动，只有那凌空摇动着的笔记本子上一些小金字才使这些头发有点光亮。在期货交易处的场内，这时已充满了那些揉皱了的签条，于是形成了一种五颜六色的花彩。场的四周，有灰色的头发，有发亮的脑盖，有因吃惊而惨白的面孔，有发疯似的伸长着的手，有乱蹦乱跳的身子，如果没有那些栏杆把他们拦着，他们仿佛就会跑出来互相吞噬一样。这最后几分钟的慌乱情形传

染了所有的人，在大厅中人们互相挤轧，那简直是一种大践踏，是被人放在一个太窄小的过道中的牛羊群的混乱状况。所有的外套都因拥挤而看不见了，这时，只有那些缀着在玻璃窗透进来的暗淡光线下发出亮光。（〔法〕左拉：《金钱》第 367—368 页）

今天正是哈维·麦克斯威尔的忙日。股票行市指示器开始痉挛地吐出一卷卷的纸条，电话机犯了不断营营发响的毛病。人们开始拥进事务所，在栏杆外探进身来向他呼唤，有的高兴，有的慌张，有的疾言厉色，有的刻毒狠恶。信童捧着信件和电报跑进跑出。事务所里的书记跳来跳去，活象风暴发作时的船上的水手。甚至毕丘不露声色的脸上也泛起了近似有生气的神态。

交易所里有了飓风、山崩、暴风雪、冰川移动、火山爆发；自然界的那些剧变在经纪人的事务所里小规模地重演了。麦克斯威尔把他的椅子往墙边一推，腾出身体来处理业务，忙得仿佛在跳脚尖舞似的。他从股票行市指示器跳到电话机，从写字桌跳到门口，灵活得象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小丑。（〔美〕欧·亨利：《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第 52 页）

（5） 贩 奴

男奴隶，女奴隶，一个个从船长前面走过的时候，船长总是耸耸肩膀。他觉得男的太瘦小，女的太老或者太年轻，他抱怨黑种人现在退化了。

“全都退化了，”他说，“从前真是大不相同。女的身高一米八，四个男的赤手空拳就能把一艘巡洋舰的绞盘转动，把主锚拉上来。”

虽然这样，他一边挑剔，一边还是在那些身体壮健、长相不错的黑人中作了初步选择。这些人，他肯付通常的价钱；不过，其余的，他则要求大大的减价。而塔芒戈却在这方面维护自己的利益，拚命赞扬自己的商品，谈谈找奴隶的困难和贩卖奴隶的危险。结果他对白人船长准备装上船的奴隶要了一个价格，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价格。

翻译一旦把塔芒戈的要价译成法语以后，勒杜听了又惊又气，差点儿翻倒在地；接着，他嘀嘀咕咕，恶狠狠地咒骂了一阵，站起来，仿佛要同一个这么不讲道理的人断绝一切交易似的。塔芒戈忙把他留住，好不容易才使他重新坐下。又开了一瓶酒，谈判又重新开始。这回轮到黑人认为白人的还价是荒唐的和毫无道理的了。大家大声嚷嚷，争论了许久，拚命灌烧酒，可是烧酒对订约双方产生的效果很不相同。法国人酒喝得越多，价钱还得越低；非洲人酒喝得越多，价钱让得越大。这样，等到一篮烧酒喝完后才达成了协议。一些劣质棉布，加上一些火药、打火石、三大桶烧酒、五十支没有修好的步枪，交换了一百六十名奴隶。船长为了表示交易成功，拍了拍已有七、八分醉意的黑人的手掌。黑奴马上交到法国水手手里，水手急忙卸下黑奴头上的木叉子，换上铁制的头枷和手铐。这倒真是足以显示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法]梅里美：《塔芒戈》《梅里美小说选》第34—35页）

……一场拍卖奴隶正在开始。

"来啊！来啊！斯波特锡尔维尼亚的先生们，我这批黑奴是你们一辈子也没见过的最棒的黑奴！"拍卖商一面对人们喊着，他们年轻力壮的助手就一面把一个老女奴拽上台来。"一个好厨娘！"他开始叫喊——但是这个老女奴却疯狂地向围观人群中的一个白人挥舞双手，尖声嚷道："菲力浦少爷！菲力浦！你难道忘了，你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替你和你兄弟们的爸爸干活了！我知道我现在老了，不中用了。可是，主啊，求求你留下我吧！菲力浦少爷，我一定好好干活！求求你，少爷，别让他们在南方的什么地方把我活活打死吧！"

……

"救救我，上帝啊，耶稣啊，主啊，救救我吧！"她喊叫着，人贩子的黑人助手开始粗暴地把她推向奴隶棚。"你那双黑手别碰我，黑鬼！"她尖叫道。人群哄然大笑……

"这一批里最棒的，先生们！"来到台上的是一个年轻黑人，眼里迸发着深仇大恨，宽宽的胸部和肌肉丰满的身躯布满了一道道新近毒打下来的又肿又红的鞭痕。"这家伙只缺点儿提醒！他的伤很快就会好

的！他能把骡子犁得爬倒在地上！一天能给你摘四百磅棉花！看 看他！天生的种黑人——要是你的女奴不能每年下仔的话！卖什么价 都算是便宜货！"这个戴镣铐的年青人卖了一千四百块钱。

一个大肚子的混血女人哭泣着被带上台来……"买一个得两个，也可以说白送一个，就看你怎么看了！"拍卖商喊叫着。"现在小黑孩子一生下来就值一百块！"这女人卖了一千元。

下面一个被人用锁链拖着扯上台来，实 在 令人看不下去了……这个十几岁的黑姑娘害怕得浑身颤抖着……拍卖商开始说那些招徕顾客的话了，……"一个经过良好训练的使唤丫头，你要是要买一个下崽仔的货色，那她是第一流的！"他 猥亵地使着眼色说道。为了引人更仔细地观察一番，他突然把姑娘的宽大长袍衣领上的带子松开了，衣服一下退落到她脚下。她尖声叫着，哭泣着，猛地放下双臂竭力地要在贪婪的人群前遮盖她那赤裸的身躯。有几人还挤向前去，伸手捅她、抚弄她。

〔美〕哈利，《根》第 426—427 页）

七 政治类

(1) 游 行

然而这一天，在"大上海"纵贯南北的一条脉管(马路)上，却奔流着一股各色人等的怒潮，用震动大地的呐喊，回答四年前的炮声。

……

……走在前头的，是长衫先生，洋装先生，旗袍大衣的小姐，旗袍不穿大衣的小姐，短衣的象学生，短衣的象工人，象学徒，——这样一群人，手里大都有小旗。

这样的队伍浩浩荡荡前来，看不见它的尾巴。不，它的尾巴在时时加长起来，它沿路吸收了无数人进去：长衣的和短衣的，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

有些人(也有骑脚踏车的)，在队伍旁边，手里拿着许多纸分给路边的看客，也和看客们说些话语。忽然，震天动地一声喊——

"中华民族解放万万岁！"(茅盾：《大鼻子的故事》《茅盾文集》第八卷61—62页)

一会儿，四周就都是人了，纵横交错的队伍将他团团围住，他被带着往前走。口号声振动着他的耳膜，他感到热血在血管里沸腾。他个儿高，左顾右盼，四下张望。这支勇往直前、蔚为壮观的游行队伍使他惊叹不已。

看不见哪儿是路了……

哈赛内尼先生看到的是一个波涛汹涌响声震天的海洋：

看不见哪儿是路了……

这万头攒动的海洋，象是一颗民族的心脏急遽地跳动着，沸腾着。

重大的事件刺伤了这颗自尊的心，流出腥红的热血，它使人们情绪激昂，热血奔腾……（[埃]台木尔：《游行示威……》《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第230页）

这种毫无秩序的行动逐渐有了一个方向——人群从聂夫斯基大街涌到摩尔斯卡雅街。到了那儿，大家又往路中心挤。有几个仿佛发育不全的小伙子，默默地、心事重重地打头儿跑着。在十字路口，便帽在飞，阳伞在挥动。摩尔斯卡雅街上嗡嗡地响着"乌拉！乌拉！"的喊声。孩子们尖声打着口哨。到处尽是盛装的女人，站在停着的马车上。人群慌慌张张地涌进伊萨基耶夫斯基广场，四散到各处，钻过广场的栅栏。到处都是人——窗子上，屋顶上，大教堂的花岗石台阶上。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望着一阵阵的烟从德国大使馆那暗红色大厦的上层窗子里冒出来。从破碎的窗子里，可以看见人们在里面跑来跑去，把一捆捆的纸往下面人群里撂，这些纸便向四面八方飞散开去，慢慢地落下来。每次冒出一股黑烟，或者从窗口里扔下一样东西的时候，人群中就爆出一阵吼声。可是就在那一个房子前面，两个巨大的铜人勒着两匹铜马缰绳的地方，那几个仿佛发育不全的、心事重重的人又出现了。人群沉寂下去，倾听着铁锤的铮铮声。右边的一个巨人晃动了，哗啦啦倒在人行道上。人群咆哮起来，从四面八方涌过去，没命的挤轧。"把它们弄到莫伊卡河里去啊！把这些鬼东西弄到莫伊卡河里去啊！"第二座铜像又倒下了。一个戴夹鼻眼镜的胖女人，一把揪住安托希嘉·阿尔诺尔杜夫的肩膀，往他耳朵边嚷道："我们要把它们统统沉下去，年轻人！"人群朝莫伊卡河移动。可以听到救火车的嘶叫声，铜帽子老远在闪烁。骑巡队在街角上出现了。（[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两姊妹》第149—150页）

巴黎到处都有人向奈依进军，一小群一小群的，也有象我们这样浩浩荡荡的大队。只要有一百人，就迈步前进；只要有四个人，就挽起了胳膊。

这是些零碎的军队，他们正在汇合起来；这是些共和国的破布，在

死者的血泊里又粘在一起。这是布吕多姆叫做造反的毒龙的那头怪兽，它伸出了一千个被同一个思想联结在躯体上的头，眼睛里射出了愤怒的火光。

舌头不发出嘶声，红布也不摇动。彼此间用不着交谈，因为谁都知道大家要干什么。

心里充满了斗争的希望，——口袋里也充满了。（〔法〕儒勒·瓦莱斯：《起义者》第132—133页）

（2）集会

人越来越挤了。形迹可疑的苍白的脸，混在人堆里等机会。水已经给搅动了。每走一步，水就更混浊一些。好似从河底下浮起来的气泡一样，有些声音互相呼应；唿哨声，无赖的叫喊声，在喧闹的人堆中透露出来，令人感到积聚的水势。街的那一头，靠近奥兰丽饭店的地方，声音尤其宏大，象水闸似的。警察和士兵拦着去路。大家在那儿不由得挤做一堆，又是叫嚷，又是吹哨，又是唱，又是笑……那是群众的笑声，因为他们不能用说话来表白种种暧昧的情绪，只能用笑来发泄一下……

……大家越挤越紧，象一群牲口，觉得全群的热气流到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人凑成了一个整体，而每个人都等于是全体，跟巨人勃里阿莱一样。热血的怒潮不时在千首怪物的胸中直冒，眼睛含着仇恨，声音含着杀气。躲在第三四行的人开始扔石子了。好些人在临街的窗口张望，仿佛是看戏；他们一边刺激群众，一边焦灼不耐的等军队开火。（〔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72—73页）

瞧！那些黑压压的群众，现在正在踏脚。他们穿过大街小巷，从乡下和城里来到这儿。可以看见一个个目光专注、凝神屏息的面孔，这儿有被季节粗野的接触烧坏了的、被污浊的空气熏得发黄的面孔，有农民的尖削的僵硬的面颊，少年人没有年纪就显得一脸苦相的面孔，有拿围巾遮住了褪了色的胸衣和干瘪的前胸的、未到年龄就变丑的女人的面

孔，还可以看见注定要生贫血症的胆小怕事的职员，生活艰难、被平庸的性格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小人物；这许多掩盖在节日衣服底下的或者赤裸的贫穷里的背、肩膀、摇摆的胳臂形成的激浪。这就是数量和无限的力量。这就是正义和公道。（〔法〕巴比塞：《光明》第267—268页）

（3） 典 礼

早已至五鼓三点，太宗设朝，聚集两班文武官员。但见那：

烟笼凤阙，香蔼龙楼，光摇丹扆动，云拂翠华流。君臣相契同尧舜，礼乐威严近汉周。侍臣灯，宫女扇，双双映彩；孔雀屏，麒麟殿，处处光浮。山呼万岁，华祝千秋。静鞭三下响，衣冠拜冕旒。宫花灿烂天香袭，堤柳轻柔御乐讴。珍珠帘，翡翠帘，金钩高控；龙凤扇，山河扇，宝辇停留。文官英秀，武将抖擞。御道分高下，丹墀列品流。金章紫绶乘三象，地久天长万万秋。（吴承恩，《西游记》第122页）

人们宣誓的日子到了！没有寻到公鸡，决定拿老山羊来代替。小伙子们把山羊抬着，在杆上四脚倒挂下去，山羊不住哀叫。二里半可笑的悲哀的形色跟着山羊走来。他的跌脚仿佛是一步一步把地面踏陷。波浪状的行走，愈走愈快！他的老婆疯狂的想把他拖回去，然而不能做到，二里半惶惶的走了一路。山羊被抬过一个山腰的小曲道。山羊被升上院心铺好红布的方桌。

东村的寡妇也来了！她在桌前跪下祷告了一阵，又到桌前点着两只红蜡烛，蜡烛一点着，二里半知道快要杀羊了。

院心除了老赵三，那尽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在走、转。他们袒露胸臂，强壮而且凶横。

……

来到三十多人，带来重压的大会，可真的触到赵三了！使他的胡子也感到非常重要而不可挫碰一下。

四月里晴朗的天空从山脊流照下来，房周的大树群在正午垂曲的立在太阳下。畅明的天光与人们共同宣誓。

寡妇们和亡家的独身汉在李青山喊过口号之后，完全用膝头曲倒在天光之下。羊的脊背流过天光，桌前的大红蜡烛在壮默的人头前面燃烧。李青山的大个子直立在桌前："弟兄们！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今天……我们去敢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是不是啊？……是不是……？弟兄们……？"

回声先从寡妇们传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

哭声刺心一般痛，哭声方锥一般落进每个人的胸膛。一阵强烈的悲酸掠过低垂的人头，苍苍然蓝天欲坠了！

老赵三立到桌子前面，他不发声，先流泪：

"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轻，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

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

就这样把一只匣枪装好子弹摆在众人前面。每人走到那只枪口就跪倒下去"盟誓"：

"若是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枪子是有灵有圣有眼睛的啊！"

（肖红，《生死场》第91—93页）

讲演人最后提到了上帝，讲话结束。一阵掌声。接着，毕业生被叫起来，一个个去领取学位文凭。院长在授与饰有缎带的纸卷时满面红光。……

唱起了赞美诗，奏起一支典礼用的进行曲。黑袍的行列穿过一排排坐着的父母和亲属。袍子在夏季的橡树枝叶下散开，和颜色鲜艳的女服混在一起，使得这些毕业生看去象是一群在鲜花开放的土地上觅食的乌鸦。（〔美〕欧文·肖，《富人，穷人》第340—341页）

（4） 暴 动

整个屯子，都轰动了。啼明鸡叫着。东南天上露出了一片火烧似的红云。大伙从草垛里，从公路上，从园子里，从柴火堆后面，从麦秸子旁边，从四面八方，朝着韩家大院奔来。他们有的拿着镐头，有的提着斧子，有的抡起掏火棒，有的空着手出来，在人家的柴火堆子上，临时抽出榆木棒子、槐树条子，提在手里。光脊梁的男子，光腚的小嘎，光脚丫子的老娘们，穿着露肉的大布衫子的老太太，从各个角落，各条道上，呼拉呼拉地涌到公路上，汇成一股汹涌的人群的巨流。太阳从背后照去，照映着一些灰黑色的破毡帽，和剃的溜光的头顶，好象是大河里的汹涌的波浪似地往前边涌去。（周立波：《暴风骤雨》第162页）

人们的呼喊汇成一股嘈杂的旋风，压倒了机器低沉的轰鸣声、蒸气沉重的叹息声和电线的嗡嗡声。大家挥舞着手臂，用冷嘲热讽的激烈言词互相点燃起怒火，急急忙忙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平常沉睡在疲惫的胸中的愤怒，这时觉醒了，要寻找出路，越来越宽地展开黑色的翅膀，得意洋洋地凌空飞翔，并且更紧地攫住人们，把人们拖在后面，使他们彼此冲撞，然后变成狂怒的火焰。煤烟和尘土在人群上空团团翻滚，那些淌着汗水的面孔涨得通红，面颊上挂着黑色的泪珠。一张张黑脸上，眼睛冒着火，牙齿闪着光。（〔苏〕高尔基：《母亲》第69页）

大群的人，循着冻得雪白的平坦旷野，在冬季的苍白太阳底下走去，溢出大道，穿过甜萝卜的田亩。

从群牛交叉点起，哀田纳开始领导他们。不使他们停止，他喊出命令，组织进行的队伍。襄伦带头奔跑，用他的号角，吹出野蛮的音乐。最先几行，妇女们向前走着，有些手里拿了木棒，马安嫂睁开凶蛮的眼睛，仿佛向远处寻找予许过的正义城市；如焚嫂嫂，鞠法克嫂与慕吉蒂，在褴褛的衣服之下，跨开她们的脚腿，简直和动身去作战的兵士们一样。若有不好的相遇，大家将看见宪兵们是否敢打到妇女们身上。男

子们，在"牲群"的混杂里跟随着，形成扩大的尾巴，竖起铁棒，只由勒法克的斧头高高举起，它的锋口闪烁于阳光之下。哀田纳，在中央行走，看住萨瓦尔，不准他离开自己的面前；跟着来的马安，态度阴郁，向嘉黛琳投射目光；她是这些男子中间的唯一女人，她固执要靠近她的情人身边快步奔跑，使得人们不致损害他。没有戴帽的散乱头发对着大气飘动，人们只听见木屐的响声，混着褒伦的野蛮号角声；象放纵了的牲群，发出践踏的喧闹，向前走去。

但是立刻一阵新的叫喊升上来：

"面包！面包！面包！"

那时已中午，罢工了六星期的饥饿，被这旷野里的奔跑鞭击，已在空的肚皮里觉醒了。早晨的稀少面包屑与慕吉蒂的几颗栗子，已消失得很远很远了；各人的空胃叫喊着，这苦痛更加上反对奸贼们的狂怒。

"到别的矿场去！停止工作！面包！"

哀田纳，早晨在矿村里曾拒绝吃下他的一份面包，此刻他的胸口已受到无可忍受的扯裂感觉。他并不叹息；但是用机械的手势，他不时拿起他的葫芦瓶，吞下一口杜松子酒，他的身体那么颤栗，他以为需要这个来振作一下，使自己可以一直行走到底。他的面颊已开始灼热，火焰已燃烧他的眼睛。然而他还保持他的清醒，他还愿意避免无益的损害。

当他们抵这乔亚赛尔小路时，方达姆的一个挖掘工，为了向他的矿主报复而加入大群，要伙伴们向右转，口里喊着说：

"到格斯东·玛丽去！应该停止汲水'旁普'的开动！应该让大水淹没约翰·巴尔！"

不顾哀田纳的抗议，被拖引的群众已转弯了，他恳求他们不要去停止"旁普"的开动，让矿里的水可以汲空。何必破坏廊道呢？虽然他很理解矿主的可恶，这到底激起他这工人之心的反抗。马安也觉得损害到机器是不公道的。但是挖掘工仍时常发出他的复仇怒号，哀田纳必须比他喊得更高，

"到米卢去！那底下有奸贼们！……到米卢去！到米卢去！"

做了一个手势，他命大群的人重新走上左面的道路。褒伦已再跑到头上，将他的号角吹得更响。队伍里产生了大的回流。格斯东·玛丽

这次已得救了。 ([法]左拉,《萌芽》第467—469页)

群众嗅到了血腥。一刹那间,他们变成了一群凶恶的猎犬。到处都放起枪来。许多窗口挂出了红旗。巴黎革命的隔世遗传,使他们立刻布置了障碍物。街面的砖石给掘掉了,街灯的柱子给扭曲了,树木给砍下了,一辆街车在街上仰天翻着。大家利用几个月来为敷设地下铁道而掘开的壕沟。围着树木的铁栏折成了几段,被人当作弹丸用。口袋里和屋子里都出现了武器,不到一小时,局面完全变了暴动的形势,全区都成了战场。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77页)

那一天早晨,圣安东尼区曾经有广大的黑色饥民群众汹涌往来,波浪似的人头上时常闪出光芒,钢刀和枪刺在阳光中发亮。圣安东尼的喉咙里发出骇人的咆哮,赤裸的武器森林在空中乱动,好象树枝摇曳在冬风里似的,一切手指都紧握着各种武器或类似武器(从下层涤处抛出来的,不论远近)。

在群众中无人能看出谁抛出这些家伙,从什么地方抛出来,什么力量使它们在群众头上动乱摇摆,闪出闪电似的光芒;但是,毛瑟枪是有人配给的——也有人在配给枪弹,火药,炮弹,铁棒,木棍,小刀,巨斧,长矛,以及犯上作乱的天才所发明的各种武器。什么也抓不到手的人们就自动拆下附近墙壁的石块和砖头。圣安东尼的每一血脉和心都在高度紧张之中,都在发着高热。这里的每个生物都把生命看作不算什么,以一种疯狂的热情准备牺牲掉它。

象沸水的漩涡里有一个中心点一样,所以,这一切动乱都环绕着得伐石的酒铺,而落在这热锅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吸引向得伐石这漩涡中心;他自己满身沾濡着火药和汗水,发命令,发武器,把这人推开去,把那人拉拢来,把这人的武器解给那人,正在咆哮最凶的处所勤苦劳作着。"甲克三,总要时常在我身边,"得伐石叫喊,"甲克一和甲克二,你们尽力分头率领爱国同志。我的妻呢?"

"呃!我在这里!"那太太说,照常镇静,但是今天已经不编织了。太太的坚决的右手现在拿着一柄斧子,代替了平常的柔和工具,而且腰

间挂着一支手枪和一把残忍的短刀。

"你要到哪里去，我的妻？"

"我现在跟着你，"太太说。"等一会，你就会看见我在妇女们的先头。"

"那么，来！"得伐石叫喊，用一种宏亮的声音。"爱国的人们和朋友们，我们准备好了！巴斯底尔！"

接着引起了好象全法兰西的呼吸都集结在这深恶痛绝的名字上似的一阵咆哮，人海波浪翻腾，深而又深，汹涌流过这城市，到达那地点。

深的壕沟，双重吊桥，巨大石墙，八个大塔，加隆炮，毛瑟枪，火和烟。经过火和经过烟——在火中和在烟中，因为人海把他推到一尊炮面前，他立刻变为炮手——酒铺老板得伐石象一个勇敢的兵士似的工作了两小时。

深的壕沟，单层吊桥，巨大石墙，八个大塔，加隆炮，毛瑟枪，火和烟。一座吊桥放下了！"工作呀，同志们，全都来工作呀！工作呀，甲克一，甲克二，甲克一千，甲克二千，甲克二万五千；凭了天使或恶魔——随你喜欢——之名工作呀！"酒铺的得伐石还是站在早已发热的炮面前。

"跟我来，女人们！"他的太太叫喊。"什么！杀起来我们能够象男人一样杀的！"于是，一阵尖厉的呼声，大群妇女跟她去了，她们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但是全都一致，由于饥饿和复仇而武装着。

加隆炮，毛瑟枪，火和烟；但是，还有深的壕沟，单吊桥，巨大石墙，八个大塔。怒海稍稍移动位置，因为死亡和受伤。闪烁的武器，明亮的火把，冒烟的载着浸水的干草的大车，各方面的剧烈巷战，呐喊，排枪，咒骂，无限的勇猛，捣毁和爆裂，人海沸腾；但是，还有深的壕沟，单吊桥，巨大石墙，八个大塔，而且酒铺得伐石自己还站在他的炮面前，炮因为猛烈地服务四小时而加倍发热了。

一面白旗从堡垒内面竖起来，而且有一种谈判的信号——这在狂风之中只是朦胧觉察，什么也听不见——忽然人海无限高涨和扩大，而且推着得伐石走过一座放下的吊桥，走过巨大的石墙，进了投降的八个大塔。（〔英〕狄更斯：《双城记》第194—195页）

那磨石有两只柄，由两个人疯狂地推转着，他们仰起面孔，长发翻飞在脑后，那容貌的残酷可怕会胜过最野蛮底人戴着最野蛮的面具。荒谬底眉毛和荒谬底胡须都直竖着，而他们底可怕底面貌上全是血和汗，全因为叫喊而歪斜，全因为兽性勃发和缺乏睡眠而狰狞张皇。当这些凶汉旋转着的时候，他们底乱头发一会向前飞在眼上，一会向后飞在颈项上，有些女人还拿酒喂在他们底嘴上；连带着滴下底血和滴下底酒，连带着磨石上激起的火花，他们底全部险恶气象似乎有血腥和火光。人底眼睛不能看出这一群人里有一个没有血污底生物。一个推挤着一个去到磨石前面，有些裸露着上身，肢体上全是污点；有些衣服破烂，破布上沾着污点；有些穿戴着偷抢来的妇女底首饰细软，这些东西上也沾染了污渍。手斧，尖刀，刺刀，大刀全都带来磨利，全都带着红色。有些缺口底大刀用各种破布条挂在腰间，但是布条全是深红色的。挥舞着这些武器的狂徒们把它们放在磨石上磨出火花之后，就飞奔到街上去了；他们底疯狂底眼睛全是一致血红的——凡是未曾化为野兽的人看见这种眼睛，在二十年内一想起来都要骇得发呆的。（[英]狄更斯：《双城记》第 236 页）

（5） 欢 庆

兹皮希科抱着达奴莎向城堡走去，这一次，他是以一个真正胜利者的姿态，意气扬扬、快快活活走进去的。同他走在一起的是这个王国里最杰出的骑士们；成千上万的男女和孩子都在嚷着、唱着，把他们的双臂伸向达奴莎，赞赏着他们两人的美貌和勇气。窗口上的女市民们鼓着掌，到处都可以看见流着快乐之泪的脸。一阵暴雨似的玫瑰花，百合花，丝带，甚至金戒指抛向这幸运的青年。他满面光彩焕发，内心充满感激，时时刻刻和他的可爱的情人拥抱，有时候还吻着她的手。这情景深深打动了女市民的心，其中有些人不禁投入自己爱人的怀抱，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也遭到死刑的话，她们准会照样去搭救。兹皮希科和达奴莎成了骑士们、市民们和普通老百姓的宠儿。（[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 138—139 页）

山冈顶上的炮台在宁静的天空中不断轰鸣。全城的人都跑到大街上来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它标志着痛苦的时间已经结束，遗忘的时间还没有开始。

各处广场上，人们都在跳舞。一夜之间，路上交通变得分外拥挤，汽车越来越多，街道水泄不通。整个下午，城里钟声齐鸣，铿锵之音在蔚蓝的天空中、金色的阳光下回荡。教堂里充满了欢乐的谢恩声。但与此同时，娱乐场所也挤得透不过气来，咖啡馆的老板也不顾以后如何营业，把最后剩下的酒全部卖给了顾客。柜台前挤满了一群群情绪同样激动的人，其中还可以看到许多对男女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顾忌地搂抱在一起。人人都在叫着，笑着。这些月来，他们把生活的热情都积聚了起来，人人都不轻易流露这种热情。然而在这一天，在他们得以幸存的日子里，他们把它全部倾注了出来。明天才是小心翼翼地开始生活的日子，而现在，各种完全不同阶层的人都象兄弟一般汇聚在一起。（〔法〕阿尔贝·加缪：《鼠疫》第289页）

一会之后，一大群人涌到监狱墙角周围，其中就有锯柴匠和复仇手拉着手。人数不会比五百更少，而他们正在跳舞，好象五千个魔鬼似的。除了他们自己底歌唱而外并无音乐。他们一面跳一面唱流行底革命歌曲，依照着一种凶猛底节奏，好象一致咬牙切齿似的。男人和女人跳，女人和女人跳，男人和男人跳，都是随意胡乱凑合的。当初，他们不过是粗陋底小红帽和粗陋底破衣服的一阵风暴；但是，当他们充满了那地方，跳到路茵旁边的时候，他们就现出某种净狞妖异底疯狂舞式。

他们前进，后退，互相拍手，互相碰头，独自旋转，拉别人来成对地旋转，一直旋转到许多人倒下。当那些人倒下的时候，其余底人们就手拉手联成一圈，全体一致旋转；然后大圈子分裂为四个和两个小圈，各自旋转，旋转，忽然一起停住，重新开始，拍手，碰头，分裂，向另一方面旋转。忽然他们全停住了，歇了一会，重新打着拍子，在路上排成纵列，低下头，举起手，实行突袭似的，呼啸而去。看打战也没有看这种舞蹈的一半可怕。这显然是一种堕落——从前天真无邪底东西变为恶作剧了——一种有益健康底娱乐变为激怒血脉，昏乱神经，和僵硬心情的方

法。这其中倘若原本有美好底事物，这就使它益形丑陋，全显出何等被歪曲和污损。裸露在这种场面中的少女底胸部，以及这样搐动着底美少年底头面，和在这血污底泥路上的婀娜细步，都是时代混乱的表徵。（〔英〕狄更斯：《双城记》第 250 页）

（6） 法 庭

法庭上，证人们无精打采地匆忙陈述着，法官们不太乐意地冷冷交谈着。胖法官用肥胖的手捂住嘴打了个呵欠。棕黄胡子的法官脸色更加苍白，有时抬起手用一个指头使劲按着太阳穴，抱怨似地睁大眼睛茫然望着天花板。检察官偶尔用铅笔在纸上乱划一阵，又去和贵族的首席代表窃窃低语。贵族的首席代表捋着胡子，转动着漂亮的大眼睛，神气活现地低头微笑。市长把两腿搭在一起坐着，用指头轻轻地敲着膝盖，凝神注视着手指的动作。只有乡长用膝盖托着肚子，又用两手小心地捧着肚子，低头坐着，似乎独自在倾听这种单调的翁翁声。小老头缩在圈椅里，象无风天气的风向标一样插在那里一动不动。这种状态持续很久，百无聊赖的沉闷气氛使人们重又感到迷惑起来。（〔苏〕高尔基：《母亲》第 368 页）

法庭大为活跃，出现了战斗的火热气氛，律师的辩护措词犀利，不断刺激着厚颜无耻的法官。法官们仿佛挤得更紧，绷着脸，撅着嘴，挺胸凸肚，准备对锋芒锐利的辩护词进行反击。

可是，这时巴威尔站了起来，刹那间全场鸦雀无声。母亲全身向前探着。巴威尔从容不迫地开始演说：

"我是一个党员，只承认党的审判，我现在讲话，并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按照我那些同样拒绝辩护的同志们的愿望，——试试向你们说明一些你们所不懂的问题。检察官把我们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举行的游行说成是——反对政府的暴动，始终把我们看作是反对沙皇的暴徒。我必须声明，在我们看来，专制制度并不是束缚我们国家的唯一锁链，它只是我们必须从人民身上最先打碎的第一条锁链……"

在这种坚定的声音的影响下，全场更加肃静。这声音仿佛使法庭变得宽阔起来，巴威尔也好象渐渐远离人群，站到一旁，象浮雕一样越来越突出。

法官们蠢蠢不安地蠕动着身子。贵族的首席代表向一脸傻容的法官嘀咕些什么，这个法官点点头，又转身跟小老头讲话。那位好象生病的法官从另一边也同时跟他说话。小老头在圈椅里左右摇晃，对着巴威尔说了句什么，但是，他的声音在巴威尔平稳壮阔的滔滔演说里淹没了。（〔苏〕高尔基：《母亲》第375—376页）

"你叫什么名字？"……

加西莫多一点也没有听到问他的是什么，继续盯住法官没有回答。法官是聋的，又一点不知道犯人也是聋的，就以为他已经回答了他的问题，于是按着通常审问犯人的程序继续问道："很好。你多大年纪？"

加西莫多对于这个问题依旧不回答。法官以为他已满足了他的问题，继续问下去。"那么你的职业是什么？"

依然是同样的沉默，这时听审的人们开始互相耳语，并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够了，"检查官以为犯人已经回答了他的第三个问题，不耐烦地说道，"我们当面宣告：第一，因为你在夜间所作的骚扰；第二，因为你殴打了一个疯女人；第三，因为你背叛和反抗国王陛下的巡队。对于这点你有什么辩护吗？书记官，你把这个犯人所说的一切都记录下来没有？"

因为这句倒霉的问话，听众和书记们中间爆发了一阵笑声，这么剧烈，这么疯狂，蔓延得这么快，这么普遍，使得两个聋子也觉察到了。加西莫多轻蔑地高耸着他的驼背。同他一样惊诧的孚罗韩先生，却以为听众的哄笑是由于犯人底无礼的答辩，于是耸了耸肩，愤怒地说道："恶棍，为了你的回答，你就该处绞刑。你知道你是在同谁讲话吗？"

这个警告并不能阻止人们的哄笑。（〔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256—258页）

他们到达时，正好赶上开庭。全体法官——六个肥胖的神父都已

经坐在席上；看上去，他们身上的脂肪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几乎要融解了。不过为了减轻热度，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例如，在窗格子之间塞了绿的枝叶，桌上放了好几只冰水瓶；每个神父的口袋里都藏有三四块手帕，以便揩抹额前脑后的汗珠。

在前面，在一只长方形的、上面放着一座耶稣受难像的绿色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审判长——弗伦茨·叶盖尔法路希总主讲师；在他后面坐着两个审判委员（他们都是坚决主张维持这个婚姻的人物）、一个检察官和两名书记官。（〔匈〕米克沙特：《奇婚记》第 315 页）

（7） 行 刑

冥王益怒，命置火床。两鬼掖席下，见东墀有铁床，炽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脱席衣，掖置其上，反复揉捺之。痛极，骨肉焦黑，苦不得死。（蒲松龄：《席方平》《聊斋志异》第 582 页）

冥王又怒，命以锯解其体。二鬼拉去，见立木高八九尺许，有木板二，仰置其上，上下凝血模糊。……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忍，顾亦忍而不号。（蒲松龄：《席方平》《聊斋志异》第 582 页）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里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鲁迅：《药》《呐喊》第 36 页）

何世雄满脸横肉，挥手说："叫他尝尝！"两个特务拧住大水的胳膊，

一个从后面用条白布把他脑袋一勒，另一个拿两块檀木板，照大水脸上啪啪啪左右来回的打，几下子，打得大水嘴里连血带沫子流下来，舌头都麻了，象棉花瓤子似的；眼角上也挨了一下，只觉得昏昏沉沉，不懂事了。

他们用一卷草纸把大水熏醒过来。何世雄问："黑老蔡、刘双喜他们在哪儿？"大水说："不知道！"何世雄问："上一回你和刘双喜到这儿来抓我，是谁报的信，谁出的主意？"大水一只眼儿糊着血，一只眼儿瞪着，说："你别问我，你问我干吗！"何世雄冷笑说："嘿！这小子还没尝着好滋味呢！给他一碗黄米饭吃！"

大水背后那家伙，用腰盖顶住大水的腰，手里的白布紧紧一勒，勒得他仰了脸儿；旁的人就用小米泡凉水，往他鼻子里灌。还听见何世雄说："你吃这碗饭怎么样啊？饱饱儿的吃一顿吧！"大水忍不住，一吸气，呼的就吸进去了，呛得脑子酸酸的，忽忽悠悠的又昏过去了。

他们又把他熏过来。大水迷迷糊糊的，鼻子里喷出来的小米全成了血蛋蛋，嘴里也出来了，身上又是血又是水。何世雄得意的说："你小子好啊！铁嘴钢牙，柏木舌头，到了我手里，看你还厉害不厉害！"（袁静等：《新儿女英雄传》第137—138页）

到处是一片充满了脚步声的墓地一般的沉寂，所有的头都转过来，所有的眼睛都往一个方向看去——都往那电杆好象一条线似的排列着的方向看去，电杆越远越小，象细铅笔似的，终于在抖颤的暑热里消失了。在最近的四根电杆上，凝然不动地吊着四个赤身露体的人。黑压压的大群苍蝇在飞舞。那些吊着的人，垂着头，仿佛在用自己年轻的下巴，紧紧压住吊着他们的绳结似的；他们露着牙；被啄去的眼睛成了黑洞。从被啄开了的肚子里，流着粘粘的绿荧荧的内脏。太阳蒸晒着。用通条抽破的黑皮肤裂开了。乌鸦飞起来，落到电杆梢上，偏着头，向下望着。

四个人，可是第五个呢……在第五根电杆上吊着一个姑娘，被割去乳头，光着身子，浑身发着黑色。（[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150页）

最后刽子手用脚踏起来，轮子开始转动，加西莫多在他的绳绑中战抖。他奇丑的脸上忽然现出来的蠢笨表情，更加惹起了群众的嘲笑。那些皮条挥在空中发出好象弹子掷响的声音，一阵阵疯狂地落到那个可怜人的肩膀上。

加西莫多跳起来，仿佛惊醒了似的。他刚才开始懂得那是怎么回事。他在绳绑里蜷伏着。一种惊惶和痛苦的抽搐散布在他脸上每一根筋络，但他不迸出一声叹息。他仅仅把头向后转动，向右转动，又向左转动，并且摇晃得象只被人踢了一脚的牡牛。

一下跟着一下，然后又是一下，又一下，一直不断。轮子不停地转动，鞭子不断地象雨点样落下来。血迸溅出来了，人们看见成千条血流在那驼子底黑黑的肩膀上流淌着，而皮条挥动的时候，便把一些血滴溅到观众中间。

至少看起来加西莫多好象是第一次不能忍耐了。他用力沉默地不大费力地挣脱他底绳绑。人们看见他眼睛冒着怒火，筋络鼓起来，四肢蜷起来，把皮条、绳子和链子，通通挣开了。他的力气那么大，那么不可思议，简直出人意外。但市政府的镣铐仍然戴在他身上，它仅只轧轧地响了几下就算了。加西莫多筋疲力尽地跌倒下来。他脸上的呆笨表情里有痛苦的和深深失掉勇气的样子，他闭上他的独眼，把头俯垂到胸前仿佛死去了似的。

从这时候起他便不再动一动。没有什么能引起他轻微的动作了。无论是他底不停地流着的血，和加倍狂乱地打到他身上的鞭子，和那个被行刑激动着沉醉着的刽子手底狂怒，和愈响愈响的鞭子底可怕的声音。（〔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 295 页）

渡船载着罪人和刽子手向理斯河的左岸开去；剩下的人都留在右岸，并且跪了下来。

……米莱狄在摆渡的时候居然解掉了绑在脚上的绳子；渡到了左岸，她轻捷地跳到岸上，提步就逃。

不过地面是湿的，她走到了斜坡的顶上，就滑了一跤，跪倒在地上了。

无疑地，她突然受到了一种迷信思想的打击；她知道上天不肯援救她了，于是她低头合掌，跪着不动了。

这时候，河对岸的人看见刽子手慢慢地举起两条胳膊，他的长刀在残月下映出一道寒光，接着那两条胳膊一齐往下直落；于是听见刀锋在空中一声呼啸，受刑的人叫了一声，接着，一堆斩断了的东西在刀锋下面倒下来。

这时候，刽子手脱下了身上的大红斗篷，铺在地上，先把尸体摊在上边，再把脑袋扔上，然后把斗篷的四只角儿结好，他提起这个包裹背在肩上，回到了船上。

船行到了理斯河当中，他教渡船停下来，把他的包裹拎到水面上，高声嚷道，

"让天主的正义得以伸张！"

他让尸首掉到河水最深的地方，尸首立刻沉下去了。（〔法〕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第 829 页）

八 战争类

(1) 行 军

无穷无尽的辎重车，扬起滚滚的灰球，把一切都笼罩起来。车辆吱吱响着前进，在村道上蜿蜒数十俄里。群山在前边发着蓝色。扔在马车上的枕头，闪着红光；耙子、铁铲、小木桶都竖着；镜子、火壶，都眩惑人目地反着光；小孩头，猫耳朵都在枕头中间，在衣服堆、铺盖、破布中间蠕动着；鸡在鸡笼里叫着；系成一串的牛在后边走着，长毛狗满身粘着刺果，伸着舌头，急促地喘着气，躲在马车的荫凉里走着。马车吱吱乱响，车上乱堆着家用东西，——哥萨克叛乱以后，男男女女离家外逃的时候，都贪婪地匆忙地把落到手边的一切东西，全都装到车上了。 (〔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45页)

部队呐喊着，挥动着火把和枪械，拖着死不肯走的马匹，几乎是同时涌上树枝铺的路。受惊的马匹不听牵马人的指挥，癫痫似地挣扎着；后面的马发疯似地闯到前面的马身上；树枝铺成的路发出折裂的声音，要散开。快到对岸的时候，密契克的马掉进沼泽，大伙狂怒地破口大骂着，用绳子把马往上拉。密契克痉挛地攥紧溜滑的绳索，可是马儿在疯狂地挣扎，弄得绳索在他手里不住地抖动，他拚命拉了又拉，连自己的脚也被沼泽里的柳条绊住。最后马终于被拉上来了，可是马的前腿被绳结绕住，他解了半天也解不开，在极度兴奋中他竟用牙去咬它——咬这个苦透了的、浸透了沼泽的臭味和令人作呕的粘液的绳结。 (〔苏〕法捷耶夫：《毁灭》第192—193页)

（2） 宿 营

夜的黑暗控制不了的只有一个地方，在那里笼罩着不可克服的黎明前的困倦：小火光从沉睡了的花园的树隙间透出来，——有人在那里为大家熬夜呢。

一间大餐室里，在装饰成橡木色的墙上，嵌着残破的名画，在微弱的烛光下，看见乱堆在墙角的马鞍、架着的步枪，兵士们都象死人一样，奇形怪状地躺到铺在地下的贵重的窗幔和门帘上，打着鼾，散发着难闻的人马的汗气。

……

餐室中间，放着一张又长又大的阔绰的雕花橡木桌子，郭如鹤伏在桌上，小眼睛盯着铺在桌上的地图。教堂用的烛头，滴滴将要凝固的蜡油，烛光闪烁，活泼的光影在地上、墙上、人脸上跳动。（〔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 80 页）

通红的营火，在天鹅绒般的黑暗的汪洋里摆动着，照射着那些好象用硬纸剪成的扁平的面孔、人体、马车角、马嘴。整个的夜都充满了喧嚣、说话声、叫喊、笑声；远远近近的歌声，忽起忽落；三弦琴在响着；手风琴都争先恐后地拉起来。营火、营火……

……

顺着大路是一长串凌乱的营火的锁链。（〔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 129 页）

（3） 战 前

目前这个小小的山寨中一片准备厮杀的景象，对着石门谷那面的寨墙上旗帜整齐，架着火铳，摆满了滚木擂石；将士们有的凭着寨垛了望，有的坐在树荫下休息。有几百逃反的老百姓露宿在大树下和屋檐下，全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携带着破烂衣物，狼狈不堪。有些不懂事的

孩子正在啼哭，有些老人和妇女在唉声叹气。看见李双喜迎接一起人马进寨，大家都用吃惊的眼光望着，不敢再做声。（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第178页）

方凳上放着一盏没有玻璃罩的洋铁灯，油烟好象黑丧服似的，急促地摆动着，向顶棚直冒，满屋都是烟味。地板上铺着一幅怪地毯，上边记着无数的符号、线条，绿色的、蓝色的斑点，黑色的曲线——这是一大幅高加索地图。

指挥员们解了皮带，穿着衬衣，光着脚，谨慎小心地在地图上爬着。有的吸烟，当心怕烟灰落到地图上；有的目不转睛地瞅着，在地图上爬着。郭如鹤紧闭着牙关，蹲着，用亮晶晶的刺人的小眼睛，向旁边张望，他脸上流露出自己的主张。一切都沉没在蓝色的烟雾里。（〔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16页）

（4） 激　战

初更已后，狂风大作。守门军士飞报火起。曹仁曰："此必军士造饭不小心，遗漏之火，不可自惊。"说犹未了，接连几次飞报，西、南、北三门皆火起。曹仁急令众将上马时，满县火起，上下通红。是夜之火，更胜前日博望烧屯之火。……曹仁引众将突烟冒火，寻路奔走，闻说东门无火，急急奔出东门。军士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曹仁等方才脱得火厄，背后一声喊起，赵云引军赶来混战，败军各逃性命，谁肯回身厮杀。正奔走间，糜芳引一军至，又冲杀一阵。曹仁大败，夺路而走，刘封又引一军截杀一阵。到四更时分，人困马乏，军士大半焦头烂额；奔至白河边，喜得河水不甚深，人马都下河吃水；人相喧嚷，马尽嘶鸣。

却说云长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黄昏时分，望见新野火起，至四更，忽听得下流头人喊马嘶，急令军士一齐掣起布袋，水势滔天，望下流冲去，曹军人马俱溺于水中，死者极多。曹仁引众将望水势慢处夺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听喊声大起，一军拦路，当先大将，乃张飞也，大叫："曹贼快来纳命！"曹军大惊。正是：城内才看红焰吐，水边又遇黑风

来。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53—354页）

但是战役还在继续下去，因为十字军骑士团有许多军团宁愿死而不愿求生和被俘。现在日耳曼人都按照他们自己的军事习惯在作战，他们排成一个大圆圈，就象一群野猪被一群狼包围时那样自卫。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构成的包围圈却把他们那个圈不住地压紧，有如一条毒蛇缠住一头野牛的躯体那样。于是武器又斫击起来，链枷轰轰地响，大镰刀轧轧叫，剑在斫着，枪在刺着，斧头和钩刀劈个不停。日耳曼人象一片森林似的纷纷给斫倒。他们都默默地、阴郁地、庄严而勇猛地死了。 （[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934—935页）

安德烈完全沉浸在枪弹和刀剑的迷人的音乐里了。他不懂得预先思考、估计或者测量自己和别人的力量。他在交战中体会到疯狂般的快乐和陶醉。当脑袋发热，一切东西在他眼前起伏和闪动，人头飞滚，马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他象个醉汉，在子弹的啸声中，刀光的闪耀中和自己的激情中，遇人便杀而听不见被杀的人的悲鸣，一直向前飞驰的时候，他觉得象过节一般欢快。 （[俄]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果戈理小说选》第172页）

传来一阵射击声，一些枪弹呼啸着飞过，另一些啪嚓啪嚓打在什么东西上。那些哥萨克和朱罗豪夫随着别加跑进院子的大门。在那浓密的动荡的枪烟中，法国人中间有一些扔下武器，跑出树丛来迎接哥萨克，另一些向着池塘跑下山去。别加沿着院子飞跑，但是他不握住缰绳，却迅速地奇特地挥舞两臂，越来越从鞍子上滑到一边去。他那匹马跑到在晨光中冒烟的营火前，突然停下来，于是别加沉重地跌在湿地上了。那些哥萨克看见他的两臂和两腿迅速地抖动，不过他的头完全不动了。一颗枪弹已经打穿了他的头骨。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777页）

桥头上展开了混战，用斧子互相砍着车轮子，用鞭子、木棒互相殴

打……咆哮、呐喊、女人的要命的哭声、孩子的叫喊……桥上挤得水泄不通：车轴挂着车轴，喘气的马被绳索乱缠着，人们拥挤不动，孩子们哭着，骇得要死。花园后边是一片嗒拉……嗒——嗒……的机枪声。前去不能，后去不得。（〔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30页）

大地在许多马蹄践踏之下，沉闷地哼哼着。葛利高里刚刚把长矛放平（他是在第一排的），他那匹马被大队马匹的洪流一冲，也驮着他拚命飞跑起来了。波勒珂甫尼科夫上尉在前面田野的灰色背景上象波浪一般起伏着。一条黑色的田垅不由自主地迎面飞来。第一连发出了震动天地的呼叫声，呼叫声也传染给第四连了。马匹先把四脚蜷成一团，然后又伸展开去，一跳就是几沙绳远。葛利高里在耳朵里的尖叫声里，又听见了夹杂着的还离得很远的噼噼啪啪的枪声。第一颗子弹飕飕响着从高空飞过，拉着长声的子弹溜子声音划破了玻璃似的天空。葛利高里把镀手的长矛木柄紧夹在肋部，夹得发痛了，手巴掌出了汗，就象涂了一层粘液似的。乱飞的子弹溜子声音逼着他把脑袋伏在潮湿的马脖子上，刺鼻的马汗臭味直往他的鼻子里钻。他好象隔着蒙着一层哈气的望远镜玻璃，看见了战壕的褐色脊背，看见了向小城跑去的灰色人群。机关枪不住气地在哥萨克的头顶上打过，子弹的尖叫声象扇面一样四散开去。哥萨克在前面飞跑，马蹄下面扬起了象棉絮一般的尘雾。（〔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339—340页）

无数的炮队开到了指定的地区。几十万发各种口径的炮弹，在九天之中扫荡了两道德国人的战壕所占据的广阔地带。头一天，刚一开始猛烈的扫射，德国人就放弃了第一道战壕，只留下了一部分监视哨。过了几天，他们又放弃了第二道战壕，转移到第三道战壕里去了。

第十天头上，土耳其斯坦军队的步兵部队开始进攻了。是用法国人的波浪战法进攻的。十六道波浪滚出了俄国的战壕。灰色的人浪漂荡着，散开去，在被冲破的破烂铁丝网附近喧闹着，一层一层地滚了上来。但是从德国人那方面，从灰色的赤杨林的隘焦的树墩子后面，从上下起伏的沙土斜坡后面，连续不断的密集的枪声噼噼啪啪地冒着火光

向外冲，震动着天地，向天空冲去，在空中飘动。

鸣鸣鸣鸣鸣……鸣鸣鸣鸣鸣……砰！啪！轰隆轰隆！

偶尔夹杂着个别的炮兵连的齐射声，震动天地的轰隆声向前爬着，越来越近，充塞在四周很许多哩的地面上：

鸣鸣鸣鸣鸣……鸣鸣鸣鸣鸣……鸣鸣鸣鸣鸣……

哒哒哒哒哒！——德国人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

许多爆炸开的黑色烟柱子，在直径有一哩来宽的、已经被打得坑洼不平的沙土地上，象旋风一样向空中卷去，进攻的人浪散开了，翻滚着，象水花一样从弹坑旁边分散开去，还是爬啊，爬啊……

炮弹爆炸的黑色烟火越来越繁地扫荡着大地，榴霰弹的斜着飞出来的、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密地泼在进攻的人的身上，贴在地面上的机枪火力越来越残忍地扫射着。他们打击进攻的人，不许进攻的人靠近铁丝网。果然就没有能靠近。十六道波浪只有最后的三道算是滚到了跟前，但是这三道波浪一滚到破烂不堪的铁丝网（许多用铁丝缠着的烧焦的柱子都朝天空竖立着）前面，就象是被碰得粉碎了似的，变成一条一条的小河、一滴一滴的雨点倒流回来……（〔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524—525页）

那整队骑兵，长刀高举，旌旗和喇叭迎风吹荡，每个师成了一纵队，行动一致，有如一人，准确得象那种无坚不摧的钢羊头，从佳盟坡上冲下去，深入尸骸枕藉的险地，消失在烟雾中，继又越过烟雾，出现在山谷的彼端，始终密集，相互靠拢，前后紧接，穿过那乌云一般向他们扑来的开花弹，冲向圣约翰山高地边沿上峻急泥泞的斜坡。他们由下上驰，严整、勇猛、沉着，在枪炮声偶尔间断的那一刹那间，我们便可以听见那支大军的踏地声。他们既是两个师，便列了两个纵队，华迪斯师居右，德洛尔师居左。远远望去，好象两条钢筋铁骨的巨蟒爬向那高地的山脊，有如神兽穿越战云。

……那一大队人马仿佛变成了一个怪物，并且只有一条心。每个分队都蜿蜒伸缩，有如蠕形动物的环节。我们可以随时从浓烟的缝隙中发现他们。无数的铁盔，吼声，白刃，马尻在炮声和鼓乐声中的奔腾，

声势猛烈而秩序井然，显在上层的便是龙鳞般的胸甲。（〔法〕雨果：《悲惨世界》第398—399页）

战斗开始了。

海面上布满了烟和火。

炮弹落到海里激起的水花到处散开来洒在浪头上。

克莱摩尔号开始向那八只敌舰喷出火焰。成半圆形包围着克莱摩尔号的整个舰队所有的炮台全部开火。水和天相接的地方燃起一片火光。仿佛海里喷出了一座火山。这一大片红色火光被风吹得东歪西倒，那些巡洋舰象鬼影似的在里面时隐时现。这一边，克莱摩尔号军舰的黑色骨架在这红色背景上很鲜明地显现出来。（〔法〕雨果：《九三年》第60—61页）

最初的一刹那间是可怕的。没有什么比一群惊惶失措的群众更可怜的了。他们抢着去拿武器。他们叫喊着，奔跑着，有许多倒了下来。这些被袭击的坚强汉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们自己互相枪击。有些吓昏了的人从屋子里跑出来，又跑进屋子，又跑出来，不知所措地在战斗中乱窜。一家人在互相呼喊。这是一场悲惨的战斗，连妇女和小孩也卷在里面。呼啸着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光芒划破黑暗。枪弹从每个黑暗的角落里放射出来。到处都是浓烟和纷乱。辎重车和炮车纠缠在一起，更加重了纷乱的程度。马儿也惊跳起来。人们践踏在受伤的人身上。地下到处是呻吟声。这些人惊惶，那些人吓昏了。兵士和军官互相找寻。在这一切中，有些人还抱着阴沉的冷漠态度。一个女的靠着一垛墙坐着，给她的婴孩哺乳，她的丈夫一条腿断了，也背靠着墙，一面流血，一面镇静地给马枪装上子弹，向前面黑暗中放枪。有些人卧倒在地上，把枪放在马车的车轮中间开放。不时爆发出一阵喧闹的喊声。大炮的巨响淹没了一切。这是非常可怕的。（〔法〕雨果：《九三年》第247—248页）

炮火耀眼，后来阻断了我们的视线。天空全是铁片的乱哄哄的声

音。在我们头顶上的空洞里，许许多多巨大的铁块崩裂开来，纷纷跌下。在天空下，象暴雨即来时那样漆黑一片，炮弹向四面八方投射出青灰色的光芒。在那可以看得见的世界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田野在摇晃，下沉，融解，无限广大的空间跟大海一样在抖动。东方，是极其剧烈的爆炸；南方，是子弹横飞；在天顶，则是一排排开花弹，好象没有底脚的火山一样。

……在那广大无边的地面上，尽是雨和夜色，别的什么也没有，天上的云和地底出来的云，在地面上散落布开，混在一块儿。（〔法〕巴比塞：《光明》第175页）

我们用步枪和炮弹来回答向我们疯狂打过来的炮火。

所有防哨和路角房屋的窗口，我们的人都塞上了草褥子，可是里面却因为有子弹打进来都冒着烟。

街垒上不时有一个木偶似的脑袋露出来。

弹无虚发！

我们有一尊大炮，开炮的是几个不大说话的英勇的小伙子。有一个还不满二十岁，麦黄色的头发，矢车菊蓝的眼珠，遇到有人夸奖他发炮准确，他便象一个小姑娘似的马上红脸。

……

忽然，窗口上的障碍物一下子落下来了，防御工事在崩溃。

那个开炮的黄头发小伙子号叫了一声。一颗子弹正打在他的眉头上，在两只蓝色的眼睛当中，仿佛又开了一只黑眼睛。（〔法〕儒勒·瓦莱斯：《起义者》第309—311页）

维克多·亨利从凉台上注视着夜袭开始。破坏、骚动、壮丽的火烧场面、摇曳不定的蓝白色探照灯光、轰炸机马达密集的轰鸣、刚刚开始的砰砰的高射炮声……

河岸上蹿起新的火苗，四下蔓延，越烧越旺。远处一片漆黑的泰晤士河上吐出更多的火舌。但这座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却是一片黑沉沉的寂静。一架小轰炸机从浓烟弥漫的空中坠落，象一支蜡烛似的燃烧

着，两条交叉的探照灯光把它紧紧盯住。

……

即刻就有两架轰炸机坠落下来，有一架带着一团烈火象一颗殒星似的笔直坠落下来，另一架兜了几个圈子，冒起黑烟盘旋起来，终于在半空中象远处的一串炮竹似的爆炸开来。（〔美〕沃克：《战争风云》第607—608页）

（5）战 后

战败者抛下了武器，有的企图逃进森林，有的装死躺在地上，有的笔直地站在那儿，脸色雪白，眼睛充血，有的则在祈求。其中有一个"克耐黑特"显然疯了，竟然吹起笛子来，抬头向上一望，笑了，后来，被一个时母德人一棍子打碎了他的脑袋。森林不再飒飒作声了，死神笼罩了大地。（〔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656页）

靠近黄昏的时候，炮轰开始消沉下去。阿尔巴提契离开地的穹子，站在门口上。晚间本来很明朗的天空被烟气遮暗了，透过烟雾，高高在上、镰形的新月奇特地放光。可怕的炮声既然停止了，一片寂静似乎主宰了那个城市，仅被那匆忙的脚步声、呻吟声、远处的呐喊声以及似乎在各处延烧的火声所打破。那个厨子的呻吟声这时也平静下去了。黑色的盘旋的烟云从两边腾起，从火上伸展开来。穿着各种制服的士兵穿过各街道，象逃出毁掉的蚁穴的蚂蚁一般，昏乱地向不同方向走或跑。他们中间有几个在阿尔巴提契眼前跑进菲拉旁托夫的院子。阿尔巴提契走向大门去。一个后退的联队，拥挤着，忙乱着，塞住了那条街。（〔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173页）

在那烈日底下，肩并肩，头接脚，躺着好几百个伤兵，有的在路轨旁边，有的在月台上面，有的在列车底下，象沙丁鱼似的无穷无尽地排列着。其中也有直僵僵躺着不动的，但是多数都在那里拘挛，在那里哼得震天响。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苍蝇，在伤兵的脸上爬行着，嗡嗡着。到

处都是血，都是稀脏的绷带，都是呻吟声，以及抬担架的将他们抬起时的尖利咒骂声。汗臭，血腥，烂肉臭，屎溺臭，顺着热风一阵阵地扑过来…… （[美]密西尔，《飘》第425页）

更凄惨的是到"加利福尼亚号"去的旅程。发出恶臭的水面上盖着一层黑油，以致汽艇连水波都搅不起来，只是在烟雾中粘粘滑滑地突突响着，象破冰船那样从水面上漂浮的乌黑破烂的垃圾堆中撞过去。汽艇从整个战舰行列前面经过，因为"加利福尼亚号"泊在紧靠水道入口的地方。一艘接着一艘，帕格默默地注视着这些他非常熟悉的庞大的灰色船只——他曾经在其中几艘上服务过——都是烟熏火燎，炸得支离破碎，或者船头下沉，或在船尾水淹，有的沉到水底，有的歪歪斜斜，有的船底朝天。 （[美]沃克，《战争风云》第1192页）

九 争斗类

(1) 殴 斗

妇人道，"我找苟才的小老婆。"继之夫人道："苟大人的姨太太没有来，倒是他的太太在这里。"妇人问是那一个，继之夫人指给他看。妇人便撇了继之夫人，三步两步闯了上去，对准那婊子的脸上，劈面就是一个大巴掌。那婊子没有提防，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鸣眼热，禁不得劈拍劈拍接连又是两下，只打得珠花散落一地。连忙还手去打，却被妇人一手挡开。只这一挡一格，那婊子带的两个镀金指甲套子，不知飞到那里去了。妇人顺手把婊子的头发抓住，拉出座来，两个扭做一堆，口里干蹄子，万淫妇的乱骂；婊子口里也嚷骂老狐狸，老泼货。……只见他两个在天井里仍然扭做一团，妇人伸出大脚，去跺那婊子的小脚；跺着他的小脚尖儿，痛的他站立不住，便倒了下来，扭着妇人不放，妇人也跟着倒了；婊子在妇人肩膀上，死命的咬了一口，而且咬住了不放；妇人双手便往他脸上乱抓乱打，两个都哭了。（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345页）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阿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

"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拔上衣服说。

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跄跄踉踉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

I211/2 63845

文学描写辞典

小说部分　下

辽宁大学中文系七七年级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辞典精选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二百九十余种，从中摘录精采的描写片断二千二百余条，分为“景物描写”、“场面描写”、“人物描写”三大部；每部分若干类，每类又分若干目，诸多目还分成若干细目。内容丰富，选材精当，编排合理，查阅方便。

本辞典不但是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工具书，而且对大、中学生也能起到开阔视野，启发思想，提高写作水平和鉴赏能力的作用，同时也为文艺理论的研究和语文的教学工作提供大量材料。

本辞典还附有中外著名作家有关描写的精辟论述，以供读者参考。

9827/69

封面设计：沈云瑞

文学描写辞典

小说部分 上

辽宁大学中文系七七年级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3.75印张 322千字

1982年8月北京第1版 1984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1,062,001—1,460,000册 定价1.10元

封面设计：沈 云 瑞

982.109

文学描写辞典

小说部分 下

辽宁大学中文系七七年级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1.75印张 278千字

1982年9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数1,458,001—1,618,000册 定价1.20元

体例说明

（1）本辞典精选古今中外优秀中长篇小说和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二百九十九种，摘录精采文学描写片断二千二百余条；分为“景物描写”、“场面描写”、“人物描写”三大部分；各部又分成若干类，各类再设若干目，诸多目还划分成若干细目。

（2）本辞典力求归类贴切、恰当，但文学描写包罗万象、杂错纷繁，许多条目实难准确归类，只能视其侧重，取其近似，变通处理。

（3）摘录的描写片断以精采、简洁、明确为准则，适当照应时代、地域、流派，以便读者对比、鉴别。

（4）本辞典一般不加说明文字，个别务须加提示语者，均放在圆括号内；摘录尽力保持原文的完整，一般不作删节。

（5）本辞典文后附有中外作家论描写的语录及本辞典所选书目。书目索引注明作者、国别、译者、版本，以便查阅原书。

（6）选编此类辞书，实属初试，加之缺乏经验、时间紧迫，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以利修订。

《文学描写辞典》编委会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前 言

描写，是语言艺术的主要表述手段。可以说，没有描写，就没有文学。练习描写，就象初学绘画者练习素描一样，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功。

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浩如烟海；精采的描写，更似繁花万树，美不胜收。把这些精采描写段落摘录下来，分门别类，编选成书，缀百花于一枝，集群芳于一卷，既可供教学参考，又可供浏览欣赏，这是辽大中文系不少教师多年来的夙愿。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终未有成；而个人精力有限，志更难酬。

一九八〇年初，辽大中文系七七年级开设选修课《创作理论与实践》，其中《描写论》部分，由108名同学分头阅读名著数百种，选编成书，题为《文艺描写辞典》，内部印行后，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各地纷纷来函索取。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决定改名《文学描写辞典》，公开出版。中文系七七年级一部分同学，对原书作了认真的修改，除校正讹误外，又增删了数百条目，虽仍有挂一漏万之憾，但可以说初具规模了。

象《文学描写辞典》这样的工具书，国外早已有之。解放前上海也出版过，但选篇范围很小，今已绝版。解放后，还没有看到公开出版者。原因可能是有人认为这只是"抄抄写写"，并无创造可言，所以某些名家学者不屑为之；而文艺爱好

者虽有渴求，但限于种种条件，又无力为之，这就成为文坛上的一个空白。如果本书能对读者有一点用处，并有幸为新中国文坛填补上这个小小的空白，我们是感到高兴的。

本书虽然谈不到创作，但在编写过程中，也历经了许多艰苦，而且受到不少冷眼和挫折。单是八千万字的阅读，几百万字的摘录，几十万字的编选，再加上多次取舍、分类、校勘、抄录，就不知花了多少工夫。更不要说设计、选书、审订、修改等浩繁的组织工作了。初步测算，如果折合成一个人的劳动量，大约需要八年到十年时间。尽管如此，还有大量名篇佳作未能编入；已经编入者，也未必是条条锦绣，字字珠玑，至于粗率讹误，更难避免，这使我们感到有负读者的期望，深为不安。愿在今后再版或续编时，得到弥补。

文学作品，从篇章到字句，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以表现生活、塑造形象为中心的。现在把它们分割开来，把一些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作品片断，编排在一起，零金碎玉，难为完璞，一斑片爪，莫窥全豹，这是无法避免的缺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把各家名著对同一客观事物或相近的现实生活的描写集中起来，又便于对照分析。都写落日，福楼拜与凡尔纳着笔不同；都写大海，雨果与莫泊桑风格各异。如果不是对文学作品涉猎极广而又十分熟悉的人，就很难对这些相近而又不同的描写，进行比较研究。《文学描写辞典》，在这里就显示出它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从宏观角度看，阅读一部部文学名著，对写作当收高屋建瓴之效；而从微观角度看，借助于《文学描写辞典》，却可以博取众家名作之长，领会描枝绘叶之妙，这又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所不能代替的。

说是工具书，其实也不一定只当工具用。它和一般辞书、字典还是有区别的。它给予读者的，不限于一点一滴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艺术大师们集体创作的一部特殊的文学作品。这里虽然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但它有艺术作品所独具的形象因素，未始不可以赏心悦目，陶冶性情，启迪灵感，开拓神思。此外，它对大、中学生和中小学语文教师，也是学习、教学与写作时必要的参考材料。这也是一般辞书、字典所不能代替的。

如果有人对文艺描写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专题研究，本书可以为之提供比较系统的素材，省却许多翻检抄录之劳，较之一般资料索引，更为实用。

这些，正是我们编写这部辞典的主要目的。

现在，《文学描写辞典》即将公开问世。这是辽大中文系七七年级108名同学在毕业前夕，为"四化"所做的一点贡献，也是辽大中文系二十余名教授、副教授热情赞助、精心审订的结果。辽宁大学党委和辽宁省委、沈阳市委，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对本书的出版，都十分关怀，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几个月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来信要求得到这本书。现在，我们可以向这些不相识的朋友们说：谢谢！在你们的支持下，它就要和大家见面了！但它还不是完美无缺的，让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共同扶持它的成长，使它更加完善起来！

冉欲达

一九八二年元旦于沈阳

上册目次

景物部

一 天文类

(1)日…… 3
〔朝阳〕…… 3
〔骄阳〕…… 4
〔夕阳〕…… 6
〔阳光〕…… 7
(2)月…… 9
〔新月〕…… 9
〔满月〕……10
〔残月〕……12
〔月光〕……12
(3)星……14
(4)晨……16
(5)午……22
(6)暮……24
(7)夜……32
〔月夜〕……32
〔星夜〕……37
〔黑夜〕……39
〔雨夜〕……42
〔雪夜〕……43
(8)春……44
〔早春〕……44
〔仲春〕……49
〔暮春〕……50
(9)夏……51
〔初夏〕……51
〔盛夏〕……52
〔残夏〕……55
(10)秋……57
〔初秋〕……57
〔仲秋〕……58
〔深秋〕……59

(11)冬……60
〔初冬〕……60
〔隆冬〕……62
〔残冬〕……63
(12)风……64
〔狂风〕……64
〔微风〕……68
〔旋风〕……70
(13)云……72
〔浓云〕……72
〔云朵〕……74
〔云霞〕……76
(14)雨……78
〔暴雨〕……78
〔细雨〕……80
〔雨前〕……81
〔雨后〕……82
(15)雪……84
〔喘雪〕……84
〔风雪〕……85
〔雪后〕……87
(16)冰(霜)……88
(17)雾……89
(18)露……91
(19)雷(闪)……92
(20)虹……93
(21)穹……94
〔晴空〕……94
〔夜空〕……95

二 地理类

(1)山……97
〔峰峦〕……97
〔峡谷〕……99
〔岩崖〕…… 101
〔洞窟〕…… 102
(2)水…… 104
〔泉潭〕…… 104
〔溪涧〕…… 107
〔江河〕…… 109
〔湖泊〕…… 112
〔海洋〕…… 114
(3)原…… 119
〔草原〕…… 119
〔平原〕…… 121
〔荒原〕…… 122
〔田野〕…… 124
(4)路…… 126
(5)礁…… 128
(6)岛…… 129

三 植物类

(1)花…… 131
(2)草…… 134
(3)林…… 135
(4)木…… 140
(5)果…… 144
(6)庄稼…… 145

四 动物类

(1)家畜…… 147
〔马〕…… 147
〔牛〕…… 149
〔羊〕…… 150
〔猪〕…… 151
〔狗〕…… 152
〔猫〕…… 157
〔其它〕…… 159
(2)家禽…… 160
(3)野兽…… 163
〔猴〕…… 163
〔狼〕…… 164
〔虎〕…… 164
〔狐〕…… 165
〔其它〕…… 166
(4)鸟雀…… 168
〔乌鸦〕…… 168
〔麻雀〕…… 169
〔喜鹊〕…… 170
〔鸽子〕…… 171
〔鹦鹉〕…… 171
〔鹰隼〕…… 173
〔大雁〕…… 174
〔啄木鸟〕…… 175
〔其它〕…… 176
(5)鱼贝…… 179
〔鲨鱼〕…… 179
〔鲸鱼〕…… 180
〔章鱼〕…… 181
〔海豚〕…… 182
〔贝类〕…… 182
〔其它〕…… 183
(6)昆虫…… 185
〔蜂〕…… 185
〔蝉〕…… 186
〔蝇〕…… 186
〔蚊〕…… 188
〔其它〕…… 188

五 建筑类

(1)殿阁…… 191
(2)城堡…… 192
(3)教堂…… 193
(4)祠庙…… 195
(5)塔碑…… 196
(6)坟茔…… 197
(7)客厅…… 199
(8)餐厅…… 201
(9)厨房…… 202
(10)书房…… 202
(11)卧室…… 204
(12)房屋…… 208
(13)院落…… 211
(14)村庄…… 212
(15)市镇…… 214
(16)街巷…… 218
(17)工厂…… 220
(18)港口…… 223
(19)花园…… 224
(20)酒店…… 227
(21)旅馆…… 229
(22)牢狱…… 232
(23)桥梁…… 233

六 用具类

(1)车辆…… 235
(2)船舶…… 237
(3)工具…… 240
(4)乐器…… 240
(5)灯盏…… 241
(6)钟表…… 243
(7)烟具…… 244
(8)床具…… 244
(9)杯盘…… 245
(10)刑具…… 246

七 其它类

(1)烟火…… 248
(2)图画…… 251
(3)塑像…… 254

场面部

一 习俗类

(1)节日…… 259
(2)婚嫁…… 263
(3)殡葬…… 268
(4)祭祀…… 272
(5)跳神…… 273
(6)技艺…… 275
(7)游戏…… 278

二 宗教类

(1)节日…… 283
(2)礼拜…… 284
(3)洗礼…… 286
(4)忏悔…… 287
(5)圣餐…… 288
(6)超度…… 290

三 家庭类

(1)聚餐…… 291
(2)团圆…… 295
(3)离别…… 298
(4)纠纷…… 300
(5)灾祸…… 307
(6)诀别…… 310

四 社会类

(1)表演…… 319
(2)舞会…… 324
(3)沙龙…… 327
(4)礼宾…… 329
(5)宴饮…… 332
(6)赌博…… 340
(7)妓院…… 345
(8)科考…… 347

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王胡似乎不是君子，并不理会，一连给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于阿Q跌出六尺多远，这才满足的去了。（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07—108页）

几天之后，他竟在钱府的照壁前遇见了小D。"仇人相见分外眼明"，阿Q便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

"畜生！"阿Q怒目而视的说，嘴角上飞出唾沫来。

"我是虫豸，好么？……"小D说。

这谦逊反使阿Q更愤怒起来，但他手里没有钢鞭，于是只得扑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辫了。小D一手护住自己的辫根，一手也来拔阿Q的辫子，阿Q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从先前的阿Q看来，小D本来是不足齿数的，但他近来挨了饿，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小D，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至于半点钟之久了。

"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

然而他们都不听。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约半点钟，——未庄少有自鸣钟，所以很难说，或者二十分，——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额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D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

"记着罢，妈妈的……"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D也回过头来说。（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18—119页）

他们拚命地互相扭打起来！

这两个哥萨克牛一般的咆哮着，瞪着牛肉色的眼睛，握着拳头扑来了，满花园都发着一股熏死人的酒气。战士们好象得了传染病似地，都

跳出来拳斗，都忘了枪——仿佛都没有枪一样。

呵哈，可斗开了！……都气呼呼地叫嚣着，喀嚓喀嚓地往脸上、鼻梁上、咽喉上、嘴巴上乱打。不堪入耳的、从来没有听过的恶骂的号叫，在那翻来翻去的活肉堆上震荡着。

……

于是又都扑上去。都拚命纠缠着——把鼻子打坏了，不顾一切地又拳战起来。粗暴的疯狂的憎恶，不许敌我之间有任何东西，都只想拍死对方、闷死对方、压死对方，都想在自己的拳头的打击下，直接感觉到对方的鲜血飞溅的嘴脸，令人不堪入耳的恶骂和令人难耐的熏死人的浓重酒气，笼罩了一切。（〔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33页）

这一击可把保尔激怒了。

"怎么，真打？那么，瞧我的！"说着他就挥起小拳头，横里朝苏哈尔科的脸上就是狠狠的一拳。接着，不让苏哈尔科有还手的工夫，就又紧紧地扯住他的制服，猛力一拉，把他拖到了水里。

苏哈尔科站在深达膝盖的水中，把发亮的皮靴和裤子都浸湿了，竭力想挣脱保尔那铁钩一般的手。保尔把他拖进水里之后，就很快地跳到岸上。

气得发狂的苏哈尔科向保尔猛扑过来，好象要把他撕成碎片似的。

当保尔一站到岸上，急忙转过身来对着向他猛扑过来的苏哈尔科，他马上想起了："左脚顶住全身，右腿稍弯，使之易于伸屈。不仅用手和臂，且须运用全身之力，猛击对方下巴，打时先用足踢，然后用手。"

他就照这样猛地一击！……

随即，就是一阵牙齿吱吱作响的声音。苏哈尔科因为舌头咬破了，下巴挨了可怕的打击，一面哀叫着，一面举起双手，在空中乱抓，于是就沉重地倒在水里了。（〔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64页）

披头散发的女人垂着口水，她的穿着毡靴的脚牢牢的抵住门槛，把鹅向她的身边拖。开始的时候，鹅还昏迷的叫着，但是现在沉默了，显然是顿姆卡扼住了它的喉头。但是它狂暴的扑着它的翅膀，白色的柔毛和羽毛，雪片一样的在门口飞旋着。再过一会，顿姆卡似乎就要胜利，就要把半死的鹅从女人的多节的手里夺过来了。但是那时候鹅的脆弱的颈子的关节轻微的响着，于是从它的躯体上分开了。女人的衣裙飞扑在她的头上，轰然的从门口倒下，她的身躯沉重的在每一级阶台上碰着。顿姆卡惊讶的叫了一声，两手仅仅拿着鹅的头，倒在正放在他的背后地板上的篮子里，把快要孵化了的鸡蛋压得稀烂。一阵巨大的笑声，把屋顶上的冰柱震落了。拉普西洛夫站了起来，戴上他的帽子，愤怒的用手背挽着他那流着口水，漠不关心的白痴儿子，拖着他差不多用一种奔跑的步子跑出了院子。因为愤怒和痛苦，脸变黑了的他的老婆跟了起来。拂去了她的衣上的尘埃以后，她伸手去捡起那还在阶台上扭动着的，没有颈子的鹅。但是在门口阶台旁边徘徊着一只黄褐色的波佐伊种猎狗，看见鹅的颈上迸出鲜血，它的毛竖了起来，突然一跳，就从女人的鼻子下面，提住了鹅，于是拖着它绕着院子跑，引得小孩们吹着口哨，大声的呼喊。（〔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114页）

迪·加夫人用闪电的速度冲向她的情敌，在盲目的愤怒下，趁年轻姑娘被突然的入侵惊呆了时，用手撕破她的短上衣的胸饰，用粗暴的手侵入藏着那封信的神圣处所，撕破衣料、刺绣、胸衣和衬衫；然后她又利用这次搜索来满足她的嫉妒心，以十分灵巧和愤激的手法划破她的情敌的跳动着的胸脯，在这个胸脯上留下她的指甲的血痕；她对于自己能够使情敌这样丑恶地赤身露体受辱，暗暗地感到高兴。玛丽只能软弱地抵抗这个愤怒的女人，在抵抗中她的没有系紧的头巾跌了下来，她的头发全部松散成无数波浪似的发环；她的脸因害羞而涨得通红，两行热泪沿着双颊流下来，眼睛里的火光更显得明亮；她站在那里因羞耻而战栗，在客人面前露出哆嗦着的身体。（〔法〕巴尔扎克：《舒昂党人》第191—192页）

"脏货！脏货！脏货！"绮尔维丝忿怒得吼叫起来，并且周身发抖。

她回身又向地上找东西，只看见一个小木桶，于是她抓住了桶脚，把一桶青矾水泼在维尔吉妮的脸上。维尔吉妮被泼湿了一只肩膀，而且她的左手也给青矾染青了。她嚷道：

"贱货！她竟敢弄坏我的衣服！等一等，臭东西！"

她也抓了一个水桶，照着绮尔维丝泼来。于是一场恶战开始了。她们争先沿着那些桶子走，看见了满盛着水的桶子便抓起来，回身互相泼在头上，每次泼水，都带着谩骂声。这时连绮尔维丝自己也回骂起来了：

"呃！脏东西！……你收到了这桶水！让你的屁股凉一凉，你可以安静些！"

"呀！娼妇！这一桶水给你洗一洗你的污秽，把你一生的罪孽消除了吧！"

"是的，是的，让我把你的身子清一清，大咸鱼！"

"再来一桶，……洗一洗你的牙齿，打扮一下子，今晚好到美男街角头上勾引客人去！"

后来桶里没有水了，她们就去开自来水管取水。在桶里的水没有流满的时候，她们继续互相辱骂。起先的几桶水泼得不准，没有泼着人。但是她们泼惯了之后就泼得准了。维尔吉妮先受了当头一桶，水从她的脖颈流入，流到她的背与胸部，由她的衣服里沙沙地流下地去。她正在昏乱的当儿，忽又来了一桶，斜泼在她的左耳上，砰然有声，浸湿了她的发髻，她的头发因此披散了。绮尔维丝起先是被泼在两腿上，又有一桶泼湿了她鞋子，直溅到了她的大腿；还有两桶泼湿了她的臀部。不久以后，人家竟分辨不出那一桶泼着什么地方。她们两人从头淋到脚，上衣粘在肩上，裙子粘在腰间，她们显得瘦了，直挺挺的，发抖了，身上四面滴水，竟象在滂沱大雨中的雨伞一般。

"她们有趣得很！"一个洗衣妇温声地说。

洗衣场的人们都非常开心。大家向后退，以免桶水溅到身上。喝采的声音，取笑的声音，和桶水猛然泼出的声音互相应和。地上积着许多水，她们两人踏在水里，直淹到她们的踝骨。这时候维尔吉妮准备使

用一个毒计，她突然抢得一桶滚热的碱水，是另一个洗衣妇买来的，竟向绮尔维丝身上泼去。只听得大喊一声，大家以为绮尔维丝被滚水烫坏了。但是她只在左脚上受了轻伤。她痛极了，一时发怒，也不再去取水，只拚命地把桶子一扔，打在维尔吉妮的腿上，把她打倒了。

……

绮尔吉妮对准了绮尔维丝的胸膛跳过去，握着她的脖颈，想要扼杀她。绮尔维丝尽力一挣，挣脱了身子，抓住了维尔吉妮的发髻向后扳，象是想娄搭掉她的头似的。搏斗重新开始，两人一声不响，也不叫，也不骂。她们并不互相扭住身子，专对面部攻击，她们的手指头，作着要抓人的姿势，摸着什么就乱掐，乱抓。维尔吉妮的头巾和发网都被扯落了；她的上衣领口也被撕破了，露出肩膀一大块肉来。绮尔维丝的衣服扯破了，她也不知道她的白色的内衣怎样脱落了一只袖子，她的衬衫裂了一个缝，露出她身体的曲线。碎布一片一片的飞舞。先是绮尔维丝流血，从嘴上到下巴有了三道很长的爪痕；她顾全她的眼睛，每一交锋先把眼睛闭了，恐怕维尔吉妮抓瞎了她。这时维尔吉妮还没有流血，绮尔维丝瞄准她的耳朵，很不能抓住它们，后来她终于抓着了她的一只耳环，是黄色的玻璃做成的；她把耳环一扯，扯破了维尔吉妮的耳朵，血流了。

"她们行凶了，快拉开她们吧！这两个下流女人！"许多人这样叫。

洗衣妇们都走近来，她们分为两个壁垒：有些嗾使她们，象嗾使两只打架的母狗似的；有些更急躁些，全身发抖，看够了，掉过头去，一再说，再看下去真要受不了啦。险些儿全场大打起来，彼此互骂没有良心，不中用；许多赤裸的手臂纷纷伸了出来；只听得三个耳光响了。

博歇太太终于去找洗衣场的伙计了。

"查理！查理！……他在哪里？"

她放眼看时，恰好看见他站在头排，交叉着双臂观望着。他是一个彪形大汉，脖颈很粗。他在笑，他在欣赏这两个妇人身上露出来的肉。那个金发的象鹌鹑一样肥，假使她的衬衫破了，那就更滑稽了。

"呃？"他眨着眼说，"她的臂下有一个红痣！"

"怎么！您在这里吗！"博歇太太瞥见他就说，"请您帮我们把她们拉

开！……您尽可以拉得开她们，您！……”

“嗯！不，谢谢！只叫我一个人去！”他安然的说，“您想要我象前几天一般，给人家抓破我的眼睛吗？……”

那两个妇人在地上又打起来。忽然间，维尔吉妮弯下身去，拾着一根捣衣杵，便举起来晃了几晃。她喘着气，变了声音说：

“妙极了！等一等！预备好你的脏衣服！”

绮尔维丝连忙伸长了手臂，也拾起了一根捣衣杵，举起来象一根棍棒。她的声音也变粗了，说：

“呀！你想要叫人给你好好冲刷一下！……把你的皮肉送上来，让我象捣床布一样把你捣一捣！”

一时间，她们跪在那里互相威吓。头发掩着脸孔，胸上频频喘气，身上沾满泥污而且肿了，她们互相窥伺着，缓一口气，等待着。绮尔维丝先下手打一杵；那杵在维尔吉妮的肩上滑过。维尔吉妮也一杵打来，她向旁边一闪，杵在她的屁股上掠过。于是她们交上了手，两人互相打击，竟象洗衣妇捣衣一般，用力而有节拍。当她们打着了身体的时候，杵声发出哑音，好象打在桶里的水上一样。

她们的周围，那些洗衣妇不笑了，有许多动身走了，说她们看了胃里不好受；还有那些不走的正在伸长了颈项，眼睛里放出残忍的光芒，觉得这两个妇人很有勇气。……

绮尔维丝突然喊了一声嗄哨。原来维尔吉妮狠狠地在她的肘上面赤裸的臂上打了一下，皮肤一红立刻肿起来。于是她急得跳起来，人们以为她要打死维尔吉妮。

“够了！够了！”大家这样嚷着。

她的脸色这样凶，没有一个人敢近她。她的力气大了十倍，于是她擒住了维尔吉妮，揽着她的腰，把她压下去，使她的脸贴在石砖上，屁股朝天。维尔吉妮虽然挣扎，她竟把她的裙子撩得很高。裙子下面有一条短裤。绮尔维丝把裤缝扯开了，弄得维尔吉妮的大腿和屁股都赤裸裸地露出来。后来她举起了捣衣杵，便向屁股上打下去，竟象当年她在布拉桑的时候她的老板娘教她在维奥纳河边给驻防军人捣衣一般。木杵落在白肉上很软，发出带湿的声音，每打一杵，白肉上就现出

一道红痕。

"哦！哦！"看得起劲的伙计查理瞪大了眼睛，喃喃地说。

场中笑声又起。但是不久之后大家又嚷："够了，够了！"绮尔维丝听不见，也不松手。她低头看她的战果，生怕留下一块不流血的肉。她要打得她体无完肤，血肉模糊。绮尔维丝想起了一首洗衣歌，凶狠而快乐地唱道：

"磅！磅！马尔哥到洗衣场……磅！磅！尽力捣衣裳……磅！磅！去洗净她的心肠……磅！磅！心里充满了悲伤……！"

她唱了又说：

"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妹妹的，这是给郎第耶的……你看见他们的时候把这个带给他们……当心！我又来了。这是给郎第耶的，这是给你妹妹的，这是给你的……磅！磅！马尔哥到洗衣场……磅！磅！尽力捣衣裳……"

人们只好从她的手里把维尔吉妮抢救出来。那高大棕发的维尔吉妮满面流泪，脸色青紫，羞愧难当，拿起她的衣服就走了；她被打败了。这时候绮尔维丝再穿上她的内衣的袖子，系好她的裙子。（〔法〕左拉：《小酒店》第25—30页）

这时桑丘醒来，觉得一团东西简直就压在身上。他以为是魔鬼，就挥拳四下乱打，玛丽托内斯身上着了不知多少下。她负痛顾不得体面，就动手还打，打得桑丘只好从梦中醒来。他发现有人打他，却不知是谁，就挣扎起身，揪住玛丽托内斯对打；两个都不要命了，打得煞是好看。骡夫在店主人的灯光下瞥见他情妇的情况，忙撇下堂吉诃德来救她。店主人也来帮一手，不过他另有用意，他拿定这番大合奏都由那丫头而起，所以要收拾一顿。这就好象经常说的"猫儿追耗子，耗子追绳子，绳子追棍子"；骡夫打桑丘，桑丘打丫头，丫头打他，店主打丫头，一个个忙得手不停留。妙的是店主那盏灯忽然灭了，大家黑地里恶狠狠地乱打，扭成一团；拳头落处，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肉。（〔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第117页）

（2） 格 斗

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绍问现居何职。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袁绍曰："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4—45页）

旁边一将，圆睁环眼，倒竖虎须，挺丈八蛇矛，飞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吕布见了，弃了公孙瓒，便战张飞。飞抖擞精神，酣战吕布。连斗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云长见了，把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来夹攻吕布。三匹马丁字儿厮杀。战到三十合，战不倒吕布。刘玄德掣双股剑，骤黄鬃马，刺斜里也来助战。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八路人马，都看得呆了。吕布架隔遮拦不定，看着玄德面上，虚刺一戟，玄德急闪。吕布荡开阵角，倒拖画戟，飞马便回。三个那里肯舍，拍马赶来。八路军兵，喊声大震，一齐掩杀。（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7页）

却说夏侯惇引军前进，正与高顺军相遇，便挺枪出马搦战。高顺迎敌。两马相交，战有四五十合，高顺抵敌不住，败下阵来。惇纵马追赶，顺绕阵而走。惇不舍，亦绕阵追之。阵上曹性看见，暗地拈弓搭箭，觑

得亲切，一眼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仍复挺枪纵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枪搠透面门，死于马下，两边军士见者，无不骇然。（罗贯中，《三国演义》第164—165页）

鲁达听罢，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里，睁眼看着郑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的肉雨。郑屠大怒，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那个敢向前来劝。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惊的呆了。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蹅地踢倒了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为何强骗了金翠莲？"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恰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滚将出来。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何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40—41页）

武松左手提了人头，右手拔出尖刀，挑开帘子，钻将入来，把那妇人头望西门庆脸上掼将来。西门庆认得是武松，吃了一惊，叫声："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只脚跨上窗槛，要寻走路，见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里正慌。说时迟，那时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托地已跳在桌子上，把些盏儿、碟儿都踢下来。……西门庆见来得凶，便把手虚指一指，早飞起右脚来。武松只顾奔入去，见他脚起，略闪一闪，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将起来，直落下街心里去了。西门庆见踢去了刀，心里便不怕他，右手虚照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窝里打来。却被武松略躲个过，就势里从肋下钻入来，左手带住头，这脅肘只一搠，右手早捉住西门庆左脚，叫声："下去！"那西门庆一着冤魂缠定，二乃天理难容，三来怎当武松勇力？只见头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当街心里去了，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街上两边人，都吃了一惊。

武松伸手去凳子边提了淫妇的头，也钻出窗子外，涌身望下只一跳，跳在当街上；先抢了那口刀在手里。看这西门庆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来动。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门庆的头来；把两颗头相结做一处，提在手里；把着那口刀，一直奔紫石街来。叫士兵开了门，将两颗人头供养在灵前；把那碗冷酒浇奠了，说道："哥哥魂灵不远，早生天界！兄弟与你报仇；杀了奸夫淫妇，今日就行烧化。"（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第330页）

乐伯军中有一小校，精于射艺，姓养名繇基，军中称为神箭养叔。自请于乐伯，愿与越椒较射。乃立子河口大叫曰："河阔如此，箭何能及？闻令尹善射，吾当与比较高低，可立于桥堵之上，各射三矢，死生听命！"越椒问曰："汝何人也？"应曰："吾乃乐将军部下小将养繇基也。"越椒欺其无名，乃曰："汝要与我比箭，须让我先射三矢。"养繇基曰："莫说三矢，就射百矢，吾何惧哉！躲闪的不算好汉！"乃各约住后队，分立于桥堵之南北。越椒挽弓先发一箭，恨不得将养繇基连头带脑射下河来。谁知"忙者不会，会者不忙"。养繇基见箭来，将弓梢一拨，那箭早落在水中。高叫："快射，快射！"越椒又将第二箭搭上弓弦，觑得亲切，飕的发来。养繇基将身一蹲，那枝箭从头而过。越椒叫曰："你说不许躲闪，如

何蹲身躲箭？非丈夫也！”繇基答曰：“你还有一箭，吾今不躲，你若这箭不中，须还我射来”。越叔想道：“他若不躲闪，这枝箭管情射着。”便取第三枝箭，端端正正的射去，叫声“着了！”养繇基两脚站定，并不转动，箭到之时，张开大口，刚刚的将箭镞咬住。越椒三箭都不中，心下早已着慌，只是大丈夫出言在前，不好失信，乃叫道：“让你也射三箭，若射不着，还当我射。”养繇基笑曰：“要三箭方射着你，便是初学了。我只须一箭，管教你性命遭于我手！”越椒曰：“你口出大言，必有些本事，好歹由你射来。”心下想道：“那里一箭便射得正中？若一箭不中，我便喝住他。”大着胆由他射出。谁知养繇基的箭，百发百中。那时养繇基取箭在手，叫一声：“令尹看射！”虚把弓拽一拽，却不曾放箭。越椒听得弓弦响，只说箭来，将身往左一闪。养繇基曰：“箭还在我手，不曾上弓，讲过‘躲闪的，不算好汉。’你如何又闪去？”越椒曰：“怕人躲闪的，也不算会射！”繇基又虚把弓弦拽响，越椒又往右一闪。养繇基乘他那一闪时，接手放一箭来，颩越椒不知箭到，躲闪不及，这箭直贯其脑。可怜好个颩越椒，做了楚国数年令尹，今日死于小将养繇基的一箭之下！（冯梦龙 蔡元放：《东周列国志》453—454页）

捷克人却不答话，把整个身子压在他身上，以便够到他的脖子，一剑捅下去，刺穿了那条绳在下巴下面的头盔皮带，在这个倒霉人的喉咙上连刺两刀，刀刀直插进胸口正中央。

万·克里斯特的眼珠顿时在眼窝里陷下去，两手两脚在雪地上乱扑，仿佛要扑掉雪地里的灰似的，过了一会儿就僵硬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了，只有那猩红的、布满着泡沫的嘴唇还在喘息，全身都浸在血泊里。（〔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481页）

他把马一夹，就直向那波兰绅士的背后飞驰过去，大喝了一声，使所有站在附近的人听到这种非人间的喊叫都吓得浑身战栗起来。波兰人想突然拨转马头，迎上前去；可是马不听他的使唤，被可怕的喊叫吓昏了，向斜刺里窜过去，接着库库卡科就一枪打倒了他。一颗火热的子弹穿进他的肩胛骨，他从马上滚了下来。可是即使到了这当口，波兰人

也还是顽强不屈，他还想给敌人一击，然而他的手没有力气了，一松手，马刀掉落在地上。库库卡科双手举起沉重的两刃刀，一直劈进那两片苍白的嘴唇中间。两刃刀打落了两只白糖般洁白的牙齿，把舌头切成两半，刀尖从咽喉骨穿通过去，一直深深地插进了土里。这样就永远把他钉在潮湿的地上了。象河边的蔓越橘般殷红的高贵的贵族的血，象泉水般向上迸溅出来，染红了他的整件绣着金花的黄色战袍。（〔俄〕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果戈理小说选》第216—217页）

两个首领（塔芒戈和勒杜）在连接前后甲板的一条狭窄的过道上相遇了。塔芒戈最先下手。白人将身子轻轻一闪，就躲过了那下打击。枪柄猛击在木板上，折断了，反弹力十分猛烈，长枪从塔芒戈手中失手掉下了。他没有了防御工具，勒杜露出狰狞的笑容，举起军刀，准备一下子把他砍倒。可是塔芒戈象他家乡的豹子一样敏捷。他冲进对方的怀里，抓住对方拿刀的手。这一个竭力设法保住自己的武器，另一个拚命抢夺武器。在激烈的斗争中，两个人都跌倒了，不过是非洲人被压在下面。塔芒戈毫不泄气，紧紧地抱住他的敌人，咬住他的脖子，用力之猛，竟使血如喷泉，象从狮子的齿缝里喷出来一样。船长逐渐衰竭，刀从他的手里落下。塔芒戈抓起刀，满嘴血淋淋地站起来。他发出一声胜利的喊声，对着已经半死的敌手猛砍了几刀。（〔法〕梅里美：《塔芒戈》《梅里美小说选》第45—46页）

这仿佛是事先通过某种方式安排好的。因为七点一敲响，爱密利亚小姐就在楼梯口露面了。在同一瞬间，马文·马西也出现在咖啡馆门口，人群不发一声为他让开路。他俩不慌不忙地互相接近，拳头都已攥紧，眼睛象梦游人的眼睛。爱密利亚小姐脱了红裙子，又穿上了那条旧工裤，裤管一直卷到膝盖。她光着脚，右腕上戴了一道增加力量的铁箍。马文·马西也卷起了裤腿——他裸露着上半身，面且厚厚地涂了一层油；他穿着离开监狱时发给他的那双大皮靴。胖墩麦克非尔从人群中跨前一步，用右掌拍拍两人的后屁股兜，弄清楚双方都没有暗藏刀子。接着，在明亮的咖啡馆空出来的房间中央，就只剩下他们两人了。

没人发出什么信号，可是两人都同时出手。两拳都打在对方的腮帮子上，因此爱密利亚小姐和马文·马西的耳朵都往后颈了颈，两个人都有点晕晕糊糊。第一次遭遇后的几秒钟里，他们仅仅是在光地板上移动脚步，试验各种姿势，虚晃几拳。接着，马文·马西肩膀上也着了一下，身子旋转起来，象只陀螺。这场恶斗正猛地进行着，双方都没有示弱的迹象。

在双方象这两人一样既灵敏又凶狠的一场争斗中，把眼光从混战中转过来看看观战者的表情，也是满有意思的。人们都贴紧了墙，惟恐自己太突出。在一个角落里，胖墩麦克非尔伛偻着身子，握紧拳头在助威，嘴里发出各种各样奇奇古怪的声音。彼梅里·芮恩嘴张得老大，以致让一只苍蝇冲了进去，他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已把苍蝇吞了下去。李蒙表哥呢——他更妙了。罗锅仍然站在柜台上，因此他比咖啡馆里谁都高。他手叉在腰上，那颗大脑袋伸了出来，两条细腿弯着，膝盖鼓了出来。他激动得忘乎所以地喊叫起来，苍白的嘴唇颤动着。

拳斗大约进行了半个小时，局势才开始有了变化。双方已经挥出了好几百拳，但局面还僵持着。这时马文·马西突然设法抓住了爱密利亚小姐的左臂，并且把这条胳膊扭到她的背后去。她使劲挣扎，抓住了马文·马西的腰；真正的格斗这时才算开始。县里最流行的打法还是摔跤——拳击到底动作太猛，太费脑子，太需要集中思想。现在，爱密利亚小姐和马文·马西扭在一起了，人群从迷惘中清醒过来，往前挤了挤。有一阵子，两个摔跤手肌肉贴紧肌肉，胯骨抵着胯骨。一会儿往前，一会儿退后，时而向左，时而向右，他们就这样的扯过来扯过去。马文·马西仍然一滴汗未出，而爱密利亚小姐连工裤都已经湿透，大量汗水沿着她的腿往下淌，她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的地板上留下了湿的脚印。现在考验的时刻来临了，在这严峻的关头，更强者是爱密利亚小姐。马文·马西身上有油，滑溜溜的，不易抓牢，可是爱密利亚小姐力气更大些。逐渐地她把马文·马西往后按，一英寸一英寸地逼得他贴紧地面。这情景瞧着真叫人惊人动魄，他们深沉、嘶哑的呼吸声是咖啡馆里唯一的音响。最后，她终于使他劈开了腿躺平在地；她那双强壮的手叉住了他的脖子。（〔美〕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当代

美国短篇小说集》第 266—267 页）

（3） 决 斗

“您好了吗？”帕威尔·彼得洛维奇问道。

“好了。”

“我们可以彼此走近了。”

巴扎洛夫慢慢地往前走，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把左手插在衣袋里他向着他走来，渐渐地举起了枪口。……“他瞄准着我的鼻子，”巴扎洛夫想道，“他就用心地眯起眼睛看着它，这个流氓！这种感觉可不舒服。我来望他的表链吧。”

什么东西嘶的一声在他耳边擦了过去。同时响起了枪声。“我听见它的，可见并不要紧了，”这思想在巴扎洛夫的脑里闪了一下。他再走一步，并不瞄准，就扳了机关。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微微一跳，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一股血在他的白裤上面流了下来，

巴扎洛夫丢下手枪，跑到他的对手身边。“您伤了吗？”他说。

“您有权利叫我回到界线上去，”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伤是不要紧的。照我们的规定，我们每个人还可以再放一枪。”

“不错，可是，对不起，下一次来吧，”巴扎洛夫答道，他连忙扶住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这位先生脸色渐渐变成惨白了。“现在，我不是一个参加决斗的人，我是一个医生，我得先验一验您的伤，再谈别的。彼得！到这儿来，彼得！你跑到哪儿去了？”

“全是废话……我用不着别人帮忙，”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急颤地说，“我们应当……再……”他要拉他的唇髭，可是他的手不听他指挥了，眼睛模糊了，他失了知觉。（〔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231—282页）

两人只穿长裤，隔着衬衫隐隐然映出粉红的肉。挑的腰刀重量相等，都在三斤左右，长三尺。各人站好位置，刀尖着地，等公证人发令。

两人一样镇静，虽是冷天，身上没有一块肌肉发抖，好比是铁打的。高台，四个证人和两个大兵看了不由得暗暗叫好。

……

腓列普用一个先声夺人的姿势冲向对方。决斗的行家都知道，只有高手才敢把手腕提得比刀尖高，行话叫做"抢上风"。这个进退裕如的架式说明对手是个第一流的决斗家，玛克斯见了先就心里一虚，精力也跟着松了一些，正如赌徒遇到名家或是走运的对手，心慌意乱，手段比平时更笨拙。

玛克斯心上想："那流氓倒是头等本事，我糟糕了！"

玛克斯前后左右挥舞刀子，象舞棍专家一般灵活；他想喷住腓列普，乘机碰上腓列普的刀，把它震落；谁知一碰之下，腓列普的手劲象钢铁一样有力，韧性象钢丝弹簧。玛克斯不得不改用别法，这倒拥鬼还临时转起念头来；腓列普却目光炯炯，比两人的刀光还亮，他把每一个攻势都挡回去了，态度的镇定不亚于练武场中穿着护胸甲的教师。

两个这样勇猛的敌手对垒，有些情形颇象民间的那种恶斗，所谓"摔跤"。胜负往往取决于一个落空的动作或者计算的错误，机会来的时候象闪电一般短促，全靠你不假思索的利用。厮杀过程中必有一个时间，双方集中精神打量敌人，动作非常慢，非常谨慎，仿佛谁都不愿交锋；当事人觉得这段时间很长，旁观者觉得极短；而内行人都知道这是最吃紧的关头，跟着来的就是迅速的决战。玛克斯一个招架不稳，手里的刀被腓列普打落了。

腓列普停下来说道："捡起来，我不杀赤手空拳的敌人。"

这一着真是毒辣透了。一个人如此大方，明明表示他武艺超群，旁观者都觉得这是腓列普使的最厉害的计策。果然，玛克斯重新站定位置的当口，心里乱了，而对方又摆出那个居高临下，一面防卫一面进攻的架式。玛克斯急于争回面子，想用冒险的行动取胜；他顾不得再防卫，两手并在一起握着刀，发疯似的望腓列普直砍过去，打算一下子结果腓列普的性命，不料反而断送了自己。腓列普的脑门和脸上的一角被砍伤了，但他为了招架而狠命回过去的一刀把玛克斯的脑袋从斜里劈成两半。决斗就以这个凶恶的回合结束，时间是九分钟。 （〔法〕

巴尔扎克：《搅水女人》第 253—254 页）

时候是十二点一刻了。太阳悬在正当空，这个被人选作决斗舞台的地点整个儿淹在太阳的热力下面。……

于是九个战士彼此迎着扑过来了，双方的气势都是猛烈的，不过却没有抛弃一定的步骤。

阿多斯挡住了一个名叫贾雨撒的，那是红衣主教的宠将；波尔多斯的对手是皮甲辣，阿拉密斯的对方是两个人。

达尔大尼央呢，他奔上前去进攻茹萨克本人。

这个伽司戈尼的青年人的心房跳动得快要裂开胸膛了，老天在上，那不是由于害怕，他连害怕的影子也一丝都没有，而是由于好胜之心太切；他象一只狂怒的老虎似地打起来，绕着他的对方围攻了十来个圈子，把自己的姿势和立脚点变换了二十来次。茹萨克，当时的人都说他最爱击剑，经验丰富，然而这一回，他费着极大的事来抵御对方，因为对方敏捷地跳来跳去，不断地避开成法，同时从四面八方进攻，他所用的这些招数都说明他对于自己的皮肤非常爱护。

这种斗法终于使得茹萨克失去耐心了。他心目中原来把对方当作一个孩子看待，现在自己竟被这孩子牵制得无法动作，所以怒气冲天，渐渐露出了好些破绽。达尔大尼央固然缺乏经验，不过他是深通斗剑的学理的，现在他使出加倍敏捷的手法来。茹萨克指望结束战斗，就伸长右腿朝前跨了一大步俯下整个身子向着对方使劲刺了一剑；而对方望下一格就躲开了，并且趁茹萨克重新站直身子的时候，象一条蛇似地在茹萨克的剑底下溜过去，伸起自己手里的剑一下就把茹萨克的身子刺了一个对穿。茹萨克如同一堆东西似地倒到了地上。（〔法〕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第 67—71 页）

首先，他们没有造成大的损伤。一个的喧闹舞动与另一个的冷静等待，延长了斗争。一把椅子被推倒，他们的大皮鞋踩踏石砖上撒满的白沙。但是他们的呼吸渐渐迫促，人们听见他们喘息的鼾声，他们的面孔膨胀，仿佛由内部的炭火烧红，人们由他们眼睛的明亮洞孔里，似乎

瞥见喷出的火焰。

“打着了！”萨瓦尔怒吼道。“已经敲到你的残骨头了！”

真的，他的拳头，象似斜打过来的鞭子一样，触及他敌人的肩膀。后者忍住疼痛的咕噜呻吟，发出筋肉受伤的柔软和钝重声音；马上用直达胸口的打击回答他，如果他不在山羊般的连续跳跃里连忙躲开，他的筋骨也许会被打碎。然而这一下却击中他的左腰，而且来得那么凶暴，他踉跄，他的呼吸都给截断了。一阵狂怒抓住他，他觉得自己的胳臂在疼痛里变软了。他象野兽似的扑过去，瞄照准对方的肚皮，想用脚尖踢死他的敌人。

……

不久，萨瓦尔已精疲力竭，全身淹没着汗水，拳头只向偶然去打击。不顾他的愤怒，哀田纳仍继续遮护自己，差不多闪过一切打击，只有几下擦伤他的皮肤。他的一只耳朵破裂了，一个指甲撬去他头上的一块皮肉，感到那么灼热的剧痛，他也轮着咒骂，向对方的胸口，发出可怕而笔直的攻击；再一次，萨瓦尔跳了一下，躲过了；可是他低下拳头击中他的面孔，压扁了鼻子，打伤了一只眼睛。立刻，一股血从他的鼻孔流出，眼睛肿起，变成淡蓝。可怜的无赖被这涌出的血，蒙盲了视线，脑筋也震昏了，只向空踩乱摇他的胳臂，不料另一下的当胸打击，终于打倒他。店堂里有了“卡嚓”的响声，他“四脚”朝天，象卸下一个石灰袋似的沉重，仰跌到地上。

哀田纳等着。

“你再起来。如果你还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再开始。”

并不回答，萨瓦尔，经过了数秒钟的蠢呆，在地上移动，伸展他的四肢。他困难地挣起，两膝跪着，缩成圆球那样，留了一会儿，他的手向他的衣袋深处，做着人们看不见的什么动作。接着，待他站了起来，他重新扑过去，喉头膨胀着野蛮的怒吼。

但是嘉黛琳看见了；不顾她的意志，一声大的叫喊由她的心头迸发出来，她很惊异，这仿佛招认偏爱，招认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的偏爱。

“你当心！他已取出他的刀！”

哀田纳只有时间用他的胳臂躲开第一击。毛线衫的毛线被厚的刀

面割断了，这是由钢箍固定在黄杨树柄里的一把刀子。他已抓住萨瓦尔的手腕，可怖的斗争进行着，他觉得自己若放开手，马上就会完蛋，另一个挨连挣扎，想摆脱出来，向他打击。武器渐渐低下去，他们的坚挺肢体已疲倦了，有两次，哀田纳似乎觉到冰冷的钢铁接触到他的皮肤；他只得费尽无上的努力，用那么厉害的紧握，几乎要捏碎对方的手腕，刀子才由张开的手里溜下来。两个都扑到地上，还是他拾起来，轮着舞动它。他将萨瓦尔翻倒在他的膝盖底下，他威胁要割开这被打倒者的喉管。

"啊！他妈的混帐好贼，你去尝尝滋味吧！"

一种卫愿的声音，在他的体内震昏他。这由他的脏腑里升上来，如铁锤一样，敲击他的头脑，这是杀害的突然疯狂，想尝到血味的野蛮需要。从来，发作没有象这样震动过他。然而他并没有迷醉。他还带着恋爱发狂者在强奸边缘挣扎的失望颤栗，向这遗传的宿疾奋斗。他终于战胜了自己，他将刀子掷到背后，以沙嘎的声音暖昧说：

"你再站起来，你滚开！"

这次，赖赛纳曾很快扑过去，可是不太敢插入他们中间冒险，怕的会受到不幸的打击。他不愿意人们在他的家里互相残杀，他的愤怒达到那么厉害的程度，他的女人，笔直靠近柜台站着，要他注意到他总喊得太早。两腿上几乎受了一刀的苏佛林决定点起他的卷烟。那末，这已完了吗？嘉黛琳面对两个都还活着的男人，仍蠢头蠢脑注视着。

"你滚开！"哀田纳重复说，"你滚开，不然，我就结果你的性命！"

萨瓦尔再站起来，用手背揩拭了继续由他鼻子里流下的血，下颚溅满了红液，眼睛受了伤，他拖着脚腿，在他的失败狂怒里慢慢离开。嘉黛琳机械地跟随他。于是他再挺直身体，他的憎恨爆发成如潮的猥亵话语。（〔法〕左拉：《萌芽》第577—581页）

（4） 斗 智

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

绰蛇矛，立马桥上；又见桥东树林之后，尘头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马，不敢近前。俄而，曹仁、李典、夏侯亭、夏侯渊、乐进、张辽、张郃、许褚等都至。见飞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又恐是诸葛孔明之计，都不敢近前。扎住阵脚，一字儿摆在桥西，使人飞报曹操。操闻知，急上马，从阵后来。张飞睁圆环眼，隐隐见后军青罗伞盖、旄钺旌旗来到，料得是曹操心疑，亲自来看。飞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我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颇有退心。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正是：黄口孺子，怎闻霹雳之声；病体樵夫，难听虎豹之吼。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人如潮涌，马似山崩，自相践踏。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66页）

却说曹寨中，听得擂鼓呐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飞报曹操。操传令曰："重雾迷江，彼军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轻动。可拨水军弓弩手乱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内唤张辽、徐晃各督弓弩军三千，火速到江边助射。比及号令到来，毛玠、于禁怕南军抢人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顷，旱寨内弓弩手亦到，约一万余人，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孔明教把船吊回，头东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呐喊。待至日高雾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只船两边束草上，排满箭枝。孔明令各船上军士齐声叫曰："谢丞相箭！"比及曹军寨内报知曹操时，这里船轻水急，已放回二十余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02页）

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黄盖用刀一招，前船一齐发火。火趁风威，风助火势，船如箭发，烟焰漲天。二十只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只一时尽着；又被铁环锁住，无处逃避。隔江炮响，四下火船齐到，但

见三江两上，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29页）

孔明分拨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县搬运粮草。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旁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马昭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罗贯中：《三国演义》第823—824页）

寇先锋去得远了，孙立在马上带住枪，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满弓，觑着寇先锋后心较亲，只一箭，那寇将军听的弓弦响，把身一倒，那枝箭却好射到，顺手只一绰，绰了那枝箭。孙立见了，暗暗地喝采。寇先锋冷笑道："这厮卖弄弓箭！"便把那枝箭咬在口里，自把枪带在了事环上，急把左手取出硬弓，右手就取那枝箭，搭上弦，扭过身来，望孙立前心窝里一箭射来。孙立早已偷眼见了，在马上左来右去。那枝箭到胸前，把身望后便倒，那枝箭从身上飞过去了。这马收勒不住，只顾跑来。寇先锋把弓穿在臂上，扭回身，且看孙立倒在马上。寇先锋想道："必是中了箭！"原来孙立两脚有力，夹住宝镫，倒在马上，故作如

此，却不坠下马来。寇先锋掀转马，要来捉孙立。两个马头，却好相迎着，隔不的丈尺来去，孙立却跳将起来，大喝一声。寇先锋吃了一惊，便回道："你只躲的我箭，须躲不的我枪。"望孙立胸前，尽力一枪搠来，孙立挺起胸脯，受他一枪。枪尖到时，略侧一侧，那枪从肋窝里放将过去。那寇将军却扑入怀里来。孙立就手提起腕上虎眼钢鞭，向那寇先锋脑袋上飞将下来，削去了半个天灵骨。（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1066—1067页）

（5）斗 法

乔道清又捏诀念咒，把手望北一招，喝声道："疾！"只见北军寨后，五龙山凹里，忽的一片黑云飞起，云中现出一条黑龙，张鳞鼓鬣，飞向前来。公孙胜呵呵大笑，把手也望五龙山一招，只见五龙山凹里，如飞电般掣出一条黄龙，半云半雾，迎住黑龙，空中相斗。乔道清又叫："青龙快来！"只见山顶上才飞出一条青龙，随后又有白龙飞出，赶上前迎住。两军看得目瞪口呆。乔道清仗剑大叫："赤龙快出帮助！"须臾，山凹里又腾出一条赤龙，飞舞前来。五条龙向空中乱舞，正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互生互克，搅做一团。狂风大起，两阵里捧旗的军士，被风卷动，一连颠翻了数十个。公孙胜左手仗剑，右手把麈尾望空一掷，那麈尾在空中打个滚，化成鸿雁般一只鸟飞起去。须臾，渐高渐大，扶摇而上，直到九霄空里，化成个大鹏，翼若垂天之云，望着那五条龙扑击下来。只听得刮剌剌的响，却似青天里打个霹雳，把五条龙扑打得鳞散甲飘。……将五条泥龙，搏击的粉碎，望北军头上，乱纷纷打将下来。北军发喊，躲避不迭，被那年久干硬的泥块，打得脸破额穿，鲜血迸流，登时打伤二百余人，军中乱窜。乔道清束手无术，不能解救。半空里落下个黄泥龙尾，把乔道清劈头一下，险些儿将头打破，把个道冠打瘪。公孙胜把手一招，大鹏寂然不见，麈尾仍归手中。（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1146—1147页）

石矶娘娘与太乙真人往来冲突，翻腾数转，二剑交加，未及数合，只

见云彩辉辉，石矶娘娘将八卦龙须帕丢起空中，欲伤真人。真人笑曰："万邪岂能侵正。"真人口中念念有词，用手一指，"此物不落，更待何时？"八卦帕落将下来。石矶大怒，脸变桃花，剑如雪片。太乙真人曰："事到其间，不得不行。"真人将身一跃，跳出圈子外来，将九龙神火罩抛起空中。石矶见罩，欲逃不及，已罩在里面。

……石矶在罩内不知东南西北。真人用两手一拍，那罩内腾腾焰起，烈烈光生，九条火龙盘绕——此乃三昧神火烧炼石矶。一声雷响，把娘娘真形炼出，乃是一块顽石。（许仲琳：《封神演义》第122—123页）

（6）斗兽

武松走了一直，酒力发作，焦热起来。一只手提着哨棒，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边，放翻身体，却待要睡，只见发起一阵狂风来。……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阿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

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上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剿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将起来。武松只一躲，躲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

那大虫吼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

退了十步远。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肐膞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被武松尽气力按定，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爬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撅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顺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那大虫动弹不得，使得口里兀自气喘。武松放了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棒橛，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那大虫气都没了……（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 273—274 页）

吉利亚特握紧他的刀。……

他盯着章鱼，章鱼也盯住他。

忽然间这怪物从岩石上解脱下它的第六只触角，把它向吉利亚特抛去，想抓着他的左臂。

同时它猛然地把头伸出来。在一秒钟以后，它的嘴巴便会贴在吉利亚特的胸口上。吉利亚特两臂紧紧地被缠住，遍身流血，便真是一个死人了。

但是吉利亚特警惕着。他被它侦察，他也侦察着它。

他躲开那只触角，在那怪物扑过来要咬他胸膛时，他紧握着利刀的拳头猛击在它的头上了。

坚持的双方都痉挛着；章鱼和吉利亚特都痉挛着。

这象两道闪电在搏斗。

吉利亚特把刀尖插进那扁平的胶体，用一种旋转的动作，好象把鞭子一挥那样，在它的两只眼睛的周围画了一个圆圈，把它的头割了下来，好象拔掉一颗牙齿。

完了。

怪物整个的身体落下了。（〔法〕雨果：《海上劳工》第 347 页）

这个饥饿的动物，用力拔一下脑，向印度人身上扑来。他躲在一边，避开鲨鱼的啃，但没有躲开鲨鱼尾巴的打击，因为鱼尾打在他胸上，他翻倒在水底下。

这个场面不过是几秒钟的事。鲨鱼回来，猛转背脊，就要把印度人切成两半了。这时候，我觉得跪在我近边的尼摩船长突然站起来。然后，他手拿短刀，直向鲨鱼冲去，准备跟鲨鱼肉搏。

鲨鱼正要咬这个不幸的采珠人的时候，看见了它的新来敌人，它立即又翻过肚腹，很快地向船长冲来。

我现在还看见尼摩船长当时的姿态。他弯下身子，带着一种特别的冷静，等待那巨大的鲨鱼，当鲨鱼向他冲来的时候，船长非常矫捷地跳在一边，躲开冲击，同时拿短刀刺入鱼腹中。不过，事情并没有完，结果尚未分晓。怕人的战斗开始进行了。

鲨鱼这时可以说是乱起来了。鲜血象冰流一般的从它的伤口喷出。海染红了，在这浑浊的水中，我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看不见，一直到水中露出明亮的地方的时候，我才看见勇敢大胆的船长，抓住鲨鱼的一只鳍，跟这个怪物肉搏，短刀乱刺鲨鱼的肚腹，但没有能刺到致命的地方，就是说，没有能刺中鱼的心脏。鲨鱼死命挣扎，疯狂的搅动海水，搅起的漩涡都要把我打翻了。

我很想跑去接应船长。但被恐怖慑住，不能挪动。

我两眼发直地注视着。我看见战斗的形势改变了。船长被压在他身上的巨大躯体所翻倒，摔在水底地下。一会儿，只见鲨鱼的牙齿大得怕人，象工厂中的大钳一般，尼摩船长的性命眼看就要不保了，忽然，尼德·兰手拿鱼叉，转念之间，迅速向鲨鱼冲去，他投出可怕的利叉，打中了鲨鱼。海水中散出一大团鲜血。海水受那疯狂得不可形容的鲨鱼的激打挣扎，汹涌地激荡起来。尼德·兰达到了他的目的。这是鲨鱼的最后喘息了。被叉刺中了心脏，这东西在怕人的抽搐中作最后的挣扎，反冲上来，掀倒了康塞尔。（〔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 273—275 页）

他仰卧着不动，他听得见病狼喝哧喝哧喘进喘出的气息慢慢地越

来越近。那气息来得更近，老是越来越近，这样经过了无穷的时间，而他是不动的。那气息就在耳边。那粗糙的干舌头象沙纸一般擦着他的颊。他的双手伸出去了——或者至少他凭意志的力量使双手伸出去了。他的手指屈得象鹰爪，但是抓个空。迅速和准确需要气力，然而那个人却没有这种气力。

狼的耐心是骇人的。那个人的耐心也一样骇人。他有半天工夫躺着不动，力图解除昏迷状态，等着那个要吃他，而他也想吃它的东西。有时那象大海一般的疲倦淹没了他，他作了一些漫长的梦；但是自始至终，醒醒梦梦，他都等着那个喝哧喝哧的喘息和那个舌头的锯齿的擦舐。

他没听见气息了，他慢慢地从梦中暗暗感到那个舌头正顺着他的一只手舐去。他等着。狼牙轻轻地咬紧了；咬力增加了；狼正竭尽最后的气力，拚命要把牙齿咬进它等了那么久的食物。但是那个人也等久了，那只受伤的手抓住了狼的颈。慢慢地，当狼无力地挣扎着，而手也无力地抓着时，那个人另一只手却偷偷地伸过去搂住了。五分钟之后，那个人全身重量都压在狼身上了。那双手没有充分的力量把狼扼死，但是那个人的脸却紧贴着狼的喉咙，而且他嘴里全是毛。过了半个钟头，那个人就觉得自己的喉咙里有一种暖暖的细流。那是不愉快的。那就象熔化的铅一般，硬灌到他的肚子里去，而且那是单单由他的意志力硬灌进去的。以后这个人便翻身仰卧着，睡觉了。（[美]杰克·伦敦，《热爱生命》《热爱生命》第30—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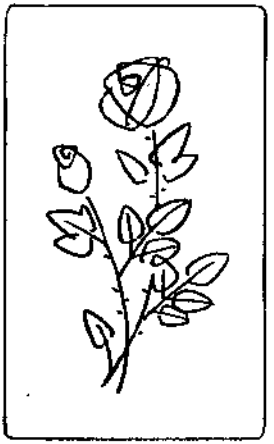
原来凯·鲍里的头上盘着一条棕色的毒蛇，它蠕蠕而动，正沿着他的眉毛束发带似地迅速缠绕。另一条蛇挂在他的脖子上，还有第三条，最大的那条，则螺旋形地绕在他举起来的手臂上。

……

凯·鲍里的手刚触到额头的冷东西，他便感觉到眉心针刺般地被重重地螫了两口，另一口螫在喉部，还有一口螫在手臂上。

他一把拉下头上那条蛇，俯身在岩石上把它摔死了。接着他又从脖子上拽下第二条蛇，抽鞭子似地往岩石上一阵抽。第三条蛇从他的

手臂上滑落下来，他毫不犹豫地一脚踩住了它的背脊。毒蛇扭过脑袋，在他的大腿上飞快地一连螫了十次。他弯腰提住这凶恶的东西，用手指头活活把它捏死了。（〔塞拉利昂〕萨里夫·依斯获，《宾客的礼物》《亚非拉短篇小说集》第420—421页）



人　物　部

一 肖像类

(1) 著名典型人物肖像

〔刘备〕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页）

〔张飞〕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张，名飞，字翼德……"（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页）

〔关羽〕正饮间，见一大汉，推着一辆车子，到店门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唤酒保："快斟酒来吃，我待赶人城去投军。"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5页）

〔诸葛亮〕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31页）

〔宋江〕看那人时，怎生模样？但见：

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悬珠，明皎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盈；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

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205页）

〔武松〕宋江在灯下看那武松时，果然是一条好汉。但见：

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语话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下云端；骨健筋强，如摇地貔貅临座上。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267页）

〔范进〕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周学道看在心里，封门进去。出来放头牌的时节，坐在上面，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吴敬梓：《儒林外史》第35—36页）

〔王熙凤〕一语未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放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环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褂，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29页）

〔贾宝玉〕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

有情；项上金螭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6页）

〔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7页）

〔孔乙己〕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鲁迅：《孔乙己》《呐喊》第28页）

〔阿Q〕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02页）

〔祥林嫂〕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象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鲁迅：《祝福》《彷徨》第3页）

〔吴荪甫〕车厢里先探出一个头来，紫酱色的一张方脸，浓眉毛，圆

眼睛，脸上有许多小疱。……他大概有四十岁了，身材魁梧，举止威严，一望而知是颐指气使惯了的"大亨"。（茅盾：《子夜》第4页）

〔骆驼祥子〕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炕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象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老舍：《骆驼祥子》第5页）

〔巴扎罗夫〕这是一张瘦长脸，宽广的前额，朝下尖的鼻子，大而带绿色的眼睛，红黄色的下垂的胡须；一个安静的微笑使他的脸庞显得有了光彩，而且表现出他的自信力和聪明来。（〔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8页）

〔皮却林〕他中等身材。他那匀称纤细的躯干和宽阔的肩膀表明他生有一副强健的体格，能经受流浪生活的种种艰苦和气候的变化，也挡得住京城放纵的生活和内心的狂风暴雨。他那件沾满尘土的丝绒上衣只扣住底下两个钮扣，露出白得耀眼的衬衫，显示了上等人的洁癖。他那副弄脏了的手套象是特地为他那双贵族的小手定制的；当他把一只手套脱下时，他那些苍白的手指的纤细样儿不禁使我吃惊。他走起路来懒洋洋的，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我发现他并不摆动两手，——这是一种内向性格的可靠标志。……当他坐在板凳上时，他那挺直的躯干弯了下来，仿佛背上没有骨头似的；他全身的姿态现出神经衰弱的样子；他的坐相极象巴尔扎克笔下那个三十岁的风骚女人在酣舞之后坐在鸭绒软椅里那样。乍看他的相貌，我估计不会超过二十三岁，接着我又觉得他至少三十了。他的微笑带点孩子气。他的皮肤象女人一样细嫩；天生卷曲的淡黄头发漂亮地勾勒出苍白高贵的前额，额上交错的皱

纹只有用心观察才能发现，但在愤怒和内心激动时就比较清楚。他的头发颜色很淡，胡子和眉毛却是黑黑的，这是血统纯粹的标志，就象黑鬃黑尾的白马一样。为了完成这幅肖像，我还要说明：他的鼻子稍微有点翘，牙齿白得耀眼，眼睛是栗壳色的，——关于这双眼睛我还得说几句。

第一，当他笑的时候，他的眼睛并不笑！你们没有在别人身上发现过这种怪事吗？……这是脾气很坏或者经常抑郁寡欢的标志。这双眼睛在半垂的睫毛下闪出磷火一样的光芒，——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这种光芒不是内心热烈或者想象丰富的反映，这是类乎纯钢的闪光：耀眼，但是冰冷。他的瞥视短促而尖锐，蛮横地打量着对方，给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要不是他的神气那样冷静，就会显得更加傲慢无礼了。……总的说来，他长得很不错，具有上流社会女人所特别喜欢的那种出色的相貌。（〔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51—52页）

〔泼留希金〕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特色来。和普通的瘦削的老头子，是不大有什么两样的；不过下巴凸出些，并且常常掩着手帕，免得被唾沫所沾湿。那小小的眼睛还没有呆滞，在浓眉底下转来转去，恰如两匹小鼠子，把它的尖嘴钻出暗洞来，立起耳朵，动着胡须，看看是否藏着猫儿或者顽皮孩子，猜疑地嗅着空气。那衣服可更加有意思。要知道他的睡衣究竟是什么底子，只好白费力；袖子和领头都非常腥龌，发着光，好象做长靴的郁赫皮；背后并非拖着两片的衣裾，倒是有四片，上面还露着一些棉花团。颈子上也围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是旧袜子，是腰带，还是绷带呢，不能断定。但决不是围巾。（〔俄〕果戈理：《死魂灵》第231—232页）

〔奥勃洛摩夫〕他年纪三十二、三岁，中等身材，外表愉快，深灰色的眼睛，可是面貌上毫无确定的观念和专注的神情。他的思绪，象自由的小鸟似的在脸上徘徊，在眼睛里翱翔，栖息在半张开的嘴唇上，隐藏在额角的皱纹中，随后就完全消失了，那时候就满脸闪烁着漠不关心的平静的光。这种漠不关心从他的脸上移到全身的姿势上，甚至于转到睡

衣的褶皱里。

有时候，由于疲倦或是无聊，他的眼睛就暗淡起来；可是疲倦也罢，无聊也罢，都不能将他脸上的那股温柔劲儿——那不单是他脸部的，也是全部心灵的主要而基本的表情——驱散一会儿；在他的眼睛里、微笑里，在他头和手的每一动作里，都坦率而明朗地闪烁着他的心灵……

伊里亚·伊里奇的面色既非粉红，又非黝黑，也非真正苍白，而是分别不清的，或者说不定是因为他发胖得和年龄不相称，这才显得这样的吧；这发胖，也许是因为缺少新鲜空气或者缺少运动，再不就是这两个原因兼而有之。他那暗无光泽而又白得过分的脖子、小而肥胖的手以及软绵绵的肩膀，都显得他不象男性的气概。

他的动作，哪怕他着了慌，仍不失其温柔和他特有的优雅的懒散。万一一片愁云从他心头涌到了脸上，那他的眼睛就模糊起来，额角就显出皱纹，疑惑、悲哀和恐惧就开始交织起来；可是这不安却难得形成一定的观念，更难得变成一种主意。它不过化作一声叹息，便消逝在冷淡或者瞌睡之中。

奥勃洛摩夫的便服多么适合他那恬静的面相和柔弱的身段啊！他穿着一件波斯料子的晨衣，一件真正东方式的晨衣，没有丝毫欧罗巴的气息——没有流苏，没有丝绒，没有腰身，肥大得能够把他裹上两周。袖子是道地亚洲式的，从手指到肩膀一路渐渐肥上去。这件晨衣虽然已经失去当初的鲜艳，而且有几个地方还磨出了油光，没有了原来的天然的光泽，但还保持着东方色调的鲜明和料子的结实。

在奥勃洛摩夫的眼睛里，这件晨衣有着无数十分宝贵的优点：又软又顺，穿在身上不觉得有东西；它听从身子的最细小动作，象一个驯顺的奴隶一样。

在家里，奥勃洛摩夫是从不系领带和穿背心的，为的是他喜欢舒畅和自在。穿着一双长长的、软软的、肥肥的拖鞋；从床上起身，他看也不用看，双脚向地板上一落，总是恰好穿进这双拖鞋。（〔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3—4页）

〔玛丝洛娃〕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

女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牢门，很快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身旁站住，里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的大衣。那个女人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卷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下来。那个女人整个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且宽的手和她大衣的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都是这种颜色。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她把身子站得笔直，挺起丰满的胸脯。她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照直瞧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准备着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一律照办。（〔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6页）

〔安娜·卡列尼娜〕但是现在杜丽被那种仅仅恋爱期间女人身上才有的，现在她在安娜脸上所看出的那种瞬息即逝的美貌所打动了。她脸上的一切：她脸颊和下腭上的鲜明的酒窝，她嘴唇的曲线，她面孔上依稀荡漾的笑意，她眼里的光辉，她的动作的优雅与灵活，她的声音的圆润，甚至她用来回答弗士洛夫斯基的那种半恼半笑的姿态……这一切都特别使人神魂颠倒；好象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很高兴这一点。（〔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878页）

〔尼洛芙娜〕母亲个子很高，有点驼背，她那被长年的劳累和丈夫的毒打折磨坏了的身体，走动起来没有一点声响，而且有点侧着，好象生怕撞上什么。宽宽的椭圆形的脸布满皱纹，有些浮肿，黯淡的眼睛流露出工人区大多数妇女都有的那种愁苦不安的神情。右眉上有一块很深的伤疤，使得眉毛向上微微吊起，看上去好象右耳比左耳高些，这使她的面孔带上一种似乎老在胆怯地谛听着什么的表情。在那又黑又密的头发里，已经闪现出一绺绺白发。她整个人都显得柔弱，忧郁和温顺……（〔苏〕高尔基：《母亲》第11页）

〔于连〕他的两腮红红的，两目低垂着。他是一个十八岁到十九岁

间的少年，表面看来，文弱、清秀，面貌不同寻常。他的鼻子好象鹰嘴，两眼又大又黑。在宁静的时候，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辉，又好象熟思和探寻的样子，但是在一转瞬间，他的眼睛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的表情。他的头发是深栗色的，垂得很低，只看得见一点儿额头，在他生气的时候，更显得他有的是坏性情。人类的面貌，变化无穷，也许他的有点突出，有点不同凡响，有使人感动注意的特征。他的身体纤弱而端正，看起来他不是强壮有力的人，而是柔和的人。在他的幼年时代，他的面容，时时都浸在沉思里面，灰白而无人色。因此他父亲总以为这个儿子是养不活的，纵令能够活起来，也是家庭当中一个很大的累赘。他是全家怨恨嫌厌的对象。（〔法〕司汤达：《红与黑》第23页）

〔加西莫多〕他底全身差不多就是一个滑稽像。一个巨大的头颅上长满着红色头发；两个肩膀之间隆起着一个驼背，当他摇摆时，从前面都能看得出来；两股和两腿看起来奇怪极了，好象他们只能用膝盖动作；从前面看去，好象是两把镰刀，刀柄同刀柄相联起来；两脚肥大，两手粗壮；而且，在种种的畸形之中，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坚强、严肃、勇敢态度；对于那希望"强力"也能象"美"一样是从和谐产生出的永恒的定律，要算是一个奇特的例外。这就是民众将要献出的愚人之王。

他看起来仿佛一个被打碎了而没有好好拼拢来的巨人像。

当这个怪物出现在小礼拜堂的门限上，无表情，又胖又矮，身体的高度和宽度差不多，象一个伟大的人物所说，"下部是方方的"，从他一半红色一半紫色，散缀着银色的钟型花纹的衣服上，特别是从他十足的丑陋上，观众立刻就认出他是谁，同声喊道："这是加西莫多，那个敲钟人！……"（〔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60页）

〔冉阿让〕他走去坐在炉边，把那两只累伤了的脚伸到火前。一阵香味从锅里冲出。他的脸仍被那顶压到眉心的便帽半遮着，当时所能辨别出来的只是一种若隐若现的舒适神情，同时又掺杂着另外一种由于长期苦痛而引起的愁容。

那是一副坚强有力而又忧郁的侧影。这相貌是稀有的；一眼看去

象是谦卑，看到后来，却又严肃。眼睛在眉毛下面炯炯发光，正象荆棘丛中的一堆火。（〔法〕雨果：《悲惨世界》第82页）

〔高老头〕虽然高里奥的里眼角向外翻转，又是虚肿又是往下掉，他常常要用手去抹，她觉得这副相貌还体面，讨人喜欢。他的多肉而突出的腮肚子，跟他的方鼻子一样暗示他具备伏盖寡妇所重视的若干优点；而那张满月似的，又天真又痴呆的脸，也从旁证实。……每天早晨，多艺学校的理发匠来替高里奥把头发扑粉，梳成鸽翅式，在他的低额角上留出五个尖角，十分好看。虽然有点儿土气，他穿扮得十分整齐，倒起烟来老是一大堆，吸进鼻孔的神气表示他从来不愁烟壶里会缺少玛古巴。（〔法〕巴尔扎克：《高老头》第15—16页）

〔老葛朗台〕至于体格，他身高五尺，臃肿，横阔，腿肚子的圆周有一尺，多节的膝盖骨，宽大的肩膀，脸是圆的，乌油油的，有痘瘢；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儿曲线，牙齿雪白；冷静的眼睛好象要吃人，是一般所谓的蛇眼；脑门上布满皱褶，一块块隆起的肉颇有些奥妙；青年人不知轻重，背后开葛朗台先生的玩笑，把他黄黄而灰白的头发叫做金子里搀白银。鼻尖肥大，顶着一颗满是血筋的肉瘤，一般人不无理由的说，这颗瘤里全是刁钻提狭的玩艺儿。这副脸相显出他那种阴险的狡猾，显出他有计划的诚实，显出他的自私自利，所有的感情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和他唯一真正关切的独养女儿欧也妮身上。而且姿势，举动，走路的功架，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他只相信自己，这是生意上左右逢源养成的习惯。所以表面上虽然性情和易，很好对付，骨子里他却硬似铁石。（〔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第10页）

〔欧也妮〕象欧也妮那样的小布尔乔亚，都是身体结实，美得有点儿俗气的；可是她虽然跟弥罗盎的爱神相仿，却有一股隽永的基督徒气息，把她的外貌变得高雅，净化，有点儿灵秀之气，为古代雕刻家没有见识过的。她的脑袋很大，前额带点儿男相，可是很清秀，象裴狄阿斯的邱比特雕像；贞洁的生活使她灰色的眼睛光芒四射。圆脸上娇嫩红润的

线条，生过天花之后变得粗糙了，幸而没有留下痘瘢，只去掉了皮肤上绒样的那一层，但依旧那么柔软细腻，会给妈妈的亲吻留下一道红印。她的鼻子大了一点，可是配上朱红的嘴巴倒很合适；满是纹绉的嘴唇，显出无限的深情与善意。脖子是滚圆的。遮得密不透风的饱满的胸部，惹起人家的注意与幻想。当然她因为装束的关系，缺少一点儿妩媚；但在鉴赏家心目中，那个不甚灵活的姿态也别有风韵。所以，高大壮健的欧也妮并没有一般人喜欢的那种漂亮，但她的美是一望而知的，只有艺术家才会倾倒的。（〔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第52—53页）

〔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从来没有象这期间这样好看过。……眼皮象是特地为她的视线剪裁的，看出去又杳眇，又妩媚，瞳仁沉在里头，不见踪影。气出急了，玲珑的鼻孔分开，丰盈的嘴唇翘起，同时薄薄一层黑毛，影影绰绰，盖住她的嘴唇。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肥鼻鼻的圆譬，你真还以为是一位专事打扮的巧匠放在上面的；随随便便，又因为幽会，天天散开。声音如今越发优柔动听，身材越发袅娜可爱，甚至于她的袍褶和她的高起的脚面，也妙不可言，象有东西使你沦肌浃髓一般。（〔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192页）

〔玛格丽特〕的确，玛格丽特可真是个绝色女子。

她身材颀长苗条稍许过了点份，可她有一种非凡的才能，只要在穿着上稍稍花些功夫，就把这种造化的疏忽给掩饰过去了。她披着长可及地的开司米大披肩，两边露出绸于长裙的宽阔的镶边，她那紧贴在胸前藏手用的厚厚的暖手笼四周的褶裥都做得十分精巧，因此无论用什么挑剔的眼光来看，线条都是无可指摘的。

她的头样很美，是一件绝妙的珍品，它长得小巧玲珑，就象缪塞所说的那样，好象是经她母亲精心摩挲才成为这个模样的。

在一张流露着难以描绘其风韵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上面两道弯弯细长的眉毛，纯净得犹如人工画就的一般，眼睛上盖着浓密的睫毛，当眼帘低垂时，给玫瑰色的脸颊投去一抹淡淡的阴影，

俏皮的小鼻子细巧而挺秀，鼻翼微鼓，象是对情欲生活的强烈渴望；一张端正的小嘴轮廓分明，柔唇微启，露出一口洁白如奶的牙齿；皮肤颜色就象未经人手触摸过的蜜桃上的绒衣；这些就是这张美丽的脸蛋给你的大致印象。

黑玉色的头发，不知是天然的还是梳理成的，象波浪一样地卷曲着，在额前分梳成两大绺，一直拖到脑后，露出两个耳垂，耳垂上闪烁着两颗各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环。（〔法〕小仲马：《茶花女》第10—11页）

〔羊脂球〕她是以妙年发胖著名的，得了个和实际相符的浑名叫做羊脂球。矮矮的身材，满身各部分全是滚圆的，胖得象是肥腺，手指头儿全是丰满之至的，丰满得在每一节小骨和另一节接合的地方都箍出了一个圈，简直象是一串短短儿的香肠似的；皮肤是光滑而且绷紧了的，胸脯丰满得在裙袍里突出来，然而她始终被人垂涎而被人追逐，她的鲜润处所教人看了多么顺眼。她的脸蛋儿象一个发红的苹果，一朵将要开化的芍药；脸蛋儿上半段，睁开了一双活溜溜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下半段，一张妩媚的嘴，窄窄儿的和润泽得使人想去亲吻，内部露出一排闪光而且非常纤细的牙齿。（〔法〕莫泊桑：《羊脂球》《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12页）

〔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满面伤痕，满腹懊丧。他还包着纱布，带着斑疤——上帝没在他脸上打下手印，却是猫儿在那里留下了爪痕；这种灾难也是骑士生涯里免不了的。

……他身上裹着一条黄缎子床单，头上戴一顶睡帽，脸和胡须都包扎着——脸是因为抓伤了，胡须是因为要卷得它往上翘，那副怪模样简直难以想象。（〔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册第333—334页）

〔简·爱〕我一直希望，尽可能使自己显得好看些，在缺少美貌所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使自己讨人喜欢。我有时惋惜自己没长得再漂亮一点；有时候希望有红喷喷的脸蛋，挺直的鼻子和樱桃般的小嘴；希望自

己长得高，庄严，身材丰满；我觉得自己长得那么矮小，那么苍白，五官长得那么不端正、那么特征不显著，真是一种不幸。（〔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124页）

〔牛虻〕他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不大象三十年代英国中等阶级的年轻人，倒象十六世纪人物画里的意大利少年。从那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角，直到那纤小的手和脚，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过分精致，轮廓过分鲜明。要是静静地坐在那儿，人家准会当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很美的姑娘；可是一行动起来，他那柔软而敏捷的姿态，就要使人联想到一只驯服了的没有利爪的豹子了。（〔爱尔兰〕伏尼契：《牛虻》第2页）

（2）贯穿肖像

〔闰土〕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里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的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象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

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鲁迅：《故乡》《呐喊》第84、85、89、91页）

〔祥林嫂〕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象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或者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柱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

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约是得到祥林嫂好运的消息之后的又过了两个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桌上放着一个竿荠式的圆篮，檐下一个小铺盖。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鲁迅：《祝福》《彷徨》第3、8、13—14页）

〔罗亭〕一位年约三十五岁的男子进来，身材很高，微微有点佝偻，卷曲的头发，黝黑的皮色，一张不匀称但是有表情的聪颖的脸，水汪汪发亮的活泼的深蓝的眼睛，笔直的广阔的鼻，和弧形完整的嘴唇。他的衣服不新，有几分过窄，好象是因为身体长大了，所以不合身。

……

在他的前面站着一个高大的，佝偻的，头发几乎完全灰白了的男

子，穿了一件缀有青铜钮扣的绒外套。

……

罗亭的容貌和我们上一次在车站上遇见他的时候改变得并不多，虽则逐步逼近的老年添印了不少衰痕；他的表情是不同了。他的眼睛的神色也迥异从前；他的全身，一时缓慢一时又猝然而断续的动作，他的颓丧的讷讷说话的样子，一切都表示着极端的疲乏，一种默受的暗暗的沮丧，和他从前曾有一时故意装着青年们在充满了希望和怀着自信自尊的时候惯装的那种假设的忧郁是不同了。

……

突然间在防垒的高顶，一辆翻身的公共马车的框架上，出现了一个穿着一件旧外套的高大的汉子，束着一条红腰带，灰白的蓬乱的头发上戴着一顶草帽。他一手握着红旗，另一只手一把缺锋的弯形大刀，当他爬上来的时候，口里喊着一声尖锐的声音，挥舞着旗帜和大刀。一个维赛尼斯的枪手瞄准他，放了。这个高大的汉子掉下了红旗——象一只布袋似的面孔朝地翻下来，好象他仆倒在什么人的脚前致最敬的礼一样。子弹贯了他的心脏。（〔俄〕屠格涅夫：《罗亭》第39、206、209、228页）

〔玛丝洛娃〕果然是她，卡秋莎。她还是跟从前一样，只是越发妩媚了。她那对含着笑意的、纯洁的、微微斜睨的黑眼睛仍旧那么稍微低着而往上看人。她身上也跟从前一样，仍旧系着干净的白色围裙。她从他姑姑那儿拿来一块刚刚拆掉包皮纸的香皂和两条毛巾，一条俄国式的大浴巾和一条毛茸茸的浴巾。不论是那块没有动用过、刻着字母的香皂也罢，那两条毛巾也罢，她本人也罢，一律都那么干净，新鲜，齐整，招人喜欢。由于难以抑制的高兴，她那两片可爱的、抿紧的红嘴唇就象从前她见到他的时候那样皱起来。

……

过了一分钟玛丝洛娃从旁门的门口走进来。她踩着轻软的步子一直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站住，从眉毛底下看了他一眼。她的黑头发，象前天似的，卷曲着飘在额头上，她那张不健康的脸浮肿而苍白，然而发

俏，十分镇静，只是黑亮的、斜视的眼睛在臃肿的眼皮底下特别炯炯有光。（〔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6、7、70、198页）

〔苏菲亚〕她虽不象一般公主那样天鹅似的步履，却也飘动着开胸的轻柔的衣裳，姗姗的移动而入。红的绸带子在角冠上飘飘翻动。施着脂粉的丑陋的脸，长着许多雀斑。骨骼粗鲁的体态，大脑袋，突额，碧眼。紧闭的嘴唇，没有一点女性气，跟一个男人一样。

……

这年的冬季，苏菲亚秘密堕了胎。口边生着强韧筋肉的肥脸，已没有以前那样的红晕，忧心、烦恼和不安的影子，深深刻镂在她的神情之中。虽然依旧穿着处女似的华服，身体却已胖胖的显出妇人的样子，耐得住激越的情欲了。（〔苏〕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第23、101页）

〔芳汀〕她那一嘴光彩夺目的牙齿明明是从上帝那里奉了一道使命，笑的使命。一顶垂着白色长飘带的精致小草帽，她拿在手里的时候多，戴在头上的时候少。一头蓬松的黄发，偏偏喜欢飘舞，容易披散，不时需要整理，仿佛是为了使垂杨下面的仙女遮羞而生的。她的樱唇，喋喋不休，令人听了心醉。她两只嘴角含情脉脉地向上翘着，正如爱里柯尼的古代塑像，带着一种鼓励人放肆的神气；但是她那双迟疑的睫毛蓦然低垂在冶艳的面容上，又仿佛是在说着"行不得也哥哥"一样。她周身的装饰具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和夺目的光彩。她穿了件玫瑰紫的毛织薄呢袍，一双闪烁的玲珑古式鞋，鞋带交叉结在两旁挑花的细质白袜上，还穿一件轻罗短衫；那种短衫，是马赛人新创的式样，名叫canezou，这个字是quinze août（八月十五）的变音，在加纳皮尔大街上是那样读的，它的涵义是"啃暖的南国"。

……

至于那母亲的形状，却是贫苦忧郁的，她的装束象个女工人，却又露出一些想要重做农家妇的迹象，她还年轻。她美吗？也许，但是由于那种装束，她并不显得美。一股金发从她的头发里拖出来，显出她的头发丰而厚，但是她有一条丑陋窄狭的、巫婆用的头巾，紧紧结在颏下，把

头发全遮住了。人可以在笑的时候露出他美丽的牙齿；但是她一点也不笑。她的眼睛仿佛还没有干多久。她脸上没有血色，显得非常疲乏，有病似的。她怨着睡在她怀里的女儿的那种神情，只是亲自哺乳的母亲才会有。一条对角折着的粗麻布大手巾，就是伤兵们用来擤鼻涕的那种大手巾，遮去了她的腰。她的手，枯而黑，生满了斑点，食指上的粗皮布满了针痕，肩上披一件蓝色的粗羊毛氅，布裙袍，大鞋。

……

但是在她的脸上，有一种无可形容的安闲态度，使她在睡中显得另有一番神色，那种苦痛的呼吸并不怎么影响她。她的面容已经由黄变白；两颊却绯红。她那两对纤长的金黄睫毛是从她童贞时期和青春时期留下的唯一美色了，尽管是垂闭着的，却还频频颤动。她全身也都颤着，那种颤动在别人是只能感到而看不见的，有如行将助她飞去的翅膀，欲展不展，待飞且住似的。看她那种容貌，我们永远不会相信躺在那里的竟是一个濒危的病人。与其说她象个命在旦夕的人，毋宁说她象个振翅待飞的鸟。（〔法〕雨果：《悲惨世界》第157、185、348页）

〔巴尔托洛梅奥〕外邦人头发浓密，头颅硕大沉重，此类头像往往出现在卡拉齐兄弟的笔下。这样墨黑的头发却夹杂着大量银丝。他的脸容虽然显出高贵的傲岸，却有一股肃杀之气，使他的神采大为逊色。尽管仍英武有力，身板挺直，可是，看来他已有六十开外。衣衫蓝褛，表明他来自外邦。

……

巴尔托洛梅奥激动异常，坐立不安，他站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两圈，步履轻快，竟看不出是七十七岁的人了。他体格强健，打从来到巴黎，至今很少改变，他个儿虽高，身板依旧挺直。鬓发变白和稀疏了，坦露出宽阔而突起的脑门，可以想见他坚毅的性格。他的脸刻着深深的皱纹，长得异常丰满，保持着苍白的颜色，令人敬畏。他的眉毛还没有全白，耸动起来依旧那样骇人，他的眼睛迸射出异乎寻常的火花，笼罩着激情狂飚。这颗头轮廓严峻，可以看出，巴尔托洛梅奥就该这样。（〔法〕巴尔扎克：《家族复仇》《家族复仇》第16—17、59页）

〔淑茜〕她的面容很娇嫩。她一定还不到二十岁，蓬乱的金发，可怜的细长瘦脸，配上表现苦痛的苍白嘴唇与被眼泪毁伤了的蓝色眼睛，她的容貌，由他看来，似乎不甚漂亮。可是，在这破旧的衣衫之下，是多么玲珑的少女体态！

……

这不再是面容憔悴，头发蓬松，肚皮挨饿，穿着破旧衣服，在街道上奔跑的可怜的女郎了。她已过了二十一岁，她的苗条身材，裹着蓝布的简单外衫，既柔软，又温雅，一点也不瘦弱，的确是很可爱的。象丝一般轻细的淡黄美发，跟开的丛花似的，覆盖着她的头上，她的稍长面容是甜美的，上部是喜欢笑的蓝色眼睛，底下是娇嫩的小嘴，脸色同玫瑰花一样的新鲜。（〔法〕左拉：《劳动》第7、296页）

（3） 整体肖像

儿 童

这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姑娘，最多只有七、八岁，穿着肮脏的破衣烂衫；她的一双小脚没有穿袜子，套在一双破鞋里。她身上那件破烂衣服早就小得不称身了，可她还是竭力拿它来裹住自己冷得发抖的身躯。她把消瘦、苍白、带着病容的小脸蛋转过来瞧着我们，怯生生地默然无语，一只哆哆嗦嗦的小手向我们伸了过来，带着一种低声下气的、唯恐遭到拒绝的神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77页）

珂赛特的相貌丑。假如她快乐，也许会漂亮些。我们已经约略描绘过这个沉郁的小人儿的形象。珂赛特体瘦面黄，她已经快满八岁了，看上去却还不象个六岁的孩子。两只大眼睛，深深地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了光彩，这是由于经常哭泣的原故。她嘴角的弧线显示着长时期的内心痛苦，教人想起那些待决的囚犯和自知无救的病人。她的手，正如她母亲猜想过的那样，已经"断送在冻疮里了"。当时炉里的火正照着她，使她身上的骨头现得格外突出，显得她瘦得令人心酸。由于

她经常冷到发抖，她已经得了紧紧靠拢两个膝头的习惯。她所有的衣服只是一身破布，在夏季会教人见了可怜，冬天教人见了难受，她身上只有一件布满了窟窿的布衣，绝无一寸毛织物。四处都露出她的肉，浑身都看得出德纳第婆娘打出来的青块和黑块。两条光腿，又红又红。锁骨的窝教人见了心痛。那孩子，从头到脚，她的态度，她的神情，说话的声音，语言的迟钝，望人的神气，见了人不说话，一举一动，都只表现和透露一种心情：恐惧。（〔法〕雨果：《悲惨世界》第481页）

巴黎的野孩是恭谨，辛辣，横蛮的。他的牙齿怪难看，因为他的饮食差；他的眼睛美，因为他有智慧。他会当着耶和华的面，用一只脚跳完天堂的台阶。他踢腿的本领强。任何发展，对他来说，都是可能的。他在水沟里游戏，也能为暴动而挺起胸膛；他在开花弹面前也仍然是嬉皮笑脸的。那是一个顽皮小鬼，也是一个英雄；和底比斯孩子一样，他揪住狮子的皮乱摇；鼓手巴拉便是个巴黎野孩；他高呼：前进！正如圣书中的马叫：哼！一眨眼，他由小猴儿变成了巨人。（〔法〕雨果：《悲惨世界》第712—713页）

这瘦弱的孩子的眼睛是惨白的，她的皮肤和阳光所照耀的瓷器一样的发白。很显然的，马德莲并不是在城市的环境中生长的。乡间的空气，她的母亲的爱护（她好象就是这母亲诞生的）使这躯壳中的生命保持着一种脆弱的性质，就好象一棵在异地的寒冷气候中移到暖室里生长的花木一样。虽然她一点儿也不象她的母亲，但是马德莲好象有她母亲的同样的灵魂，就是这个灵魂支持着她。她那稀少而漆黑的头发，她那深陷的眼睛，她那凹形的双颊，她那枯瘦的手臂，她那狭小的胸脯，这一切都暗示着生命和死亡的斗争；这是一种不能和解的决斗……（〔法〕巴尔扎克：《幽谷百合》第42—43页）

他是个茁壮的孩子，遍身都胖胖的，象一只粉红色的乳猪，正好插在烤架上烤了吃。……在孩子的胖敦敦的、有弹性的身体中，有一股过剩的精力被抑制着，好比一个要求蹦跳的橡皮球。他和世界发生每一

次新的接触，都使他快活得叫喊起来。（〔法〕罗曼·罗兰：《母与子》第 237 页）

这个婴儿，形态完整，精力充沛，嫩弱的四肢具有天然的灵活动作，真可以说她是在伊甸园里生长的；而且可以说在人类第一双父母被赶出来之后，就把她留在那里成了天使的玩物。这个孩子有一种天生的优雅，那并不一定是与无疵的完美相共存的；她穿的服装，无论多么简单，看见的人总认为只有那件衣服才最合她的身材。（〔美〕霍桑：《红字》第 47 页）

哈克贝利经常穿着大人丢掉不要的破衣服，满身都是一年四季开花，破布条条老在飘动。他的帽子是个很大的破家伙，边上有一块很宽的新月形的帽边子牵拉着；他要是穿着上装的时候，那上装就差不多拖到脚跟，背后两颗并排的钮扣一直到背部的底下；裤子只有一边的背带吊着；裤裆象个口袋似地垂得很低，里面什么也没有；裤脚没有卷起的时候，毛了边的下半截就在灰尘里拖着。（〔美〕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第 45 页）

青 年

他痛苦地看了牧少爷一眼，那个瘦削的头，那张没有血色的脸这时显得更加惨白瘦小了。连嘴唇皮也是干枯而带黄色的。那一套宽大的袍褂不合身地罩在牧少爷的瘦小的身上，两只手被长的袖管遮掩着，一个瘦小的头在马褂上面微微地摇动。这一切使得这个十六岁的青年活象傀儡戏中的木偶。这个形象很可以使人发笑，但是觉新却被它感动得快要流泪了。（巴金：《春》第 112 页）

他身材四四方方，胸脯宽宽大大，他那大脑袋上的头发曲卷着。有一天傍晚，他来了，打扮得象过节似的，穿着金黄的绸衬衫，绒布裤子，象手风琴轧轧作响的皮靴，他的头发发亮，浓眉底下一对愉快的斗鸡眼，还有年轻的小黑胡子底下雪白的牙齿，都闪闪发光，他那绸衬衫，柔

和地映着长明的灯光，象是在燃烧。（〔苏〕高尔基：《童年》第28页）

他头上没戴帽子，脸色显得苍白，并且瘦了。几乎看不出他的衣服是黑的。近晚的微光把他的俊美的脸映得发青，两只眼睛隐在黑影里。他在一层无比柔和的幕霭中，有种类似幽灵和黑夜的意味。他的脸反映着奄奄一息的白昼的残晖和行将远离的灵魂的思慕。

他象一种尚未成鬼，却已非人的东西。（〔法〕雨果：《悲惨世界》第1157—1158页）

吕西安的优美的姿势真象雕塑家设计的印度酒神。他脸上线条高雅，大有古代艺术品的风味：希腊式的额角和鼻子，女性一般的皮肤白得非常柔和，多情的眼睛蓝得发黑，眼白的鲜嫩不亚于儿童。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于中国画家的手笔，栗色的睫毛很长。腮帮上长着一层丝绒般的汗毛，色调正好同生来卷曲的淡黄头发调和。门里泛着金光的太阳穴不知有多么可爱。短短的下巴颏儿高贵无比，往上翘起的角度十分自然。一口整齐的牙齿衬托出粉红的嘴唇，笑容象凄凉的天使。一双血统高贵的漂亮的手，女人看了巴不得亲吻，随便做个动作会叫男人服从。吕西安个子中等，细挑身材。看他的脚，你会疑心是女扮男装的姑娘，尤其他的腰长得和女性一样，凡是工于心计而不能算狡猾的男人，多半有这种腰身。这个特征反映性格难得错误，在吕西安身上更其准确。（〔法〕巴尔扎克：《幻灭》第21—22页）

克劳德瘦长个儿，细格脖，长鼻子，嘴唇松弛混润，那张松鼠脸象一刀劈出来的。他近视眼，戴着眼镜，但并不使他的那副尊容更好看些。他是个出主意和幕后指使的，一出事儿就象公司的律师顾问那样溜之大吉；学校里的书本他几乎从来没打开过，但他连哄带骗，总能使老师给他好分数。他身穿一套黑西服，打着领带，象个文人似的微驼着背，走起路来脚步蹒跚，仿佛带着几分歉意；他貌不惊人，一副谦恭、温厚的样子。他富于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却发挥在对社会施暴行上。（〔美〕欧文·肖：《富人，穷人》第16页）

那位主席的名字叫做戈摩罕，他的亲戚朋友都叫他戈拉。他好象长得比周围的人都高大。大学里有位教授，一向把他称做"雪山"，因为他的皮肤白得惊人，丝毫没有黑和别的色素。他有将近六呎高的身躯，骨骼很粗大，拳头就象老虎的脚爪一样。他的声音深沉而又粗豪，如果猛听他高声问道"是谁？"——你准会大吃一惊。他的脸看来是太大了，而且过于刚强，上颚和下巴的骨头宛如堡垒上的大插销。他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眉毛，宽宽的额头一直倾斜到两边的耳朵。嘴唇很薄，抿得很紧，鼻子象一把剑似地突出在嘴唇上面。一双眼睛虽小，却非常锐利，好象箭头一样瞄着远方某个看不见的目标，然而又能在刹那之间转过来射击近处的东西。（[印度]泰戈尔：《戈拉》《泰戈尔作品集》八第9页）

他当时是身高六呎、又魁梧、又强壮、身阔肩圆的人了；但是他生有呆笑的孩子的脸，还有使他的样子好象绵羊的卷曲的浅色的头发。他穿着一件帆布短衫，一条没有腿在里边也可以独自站得起来的硬裤子。你与其说他戴有一顶帽子，不如说他象一所旧房子一般顶上盖着一种漆黑的东西。（[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35页）

那个脸完全象在窗子里的时候一样是死灰色的，不过表面上有一种红发人皮肤中常有的红色。那个脸属于一个红发人——据我现在推测，是一个十五岁的青年，不过样子老得多——他的头发剪得象最短的麦茬一样短；他几乎没有眼眉，没有睫毛，生有红褐色的眼睛；那双眼睛是那么没有掩护，没有遮盖，我记得，我曾经奇怪他怎样入睡。他双肩上耸，瘦骨嶙峋；穿着一套大致还好的黑衣服，戴着一条白领巾；衣领是直的；生有一双细长的瘦削的手。他站在马头旁边，一面用手摩擦下颌，一面仰起脸来向车内看我们，那只手格外引起我的注意。（[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254页）

他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子；在他的形体和举动这两种属性里，举动先惹人注意。他的举动里那种温雅，很有些特别，好象是一种用哑剧方式

表现出来的调戏妇女的勾当。第二步惹人注意的，才是他形体方面的特质，这里面最显著的，是他那短式的厚头发，在前额上掩覆着，把额角显得好象初期哥特式的高角盾牌；再就是他的脖子，又圆又光，好象圆柱。他那身材的下半部，轻浮而不沉着。总而言之，他这个人，没有男人会觉得他有什么可以称赞的地方，没有女人会觉得他有什么可以讨厌的地方。（〔英〕哈代：《还乡》第56页）

少女

只见渔船上站着一个少年女子，浑身水湿，生得齿白唇红，极其美貌。头上束着青绉包头，身上披着一件皮衣，内穿一件银红小袄，腰中系着丝绦，下面套着一条皮裤，胸前斜插一口宝剑，丝绦上挂着一个小小口袋，项上扣着一条草绳，拴在船舷上。（李汝珍：《镜花缘》第83页）

青春的年龄把她蕴藏着的美表现出来；象花一般，当苞儿半放花瓣微展时，自有一种可爱的姿态和色泽，叫人家看着神往。她的美可以说在乎匀称；面部的器官，躯干和手臂，好象天生配就是这么一副；分开来看也没有什么，合拢来看就觉得彼此相呼应，相帮衬；要是其中任何一件另换个样式，就要差得多了。微可惋惜的是两条腿短了些，否则还能多几分飘逸。然而她把裙子裁得长些，把上衣故意减短半寸或者三四分，也就差不多弥补过去。此外，似乎皮色太白了些。除了颧颊部分，即使没有什么羞惭或欣喜，也罩着一层薄红外，平时皮肤底层的血色竟不甚显著。她常常笑，但是不过分地狂笑，只到两排细白的牙齿各露一线为度。她又常常凝思，睫毛下垂几乎掩没眼球，端正的鼻子仿佛含着神秘；想到明澈时，眼皮开幕一般缓缓地抬起，晶光的黑眼瞳照例这么一耀。（叶圣陶：《倪焕之》第63页）

孙舞阳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衫裙；那衫子大概是夹的，所以很能显示上半身的软凸部分。在她的剪短的黑头发上，箍了一条鹅黄色的软缎带；这黑光中间的一道浅色，恰和下面粉光中间的一点血红的嘴唇，成

了对照。她的衫子长及腰际，她的裙子垂到膝弯下二寸光景。浑圆的柔若无骨的小腿，颜细的伶俐的脚踝，不大不小的踏在寸半高跟黄皮鞋上的平背的脚，——即使你不再看她的肥大的臀部和细软的腰肢，也够想象到她的全身肌肉是发展的如何匀称了。（茅盾：《动摇》《蚀》第167页）

在紧张的空气中，孙舞阳的娇软的声浪也显得格外袅袅。这位惹眼的女士，一面倾吐她的音乐似的议论，一面拈一枝铅笔在白嫩的手指上舞弄，态度很是镇静。她的一对略大的黑眼睛，在浓而长的睫毛下很活泼地溜转，照旧满含着媚，怨，狠，三样不同的摄人的魔力。她的弯弯的细眉，有时微皱，便有无限的幽怨，动人怜悯，但此时眉尖稍稍挑起，却又是俊爽英勇的气概。因为说话太急了些，又可以看见她的圆软的乳峰在紫色绸的旗袍下一起一伏地动。（茅盾：《动摇》《蚀》第157—158页）

琴穿了一件淡青湖绉棉袄，下面系着一条青裙。发鬓垂在两只耳边，把她的鹅蛋形的面庞，显得恰到好处。整齐的前刘海下面，在两道修眉和一根略略高的鼻子的中间，不高不低地嵌着一对大眼。这对眼睛非常明亮，非常深透，射出来一种热烈的光，不仅给她的热烈、活泼的脸添了光彩，而且她一走进房里，连这个房间也显得明亮多了。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巴金：《家》第45页）

袁小姐挺着胸，黑旋风似的扑进门来，气吁吁的坐下，把灰了的乔其纱颈巾往沙发上一摔，一面从袖子里掏出黄了的白手绢来，拭着额汗。她穿着灰色哔叽的长夹衣，长才过膝，橙黄色的丝袜子，豆腐皮似的旋卷在两截胖腿上。下面是平底圆头的黄皮鞋。头发剪得短短的一直往后拢，扁鼻子上架着一副厚如酒盅的近视眼镜。浑身上下，最带着艺术家的象征的，是她那对永远如在梦中的迷茫的眼光。（冰心：《我们太太的客厅》《冰心选集》第106页）

站在那里的是一位女士。她好象突然从椅子上刚站起来的样子，匆忙地把一只手撑在桌上，半弯着腰肢，虽然带点仓皇，却完全是一种很美观的天然的风致。她穿的是一件在北京才时兴的旗袍，剪裁得特别仄小，差不多是裱在身上，露出了全部的线条。袍子的原料是丝织的，颜色是刺人眼睛的荷花色，这就越把她——本来就很丰满的少女——显得更象是一朵在晨光中才开的玫瑰花了。（胡也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胡也频选集》第121页）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来完成任务了。（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小说选集》第228页）

身段是修短合度，除了没有一般时髦小姐的那骄矜和威风，上等的高跟鞋，上等长旗袍，一切都是时髦女人的气派；五官端正，脸上敷着一层薄薄的粉，可是并不曾盖住那贫血的苍白松弛的皮肤；微肿的眼皮里嵌着两只枯涩的瞳子，象雨夜的街灯，闪着凄清冷落的光；一种窄胰窘促，十分不活泼的神情，使我第一眼就生了同情和怜惜。（吴组缃：《金小姐与雪姑娘》《吴组缃小说散文集》第44页）

她中等身材，桃圆脸，眼睛水灵灵的象闪亮的黑玉，嘴似乎太大，但大得很可爱，显然由于嘴唇线条的鲜明和牙齿的洁白，使得她一张开嘴笑，就意味着一种粗野的、清新的、单纯的美。她那被太阳烤赤了的皮肤，和她那粗糙然而匀称的手脚，样样都流露出那种生长在靠海的大姑娘所特有的健壮和质朴。（高云览：《小城春秋》第44页）

在那里，静静地坐着一个青年女子。她穿一领颜色新艳的紫绒长

袍，系着条绿绸腰带。那袍边、袖口，都压镶着二寸多宽的滚花锦边。她的脸庞是蛋形的，皮肤微黑而细润。一双泉水般纯净的眼睛里，含蓄着柔和的光亮。她那红润的嘴唇，好象两片带露的花瓣；微凹的嘴角边，隐约挂着一丝儿笑意。她有一头乌黑光洁的长发，梳成了几十条细碎均匀的小发辫，发辫分披两肩，束起来塞入背后的辫套中。耳边拖垂着两串长长的耳坠；颈项上围着一圈用彩珠银牌联缀而成的项串。身材苗条，神态沉静，给人的整个印象是端庄而美丽的。但是，在她身上，总还觉缺少了一点儿什么。哦，是了，她虽是草原上的藏族女儿，却没有那种粗犷、洒脱的气质。看起来，未免太文雅，太秀气了。（赵燕翼：《桑金兰错》《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册第244—245页）

她头上搭着黑布镶花边的头帕，盘结着黑油油的发辫，辫子上还吊着红色的小珠子；黑布紧身上衣裹着胸脯，胸襟上也坠着红色项珠；她的裙子摊在地上，象一团荷叶摊在水上。她的面庞圆圆的，白白的，鼻子和嘴唇的轮廓都很周正而纤秀。在我所见过的许多漂亮的彝族姑娘中，只有她的皮肤这样白皙，五官这样纤巧，身子这样苗条；她缺少一般彝族姑娘粗犷高傲的气质，却有柔和的目光和两颊上的小酒窝儿……（高缨：《达吉和她的父亲》《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册第359—360页）

……每当他直瞪瞪地望着她那可爱的、网下面露出来的几绺淡黄的卷发，她整个苗着她那双紧夹着小黑马的、长得令人赞赏不打颤。他再也克制不住了。她那妩媚的体态想到，如果那姑娘是魔鬼的化身，也很容易十分驯良，又活泼得象只屋顶上的麻雀。（〔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560页）

明亮的眼睛，望着她那从发条而美观的身躯，特别是望止的腿的时候，他浑身都在，他愈看愈要看。他不由得诱惑人。何况她生情柔和，

……年轻的表妹安娜走下一道小巧玲珑的楼梯，来到门口。她亭亭玉立，婀娜温柔，象水仙似的，身上穿一件白衣服，金褐色的头发，蔬色的眼睛，额上表现出有点任性的样子，嘴上浮现着微笑。清瘦的面颊

上一次一次地泛起红潮，细微的、银铃般的声音几乎使人听都听不见，一出口就消失了。（〔德〕凯勒：《绿衣亨利》第187页）

狄德利希仔细打量着对方：一张绯红的胖脸，肉嘟嘟的嘴唇，粗野的小塌鼻，淡黄的头发光滑、整齐，肥嫩的脖颈，从露指手套里伸出的手指，简直象五根拿在她手里的鲜红的香肠。（〔德〕亨利希·曼：《臣仆》第104页）

她的往上抬起的眼睛里面表露着丰满的感情，不是感情的断片和暗示，而是全部的感情。眼泪在眼眶里还没有来得及干，弥漫着渗透灵魂的闪耀的湿气。胸、颈和双肩显现出匀称的美丽的线条，这种线条是只有充分发展的美色才会具有的；她的头发从前卷成松松的卷发披散在脸上，现在编成了一条浓密的厚实的辫子，一部分向上梳起，另外一部分有手臂那么长的一段，拆散开来，那细而长的弯曲得很美丽的头发一直垂到胸前。她的面貌似乎完全变得认不出来了。（〔俄〕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果戈理小说选》第192—193页）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女儿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在初眼看来也许不觉得可爱。她还没有完全发育；她是瘦的，皮色浅黑，身子微微有点驼曲。但是她的面貌是秀丽的，匀称的，虽则在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是略大了一点。特别美丽的是在她的修细的弯弯的眉毓上配上一张纯洁平直的额。她少说话，只是听着，不转眼地望着别人，好象她在拟定自己的结论。她时常站在一边，两手闲空的垂着，一动也不动，深深地在思索；她的脸在这时候表现出她的脑筋是在内部活动着的……一丝几难察觉的微笑会突然浮上她的唇边而旋复消失；于是她徐徐地抬起她的大的深蓝的眼睛。（〔俄〕屠格涅夫：《罗亭》第77页）

在那一瞬间，她的确是美丽极了。灰色的巴黎式的长袍紧紧地裹着她那娇媚的、十七岁少女似的身体，她那围着白色领巾的纤细而温柔的颈项，她那平静地起伏着的胸脯，她那未戴手镯和戒指的朴素的手臂

和手指——她的整个身体，从她那光泽的头发以至她那几乎看不见的小鞋的鞋尖，全都那么优美……（〔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第165—166页）

严格地说，奥尔迦可并不是美人，那就是，肌肤既不白皙，面颊和嘴唇也并不色彩鲜艳，眼睛里也并不放射出内心之火的光辉；嘴唇既非珊瑚，牙齿也非珍珠，手也并不纤小得象五岁的孩子的似的，长着形如葡萄的手指。

但是如果把她变成雕像，那准是一个优美与和谐的立像。略嫌太高的身材恰恰与大的头颅相称，大的头颅——又与椭圆形的脸盘以及脸形的大小相称；这一切又依次与肩膀调和，肩膀——又与躯干调和。

……

鼻子形成一条隆起得不太明显的优美的线条；嘴唇很薄，大都是抿紧的，这是一种不断地憧憬什么的思想标志。在暗黑的、灰蓝的、始终愉快的、什么也不放过的炯利的眼珠里，也闪耀出同样的如诺的思想的光彩。两道眉毛给她的眼睛以一种特殊的美，它们并非弧形，并不以两条绝细的、以手指捏成的线箍在眼睛上——不，这是两条亚麻色的、毛茸茸的、差不多是笔直的、不大对称的线条，一道比另一道高出一点点，因此在这道眉毛上面有一条小小的皱纹，其中仿佛含有寓意，隐藏有思想似的。

奥尔迦的头颅是如此齐整而高贵地安在纤细而高傲的脖颈上，走起路来，她将它微微朝前弯倒，全身的动作非常均匀，步子轻盈得几乎觉不出来……（〔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234页）

虽然吉提的服装、结发的样式，和一切赴跳舞会的准备花了她许多劳力和苦心，但是现在她穿了一身套在淡红衬裙上面的罩上网纱的讲究的衣裳，这么轻飘这么简便地走进舞厅，仿佛一切玫瑰花结和花边、她的装饰的一切细节，都没有费过她或者她家庭片刻的注意，仿佛她生来就带着网纱和花边，头梳得高高的，头上有一朵带着两片叶子的玫瑰花。

……

她的衣裳没有一处不合身，她的花边披肩没有髁下一点，她的玫瑰花结也没有被揉皱或是扯拧，她的淡红的空心高跟鞋并不挟痛她的脚，而只使她愉快。金色的假发密密层层地覆在她的小小的头上，宛如是她自己的头发一样。她的长手套上的三颗钮扣通通扣上了，一个都没有松开，那长手套裹住了她的手，却没有改变它的模样。她的小金匣子的黑天鹅绒带特别柔软地缠绕着她的颈项。那天鹅绒是美丽的；在家里，对镜子照着她的颈项的时候，吉提感觉得那天鹅绒简直是栩栩如生的。别的东西也许还有可疑之处，但那天鹅绒却的确是美丽的。……她的裸着的肩膀和手臂给予了吉提一种冷澈的大理石的感觉，一种她特别喜欢的感觉。她的眼睛闪烁着，她的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她自己的妩媚而不禁微笑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13—114页）

差不多每天清早五六点钟的时候，总有一个矮腿的姑娘出现在面包作坊临街的窗口；她全身是由各种大小不同的半圆球拼凑起来的，很象一个装满西瓜的布袋子。她的两只光脚一一落进我们地下室窗前的坑道时，就打着呵欠叫起来：

"瓦尼亚！"

她戴着一块花头巾，头巾下面露出淡黄色卷发，那卷发就象一个个小圆环儿披挂在她那红红的、圆绷绷的脸上和扁平的前额上，遮盖住她那睡意惺忪的眼睛。她懒懒地用两只小手从脸上把头发撩开，她的手指好象新生婴儿那样可笑地伸张着。（〔苏〕高尔基：《我的大学》第53页）

一个极年轻的姑娘站在半开着的门口。那间破屋子的天窗正对着房门，昏暗的光从上面透进来，照着姑娘的脸。那是个苍白、瘦弱、枯干的人儿；她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裙，裸露的身子冻得发抖。一根绳子代替腰带，另一根绳子代替帽子。两个尖肩头从衬衫里顶出来，淋巴液色的白皮肤，满是尘垢的锁骨，通红的手，嘴半开着，两角下垂，缺着几

个牙，眼睛无神，大胆而下贱，体形象个未长成的姑娘，眼象个堕落的老妇；五十岁和十五岁混了在一道；是一个那种无一处不脆弱而又令人畏惧，教人见了不伤心便要寒心的人儿。

……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姑娘并非生来便是应当变丑的。在她童年的初期，甚至还是生母标致的。青春的风采也仍在跟着堕落与贫苦所招致的老丑作斗争。美的余韵在这张十六岁的脸上尚存有奄奄一息，正如隆冬拂晓消失在丑恶乌云后面的惨淡朝辉。（〔法〕雨果，《悲惨世界》第907页）

那个行路的女人，显然已经穿上了她到教堂去的衣裳；在一件黑绸的镶有细毛的披风下面，俏皮地衬上爱尔兰丝葛料子的长袍，滚着红白相间的花边，如果她再穿上一双红袜子，大家会把她当做一位巴黎的时髦小姐。她走起路来，又轻快、又活泼、无忧无愁的样子，表现出她还没有受到生活的熬煎，估量这是一个天真的少女；她的姿态娴雅、轻盈，说明她正处在那最美妙的过渡年华，从童年的黄昏过渡到少女期的黎明。……她是德·玉西特，当地的一个迷人的姑娘。（〔法〕雨果：《海上劳工》第4页）

维多莉·泰伊番小姐虽则皮色苍白，带点儿病态，象害干血痨的姑娘；虽则经常的忧郁，局促的态度，寒酸和娇弱的外貌，使她脱不了这幅画面的基本色调——痛苦；可是她的脸究竟不是老年人的脸，动作和声音究竟是轻灵活泼的。这个不幸的青年人仿佛一株新近移植的灌木，因为水土不宜而叶子萎黄了。黄里带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过分纤瘦的腰身，颇有近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上发见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表现她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隐忍。朴素而经济的装束勾勒出年轻人的身材。她的好看是由于五官四肢配搭得巧。（〔法〕巴尔扎克，《高老头》第10—11页）

十三岁，真妮维厄已经发育完成，虽然她仅仅有一个她的年纪的孩

子的身材。她的脸庞由于她的血统，或者由于布良纳郡的烈日，有一种黄玉的颜色，又暗又亮，暗的是肤色，亮的是肌肉，使一个小女孩显得老成，医学也许会责备我们这种论断。贝奇娜姐儿这种过早的老相可没有使她过于吃亏，因为她那双眼睛灵活、明亮、光采夺目，象两颗星星一样。所有这些充满了阳光的眼睛，它们也许需要一些厚密的荫蔽，眼睑上的睫毛几乎有点过长。头发黑中透蓝、细而长、稠密，结成粗大的辫子环绕着整个前额，它的轮廓和古代诸诺的前额一样。这个华贵的发冠、这双亚美尼亚女子的大眼睛、这个天仙的前额使那张脸庞黯然失色。鼻子出脱得整齐，曲线秀丽，尾端却是两个马形的和扁平的鼻孔。有时情绪激动，鼻孔就翻起来，于是面孔上就有一种凶恶的表情。跟鼻子一样，整个脸庞下部都似乎没有完成，仿佛那个神工鬼斧的雕刻师手里的粘土不够使。在下唇和下巴之间，空间非常之少，你想抓住贝奇娜姐儿的下巴就会擦破她的嘴唇；可是她的牙齿却不让你注意到这个缺点。这些纤细、明亮、整齐、透明、珐琅质的骨头，一张太大的嘴使人很容易看见它们，你也许会说这些骨头是有灵魂的。这张嘴的曲线使它显得更大，上下唇活象珊瑚的奇形怪状的枝丫。光线很容易透过耳壳，在阳光底下，它仿佛是粉红色的。肉色虽然变得红中带黄，却透露一种非常细致的肌肉。如果这句话说的不错，这片肌肤的滑腻一定象曼陀萝花的馨香一样，摇神动魄，无孔不入。她的胸部和身体一样，瘦得使人害怕；可是那些小得令人垂涎的脚和手，却指出她有一种非凡的神经力量，有一个坚强的体质。这种鬼怪的缺陷和神圣的美色的混合物，抵触的地方虽多，却是和谐的，因为有一种野性的自负心使它们趋于一致；还有两眼流露出来的这种一个强悍的心灵不肯对一个羸弱的身体屈服的态度，这一切都使这个丫头令人不能忘怀。（[法]巴尔扎克：《农民》第191—192页）

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正斜靠在壁板上。她的头发象乌玉般的黑，眼睛似脂羚羊眼睛般柔润，她那象希腊古代雕刻一样纤细的手指，正在抚弄一束石南花，把花瓣撕碎，散播在地板上。她的手臂裸到肘部，露出被日光晒成褐色的一段，这两条美得象生在阿尔的美神像身上一样

的手臂，正在焦躁不安地摆动着。她那柔软好看的脚上穿着足踝处绣着灰蓝色花朵的纱袜，一只脚正在轻轻地拍着地面，好象故意要展露她那丰满匀称的小腿似的。（〔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 22 页）

娜娜长大了，变成了一个下流的女孩子，只十五岁便长得象一只小牛似的肥胖，皮肤十分洁白，胖到人家说她是一个线球。是的，她是这样的，十五岁，就没有一点含羞的样子，常常露出她的一床牙齿大笑，而且也不穿胸衣。她有一副饶舌的女人的面孔，白得象浸在牛奶里一样，皮肤上象桃子一样有很多细毛；鼻子很有趣，嘴唇很红，两眼象两盏明灯，所有的男子都希望在她这盏明灯上点烟斗。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象新鲜的荞麦的颜色，加上了赭色的斑点，成为耀目的金冠。呀！罗利欧夫妇说得好，这是一个美丽的娃娃。看她这样年纪小，似乎还要人家替她揩鼻涕；然而她的肩臂已经很粗很圆，已经带着妇人的气味了。（〔法〕左拉：《小酒店》第 361 页）

高兰德是个典型的法国少女。

她才十八岁，丝绒般的黑眼睛对年轻的男人特别显得温柔，象西班牙姑娘的瞳子，水汪汪的光采把眼眶填满了。说话的时候，那个古怪而细长的小鼻子老是在翕动。乱蓬蓬的头发。一张怪可爱的脸，皮肤很平常，搽着粉，粗糙的线条，有点儿虚肿，神气象头瞌睡的小猫。

她个子非常小，衣服很讲究，又迷人，又淘气，举止态度都带几分撒娇，做作，痴骙；她装着小女孩的神气，几个钟点的坐在摇椅里晃来晃去；在饭桌上看到什么心爱的菜，便拍着手小声小气的叫着："噢！多开心啊！……"在客厅里，她燃着纸烟，在男人面前故意做得跟女友们亲热得不得了，勾着她们的脖子，摩着她们的手，咬着她们的耳朵，说些傻话，或是娇滴滴的说些凶狠的话，说得很巧妙，偶然也会若无其事的说些挺放肆的话——而更会逗人家说这种话，——一忽儿她又扮起天真的憨态，眼睛挺亮，眼皮厚厚的，又肉感，又狡狯，从眼梢里看人，留神听着人家的闲话，很快的把粗野的部分听在耳里，想法吊几个男人上钩。（〔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 388 页）

西尔薇看见的安乃德长得个子高高的，气色鲜明。脸庞较宽，鼻子略短而平扁，象小母牛似的巨额广颡，上面盖着一绺绺带金黄闪光的栗色头发，眉毛很浓，一双浅蓝色的大眼睛稍稍鼓起，和眼眶形成平面，有时因为心血上冲，眼神显得强硬；嘴阔大，嘴唇厚实，嘴角有一层黄金色的汗毛，嘴经常闭着，形成噘嘴，起防御作用，表示注意力集中或固执赌气；可是当这两片嘴唇一张开，就可能换发出一个酒涡动人的微笑的光彩，使得她整个面容为之一变。她的下巴也和面颊一样的丰满，可是没有臃肿之处，构造非常结实；脖子，后脑勺，两只手，都是蜂蜜般的深棕色；在美丽的紧实的皮肤下面，流着纯洁的血液。她的腰身略微粗了一点，上身微微形成方形，胸脯广阔丰隆。西尔薇有训练的眼光，透过对方的衣服，估量对方的身体，尤其是那两只肩膀，它们的丰满和谐跟金黄浑圆的脖子配在一起，形成她全身最完美的部分。她很会打扮，打扮得很细心，在西尔薇看来，甚至过分细心了，仔细得有点刻板：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没有一绺散乱的卷发，没有一个挂错的扣钩，一切井井有条。（〔法〕罗曼·罗兰：《母与子》第 23 页）

这一个却非常年轻，可爱地年轻，这是一张二十岁的脸孔。她有着全是金黄的头发，——在这居民都是黑发的布勒达湿的一角，这颜色是非常稀少的；全是金黄的头发，再加上两颗有着麻灰色的眸子和近乎黑色的睫毛的眼睛。同她的头发一样金黄的眉毛，好象在当中再描了一条更红更浓的线似的，露出一种强毅的表情。稍稍短促的圆面，现得非常高贵，而那从额头一直画下来的鼻子，正象希腊人的鼻子一样，长得十分端正。一个深刻的生在下嘴唇底下的笑窝，使得那周边更加娇媚；——而当她沉思什么时，她使常常把她那排洁白的上齿咬着她的下唇，使得薄嫩的皮肤上留下细长的红印。在她那整个轻盈的体态中，却有着一种从她的祖先，勇敢的冰岛的水头传下来的骄傲和严肃的气分。她的两眼有着一种固执而又温和的表情。

她的头巾是扎成贝壳形的，起初差不多象一条带似的紧贴在额上，随后，两端高高翘起，露出那在耳上结成蜗牛形的厚厚的发辫——这是一种从很古的时候传来的，至今还使潘保尔的女人现出一种过时模样

的梳法。

…… ……

站起来的时候，她是显得很高的；她的身体和一个都雅的女人的身体一样，衬在一件大小非常合身的、没有留下一点皱折的短衫里面。她虽然缠着头巾，却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她的两手因为从来没有做过粗重的工作，生得非常白净，但却并没世间公认为美的那种病态的纤瘦。 （〔法〕罗逖：《冰岛渔夫》第18—20页）

再后便解去她那贵家小姐服用的长"紧身"。——这紧身因为使她现出巴黎女人的样子，已经成了别人的谈料。——于是一经自由了的她的身子，便显得更加完美了；既不再受什么压制，腰间也不再被束缚，她的身子便回复了那象大理石雕像似的丰满而又柔和的自然的线条；她的身体的动作改变那些线条的姿态，而每个姿态都是微妙悦目的。

在这夜深时候，孤零零的点着的小洋灯，带着一点儿神秘的意味照亮着她的肩膀、胸脯，以及至今没有给人看到过的美丽的全身。可是，因为尧恩不愿得着她的缘故，这漂亮的身体不会为任何人所有，会不曾得到任谁的欣赏而枯萎起来…… （〔法〕罗逖：《冰岛渔夫》第42页）

她穿着一件浅莲灰的棉布衣，浆过烫过，简直做得洗衣作里的样品，又跟她那姣好的模样相配得恰到好处。那件衣裳镶着一点花边的袖口，配着一条很高的领圈儿。她不戴手套，也没有什么首饰，并且没有一件稍好的短套衫可穿。可是她的头发梳得非常精致，配着她那好模样的脑瓜儿，就比什么帽子都好了，而且有几绺头发飞散在外边，好象是一个光轮把她笼罩着。 （〔美〕德莱塞：《珍妮姑娘》第48—49页）

她另有她的特点，并且跟桑特拉一样漂亮，对于一些人，也许也一样地迷人。她是个金发女郎——一头金色的头发——有一对明亮、杏圆形、蓝灰色的眼睛，一个小小的、小猫似的优良的身段，还有一种轻手轻脚的小猫似的神态。她一走进来，马上就斜过房间，到格里菲斯太太坐着的桌子边，靠着她，就马上猫似的切切促促谈起来了。 （〔美〕德

莱塞：《美国的悲剧》第 321 页）

那郝思嘉小姐长得并不美，可是极富于魅力，男人见了她，往往要着迷，就象汤家那一对双胞胎兄弟似的。原来这位小姐脸上显然混杂着两种特质：一种是母亲给她的娇柔，一种是父亲给她的豪爽。因为她母亲是个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父亲是个皮色深浓的爱尔兰人，所以遗传给她的质地难免不调和。可是质地虽然不调和，她那一张脸蛋儿却实在迷人得很，下巴颏儿尖尖的，牙床骨儿方方的，她的眼珠子是一味的淡绿色，不杂一丝儿的茶褐，周围竖着一圈儿粗黑的睫毛，眼角微微有点翘，上面斜竖着两撇墨黑的蛾眉，在她那木兰花一般白的皮肤上，划出两条异常惹眼的斜线。就是她那一身皮肤，也正是南方女人最最喜爱的，谁要长着这样的皮肤，就要拿帽子、面罩、手套之类当心保护着，仑不得让那大热的阳光晒黑。

……这时春意正浓，景物如绣，她也显得特别的标致。她身上穿着一件新制的绿色花布春衫，从弹簧箍上撑出波浪纹的长裙，配着脚上一双也是绿色的低跟鞋，是她父亲新近从饿狼陀买来给她的。她的腰围不过十七寸，穿着那窄窄的春衫，显得十分合身。里面紧紧绷着一件小马甲，使得她胸部特别隆起。她的年纪虽只十六岁，乳房却已十分成熟了。可是不管她那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端庄，不管她那梳得光滑的后髻显得多么老实，也不管她那叠在膝头上的一双雪白的小手显得多么安静，总都掩饰不了她的真性情。她那双绿色的眼睛虽然嵌在一张矜持的面孔上，却是骚动不宁的，慧黠多端的，洋溢着生命的，跟她那一副装饰起来的仪态截然不能相称。原来她平日受了母亲的温和训诲和嬷嬷的严厉管教，这才把这副姿态勉强造成，至于那一双眼睛，那是天生给她的，决不是人工改造得了的。（〔美〕密西尔：《飘》第 1 — 2 页）

正太郎定睛一望，原来是大黑屋的美登利。正如傻子所说，美登利今天娇羞地梳了艳丽的大岛田髻，在发髻中间松松地结了一条梳结稍髻时用的花绉绸带，在髻根旁插一支玳瑁簪子，闪烁着带穗的花簪。她那羞答答地走来的样儿，比平常要漂亮好几倍，正太郎觉得她那丰姿恰

象京都制的颜色灿烂的泥美人似的，他看呆了，没来得及叫一声，也没象平常那样跑去拉住她，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日〕樋口一叶：《青梅竹马》《樋口一叶选集》第210页）

小伙子脱下便帽，脑袋左右一摇晃，把头发都披散下来，那头发真是叫太阳的光芒都要忌妒的。他们这才知道看似农夫的小伙子原来是娇弱女子，而且是绝世美人。他们三人里两人生平没见过这般美貌。卡迪纽如果不认识陆幸达，就也大开眼界了，因为据他后来说，只有陆幸达可以跟她比美。她那一头金红色的头发又长又多，不但遮没肩背，连全身都罩没，只露出一双脚。她把两手当梳子用。如果说她的脚在水里象两块白玉，她的手在头发里就象雪花捏出来的。（〔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第240页）

她是个美貌的、蓝眼睛的少女，长着一头光滑的、金色的头发。她那愉快的面孔在苍茫的暮色里发出光彩。她的身姿异常柔弱，甚至一阵微风也能把她吹起，犹如一粒花种随风飘去。（〔匈〕约卡伊：《一个塞克列女人》《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349页）

她正站在拱廊的一根圆柱旁，显得高大、丰腴而又年轻——她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她穿着一件最细的羊毛织成的白色短衣。衣服上镶着紫色的花边，腰间用带子紧紧束住，显出了她柔软婀娜的姿态和她那使人心神摇荡的丰满肉体的曲线。她的手臂和肩膀虽然已经白得令人眩目，但她的脸似乎更加白嫩；只有浮在她颊上的可爱的红晕，才说明这脸、这肩膀和这胸脯都不是属于一座由不朽的菲狄乌斯用晶莹的巴罗斯岛大理石刻成的女神雕像，而是属于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的脸被一绺绺浓密而又柔软的红色卷发衬托着。她那淡蓝色的闪闪发光的两眼，蕴含着大胆的甚至是厚颜无耻的表情。（〔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572页）

只见她的面目，姣好甜美，质朴天真，叫卷曲的栗色头发密密地覆

笼着，介乎美艳和娇俏之间。她的眼睛虽是紧紧地闭着，但是一个人却很容易地能够想象出来，眼里的流波，一定就是光艳的脸上最妙的地方。她的眉宇之间，本来含着的是富于希望的神气，但是现在上面却薄薄地笼罩了一层焦灼和悲伤，这本是脸上从来没有过的。因为这种悲痛，来到脸上还不很久，所以脸上还是鲜艳丰腴，丝毫没有清减消瘦，不过比原先只添了一番庄严而已。她的嘴唇上那种深红的颜色，也还没有褪去的时候，现在因为没有颊上那种难以久留的颜色与它为邻，反倒显得更鲜明强烈。她的嘴唇，时开时合，发出嘟嘟囔囔的字句。她这样人，好象按理应该是悲歌里面的人物——得从和美的音节和调谐的声律里去把她观察。（〔英〕哈代：《还乡》第 50 页）

……一个姑娘从高出他们头顶的公有地上往下走来。她挽着一只篮，身形映在天幕上，从她的胳膊弯里望得见那块天空。……风吹动她的粗绒裙子，拂着她的腿，掀起她那压扁了的孔雀蓝的苏格兰圆帽；她的浅灰色的短罩衫已经破旧了，鞋也裂开了，两只小手又粗又红，脖子晒成了紫褐色。她的黑发散乱地飘拂在宽阔的庭门子上，脸是短的，上唇也是短的，露出一排闪亮的牙齿，眉毛又直又黑，睫毛又长又黑，鼻子笔直；但是她的灰眼睛却是了不起的妙物——水汪汪的仿佛今天才第一次睁开似的。（〔英〕高尔斯华绥：《苹果树》第 15 页）

罗梅西又一次注视着这女孩的脸。她那时正微低着头在看她的英语读本上的图片。美丽的面容正好象是风水先生手中的藤杖，它能使四周潜伏着的美立即显露出来。柔和的阳光在那一刹那间似乎已变成了有知觉的生物；秋天也似乎忽然具有了一定的形象。象太阳约束着一切行星一样，这女孩儿使得天空、大气、光线和她身边的一切都围绕着她活动，而她自己却颛顸地、沉默地坐在那里，看着一本教科书上的图片。（〔印度〕泰戈尔：《沉船》第 63—64 页）

她长着团团的脸，大大的眼睛，黑里透亮的皮肤。……因为她长得胖，所以胸衣缝得特别紧，每当母亲替她换好衣服，把她从更衣室里放

出来的时候，看去简直象个刚从压榨机里滚出来的棉花包一样。（〔印度〕泰戈尔：《戈拉》《泰戈尔作品集》八第46页）

这个年轻姑娘长得很美，身段灵巧，象一只伶俐。穿的是条纹的丝腰带，拦腰系着一块羽裙，白得和清早的牛奶一样，裙上皱起皱纹。她的衬衣也是白的，领上前后里外都缀上乌黑的丝绸；头罩上挂下的飘带也是同样的黑绸，一条宽的束发丝带，系住头发上部。的确，她的眼睛是很迷人的；拱形的眉毛，象李子那样黑，一部分摘干净了，显得很狭长。看她比才开花的梨树还要甜蜜可爱，比羊毛还要轻软。腰带上挂了一只皮袋，上面有丝织的流苏和铜珠。世上没有一个聪明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个姑娘，这样一个新鲜活泼的可人儿。她的皮色比伦敦塔里才铸出的金币还要光耀夺目，唱起来和谷仓上的燕子一样婉啭响亮，她又轻俏爱耍，犹如小牛羊追逐母牛羊一般。她的一张嘴甜得象蜜，或蜜酒，或象干草里藏起的一堆苹果。她羞答答地象一只轻盈的小鸟。低领上戴着一只胸针，有盾牌上的浮饰那样大，她的靴儿高高缚在腿上。她简直是一朵缨草花，一朵可爱的剪秋罗，可以做任何贵族士绅的小宝贝，或者嫁给一个小富农。（〔英〕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第65页）

侄小姐的真名实姓姑且不表，权且叫她水仙吧。她那一派仪表举止，真象天仙一般可爱，我这是第一次和她见面，我的心就给她俘虏去了，我的两只眼睛直盯了她整整一顿饭的工夫。她的年纪大约十七八岁，身材很高，长得分外苗条，头发黑得象墨玉一般，一绺一绺地垂在如同象牙一般的白颈边；两钩弯弯的眉毛也是乌黑的；她的眼光，尖利之中又透出温柔；她的两片嘴唇就象樱桃那样又嫩又红；她的皮肤是莹细嫩而又健康；她的神气高贵、自然，而又宽厚；就她整个人来说简直是太可爱了，只要是略有感觉的人就不可能见了她而不赞美她，赞美了她而不爱她爱得如醉如痴。（〔英〕斯末莱特：《蓝登传》第280页）

他挖苦的那个女人是一个身量高大、眼珠儿漆黑的女孩子，生得不能说绝对整齐，但是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看着却够得上整齐二字，不过

皮肉儿并不很细就是了；她的胸部圆圆鼓起，嘴唇丰满，牙齿整齐，脸蛋儿象一个交趾鸡下的蛋那样红润，确实是一个健壮茁实、味道十足的雌性动物，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英]哈代：《无名的裘德》第42页）

妇女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旦纸脚伶仃的圆规。（鲁迅：《故乡》《呐喊》第87—88页）

接生婆弓着背，颤抖地走出来，她穿一件所谓的衣服——白色的破短衫，紧绷在身上，身上的肉简直要从短衫里挤出来，活象展示出的一种难看的、廉价的商品。她昂着头，卷着袖走近白利赫，这副模样真好象走进摔跤场似的。她用一种沙哑的命令式的口气，开始向他发号施令，提出种种要求来了。（[埃]台木尔：《夏天的假日》《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第193页）

她是一个普通农妇，不过四十来岁。满脸细细的皱纹，仿佛只要轻轻一搓，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似的。鬓角上已经有了白发，脸色发灰，白天的月亮一般就是这样颜色。苍白的嘴唇上有一道道的横裂口，手背上清晰地露着青筋，手指节上好象几天前才刚刚摘下很紧的戒指和宝石圈。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神色，仿佛她想认出谁来而又无法认出来那样。在官员们走近了的时候，妇人惊奇地苦笑一下，这个笑好象是偶然挂在她的嘴唇上，而眼看着又要掉在地下摔坏似的。她的嘴唇上的无数裂口不住地往外流血。（[巴基斯坦]卡斯米：《当兵的儿子》《艾·纳·卡斯米短篇小说集》第52页）

她在三十上下。皮肤很白净，脸胖得好象血色也穿不过她的面颊似的。眉毛差不多完全没有，可是在眉毛的地位上，有两条微微隆起的发亮的线条，疏疏朗朗地长着不多几根亮晶晶的毛。眼睛淡灰而质朴，

和脸上的整个表情一样；手很白净，但是粗糙，蓝色的血管象一个个大的结子似的凸出在外面。

衣服紧紧地裹在她的身上，分明她并不使用任何技巧，甚或多穿一条裙子来使臀部显得大、腰身显得细。因此，甚至穿着衣服的她的上半身，在不披围巾时，若供画家或者雕刻家作坚实、健康的胸脯的模特儿，仍能不失其质朴。她的衣服，同漂亮的披巾和华丽的头巾一比，显得又旧又破。（〔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 368 页）

妇人约二十岁，惊人地美貌。她穿着一件华丽的、蓝色的、衬皮的短装，头上蒙着一块白缎头帕，在颏下结着。她双眼下垂地走着，一种郁郁的端庄神气弥漫着她的整个姿态，而且生动地、伤心地反映在她那脸庞的孩子似的柔和线条的美妙外形上。（〔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女房东》《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集》第 273 页）

她长胖了，也长宽了，因此难以从这个健壮的母亲型的女人身上认出先前那个苗条的活泼的纳塔莎了。她的面貌更加轮廓分明了，并且具有一种宁静的、柔和的、从容的神情。她脸上没有了先前在那里燃烧着的构成它的媚力的那种蓬勃的生气。这时她的脸和身体是时常看到的全部，而她的灵魂就完全看不见了。令人注目的不过是一个强壮的、俊秀的、多产的女人罢了。旧日的热情这时很少在她脸上燃烧起来。只有象那一天她丈夫回家的时候，或在一个生病的孩子见好的时候，或在她和玛丽伯爵夫人谈到安德烈王爵的时候（她绝对不对她丈夫提到他，她以为她丈夫会妨碍她怀念安德烈王爵），或偶尔发生了引起她唱歌的什么事的时候（她结婚以后就完全放弃了唱歌），才有那种情形。当旧日的热情在她那美好的充分发展了的身体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种时候是很少的），她就比往时更加动人。（〔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 1946 页）

“容我把内人介绍给你们，”——他从莫斯科回来，说着这话，便把一个蓝眼，痴肥，头发卷曲，头向侧斜的洋娃放在自己面前。他的妻子

具芭玩具一样的小尺寸，但是做得有点特别的真切，这在耶可夫的眼里给她添上了非真正女人的样子，却和一个瓷器的人型相仿，这人型塑在奥来克谢意叔父心爱的钟上，它的头打碎了，粘得稍稍斜些，钟放在镜架上面，那瓷像背着人，朝镜里看望。米郎宣布他的妻子名叫安娜，十八岁…… （〔苏〕高尔基：《家事》第 264 页）

这活女人，坐在桌子旁边，似乎满足于她底全部生活。她底吃得太饱底大躯体栽在那椅子里，稳当得好象一座纪念碑；她底草莓色嘴皮不停地活动着；她一呼吸她底紫脸就一紧一松；她底双下巴抖颤，她的胸部起伏。她底水汪汪底眼睛有一种好性格底满足神气，而且每当她停止咀嚼的时候，她底小嘴就紧缩成一颗星的形式。她底粉红色双手慈惠地在桌上往来，毫无声息地移动着那些茶具。壮丽底手掌，有着象香肠似底指头，似乎具有一种磁性引力；只要它们一伸向糖碗或奶瓶，啊！那些东西就会好象受过训练底动物似的移向她底软指头。茶锅茶炊以一种会心底微笑望着她；这房里的各样东西似乎都期待地注意着她，听候她底抚摩。（〔苏〕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第一部 399页）

这妇人是这样胖而且软，她底右边底屁股停在椅子上就象一只气球。她底胸部和肚皮也臃胀得好象一些气球。而且当她站起来的时候，这些气球全不见了，化为庞大底一整个气球，这其间并不觉得有什么变动。从这大气球的顶端上喀地发生一道红色小裂缝，话语就从那里喷出来了。 （〔苏〕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第四部 4 页）

巴狄斯丁姑娘是个身材长瘦，面貌清癯，性情温厚的人儿，她体现了"可敬"两个字所表达的理想；因为一个妇女如果要做到"可敬"的地步，似乎总得先做母亲。她从不曾有过美丽的时期，她的一生只是一连串圣洁的工作，这就使她的身体呈现出一种白色和光彩；将近老年的时候，她具有我们所谓的那种"慈祥之美"。她青年时期的清瘦，到她半老的时期，转成了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令人想见她是一个天使。她简直是个神人，处女当之也有逊色。她的身躯，好象是阴影构成的；几乎没

有足以显示性别的实体，只是一小撮透着微光的物质；秀长的眼睛老低垂着；我们可以说她是寄存在人间的天女。（〔法〕雨果：《悲惨世界》第6页）

她按照时行的款式，戴一顶直条子黑丝绒拼成的平顶帽。这顶大有中世纪风味的帽子，在青年人眼中愈加抬高了对方的身份。帽子下面露出一大堆黄里带红的头发，照着亮光的部分完全金黄，卷曲的部分红得厉害。据说女人长着这种颜色的头发，别的部分很不容易配合；那位高贵的太太却是皮色鲜明，弥补了那个缺点。一双灰色眼睛闪闪发光，雪白宽广，已经有皱褶的脑门，轮廓很显著；眼睛四周的色调象螺钿；鼻子两旁有两条蓝血管，细巧的眼圈儿因之显得更洁白。神采奕奕的长脸孔上长着一个鹰爪鼻，成为一个鲜明的标识，说明她容易激动，象公台家的人。（〔法〕巴尔扎克：《幻灭》第43—44页）

伯爵夫人趿着便鞋走出房间观看阳台上的花卉，它们正在散出早晨的芳香。她披着一件亚麻布的化妆衣，微微露出她的丰满肩膀的粉红肉色。一顶风骚的便帽戴在头上，仿佛跟人打情骂俏，头发蓬蓬松松，从帽子底下露出来。她的纤小的脚在透明的长袜底下露出闪亮的肉色。她的睡衣没有腰带，迎风飘舞，让人看见一条绣花的亚麻布短裙，这条短裙在胸衣上面系得不紧，当清风把那件轻薄的化妆衣微微吹开的时候，胸衣也可以看见。（〔法〕巴尔扎克：《农民》第339—340页）

她娇媚的靠在装板壁上，仿佛一个等着倒下，同时又等着让一道活泼的目光来恫吓就要逃走的女人似的。两支手臂软绵绵的叉着，仿佛在呼吸人家的话语，甚至于拿眼睛和情态去听，她吐露情绪。她那鲜艳的朱唇正和洁白的颜色相对照，棕色的头发使杂有青脉管的桔红色眼睛更加美丽，宛如福罗兰斯的宝石，眼睛的表情仿佛要使她的话语更加精致。……爱情就描写在这个女人的意大利式眼皮、配得上米罗的"维纳斯神像"的美丽肩膀、她的脸纹、她那略为粗厚胭黑的下唇上。她不只是一个女人，她是一篇小说。（〔法〕巴尔扎克：《驴皮记》第142—

143 页）

她大约有二十五岁，可是必须仔细地观察她，才不至于把她看得更老一点。她的黑眼珠虽然很明亮，但是往里深陷，已经有一道青黑色的眼圈；她的脸色灰白，没有血色的嘴唇说明她有伤心事，然而她的眼光里却有一种大胆和快活的神气，和她有病的外表构成鲜明的对照。看她的打扮，你会觉得有一种粗枝大叶和装饰考究两者兼而有之的古怪的结合。她的玫瑰色帽子装饰着纸花，如果在晚上穿便服时戴上更合适一些。一条很长的开士米披肩，一个上流社会妇女的有经验的眼睛不难看出她不是这条披肩的第一个主人；披肩下面是一件印花布连衫裙，已经有点破旧，这种料子二十个苏就可以买一公尺。还有它那双只有男人才会赞赏的脚，穿着普通袜子和绒鞋，看来这双鞋子好久以来已经吃够了石子地面的苦。（〔法〕梅里美：《阿尔赛那·吉约》《梅里美小说选》第 295—296 页）

这是一位有极好身材的女子，大家都很亲热地叫她嘉乐林夫人。第一次会见便特别使他惊异的是她的美丽的白头发，简直是一顶白发王冠；那头发在这个仅仅三十六岁的年轻的妇人的额上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效力。从二十五岁时起，她的头发便这样变白了。她那始终乌黑而浓密的眉毛，在她那貂皮领围绕着的面庞上，保持了一种青春，一种奇特的活泼的神气。她从来也算不得是一个美人，她的下巴和她的鼻子太粗壮，她的嘴巴宽大，不过她那厚实的嘴唇却显出一种绝妙的和善态度。而这一头整齐的白发，这种丝一般的细发所闪耀出来的白光，的确使她略为严酷的外貌显得温和，给了她一种老祖母微笑时的娇媚，使她有一种美丽的情人的魔力和生气。她长得高大，结实，态度诚恳，高贵。（〔法〕左拉：《金钱》第 58 页）

现在她愈来愈瘦，仿佛每一根小骨头都要戳穿她那雪白的皮肤了。有时她带着孩子在后院子里散步，远远看去就简直象个小女孩儿。因为她的腰细到快要没有了，身段又本来不高，她前面没有胸脯，后面的臀

部跟小坡一样平，她又从来不肯在胸口上或是后腰上垫上一点丝绵，因而越见得瘦嶙嶙了。她的面庞儿也跟她的身体一样，又瘦又苍白，以致那一双丝绒一般的眉毛，象蝴蝶的触须一般弯在那里，显得特别黑。她的眼睛本来大得跟面庞儿不能相称，又加底下一直带着一圈儿黑晕，所以越发显得大了。但是她眼睛里的那种神情，却是从无忧无虑的女孩子时代一直都没有变过。那是一种甜蜜的宁静，无论战争、苦痛、劳作，都不能对它发生丝毫影响。这是一个乐天女子的眼睛，对于这样的女子，无论四周围起了怎样大的风波，都决不能吹皱她那静穆和平的内质。（〔美〕密西尔：《飘》第875—876页）

玛利大妈踏着大步从街上走过来。她走路架势活象拉车的高头大马，马蹄子在鹅卵石路上溅起点点火星。她绰号"大脚"，并非因为脚长得大，其实她脚的尺寸跟普通人一样，"大脚"是指她走路发出的声音。为什么声音特别响，原来她在鞋后跟上安了铁掌来保护鞋子。现在玛利大妈满面红光，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笑嘻嘻地朝"救护车"踢跶踢跶快步走来。她两条腿又粗又短，活象老式沙发的支座，身架子简直象个大圆桶，屁股更是大得出奇。尽管年纪三十五了，照她走路那股劲真够邪气，难怪孩子们每次见了都忍不住要格格发笑。（〔美〕马尔兹：《二十号街的星期日早晨》《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32—33页）

但见这个人穿着一件深紫色的花纲衫，上面罩的衣服不大看得清楚；头面纤细，身材小巧，姿态十分淡雅。颜面常常掩映躲闪，连对面的人也不能分明看到。两手瘦削，时时藏进衣袖里。（〔日〕紫式部，《源氏物语》上册第54页）

在这个幽静、舒适、芳香的角落里，到了晚上，身披极薄的白绫无袖长袍，腰系淡蓝色丝带的美女范茨丽雅，就在这儿的长榻上睡觉。在幽暗的灯光下，她那比得上奥林比斯山女神的双肩，宛若象牙雕成的丰满臂膀，以及被她漫不经心地披散下来的波浪般的黑发掩映着的、半裸的、白洁的胸脯，显得优美极了。她用肘弯支着枕头，她那纤小得象孩

子一段的雪白的手托着她的头。

她半闭着眼睛，脸色显得极其宁静，好似已经睡着了；但事实上，她却正沉浸在自己的想念中，而且这些想念显然非常甜蜜：她处在恍恍惚惚的状态中，连那被密尔查领进密室、出现在她眼前的斯巴达克思也没有注意到。当密尔查轻轻地开门进来又立刻走出房间，并且在外面关上门的时候，范莱丽雅甚至连动也没动一下。（〔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148页）

老 人

戴宗咳嗽了一声，只见一个白发婆婆从里面出来。戴宗看那婆婆，但见：

老然古貌，鹤发酡颜。眼昏似秋月笼烟，眉白如晓霜映日。青裙素服，依稀紫府元君；布袄荆钗，仿佛骊山老姥。形如天上翔云鹤，貌似山中傲雪松。（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667页）

夏老者身上最出色的是一对罗圈腿。成天拐拉拐拉地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好象失落了点东西，找了六十多年还没有找着。被罗圈腿闹得身量也显着特别的矮，虽然努力挺着胸口也不怎么尊严。头也不大，眉毛比胡子似乎还长，因此那几根胡子老象怪委屈的；红眼边，眼珠不是黄的，也不是黑的，更说不上是蓝的，就那么灰不拉的，瘪瘪着；看人的时候永远拿鼻子尖瞄准儿，小尖下巴颏也随着翘起来。（老舍：《柳屯的》《老舍短篇小说选》第66页）

他那瘦小的脸盘在一大堆铁灰色的头发覆盖下一点儿也看不见了。这头铁灰色头发笔立直竖，一绺绺乱蓬蓬地倒垂下来，这使小老头儿活象一只凤头母鸡，尤其惊人地相似的是：在一大堆深灰色乱头发的覆盖下，只能看见尖鼻子和一双滴溜圆的黄眼睛。（〔俄〕屠格涅夫：《春潮》第6页）

他身躯高大，驼背，有一张八十岁老人那种毫无生气的面孔，穿着

一件衣缝都裂开了的旧大衣，戴一顶已经用了二十年的破旧的圆帽。他的头已经秃了，仅仅在后脑勺上还留下一小撮头发，但它已经不是灰白色，而是黄白色了；……他身上几乎没有肌肉，仿佛只有一张皮粘在他的骨架上。他的两只大大的，然而呆滞无神的眼睛象是嵌在两个蓝色的圆圈里，老是直勾勾地看着前方，从不斜视，而且我相信他任何时候都是视而不见的。即便他看见了你，他也会笔直地朝你走去，犹如他的前面是个一无所有的空间。（〔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4—5页）

仿佛要掉下来的帽子底下，露出一张脸，滑稽可笑的模样，唯有中国人才会想出来，去烧成那些丑巴怪的瓷器。阔大的麻子脸象个脚炉盖，凹下去的肉窟窿成为许多阴影；高的高，低的低，象罗马人的面具，把解剖学上的规则全打破了。一眼望去，竟找不着脸架子。应当长骨头的地方，却来上一堆果子冻似的肉；该有窝儿的部分，又偏偏鼓起软绵绵的肉疙瘩。这张怪脸给压成了南瓜的形状，配上一对灰眼睛——眉毛的地位只有两道红线——更显得凄凉；整个的脸被一个唐·吉诃德式的鼻子镇住了，象平原上的一座飞来峰。这鼻子，想必塞万提斯也曾注意到，表示一个人天生的热爱一切伟大的事，而结果是着了迷。那副丑相，尽管很滑稽，可绝对不会教人发笑。可怜虫苍白的眼中有一股极凄凉的情调，会教开玩笑的人把到了嘴边的刻薄话重咽下去。（〔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第6—7页）

一个没齿的老女人，鬼样的脸孔，两道眉毛活脱是小锅的两个提耳，她的鼻子和翘起的下颏之间，恐怕连一个核桃也放不了；脸孔苍白，病容满面，两颊内陷，仿佛全身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似的……（〔法〕巴尔扎克，《柯内留斯老板》《家族复仇》第173页）

……他活象一个灵巧的艺术家在他的画室的某幅画背面随手乱涂的肖像。这个人颀长干瘦，铅色的脸孔显露出深邃莫冷的思想，在好奇者的心里引不起怜悯，他的神态爱挖苦人，还有黑森森的目光，都表明

他不愿低人一等。他的脸呈灰白色，额角满是皱纹，头发稀稀拉拉，有点儿象用大理石凿成。几绺灰色平滑的头发分披在头的两边，一直垂到肮脏的上衣领；上衣一直扣到颔下。他活脱脱象伏尔泰和堂吉诃德；他爱挪揄人，满脸忧郁，神气鄙夷，有哲学家派头，但有点疯疯癫癫。他看来没穿内衣，胡子很长，俗气的黑领带已用旧撕裂，露出脖颈，青筋粗得象绳子一样，根根凸起，纵横交错。眼睛下方显出骇人的褐色的宽宽的一圈。看来他至少有六十岁。他的手白皙干净。他脚穿打蜡的靴子，已经洞穿。他的礼裤打了好几个补钉，毛绒绒地泛白，不堪入目。

（〔法〕巴尔扎克：《费拉居斯》《家族复仇》第294—295页）

这是一个年老的，非常年老的女人。虽然围着小小的褐色的披肩，从背后看来现着年轻的样子，实际却是一个完全衰老了的女人，一个至少上了七十岁的老祖母。象有些鹤发童颜的老头子一样，这有着微红的双颊的老女人也真还使人觉得漂亮、娇艳。那在额上和脑顶上现得很低的头巾，是由两三个宽大的纱作的尖角拼成的，那些尖角仿佛一个逃脱一个似的，垂在颈根上。她那可敬的容颜嵌在这有着宗教气味的白色的皱折里，现得非常适当。她的温柔的眼睛充满着贞淑的气氛。她已没有牙齿的痕迹，什么都没有了，当她笑的时候，她露出一列小孩子似的圆形的牙龈。她的下巴虽已变得象"木鞋尖"（正象她自己平时所说的一样），但她的侧面并没有十分受着岁月的磨损；现在还可以看出她的脸孔从前定和教堂里圣女们的脸孔一样端正、明媚。（〔法〕罗逖：《冰岛渔夫》第17页）

他是个矮小结实的老头儿，行动起来却是一抽一抽地，象小孩子玩的穿线木偶。柔软的褐色头发稀零零地盖在头上，他的前额特别大，简直和面部不大相称，脸盘的轮廓也很古怪，因为所有的牙齿全部落掉了。眼睛里面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又敏锐，又细致，你几乎觉得它有妖法。（〔英〕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第50页）

老乔里恩·福尔赛坐在罗宾山自己房子走廊前面那棵橡树下面。

他宁可等蚊蚋来咬他，不肯放过这傍晚的风光。他一只瘦黄的、露出青筋的手捏着一截雪茄烟头，瘦削的手指，指甲留了多长的——有一只涂了油的尖指甲，是从早期维多利亚时代就被他留起来的；那时候的风气就是留指甲，什么都不碰，连指尖都不碰一碰，认为这样最神气。他戴一顶又旧又黄的巴拿马草帽，遮着西下的太阳——圆大的前额，大白胡子，瘦削的双颊，长瘦的下巴。他架起大腿，神态极其悠闲，而且文雅——拿一个每天早上都要在自己的绸手绢上洒花露水的老人来说，正该是这样。（[英]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第374页）

劳动者

他的身量与肌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象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好显出他的铁扇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老舍：《骆驼祥子》第5页）

这个在四十多年前曾被人叫作糯米人儿的侯忠全，现在已经干巴成一个陈荞面窝窝了，只有那两颗骨碌碌转着的闪亮的眼睛，还没有改变旧形。（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92页）

这时，人是回来了，可是身上褶踏得变了样子：头发象贴在头上的毡片子，脸象个黄梨，袖子破得象两把破蒲扇，满身脏得象涂过了漆，两肘、两膝、肩膀、屁股都露着皮，大小虱子从衣服的窟窿里爬进去爬出来。二妞见人家把自己的男人糟踏成这个样子，自然十分伤心……（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小说选》第134页）

站在他面前的这人，就是梁生宝吗？出山后解下的毛裹缠夹在腰带里，赤脚穿着麻鞋，浑身上下，衣裳被山里的灌木刺扯得稀烂，完全是

一个破了产的山民打扮。生宝的红棠棠的脸盘，消瘦而有精神，被灌木刺和树枝划下的血印，一道一道、横横竖竖散布在额颅上、脸颊上、耳朵上，甚至于眼皮上。韩培生没进过终南山，一下子就象进过一样，可以想象到那里的生活了。（柳青：《创业史》第一卷 503—504 页）

梁三是个四十岁上下的高大汉子，穿着多年没有拆洗过的棉袄，袖口上，吊着破布条和烂棉花絮子。他头上包的一块头巾，那个肮脏，也象从煤灰里拣出来的。外表虽然这样，人们从梁三走步的带劲和行动的敏捷上，一眼就可看出：他那强壮的体魄里，蕴藏着充沛的精力。（柳青：《创业史》第一卷 2 页）

她抬起眼睛，看见前面不远的一眼水井的旁边，有个穿件花棉袄的，扎两条辫子的姑娘，挑一担水桶，正在打水。姑娘蹲在井边上，弓下了腰子。两根粗大、油黑的辫子从她背上溜下去，发尖拖到了井里。挑满两桶水，她站起来时，辫子弯弯地搭在她的丰满的鼓起的胸脯上。因为弯了一阵腰，又挑起了满满两桶水，她的脸颊涨得红红的，显得非常俏丽。……从侧面，她看到她的脸颊丰满，长着一些没有扯过脸的少女所特有的茸毛，鼻子端正，耳朵上穿了小孔，回头一笑时，她的微圆的脸，她的一双睫毛长长的墨黑的大眼睛，都妩媚动人。她肤色微黑，神态里带着一种乡间的姑娘的蛮野和稚气。邓秀梅从这姑娘的身上好象重新看见了自己逝去不远的闺女时代的单纯。（周立波：《山乡巨变》上册15—16页）

等旅客走完，月台上人稀了，朱老忠才背上一家大小走过栅口。进了候车室，看见一个人，在售票处窗口背身站着，胳肢窝里夹着一把铁瓦刀，手里提着小铺盖卷，铺盖卷上裹着块麻包片。朱老忠看他的长身腰，长脑瓜门，挺实的腰膀，心上一曲连，急跳了几下，用手扪着心窝说："啃！好面熟的人！"他停住脚仔细瞧着，看那人端着烟袋抽烟的硬架子，完全象是练过拳脚的，完全象！可是看他满脸的连鬓胡髭，却又不象。

朱老忠抿着嘴暗笑了一下，抬起脚兴冲冲地走过去，一下子把被套角挂在那人的腿膈肢上，把那人挂了个侧不楞，仄歪了两步又站住。那人慢搭搭地回过头来，问："你干吗碰我！"这时，朱老忠已经走过去。听得说又返回身来，睁圆了眼睛，泄出两道犀利的光芒，射在那人的脸上。听话声看相貌，心里肯定说："是，一定是志和！"

……

那人把手一甩，抽回胳膊，皱起浓厚的眉毛，抬起眼睛，弓起肩膀仔细打量朱老忠。又看看贵他娘，看了看大贵和二贵。喑哑着嗓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认错了人吧？"

朱老忠又赶上去，攥住他的手，哈哈大笑了，说："没有，我没有认错了人！"

说到这里，那人瞪睁着眼睛，盯了朱老忠老半天。他乍一看起来，在朱老忠身上已经找不出什么特征，可是看到大贵和二贵的脸形、鼻子和嘴，又睁起两只大眼睛，盯了一会子。猛的朱老忠幼时的相貌，在他内心里唤起了久远的回忆。他"呵！"地叫了一声，扬起下巴，扳着指头暗暗算记。摇了摇头，悄悄地说："三十年，三十年不见了呵！"他说着，迈开大步赶过来，抬起长胳膊搂住朱老忠。不提防腋下那片铁瓦刀，当啷的一声掉在洋灰地上，惊动了周围的人们，一齐扭过头来，睁起怀疑的大眼睛看。

……

严志和这时心上一闪，忆起和父亲扛着长枪送朱老忠离开银井镇的情景。抱起朱老忠，把下巴墩在他的肩膀上，瞪圆了眼珠子，说："虎子哥，你可回来了！"说着，两颗大泪珠子从眼角里滚出来，落在朱老忠的脸上。（梁斌：《红旗谱》第22—23页）

卜春秀，就是我所要说的姑娘，上山砍了一担湿柴禾，正挑下山来。在茅封草长的村路上走了一阵子，她有点累了，微黑的、丰满的脸上汗爬水流；额头上的一绺短发胶着汗珠子，贴在左边眉尖上。来到一眼井跟前，她放了担子，打算息息肩。这里是她时常歇气的地方。她扯起褪了色的粉红布褂子的大襟抹了抹脸上的汗水，坐在井沿草坪上。

（周立波：《卜春秀》 《周立波短篇小说集》第 218—219 页）

撑船的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头子，船是一只尖尖的小船。老头子只穿一件蓝色的破旧短裤，站在船尾巴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篙。

老头子浑身没有多少肉，干瘦得象老了的鱼鹰。可是那晒得干黑的脸，短短的花白胡子却特别精神，那一对深陷的眼睛却特别明亮。很少见到这样尖利明亮的眼睛，除非是在白洋淀上。 （孙犁：《芦花荡》 《白洋淀纪事》第245—246页）

他今年五十出头，个子又瘦又枯，活象丝瓜；脸上又干又皱，象块苦瓜皮；小眼珠，烂眼圈，眼眶边上常年挂着针尖大小的泪花，也不知是从哪儿挤出来的。 （方之：《杨妇道》 《重放的鲜花》第343 页）

远处，在前面相隔两个货车的那边有一个人走着，穿一件土红色的长大衣，戴一顶鸭舌帽，穿着高筒靴子，靴筒松垂下来，手里拿一根鞭子。这人不老，四十岁上下。等到他扭回头来，叶果鲁希卡就看见一张红红的长脸，生着稀疏的山羊胡子，右眼底下凸起一个海绵样的瘤子。除了那个很难看的瘤子以外，他还有一个特色非常惹人注意，他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挥舞着，仿佛在指挥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唱诗班似的；他不时把鞭子夹在胳肢窝底下，然后用两只手指挥，独自哼着什么曲子。（〔俄〕契诃夫：《草原》 《契诃夫小说选》第 196 页）

雷宾的面孔大大变了——瘦了许多，胡子参差不齐，里面的颧骨十分显眼。淡青色的眼白上布满细血丝，好象很久没有睡觉似的，鼻子的软骨更加明显，鼻尖狠狠地朝下勾着。沾满木焦油的红衬衫的领口敞开着，露出嶙峋的锁子骨和胸前密密的黑汗毛。整个身体比以前更为可怕，充血的眼睛闪着严厉的光芒，眼里冒出的愤怒火焰照亮了他黝黑的面孔。 （〔苏〕高尔基：《母亲》第 230 页）

尼基大特别注意到浚河工人奇虹·瓦洛夫的脸，颧骨耸起，长满赤

红的浓毛和斑点。初看过去没有什么颜色的眼睛很奇怪的映闪着，只是眼珠在耀光，睫毛毫不动摇。还有不动的是不大的嘴上柔细、紧闭的唇，四周有卷曲的胡须微掩着。耳朵不合适地贴在头盖骨上。这人将胸部压在窗台上，人家想推开他的时候，不嚷，也不骂，只是默默地借着肩和肘轻微的行动抵抗着。他的肩膀圆得逼直，脖颈藏在里面，头似是从胸部直接生出来的。他好象也是驼背，尼基大在他的脸上找出些易于接近的、善良之点。（〔苏〕高尔基：《家事》第24页）

熔炉里火焰的光亮正好照在他的脸上。他的卷曲的短发垂在他的额上。他的金黄色的美丽的胡子被火光映得发亮，他的脸真的成为金脸了。再者，他的颈象柱子一般粗，象孩子的颈一般白；胸膛很宽，上面足可以横躺着一个女人，他的肩与臂都长得和雕刻的一般，可以说好象是照美术馆里的巨人描摹出来的。当他用力的时候，可以看见他的肌肉膨胀起来，皮里起了许多肉峰。他的肩，他的胸，他的颈，都胀大了。他的周围放出了光辉，竟象一个美丽的天神。（〔法〕左拉，《小酒店》第168—169页）

他注视这火的战胜者，这现代的服尔根。头很大，脸很宽，脸上多皱纹，简直是给火焰烤焦了。前额突出，鹰嘴的鼻子，火炭似的眼睛，他的两颊又象被铁流毁坏了。唇厚而弯曲的口，显出烧伤的猩红。两手有陈旧钢钳一样的颜色与力量。（〔法〕左拉：《劳动》第187页）

他的微笑和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和谐一致。他的额头上匀称地布着深深的皱纹，他的眉毛仿佛总是向上扬起，微微带点儿希望，稍稍有点儿惊异，还有点儿开心的意味，他的嘴巴却给人友好的印象。他有一对招风耳，就象小男孩和小牛犊常有的那样，还长着一个小男孩的向上翘的狮子鼻。不过，他的皮肤被风吹成了褐色，他那双小小的眼睛灼灼逼人，最主要的是训练有素，决不会透露出恐惧的神色。（〔美〕米勒：《不合时宜的人》《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140页）

这位郎中年纪有五十岁了，约莫有五尺高的身材，三尺的腰围；面如满月，颜若桑葚；鼻子就象个牛角的火药罐子，膨胀得硕大无比，上面长满了象铆钉似的酒刺；他的灰色小眼睛反射出一道斜光，因此当他正面对人看的时候，一双眼睛好象是在欣赏别人鞋上的扣襻。（[英]斯末莱特：《蓝登传》第36—37页）

显然这青年是在地里干了重活以后回来的，他替换着脚站着，大声呼吸着，脸红得象落山的太阳，在蓝衬衫的卷起的袖子下，两条胳臂现出熟桃子的色彩和毛茸茸的光泽。他的红嘴唇张开着，两只长着亚麻色睫毛的蓝眼睛定定地瞪着艾舍斯特。（[英]高尔斯华绥：《苹果树》第59页）

奴仆

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红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齐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粗辫，拖在脑后；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眼似秋水还清。（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811页）

这奶婆有一身典型的家乡妇人的调子：身体上粗下细，蓬着一头褐色头发象麻雀窠；小小的脚，隆起高脚背，歪放在"剪刀口"的鞋里；混浊的眼睛，小鼻子，一只暗红色的口唇镶着些干裂灰白脏东西在两角；枯黄的脸子，汗酸的气味，自然也不缺少。她穿件庞大的破旧蓝布卦，两只大奶子在胸口隐约晃动，和她蹒跚的步子合着节拍。（吴组缃：《官官的补品》《吴组缃小说散文集》第59—60页）

在昏暗的星光底下能够看见这人矮矮的个儿，面颊丰满，年轻，严肃，从他的灰色斗篷的敞开的地方可以看见他穿一身火红色的制服。这种斗篷当时叫做"卡帕诺其"，这是一个缩写的西班牙字，意思是"夜

披风"。头上戴着一顶深红色的帽子，跟红衣主教戴的小帽一样，不过上面有一道金线，表明他是个跟班的。他的帽子上插着一束织巢鸟的羽毛。

……

关伯仑认出他是公爵小姐的书僮。（〔法〕雨果，《笑面人》第 407 页）

二十二岁的时候，这可怜的姑娘到处没有人要，她的脸丑得叫人害怕；其实这么说是过分的，把她的脸放在一个掷弹兵的脖子上，还可受到人家称赞哩；可是据说什么东西都要相称。她先是替农家放牛，农家遭了火灾，她就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进城来找事。

那时葛朗台正想自立门户，预备娶亲。他瞥见了这到处碰壁的女孩子。以箍桶匠的眼光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准没有错的：她体格象大力士，站在那儿仿佛一株六十年的橡树，根牢固实，粗大的腰围，四方的背脊，一双手象个赶车的，诚实不欺的德性，正如她的贞操一般纯洁无瑕；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榨取多少利益，他算得清清楚楚。雄赳赳的脸上生满了疣，紫膛膛的皮色，青筋隆起的胳膊，褴褛的衣衫，拿依这些外表并没有吓退箍桶匠，虽然他那时还在能够动心的年纪。（〔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第 16 页）

嘉奈特，便帽还没有脱掉，穿着短裙，赤着脚套上一双便鞋，穿一条做得象一条吊裤带的裙子，在乡下人里面流行的，外罩一幅斜纹布围巾，没有把娇嫩鲜美的丽质遮住，和苏德利称赞的那块火腿使人一样垂涎。娇小、丰满，她让人看见她的垂下来的赤裸的胳臂，带着红色斑纹，胳臂尽头有两只肥胖的大手，短而指尖很好看的手指，这一切显示出她很健康。这是道地布艮纳郡女子的脸，肤色红润，但是太阳穴、脖子、耳朵都是雪白的；栗色头发，眼角往耳朵上翘起，宽鼻孔，一张肉感的嘴，沿着两颊有一点点毛；然后，有一个活泼的表情，可是又给一种家人的谦恭态度减轻了，使她成为一个淘气女仆人的典型。（〔法〕巴尔扎克：《农民》第 306 页）

过了一会，出现一个女人，皮克西沃称之为"一堆会走路的垃圾"；的确，你只看见一件套着一件的破烂衣衫，因为时令关系四边都沾满泥浆，底下是一双粗腿，一双臃肿的脚，套着千补百衲的袜子，穿着裂缝里渗出水来的鞋子。一大堆破布上面耸起着一张脸，活象夏莱笔下的扫街妇人，包着一条经纬磨光的头巾。（〔法〕巴尔扎克：《搅水女人》第279页）

阿娜的老妈子年纪四十开外，名叫巴比：高大，结实，太阳穴和脸门部分的肉已经瘪缩，脸盘很窄，下半部却很宽很长，牙床骨底下的肉望两边摊开去，象一只子瘪的梨。她永远挂着笑容，眼睛跟钻子一样的尖，陷得很深，挤命的望里边缩，眼皮红红的，看不见睫毛。（〔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149页）

寡妇家里有个女仆，年纪不小了，一张脸儿可长得真难看，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丑陋的女人来，原来她长得鼻梁塌，嘴巴歪，嘴唇皮儿厚，门牙露在外面，一双斜白眼，眼皮又红又烂，再配上一身青铜色的皮肤，你简直以为她不是在费埃索莱过的夏天，而是在西尼加利亚过的夏天。这还不算，她的臀部一边低一边高，走起路来，右脚有点儿带跛。她的名字本来叫西乌达，但是因为她长得象一只癞皮狗，所以大家管她叫做"西乌达扎"。（〔意〕卜迦丘：《十日谈》第696—697页）

在这三个还活着的色雷斯人中间，有一个叫做斯巴达克思。他那阿提拉斯一般的身材，他那强壮的肌肉的惊人力量，他那体形极其匀称的躯体，以及不可摧毁与战胜的英武气概，无疑地，一定会使他变成一个杰出的人物，这在体力和强毅的性格成为一个人在生活中获得重大成就的主要条件的时代中更是如此。

斯巴达克思已经满了三十岁，在他的身上，所有刚才提到的那些显著特征，是与他不止一次出色地证明了的、对他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很少有的高深的学识、卓越的思想、崇高的德性以及伟大的心灵等品质交织在一起的。

金黄色的长发和浓密的胡子衬托着他那英俊、威武、五官端正的脸。一对炯炯有光的淡蓝色眼睛，充满了人生经验，情感和火焰。当他很安静的时候，那对眼睛使他的脸流露出一种悲哀的善良表情。但是一到战斗的时候，斯巴达克思就完全变了样：在斗技场的角斗场上，这位角斗士就会带着一副由于愤怒而扭歪了的脸进行搏斗；他的眼光好象闪电，他的那副样子就显得非常可怕了。（〔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44页）

他是一个眉目清秀、修短合度的汉子，四肢长得又直又结实，但并不粗大；个子很高，处处长的都很匀称；年纪看来大约有二十六岁。他的五官生得很端正，没有那种狰狞可憎的样子；脸上带着一种男子汉的英勇气概，可是又具有欧洲人的和蔼可亲，尤其当他微笑的时候。他的头发是长而且黑，并不象羊毛似的卷着；他的前额又高又大，两眼活泼而有光。他的皮色不很黑，略带褐色，然而又不象巴西人、佛吉尼亚人和其它美洲土人那样，褐黄得那样难看，却是一种爽朗的橄榄色，叫人看起来舒服，却不容易形容。他的脸是圆圆的，胖胖的；鼻子很小，但又不象黑人那样扁；一张嘴的样子也很好，嘴唇很薄，牙齿生得很整齐，白得同象牙一样。（〔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81—182页）

职　员

波阿莱先生差不多是架机器。他走在植物园的小道上象一个灰色的影子；戴着软绵绵的旧鸭舌帽，有气无力的抓着一根手杖，象牙球柄已经发黄了；褪色的大褂遮不了空荡荡的扎脚裤，只见衣襟在那里扯来扯去；套着蓝袜子，两条腿摇摇晃晃象喝醉了酒；上身露出腌臜的白背心，枯草似的粗纱颈围，跟绕在火鸡式脖子上别扭的领带，乱糟糟的搅在一起。（〔法〕巴尔扎克：《高老头》第9页）

又是一张苍白的面具，不过眼睛又大又亮，嘴唇皮很薄，牙齿象大理石，皮肤上满是麻点、洞眼和疤瘌，下巴上的胡须如同陀螺上的一根铁轴，卷曲松软的头发跟小丑的假发似的竖在头上，——他的抖动的手

指不停地卷着、拈着、拉着发梢，——这张古怪的脸搁在象衣架似的肩膀上，塞在一个使它无法转动的假领子里。

它简直可以说是事后装在脖子上的，就象安装刷子似的，安装在比刷柄还要僵硬的背脊骨上！（〔法〕儒勒·瓦莱斯：《起义者》第47页）

约瑟夫·格朗确实是个恰如其分的市府小职员，他的外貌和风度充分说明他的身份。他的身材又长又瘦，穿的衣服晃晃荡荡，他总是存心要尺寸特别宽大的，以为这样可以穿得长久些。他的下牙床还有着大部分牙齿，但是上面的牙齿却全掉光了。微笑起来，掀起的主要是上唇，因而口腔显得黑洞洞的。如果再加上修士般的走路姿态，贴着墙很悄悄进门的习惯，以及他身上的一股烟酒气味和毫无气派的神情，那么只能设想这是一个趴在办公桌上的人物，一心一意核对着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为编制税收的年轻工作人员收集清除垃圾的新税率的参考资料。连一个一无成见的人也可看出，他好象生来就是当一名市府临时辅助工的人，每天收入六十二个法郎三十分，干着那些默默无闻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法〕阿尔贝·加缪：《鼠疫》第42页）

这位记者的呢帽戴在后脑勺上，系着领带的衬衫领子的钮扣解开着，胡茬也没有好好剃过，脸上一副负气不服的神情。（〔法〕阿尔贝·加缪：《鼠疫》第81页）

塔茨佬利是桌上唯一真正有名的人物，他是英国的电台广播员和通讯员，身高六呎二，大肚子，金眼睛，粗眉毛，有一个露出青筋的大鼻子，戴一副厚眼镜，说话声音洪亮，吃东西胃口极大。他哈哈笑着来到饭桌上，谁跟他说什么，他听了都哈哈大笑，他自己不管说了什么也哈哈大笑。他长得非常丑，他的衣着一点也没减轻他的丑容：一身铁锈色的细毛衣服，一件花格子衬衫，一个绿色大蝴蝶领结。他只抽香烟，香烟夹在他的香肠似的胖指头中间显得非常小；象他这样的人应该抽烟斗或者黑色长雪茄，但他手里总是夹着一支香烟，除非是他忙着使刀叉的时候。（〔美〕沃克：《战争风云》第52页）

他显得很整洁而端正，两只手平摆在两个膝头上，而且他底胸膛下面的一只响表发出一种悠扬底说教声调，好象要用它的庄重绵长，对抗炉火的飘忽轻佻似的。他有一双好脚，而且因此有一小点得意，因为他底棕色纽麻纱袜是合式而紧俏的；他底鞋子和鞋带，虽然平常，也是光滑整齐的。他戴着一副异样小巧底卷曲底亚麻色假发，紧贴在头皮上；假发大概是发制的，但是看来更象是丝或草织成的。他底衬衫，虽然不如袜子那样精致，白得好象冲破在邻近海滩上的浪头，或远海中日光所照明的帆布似的。一张惯于抑制而镇静的脸上还有一对亮晶晶底眼睛辉耀在那奇特底假发之下，这种眼睛一定使它底所有者在过去岁月中因为要操练台尔生银行的持重风度而吃过一些苦头。他底双颊上有康健底颜色，脸皮虽然是皱底，很少焦虑的迹象。但是，或许这台尔生银行的忠实底独身行员所关切的大半是别人的心事吧；或许二等角色的操心，正如二道手的衣服一样，穿上脱下都比较随便的吧。（〔英〕狄更斯：《双城记》第17页）

军士

言未绝，只见一位少年将军，面如冠玉，眼若流星，虎体猿臂，彪腹狼腰；手执长枪，坐骑骏马，从阵中飞出。原来那将即马腾之子马超，字孟起，年方十七岁，英勇无敌。（罗贯中：《三国演义》第83页）

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噀血，碧眼突出，使一个铁蒺藜骨朵，腰带两张弓，威风抖擞。（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08页）

只见那步司太尉背后转出一人，乃是衙门防御使保义，姓宣，名赞，掌管兵马。此人生的面如锅底，鼻孔朝天，卷发赤须，彪形八尺；使口钢刀，武艺出众。先前在王府曾做都马，人呼为丑都马……（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第799页）

那廿回是秦国有名的力士，生得牙张银凿，眼突金睛，拳似铜锤，脸如铁钵，虬须卷发，身长一丈有余。力举千钧，惯使一柄开山大斧，重一

百二十斤。本白翟人氏。曾于青眉山，一日拳打五虎，皆剥其皮以归。（马梦龙 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493页）

彼尔的服装这时是一件又脏又破的衬衫（他先前的衣服唯一的残余），一条按照加拉塔耶夫的指教用绳子扎起脚踝处来保暖的兵士裤子，还有一件农民的外衣，一顶农民的帽子。在这一时期，他身体方面改变了很多。他的样子不再是胖胖大大的了，虽然他依旧保持他家那结实有力的遗传的外表。一片胡子遮起他的脸的下部，一团生了虱子的乱头发象帽子一样盘绕在他头上。他的眼睛的神情是坚决的，平静的，机灵的，是先前不曾有过的。先前甚至连眼里都露出来的那种松懈劲儿，这时换上一种随时可以行动和反抗的饱满的精神了。他的脚是光着的。（〔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688—1689页）

象所有的英雄们一样，他是非常的纯朴和温厚。一点不假，他那魁伟的身体有点儿热乎乎的，剪裁得很合身的军服上紧那紧紧的领子勒着他那紫盈盈的脖子，可是他那年轻的、气色很好的脸，留着短短的火红色的唇髭，长着闪亮闪亮的眼睛，却好象在要求人家往那红扑扑的两颊上亲吻。迷人的微笑一直挂在他饱满的唇上，仿佛他已经抛弃了个人的一切荣誉，仿佛这个生女们的社会，比胜利的欢呼、比连同几火车的黄金一起夺获的省城，千万倍地使他快意的样子。（〔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第342页）

莱奇生听着，没有插嘴。大伙都把他忘了。他那个子是那么矮小，外貌是那么不显眼——仿佛整个人是由帽子、红胡须和高过膝盖的皮靴组成的。（〔苏〕法捷耶夫：《毁灭》第33页）

原文有一个青年人……让我只用一两笔来勾出他的形象，……请各位想象堂吉诃德十八九岁时候的样子吧，不过这个堂吉诃德并没有防护自己的胸部，没有披上铠甲，只穿了一件羊毛的击剑短衣，衣服的颜色本来是蓝的，可是褪了色，变成既象葡萄酒的渣滓又象晴空的蔚蓝

那么一种难于描摹的色调。长长的黑黄色脸儿；向外鼓起的面颊，正是智足谋多的标记；颚骨上的肌肉非常发达，要辨别伽司戈尼那地方的人，这是最可靠的指示，即令他们不戴那种没有帽沿的平顶软帽，而我们这个青年人，他又戴了一顶软帽，帽子上还插了一根羽毛；他有一双聪明的大眼睛，一条小巧的钩形鼻梁；说他是个未成熟的青年，个子却太高一点，说他是个成年的汉子，又嫌太矮一点。他身边的斜带下端挂着一柄长剑，这剑在他步行的时候撞着他的退肚子，在他骑马的时候擦着马的凌乱的毛，倘若他没有挂着这柄剑，那么，经验不足的人也许会把他看做是一个赶长路的庄稼人家的子弟。（〔法〕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第4—5页）

灯光当中站着一个日尔曼军官，一个非常之瘦的长个儿青年人，头发是金黄的，军服紧紧地缚住他的腰身仿佛是一个女孩子缚着腰甲，平顶的漆皮军帽歪歪地偏向一边，使人觉得他很象一家英国旅馆里的小使。他两撇长得过度的髭须直挺挺地翘起，不断地向上收束，最后只有一茎金黄色的毫毛，纤细得教人望不见它的梢末，那象是玉着他的嘴角儿、牵着他的腮帮子、在嘴唇上印出一道下坠的摺纹。（〔法〕莫泊桑：《羊脂球》《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20—21页）

陪着她的军人年轻力壮。他戴着一顶镶着豹皮的铜盔，盔顶上装饰着鲜红的毛。铜盔把他的娇嫩的脸遮暗了，又替他添了一条在背后甩来甩去的可怕的长鬃。他那红色的短上衣裁得象紧身衣一样，刚到腰部，这样就更可以显出他的优美的腰身。他腰带上挂着一把大马刀，刀柄做成鹰喙形，闪闪发光。一条淡蓝色的两边开口的短裤衬托出他腿上的优美的肌肉，裤子的大腿部分绲着漂亮的深蓝色蔓藤花纹。他好象是一个舞蹈家，穿上了一个大卫的学生以强调人体上每一根线条为原则而设计的服装，为了要在阿基里斯在斯契洛斯或者亚历山大的喜宴里扮演一个英勇而漂亮的角色。（〔法〕法朗士：《诸神渴了》第69页）

在他的面前，站着某一个半裸着身子的可怜虫，手上拿着军帽，衣服搭在胳膊上，或者裤子退到脚上，一副可怜相地从他军人的外表下显露出他也是一个男人。他试着叫对方知道他的病情：他的静脉瘤的象铁丝的血丝，或者他的吊着灰色的解开的绷带的一只痔口烂成洞的胳膊，或者他的小肠气，或者他的肋骨当中的医不好的支气管炎。（〔法〕巴比塞：《光明》第143页）

但是我见了那位军官，却是吃了一惊，他是又瘦又小，年纪约莫有四十岁，一张脸又长又干瘪，很象一只大马猴，上半截脸上长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睛。头上是天生的头发，编成一条辫子，一直拖到屁股后头。他的头发养得这么长，所以头顶就光秃无毛，他偶尔脱帽便露出他那光秃秃的头顶来，他那顶帽子的大小和歪戴的方式就跟皮斯托尔的帽子差不多。这位军官把大衣脱下，我看见他的身材，真是与众不同，不由得吃了一惊。此人身高五呎三寸，一张脸跟那又细又长的脖子倒占了十六吋，大腿不过六吋长，两条小腿就象纺线轴，又象一对鼓槌，有两尺半长，其余的部分是身子，身子也不象是个身子，叫人看着倒象是头部的延展似的。所以他给人的总的印象是直立的蜘蛛，又象是直立的蚱蜢，也可以说是"但闻其声，不见其人"。他穿的上衣即通常所谓熊皮上衣，下摆有半呎宽，里面穿一件轻骑兵马甲，大红裤子包住半截大腿，一双羊毛袜，快提到大腿根了；鞋上镶着木头跟，至少两吋高，一手拿一把剑，长短和他自己差不多，一手挽着他的夫人。（〔英〕斯末莱特：《蓝登传》第66—67页）

"我给一个少校级的德国工程师开'超级奥普尔'。嚯，真是个胖得吓坏人的法西斯分子！矮身材，大肚子，横里竖里一样长，屁股大得象个胖太太。前面军服领子上挂着三层下巴，后面脖子上露出三条胖折。照我看来，他的身上至少有三普特净脂肪。走起路来呼哧呼哧，赛过火车头；坐下来吃东西，可得当心啦！……（〔苏〕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第453页）

官吏

(爱姑)第一眼就看见一个人，这一定是七大人了。虽然也是团头团脑，却比慰老爷们魁梧得多；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爱姑很觉得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释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猪油的。（鲁迅：《离婚》《彷徨》第189页）

先是望到那一对峨然巍然似乎是用柿油涂过的猪皮靴子，上去一点是一个赭色柔软鹿皮抱兜，再上去是一双回环抱着的毛手，满是青筋黄毛，手上有颗其大无比的黄金戒指，再上去才是一块正四方形、象是无数桔子皮拼合而成的脸膛。（沈从文：《丈夫》《沈从文小说选集》第84页）

旷场上，翻译官"丧门神"带着死的阴影出现。他是这一带乡民最恨的人。驴脸，八字眉，棒锤鼻子，眼皮又厚又重，永远耷拉着。他很少笑，脸色阴沉得可怕。他的整个神态活象个吊死鬼，因此得到丧门神的绰号。（杨朔：《风暴》《月黑夜》第87页）

这官员（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不能算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矮矮的身材，有几颗麻子，头发有点发红，甚至眼睛也象有点迷糊，脑门上秃了一小块，两边腮帮子上满是皱纹，脸色使人疑心他患痔疮……有什么办法呢！（〔俄〕果戈理：《外套》《果戈里小说选》第72页）

波费利·彼得罗维奇穿着睡衣和很干净的衬衫，拖着旧拖鞋。他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人，矮矮壮壮的，甚至发胖了，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他的头发很短，脑袋又大又圆，后脑特别突出。他的鼻子有点往下塌，温和的圆脸蛋又白又黄，但是却有一副活泼而又爱开玩笑的表情。若不是因为眼睛里那种神情，这种表情本来是和善的；他的眼睛在几乎发

白的、直眨巴的睫毛下闪耀着水淋淋的讨厌的光芒。那对眼睛的表情跟他那有点女人气的整个样子极不相称，使他整个样子比乍看来要严肃得多了。（[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294页）

谢瓦斯齐扬诺夫是个郁郁寡欢、十分腼腆的老头，相貌古怪得令人难忘，这副相貌生动地表明，他是在厕所里离群索居长大成人的。这个比喻十分贴切，尤其可以从下面一点得到证实：他浑身上下，就是说凡是袒露在外的部分，全都密密麻麻地长满了毛，老远看去活象润湿的地上蒙着一层霉。隆起的腮帮、手指以及几乎整个前额都是毛茸茸的，连鼻孔和耳朵里也露出长毛。他的胡子即便刮光了，也依然呈现出一片青色。他脸色灰白，有病的眼睛老淌着泪，就象好久不见日光的人一样。他听说我们打算给他庆功，顿时露出一副局促不安的神态，脸孔涨得通红。说句良心话，他也真该感到脸红。因为他担任庶务次官的三十年，恰恰也就是"故障司"实施厕所改良的三十年（也许正是为了实施这种改良，他本人的职位才得以设立的吧），然而日复一日，厕所却依然如故。（[俄]谢德林：《仲夏夜之梦》《谢德林短篇作品选》第157—158页）

新来的人大约有四十岁，生着宽大的前额和白得异乎寻常的长脸，穿着一身蓝色燕尾服，脖子上悬着一个十字架，左胸悬着一个勋章。……在安德列王爵生存的社会里，他从来不曾见过一个在抽笨的粗陋的态度外兼具那样的镇静和自信的人；他从来不曾见过象那双半闭的、潮湿的眼睛里所含的那种既坚定又温和的表情，也不曾见过那种毫无表情的、非常固定的笑容；他也不曾听过那种优美的、流畅的、柔软的声音；他尤其不曾见过那种又细又白的脸和手——宽阔而又很肥厚、很柔软、很白净的手。这样的白和柔软，安德列王爵只在久住医院的兵士的脸上见过。这就是斯比兰士基，总理大臣、皇帝的耳目，在耶尔弗特的伴从……（[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713页）

尼基泰·曹多夫好似在教堂中一般，板着严肃的脸，直立在太后的

面前。脚登软皮的长靴，身穿薄呢暗色的"弗略齐"，头发梳得精光，一副整洁的身装。后领襟高出头上。软软的嘴唇和长胡蓬松的典雅的脸，过于严肃似的，微微的仰着。他是一个忠臣，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了。如果命令他，尼基泰，冲上短剑去！他就会对着短剑冲上去。在这一点，他是比狗还忠心的，但是受尽了人生的折磨，是一个完全失掉锋芒的人了。当彼得那样倔强少年的傅保，再没有比他更不适宜的人了。（〔苏〕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第85页）

副官从床上站起来，向雅可夫·洛济戈伸出他的宽大的白手。他看来有三十岁左右，面孔很黄，很消瘦。他的卷曲的黑发向后梳着，一直垂到他的黑缎衬衫的硬领上。稀薄的胡须盘曲在他那浮着微笑的嘴唇上，他的左眼始终细眯着，显然这是受伤的结果；在那下面，皮肤皱成了没有生命的折痕，好象秋天的树叶一样的枯了，死了。但是这细眯的眼睛不但没有破坏副官以前的脸上的那种幽默的表情，反而把它强调了。栗色的眼睛，好象要恶毒的闪动一样，皮肤伸展着，放射状的皱纹一直伸到太阳穴。而精神焕发的副官，好象要发泄一种青春的，有传染性的大笑一样。他的衣服显而易见的宽大。是故意的；这样的衣服不会拘束穿者的快捷的动作，不会隐蔽他的潇洒的身姿。（〔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243—244页）

沙威的人脸有一个塌鼻子，两个深鼻孔，两大片兜腮胡子一直生到鼻孔边，初次看见那两片森林和那两个深窟的人，都会感到不愉快。沙威不常笑，但在笑的时候，形状是狰狞可怕的，两片薄嘴唇张开，不但露出他的牙，还露出他的牙床肉，在他鼻子四周也会起一种象野兽的嘴一样的扁圆粗野的皱纹。郑重时的沙威是猎犬，笑时的沙威是老虎。此外他的头盖骨小，牙床大，头发遮着前额，垂到眉边，两眼之间，有一条固定的中央皱痕，好象一颗怒星，目光深沉，嘴唇紧合，令人生畏，总之，一副凶恶的凌人气概。（〔法〕雨果：《悲惨世界》第212页）

他的身躯紧束在一件款式正派的黑色方襟大礼服里，瘦小虚弱，仿

佛和这张牛皮靠背大围椅完全不相称。一个荣誉军都尉章的玫瑰色勋表，体积是大的，颜色是艳的，对于这个佩用的人象是千百倍嫌其过于大，正象一粒燃得透红的煤在他那个被大脑袋压着的窄小胸膛上面发光，这脑袋是大的可观的，以至于整个的人简直如同蘑菇一样，发展的部分就仅仅在于一个圆球形屋顶样的头。（〔法〕莫泊桑：《遗产》《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90页）

一张衰老的风骚女人或者未老先衰的儿童才有的、没有血色的脸，白得象搪瓷，两只眼睛发出象玻璃似的刺目的反光；

简直可以说是死人的头骨，一个胡闹的画室学徒用两个白筹码堵住它的眼窝，然后把它安装在这件和道袍相似的，摊在书桌面前的晨衣上。桌上摊满了碎纸和张开大口的剪刀。

谁也不会相信穿着晨衣的是一个大人物」

……

不，这不是一个死人头骨；这是一个用刀雕刻出人的相貌的冰球，恶毒的刀尖在上面划出自私和厌恨，就象解冻天气在白雪上留下一块块、一条条的黑影。（〔法〕儒勒·瓦莱斯：《起义者》第38页）

布雷木先生是有名的专办刑事案件的律师，法庭上人人都认识他，他一面向哥栏里他的朋友们鞠躬，一面往他的席位上走过去的时候，也知道他是大家注目的对象。他是个身材高大而又相当瘦的人，肩膀很宽，脑袋很大，满头长着栗色的卷发，一直垂到上衣的领子上来，他老爱把它甩一甩，就象人们想象中的狮子甩它的鬃毛似的。他的脸刮得挺光，长着一张大嘴，一对相当小的黑眼睛几乎长在一起了。布雷木先生穿着一件褐色的礼服，胸前扣上了钮扣，翻领上的钮扣眼里插着一朵玫瑰花蕾；下身穿着浅色的裤子。他胸前别着一颗宝石别针，人家可以看见它闪闪发光；他坐下来脱掉手套的时候，又在他那只雪白的左手上露出了一只分量很重的图章戒指。布雷木先生坐定之后，仔细把全场打量了一番，然后向他的一个助手说了一句什么话，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象牙柄的小刀来，开始修指甲，同时还慢慢地前后摇动着他的椅子。

（〔美〕马克·吐温：《镀金时代》第 452—453 页）

片刻之后，奥尚纳西法官从后门进来，在法官席的一个座位上坐下；他是一位体面人物，穿着黑呢子的衣服，茶色的头发稍微有些卷曲，他那圆圆的、稍微有点发红的面孔很有几分喜色，看样子相当精明，却并不怎么聪明，他可是摆出一副自负的神气。（〔美〕马克·吐温：《镀金时代》第 453 页）

他是一个个子高大、穿得挺讲究、营养充足、举重谨慎的公司法律顾问。有一只眼睛给下垂的眼皮遮住了一半。他的肚子相当突出，给人一个印象：他要不是在体格上，那么在心理上可活象一个气球，挂在什么非常稀薄的大气当中，只要任何一种早先法律方面的解释或是判例，轻轻给一吹，就可以要它东就东，要它西就西。（〔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第 885 页）

审判官史太勒先生……是一个极其出奇的矮人，却又那么胖，所以仿佛他只有面孔和背心似的。他用两条小小的变了形的腿摇摇摆摆滚也似地走进来，庄严地向律师们鞠了躬。他们也向他庄严地鞠了躬。他就在桌子下面放了小小的腿子，在桌子上面放了小小的三角帽子，这么一来，所能看到的审判官史太勒先生就只剩了一双古怪的小眼睛、一张阔大的粉红色的脸和大约半副又大又很滑稽相的假发。（〔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 555—556 页）

面对着窗户，坐在主位上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这人身材魁伟、仪貌堂堂、嗓音特别洪亮；他的整个躯体与其说是结实，不如说是粗壮。他有一副近乎浅黑的、光泽的肤色，一对发亮的黑眼睛，黝黑的浓眉毛和头发。每逢客人谈了什么话，他放声大笑的时候，嘴裂得那么大，在吊灯的光辉下面，把三十二颗白牙齿，整整露出二十颗或许还更多，这口牙齿是他至今引以为自豪的。（〔英〕哈代：《卡斯特桥市长》第 35 页）

皇家法律顾问德里麦穿了一件长袍，可是假发已经除掉，正站在炉火前面，就仿佛这次会谈是招待性质似的；他有饱学之士的那种坚韧的、油光刷亮的肤色，一只相当大的鼻子架着一副眼镜，微微花白的腮须；他最喜欢楞起一只眼睛，并且用上嘴唇包着下嘴唇，因此他的话常叫人听不清。他还有一个派头，会突然绕过谈话的对方；这个派头，和那种令人不安的声气，以及一种开始说话之前嗥叫的习惯——这一切奠定了他在遗产案件和离婚案件方面很少有人比得上的名气。（[英]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二部《骑虎》第168页）

绅士

来的人大概在四十岁左右。四肢矮短，肥胖，穿着件棕色粗呢的晚礼外衣，一件淡色的花背心，掩住微微凸起的肚皮，背心上一条金表链系着一堆珠宝饰物——兽角、驼骨、银子和珊瑚作的各种各样的小零碎儿。裤子的颜色灰不灰，绿不绿，裤腿很短，料子非常僵硬，裤脚象个圆筒似的，一点皱折也没有地罩在又短又肥的靴筒上。他的脑袋滚圆，鼻子扁阔，头发凌乱，再加上他那淡黄色的象流苏似稀稀朗朗地垂在嘴上的上须，这就使他的头颅颇有些象海豹。和上须相反，这位客人下嘴唇和下颚之间的三角须却象刚剃似地翘着。他的两颊肉特别多，鼓蓬蓬的，挤得眼睛成了两条淡蓝色的细缝，眼角两边形成一捧皱纹。这就使得这张肿胀的面孔看去既凶恶又令人感动地善良老实、没有主意。在他的小下巴颏底下，脖颈陡直地插在小白领带里面，他的气瘤脖是藏不得硬领的。总起来看，他的面孔的下半部，脖颈，后脑勺，面颊和鼻子，一切都生得软囊囊的不成形，分不清彼此的界限……他脸上的皮肤由于这种肿胀显得过分的绷紧，个别的地方，譬如说在耳垂和鼻子翅上，显出一块块的红癍……他用一只又白又小的胖手拿着手杖，另一只拿着一顶绿色的第罗尔式的帽子，上面装饰着一根羚羊须。（[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第322页）

当乞乞科夫惯眼一瞥埃巴开维支的时候，他这回觉得他好象一匹中等大小的熊。而且仿佛为了完全相象，连他身上的便服也是熊皮色，

袖子和裤子都很长，脚上穿着笛靴，所以他的脚步很莽撞，常要踏着别人的脚。他的脸色是通红的，好象一个五戈贝克铜钱。……这样的脸……造化不必多费心机，也用不着精细的工具，如凿子、锯子之类，只要简单的劈几斧就成。一下——瞧这里罢，鼻子有了——两下——嘴唇已在适当之处了；再用大锥子在眼睛的地方钻两个洞，这家伙就完全成功了，也无须再把他刨平、磨光，就说道"他活着哩"，送到世上去。（〔俄〕果戈理：《死魂灵》第193—194页）

这时恰好有一个人从外面进来：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穿一套深色的英国式衣服，系一条新式的矮领带，一双羊皮鞋，这是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基尔沙诺夫。他看来大约有四十五岁，他那剪得短短的灰白头发正发着黝暗的光，好象新的银子一般；他的黄黄的，但是没有一条皱纹的脸是特别地端正，而且轮廓非常清楚，就象是一把精巧的小凿子雕刻出来似的；在这张脸上还留着一种惊人之美的痕迹，那一对清明而漆黑的杏仁式样的眼睛尤其美。（〔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22—23页）

在他那巨大的身体上安了一个形状古怪的头，这个头显得有些歪斜，完全看不出一点颈项的痕迹。头上象一堆枯草似的黄白色的乱发几乎长到了浓眉旁边。那张仿佛给人剥去了皮似的宽阔的紫脸上隆起一根笔陡的酒糟鼻子，天蓝色的小眼睛高傲地圆睁着，——那张也是很小的、弯曲而有裂纹的嘴也张得大大的；嘴的颜色跟脸上其他部分完全一样。从这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虽然沙哑，却是十分有力，十分响亮。……这声音叫人联想到装了铁条的运货马车经过崎岖不平的道路时，铁条发出的叮当声；哈尔洛夫说起话来，就象在狂风中隔着一条宽阔的山谷对什么人在大声呼喊。要正确地说出哈尔洛夫脸上的表情很不容易，他的脸是那样宽……你觉得它不是一眼可以看得尽的。可是它又不使人感到讨厌，——你甚至从那里还可以看出一种威严，——不过，它很使人惊异，而且很不寻常。他有的是一双怎样的手啊！那真可说是蒲团大手了，他有的是怎样的手指，怎样的脚啊！我记得每逢我注视马尔丁·彼得罗维奇两阿尔申宽的后背和磨石一般的肩膀的时候，我

不能不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然而特别叫我感到惊奇的还是他的耳朵！它们完全象花卷形的面包，带皱折的、弯弯的面包；他的脸颊从两边托起它们。马尔丁·彼得罗维奇不论是在冬天或者夏天，老是穿一身绿呢的哥萨克服装，束一条契尔克斯人的皮带，脚上还有一双擦过油的皮靴；我从没有看见他打过领带，真的，他要系领带干什么呢？他呼吸缓慢，而且十分沉重，就象一头公牛一样，可是他走路却没有一点声音！也许有人会想，他走进屋子来的时候，老是害怕会弄坏或者推倒什么东西。所以他总是很小心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他多半侧着身子走，好象悄悄地溜过去似的。（〔俄〕屠格涅夫：《草原上的李尔王》《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第322—323页）

他是一个五十左右的人，身材颇高，略显肥胖，两肩又高又宽，使他看来好象有点躬腰似的。他穿着舒适的时髦的衣服，看来好象一位有身份的绅士。他拿着一根漂亮手杖，每走一步就在人行道上捣一下；他的手套是干干净净的。他那宽宽的面孔是很愉快的，颧骨高高的，气色很好，在彼得堡是不常看见的。他那淡黄色的头发还很丰盛，不过夹杂着丝丝白发，他的稠密齐整的胡须甚至比他的头发颜色还淡。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含着一种冷静的有所思虑的神色；他的双唇是朱红的。（〔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288页）

他是个身材瘦小的人，代表一枝花是再恰当也没有了，头是花托，两条拿拉着的柔弱的胳膊，就象郁金香的两瓣长椭圆形的叶子；还有他那种摇摇晃晃的习惯，完全象一棵在微风中摆动的郁金香。（〔法〕大仲马：《黑郁金香》第245页）

他穿一件蓝大衣，笔直下垂，裹住他的瘦身子。皮便帽的护耳，在顶门用小绳拴牢，帽檐朝上翻，底下露出一个秃额头，过去戴久了战盔，压出印子。他穿一件青呢背心、一条灰裤，戴一条硬领，一年四季，穿一双贼亮靴子，偏巧脚拇指翘，脚面一边高起一块。金黄络腮胡须，一根不乱，兜住他少光无色的长脸、小眼睛、鹰嘴鼻子，活象花圃的四边一样

齐着下巴。（〔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74页）

他的容貌是地道的巴黎型，被照像、刊物上的图像和漫画通俗化了的巴黎面容：饱满的天庭、鼓起的太阳穴，低着头，象向前冲撞的雄牛一样。他的两眼微突，目光毫不畏葸，丛密的白发剪成平顶，在含笑和贪馋的嘴下边有一颗黑痣，他的精神之中，敏慧、傲慢、风雅、放肆，兼而有之。全巴黎艺术界和寻欢作乐的社交界，谁都认得他。可是谁也不了解他。（〔法〕罗曼·罗兰：《母与子》第7页）

克里古尔先生的脸是凶猛的，眼睛小而深陷入脑袋中；他前额上有粗大的青筋，生有一个小鼻子，还有一个大下巴。头顶是光秃的；还有一些刚刚变白的稀薄而似乎湿润的头发，梳过每一边的太阳穴，在前额上交叠起来。他周身形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没有嗓音，只能低声说话。当他说话时；他所感受的紧张，或对于用那样微弱声音说话的自觉，使他那愤怒的脸更加愤怒，使他那粗大的青筋更加粗大，当我回顾时，我一点也不惊奇这使我注意的主要特征了。（〔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97页）

门开了，我走进去，低低地行了个屈膝礼，抬头一看，只见——一根黑柱子！——至少，乍一看，我觉得直挺挺地站在地毯上的那个穿黑衣服的笔直的细长个子确实象根黑柱子；顶上那张冷酷的脸，仿佛是雕出来的面具，当作柱头放在柱子上。（〔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31页）

贵族

蒙丹士男爵，从热带气候秉受得来的体格和皮色，就跟舞台上的奥赛罗一样，阴沉的气息非常可怕，但这纯粹是框架作用；骨子里他极和善极温柔，生就那种给弱女子敲诈的性格。他脸上的骄横，精壮结实所表现的体力，所有的气势都是只向男人发挥而长女子威风的，她们就是最喜欢这一套，所以搀着情妇上街的男人，都要装得雄赳赳气昂昂的得

意非凡。他的服装完全勾勒出他的身腰，蓝色上装，系着实心的金钮子，底下是黑裤子，细致的皮鞋擦得雪亮，照着时行的款式戴着手套；这位男爵身上的巴西气息只有一颗价值十万法郎的大钻石，在宫丽堂皇的蓝绸领带上象明星一般发光，白背心敞开一点，露出非常细洁的衬衫。鹰爪似额角宛如半羊神的脑门，正是爱情及其固执的标识，黑玉般的头发，乱糟糟的赛似未经开发的森林；一对闪闪发光的明净的眼睛，犷野凶猛，似乎他的母亲怀孕的时期，受过什么豹子的惊吓。（〔法〕巴尔扎克：《贝姨》第 280 页）

他只有四十五岁的年龄，但他好象是将近六十的人，是十八世纪末年的大难给他摧成老老的。半剃去的道士式的头发围绕着他那没有头发的头部的后面，一直垂到耳边，用灰色而带黑色的鬓毛靠贴着他的鬓角。他的脸部有点象嘴上有红血色的白狼的脸部，因为他的鼻子是火赤得和一个时时变更生活原则，胃口虚弱，幽默的态度被老病所消磨殆尽的人的鼻子一样。他的额头很扁平，在他那尖脸孔之中，实在是太阔了的，有许多不平等的皱纹，这可以表现出他那生活在大空之中的习惯，而不是精神上的疲劳，表现出不幸的恒久的重压，而不是要克服这些不幸的努力。他那突起的面颊是很隆肿而棕黑的，竖在他那月白色的颜脸之中，给我们指明一个可以使他长命的骨架。他那明亮而黄锐的眼睛就好象是冬天的太阳光一样的落在我的身上，光亮面没有热气，忧虑而没有思想，疑惑面没有对象。他的嘴是粗暴而高傲的，他的颜是平直而细长的。高高瘦瘦的身材，他有一种绅士的态度……（〔法〕巴尔扎克：《幽谷百合》第 45 页）

邓蒂斯进伊夫堡的时候，是带了一个幸福青年的圆圆的、坦白的，微笑的脸进去的，他一生中早年所走的路是平坦的，而在他的预料中，未来自然只是过去的继续。这一切现在都变了。他那椭圆形的脸已拉长，那张带笑的嘴已有了表示决心的明确的线条；他那饱满的额头上出现了一条表示深思的皱纹；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抑郁的神色，从眼的深处，时或闪耀出厌世和仇恨的阴沉的火花，他的肤色，由于长期不和阳

光接触的缘故，现在变成了苍白的颜色，配上他那黑色的头发，现出北欧人的那种贵族美；他胸中深奥的知识已使他脸上布满了那泰然自若的智慧的光芒；他的身材本来就很高，而由于精力含蓄了这么久，所以体力足和力量相配。（〔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261—262页）

那人穿着一套突尼斯人的服饰，就是说，一顶红色的便帽，帽上垂下一长绺蓝色的丝穗；一件绣金的黑色长袍；深红色的裤子；同色的扎脚套，扎脚套很宽大，也象长袍一样是绣金的；一双黄色的拖鞋；他的腰部围着一条华丽的丝带，腰带上插着一柄锋利的小弯刀。虽然他的脸色苍白得象死人，但这个人的脸实在漂亮；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象是具有穿透力的；鼻梁笔直，几乎和额头齐平，纯粹是希腊型的鼻子；他的牙齿洁白得象珍珠，排得很整齐美观，牙齿上面是一丛黑色的髭须。（〔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387—388页）

他（德·拉马尔子爵）生有一副漂亮的面孔，教女人见了钟情，教男人见了生厌。乌黑的卷发遮盖着光润的棕色的前额；两条匀称的长眉毛，象是特意修饰过的，使一双眼白微带蓝色的忧郁的眼睛显得幽深而温柔。

浓长的睫毛使他的目光中添上一种热情的感染力，那会在客厅中使高傲的美妇人心乱，在街头上使头戴便帽手提篮子的贫家女儿顾盼。

他的眼神里那种懒洋洋的惑人的魅力，教人相信他的思想深刻，使他所说的一言一语都增添了力量。

他的浓厚的胡子，又光泽又细密，掩盖住了他那过方的腮骨。（〔法〕莫泊桑：《一生》第25页）

他大约六十岁，衣服华美，态度傲昂，有一张好象一副精致底假面具似的脸。苍白透明底脸，轮廓分明，只有一种固定底表情。那鼻子，要不是各个鼻孔顶端稍微凹下，是美丽的。这面孔上所仅有的小变动全在这两个凹处，或痉处，有时它们继续改变颜色，有时它们会一伸一缩好象微弱底跳搏似的。那时它们使整个面孔现出一种狡诈、残酷的

神情。仔细一考察，助成这种神情的力量却在于口吻的条纹和眼眶的条纹，这些条纹太直而且细，可是，在这种神情之中，这面孔仍然是美观庶，稀奇庶。（〔英〕狄更斯：《双城记》第97—98页）

老板

老板身穿一套黄橙橙的西服，衬衫领口是开着的，西服左上方的口袋里插着一方白底红道的丝手帕，散发出一阵刺鼻的香气。这种香气还混杂着生肉的气味，造成一种鼻子难以忍受的怪味。（〔埃〕台木尔：《成功》《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第183页）

不久寡妇出现了，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歪歪斜斜的假头发，懒洋洋的趿着愁眉苦脸的软鞋。她的憔悴而多肉的脸，中央耸起一个鹦鹉嘴般的鼻子，滚圆的小手，象教堂的耗子一般胖胖的身材，膨亨饱满而颤颤耸耸的乳房，一切都跟这寒酸气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调和。她闻着室内暖烘烘的臭味，一点不觉得难受。她的面貌象秋季初霜一样新鲜，眼睛四周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一变而为债主那样的竖起眉毛，板起脸孔。总之她整个的人品足以说明公寓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监狱少不了牢头禁卒，你想象中决不能有此无彼。这个小妇人的没有血色的肥胖，便是这种生活的结果，好象传染病是医院气息的产物。罩裙底下露出毛线编成的衬裙，罩裙又是用旧衣裳改的，棉絮从开裂的布缝中钻出来；这些衣衫就是客室、饭厅、和小园的缩影，同时也泄露了厨房的内客与房客的流品，她一出场，舞台面就完全了。五十岁左右的伏盖太太跟一切经过忧患的女人一样。无精打采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象一个会假装恼怒，以便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也存心不择手段的讨便宜，倘若世界上还有什么乔治或毕希葛吕可以出卖，她是决计要卖的。（〔法〕巴尔扎克：《高老头》第6—7页）

东沙有五十岁左右，壮健、高大、微胖，卷曲的黑发，脸色非常红润，有斑点，象一块带紫色的砖，橙黄色的眼睛，两耳下垂，耳壳很阔，身体

肌肉丰满，可是用一种容易使人误会的松弛的肉包裹着，扁平的前额，下唇下垂，在愚蠢的外表底下掩饰着他的本性，但愚蠢之中却夹着一些市侩的经验之谈……。他的鼻子，鼻尖扁平，仿佛天主的手指故意给他做一个记号，使他说话时喷言从颚里吐出来，象那些破了貌的病人，鼻孔堵塞了，空气不容易出去。他的上齿交叉，按照拉华达的说法，这是十分严重的缺点，他的牙齿象犬齿一样雪白，使人更容易注意到这个缺点。（〔法〕巴尔扎克：《农民》第52—53页）

客栈老板是一个年约四十至四十五岁的人，身材高大强壮，骨骼粗大，实是法国南部人的一个好标本。他有闪闪发光而深陷的黑眼睛，弯曲的鼻子和象一只食肉兽那样雪白的牙齿。他的头发，虽然经过时间的吹沸，却似乎不愿变白，象他那蓄在颔下的胡须一样，茂密而卷曲，但已略微混入了几根银丝。他的肤色天生是黯黑的，加之这个可怜虫又有一种习惯，喜欢自朝到晚地站在池的门口，切望有一个骑马或徒步来的旅客或许会造福他的眼睛，使他得到又一次看见客人进门的喜悦，所以在黑色之外，又加上了一层棕褐色。他的耐心和他的期望都一样的得不到结果，可是他还是日复一日地在那儿站着，暴露在象火一样猛晒的太阳之下，头上除了象西班牙骡夫似的缠着一块红色的手帕以外，别无其他保护之物。（〔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296页）

老板是一个三十岁前后的雄赳赳底男人，有着公牛颈子，而且体温一定很高，因为天气虽冷，他并不穿上衣，只在肩上系着一条吊带。他底衬衣袖子也卷起来，露出棕色手肘。头上并不戴什么，除了他自己底有波纹底黑卷发而外。他完全是黑色底；有一双好眼睛，眼与眼之间很开阔。看样子，总算好脾气，但是也毫不迁就；显然是有一定底主意而决心坚强的人；在一面是悬岩一面是深渊的狭路上谁也不愿意遇见这种人，因为无法使他回转。（〔英〕狄更斯：《双城记》第29页）

教徒

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

壳扇子，自外飘然而来，年约四十之上，生的神清如长江皓月，貌古似太华乔松，威仪凛凛，道貌堂堂。原来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声如钟，坐如弓，走如风。（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九回 4 页）

见一个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挡搜。生的豹头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鸡蜡箍儿，穿一领肉红直裰，颏下髭须乱拃，头上有一腦光槍，就是个形容古怪真罗汉，木除火性独眼龙。在禅床上，旋定过去了，垂着头，把脖子缩到腔子里，鼻口中流下玉箸来。（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 13 页）

见他戴着清净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的青旋旋头儿。生的魁肥胖大，沿口豚腮。（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回 1 页）

不多时玛卡尔神父出现了。他是从矮树后边走出来的，只穿一件衬衫和坎肩。神父戴的黑色的阔边帽使他象一颗蕈子或是象儿童读物里形容的鲁宾逊。不同之处是神父多了一条瘦细得象老鼠尾巴一样的小辫子，拖在帽子下边。（〔俄〕马明·西比利亚克：《粮食》第 188 页）

晚上，瘦瘦的、颧骨高耸的神甫来了，轻轻儿坐在屋隅；他永远将长长的躯体深深地塞进屋隅比较阴黑拥挤的地方；他好象为了羞惭躲避着。他的穿着黑旧袈裟的身形差不多同坐椅的黑色的皮子相融合，惟有他脸上的斑点在朦胧的后景里暗淡地凸现着；几点融化的雪在鬓发上象玻璃的灰尘似的发光；他永远将稀少、却长长的胡须握在多骨的拳头里。（〔苏〕高尔基：《家事》第 135—136 页）

在狭小、清洁的僧房里，僧父尼可提姆显得大些，却更可怕些；他除下头巾，他的半裸的、好象没有皮肤的、多骨的脑盖闪出了褪色的光，象死人一般；两鬓上，耳后，脑顶上，悬挂着不平正的一束束灰色头发。他的脸也尽是骨头，作蜡色；脸骨上到处缺少肉；褪色的眼睛不能使他的

脸发生光彩，眼神好象聚在一个巨大、松软的鼻子的尖端上面，干瘪的嘴唇的黑条在鼻下无声地动弹，嘴更见大些，它的深凹将脸部分为两截，上唇上须毛的灰色霉微显得特别可怕，而且不愉快。（〔苏〕高尔基：《家事》第173页）

事实上，假如我真有一点点配得上她的夸赞，那么我可能是很美的了。照她的说法我的前额是洁白而整齐，样子非常可爱；我的眼睛，是光彩动人；我的双颊，是红润而细腻；我的手，是细小而圆滑；我的胸脯，坚实得象石头一般，而且样子非常之好看；我的胯子，长得再也没有比它更好更圆润的了；我的脖子是这样绝顶和稀有的美丽，没有别的修女的脖子长得比我的更可爱的了；她夸赞我的话，真是说之不尽！（〔法〕狄德罗：《修女》第151—152页）

一个快到四十岁的院长，雪白的皮肤，精神饱满，肥肥胖胖，半坐半卧地躺在床上，一个双下巴在她身上觉得很自然，两只圆得好象雕塑出来的胯子，粗圆的手指上这儿那儿满布着小窝；一对又黑又大、活泼而多情、差不多从来没有完全睁开过而总是半开半闭的眼睛，好象那个具有这双眼睛的人因为有点疲倦而懒得把它睁开似的；鲜红得象玫瑰花的嘴唇，洁白象牛奶的牙齿，最美丽的脸腮，一颗相当好看的头陷在一个又厚又软的枕头上；两条臂膀懒洋洋地在两旁伸展着，肘腕下面放着一些小枕头扶托着。（〔法〕狄德罗：《修女》第177—178页）

多罗米埃已经有三十岁，一向寻欢作乐，不爱惜身体。他脸上已经起了皱纹，牙齿也不齐全，头也秃了顶；他自己毫不在乎，他常说："三十岁的头顶秃，四十岁的膝头僵。"他的消化力平常，有一只眼睛常淌眼泪。但是他的青春去得愈远，他的兴致却愈高。他把谐谑代替他的牙，欢乐代替他的发，讥讽代替他的健康，那只泪汪汪的眼睛也总是笑眯眯的。他已经疲劳过度，却仍旧勇气百倍。尽管年事不高，青春先萎，他却能够且战且退，整军以还，笑声脆劲，在别人看来，火力还是很足的。（〔法〕雨果：《悲惨世界》第153—154页）

他中等身材，相当粗壮，当他靠着讲道台的栏杆，两只粗大的手紧握木栏的时候，人们只见一个厚实的乌黑身形，上面是两块红得发亮的面颊和一副钢丝边眼镜。他的声音宏亮、激动，传送得很远。（〔法〕阿尔贝·加缪：《鼠疫》第89页）

流浪者

他打扮得很庸俗，两只眼睛就象多日没吃东西的饿猫一样四处寻视，嘴角上挂着狡黠、谄媚的笑容……他叠着腿坐在那儿，贼眉鼠眼地瞧着我们。当我们的伴朋友再次掏出金表十分喜爱地欣赏着的时候，我发现这位陌生人的猫似的眼睛立刻射出一道亮光。从此时起，这位陌生人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朋友胸前的上衣兜。（〔埃〕台木尔：《中立》《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第172页）

在我等车时，时常看到一个锯掉双腿的乞丐，身穿一件电车售票员穿的破旧不堪的黄制服上衣，头戴一顶缠着一条破布的红毡帽。我见他样子可怜，每天给他五米里木。（〔埃〕台木尔：《乞丐》《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第197页）

我觉得他的外表很了不起：他大约有四十岁，中等身材，瘦的，肩膀却很宽。他的黑胡子也显出有些花白的地方；他的一对很生动的大眼睛不停地转动着。他的脸上有一种愉快的表情，可是也很狡猾。他的头发剪成半球形；身上穿着一件滥楼的外褂和鞑靼人的灯笼裤。（〔俄〕普希金：《上尉的女儿》第24页）

……格里什卡·契尔卡什出场了。……他光着脚丫，穿了条磨破了的旧条绒裤子，光着脑袋，披着扯破了领子的肮脏的印花布衬衫，领口露出精瘦的、蒙着褐色皮肤的骨节。从那有点花白的乱蓬蓬的黑头发和揉皱的、凶悍瘦削的面孔看来，他一定是刚刚睡醒。在褐色小胡子梢上粘着一根麦秸，还有一根麦秸贴在左边刮过的硬胡茬里，在一只耳朵后面插着新摘的菩提树的小枝子。他个儿又高又瘦，背有点驼，在石头

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他翕动着鹰钩鼻，冷冷地闪着灰眼睛，向自己周围投射出锐利的目光，在向装卸工里寻找什么人。他那又浓又长的褐色小胡子象猎狗似的不停地颤动，操在背后的双手互相揉搓，神经质地绞扭着钩子般弯曲的长指头。即使在这里，在千百万个象他一样惹眼的流浪汉里，他类似草原之鹰的模样，猛兽似的精瘦，还有那种表面平稳沉静而内里激昂机警，活象那看见了就令人想到猛禽翱翔似的步态，马上就会惹起人们的注意。（〔苏〕高尔基：《契尔卡什》《高尔基短篇小说选》第65页）

在那不卡的马车里面，坐着一个少女，两手反绑在背后，没有牧师坐在她旁边。她穿着衬衫，长长的黑发纷乱地披垂在她的脖子上和半裸的双肩上。

在这些象波浪样的、比乌鸦的羽毛还乌亮的头发之间，看得见一条灰色的、多结的粗绳子，摩擦着她细腻的皮肤，缠在不幸的少女的脖子上，就象一条蚯蚓缠在一朵花儿上一样。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饰有绿玻璃片的小符咒，无疑是人家因为不好拒绝行将就死的人的要求而留给了她的。那些站在窗口上的观众，还能看见车子里面的她的裸露的腿，她试着把它们缩藏起来，仿佛是由于女性最后的本能。（〔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448页）

他看见了蒂。她刚从垫子上直挺挺地坐起来。她穿着一件裹得紧紧的白色长袍，只露出她的优美的脖子和一部分肩膀。袖子遮住她的胳膊，衣褶遮住她的脚。他看见她手上发烧的青筋象蓝色的树枝。她浑身哆嗦着，身子摇摇摆摆，跟一支芦苇一样，随风摇曳。灯光从下面照着她。她那张美丽的脸蛋简直无法形容。散开的头发披在肩上。脸上没有眼泪。眼里充满了火焰和黑暗。她面色苍白，这种苍白仿佛是笼罩在人类面庞上的神体的晶莹。她那美丽轻盈的身段，仿佛跟她长袍的衣褶溶化在一起了。她全身的轮廓跟跳动的火焰一样，此起彼伏。同时使人感到她好象开始慢慢地变幻成一个影子。一双睁开的眼睛闪闪发光。她简直象一个从坟墓里出来的人，或者象一个站在曙光里的

灵魂。 ([法]雨果:《笑面人》第 694 页)

我非常怀疑,卡尔曼姑娘是不是一个纯血统的人;至少她比我所遇见过的她的一些同族的女人不知要美多少倍。西班牙人常说,一个妇人要称得上美,她必须要够得上三十个条件,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必需能找出十个形容词来应用到她身上的三个地方,把她描绘出来。比如说吧,她应该有三件东西是黑的:眼睛、睫毛和眉毛;三件东西是细巧的:手指、嘴唇、头发等等。至于其余的条件,请参看布兰东的著作。我的这位吉卜赛姑娘说不上是这么完美。虽然她的皮肤非常细致,颜色却非常接近古铜。她的眼睛有点儿斜,可是非常深沉。她的嘴唇略微有些厚,可是线条非常美,露出来的一排牙齿白得象刚剥去了皮的杏仁。她的头发可能很粗,不过非常黑,黑得象乌鸦的又长又亮的翅膀,发出一种蓝色的光彩。为了不愿用冗长的描写使你感到疲劳,我想总括地说:她的每一种缺陷总是配合了一种优点,而这种优点却因这一对照更显得鲜明。这是一种奇特的、粗犷的美;这是一个一见就使你惊异,使你永远忘不了的脸蛋。她的眼睛特别有一种肉欲的、炽烈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任何其他的人眼中都不曾见过。"吉卜赛人的眼睛就是狼的眼睛!"这句西班牙的老话就是仔细观察后的结论。如果你没有时间到动植物园去观察一条狼的眼光的话,你可以去看看正在埋伏着准备着要抓一只麻雀的猫儿的眼睛。 ([法]梅里美:《卡尔曼》第 23—24 页)

她穿的一条红裙子非常短,使得她那不止有一个洞的白丝袜子和他那双精致的、系得有象火一样红的缎带的鞣皮鞋都露出来了。她把她的头巾向后一推,露出了她的双肩和插在她衬衫上的一束连花。她的嘴角里也衔着一枝桂花。当她向前走的时候,她摇着她的屁股,很象科杜巴养马场里走出来的一匹牝马。在我的故乡,一个女人穿着这样的装束就要使看到她的人画十字。在塞维里,每个人都对她的这副样子大胆地恭维一番。她对于每个人总要还击一下:她把眼睛一斜,手在腰间一叉,正如一个典型的吉卜赛人,她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起初她并

不能使我喜欢她，我只是继续做我的工作。不过她象所有的女人和猫儿一样，你找她们时，她们却不来；但你不找她们时，她们却来了。（〔法〕梅里美：《卡尔曼》第33—34页）

有一个乞丐，拄着拐杖，不顾山路崎岖，在驿车中间奔走。肩膀蒙着一堆破布。一只旧獭皮帽，没有顶子，圆圆的仿佛一个脸盆，扣住他的脸，可是他一摘掉，就见眼皮地方，来了两个血窟窿。肉裂成一道一道红条条，毒水下来流到鼻子，一路凝成绿疥。黑鼻孔痉挛似的往里吸气。说话先要仰起头来傻笑；——于是他的淡蓝瞳仁，不住朝太阳穴滚过去，一直滚到脓疮外沿。（〔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273页）

她打扮得稀奇古怪的，上身穿着一件镶花边的女式褪色斑骑马衣；头发剪成男子式样，戴一顶饰以破旧羽毛的高地帽；下身穿一条绣花的褪色红羽缎裙子。她相貌粗俗，但稍远一点看来，一双狂热的、明亮的乌黑眼睛，鹰钩鼻子和威风凛凛的侧影，使她显得相当标致。她舞弄着手中的鞭子，象一个出席庆寿宴会时的贵妇人一样深深行了个屈膝礼，然后直起了身子，仿佛奥菊蕾听从试金石的开导行礼如仪一样。（〔英〕司各特：《爱丁堡监狱》上册第201页）

艺 人

伦蒙的仪表确是于他不利的。他身材矮小，背部伛偻，肩头高耸，胸脯低凹，脚板又大又扁，通红的手上凸着青筋，僵直多骨的手指尖上嵌着暗蓝色的指甲；他满脸皱纹，面颊骆落，紧闭的嘴唇老在牵动，好象常在咀嚼什么，这一切和他的惯常的沉默结合起来，就使他产生出来一种近于凶恶的印象；他的灰白的头发一束一束地挂在低促的额上，小而凝注的眼睛发着幽光，象是刚被湮灭的黑炭；他的行动缓滞，每一起步总使笨拙不灵的身体左右摇晃。（〔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第19页）

我看见这位女神坐在大缎垫上，相貌姣媚，受了香烟供奉，长得肥

肥胖胖。她穿的是漂亮的便装，一双纤手正在梳个新样的头，准备当天演戏。（〔法〕勒萨日：《吉尔·布拉斯》第 164 页）

一会儿，弗罗利蒙德也到了，陪她来的一个人活脱儿是个绝顶漂亮的公子哥儿。他的头发梳卷入时，帽上装一簇棕黄色羽毛；裤子紧得贴身，袄儿开口处露出的衬衫很讲究，上面钉着极精致的花边；他的手套和手绢都塞在剑柄的扣窿里；他的大氅也披得别有风度。（〔法〕勒萨日：《吉尔·布拉斯》第 168 页）

他进来了，克利斯朵夫忽然一阵难过。他认得是他。怎么会不认得呢？明明是哈斯莱，可又不是哈斯莱。宽广的脑门上依旧没有一道褶痕，脸上依旧没有一丝皱痕，象孩子的脸，可是头已经秃了，身子发胖了，皮色发黄了，一副尴尬的神气，下嘴唇有点儿往下掉，撅着嘴巴，好似挺不高兴。他驼着背，两手插在打皱的上衣袋里；脚下曳着一双旧拖鞋；衬衣在裤腰上面扭做一团，钮扣也没完全扣好。克利斯朵夫嘟嘟着向他通报姓名，他却睁着没有光彩的倦眼瞧着他，机械的行了个礼，一声不出，对着一张椅子点点头教克利斯朵夫坐下；接着他叹了口气，望半榻上倒下身子，把靠枕堆在自己周围。（〔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 182—183 页）

他长得意想不到的胖，个子的高大也跟他的胖成为比例：方脑袋，红红的头发剪得很短，脸上不留胡子，长着许多小疱，大眼睛，大鼻子，厚嘴唇，双叠下巴，短脖子，背脊阔得异乎寻常，肚子象个酒桶，胳膊和身体离得老远，大手大脚，整个儿是一座山一般的肥肉。因为吃得过分，喝多了啤酒而变得不成样了，活象在巴伐利亚各乡各镇的街上遛来遛去，跟填鸭一样喂起来的那些胖子。为了高兴也为了天热，他浑身象一堆牛油似的发亮；两只手忽而放在分开着的膝盖上，忽而放在邻人的膝盖上，他一刻不停的说着话，卷着舌头把所有的辅音在空中打转，象放连珠炮。有时，他笑得前仰后合，张着嘴巴，一叠连声的呵呵大笑，差点儿闭过气去。（〔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 216 页）

雅夏在床上躺了两天，那天一大清早，太阳刚出来，他就起床了。他是个短个子，宽肩膀，瘦屁股，长着蓬蓬松松的淡黄头发，淡蓝眼睛，薄嘴唇，窄下巴，斯拉夫型的短鼻子。他的右眼比左眼稍微大一点，所以他看上去好象老是带着傲慢的讥笑在眨眼。他眼下四十岁，不过看起来要年轻十岁。他的脚趾头差不多同手指头一样长，一样灵活。他能够用脚趾头夹着一支钢笔流利地签名。他还能用脚趾头剥豌豆。他能够朝任何方向弯曲他的身子——传说他长着可以伸缩的骨头和液体的关节。（〔美〕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第3页）

舞妓

忽听帘栊响处，郑爱月儿出来，不戴戴髻头上挽着一窝丝，杭州攒梳的，黑鬒鬒，光油油的，乌云覆着四鬓，云鬓堆纵，犹若轻烟密雾，都用飞金巧贴，带着翠梅花钿儿，周围金累丝管儿，齐插后鬓，凤钗半卸，耳边带着紫瑛石坠子。上着白藕丝对衿仙裳，下穿紫绡翠纹裙，脚下露一双红鸳凤嘴，胸前摇琐珠宝玉玲珑，正面贴三颗翠面花儿，越显那芙蓉粉面。四周围香风缥缈，偏相衬杨柳纤腰，正是若非道子观音画，定然延寿美人图。（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九回4—5页）

一回头时，却见那轿子里坐着个十四五岁的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的女郎，面如瓜子，脸若桃花，两条欲蹙不蹙的娥眉，一双似开非开的凤眼，似曾相识，莫道无情，正是说不尽的体态风流，丰姿绰约。雯青一双眼睛，好象被那顶轿子抓住了，再也拉不回来，心头不觉小鹿儿撞。（曾朴：《孽海花》第59页）

她上身穿了绿绸的旧夹袄，肩下的一个钮子是未扣着，大襟的红色的里子便一角地翻露在面前。下身穿着黑缎的脚管宽大的裤子，搭搭地拖着头上绣花的月白色的缎鞋。长圆形的瘦削的面上，带着块块的黑色的粉痕，和仿佛不称配的红晕。大概早上头也没有梳吧，刘海发是散乱地披垂在额前，S髻是宽松地斜坠着了。她立在那里，吸着烟，看伙计搬着行李；本是皱着眉头的面上，露出喜悦的稚笑。（潘漠华：《雨点》

《应修人 潘漠华选集》第148—149页）

他感觉到有点丧气，因为她那毛茸茸的头发，她那被雨水和眼泪冲没了的脂粉，有着一只尖削的鼻子和一张微瘪的嘴的黄脸，她那蜷缩着的单薄的身体，以及她的假笑，她的不大耐烦的声口，都在引起他的不满。（沙汀：《一个秋天的晚上》《沙汀短篇小说集》第131—132页）

这姑娘是舒宫跳舞厅的舞女，有一身象牙似的肉。乌亮亮的眼睛里装满了情和爱。会唱英文歌，会写白话信。那裘娜多姿的身段，世界上找不到东西来比拟。（吴组缃：《宫官的补品》《吴组缃小说散文选》第63页）

高拉莉在犹太女人中是最杰出的典型，一张长长的鹅蛋脸，淡黄皮肤带着象牙色，鲜红的嘴巴赛过石榴，细腻的下巴象杯子的边。眼皮包着火刺刺的黑玉般的瞳子，睫毛往上翻卷。从眼皮和睫毛底下，不难想象那副懒洋洋的眼神，必要时会闪出沙漠中的火焰。橄榄色的眼圈上面，弯弯的眉毛很浓，两股紫檀色的头发从中间对分，照着灯火，光艳如漆；棕色的脑门藏着卓越的思想，仿佛很有才气。其实高拉莉同多数女演员一样，虽则会讲一套后台的俏皮话，人并不聪明；虽有应酬的经验，却谈不上什么知识；她的聪明是凭直觉，心肠好是因为她多情。可是她的滚圆光滑的胳膊，象纺纱的锭子般的手指，黄澄澄的肩膀，象《雅歌》[5]中咏叹的那种胸脯，曲线优美，动作灵活的脖子，穿着红丝袜，长得多漂亮的大腿，叫人看了目眩神迷，怎么还会追究她的精神生活？这些富于东方诗意的美，被舞台上流行的西班牙装束衬托之下，越发显著了。（[法]巴尔扎克：《幻灭》第275—276页）

那种女人中间的一个正弯着胳膊靠在他们的包厢边上望着他。那是一个棕色头发的胖女人，皮肤涂得雪白，黑的眼睛用铅笔描得长长的，嵌在人工造成的浓厚眉毛下边。她的过于肥大的胸脯紧紧地绷着深

颜色的绸子裙袍，一副涂得鲜红象是伤口一样的嘴唇给她衬出一点兽性的，热烈的，极其夸大的意味，不过却燃着一腔欲望。（〔法〕莫泊桑：《俊友》第21页）

拉翡儿是一个马赛女人，到各处海口跑码头的老油子，充着不可缺少的犹太美人的角儿，瘦瘦的，鼓着一副涂满了胭脂的脸蛋子。她那头用牛骨髓擦得通亮的黑头发在两鬓卷成钩形。她那双眼睛本象是美的，倘若右边那一只没有眼翳。她那条弯弓式的鼻梁压着一条颇为发达的上牙床，在那儿有两粒新装的牙齿在下牙床的那些牙齿旁边显出痕迹，那些旧的牙齿已经用得太久了，颜色变得和陈旧的木料相似。（〔法〕莫泊桑：《戴家楼》《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54页）

那个叫作阿力的女人，个儿不高不矮，身材苗条，把刚洗过的头发高高地梳成大岛田髻，插着一支稻穗簪子，显得格外潇洒。官粉只擦到脖根，敞着衣襟，微微露出了乳房，皮肤显得比官粉还白。她虽然握着一只长杆烟袋，翘着一条腿，大口大口地吸烟，但是在这个地方却没有人责难她放肆。她身穿一件大花单衫，松松系着一条掺了假的黑缎子面腰带，从背后打成结子的地方露出大红的麻绸里子，不消说，这是这一带的窑姐儿的打扮。（〔日〕樋口一叶：《浊流》《樋口一叶选集》第67页）

荡妇

他浑家李瓶儿，夏月间，戴着银丝鬏髻，金镶紫瑛坠子，藕丝对衿衫，白纱挑线镶边裙，裙边露一对红鸳凤嘴，尖尖趫趫，立在二门里台阶上，手中正拿一只纱绿缕绌鞋扇。（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十三回1页）

那女人穿的是浅蓝竹布褂，底下扎着腿，外面加了一条元色裙子；头上戴着金簪子，金耳圈，却也梳的是圆头；瘦伶伶的脸，爆眼睛，长眉毛，一根鼻梁笔直，不过有点翘嘴唇；虽然不施脂粉，皮肤倒也雪雪白，

手上戴了一副绞丝银镯子，一对金莲，叫大不大，叫小不小，穿着印花布的红鞋。（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358页）

拐子婆，是有一双媚人的眼睛的，常常是水汪汪地盯过来，撩拨对面的人。但在这一夜却是非常的庄重，象一个不曾出嫁过的姑娘一样。她在煮饭的时候，不时跑到后面的窗口去探望，微微含笑地瞧那夜色掩着的田野。同我们一桌吃饭的当儿，总常常偏着头，作着在听的姿势，有时会忽然红起脸来，好象觉得我们明白了她的心事似的。（艾芜：《山中送客记》《艾芜短篇小说选》第85页）

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上了霜。（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小说选》第2—3页）

……从许大马棒背后钻出一个女妖精，她的脸象一穗带毛的干包米，又长又瘦又黄，镶着满口的大金牙，屁股扭了两扭，这是谁都知道的蝴蝶迷。

……

要论起她的长相，真令人作呕，脸长的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不大相称，活象一穗包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她为了掩饰这伤心的缺陷，把前额上的那绺头发梳成了很长的头帘，一直盖到眉毛，就这样也丝毫挽救不了她的难看。还有那满脸雀斑，配在她那干黄的脸皮上，真是黄黑分明。为了这个她就大量地抹粉，有时竟抹得眼皮眨一巴，就向下掉渣滓。牙被大烟熏得焦黄，她索性让它大黄一黄，于是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曲波：《林海雪原》第22—23页）

一个女人，圆圆的脸庞，苗条的身体，站在屋中桌旁，凝想地瞧着咖啡壶底酒精灯的发怒的、紫藤色的火苗；她的赤裸的手臂和孩子样的脸，被红灯罩下的灯光所照，染成烤得极有滋味的馅饼的外皮的颜色。

蓬乱的、深色的头发有景致地披在颈上、肩上。鲍里娜的光裸的身体上穿着一件金黄色的、蒲哈拉式的睡衣，脚上套着绿色的、山羊皮制的鞋子。她的身上有点很轻松的、非俄罗斯的气质。她有可爱的、少年男孩似的脸庞，肿肿的唇，快乐的眼，圆圆的，象樱桃一样；即使在这时候，她已使耶可夫满足的时候，他还觉得她十分可爱。（〔苏〕高尔基：《家事》第237页）

她好象不过二十五岁。她的相当长的脸颊，密密的生着细小的雀斑，她的有着斑点的脸使他联想到喜鹊的蛋。但是在她的深黑的眼睛里，在她那有点瘦弱，但很端正的体态上，有着一种迷人的、淫狠的美丽。她的弯弯的、优雅的眉毛，老是微微的扬起；她好象常常在等待着什么快乐的事情一样；她的鲜丽的嘴唇的两角，总是浮漾着微笑，微微的露出她那密密的突出的牙齿。走路的时候，摇动着她的倾斜的肩膀，好象随便什么时候，她都在等待什么人从她后面拥抱着她那少女一般的纤细的背一样。她穿着村里其他一切哥萨克女人一样的衣服，不过，她也许要稍许整齐一点，清洁一点。（〔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143页）

不管她那副神气多么象幻觉，对她周围的人来说，她还是存在的。她确是一个女人，甚至是一个太女人味的女人。高高的个儿，长得挺丰满，她身上能够露出来的部分都露出来了。……除此之外，她的眉毛用中国墨描过，胳膊，肘子，肩膀，下巴，鼻孔底下，上眼皮，耳朵，手掌，手指尖都涂过油脂，发出一种惹人注意的难以形容的红光。尤其重要的是，她还有一个要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坚强的意志。这是一种近乎冷酷的美。这是一只豹，但是可以随意变成一只抚爱人的小猫。她的一只眼睛是蓝的，另外一只是黑的。（〔法〕雨果：《笑面人》第388页）

华莱丽全副武装，那种打扮是巴黎女人挖空心思来卖弄她们的姿色的。她把自己细细端详，好似一个男人去决斗之前，把虚虚实实的剑法温习一遍。没有一丝皱痕，没有一条褶裥。华莱丽把皮肤收拾得象

凝脂白玉，那么柔软，那么细腻。再加上几颗惹眼的痣。大家以为十八世纪的美人痣业已失传或者过时，其实并不。……华莱丽存着必胜的心，那晚点了三颗痣。她用药水把淡黄头发染成灰黄。史丹卜克太太的头发是赭黄的，华莱丽要显得处处地方与她不同。经过了这番改造，她浑身有点儿特别刺激的、异样的情调，使她的宫廷们暗暗惊奇，蒙丹士甚至问她："你今晚怎么的？……"此外她带了一条相当宽阔的黑丝绒项链，衬托她雪白的胸脯。第三颗痣，象我们祖母时代的款式，贴在眼睛下面。在当胸口最可爱的部位，系一朵最美丽的蔷薇，教所有三十以下的男人不敢正视。

"这不是可以上谱可以入画了吗？"她一边说一边对镜子做各种姿态，活象一个舞女练习屈膝的动作。（〔法〕巴尔扎克：《贝姨》第352—354页）

她是蓝眼睛，黑头发，身材柔软，个子高大，喉头与肩膀都很漂亮。从来没有更美与更黑的头发环绕过更纯与更白的面孔。蔚蓝的大眼睛，含有热烈的温柔表情。细贝一般的两排小齿，生在鲜艳的小口中，显出那么无可改变的洁白光彩，看来简直含有咬碎石块的力量。尤其是她的纤细的两脚是她认为可以自负的，因为她从这里找到自己是亲王后裔的证据。（〔法〕左拉：《劳动》第123页）

酒鬼

他喝得醉熏熏的。在一线微弱得可怜的灯光底下，可以看到他那因长癞子而脱落了发根的光头上，有几根被酒力所激发着的青筋在凸动。他的面孔通红的，在刷子般的粗黑的眉毛下，睁大着一双带着血丝的、发光的、螃蟹形的眼睛。（叶紫：《星》《叶紫选集》第163—164页）

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头秃发白，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他的脸孔因为不断饮酒而发胀了，脸色发黄，甚至有点发青，眼皮发肿，一双细小的缝口似的眼睛闪射着光芒，但是却带着鲜明的微红的颜色。并

且他有一种很奇怪的地方，他的眼睛里似乎闪耀着强烈的感情——或者甚至还有思想与才智，但是同时又仿佛闪耀着疯狂的神情。他穿着一件旧的破得不可收拾的黑礼服，钮扣只剩了一个，他就用这一个没掉的钮扣扣上了衣服，显然想顾全一点体面。打皱的衬衣前部，带着些污点，从帆布背心里凸出来，正象个小官吏样子。他好久没有刮脸了，下巴上已经开始长出灰白的刷子似的硬毛茬。他的态度的确有些象官僚的神气。但是他不安顿，乱搔头发，时常把头低垂在两手中，愁闷地将衣袖滥褛的臂肘撑在污垢的粘搭搭的桌子上。（〔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12页）

他越老越贪杯。嗜酒的习惯在那张大熊脸上留着标记，使他的长相与众不同：鼻子尽量发展，近乎一个三倍大法规的大写A字；布满血筋的面颊象葡萄叶，红里带紫，长着许多小瘤，往往还有细毛点缀；整个脸庞仿佛秋天的葡萄叶包着一只其大无比的鸡蒙菌。两道浓眉好比两簇堆着雪花的小树，底下一双小灰眼便是喝醉的时候也很精神，显出一种贪婪成性的狡猾。……光秃的脑袋四周剩一圈花白的头发，还有点蜷曲，令人想起拉封丹寓言中的芳济会修士。他矮身材，大肚子，象一盏费油而光线不足的旧油灯。（〔法〕巴尔扎克：《幻灭》第4—5页）

这个吃法律饭的人的脸不仅是红色的，而且红得发紫，象地球上某些热带地区一样，有几处地方出现一些熄灭了的小火山，非常触目……这个火红的脑袋，由于经常醉酒，所有的面纹都变得特别粗大，仿佛神话里面巨人的头一样。右边一个活泼的瞳孔炯炯有光，另一只眼却给一层黄膜遮住，黯然失色。红中带黄的头发老是乱的，一把犹太式的胡子，使卫米歇勒表面看来非常可怕，骨子里他却十分温柔。喇叭似的鼻子好象一个问号，一张特别大的嘴，即使没有张开，也似乎经常在回答那个问号。卫米歇勒，身材短小，穿一双钉鞋，一条墨绿色的天鹅绒长裤，一件用各种布缝起来的背心，仿佛用一张装饰用的被子做成的，一件蓝粗绒的上衣，一顶阔边的灰帽。（〔法〕巴尔扎克：《农民》第61页）

生活既如此荒唐，又有酗酒的习惯，从前多么漂亮的相貌一天天的变了。脸上布满血筋，线条粗糙，眼睛干巴巴的，眼睫毛逐渐脱落。再加脏列普身上不再收拾，发出一股小咖啡馆里的臭气和靴子沾满烂泥的味儿，陌生人一闻就知道他生活腐化。（〔法〕巴尔扎克：《撒水女人》第63—64页）

他在那儿。他近了，样子显得比在远处更醉。醉酒使他变得肮脏不堪；连眼睛里也充满了酒，面颊是陶器的颜色，鼻子象烧熟了的苹果，一绺粘厚的头发遮住了他一只眼睛。在十字路口当中，他好象给卷进了一股旋风。他终于在我面前站稳了片刻，冲着我的脸发出一些愤怒的话……（〔法〕巴比塞：《光明》第272页）

罪犯

关伯仑注视着的这个可怕的受刑者，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秃头，下巴上长着根根倒竖的白胡子。他闭着眼睛，张着嘴。所有的牙齿都能够看见。瘦骨嶙峋的脸跟一个骷髅差不了多少。胳膊和腿固定在四根石柱上的链条上，好象一个乘号。胸口和肚子上有一块铁板，上面堆着五六块大石头。嗓子里的声音一会儿象喘气，一会儿象吼叫。（〔法〕雨果：《笑面人》第451页）

在两个青年和其余的房客之间，那四十上下，鬓脚染色的伏脱冷，正好是个中间人物。人家看到他那种人都会喊一声好家伙：肩头很宽，胸部很发达，肌肉暴突，方方的手非常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没有到年纪就打皱的脸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记；但是看他软和亲热的态度，又不象冷酷的人。他的低中音的嗓子，跟他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气刚刚配合，绝对不讨厌。他很殷勤，老堆着笑脸。……他尽管外表随和，自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教人害怕。看那唾口水的功架，就可知道他头脑冷静的程度，要解决什么尴尬局面的话，一定是杀人不眨眼的。象严厉的法官一样，他的眼睛似乎能看透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心地，所有的感情。（〔法〕巴尔扎克：《高老头》第12页）

腓列普新近落过难，脸上有股说不出的阴森森的神气，加上那衣著更显得可怕。可怜巴巴的蓝大氅，为了不便说明的理由，按照军人款式钮子一直扣到衣领，可是想遮盖也遮盖不了什么。裤子下半截象残废军人穿的一样破旧，可见他穿到什么程度。靴底开着裂缝，渗出的泥浆在地下留着水印。拿在手里的灰色帽子，滑腻腻的叫人看了恶心。油漆落尽的藤杖在巴黎咖啡馆的每个屋角都逗留过，弯曲的头子浸过不知多少泥浆。露出硬纸板的丝绒领上面，一副嘴脸活象腓特烈·勒曼德尔在"赌鬼的一生"的最后一幕中的化装，黄铜色的皮肤有些地方发青，年富力强的汉子精力已经衰退。凡是生活荒唐，常在赌台上熬夜的人，都是这一类皮色，眼睛围着一个黑圈，眼皮发红，可并非血气狂盛的表现；皱纹密布的脑门有副凶相。腓列普大病初愈，腮帮高一块低一块，差不多陷下去了。光秃的头上只有脑后到耳朵边还剩几绺头发。本来那么明亮，蓝得那么澄净的眼睛，变得寒光闪闪，象钢铁一般。
（〔法〕巴尔扎克：《搅水女人》第 214—215 页）

罪犯是个矮个儿，三十岁左右，红棕色的头发，一副可怜相。他看上去已下定决心要承认一切，他似乎对他所做的一切以及对他将受到的惩罚是那样地胆战心惊，以至于几分钟之后，我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吸引过去了。他的样子象一只在强烈光线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啃着一只手的指甲，他那右手的指甲……
（〔法〕阿尔贝·加缪：《鼠疫》第 239—240 页）

那是个中年以上、肤色黝黑的人。他没有戴假发，黑油油的头发稍带灰色，剪得很短，梳得很平整。面部表情与其说带有恶意，毋宁说是一副流氓相；与其说显示一种暴烈蛮横的习性，毋宁说表现出此人具有机敏、狡猾和无赖的气质。一双灵活锋利的眼睛，轮廓分明的面孔，随时挂在脸上的讥讽的笑意，轻巧的动作以及一副厚颜无耻的神气，一切都显示出俗话所说的"贼头贼脑"的神态，让人一望面知这种人随时可以干出欺、哄、骗、赖等种种勾当来。你去赶集的时候，要是有他在市场上，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个善于搞各种鬼把戏的马贩子；不过在

荒野中遇上这个家伙，你却不必担心他会谋财害命。他的全身也是骑马师的打扮：一件钉着很密的大铜钮扣的上衣，一双蓝色连鞋长筒袜，一顶宽檐帽。只要腋下再夹上马鞭、脚后跟配上马刺，他就完全把自己装扮成他想装扮的那号人的模样了。（〔英〕司各特：《爱丁堡监狱》上册第165页）

他有一部白胡子，乱蓬蓬的，但是不很长，一张凹陷底脸，和一双异常明亮底眼睛。脸底凹陷和瘦削使那两只眼睛显得大了，在那还是黑色底眉毛和杂乱底白发之下，虽然原来它们确不是这样的；但是，它们自然是大的，现在却显出这样不自然。从他底黄色破衬衣里露出他底喉结，显示他底身体已经干瘪而且衰朽。他，他底旧帆布外衣，他底烂袜子，以及他底一切可怜底破布片，长久不接触阳光和新鲜空气，已经褪色为黄羊皮纸似的不成形的东西，难于辨认出什么是什么了。（〔英〕狄更斯：《双城记》第36页）

畸形

她的眼光又停留在那只失了形的短短的脚上。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脚背高高地隆起，四根指头弯下去，差不多连成一块肉紧紧地贴在脚掌上，只剩下大指孤零零地露在外面，好象一个尖尖的獐子角。——这不是人的脚，这倒象用面粉捏成的白白的东西。（巴金：《秋》第423页）

愚人之王被选出来了。……这会儿从窗洞口显现的是一个卓绝的怪笑……这个卓绝的怪笑就使得观众同意了。……那四面而体的鼻子，那马蹄形的嘴，那猪鬃似的赤红色的眉毛下面的小小的左眼，那完全被一个大瘤遮没了的右眼，那象城垛样参差不齐的牙齿，那坚硬的嘴唇——一颗牙齿如象牙一样地从唇上突伸出来——那弯曲的下巴，尤其是那布满全脸的轻蔑、惊奇和悲哀的混合表情。假若你们能够，请想象那整个情形吧。（〔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58页）

两个洞算是眼睛，一道裂缝算是嘴巴，一个扁平的肉瘤和两个窟窿算是鼻子和鼻孔，脸好象被什么东西压平了似的，这一切的效果是"笑"，很显然，单单大自然是不会创造出这样的杰作来的。

可是这个笑容是不是快乐的同义词呢？

如果这个走江湖的一出现（因为他是个走江湖的），我们就会有一种欢乐的印象。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的脸，就会发现艺术的痕迹。这样的脸不是天生的，而是有意造出来的。自然界里不会有这么完美的东西。人力不能创造美，只能创造丑。你不能把雷屯督人的脸变成罗马人的脸，可是你能把一个希腊式的鼻子改变成蒙古人的鼻子。只要切除鼻根，压扁鼻孔就行了。……关伯仑在孩提时代就值得别人注意，使人给他改变面貌吗？为什么不呢？哪怕只供人展览和牟利，也是值得的。从外表上看起来，靠儿童赚钱的人曾经在这个人脸上下过一番功夫。很明显，一种精深的、也许是很神秘的科学（它与外科的关系跟炼金术与化学的关系一样）一定在这个人很小的时候，有目的地切开他的面皮，创造了这个面孔。这种精于外科手术、麻醉术和缝合术的科学，切开他的嘴巴，割掉嘴唇，除去牙肉，把耳朵切开，除去软骨，改变眉毛和两颊的位置，拉紧颧骨的肌肉，夷平伤疤和缝线留下的痕迹，把皮肤贴在伤口上，使脸上保持一个嘻笑的神气，于是在雕刻家的深刻有力的刀子底下，产生了这个面具：关伯仑。（〔法〕雨果：《笑面人》第290—291页）

从死去的女人身上找到的那个小女孩，现在已经是一个十六岁的高个儿姑娘了。一头棕色头发，面色苍白，身体柔弱，腰身苗条，由于过分孱弱，显得微微颤抖，使人好象一不小心就会伤害她似的，可是长得很美，眼睛虽然看不见，却充满了亮光。

……

黑内障永远蒙住了这个女孩子的眼睛。她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了。在她那张日光照不到的脸上，两只忧郁的奇拉下来的嘴角表示出她的痛苦。她的眼睛又大又亮，奇怪的是别人看起来是亮的，可是对她来说，却永远熄灭了。它们活象一对神秘的火炬，只能照亮外面，她自己

没有光，却发射着光。她没有眼睛，可是她的眼睛却光芒四射。黑暗的这个俘虏却照亮了她置身其间的沉闷环境。她从无法医治的黑暗深处，从我们叫做盲目的那道黑色的墙壁后面，射出了一道光明。她看不见身外的太阳，别人却看得见她身内的灵魂。（〔法〕雨果：《笑面人》第295—296页）

他穿着一套宽大的、蓝中带褐、颜色古怪的衣服，戴着一顶老式的、圆圆的巴拿马草帽，不象北方的时髦人物那样把草帽捏成花哨的凹塘，戴成一个倾斜的角度。此外，他的丑陋是我生平少见的，不但使人厌恶，而且使人吃惊——他那种林肯般的愁眉蹙额的样子和不端正的相貌，简直会使你诧异和害怕得目瞪口呆。那个渔夫网到的瓶子冒出一股妖气所变成的怪物恐怕也不过如此。他后来告诉我，他名叫杰德逊·泰特。（〔美〕欧·亨利：《"醉翁之意"》《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第191页）

他的眼睛是纯蓝的，就象儿童的一样清晰，可是这双蓝眼睛下面却有淡紫色皱纱般的阴影，说明他上了岁数。从他畸形的身躯是无法猜透他的年龄的。连他的牙齿也不供一些线索——他牙齿一个也不少（只有两颗因为啃山核桃咬断了），可是他甜食吃得太多，牙齿都弄黄了，所以你也说不清那到底是老人的牙齿还是年轻人的牙齿。当有人直截了当地问罗锅他有多大时，他坦白地承认他也说不上来——他不知道自己来到人世已有多久，是十年呢还是一百年！因此，他的年龄始终是一个谜。（〔美〕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264页）

尸体

在幽暗而狭小的房间里，我的父亲躺在窗下地板上，他穿着白衣裳，身子伸得老长老长的；他的光脚板的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手指也是弯的；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象两枚圆圆的黑铜钱，他的和善的面孔发黑，难看地咧着牙吓唬

我。 ([苏]高尔基:《童年》第1页)

这个妖怪浑身涂着柏油。这里那里,有好几个地方发亮。孩子看见了他的脸。脸上也涂着柏油。这个显得粘乎乎的面具在黑夜的反光里露出了轮廓。孩子看见他的嘴变成了洞,鼻子变成了洞,眼睛也变成了洞。他的身体好象用绳子捆在一块浸过石脑油的粗布里。布已经霉烂了。露出一只膝盖。粗布裂开的地方可以看见肋骨。有的地方还有肉,有的地方只剩下了骨头。脸是泥土的颜色,蜗牛从上面爬过,留下一些不很清楚的银色痕迹。布贴着骨头,露出骨骼的轮廓,仿佛是用布蒙起来的雕象。头盖骨已经裂了缝,好象一只烂水果。牙齿还跟平常人一样,保留着笑容。张开的嘴仿佛还在大声叫喊。腮颊上还有几根胡子,他耷拉着头,好象在倾听什么声音。

这个死尸在不久以前曾经修理过一回。脸上,从帆布底下露出来的膝盖和肋骨,都涂过一层柏油。两只脚挂在底下。 ([法]雨果:《笑面人》第67—68页)

母亲僵直的身体看起来真可怕。她脸上仿佛发出一种幽灵的光辉。她张大了她那张没有气息的嘴巴,仿佛正在用一种神秘的语言,回答看不见的神明向死者的灵魂提出的问题。冰天雪地的平原朦胧的微光反射在这个面庞上。棕色头发下面的年轻的额角,怒艾不平的凝在一起的眉毛,尖尖的鼻子,紧闭的眼皮,结了霜的眼睫毛,眼角和嘴角之间的一道很深的泪沟,都能看得清楚。因为雪照亮了死者。冬天和坟墓无冤无仇。死尸是人类之冰。两只赤裸裸的乳房令人触目伤心。它们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上面印上了一个现在已经没有生命的人曾经把生命传给另外一个人的伟大的烙印,在这儿,母性的庄严代替了处女的纯洁。在一个奶头上有一粒白色的珍珠。这是一滴冻成冰的奶。 ([法]雨果:《笑面人》第160页)

一对眼睛只剩下了两个窟窿,嘴唇烂掉了,雪白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干枯而黑乎乎的长发贴在太阳穴上,稀稀拉拉地掩盖着深深凹陷下

去的青灰色的面颊。不过，我还是能从这一张脸庞上认出我以前经常见到的那张白里透红、喜气洋洋的脸蛋。（[法]小仲马：《茶花女》第49页）

呀！上帝啊！是多么凄惨！是多么可怜！石头也会流下泪来的！拉丽全身赤裸裸的，只有半截的衮衣盖在肩上当做衬衫。是的，全身赤裸裸的，加上许多血痕更显出牺牲者的惨状！她没有肉了，骨头穿破了她的皮。她的两胁之间有一条一条的青纹直到她的大腿，鞭子的痕迹留得很真。左臂上留下了一圈铅色的伤痕，竟象一把老虎钳子把这火柴般大小的手臂挤碎了。右腿上有一处裂痕还未封口，大约是每天早上收拾房子的时候被碰伤了的。自头至脚，她全身都是紫黑的伤痕。唉！这对于儿童的屠杀，这醉汉子手下的牺牲者，真是十字架下惨不忍睹奄奄一息的弱者！在教堂里人们所崇拜的赤裸裸的牺牲者的圣体还没有这样纯洁呢。……（[法]左拉：《小酒店》第415—416页）

这两个可怕的尸体中的一个，是站着的，下巴颏裂开了，大了一倍，并且因此把脑袋也分成两半，他在微微笑着，举起一条胳臂，做出祝贺的姿势，而他永远不能结束这个姿势了。另外一个，他的美丽的金黄头发依然完好，他坐在那里，胳膊肘支在好象是红洋布的桌布上，正在注视着什么，脸上沾满鲜血，又全是肮脏的污点，样子非常可怕。他们两个人就仿佛是嵌在恐怖当中的青春与生之乐趣的塑像。（[法]巴比塞：《光明》第138页）

有一个面孔，离我非常非常近，垂向一边，用一种愁惨的神色朝我望着。它从一堆黑东西上冒出来，就象一头动物。披散的头发，象一枚枚钉子。鼻子是一个三角形的洞，那里稍微露出一点点人体的大理石的白色。嘴唇没有了，两排牙齿露在外面，好象两行字母。发光的双颊上密布着霉菌似的胡子。这个尸体只是一堆污泥和石块。（[法]巴比塞：《光明》第188页）

只见她静静地躺在那儿，虽然一息无存，却反倒比她生前无论哪个时候还更美丽。她的颜色并不是灰白二字所能全部包括的，因为它不仅发白，差不多还放光。她那两片精致曲折的嘴唇儿有很美的表情，好象是一种尊严心，刚刚使她闭上嘴不说话的样子。原先她由热烈激愤转变到听天由命，就在那一刹那的转变中，她的嘴唇一下固定了，永远不动了。她的黑头发，比他们两个从前无论哪个时候所看见过的都更蓬松，好象丛林一般，覆在她的额上。（[英]哈代：《还乡》第476—477页）

神怪

门内坐着一个中年妇人，一头青丝黑发，油搽得雪亮，真可滑倒苍蝇；头上梳一盘龙凤儿，鬓旁许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坠八宝金环；身穿玫瑰紫的长衫，下穿葱绿裙儿；裙下露着小小金莲，穿一双大红绣鞋，刚刚只得三寸；伸着一双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绣花；一双盈盈秀目，两道高高蛾眉，面上许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来一部胡须，是个络腮胡子！（李汝珍：《镜花缘》第231—232页）

那位叛逆的柏洛米修士的丰姿并没有什么变动；山峰似的躯干，忠恳而有神威的双眼，表现着坚定的意志的带着浓髭的嘴唇，鬓边的斑白的头发，因思虑而微秃的头颅，以及那双多才多艺的巨手，全都不曾发生变化。（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郑振铎文集》第一卷199页）

她们是六个美丽的孩子，而六个当中，那个顶小的又要算最美丽了。她的皮肤又光又嫩，象玫瑰的花瓣；她的眼睛是蔚蓝色的，象最深的湖水。不过，跟其它的公主一样，她没有腿；她的下半截身子是一条鱼尾。（[丹]安徒生：《海的女儿》《安徒生童话选》第73页）

她的头发象是一簇簇打湿了的金羊毛，而每一根细发都象放在玻璃杯中的细金线，她的身体象白的象牙，她的尾巴是银和珍珠的颜色。银和珍珠的颜色的便是她的尾巴，碧绿的海草缠在它上面，她的耳朵象

贝壳，她的嘴唇象珊瑚。冰凉的波浪打着她的胸膛，海盐在她眼皮上闪光。（〔英〕王尔德：《渔人和他的灵魂》《快乐王子集》第58页）

（4） 局部刻划

头 发

她的两手迅速地扯下小辫子上的扎带，被辫带扎得弯弯曲曲的满头黑发，象小瀑布一样披在她的肩上。她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洗衬衣的那天深夜，也许正是因为她拆开了小辫而换来了剑波向来没有过的眼神看着她。（曲波：《林海雪原》第127页）

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皱着眉头，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地盖着两肩、胸脯、两膝，一直垂到地上，乌黑乌黑的，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兜起来，提着，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绺里；她的嘴唇歪扭着，黑眼珠儿闪耀着气愤的光芒，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苏〕高尔基：《童年》第8页）

从架床底下所能看见的，只是两个拳头托着的一个头和一个下巴，上面长满僵硬的红鬃毛。同样的红头发，一撮撮往四下里支着，又从头顶垂落到额上，把两只眼睛全都遮住；脸也没有洗，睡得都胀起来。（〔苏〕阿·托尔斯泰：《瘸王子》《阿·托尔斯泰小说选集》第一册171页）

安德烈偷偷的斜眼看了看她那束着光泽的黑色发结的骄傲的头。她的头发很浓密，而且好象马的鬃毛一样的粗硬，却带着小孩子一样的骚乱和柔美，卷曲的绕着她的小小的耳朵。（〔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53—54页）

她无论如何也弄不好披在肩上的颜色奇怪的波浪式头发，她打算照镜子把头发梳好。她那一头浓密的头发的颜色，可以说，那是白色的金子；它们既是金黄色的，又是浅亚麻色的。（〔苏〕柯切托夫：《州委书记》第103页）

这当儿，德拉的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象一股褐色的小瀑布，起伏闪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佛给她铺成了一件衣服。（〔美〕欧·亨利：《麦琪的礼物》《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第3页）

除了秃块暴露的头顶而外，他有硬翘翘底黑发，参差不齐地挺立在头上，蔓延而下，几乎达到他底肥大底鼻子。这头好象是铁匠的作品，与其说是一只毛头，倒不如说是布满尖端向上的钉子的障壁，就是最善于玩跳蛙戏的人也不敢把自己当作世界上最冒险底人跳过去的。（〔英〕狄更斯：《双城记》第13页）

看见她的头发就会让人想到，整个一冬的阴沉晦暗，都不够作出那么一副乌云欲倾的神情的。它掩映在她的额上，好象苍冥的暮色，笼罩着西方的晚霞一样。（〔英〕哈代：《还乡》第89页）

一个人要是从后面来看这栗色头发，会觉得那是一桩奇迹，也是一种神秘。这头发上罩着一顶黑色獭皮的高帽子，帽子上还插着一束黑色的羽毛，显得帽子更加高。帽子下面露出一股一股的长头发，它们是先编成一根一根小辫子，随后又绞成几根大辫子，再盘绕起来，就象编好在一个篓子上面的灯心草。把头发弄成这般模样，可以算是很少见的、一个精巧艺术的例子，虽然带点原始的风味。谁都明白，这样编好和盘好的一股股头发，可以经得起一年，少说点也经得起一个整月，都不会散开来；但是每天到了睡觉的时候，这个仅仅保持了一整天的编盘好的头发，又照例得统统拆散，就好象让一件成功的艺术制作，毫不在意的便给糟蹋掉了。（〔英〕哈代：《儿子的否决权》《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22页）

眼 睛

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养着两丸黑水银，左右一顾一看，连那坐在远远墙角子里的人，都觉得王小玉看见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说。就这一眼，满园子里便鸦雀无声，比皇帝出来还要静悄得多呢，连一根针吊在地下都听得见响。（刘鹗：《老残游记》第15页）

她是小个子，和她的爸爸一样的小而俊俏。她的眼最好看，很深的双眼皮，一对很亮很黑的眼珠，眼珠转到眶中的任何部分都显着灵动俏媚。假若没有这一对眼睛，她虽长得很匀称秀气，可就显不出她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了。她的眼使她全身都灵动起来，她的眼把她所有的缺点都遮饰过去，她的眼能替她的口说出最难以表达的心意与情感，她的眼能替她的心与脑开出可爱的花来。尽管她没有高深的知识，没有什么使人佩服的人格与行动，可是她的眼会使她征服一切；看见她的眼，人们便忘了考虑别的，而只觉得她可爱。她的眼中的光会走到人们的心里，使人立刻发狂。（老舍：《四世同堂》第48页）

这时他又悄然看了她一眼，忽然看出他以前所忽略的东西，就是她的眉毛是特别的长，而且有力的弯在眼睛上，仿佛便是一篇她的个性的描写。并且他觉得她的黑眼珠凝聚着熠熠的光彩，是一种美的同时又是庄严的——他想不出宇宙间有什么东西来和它形容，甚至于——他这样认为——深夜里的两颗明星并不足奇的，那实在太平常了。（胡也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胡也频选集》第160页）

阴影把她的眼睛画得很长，下巴很尖。虽在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象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短篇小说选》第550页）

单是她们的眼睛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国土，倘有人错走了进去，那就完了！钩也钩不回，风也刮不出。谁试来描写一下她们的眼神罢：这温润，绵软，蜜甜的眼神……谁知道这样的眼神有多少种呢：刚的和柔的，朦朦胧胧的，或者如几个人所说的"酣畅的"眼神，而且还有并不酣，然而更加危险的——那就是简直抓住人心，好象用箭穿通了灵魂的一种。不成，找不出话来形容的。（〔俄〕果戈理：《死魂灵》第315页）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那双看上去很漂亮的、灰色的、毫不掩饰的眼睛。仿佛唯有这双眼睛不能听从他任意摆布。他可能也想用温和亲切的目光看人，但他的目光仿佛具有两重性，在温和亲切的目光之中也闪动着残忍的、不信任的、寻根究底的、居心不良的神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136页）

丽莎·墨卡洛娃是一个消瘦的黑发女人，有着一副东方式的、慵懒的面孔，和一双美丽的、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深不可测的眼睛。她的浅黑色服装的风格和她的那一种美十分调和。丽莎之柔弱和娇嫩正如莎弗之结实和洒脱一样。

……在她里面有那种混在玻璃制造品中间的真金刚钻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她那美丽的、真正深不可测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双周围带着黑圈的眼睛的疲倦而又热情的目光以它那完全的真诚打动着人。谁凝视了那双眼睛，都会觉得自己完全了解了她，而了解了她的时候就不能不爱她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436—437页）

雅可甫的萨沙又瘦又黑，眼睛象龙虾似的突出，说起话来急急忙忙的，声音很低，老被自己的话哽得不接气。他常常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仿佛想逃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似的。他的栗色瞳仁一动不动，但他一兴奋，瞳仁就跟着白眼珠子直打颤。（〔苏〕高尔基：《童年》第21页）

——他的一双似乎要飞翔的眼睛，闪着能够看得很远的凶光，眺望

着在灰色朝雾中屹立的雄伟的山岭。 （〔苏〕法捷耶夫，《毁灭》第 165 页）

路希卡万分谦虚地垂下眼睛，在房间中央站住了，仿佛堕入忏悔性的沉思中。她的眼睫毛又长又黑，宛如描出来的一般，而当她垂下眼睛的时候，乌黑的睫毛就在雪白的面颊上投下一层浓密的阴影。 （〔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 28—29 页）

玛依娅盯着他看，她的眼睛大而明亮，好象清晨时分爱沙尼亚森林中的湖水，水底上能反映出没有一丝浮云的夏空。 （〔苏〕柯切托夫：《州委书记》第 260 页）

吉利亚特的眼光盯在远逝的帆船上，固定不动。

这双固定的眼睛不象人世上一切人的眼睛。在这悲伤的、沉静的瞳孔里，有不能描绘的东西存在；这眼神儿充满了幻灭的希望所留下的安宁；是对另一种成就的悲惨接受。要了解这样的眼光，应当去看一颗天际的流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眼光仍然停留在那空间的小点上的眼睛里，神圣的黑暗渐渐出现。当围绕着基而多密尔的无边的海水上涨时，无限平静的黑暗在吉利亚特深邃的眼睛里扩展开了。 （〔法〕雨果，《海上劳工》第 433 页）

早晨他躺在床上，枕着枕头，在她旁边，看阳光射过她可爱的脸蛋的汗毛，睡帽带子有齿形缀饰，遮住她的一半脸蛋。看的这样近，他觉得她的眼睛大了，特别是她醒过来，一连几次睁开眼睑的时候；阴影过来，眼睛是黑的，阳光过来，成了深蓝，仿佛具有层层叠叠的颜色，深处最浓，越近珐琅质表面越淡。他自己的视线消失在颜色最深的地方，他看见里面有一个小我，到肩膀为止，另外还有包头帕子和他的衬衫领口。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 29 页）

更有一个细微的特征，他的两个眼睛，彼此隔开略远一些，可以把

整个一方景色同时收入眼帘中。……当这个人注视着一件东西的时候，他紧蹙起眉毛，微微合起他宽大的眼皮，这样，眼皮正好圈着眼珠，使得视野的范围缩小，他注视着：好厉害的眼光：远方缩小的物件都被他放大：他一眼便看透您的心事：在我们看来是很模糊的海波，他一目便能了然：他一眼便能看出海底深处的一切情形：（〔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62页）

……这张脸脸盘很窄、颧骨高耸、两颊深陷，长着一个雅致非凡的鹰钩鼻，那是马丁从没见过的。眼睛的大小没什么特别。它们生得不太大也不太小，颜色呢，是一种说不出名堂来的棕色；可是眼眶里蕴藏着一团烈火，说得更确切一点，潜伏着一种有双重意味的表情，可是说来奇怪，这双重意味又是自相冲突的。这双眼睛一方面显出大胆，倔强，甚至严酷得过分的神色，另一方面却又惹人怜悯。（〔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337页）

在眼睛里，思想敞开或是关闭，发出光芒或是没入黑暗，静悬着如同落月，或者象急闪的电光照亮了广阔的天空。那些自有生以来除了嘴唇的颤动之外没有语言的人，学会了眼睛的语言，这在表情上是无穷无尽的，象海一般的深沉，天空一般的清澈，黎明和黄昏，光明与阴影，都在这里自由嬉戏。（〔印〕泰戈尔：《素芭》《外国短篇小说》中册第456页）

她的眼睛是异教的眼神儿，又深又黑，富有夜的神秘。眼波去而复来、来而复去地流动，有一部分受了厚眼皮和长眼毛的阻碍；她的下眼皮和英国一般妇女的比起来厚得多。因为这样，所以她能随便出神儿沉思，却叫人家看不出来；如果说，她能不闭眼睛睡觉，恐怕也会有人相信。你要是认定男女的灵魂，都是眼睛看得见的质素，那你就能想得出来，游苔莎的灵魂是火焰的颜色。她的灵魂里发出来的火花儿，表现在她那双漆黑的瞳人儿里面，也给人同样的印象。（〔英〕哈代：《还乡》第89页）

鼻 子

"我很高兴，"库克新夫人说，两只圆圆的眼睛注视着巴扎洛夫，两只眼睛中间挂着一根孤零零的小而发红的朝天鼻。（〔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118页）

她差不多完全没有面颊，只有鼻子是触目的；鼻子虽然并不很大，但仿佛和面颊是脱离的，或者没有安合适，而且下端往上掀起，因此面颊就并不显著，因为两片面颊缩紧在一起，又毫无血色，所以关于她的鼻子，你久已得到一个清楚的观念，但是面颊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265页）

一说起禅智内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没一个不知道的。长有五六寸，从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颏的下面去。形状是从顶到底，一样的粗细。简捷说，便是一条细长的香肠似的东西，在脸中央拖着罢了。（〔日〕芥川龙之介：《鼻子》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552页）

桑丘第一眼就看见了林中侍从的鼻子。那鼻子之大，衬得全身都小了。据说实在是大得出奇，鼻梁是拱起的，鼻上全是疙瘩，颜色青紫，象茄子那样，鼻尖盖过嘴巴两三指宽。这样一个颜色青紫、疙疙瘩瘩的拱梁大鼻，使他那张脸奇丑不堪。（〔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册第99页）

口 齿

老老师是所谓筋骨人，又小又瘦，高梁鼻上架着副猪腰形金边眼镜。胡子早经花白，但是他的嘴唇还象孩童的一样鲜嫩。这张红润天真的嘴，是从来不说谎的，本人也常以此自许……（沙汀：《范老老师》 《沙汀短篇小说集》第144页）

她发怒和笑着一般，眼角集着愉悦的多形的纹络。嘴角也完全愉

快着，只是上唇有些差别。在她真正愉快的时候，她的上唇短了一些。在她生气的时候，上唇特别长，而且唇的中央那一部分尖尖的，完全象鸟雀的嘴。（肖红：《生死场》第23页）

……他的巨大的，好象石头凿成的下颚，艰难的移动着；他慢慢的，困倦的咀嚼着，好象一只在休息的劳苦过度的公牛。（〔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5页）

他指指自己的嘴，然后张开嘴唇：在他那一度缺牙的地方，长出了两颗阔大的、白得发青的牙齿。这两颗牙齿还没有完全长成，尖端上现出十分可爱的小锯齿，达维多夫看见不由嗨的笑了一声。（〔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卷255—256页）

依丽莎白时代，有一位诗人拿"玫瑰含雪"来比喻唇红齿白；他生平见过的女人，再没有象她那样叫他不断地老想起那个比喻来的了。在他以情人的眼光看来，简直就可以说，这口牙齿、这副嘴唇，真正完美无瑕。但是实在说起来，却又并不是真正完美无瑕；也就是因为这种似完美却又有点儿不完美的情态，才生出来那种甜蜜的滋味，因为有一点儿缺陷，才是人间的味道啊。（〔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207页）

她的嘴与其说是为说话生的，不如说是为颤动生的；与其说是为颤动生的，不如说是为接吻生的。也许有人还要补充一句，与其说是为接吻生的，不如说是为撇嘴儿生的。从侧面看来，双唇相交的线道就显出了图案艺术上人所共知的胃足线或者双弧线的曲折，精确得几乎和几何学上的图形一样。（〔英〕哈代：《还乡》第89页）

胡须

嘴底下的一簇绕腮胡，还是同十几年前一样，似乎是刚剃过了三两天的样子，长得正有一二分厚，远看过去，他的下巴象一个倒挂在那里的黑漆小木鱼。（郁达夫：《杨梅烧酒》《达夫全集》第六卷144页）

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大帅的是乌菱圆角胡子，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象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头发当然全秃，全靠这几根胡子表示老树着花，生机未尽。但是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又因为这一撮不够浓，修削成电影明星式的一线。（钱钟书，《围城》第233页）

于是他和她开始谈话了。他的议论明白通俗，声音颇为动人，眼光很能显出风致，尤其那两撇髭须具有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力。它皱皱地竖在他的嘴唇上，卷起的，漂亮的，颜色是金黄里略带火红，在竖起的尖子上比较显得淡。（〔法〕莫泊桑：《俊友》第41页）

他们虽然面貌不同，但是却都装出相同的严气正性的态度。尤其从那种胡子上面，我们可以分辨他们的国籍。

直挺挺的美国人蓄着马蹄铁那样半圈的胡子；高傲的英国人的，仿佛是一柄铺在胸前的毛扇子；西班牙人的，是一片连到眼睛底下的黑毛；罗马人的，摹仿意大利王维克多——艾马吕埃赠给意大利的那种浓而多的髭须；奥国人颊上的胡子固然很多，但是下颏却剃得很干净；一个俄国将军，他嘴唇上如同佩着两支由拳毛做成的长矛；而那些法国人的含媚的胡子，都表出世上各种胡子的新花样。（〔法〕莫泊桑：《皮威获》《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192页）

她是一个干瘦的高个儿妇人，有些胡子的，或者不如说是毫毛很多的。因为她满脸都有些胡子，那些胡子是惊人的，出人意外的，聚成古古怪怪的一丛一丛的，卷成一撮一撮的，仿佛是被一个疯人在这个身著裙子的保安警察的长脸上面胡乱地种下的。在鼻子上，在鼻子下，在鼻

子周围，在下巴上，在两颊上，她都有胡子；并且她那两道浓厚而且长得异样的花白眉毛，也是卷起的和倒立的，简直象是两撮搁错了位置的髭须。（〔法〕莫泊桑：《铃子大妈》《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357－358页）

在他的嘴里有着比较宽裕的地方来安顿的牙齿，疏疏地排列着，现得每颗都是很小的样子。他的金栗色的胡子，虽然从来没有剪过，但却很浅；这胡子在那有着优婉的轮廓的嘴唇上面，非常紧地卷成整齐的两撮；随后，却在两端，在他的口的两个深角上散乱起来。其余地方的胡须都剃得干干净净。他那红艳艳的两颊上只有着一层新鲜的绒毛，正象从没给人触过的果实的绒毛一样。（〔法〕罗逖：《冰岛渔夫》第7页）

面部

焕之只觉得非常快适，那两个黑眼瞳的一耀，就泄露了无量的神秘的美。再看那出于雕刻名手似的鼻子，那开朗而弯弯有致的双眉，那钩勒得十分工致动人的嘴唇，那隐藏在黑绉纱皮袄底下而依然明显的，圆浑而毫不滞钝的肩头的曲线，觉得都很可爱。除了前额的部分，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看出她同树伯有兄妹关系。（叶圣陶：《倪焕之》第54—55页）

文朴这时候酒也已经有点醉了，脸上的笑容，渐渐的收敛了起来，脸色也有点青起来了。他额上的一条青筋涨了出来，两边脸上连着太阳窝的几条筋，尽在那里抽动。（郁达夫：《烟影》《达夫全集》第一卷15页）

说到他的面容，也实在太丑陋了。一张扁平的脸，上面只看得出两个大小不同的空洞，下面只看得出几簇黄曲的毛。两个空洞，就是他的眼睛，同圆窗似的他这两只眼睛，左右眼的大小是不同的。右眼比左眼要大三分之一，圆圆的一个眶里，只见有黑眼珠在那里放光，眼白是很

少的，不过在外围边上有狭狭的一线而已。他的黄胡子也生得很奇怪。平常的人总不过在唇上唇下，或者会生两排长胡，而他的胡子却不然。正当嘴唇之上，他是没有胡子的，嘴唇角上有洋人似的两簇，此外在颊骨下，一直连到喉头，这儿一丛，那儿一簇的不晓得有几多堆，活象是玉蜀黍头上生在那里的须毛。他的皮色是黑里带紫的，而皮上一个个的毛孔很大很深，近一点看起来，几乎要疑他是一张麻脸。鼻头是扁平的朝天鼻，那张嘴又老是吃了一惊似的张开在那里的。（郁达夫：《在寒风里》《达夫全集》第六卷 73—74 页）

同时就有一股异常浓郁使人窒息的甜香，扑头压住了吴老太爷。而在这香雾中，吴老太爷看见一团蓬蓬松松的头发乱纷纷地披在白中带青的圆脸上，一对发光的滴溜溜转动的黑眼睛，下面是红得可怕的两片噘开的嘴唇。蓦地这披发头扭了一扭，又响出银铃似的声音……（茅盾：《子夜》第 16 页）

虎妞刚起来，头发髭髭茬，眼泡儿浮肿着些，黑脸上起着一层小白的鸡皮疙瘩，象拔去毛的冻鸡。（老舍：《骆驼祥子》第 115 页）

他的脸是两头翘，中间洼，象个元宝筐儿，鼻子好象是睡摇篮呢。眼睛因地势的关系——在元宝翅的溜坡上——也显着很深，象两个小圆槽，槽底上有点黑水；下巴往起翘着，因而下齿特别的向外，仿佛老和上齿顶得你出不来我进不去的。（老舍：《牺牲》《老舍短篇小说选》第 26 页）

杨七公公从舱尾伸出了一颗头来，雪白的胡须、头发，失掉了光芒的，陷进去了的眼珠子，瘪了的嘴唇衬着朝天的下颚。要偶然不经心地看去，却很象一个倒竖在秧田里、拿来吓小雀子的粉白假人头。（叶紫：《杨七公公过年》《叶紫选集》第 118 页）

他是一个非常乐天的，放荡的人物。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留着

两撇细细的胡子了。他底眼睛老是眯眯地笑着。他的眉毛上，长着一颗大的，亮晶晶的红痣。他那喜欢说谎的小嘴巴，被压在那宽大的诚实的鼻梁和细胡子之下，是显得非常的滑稽和不相称的。（叶紫：《湖上》《叶紫选集》第 270 页）

那女孩子年纪虽小，打扮得脸上颜色赛过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她擦的粉不是来路货，似乎泥水匠粉饰墙壁用的，汽车颠动利害，震得脸上粉粒一颗颗参加太阳光里飞舞的灰尘。她听汽车夫愈骂愈坦白了，天然战胜人工，涂抹的红色里泛出羞恶的红色来……（钱钟书：《围城》第 159 页）

斜对着孙小姐有位子坐的是个年轻白净的女人，带着孝，可是嘴唇和眼皮擦得红红的，纤眉细眼小鼻子，五官平淡得象一把热手巾擦脸就可以抹而去之的，说起话来，扭头撅嘴。（钱钟书：《围城》第 175页）

他的双颊和眼睛更凹得惊人，额上的皱痕象刀划过似的显出一道道深沟。他一开口说话，他那长而尖的下巴就象快要掉下来；但不开口的时候，却又叫人仿佛觉得全人类的善良和忧患都集中在他那张苦难的脸上似的。（高云览：《小城春秋》第 280 页）

是一个五十光景的男人的半身像。他的头低低地耷拉在胸前，低得连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又高又大的前额和结实的鹰钩鼻重得似乎使脑袋都抬不起来。由于这样的姿势，他那满腮的大胡子就都给下巴颏压住了，而且还往下披散。他的左手掩没在浓密的头发里，但是好象没法子不把脑袋撑起来似的。（〔奥〕弗朗茨·卡夫卡：《城堡》第 8 页）

明俊老成得有点认不出来了，他的下颏胡子抖动着，上唇的胡子也有一寸长。他圆脸上的那两只眼睛，就象在葫芦头上挖了两个洞。乍一看去，那两个胖腮帮，就象一个大酱团。（〔朝〕李箕永：《故乡》第21页）

这个女孩子并没有什么使人惊心动魄的地方。说实在的，她根本称不上美丽。她的鼻子生得太小，鼻尖向里勾，鼻梁自然也不宽，上面还生着一些雀斑。她的棕黄色的眼睛生得太近，看人的时候总是一眨一眨的。嘴唇生得太薄，整个面孔也太瘦。（〔德〕亨利希·曼，《臣仆》第14页）

他把眼睛低了下去；簇生着长长的箭似的睫毛的眼睑，描出美丽的洁白如雪的半圆形，覆盖在眼睛上面。她的秀丽的脸完全弯倒了，一层薄薄的红晕笼罩了它。（〔俄〕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果戈理小说选》第193—194页）

他的脸象球一样圆肥，表现出羞涩、和善面温顺的神情；鼻子也很圆肥，上面全是青筋，表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他的头上，前面一根头发也不剩了，后面簇着稀疏的淡褐色发卷；一双小眼睛好象是用芦苇叶子切出来似的，亲切地眨动着；红润的嘴唇甜蜜地微笑。（〔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321页）

世界上的确有这样一种幸福的面容，让人人都乐意望它，就象它在给你温暖，给你安慰似的。加京就有这样的脸，温和的、讨人喜欢的脸。大而温柔的眼睛，柔软的卷曲的头发。他讲起话来有这种调子，即使你还没有看到他的脸，你只听见他的声调，也会感觉到他在微笑呢。（〔俄〕屠格涅夫，《阿霞》《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第188页）

这是一副大概只有斯拉夫女人才有的脸型：平滑晶莹的线条描画出端庄秀丽的轮廓；浅蓝的眼睛和蔼而安静；白皙的双颊少见血色，但这并不是一般的苍白脸色，因为它时刻会迸发出炽热的火焰；所以与其说是苍白，还不如说是雪白。爱威琳娜淡色的直发微微衬托出大理石般的额颞，一根大辫子垂在脑后，当她走路时好象往后拽着她的头似的。（〔俄〕柯罗连科，《盲音乐家》第110页）

月光照亮了她那干枯的、破裂的嘴唇，她那长满了灰白色柔毛的尖下巴，和她那猫头鹰嘴一样弯曲的、满是皱纹的鼻子。她的脸颊现在是两个黑洞，有一个洞里面还搁着一缕灰白色头发，那是从她头上缠的红布底下掉出来的。她的脸，她的颈项和她的手全起皱了，而且只要她动一下，我就担心这干枯的皮肤会裂成碎片，在我面前就只有一幅赤裸裸的骷髅和它那两只暗淡无光的黑眼睛了。（〔苏〕高尔基：《伊则吉尔老婆子》《高尔基短篇小说选》第113页）

这是一个胸脯很宽、四四方方的汉子。他那张鼻孔往上翻的脸平得象铲子一样，一对熊一般的小眼睛藏在两道浓眉下面。他脸上的胡子卷成许多极小的圈圈，象是沼地上的青苔。他脑袋上的头发密密匝匝象是一顶厚实的帽子，他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他的弯曲的手指头伸进他的头发里去。（〔苏〕高尔基：《人间》第228页）

这个学生面皮微黑，头发带蓝色，好象个日本人，满脸雀斑，好象皮肤里擦进了火药末似的……（〔苏〕高尔基：《我的大学》第10页）

鼓起他底面颊，他对着萨木金底胸部吹出一股疾风。淡黄底稀疏底头发平滑地贴在他底崎岖底脑壳上。他底嘴唇上没有一根毛，完全是阉人底脸相。应该是眉毛的地方散布着几许黄色底硬毛，耸立在突出底小眼睛上面；那眼睛闪烁着冷冷底蓝光，但是并非没有喜气。眼下皱起底蓝色浮包悬垂在鼓胀底面糊似底面颊上；两颊中间松松地竖着一管软骨尖鼻子，完全和那大脸不相配合。嘴是大底，而且好象蛙嘴似的，上唇紧闭着，而下唇异常之厚，好象被虫叮肿了似的，庞然悬挂着。（〔苏〕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第四部84页）

罗欣往镜子里照了一照。他那亮闪闪的脑瓜，样子好看了，也有余地来容纳那些卓越而崇高的思想了。脸蛋儿狭溜溜的，从那有点儿突出的颧骨微妙地转变到那不太显著、可也不见得瘦弱的下巴颏。两条在鼻梁上靠拢、却又反复无常地朝太阳穴弯上去的黑黝黝的眉毛，削弱

了那双伶俐而不大的眼睛的威势，因为眸子睁得很大，这双眼睛看上去仿佛是乌黑油油的。象这样一张脸，人也用不着害臊得用手把它捂起来了！只有那张嘴，却把一切都毁了。眼睛会撒谎，眼睛是虚伪而隐蔽的，可是嘴却不善于装假。（〔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三部《阴暗的早晨》第104页）

三十岁了的伊戈尔·萨沃维奇，眼睛底下开始形成贵族气派的使人见老的窝，灰色的大眼睛很美，尽管由于突出的角膜显得很明亮，但骨子里却流露出了病态的忧郁，阔大的嘴有些干瘪，就象突然间迅速衰老的女人。虽然如此，伊戈尔的脸却显得刚毅，突出的下巴、线条分明的颧骨、高而平的前额上覆着一绺额发，跟他母亲叶莲娜·普拉东诺夫娜·维肖洛芙斯卡雅完全一样，又细，又浓，是真正栗色的。（〔苏〕利帕托夫：《伊戈尔·萨沃维奇》第50—51页）

老头儿眼里含着豆大的泪珠，顺着满是皱纹的面颊滚了下来。这倒是可怕得很，说不出的可怕，因为哭的似乎是个面具。这张面孔活象千年古树的化石，从哪儿来的眼泪呢？（〔苏〕利帕托夫：《伊戈尔·萨沃维奇》第136页）

他的鼻孔活象牛羊的鼻孔。在他的眼角上有一簇皱纹，好象内心所有的黑暗思想，都集中在那里。他内心的秘密，也只有在那个地方才可以发现。他的象鹅掌那样平的脚掌，和秃鹜的脚爪一样。他的头颅，顶上低陷，鬓角又宽又大。他的奇形的耳朵，长满了刺毛，好象对人说，"不要和这个洞里的野兽讲话。"（〔法〕雨果：《海上劳工》第51页）

这个四十七岁就形销骨立的家伙，死气沉沉的眼睛居然发出光来，冷冰冰软绵绵的腮帮透出一些暗淡的颜色，没有牙齿的嘴巴张开一半，灰黑的舌头上堆着一泡白沫，象铅粉又象干酪。（〔法〕巴尔扎克：《贝姨》第302页）

这时候，要是她的脸孔浮出光彩，那里就有一种现象叫这脸孔美焕；装饰着那细嫩精致的皮肤软毛柔润的画出了轮廓，仿佛溶化在阳光里的远处地平线似的幽雅。阳光仿佛跟这脸孔化合在一起似的摸抚它，或在她的灿烂脸孔上发出一道比光线还要晶亮的光线；然后，一道暗影就掠过这甘美的脸孔，在那里产生一种色泽，随着脸色的变化而改变它的表情。常常的，一个思想好象就描绘在这云母石一般的额头上，她的眼睛好象发红了，她的眼皮动了，她的脸纹也随着微笑而生出了波纹；珊瑚一般的朱唇有了生气，张开又闭上，都含有意义；我不知道她头发的那一种反光给她的鲜艳鬓角投去棕黑的色调；每一个变化都好象是说了话。（〔法〕巴尔扎克：《驴皮记》第147页）

说也难怪，三五郎长得又矮又胖，脑袋象个大木槌，脖子又粗又短，从前面看又是凸额、狮子鼻，因为门牙露在外面，大家管他叫"暴牙三五郎"。皮肤不用说，是黝黑黝黑的，幸亏眼睛长得挺滑稽，颊上又有两个酒窝儿，眉毛也长得象孩子们蒙眼玩的"福笑"，你一看这副嘴脸就会不由地笑起来；总之，他是一个性情滑稽的天真孩子。（〔日〕樋口一叶：《青梅竹马》《樋口一叶选集》第176—177页）

菲亚美达长着一头金黄的卷发，一直披到洁白细腻的肩膀上。她那鹅蛋脸儿才真象是百合花般洁白，腮帮子上泛着玫瑰色。一对眼睛象鹰眼一样明亮，两瓣嘴唇好象两颗红宝石。（〔意〕卜伽丘：《十日谈》第431页）

他是一个形容憔悴的男子，他的病色的脸和深陷的眼睛已是天生触目，再加上那些乱七八糟挂到半脸的黑色的直头发，就更显得古怪。他的眼睛那么亮、那么锐利，几乎是不自然的；他的额骨高而突出；下巴是那样长而瘦，要不是半开的嘴和不动的表情说明了那是他的常态的话，人家会以为他是暂时收缩着肌肉，把嘴巴上的肉吸进去了。（〔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41页）

画铺的大玻璃橱窗照出他的立影，并且朝着他望。

他的光泽头发压在高帽沿下面，也和帽子一样光彩奕奕；两颊苍白而瘦削，胡髭剃得很光的嘴唇线条，坚定的下巴带着一片剃过胡子的淡青色，一件紧腰身的黑外褂扣得很紧，这一切仪表都衬出他是个矜持而有城府的人，心思坚定，表面却装得安详。可是一双灰色而无情的眼睛，带着紧张的神气，在眉心之间夹出一道缝，凝思地望着他，就好象知道他内心的弱点似的。（[英]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第61页）

他本人有点儿象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须是微红和卷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象在迷恋着理想。（[英]高尔斯华绥：《品质》《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116页）

手

两三只白嫩的手抢着一束其黄如蜜的腊梅花。老赵的眼光暂时被这两三只手吸住：涂得猩红的指甲象是些红梅，而凸起在水葱般的纤指上的宝石戒指，绿的就跟老赵去年咯血后吐出来的臭痰仿佛，晶光闪灿的又和今天早上老赵的孩子饿慌了挂在眼边的泪珠相似。（茅盾：《过年》《茅盾文集》第八卷345页）

那个学生，一边揉着自己的中指，一边看着陈老人的手，只见那两只手确实和一般人的手不同：手掌好象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都象半个香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象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不过他对这一双手，并不是欣赏而是有点鄙视，好象说"那怎么能算'手'哩"。（赵树理：《套不住的手》《赵树理小说选》第430页）

那时正当人人定睛个个紧张、心神似乎都被静默镇慑住了的一霎，每逢圆球奔跑得疲惫无力只在最后两个码盘上颤颤着时，就会出现这样的一霎。此刻我竟听到一阵咯咯喳喳的响声，象是骨节折裂。我不由自主地向对面望了一眼，立刻见到——真的，我吓呆了！——两只我从没见过的手，一只右手一只左手，象两匹暴戾的猛兽互相扭缠，在疯狂的对搏中你掀我压，使得指节间发出轧碎核桃一般的脆声。那两只手美丽得少见，秀窄修长，却又丰润白皙，指甲放着青光、甲尖柔圆而带珠泽。那晚上我一直盯着这双手——这双超群出众得简直可以说是世间唯一的手，的确令我痴痴发怔了——尤其使我惊骇不已的是手上所表现的激情，是那种狂热的感情，那样抽搐痉挛的互相扭结彼此撕缠。我一见就意识到，这儿有一个情感充沛的人，正把自己的全部激情一齐驱上手指，免得留在体内胀裂了心胸。突然，在圆球发着轻微的诡响落进码盘、管台子的唱出彩门的那一秒钟，这双手顿时解开了，象两只猛兽被一颗枪弹同时击中似的。两只手一齐瘫倒，不仅显得筋弛力懈，真可说是已经死了，它们瘫在那儿象是塑壁一般，表现出的是沉睡、是绝望、是受了电击、是永逝，我实在无法形容。因为，在这以前和自此以后，我从没有也再见不到这么含义无穷的双手了，每根筋肉都在倾诉，所有的毛孔几乎全都渗发激情动人心魄。这两只手象被浪潮掀上海滩的水母似的，在绿泥台面上死寂地平躺了一会。然后，其中的一只，右边那一只，从指尖开始又慢慢儿倦乏无力地抬起来了，它颤抖着，闪缩了一下，转动了一下，颤颤悠悠，摸索回旋，最后神经质地抓起一个筹码，用拇指和食指捏着，迟疑不决地捻着，象是玩弄一个小轮子。忽然，这只手猛一下拱起背部活象一头野豹，接着飞快地一弹，仿佛啐了一口唾沫，把那个一百法郎的筹码掷到下注的黑圈里面。那只静卧不动的左手这时如闻警声，马上也惊惶不宁了；它直竖起来，慢慢滑动，真象是在偷偷爬行，挨拢那只瑟瑟发抖、仿佛已被刚才的一掷耗尽了精力的右手，于是，两只手惶惶悚悚地靠在一处，两只肘腕在台面上无声地连连碰击，恰象上下牙打寒战一样——我没有，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双能这样传达表情的手，能用这么一种痉挛的方式表露激动与紧张。望着这双颤抖喘息急不及待的手，看着它寒栗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

整座大厅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尽管四周营营扰扰，管台子的喊声象小贩叫卖，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转轮里的圆球循回滚动，终于高起低落，跳进它那坦平的圆形牢笼——所有这些动荡嘈嘈冲袭神经的纷乱景象对我全不存在，我紧紧盯着平生难遇的这双手，竟被它迷住了。（〔奥〕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第 77—79 页）

列文沉默着，望着奥布浪斯基的两个同僚的不熟识的面孔，特别是望着那位风雅的格林涅维奇的手，那手有那么长的雪白的指头，那么长的黄黄的尖端弯曲的指甲，袖口上系着那么大的发光的钮扣，那手显然占去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不让他有思想的自由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 27 页）

臂

她那两只光洁的膀子优雅地垂在细腰间，两三小枝晚樱花跟着她的光辉的柔发优美地直垂到瘦削的肩头；一对清澄的眼睛在一个略微突出的雪白的额下露出来，带着一种静静的、敏慧的表情（这的确确是静静的，不是若有所思）。一个几乎觉察不到的微笑留在她的唇边。她的脸上有着一种优雅而温柔的力量。（〔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 130—131 页）

声音

歌声突然止了。接着就是一阵哄然的大笑声。笑声在空气中互相撞击，有的碎了，碎成了一丝一丝的，再也聚不拢来，就让新的起来，追着未碎的那一个，又马上把它也撞碎了。楼房里的人仿佛觉得笑声在黑暗的空中撞击，逃跑，追赶。（巴金，《家》第 149 页）

她说话的声音又是怎样的呢？你们大概听见过夜莺的歌唱吧？如果夜莺说起英语来，那你们就会知道多拉的说话声是怎样的了。有时，好象她的胸膛里藏着奇妙的乐器，而她的嘴唇就是这个乐器的弦。她

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唱歌！有时，觉得这好象不是人的嗓音，而是从缥渺神秘的海岛上远远传来的小提琴声。风托住这迷人的仙乐，把它送进麦奥路斯住宅。（〔巴基斯坦〕卡斯米：《斯高达一家》《艾·纳·卡斯米短篇小说集》第24页）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好象为了安慰他的苦楚、为了安慰他那颤抖着的心似的，加特林娜的熟悉的、优美的、银铃一般的声音响起来了——就象那种内在的音乐，人的灵魂在愉快的时间、在充满恬静的幸福的时间所熟知的那种音乐。紧靠在他的身边，几乎就在枕头上面，一曲歌开始了，起初是轻柔的，抑郁的……她的声音一扬一抑，突然沉下去了，好象自己藏起来了似的，温柔地低吟着那绝望地隐藏在悲伤的心里的痛苦，……然后又发出夜莺的婉转声，颤动着，充满着放纵的热情，融成销魂的大海，伟大的、无穷的声音底大海，就象最初片刻的恋爱底幸福。（〔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女房东》《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集》第355页）

最初，我想法子使我安逸的坐在我的靠椅中；然后，我发觉让我自由的快乐的倾听伯爵夫人的声音是怎么样的有好处。从她的灵魂吐出来的呼气开展在音叠的褶襉里，好象一管萧的孔洞下所分段的声音一样，他就象是波浪一样的在耳边动灭，使血液的动作更加剧烈。她发尾音 i 的神气使人相信是飞鸟的歌声，她所发出的 s 音就好象是一个抚摸，她发出 t 的声音就象是责罚心坎的专制。她就这样的张开语词的意义而不自觉，这样的把您的灵魂带到一个超人类的世界去。（〔法〕巴尔扎克：《幽谷百合》第35—36页）

其 它

奶婆红了脸，羞涩地再望一望母亲，但母亲已走到她身边；没奈何，只有扭怩地解开钮扣来。

那对奶子挺翘着奶头，真大得象瓜棚上吊着的大葫芦。四周团团围着褐色的斑点，青的筋络，犹如地图上的河流，交错通布到胸口。母

亲以一个买客鉴别货品的神势把奶子疑神仔细看，伸过手去揉了一揉，豆浆似的白奶就望外直冒。铁嫂子沾了点到嘴里尝一尝，咂着舌头说：

"又甜又香，怪不得把这小龟子养得象猪一样！太太，你尝尝看。"

（吴组缃：《官官的补品》《吴组缃小说散文集》第61页）

跟韩学愈谈话仿佛看慢动电影，您想不到简捷的一句话需要那么多的筹备，动员那么复杂的身体机构。时间都给他的话胶着，只好拖泥带水地慢走。韩学愈容颜灰暗，在阴天可以与周围的天色和融无间，隐身不见，是头等的保护色。他只有一样显著的东西，喉咙里一个大核。他讲话时，这喉核忽升忽降，鸿渐看得自己喉咙都发痒。他不说话咽唾沫时，这核稍隐复现，令鸿渐联想起青蛙吞苍蝇的景象。鸿渐看他说话少而费力多，恨不能把那喉结瓶塞头似的拔出来，好让下面的话松动。（钱钟书：《围城》第210—211页）

我的眼睛被两个丰满而雪白的肩膀所夺去，我真想在这肩膀上面辗转，这是略带玫瑰色，好象第一次露光而发红的肩膀；这是有灵魂的贞洁的肩膀，他那润滑的皮肤在灯光之下发亮就好象是一块丝绸一样。这两个肩膀是两个划分线所隔开的，沿着这条线就流盼着我的目光，这目光是比我的手更大胆的。（[法]巴尔扎克：《幽谷百合》第22页）

他的前额已经开始有了皱纹。他的眼睛深陷，嘴角向下弯，两个太阳穴的头发已经脱落。可是他还没有超过三十岁……她还注意到他的额头上有一道相当长的伤疤，他用一绺头发将它掩盖，但是并没有完全盖住，看起来是军刀砍的。（[法]梅里美：《双重误会》《梅里美小说选》第147页）

唐娜特雷莎在胸部有一颗相当明显的黑痣。她第一次让唐璜瞧这颗黑痣的时候，对唐璜来说这是极大的恩典。在相当长时期内，唐璜一直把这颗黑痣视为世界上最可爱的东西。有时他把它比作一朵紫罗兰，有时比作一朵秋牡丹，有时比作紫花苜蓿。实际上这是一颗很好看

的痣；可是过了不久，由于看得多了，他就觉得那颗痣并不好看了。他叹着气对自己说："这不过是一个大黑点，不是别的什么。它长在那里真讨厌。说真的，这真象一块血痂。让黑痣见鬼去吧。"有一天，他甚至问特雷莎有没有问过医生用什么方法可以除掉这颗痣。（〔法〕梅里美：《炼狱里的灵魂》《梅里美小说选》第215—216页）

在乔琪安娜左边的脸颊的中心有一个奇异的印记，仿佛深深地与她脸上的组织和肌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通常情况下，她的脸色虽是娇嫩却显出健康的红润，这个印记呈现较深的绯红色，它在周围的玫瑰红之中微微地现出它的形状。当她脸红的时候，它就逐渐更加模糊，终于消失在涌上脸来的一片美丽动人的红潮之中，于是整个脸颊容光焕发，光彩夺目。但如果情绪的任何变化使她脸色苍白的话，这印记就又在那里了。白雪上面一点绯红，其清晰的程度有时使埃尔梅几乎觉得可怕。它的形状很象一只人手，虽然它只有身材最小的精灵的手那么大小。爱乔琪安娜的人总说，在她出生的时刻有个仙女把手按在这婴儿的脸颊上，因而留下了这个印记，作为她具有颠倒众生的那种魅力的标志。（〔美〕霍桑：《胎记》《霍桑短篇小说集》第12—13页）

当我们进去喝茶时，我不禁怀着一种痛苦的意味看那个疤。不久我就知道，那个疤是他脸上最敏感的部分，当他的脸变白时，那个疤先变，成为一条暗晦的铅色的痕，全部显露出来，象一条经过火烤过的急形墨水痕。他同斯提福兹有一场关于掷双陆的小争论——我觉得他有一会儿大发雷霆，就在那时我看见那个疤象古代墙上的字一般出现。（〔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342—343页）

（5）服　饰

只见门旗开处，数百南蛮骑将两势摆开。中间孟获出马，头顶嵌宝紫金冠，身披缕络红锦袍，腰系碾玉狮子带，脚穿鹏翎抹绿靴，骑一匹卷毛赤兔马，悬两口松纹镶宝剑，昂然观望……（罗贯中：《三国演义》第

750 页）

一时湘云来了，穿着贾母给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子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他一般的拿着雪褂子，故意收出个小骚达子样儿来。"湘云笑道："你们瞧我里头打扮的。"一面说，一面脱了褂子，只见他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蓝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根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越显得蜂腰猿背，鹤势螂形。（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 611 页）

此时六月天气，正是免褂时候。师四老爷下得车来，身上穿了一件米色的亮纱开气袍，竹青衬衫；头上围帽，脚下千层板的靴子；腰里羊脂玉螭虎龙的扣带；四面挂着粘片搭连袋、眼镜套、扇套、表帕、槟榔荷包；大襟里拽着小朝烟袋；还有什么汉玉件头，叮玲当啷，前前后后都已挂满。进门的时候，手里还摇着团扇；鼻子上架着大圆墨晶眼镜。（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 607 页）

他便看着虎姑娘。她今天也异样，不知是电灯照的，还是擦了粉；脸上比平日白了许多；脸上白了些，就掩去好多她的凶气。嘴唇上的确是抹着点胭脂，使虎妞也带出些娇气；祥子看到这里，觉得非常的奇怪，心中更加慌乱，因为平日没拿她当过女人看待，骤然看到这红唇，心中忽然感到点不好意思。她上身穿着件浅绿的绸子小夹袄，下面一条青洋绉肥腿的单裤。绿袄在电灯下闪出些柔软而微带凄惨的丝光，因为短小，还露出一点点白裤腰来，使绿色更加明显素净。下面的肥黑裤被小风吹得微动，象一些什么阴森的气儿，想要罩脱开那贼亮的灯光，而与黑夜连成一气。祥子不敢再看了，茫然的低下头去，心中还存着个小小的带光的绿袄。（老舍：《骆驼祥子》第 48—49 页）

这个人有点特别。他"全份武装"地穿着洋服，该怎样的就全怎样，例如手绢是在胸袋里掖着，领带上别着个针，表链在背心的下部横着，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可是衣裳至少也象穿过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显然是曾经换过掌儿。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象是为谁许下了愿，发誓洋装三年似的；手绢必放在这儿，领带的针必别在那儿，都是一种责任，一种宗教上的条律。他不使人觉到穿西服的洋味儿，而令人联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强劲儿。（老舍：《牺牲》《老舍短篇小说选》第25页）

老包走不快，可是踏得很吃力；他觉得身上那件油腻腻的破棉袍有几十斤重。棉鞋里也湿渌渌的叫他那双脚不大好受。鞋帮上虽然破了一个洞，可也不能透出点儿脚汗，这双棉鞋在他脚汗里泡过了三个冬天。（张天翼：《包氏父子》《张天翼小说选集》第26页）

象一切好学而又爱美的女人，她戴白金脚无边眼镜；无边眼镜仿佛不着边际，多少和脸蛋儿融化为一，戴了可算没戴，不比有边眼镜，界域分明，一戴上就从此挂了女学究的招牌。这副眼镜，她现在只有看戏的时候必须用到。此外象今天要赴盛会，不但梳头化妆需要它，可以观察周密；到打扮完了，换上衣服，在半身着衣镜前远眺自己的"概观"，更需要它。（钱钟书：《围城》第244—245页）

余永泽过去是穿短学生服的，可自从一接近古书，他的服装兴趣也改变成纯粹的"民族形式"了。夏天，他穿着纺绸大褂或者竹布大褂、千层底布鞋；冬天是绸子棉袍外面罩上一件蓝布大褂，头上是一顶宽边礼帽，脚底下竟穿起了又肥又厚象小船一样的"老头"靴。道静不喜欢他这样打扮，老里老气，不象个青年人。可是他却说这就是爱国。整理国粹和民族服装这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这在余永泽的言论中是时常隐隐出现的。因此道静才这样说他。（杨沫：《青春之歌》第94—95页）

一切都经过深思熟虑：颈子和肩膀露出得刚刚合适，不太少，可也

不太多：谁都照了自己的感觉和确信，显示着她的东西，来要一个男人的命；其余的部分，就用了很大的鉴识和意趣，遮盖起来：或者用一种飘带做成的，比叫作"接吻"的点心还要轻飘飘的围巾，淡烟似的绕在颈子上，或者在背后的衣服下面，衬一条我们乡下大抵称为"卫道"的细麻所做的小小的花纱。这花纱，是前前后后，遮到决不使男子再会送命的程度的，然而这正是害事之处的嫌疑，却也就在这里。长手套并不紧接着袖口，显出肘弯以上的臂膊的动人的一段来，有许多还丰满得令人羡慕；……好象一切东西，都想要说："不不，这不是乡下，这是巴黎！"（〔俄〕果戈理：《死魂灵》第313页）

他压根儿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衣着：他的制服不是绿的，而是一种红褐带灰色的。……并且，总有些什么东西粘在他的制服上：不是一根稻草就是一个线头；再加上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每次走在街上，总是当人家扔垃圾的时候，他偏偏打窗口经过，因此他的帽子上永远挂着西瓜皮、香瓜皮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俄〕果戈理：《外套》《果戈理小说选》第77页）

孔留珂夫的皮带照旧系得很紧，连两个指头都插不进去，但军帽却剽悍地歪戴着，腰上系有一支装在三角形的黑皮套里的德国手枪，脚上穿的是德国飞机师的毛边黄皮靴，怪美观的。（〔苏〕西蒙诺夫：《日日夜夜》第331页）

高里奥搬来的时候箱笼充实，里外服装，被褥行头，都很讲究，表示这位告老的商人很会享福。十八件二号荷兰细布衬衫，教伏盖太太叹赏不置，面条商还在纱领围上扣着两支大金刚钻别针，中间系一条小链子，愈加显出衬衣料子的纯洁。他平时穿一套宝蓝衣服，每天换一件雪白的细格布背心，下面鼓起一个滚圆的大肚子在那儿翕动，把一条挂有各色坠子的粗金链子，震动得一蹦一跳。鼻烟匣也是金的，里面有一个装满头发的小圆匣子，仿佛他还有风流艳事呢。听到房东太太说他风流，他嘴边立刻浮起笑容，好似一个小财主听见旁人称赞他的爱物。他

的柜子(他把这个名词跟穷人一样念别了音)装满许多家用的银器。(〔法〕巴尔扎克:《高老头》第15页)

塔芒戈打扮起来去欢迎白人船长。他穿着一件旧的蓝军服,上面还绣有排长的袖章;可是在每边肩头上,却用一粒钮子扣着两条金肩章,一条在前,一条向后,在那里晃晃荡荡。由于他没有穿衬衫,那件军服对于象他那样身材的人又太短了些,在军服的白色夹里和他的几内亚土布短裤之间,露出了一大段黑色皮肤,象一条宽皮带。一把骑兵用的大军刀用绳子系在他的腰间,他的手里拿着一支英国制的漂亮的双管步枪。这样打扮以后,这位非洲武士就以为自己比巴黎或者伦敦的花花公子更加时髦了。(〔法〕梅里美:《塔芒戈》《梅里美小说选》第32—33页)

新生还拿他的鸭舌帽放在他的两个膝盖上。这是一种混合式的帽子,具有熊皮帽、骑兵盔、圆筒帽、水獭鸭舌帽和睡帽的成分,总而言之,这是一种不三不四的寒伧东西,它那不声不响的丑样子,活象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帽子外貌象鸡蛋,里面用鲸鱼骨支开了,帽口有三道粗圆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子皮,一条红带子在中间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的帽顶;帽顶蒙着一幅图案复杂的彩绣,上面垂下一条过分细的长绳,末端系着一个金线结成十字花纹的坠子。崭新的帽子,帽檐闪闪发光。(〔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4页)

他的个子很小,非常小,头上戴着一顶大礼帽,看去活象一条大毛虫。他淹没在一件又肥又长、其大无比的大礼服里,但裤子又短得还不到小腿肚子。他的上身仿佛是爷爷,两条腿就好象是孙子。说到鞋子,那他简直是在陆地行舟了,原来这双鞋子很大,是水手们穿的,和那顶大毛虫礼帽极不相配,就如同把修道院盖在世界博览会旁边一样。(〔菲〕黎萨尔:《起义者》第229—230页)

全家人都穿着寒伧的、廉价的衣服；他们一身虽然都很整洁，却到处都让人看出那是些穿得很长远的衣服了。上校那顶"大礼帽"是脱光了绒毛的，并且因经常磨擦而发亮，可是看它那样子，几乎令人相信那是刚才买来的一顶新帽子一般。他的服装的其余部分也是脱光了绒毛、闪闪发亮的，可是它那神气却显得十分自满，而且怪和善地露出替别人的衣服难过的样子。（〔美〕马克·吐温：《镀金时代》第58页）

桑丘一见新娘，说道："啊呀！她可不是乡下姑娘打扮，她象个漂亮的贵妇人！天啊，我看她胸前挂得不是锁片，是贵重的珊瑚串儿！她穿的不是古安加的绿毛料，是三十层绒面的丝绒！她衬衣上的绉边决不是白麻纱，我敢保证，那是缎子！瞧她那一双手上戴的那些戒指，我可以担保，那不是玉石的，是金子的！而且比金子还贵，镶着奶油一样腻白的珍珠，一颗珠子就抵得过人脸上一颗眼珠子呢！……她头发上、脖子上挂着一串串首饰，就象一棵能走的棕榈枣树，枝头上挂着一串串的棕榈枣儿；可不活是那个样儿吗？我凭良心打赌，这样出色的姑娘谁都赛不过的！"（〔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第151—152页）

这位朋友是个不出五十岁的可爱的年轻人，穿着钉着光辉闪耀的钮子的浅蓝色上衣、黑裤子和一双皮子极薄的擦得雪亮的靴子。颈子里挂着用一条短短的黑色阔丝带吊着的一副金边眼镜；左手轻轻地抓住一只金鼻烟壶；手指上的数不清的金戒指闪闪发光；衬衫褶裥上闪耀着一只大大的金刚钻的镶金别针。他还拿着一根柔韧的乌檀木手杖，上面带着沉重的金头子。他的衬衣是最白的、最好的和浆得最硬的那种；他的假发是那种最光亮的、最黑的和最卷曲的。……他的面部收缩成一种永远的微笑；他的牙齿是如此地齐整，离得很近也看不出哪一只是真的、哪一只是假的。（〔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590页）

他这人身材魁梧，稍微有点罗圈腿；头颈长得象牛脖子；一张脸，一看就知道是饱经风吹日晒的。他身上穿一件军装大衣，是船上的裁缝改过的；里面穿一件花道法兰绒短衫；一条红裤子，上过一道油亮的黑

漆；一双干净的灰色羊毛袜；每只鞋上一个大银扣襻，足足盖住了鞋面的四分之三；头上戴一顶银色花边帽子，帽筒只高出帽檐一寸半光景；还戴了一顶黑色短假发，后面用夹针拢住；格子衬衣，绸手绢；大腿边挂着一把铜柄短刀，用一根发乌的绦带系着；腋下还挟了一根粗壮的橡木棍。（[英]斯末莱特：《蓝登传》第12—13页）

这人处处和旧船长相反；他身材细长，年纪很轻，头上戴一顶白帽，上面装饰着一根红色羽毛；帽子下面，头发一直披到肩上，都是一绺一绺的卷发，背后用一根缎带束住；他的外衣是粉红色缎子作的，里子是素白的，裁得非常优美，下面稍稍往后岔开，露出一件绣金的白缎马甲；马甲上面的钮扣没有扣住，露出里面镶着比利时花边的细白麻纱衬衫，衬衫当胸的地方别着一根镶有红宝石的别针。他下身穿着一条深红色的天鹅绒裤子，裤腿刚刚遮过膝盖；再下面两条瘦腿上穿的是一双丝袜，没有一点斑点和皱纹；脚上穿一双蓝色摩洛哥皮制的皮鞋，鞋扣上嵌着金刚钻，在阳光里闪闪发光，和太阳一样亮；他腰间挂着一把钢柄的宝剑，上面镶着金，系着一条打着结的缎带，拖到下面，蓬蓬地敷成一个穗子；手腕上还套着一根琥珀镶头的手杖，甩来甩去。但是他浑身打扮最引人注意的却是脸上带着的一副面罩，和手上带着的一副白手套；这副手套每只小指外面都套着一只精巧绝伦的指环，似乎是让手套戴在手上以后便再也不预备说下来了似的。（[英]斯末莱特：《蓝登传》第247页）

这是一个老女人，脸上长得斑斑点点的；她披着一件披肩，颜色是说不出名堂的混合色的，既不是黄褐色、小豆色、淡红褐色，也不是灰色，这是一种逐渐变成而无法制造出来的颜色；一顶枯渍渍的黑帽子，仿佛曾在《诗篇》作者的故乡、雨水肥沃的地方戴过的一般；还有一条围裙，当年也曾经白过，这同她别的衣服一比就可以看得出还算是很新的了。整个地来说，这女人象在水里浸过的样子，看得出她不是本乡、甚至不是本郡的人。（[英]哈代：《卡斯特桥市长》第246—247页）

孩子穿得很简单，但衣服的料子很坚固：一件旧的薄羊皮统子的上装，前襟长了些，不过很合身；一双玲珑的小皮靴，稍微宽大些，里面可以穿一双羊毛袜；上装的一只袖子曾经撕破过，却又很精细地缝上了，——这种种都说明一个女人的照顾、一双能干的母亲的手。父亲的样子可不同了：棉袄上有好几个地方烧了洞，给粗枝大叶地补上；破旧的草绿色裤子上的补丁，不是好好地缝上去，而是用稀稀落落的男人的针脚钉上去的；脚上穿着一双差不多全新的军用皮鞋，可是一双很厚的羊毛袜却给虫蛀破了，它们没有接触到女人的手……当时我心里想，"要不是个鳏夫，就是跟妻子的关系搞得不好。"（〔苏〕肖霍洛夫：《一个人的遭遇》《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第433—434页）

二 表情类

(1) 爱 慕

你那漫不经心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我身上一扫而过，它刚和我专注的目光一接触，立刻又变成了那种专门对付女人的目光……又成了那种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既脉脉含情，同时又荡人心魄，又成了那种把对方紧紧拥抱起来的勾魂摄魄的目光，这种目光从前第一次把我唤醒，使我一下子从孩子变成了女人，变成了恋人。（〔奥〕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第49页）

她慢慢地举起她的眼睛向着我。……啊，一个恋爱的女人的眼光，——谁能够描写呢？这对眼睛，它们在恳求，它们表示信任，它们又在追问，它们又表示服从……我不能抵抗它们的魔力。我觉得有一股微火象许多烧红的针似地跑遍我的全身。（〔俄〕屠格涅夫：《阿霞》《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第230页）

她平常苍白的面色，这时候改变为鲜艳的容光。这个天真活泼的女子，确实激动着。一种内心矛盾的心情，甚至愠怒的心情，损坏了她的深沉、谧静的表情。而她这表情是超于一切人世庸俗鄙野的利欲之上的。所以给了这天使般的容颜，增添了多少妩媚。（〔法〕司汤达：《红与黑》第95—96页）

这次在那年轻姑娘的目光里，有了什么呢？马吕斯弄不清楚。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可是什么也全在那里面了。那是一种奇特的闪光。

她低下了眼睛，他也继续往前走。

他刚才见到的，不是一个孩子的那种天真单纯的眼光，而是一种莫秘莫测的深窟，稍稍张开了一线，接着又立即关闭了。

每一个少女都有这样望人的一天，谁碰上了，就该谁苦恼！

这种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心灵的最初一望，有如天边的曙光。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灿烂的东西的醒觉。这种微光，乘人不备，突然从朦胧可爱的黑夜中隐隐地显现出来，半是现在的天真，半是未来的情爱，它那危险的魅力，绝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那是一种在期待中偶然流露的迷离惝恍的柔情。是天真于无意中设下的陷阱，勾掇了别人的心，既非出于有意，自己也并不知道。那是一个以妇人的神情望人的处子。

在这种目光普到的地方，很少能不惹起连绵的梦想。所有的纯洁感情和所有的强烈欲念都集中在这一线天外飞来、操人生死的闪光里面，远非妖冶妇女们做作出来的那种绝妙秋波所能及，它的魔力能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突然开出一种奇香异毒的黑花，这便是人们所说的爱。（〔法〕雨果：《悲惨世界》第 868—869 页）

我又敢和我的主人兼情人的眼睛相遇了，他的眼睛极其固执地搜索着我的眼睛，虽然我避开他的脸和凝视。他微笑了，我想他那笑容就象一个苏丹在幸福和欢喜的时刻，用金子和宝石使一个奴隶变富以后赐给的那种笑容，他的手一直在找我的手，我紧紧握握它，然后把它推回去，这热情的一握握得它都发红了。（〔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 351 页）

（2） 喜 悦

但当一架风琴（这在当时是稀有的）开始以庄严的鸣响震撼着礼拜堂，使礼拜堂里充满了天使般优美声音的时候，公爵夫人抬起了眼睛，她的脸上除了虔诚和敬畏的神情之外，还流露出无限的喜悦；这时候你看她一眼，准会把她当作一个圣徒，她仿佛在奇异的幻景里看见了敞开的天堂。（〔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 44 页）

她默默地，喜洋洋地坐在我旁边，最后微笑着睡着了。她的闭合上的眼帘轻轻地颤动着，就象舞台的帷幕颤动一样，可以想象出来，那里有种种回忆中的形象，在柔生的迟暮的日光照耀下出现，她的慈祥的嘴唇似动非动，暗示出这种情况。（〔德〕凯勃：《绿衣亨利》第 163 页）

收拾得干干净净，梳好头发，戴着一顶镶着蓝边的漂亮小帽；她两手放在被窝外面，仰卧在床上，用一种把他吸引过去的眼光迎住他的视线。那种眼光，本来就很明亮，在他走过来的时候就愈发明亮了。她的脸上起了一种象死人脸上那样的由尘世到超然境界的变化；不过那是永诀，而在这里却是欢迎。（〔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 1028 页）

老三三步两步跳到马车边，也喜得眼睛圆圆着，牙齿白露着，擎起两只蒲扇大的手，将思嘉伸给他的手牢牢捧着。他把西瓜瓤一般红的舌头伸着，全身都摇着扭着，脸上象是抽了筋，荒唐得象一头猎狗在玩把戏。（〔美〕密西尔：《飘》第 928 页）

（3）欢　笑

每逢他遇到新朋友，或是接见属员，他的大眼会象看见个奇怪的东西似的，极明极大极傻地瞪那么一会儿，腮上的肉往下坠；然后腮上的肉慢慢往上收缩，大眼睛里一层一层的增厚笑意，最后成为个很妩媚的微笑。微笑过后，他才开口说话，舌头稍微团着些，使语声圆柔而稍带着点娇憨，显出天真可爱。这个，哪怕是个冰人儿，也会被他马上给感动过来。（老舍：《且说屋里》《老舍短篇小说选》第 157 页）

突然间，他脸上现出了由衷的惊愕，后来眼睛都被成了一条缝，嘴都咧到耳朵上了，牙齿闪着光，发出一阵诱惑人的传染性的大笑。惊愕的大笑，代替了留声机喇叭筒里的歌声，轰轰响起来；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有时这个人笑，有时那个人笑，有时两个人对笑，用出人意外的

非常尖细的声音大笑着——好象膈肢小孩似地笑着，有时使着牛劲笑着——周围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都大笑着，喘着气，挥着手；好象得神经病打滚的女人一样大笑着；疯狂得把肚子都要笑破了；笑得好象止都止不住了。（〔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141页）

那笑脸真太逗人喜爱了。大大的脸庞，前额狭窄，笑时露出米黄色的牙齿煞是好看。笑是先从齿端发出，继而渐渐地波及整个四四方方的大脸上。然而不论怎么开心地放声大笑，那狭窄的前额折起皱纹的地方，却始终象似在哭的模样。（〔日〕檀一雄：《寂寞的人》《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第449页）

（4）羞赧

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象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含着泪，只管弄衣带，那一种软怯娇羞、轻怜痛惜之情，竟难以言语形容，越觉心中感动，将疼痛早已丢在九霄云外去了。（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404—405页）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鲁迅：《伤逝》《彷徨》第144页）

金小姐脸上的红晕显得更鲜艳了，而且蔓延到耳后颈间，仿佛温柔甘美的肉的气息正在蒸发出来。她的身体翩然一转侧，笑说道："我没有说过，是你给我编造的。我很笨，只怕一辈子也当不了教师。"

焕之看这处女的羞态出了神，不自觉地接着说："哪有当不了的。有兴趣，肯钻研，必然无疑是好教师。"

金小姐心头一动，但不知道什么缘故，竟说不出对冰如说的那样的辩解来，只脸上更红了些。说这红象苹果，苹果哪有这样灵活？说象霞彩，霞彩又哪有这样凝炼？实在是无可比拟的处女所独有的色泽。就是这点色泽，她们已足够骄傲一切。（叶圣陶：《倪焕之》第56—57页）

她开出了门，一眼看见了我，就立住脚惊疑似地略呆了一呆，同时我看见她脸上却涨起了一层红晕，一双大眼睛眨了几眨，深深地吞了一口气，她似乎已经镇静下去了，便很腼腆地对我一笑。在这一脸柔和的笑容里，我立时就看到了翁则生的面相与神气，当然她是则生的妹妹无疑了，……（郁达夫：《迟桂花》《郁达夫选集》第140页）

婉珍涨红了脸，低下了头，只轻轻答应了一声；忽而眼睛又放着异样的光，微笑着，举起头来，对钱时英瞥了一眼。钱时英的目光和她的遇着的时候，倒是他惊异起来了，马上收了笑容，作了一种疑问的样子，迟疑了一二秒钟，他就决下了心，就出了办公室。这时候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已经走得空空，天色也黑沉沉的暗下去了，只剩了一段雪片的余光，在那里照耀着婉珍的微红的双颊，和水汪汪的两眼。（郁达夫：《出奔》《郁达夫选集》第197页）

列文突然红了脸，并不象成年人红脸，轻微地，自己都不觉得，而象小孩红脸，觉得自己的羞赧是可笑的，因而感到衔愧，就更加脸红了，差不多快要流出眼泪来。（〔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29页）

（5）抑郁

凡是认识央金的人，都说她是个又笨又丑的姑娘；这说法倒也有根

据，因为她那扁圆的脸上总是带有几分呆滞，仿佛从来不曾有过什么欢乐，也从来不曾有过什么悲伤。不过，这也并不是绝对的，你如果仔细注视她的眼睛，那么在它那又黑又深的地方，便会发现有一种压抑和孤独的神色。（刘克：《夹金》《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第268页）

当她的声音停息的时候，一种深深绝望的感情反映在她的脸上。脸上每一个特征都说明她是笼罩在蚀骨的哀愁之中，从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俯伏着的眼睛，直到在微微发热的双颊上冻结和干涸的眼泪，一切仿佛都在说："这脸上没有幸福！"（〔俄〕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果戈理小说选》第198—199页）

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在他的脸上，好象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象是在寻找甚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涅伦斯基已经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90页）

爱玛虽说风度轻狂（永镇的太太们这样说她），不过并不见得快活，她的嘴角常有一条纹路，皱皱呆呆，象老姑娘，也象失意政客，由于这条纹路，脸都皱了。她是面无血色，布单一般白，鼻子的皮朝鼻孔抽搐，眼睛望着你，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样。她在鬓角见到三根灰头发，谈起她的老境。（〔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124页）

寡妇堀川仓子的脸上，总有一丝凄苦的表情。当然，她的脸既不象日本妇女常有的那样，冷落的面孔中深锁着娇姿媚态，即所谓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端庄典雅之美；并且也不是由于五官的哪个部位俊逸非凡，产生了艳丽绝伦之美；而这张脸，只不过是作为一张脸来说，样样不缺，属于那种司空见惯了的平庸之美罢了。的确，她的那张脸上透露出，旺盛的生命力曾经横遭一场暴力的摧残，因此，总象什么地方留下了一点

伤痕，这给她的那张脸赋予了异常动人的美。并且，她脸上的凄苦表情也渗透在宽阔而又白皙的前额、灵巧而又消瘦的嘴角。（〔日〕野间宏：《脸上的红月亮》《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第149页）

（6）痛苦

我同时豫期着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鲁迅：《伤逝》《彷徨》第157页）

他于他那位爱妻死了的时候，一时大家都以为他是要为发疯而死的了。他的两眼是呆呆向前面的空处在直视的，无论坐着立着的时候，从旁边看将起来，总好象他是在注视着什么的样子，你只须静守着他五分钟的时间，他在这五分钟之内，脸上会一时变喜，一时变忧的变好几回，并且在这中间，不管他旁边有没有人在，他会一个人和人家谈话似的高声独语起来。有时候简直会同小孩子似的哗的一声高哭出来，眼泪流满了两颊，流上了他的那两簇卷曲黄黑的胡子，他也不想去揩一揩，所以亮晶晶的泪滴，老是同珍珠似的挂在他的胡子角上的。（郁达夫：《在寒风里》《达夫全集》第六卷71页）

琴听了梅的真心赞叹的话，虽然感到片刻的欣慰，但是这好象一股激风，吹过去就不回来了，留下的只是凄楚的微笑。这凄楚的微笑是某一些女子对付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一种方法，虽然是被赞为"有胆量，有能力"的琴，有时也不免求助于它。（巴金：《家》第131页）

一个穷孩子，晒倒在路边，不幸的他，病了！而且病的是急性的痉症。他全身抽筋，肩膀左一耸、右一耸，两腿也左一伸、右一伸。脸色青的和烤熟的茄子一样，唇黑，眼闭着无光。有时，虽眨眨地向环立在他四周的群众一眼，好似代替他已不能说话的口子求乞一般，但接着便一

蹙眉头，叫声"啊唷"，又似睡去一样的了。眼泪附在眼睑上不曾滴下，两颊附着两窝泥块，他似要用手去抓，但五指似烧热的蟹脚一般，还颤抖得厉害。……总之，他象一只垃圾堆里的死老鼠，他除了叫声"啊唷"，和喉中有时"唔嗡"以外，他竟和死去没有两样了。（柔石，《人间杂记》《柔石选集》第187页）

她的痛苦延长到第十九小时。惊吓异常的岳母包着眼泪领他到充满一种特别闷热的屋子里来。在揉皱的床铺上转侧不已、瞪出被凶狠的痛楚变了形相的眼睛、头发蓬乱着、样子和平日不大相象的妻子，发出野兽般的号哭迎接着他：

"彼得，告别罢，我要死了。男孩会生下的……彼得，别了……"

她的因咬紧而发肿的嘴唇几乎不动了，话语似乎不是从喉咙里出来，却是从丑陋地肿胀着、快要涨破、已经垂悬在腿上的肚腹内出来的。发紫的脸也肿了；她喘着气，象疲乏的狗，也伸出红肿的、嚼破的舌头；她抓住头发，拉着，揪着，一直地号哭着，怒吼着，在对解，战胜那个不愿或不能对她让步的某个人。（〔苏〕高尔基：《家事》第106页）

这时他们俩都表现着极不高兴的样子，特别是那个女孩子。但是，在她脸上那种不满意的表情之中，还透露出了另外一种神气；仿佛是一道光，却没有东西可照；一星火，却没有东西可以烧；一种如饥似渴的幻想勉强把它的生命维持着，这种神气使得她面部的表情呈现出异彩。这不是兴高采烈的青年人所应有的光彩，而是动摇不定的，热望的、带有疑惧的闪光，这闪光之中似乎有着痛苦存在，很象瞎子在摸索道路的时候面部表情的变化一般。（〔英〕狄更斯：《艰难时世》第17页）

她一言不发，静静地待着，却不知道，他在那儿，正极力把对她的爱情抑制。她也差不多没看见，有一颗眼泪，慢慢地从他脸上流下来——一颗很大的眼泪，把它流过去的那块地方上的毛孔都放大了，好象那颗眼泪就是一个扩大镜。（〔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315页）

(7) 哭 泣

她们扯着素芳的胳膊，要拉她站起来。别哭啦！老人已经埋毕啦！但素芳只管她弯着腰，伸长脖子，失声断气地抽泣着，好象决心要把肠肠肚肚，全部倾倒在这墓地上，她才回家。她痛不欲生的样子，你看：眼泪、鼻涕和口水，一串串地往棉搓地上淌着。她嘴张着，下嘴唇颤抖着。她眼皮红肿，面皮却苍白。她脸也变形罗。曾经是俊俏的小媳妇，现在多么丑陋难看啊！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 60—61 页）

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因为她不抬起眼睛来；但是我清楚地看见她的高高的纤细的眉毛和长长的睫毛，就睫毛是润湿的；在她的一个面颊上有干燥了的泪痕，这泪痕一直达到略微苍白的嘴唇边，在阳光中闪耀着。……她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发出清微声音的地方，倾听了一会，叹一口气，慢慢地把头扭回，俯得比以前更低了，开始慢慢地抚弄着花朵。她的眼睑红了，嘴唇痛苦地颤动一下，浓密的睫毛底下重又流出眼泪来，停留在面颊上，闪闪发光。这样地经过了很多时间；这可怜的姑娘一动也不动，只是有时苦闷地挥动着手，倾听着，一直倾听着。 （〔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 282 页）

他的脸孔好象石膏，假面一样的僵硬，只有嘴唇颤栗着，微微的动着。但是当他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长大成为一个大人以来，第一次，眼泪从他那凝滞的眼睛里象泉水样的流溢出来。泪水丰饶地流过他的脸颊，落在他那长久没有剃的浓厚的胡须里，于是变成黑色的水滴，滴脏了他的衬衫的胸口。 （〔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 373—374 页）

那个年迈的人民代表没有回答。他发了一阵抖，望着天，眼睛里慢慢地泌出一眶眼泪；眶满以后，那眼泪便沿着他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他低微地对着自己说，几乎语不成声，目光迷失在穹苍里："呵你！呵理

想的境界！惟有你是存在的！”（[法]雨果：《悲惨世界》第55页）

那一片树林在她的面前就象浮在水上一样，因为她的眼睛中充满了眼泪。那些眼泪仿佛以前是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深井当中，现在才涌现出来，她的内心充满了尖锐的隐痛，就是流眼泪也无法使它减轻。（[英]狄更斯：《艰难时世》第211页）

（8） 尴 尬

（祥子）借着街上的灯光，已看见了刘姑娘。她的脸上大概又擦了粉，被灯光照得显出点灰绿色，象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祥子不敢正眼看她。

虎妞脸上的神情很复杂：眼中带出些渴望看到他的光儿，嘴可是张着点，露出点儿冷笑；鼻子纵起些纹缕，折叠着些不屑与急切；眉棱棱着，在一脸的铅粉上显出妖媚而霸道。看见祥子出来，她的嘴唇撇了几撇，脸上的各种神情一时找不到个适当的归束。（老舍：《骆驼祥子》第76页）

那一瞬间，在他身上发生了一般的人在他们的极不名誉的行为突如其来地被揭发了的时候所常发生的现象。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被揭穿后他在妻子面前所处的地位。没有恼怒、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饶恕，甚至也没有索性不在乎——随便什么都比他所做的好——他的面孔却完全不由自主地（司武潘·阿卡迪耶维奇是喜欢生理学的，他认为这是脑神经的反射作用）——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出了他那素常的、善良的、因而痴愚的微笑。（[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5页）

那种笑容是遍布满脸的，里面还有折纹，还有皱纹，还有螺旋纹，就象你往池塘里抛了一块砖的地方那个样子，然后当他拘那张钞票瞟了一眼的时候，这个笑容就马上牢牢地凝结起来了，变得毫无光彩，恰象

你所看到的维苏威火山边上那些小块平地上凝固起来的波状的、满是蚯虫似的一片一片的熔岩一般。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谁的笑容陷入这样的窘况，而且继续不变。（〔美〕马克·吐温：《百万英镑的钞票》《竞选州长》第139页）

（9）慌　乱

他的面色，一刹时的变了灰色了。他的眼睛同火也似的红了起来。他的上颚骨同下颚骨呷呷的发起颤来。他再也站不住了。他想跑开去，但是他的两只脚，总不听他的话。（都达夫：《沉沦》第42页《达夫全集》第二卷）

一切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使拉赫曼感到自己就象是一片可怜的小纸，被暴风雨随便吹打和踩躏。他的睫毛一上一下地跳动，好象眼睛里掉进了沙子；他张着嘴，黝黑的脸上慢慢地丧失了素有的玫瑰色，最后变成了沉郁的、土灰色的五陋的苦相。（〔巴基斯坦〕卡斯米：《小偷》《艾·纳·卡斯米短篇小说集》第4页）

她惊惶，羞怯，腼腆，因而显得更魅人。她在他踏进房间的那一瞬间就看见了他。她在等待着他。她很欢喜，而又被自己的欢喜弄得这样惶惑，有一刹那，当他走上她姊姊面前去又瞟了她一眼的时候，她，和他，和看到这一切的杜丽，都感到好象她会失声哭出来。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失了神，嘴唇发抖，等待他走上她面前来。他向她走上去，鞠着躬，伸出他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要不是她的嘴唇的轻微的颤动和那使她的眼睛愈发放亮的潮湿，当她说下面的话的时候，她的微笑几乎是平静的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554—555页）

他把她看成了一个骗子了！看成了一个外面纯洁、心里淫邪的女人了。她见到这一点，脸上都吓得改了样子，两颊的肌肉都松松地下

垂，一张嘴差不多都看着好象是一个小圆孔的样子。（〔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 314 页）

(10) 愤 怒

麦克柯偌尔完全变了样子。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发根，鼻翼由于内心激动张得大大的，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着的嘴唇向气势汹汹地往前突出的下巴伸展过去。……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这种怒火通常只有赌台旁边的赌徒才有……（〔奥〕茨威格：《象棋的故事》《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第 124 页）

开头，她吃了一惊，害怕起来，脸色煞白……接着，她的恐惧变为愤怒。她忽然满脸绯红，一直红到了发根，两眼盯住这个侮辱者，同时这双眼睛变暗了，突然闪烁一下，又变得漆黑，接着燃起了不可遏制的怒火。这样的目光一定使那个军官大为惊慌；他嘟嘟囔囔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鞠了个躬，就回到他的伙伴们那儿去了。（〔俄〕屠格涅夫：《春潮》第 39 页）

基度山发出一声只有那些听到过一只受伤的狮子的吼声的人才能想象得出的喊叫。"不幸的人哪！"他喊道，这一次轮到他来搓自己的双手了，"你爱凡兰蒂！——爱那个该死的家族的女儿！"摩莱尔从来不曾见过这样的一种表情；他从来不曾遭遇过这样可怕的一种眼光，即使在战场上，在阿尔及利亚激烈搏斗的夜间，当不幸的枪火在他四周交织着的时候，他也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他惊惶地退后了几步。

至于基度山，在这一阵感情激发以后，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儿，象是被内心的光晕眩了似的。一刹那间，他已这样有力地约束住自己；他那猛烈地起伏的胸膛平息了下去，象是乌云过去后那汹涌的波涛受了阳光和蔼的照拂一样。这种沉默、挣扎和自制大约继续了二十秒钟；然后，伯爵抬起他那苍白的脸。（〔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 1307—1308 页）

尼摩船长，听他的说话已经很可怕，看他的脸孔更是可怕。他的脸孔由于心脏特殊挛而变得苍白，看来他的心脏跳动是暂时停止了一下的。他的瞳人可怕地抽缩着。（〔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484页）

她显然是很烦乱。她的蔚蓝大眼睛，平常是那么妩媚，闪着热烈的暗光。她的小嘴，一向总是带着温柔与虚伪的微笑，现在半开着，露出坚硬与雪白的牙齿，光彩奕奕，仿佛准备去咬人。她的整个蛋脸很甜美，在黑的头发之下，充满暴力的需要。（〔法〕左拉：《劳动》第509页）

他用右手表示了一个急躁而又无力的动作，那可以说是本来想打人一拳，后来他做出一副发怒的怪脸——那正是垂危者的怪脸，把嘴唇的薄弱、颊部的枯瘦和一切骨头的突出都显示得一目了然……（〔法〕莫泊桑：《俊友》第217页）

希腊妓女的脸是惨白的，她的眼睛好象发热病一般地闪耀着，她的嘴唇在颤抖；她用低微而阴沉的声音说出了上面这番话，她的声音里蕴含着无比的憎恨和渴血的欲望；她的脸扭歪了，她的神态是可怕的；她使克拉苏起了一阵极其憎厌的感觉，一阵痉挛掠过这位将军的身体，好象他也害怕起来了。（〔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669页）

（11）得　意

钱文贵又把眼眯成了一条细缝，眼光便在细缝里飞到左边又飞到右边。每当他要装成泰然，应付有方的时候，就总有这末一副表情的。（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136页）

很难再找到一个象他这样忠于职守的人。说他热心服务，还嫌说得轻了；不，他简直是怀着爱心服务。他在抄写中看到了一片变化多端和赏心悦目的世界。愉快之情流露在他的脸上；有几个字母是他特别心爱的，一写到它们，他就神魂颠倒起来：又是笑，又是眨巴眼睛，又是

牵动嘴唇，因此一看他的脸，仿佛就可以猜出他笔下描出的每一个字母。（〔俄〕果戈理：《外套》《果戈理小说选》第76页）

“我到你要去的地方去，等到你赶我走，我才离开你，”他绝望地回答，亲吻已经把他拿握在手掌之中的那个女人的两手。她把两手拍回去，按在他的头上，用十个指头抓住了他的头发。她缓慢地抚摩和捻弄他那默然顺从的头发，全身挺直，嘴上浮现出洋洋得意的微笑；那双亮得几乎变白了的大眼睛现出冷酷的迟钝和胜利的满足的神色。只有鹞鹰用利爪撕裂一只落在它爪子中的鸟儿时，才会有这样的眼神。（〔俄〕屠格涅夫：《春潮》第156页）

四周闪耀着的、运动着的、鸣响着的世界，主要是通过声音的形式印入这个盲孩子的心小脑海里，他的观念以声音的形式具体化了。脸上凝聚着全神贯注倾听声音的表情；细脖子伸得长长的，下颏稍稍向前伸出。眉毛显得特别灵活，美丽但不会转动的眼睛，却使盲孩子的面孔给人一种严肃而又动人的印象。（〔俄〕柯罗连科：《盲音乐家》第14页）

德纳第停了下来。他的气喘不过来了。他那狭窄的胸膛，象个熔炉上的风箱，不断起伏。他的眼睛充满了那种下贱的喜色，也就是一个无能、不义、凶残成性的人在能有机会践踏和侮辱他所畏惧过、谄媚过的对象时具有的那种喜色，一个能把脚跟踩在巨人头上的侏儒的欢乐，一只豺狗在开始撕裂一头病到已经不能自卫、却还有知觉感受痛苦的雄牛时的欢乐。（〔法〕雨果：《悲惨世界》第979—980页）

(12) 谄 媚

站在院子里的那个人是马凤兰。她头发乱着，衣裳襟儿敞着，眼角上带着眵目糊，一边朝里走，一边在脸上做功夫——她想做出各种各样的笑模样来，一种一种地试着来，哪一种最能打动人，就使哪一种。

（浩然：《艳阳天》第1263—1264页）

突然间王爵夫人好看的脸上那愤怒的松鼠一般的表情，变成一种娇媚可怜的恐惧相了。她那美丽的眼睛斜起来看她丈夫的脸，她自己的脸上现出怯弱的讨饶的神情，一头急急地但软弱地摇着下垂的尾巴时的狗的神情。（〔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46页）

接着她做了一个十足内地式的媚眼。内地女子的眼风，因为平常矜持到极点，谨慎到极点，反而有一种饧涎欲滴的神气：那是把一切欢娱当做窃盗或罪过的教士特有的眼风。（〔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第37页）

(13) 贪婪

赵雄说完话，忽然歪着脑袋对书茵微笑。他那带兽性的眼睛，象贪馋的饿狗似的在书茵脸上舔来舔去。这时他那灌满邪欲的毛孔，似乎胀大了，正如在显微镜下放大的苍蝇，丑得可怕。（高云览：《小城春秋》第245页）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象一朵怒放的鲜花：那双贪婪的，发亮的，邪魔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和鼻孔也张开着，贪婪地吸着气；她直望着前面，似乎想要把所有见到的一切：大地、天空、太阳以至空气都占为己有。（〔俄〕屠格涅夫：《春潮》第151页）

她丈夫德纳第的脸上，起了一种富有表现力的皱纹，那种皱纹，每当一个人的最优胜的本能，凭它那全部的粗暴力量，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会显示在那个人的面孔上的。那客栈老板反反复复地仔细端详那玩偶和那客人；他仿佛是在嗅那个人，嗅到了一袋银子似的。（〔法〕雨果：《悲惨世界》第492页）

(14) 阴　险

可怕！可怕！你看堂姑父的神气吧！咧着有胡楂的嘴巴，露着白晃晃的牙齿，眯着右眼上眼皮有一片疤痕的眼睛，酸溜溜的，简直换了另一个人。（柳青：《创业史》第一部 374 页）

其实，马之悦已经开口了，他的话没声音，有力量。别看他的嘴巴没动，他的两只眼睛说话哪：那是两只多么阴险的眼睛啊：那眼神一会儿溜到马连福的脸上表示着赞许，也是给马连福打气，告诉他别怕，别松劲儿；那眼神一会儿又落在肖长春的脸上，表示非常不满的样子，也给肖长春激火，好象说，你可不能吃这个呀，吃了就跌跟头了！（浩然：《艳阳天》第 235 页）

"噢，来了，来了。"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屋子右边走出一个矮胖的瘸腿的人来。他穿着一件十分整洁的呢外衣，套进一只衣袖；高高的尖顶帽一直盖到眉毛上，使他那圆胖的脸显出狡猾而嘲笑的表情。他那双黄色的小眼睛不断地转动，薄薄的嘴唇上永远浮着拘束而紧张的微笑，又尖又长的鼻子无耻地向前面突出，象一把舵。（〔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 245 页）

他用这种目光在甲板上一直跟踪着我，还有那老是呈露在他面孔上的那种古怪的微笑。这种微笑里面混杂着痛楚和衰弱——是一种憔悴的、上年纪人的微笑，但是在这之外，当他狡猾地盯着、盯着、盯着正在工作的我时，他的表情中还有一种讥讽的神色，一种奸诈的阴影。（〔英〕史蒂文生：《宝岛》第 175 页）

(15) 变　幻

她的笑已失去从前的天真，而变成忽发忽止的一点"作派"。她忽

然的笑了，从唇上，脸上，以及身上，发出一股春风，使人心荡漾；忽然的，她停止了笑，全身象电流忽然停顿，使人们失去灯光，而看到黑暗与恐怖。（老舍：《四世同堂》第991页）

暗影溜到树林、草原、房子和遥远的"卡亭加"上面，各种情感在耶发的困苦的心中飞快地转变。突然间，她愉快起来，她的眼中流露柔情，她的嘴唇象行婚礼的新娘那样微笑，她的一只手紧握着另一只，仿佛握着的是爱人的手；可是，突然间，她变得非常可怕，她的脸变了样子，她的眼中充满着憎恨，她的扭曲的嘴仿佛要咒什么人或者咒骂什么人，她的手在痉挛，她挺直躯体做出防卫的姿势。然后，过了片刻，牙齿也咬紧了，张大的瞳孔中充满恐怖；她的身体向后仰，两只手在推开一个看不见的谋害她的人。最后，疲乏得象一个经过长途旅行的人，她的眼光又温和了，两只手也做出柔顺的手势，这时候，在林原的天空底下，暗影即将过去，带着深沉的黑夜到来。（[巴西]亚马多：《饥饿的道路》第44—45页）

当她眯缝起眼睛的时候，眼神变得很温柔，并且带点儿嘲讽的意味；当她把眼睛睁得很大的时候，在它们那明亮的、几乎是寒光闪闪的光芒中，却显露出一种象是恶意的、威胁性的神气……她那对浓密的、微蹙的、有真正的貂皮的光泽的眉毛，使她的眼睛显得特别美。（[俄]屠格涅夫：《春潮》第118—119页）

她的脸不断地在变化，时时射出光芒，它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候表现出嘲讽、沉思、甚至热情。各种不同的感情象刮风的晴天里的云彩那样，又轻又快在她的眼里、唇际不断地掠过。（[俄]屠格涅夫：《初恋》《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第271页）

路希卡·拉古尔洛娃生有一双古怪的眼睛！当她稍稍皱起眉毛瞧着人的时候，她的目光中就会流露出一种动人的、简直天真烂漫的神色；在这样的时刻，她与其说象个在生活和恋爱上经验丰富的女人，还

不如说象个少女。可是一转眼，她用几个手指轻轻地整了整永远洁净无瑕的月白色头巾，仰起了头，就已经带着挑战性的嘲弄神色瞧着人了；于是她那对朦胧地似开非开的凶恶的眼睛，也就公然透露出讥讽和世故的表情来。（〔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 34 页）

特务长笔直的走过去，对准他的脑袋用力打了一巴掌，把假头发打落了。高冷丑恶的面貌马上显了出来。土红色的短头发表示他的强悍和狡猾，配着跟上半身气息一贯的脑袋和脸庞，意义非常清楚，仿佛被地狱的火焰照亮了。整个的伏脱冷，他的过去，现在，将来，倔强的主张，享乐的人生观，以及玩世不恭的思想，行动，和一切都能担当的体格给他的气魄，大家全明白了。全身的血涌上他的脸，眼睛象野猫一样发亮。他使出一股犷野的力抖擞一下，大吼一声，把所有的房客吓得大叫。一看这个狮子般的动作，暗探们借着众人叫喊的威势，一齐掏出手枪。高冷一见枪上亮晶晶的火门，知道处境危险，便突然一变，表现出人的最高的精神力量。那种场面真是又丑恶又庄严！他脸上的表情只有一个比喻可以形容，仿佛一口锅炉贮满了足以翻江倒海的水汽，一眨眼之间被一滴冷水化得无影无踪。消灭他一腔怒火的那滴冷水，不过是一个快得象闪电般的念头。（〔法〕巴尔扎克：《高老头》第 174—175 页）

游苔莎的眼波这一转，她原先面目上的平静安定，就一变而为娴雅热烈的表情了，那好象晶明当空的午日，在两秒钟之间变成灿烂庄严的夕阳一般。（〔英〕哈代：《还乡》第 243 页）

（16）弥 留

老参议夫人仰卧在床上，背后垫了一大叠枕头，两只手抖个不住，一刻不停地撕抓身上的被盖。这双手过去曾经那么美丽过，洁白皮肤下隐露着缕缕青筋，如今却变得枯瘦如柴，灰败不堪。她的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睡帽，每隔一定的时候就在枕头上变个方向，让人瞧着心慌意

乱。她的嘴唇已经向里抽缩起来，每次带着很大的痛苦呼吸一次，就象吞东西似地一张又一合。她的一双眼窝下陷的眼睛慌乱无主地瞧瞧这里又瞧瞧那里，有时又仿佛怀着无限忌妒似地死死地盯住身旁的一个人。（〔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第565—566页）

她只剩下一颗赤裸裸的灵魂了。由于祷告的力量，脸上最粗俗的线条都似乎净化，变得细腻，有了光彩。有些圣洁的脸庞，灵魂的活动会改变生得最丑的相貌；思想的崇高纯洁，会印上特别生动的气息：这种脱胎换骨的现象大概谁都见识过。在这位女子身上，痛苦把肉体煎熬完了以后换了一副相貌的景象，对心如铁石的老箍桶匠也有了作用，虽是极微弱的作用。（〔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第146—147页）

在花边的饰物之下，她那消瘦的脸孔就好象刚开的木兰花那样的青白，似乎是在黄布上所画的人像上用铅笔描绘的人头的最初几笔的轮廓一样；但是，为着感觉鸢鸟的脚爪如何深刻的插在我的心中，您可以想象这个轮廓所有的这两个画好而富有生气的眼睛，只是深陷的生在一个熄灭的脸孔上而发出不常见的光辉。她已经没有常常克服痛苦的平静的庄严的态度了。她的额头是脸上保持美丽的唯一的部分，表现出欲望和被压制的迫人的大胆。虽然在她的长脸上有腊油一般的色调，内心的热火则用类似蒸烘在夏天田园上而的流质的热火一般的迸发出来。她那凹陷的双鬓，她那回包的双颊显示着脸部的内形，她那白色唇皮所构成的微笑有点象冷笑死亡的神气。（〔法〕巴尔扎克，《幽谷百合》第304页）

当太阳西沉而照饰阿沙伊别宫的屋瓦时，我又回到这位临死的女人的房里来了。一切都是平静的、清洁的，一道温和的光彩照耀着浸浴在鸦片烟中的小亨利妹所躺卧的床上。这时刻，肉体可以说是已经灭亡了，只有灵魂笼罩着这个脸孔，清爽得和狂风之后的美丽的天空一样的脸孔。白姑娘和小亨利妹，这个同一女人的两个高贵的面目又重新显得更美，因为有我的记忆、我的思想，我那帮助自然的幻象在补救每个

脸纹的变化；就在脸纹上面，胜利的灵魂配合着呼吸的波动，发出了他的光辉。两位教士都坐在床边。伯爵惊惶地站着，他认出飘荡在这令人崇拜的人物上面的死亡的旗帜。我就坐在她所坐过的安乐椅上。然后，我们四个人都互相的交换了我们的眼色，这眼色表现着我们对于这个天仙的崇拜，渗杂着惋惜的眼泪。思想的光辉宣告了上帝的回转，回转到他的一个最美丽的圣体盒子中来。铎米尼教士和我，我们都用姿势来谈话，来交换我们的思想。是的，天使们正在看顾小亨利妹！是的，他们的利剑正在这高贵的额头上发亮。在这额头上面又重现了德性的伟大的表情，这些表情从前好象是一个使她的圈内的精神互相交通的看得见的灵魂。她的脸纹净化了，在她身上一切都高大了，都在保守她的大天使的看不见的炼炉之下变成伟大的了。表现身体苦痛的青绿的脸色，已经被纯白的色调、将死的黯淡而冰冷的苍白的色调代替了。（〔法〕巴尔扎克：《幽谷百合》第 312—313 页）

他睁开眼睛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被瘟神糟蹋得不成样子的脸部，在日光的照耀下，变得越来越惨白了。高烧象一场暴风雨，使他周身不时地惊跳、抽搐，他越来越虚弱，最后渐渐地被这场暴风雨征服了。从现在起，里厄所看到的只是一张毫无生气的、永远失去了微笑的面具。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疮百孔，被这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风吹得扭曲失形！（〔法〕阿尔贝·加缪：《鼠疫》第 281 页）

(17) 其 它

他的脸，在我试问他的时候，好象特别的注了。从那最注的地方发出一点黑晦，慢慢地布满了全脸，象片雾影。他的眼，本来就低深不易看到，此时便更往深处去了，仿佛要完全藏起来。他那些彼此永远挤着的牙轻轻咬那么几下，耳根有点动，似乎是把心中的事严严地关住，唯恐走了一点风。然后，他的眼忽然发出些光，脸上那层黑影渐渐地卷起，都卷入头发里去。"真哪！"他不定说什么呢，与我所问的没有万分

之一的关系。他胜利了，过了半天还用眼角撩我几下。（老舍：《牺牲》《老舍短篇小说选》第34—35页）

黄老妈妈一见女儿，也惊得呆了，她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她的那个微黑的面孔上总是泛着红晕的美丽的姑娘，她现在是多么可怕啊！头发披散着，遮住了苍白得象黄纸一样的脸；一双深陷的更大了的眼睛，从头发里面，一霎一霎地望着她；突然，嘴一咧，惨然地笑了一下。这一笑，竟象刀子一样地刺痛了老妈妈的心，她一头扑过去抱住了女儿，长嚎一声，就昏过去了。（峻青：《党员登记表》《黎明的河边》第201—202页）

于是他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就象人家平时拿一样容易打碎的东西似的，用指尖从画夹子里取出一个硬纸框，里面嵌着一张发黄的空白的纸。他热情洋溢地把这张一文不值的废纸举到面前，细细地看了几分钟之久，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看见。他又开手指兴高采烈地把这张白纸举到眼前，整个脸上十分迷人地表现出一个看得见的人的那种凝神注视的神情。他那瞳仁僵死、眼光发直的眼睛，不知道是由于纸上的反光，还是来自内心的喜悦——突然发亮，闪烁着一种智慧的光芒。（[奥]茨威格：《看不见的珍藏》《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第95页）

她悄悄地在我对面坐下来，一声不响，只用一双眼睛盯着我。不知怎地，我觉得她的目光温柔得叫人心醉，我不禁联想到过去年月里那些恣意玩弄过我生命的目光。她似乎在等我发问，我却一言不发，说不出心里有多么尴尬。她脸上蒙着一层灰暗的苍白，透露出内心的激动；她的一只手下意识地抚摩着桌子，我发现它在微微哆嗦；她的胸脯一会儿高耸，一会儿又象屏住呼吸。（[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70页）

她讲话的时候，涅日达诺夫注意地望着她；她那张涨红的脸和头上略微散乱的短发，她那两片薄嘴唇的痉挛性的哆嗦，在他看来是带有几分威胁的，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美丽的。让树枝的密网截断了的太阳

光，斜射在她的额上，印下了金色的斑纹——这条火舌倒是跟她整个脸上的激动的表情，她那对大大睁开的、不动的、发光的眼睛和她那讲话时候的热烈的颤音相称的。（〔俄〕屠格涅夫：《处女地》第 104 页）

"这个可怕的躯体决不可能是我的尼古拉哥哥！"列文想。但是走近一些，看见那脸，怀疑已是不可能了。不管脸上的可怕的变化，列文只消瞧一瞧那双看见他走进来而抬起来的活跃的眼睛，只消望一望那粘在一起的鬈须下面的嘴巴的微微抽动，就明白了这个死尸般的躯体就是他的活生生的哥哥这个可怕的真理。

闪光的眼睛严厉地、责备般地望着他的走进来的弟弟。这种眼光立刻在活人之间建立了活的关系。列文立刻感到这双注视着他的眼睛里面的谴责的神色，和一种因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悔恨的心情。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 707 页）

他站在她面前，紧皱着的眉头下面的眼睛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两只强有力的臂膀紧抱在胸膛上，好象在竭尽全力抑制着自己一样。要不是他的脸上同时还流露出一种打动了她的心的痛苦神情，他脸上的表情一定会是严峻的，甚至是冷酷的。他的下颚抽搐着，声音直打颤。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 823 页）

他一手挽着一个女人，走在她们中间。羞恼使得她们的双颊绯红，现出窘迫的样子。这样子和于连的傲慢的灰白的肤色，以及沉郁的果敢的神气排列在一起，形成最奇异的对照。他蔑视这两个女性，还蔑视世界上所有的柔情。（〔法〕司汤达：《红与黑》第 80 页）

杰姆在门内站住，象一条猎狗嗅到鹌鹑时似的纹风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德拉，所含的神情是她不能理解的，这使她大为惊慌。那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带着那种奇怪的神情凝视着她。（〔美〕欧·亨利：《麦琪的礼物》《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第 5 页）

三 心理类

（1）初 恋

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只管怔怔的瞅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词，不知一时从那一句说起，却也怔怔的瞅着黛玉。两个人怔了半天，黛玉只"嗐"了一声，眼中泪直流下来，回身便走。（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89页）

呕！即使她的本质就不好吧，她还可爱！每逢一遇到她，他就感到他的身与心一齐被她的黑眼睛吸收了去；她是一切，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感到快活，温暖，与任何别人所不能给他的一种生命的被荡。在她的面前，他觉得他是荷塘里，伏在睡莲的小圆叶上的一个翠绿的嫩蛙。他的周围全是香，美，与温柔！（老舍，《四世同堂》第50页）

剑平不加解释，只抱歉地紧握她的手。秀芳觉得，剑平那只男性的、指头节儿又粗又硬的大手，握得她从手上痛到心上，然而这痛是满足的。这时候，那好久以来积压在她心上的乌云，仿佛都熬化开了，喷射出灿烂而快乐的火花。当她从剑平的眼睛里也看出同样一种快乐时，便躲开他的注视，脸颊红了。她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的跳，跳得怪难过……（高云览，《小城春秋》第122页）

啊！我的指头无意之间触着她的指头的时候，我们的脚互相在桌下遇着的时候，我全身底血液要沸腾起来了哟！我缩转来，如象避火一样。一种潜力又把我引转去——我的感官简直一切都昏聩了呀！——

哦！这种细微的和亲使我如何地十分痛苦，而她的无猜，她的不羁的精神全不觉得咧！当她畅谈时把她的手放在我的上面，谈得高兴处更倚近我的身旁，她口中的天香可以达到我嘴唇上的时候——我会倒地，如象着了电的一样。（[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第37—38页）

"我的天哪，她是多么漂亮！世界上竟有如此漂亮的女子！"他一边想，一边差不多以失惊的眼睛瞧着她。"这白皙的皮肤，这象深渊一样暗黑、同时却有什么东西在发光的眼睛，这一定是灵魂在发光吧！她的微笑可以象书本一样读出意义来；笑起来，这副牙齿和整个头颅……它多么优美地给安在肩膀上啊，宛如一朵花似的招展，吐露芬芳……"

"是的，我正从她那里得到一种东西，"他想，"有什么东西在从她那里转移到我的心里。这里，我的心在开始沸腾和鼓动……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好象从未有过的多余的东西……我的天哪，瞧着她是多么幸福！甚至呼吸都困难了。"

这些思想在他头脑里象旋风似的飞驰，他尽是愉快地忘形地注视着她，有如人们注视着无尽的远处、无底的深渊一般。（[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242—243页）

"我听说，你打死了一只熊？"吉提说，努力想用叉子去叉住一只要滑落下去的执拗的香菇而终于徒劳，倒使那露出她的雪白手臂的袖子的花边颤动着。"你们那里有熊吗？"她加上说，掉转她那迷人的小小的头向着他，微笑了。

在她所说的话里分明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但是对于他，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的每个声音，嘴唇、眼色和手的每个动作都有着何等不可言喻的意义呵！这里有求饶，有对他的信任，也有怜爱——温柔的、羞怯的怜爱，许诺、希望和对于他的爱情，那他所不能不相信，而且使他幸福得窒息了的爱情。（[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557页）

他已经过惯了的那种奔忙的寻常日子，又开始了，但这一天他除了

关心一切外，还另有一桩新的关心之处，这种关心，他虽不愿承认，但却感觉到了，就是说，要关心这位睡在房角沙发上，并用他的军大衣盖着的女子。这时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个女子突然与他今后的一切思虑，既与四周被围而生死莫测这点，又与他被围地方正是她生长的城市斯大林格勒这几座楼房这点，紧紧地连结着。他望了望那个女子，琴地觉得，到了晚上她就应该离开此地，渡到河东岸去，那时，个中苦味将会是不堪设想的。（〔苏〕西蒙诺夫：《日日夜夜》第 89 页）

这时那封信落在她的膝头中间，她的心卜通卜通地跳，黛妮丝的眼睛凝神望着一个窗口的令人眼花的光线。这是她在这个房间里，在她不能睡眠的时刻必须向自己作出的一个自白；如果说他从她身边走过时她还在发抖的话，如今她也已经明了那并非是由于恐惧；她从前的不安的感觉，她旧时的畏惧，在她那未开窍的幼稚的心灵里，只能说是由于她那无知的爱情受到了一惊，她那逐渐生长的柔情起了烦恼。她不再深加研究，她只感觉到自从她在他面前颤抖着结结巴巴说话的时候，她早就爱着他了。当她拿他当作一个无情的主人而在畏惧他的时候，她是爱着他的，当她那纷乱的心无意识中放纵着爱情的要求而在梦想着雨丹的时候，她是爱着他的。也许她会舍身给另外的一个人，然而除了这个目光使她害怕的男人，她却绝未曾爱过别的人。于是她过去的生活全部复活了，……黛妮丝始终望着窗口，那满满的阳光使她眼花缭乱。（〔法〕左拉：《妇女乐园》第 299—300 页）

他，为无限的情趣所沁人，渐渐全身都被陶醉了，他从所遇见的、衣衫褴褛、神情惊怖与满脸泪痕的这个可怜的贫妇身上，竟发现到如此甜美的女郎，他就堕入感动的惊奇中。接着，她又以那么崇拜的情绪凝视他，又以可怜生物终于得救与被爱的整个灵魂，那么诚朴与恳挚地倾心于他，她简直是升到飘渺的境域了！受了赖贵的粗暴之后，看他这样美，这样好，她简直认他是从天而降的神明呢！她情愿吻他的脚迹，她就这样留在他的面前，合着两手，让她的左手紧紧捏住她的包扎着血布的残缺的右手。从此仿佛有什么非常甜美，非常有力的东西，无限柔情

与无限之爱的关系，连结在他们中间。 〔〔法〕左拉：《劳动》第55页〕

晚上她回到卧室里的时候，感觉心乱如麻，同时却又那样地受到感动，看到什么，就止不住想流泪。她凝视着壁炉台上的那口时钟，心里在想那只小蜜蜂的来回摆动，就象一颗跳着的心，一颗朋友的心；这小蜜蜂将是她一生的见证人，它将用那活泼而有规律的滴答声分享她的欢乐和哀愁；于是她握住那只金色的蜜蜂，在它翅膀上接了一个吻。她见到什么，就想亲什么。她记起在抽屉里藏着一个旧日的洋娃娃，便去寻找，找到时快乐得象是重见一个心爱的朋友；她把它紧抱在怀里，热情地吻着那洋娃娃红润的双颊和浅黄色的卷发。

她怀里抱着那个洋娃娃，沉思起来。

……

她还从来没有经验过这种全身心所感到的骚动的情绪，这种如痴如醉的欢乐，这种内心深处的激动，而她相信这就叫作爱情。 〔〔法〕莫泊桑：《一生》第34—35页〕

（2） 热 恋

〔运海〕把肩膀靠在春兰肩膀上。春兰回过头来，睁起又黑又大的眼睛，静谧谧地看着运海。青年少女到了这刻上，会感到人生无边的幸福。做起活来，不再孤单。睡起觉来，象有个人在陪伴。她的眼睛，成天价笑啊，笑啊，合不拢嘴儿地笑。她的心情，象万里晨空里悬着一轮圆大的月亮，痴探着世界上的一切，觉得什么都是美好的。……她也想过，当他们生下第一个娃子的时候，两位老母亲和两位老父亲，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不，还有忠大叔，他一定抱起胖娃子，笑着亲个嘴儿……〔梁斌：《红旗谱》第147—148页〕

花子的一只手任他使劲地握着。她觉得，那长满老茧的粗糙大手，是那样有力，那样炽热。而老起也感到她的劳动的有力的手，是那样暖和。一股强烈的暖流，通过他们的全身。

这一对人，好象不是伫立在严寒的雪夜里，而是置身在火树银花的环抱之中。真的，那凛冽的西北风，他们明明觉得是和熙的春风；而那随风飘舞的雪片，都是新鲜的花瓣儿。（冯德英：《苦菜花》第365—366页）

说实话，他脸色煞白，她激动得脸上泛红，他们俩都好象迷迷糊糊地往前走着。片刻之前，他们俩所做的一切——这是心灵的交流，——是多么强烈，多么新奇，多么惊心动魄。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骤然改变了，要重新安排了；他们俩都没能清醒过来，只感觉到他们已被一阵旋风给卷走了，就象那天夜里几乎使他们俩相互投入对方怀抱里的那阵旋风一样。（〔俄〕屠格涅夫：《春潮》第87—88页）

她管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叫做一场无聊的恶梦，恍恍惚惚地度过了五个年头，突然出现了自由和爱情。她笑了，伸开双臂热烈迎接；沉湎于自己的强烈的爱情，就象一个纵马疾驰的骑手，骑着一匹骏马往前奔驰，忘记了世上的一切。呼吸屏住了，景物向后退去；凉风飕飕地扑面吹来；心胸充满了醉意……又象是个泛着小舟随波荡漾的人，阳光照得他身上暖洋洋的，葱郁的两岸呈现在他的眼前，起伏的波浪拍打着船舷，水声潺潺，波澜漾漾，显示出一条浩浩荡荡的水道，带领小舟前行……于是这个人就觉得神驰天外了。这时候根本无暇思考路程的终局如何：马会不会冲进深渊里去，波涛会不会引向岩礁？……思虑给风儿刮走了，眼睛闭拢来，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她不去抵制它，反而陶醉在这里面……她一生中最富诗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喜爱这种时而甜蜜、时而痛苦的心情，并且自己去追求种种烦恼，想象着痛苦和幸福。她象上了鸦片瘾似的耽溺于自己的恋情，贪婪地喝着情欲的毒汁。（〔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259页）

自从过道里一吻之后，欧也妮愈觉得日子飞也似的快得可怕。有时她竟想跟堂兄弟一起走。凡是领略过最难分割的热情的人，领略过因年龄、时间、不治的疾病、或什么宿命的打击，以致热情存在的时期一

天短似一天的人，便不难懂得欧也妮的苦恼。她常常在花园里一边走一边哭，如今这园子，院子，屋子，城，对她都太窄了；她已经在茫无边际的大海上飞翔。 （〔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第123页）

下午，他看到时间渐渐迫近，就要求孤独。他的血在沸腾，朋友们无关轻重的问题，甚至只是他们的声音，也会惹他生气。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看书；但他的眼睛虽然在一行一行地移动，却不认识那些字；最后他把书本抛开，第二次又坐下来草拟他的计划图，把梯子和墙垣的部位再计算一下。时间终于快要到了。凡是一个深陷在爱情里的人，是决不肯让他的钟表平平静静地向前走的。摩莱尔把他的钟表折腾得这样地厉害，以致在六点钟的时候，它们就已指到八点半上。……夜渐渐降临了，花园里树叶的颜色逐渐转浓。于是摩莱尔怀着一颗猛跳的心从他躲藏的地方走出来，从栅栏的小缺口望进去。……这在那个青年人是一个可怕的时候，每一秒钟的滴嗒一声，都象是一把铅锤在他的心上敲击了一下。树叶的最轻微的沙沙声，微风的最低的呻吟声，都会吸引他的注意，使他的额头冒出一片冷汗…… （〔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1017—1018页）

“弥娜！弥娜！亲爱的弥娜！……”

“我爱你，克利斯朵夫，我爱你！”

他们坐在一条潮湿的凳上。两人都被爱情浸透了，甜蜜的，深邃的，荒唐的爱情。其余的一切都消灭了。自私，自大，心计，全没有了。灵魂中的阴影，给爱情的气息一扫而空。笑眯眯的含着泪水的眼睛都说着，“爱啊，爱啊。”这冷淡而风骚的小姑娘，这骄傲的男孩子，全有股强烈的欲望，需要倾心相许，需要为对方受苦，需要牺牲自己。他们认不得自己了；什么都改变了，他们的心，他们的面貌，照出慈爱与温情的光的眼睛。几分钟之内，只有纯洁，舍身，忘我；那是一生中不会再来的时间！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209页）

萝拉爱上了他，并且相信他对她的爱情也象她自己的爱情那么纯

洁而深厚。她崇拜他，只要他爱她，让她在他身上满足她那爱情的饥渴，她就觉得把她自己献身给他，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她的热情支配着她的全部身心，使她洋洋得意，直到后来，她简直好象是高兴得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足见她所读过的爱情小说都是真的，她所梦想过的恋爱的幸福也是真的。为什么她从前就一直没有看出这个世界是多么可喜，恋爱是多么快乐？鸟儿在她走过的时候，歌唱的是爱情，树木向她低语的也是爱情，连她脚下的花也象是特为铺在路上，专给新娘走的一般。（〔美〕马克·吐温：《镀金时代》第152—153页）

苔丝现在爱克莱爱到极点，克莱就是她的性命、她的心肝；这股爱力，仿佛光辉四射，把她包围起来，叫她把过去的苦恼一概忘却，叫她把日夜缠绕她的那些幽灵——疑虑、恐惧、郁闷、烦恼、羞耻——完全排除，完全摈绝。她自己分明知道这些幽灵，全在那一圈光辉外面，如同饿狼一般等待时机，往里进攻，但是她却有持久的力量制伏它们，叫它们不能任所欲为。

深厚的爱力叫她把往事忘记，清醒的理智却又叫她把往事记起，这两种情形同时并存。她虽然身在光明之中，但是她却知道，暗中老有一些黑魆魆的东西在那儿蠢蠢思动。它们每天也许前进一点儿，也许后退一点儿，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反正总在那儿，不能消灭。（〔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269页）

（3）单恋

范博文说俏皮话的天才又活动起来了。林佩珊又一笑，伸了个懒腰，一只臂膊在范博文脸前荡过，飘出一些甜香。就好象有些蚂蚁爬过范博文的心头，他身体微微一震，便把自己正想说的话完全忘记了。他痴痴地看着林佩珊的长眉毛，圆而小的眼睛，两片猩红的略张开的嘴唇，半露的白牙齿，发光的颈脖，隆起的胸脯，——他看着，看着，脑膜上掠过许多不很分明的意念。但是当他的眼光终于又回上去注在林佩珊

的脸上时，他忽然发见林佩珊的神情是冷静得和平常一样，和第三者一样；虽然是温柔地微笑着，可是这微笑显然不能加以特殊的解释。于是另一种蚂蚁爬的滋味又在范博文心头渗开来，他又忽然记起了他应该说的话了……　（茅盾：《子夜》第156页）

演奏序曲的时候灯光熄灭了，……你的手支在我们这个包厢的铺着天鹅绒的栏杆上，你那秀气的、纤细的手。我不由得产生一阵阵强烈的欲望，想俯下身去谦卑地亲吻一下这只陌生的、我如此心爱的手，我从前曾经受到过这只手的温柔的拥抱啊。耳边乐声靡靡，撩人心弦，我的那种欲望变得越来越炽烈，我不得不使劲挣扎，拚命挺起身子，因为有股力量如此强烈地把我的嘴唇吸引到你那亲爱的手上去。（〔奥〕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第68页）

"好吧，只是你的劳动会白费的。"达维多夫同意了。

拿着达维多夫的条纹汗衫到休息站去，华丽雅觉得不好意思：人家一定会说许多闲话，还会放肆地开她的玩笑的……她斜眼偷瞧了一下达维多夫，耸起一只肩膀遮掩着，把一个温暖的小布团塞进自己的贴身衬衣里。当达维多夫那件沾满灰土的汗衫，贴在她赤裸的胸上时，她体验到一种奇异、陌生以及兴奋的感觉：仿佛有个强壮的男子，把身上的全部热力，注入她的身体，使她感到极度的充实……她的嘴唇登时干透了，在她那狭小的雪白的前额上，汗象露珠般涌出来，连她的步伐也一下子变得飘飘忽忽了。但是达维多夫什么也没有发觉，什么也没有看到。（〔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90页）

（4）失　恋

"他，在灯光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的靠椅上，说说笑笑，喝酒取乐。我呢，却在这儿，在泥地里，在黑暗中，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泣。"卡秋莎暗想，停住脚，把她的头往后一仰，伸出两只手来抱住头，放声大哭。

"抱走啦!"她大叫一声。

小姑娘心里害怕,抱住了她的淋湿的连衣裙。

"阿姨,我们回家去。"

"过一忽儿一列火车开过来,我索性往车轮底下一跳,就此完事。"卡秋莎这当儿暗自想着,没有回答小姑娘的话。

她决定照这样办。然而这时候,如同人在激动以后乍一平静下来所常有的情形那样,他,她肚子里的小娃娃,他的小娃娃,突然颤动一下,使劲一顶,慢慢伸开四肢,不知用一种什么很细、很软、很尖的东西又顶了一阵。于是,忽然间,一分钟以前还使得她那么痛苦,觉得似乎没法活下去的种种事情,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满腔愤恨,她不惜一死来报复他的愿望……总之,那一切,忽然统统烟消云散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177—178页)

伤心残酷的劫数!船沉掉了,希望的大海上,连一根绳索一块薄板都没有留下。

受到遗弃之后,有些女子会去把爱人从情敌手中抢回,把情敌杀死,逃到天涯海角,或是上断头台,或是进坟墓。这当然很美;犯罪的动机是一片悲壮的热情,令人觉得法无可恕,情实可悯。另外一些女子却低下头去,不声不响的受苦,她们奄奄一息的隐忍,啜泣,宽恕,祈祷,相思,直到咽气为止。这是爱,是真爱,是天使的爱,以痛苦生以痛苦死的高傲的爱。这便是欧也妮读了这封残酷的信以后的心情。她举眼望着天,想起了母亲的遗言。象有些临终的人一样,母亲是一眼之间把前途看清看透了的。然后欧也妮记起了这先知般的一生和去世的情形,一转瞬间悟到了自己的命运。她只有振翼高飞,努力望天上扑去,在祈祷中等待她的解脱。 ([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第175页)

她靠住窗台,拿起信来又念,气的直发冷笑。不过她越用心看信,她越心乱。她恍惚又看见他,听他说话,两只胳膊还搂住他。心在胸脯跳的就象大杠子使劲撞城门一样,不但不匀,而且一次紧似一次。她向四外扫了一眼,恨不得地陷下去。为什么不死了拉倒?谁拦着她来的?

只有她一个人。她朝前走，望着石头道，向自己说：

"跳吧！跳吧！"

明晃晃的阳光，从底下笔直反射上来，裹住她的身体，往深渊拉。她觉得广场土地晃晃悠悠，齐墙凸起，地板向一边倾斜，好象船只前后摆动一样。她站在窗口，仿佛挂在半空，四外一无所有。碧天近在身边，空气在她的空洞的头里流来流去，她只要就势一跳，朝前一纵，也就成了。旋床呜隆呜隆，并不中断，活象一个发怒的声音在叫她一样。（〔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 202—203 页）

克利斯朵夫到他们相爱过的地方都去走了一遭，特意要让自己痛苦。……他去的时候以为能找到一点儿离人的痕迹；哪知这种痕迹只嫌太多，每一处的草坪上都有她的影子在飘浮；每条小路的每个拐弯的地方，他都等她出现，虽然明知不可能，但硬要相信可能；他也竭力去找他爱情的遗迹；那些曲折迷离的小路，挂着紫藤的花坛，小林子里的木凳，还老对自己说着："八天以前……三天以前……昨天，就不过是昨天，她还在这儿……今天早上还在这儿"……他把这些念头在胸中翻来覆去的想个不停，直到快闭过气去了才丢开。——他除了哀伤之外，还有对自己的愤恨，因为他虚度了良辰，没有加以利用。多少钟点，多少光阴，他有那么大的福分看到她，把她当作空气，当作养料，而他竟不知体味那福分！他听任时间飞逝，没有把它一分钟一分钟的细细咀嚼……现在……现在可太晚了……没法挽救了！没法挽救了！（〔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 216—217 页）

痛苦啃着她的心，把她的嘴唇也变成苍白的了。她木然地站在那儿，一声也不响——一句话也说不出口，甚至常在她喉头的克莱特这个名字，也说不出口了。她只是心里想道，"哦，克莱特，请你千万别走，克莱特。哦，请你千万别走。"可是他已经走远了，就是叫也听不见了。他一股子劲气愤地走着，一步步走远了的脚步声和回声，在她那无限痛苦的耳朵里，也逐渐逐渐听不清了。

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突然受到了那剥夺她判断力、害得她流血的爱

情的打击。 （[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第428页）

她惨苦地等着钟敲十二点，仿佛她实际在旁边观礼一般。她能在想象中看见那美丽的住宅、车马、来宾、筵席、欢笑、仪式，以及一切。象有通神术一般，她对于他们的专车和他们的快乐旅行都仿佛是亲眼看见似的。报纸上曾说他们要到日本去度蜜月。他们的蜜月！她的雷斯脱！而基拉特夫人又是这么动人的。她现在好象看见她——这个新甘夫人，实在是第一个真正的甘夫人——躺在他的怀抱里。他曾经一度这样搂抱过自己。他曾经爱她。是的，他是爱过她的！想到这里，她觉得喉咙里有一个硬块塞上来。啊，亲爱的！她对自己叹息，拚命的扭着双手，但这是没有用处的。她的惨苦并不因此而减少。 （[美]德莱塞：《珍妮姑娘》第347—348页）

（5） 欢 愉

要是别人，听庆儿娘卷了他一阵子，也许会冒起火闹起脾气来。朱老星就不，只是眯眯地笑着，他听惯了。庆儿娘越是骂他，他浑身越是觉得滋润。日子长了要是听不见这种声音，看不见这样颜色，就觉得清淡，没有意思了。真的，庆儿娘连说带嚷，朱老星一点也不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么过来的，并不认为是什么侮辱。相反，更觉得夫妻的和美。 （梁斌：《红旗谱》第292—293页）

母亲向窗外望了望，外面寒气凛冽，阳光灿烂。她的心里同样感到亮堂堂的，而且是热乎乎的。为了别人注入她心灵中的一切，为了在她的心里能闪耀着落日时分的那种鲜艳夺目的万道霞光，她感到有一种不知对什么人的模糊的感激心情，她满怀这样的感情，很想海阔天空、痛快淋漓地畅谈一番。很久没有出现过的要祈祷的愿望，重又使她激动。她回忆起一个年轻的面孔，又响起一个响亮的喊声——"这是巴威尔·符拉索夫的母亲！……"莎馨卡的眼睛射出愉快温柔的光芒，雷宾阴郁的身影呈现眼前，儿子青铜色坚毅的面孔含着微笑，尼古拉腼腆地

蒙着眼睛。刹那间，这些形象为一声低低的深沉叹息所搅动，融合交织成五色缤纷的薄云，把这些思绪笼罩在一片恬静安谧的感觉之中。（〔苏〕高尔基：《母亲》第400页）

那是普希金的诗集。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心里满是如饥似渴的感觉，就象一个人无意间来到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美丽的地方，总想一下子把这整个地方都跑遍似的。一个人在沼泽地带的树林中，在那些长满青苔的土墩上走了很久，突然有一片干燥的林边草地在他的眼前展开，那里满是鲜花和阳光，他就会生出这样的心情。一时间他如醉如痴地瞧着它，然后就满腔幸福地跑遍整个这块地方。他的脚每一次碰到这块肥沃的土地上那些柔软的青草，都会使他感到宁静的喜悦。（〔苏〕高尔基：《人间》第206页）

古良也夫独自在街上走。地上有薄薄的一层霜冻，空中飘着疏疏朗朗的小雪。他心中充满阳光，正象一个人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为人们所需要的好事情那样。只是在脑海最深处有一颗莫名的不安的种籽在颤动。他把全剧从头至尾再玩味了一遍，默默念着某几段台词，反复推敲自己念得是否恰当；耳际还响着掌声，面颊上还感到亲吻，掌心保存着愉快热烈的握手的暖气；一切都是那么美妙，然而不安又开始颤动，又教人想起它来。（〔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475页）

她回到了桌子边，停下来看了一看，有没有人注意着她。接着便小心翼翼地朝四周一望，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紧张不安的神色。可是她看见克莱特正笔直望着她，他眼睛里显出得胜的、可是柔顺的神色，嘴边微微一笑，点点头，表示欣然同意的意思，她马上觉得心头摇摇晃晃，好象过去由于心脏和神经收缩而缩紧了的血液，这时候突然流畅起来了。她心灵中间所有干枯了的沼泽地带，龟裂、枯焦了的堤岸——在她身上布满了的那些干枯了的小溪、河流，充满了痛苦的大湖，马上灌满了生命与爱的无限充沛的力量。（〔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第437页）

假如有人在临上绞架的时候忽然得到赦免，或是正要被强盗谋害的时候忽然得到救援，或者经历这一类死里逃生的事情，他就不难猜到我现在是如何喜出望外，同时也不难设想我是以怎样愉快的心情把船开进了这股洄流，并且以怎样愉快的心情把帆扯起来，乘风破浪前进。（〔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24页）

（6） 惬意

那浅红的小圆片落在她的眉间，她的嘴唇旁，她的颈际，——又从衣领的微开处直滑下去，粘在她的乳峰的上端。娴娴觉得这些花瓣的每一个轻妙的接触都象初夜时君实的抚摩，使她心灵震撼，感着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气已经电化了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条神经纤维，每一枝极细极细的血管，以至于她能够感到最轻的拂触，最弱的声浪，使她记忆起尘封在脑角的每一件最琐屑的事。同时一种神秘的活力在她脑海里翻腾了；有无数的感想滔滔滚滚的涌上来，有一种似甜又似酸的味儿灌满了她的心；她觉得有无数的话要说，但一个字也没有。她只抓住了君实的手，紧紧地握着，似乎这便是她的无声的话语。（茅盾：《创造》《茅盾文集》第七卷19页）

她每次把小册子递出去时，那个宪兵军官的面孔就闪现在她的眼前，象一个黄色的斑点，仿佛火柴在暗室中发出的亮光一般。她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感情，在心里对他说：

"给你，老总……"

她递出下一包传单时，心满意足地又补上一句：

"给你……"

……

她心里琢磨着怎样把她第一次的体验告诉儿子，但是在她面前总要出现军官那张狐疑的险恶的黄脸。他脸上的小黑胡子惊惶失措地索索抖动，翻着上唇唇，下面露出一排紧紧咬着的白牙。母亲心里高高兴兴，象有只小鸟在那里歌唱，双眉狡黠地上下跳动。她很麻利地干着活

儿，自言自语地说："嗬——还有呐！……" （〔苏〕高尔基：《母亲》第95—96页）

他在那里，独自一个人，虔诚，恬静，爱慕一切，拿自己心中的谧静去比拟太空的谧静，从黑暗中去感受星斗的有形的美和上帝的无形的美。那时候，夜花正献出它们的香气，他也献出了他的心，他的心正象一盏明灯，点在繁星闪闪的中央，景仰赞叹，飘游在造物的无边无际的光辉里。他自己也许说不出萦绕在他心中的究竟是什么；他只感到有东西从他体中飞散出去，也有东西降落回来。心灵的幽奥和宇宙的幽奥的神秘的交在！ （〔法〕雨果：《悲惨世界》第69页）

杜洛阿认为歌尔东酒合他的口味，所以每次都让人在杯子里满斟着歌尔东。一阵甜美的快乐涯入他身上了；有一阵温馨的快乐从他肚子里升到头上，在他的肢体上流动，透过他的全身。他觉得自己身上侵入了一种完美的舒适，一种生活上的和思想上的，肉体上和灵魂上的舒适。 （〔法〕莫泊桑：《俊友》第34页）

她惊喜交集地颤抖着，小口小口地喝着杯子里的红色果子汁，一面用放心不下的闪烁眼光瞧着四周。每一颗吞下去的樱桃使她觉得犯了一次错误，每一滴由她嗓子里浸下去的辣嘴流质给她引起一阵辣火火的快乐、那种由于一场犯禁的低级享乐而起的偷快。 （〔法〕莫泊桑：《俊友》第124页）

他们顺着大路走来，觉得好象凭陵着一种媒介飘然在前飞翔，有又超脱又深奥的思想，她们自身和周围的大自然合成了一个有机体，各部分都快乐和谐地互相贯彻。她们和天上的星星月亮一样地高远，星星月亮也和她们一样地热烈。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91页）

（7） 自 得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03页）

把白胖腿放在水里，她楞了一会儿；水给皮肤的那点刺激，使她在舒适之中有点茫然。她想起点久已忘了的事。坐在盆中，她看着自己的白胖腿；腿在水中显着更胖，她心中也更渺茫。用一点水，她轻轻的洗脖子；洗了两把，又想起那久已忘了的事——自己的青春：二十年前，自己的身体是多么苗条，好看！她仿佛不认识了自己。想到丈夫，儿女，都显着不大清楚，他们似乎是些生人。她撩起许多水来，用力的洗，眼看着皮肤红起来。她痛快了些，不茫然了。她不只是太太，母亲；她是大家的母亲，一切女同胞的导师，她在外国读过书，知道世界大势，她的天职是在救世。（老舍：《善人》《老舍短篇小说选》第87—88页）

林宛芝走到梳妆台面前去，她准备给自己打扮一下。可是她一坐下去，望到镜子中的自己，两个腮巴子红润润的，亮得发光；额角上那一卷头发披在淡淡的眉毛上，长着长长的睫毛的眼睛里放射出强烈的喜悦的光芒，青春的活力从眼睛里透露出来。她把那一卷头发用钢夹子夹在额角上，望着镜子里的林宛芝，她发痴一般的轻盈地笑着，许久许久不说一句话。忽然，她的左手的食指指着镜子里的林宛芝，象是警告她要小心，但又象是毫无意义，不过是人在得意忘形时的一个快乐、兴奋的动作。希望的火焰在她心中燃烧，血液在她周身赛跑。赛跑的终

点是她的面孔。一会工夫，仿佛浑身的血液都集中到她的脸上来了，热辣辣的，碰上去就要烫手似的。她陶醉在镜子里，几乎把整个世界都忘了。（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一部 478—479 页）

在西皮雅京娜，稍稍卖弄风情，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她很明白这对她没有危险，而且也不会有危险。看见别人的眼睛时而黯淡，时而闪闪发光，别人的脸颊上泛起欲望和恐惧的红晕，别人的声音颤抖而中断，使得别人神魂颠倒——啊，这对她的心灵是多么愉快啊！夜深她躺在她的干净的床上，享受她那宁静的睡眠——想起了那些激动的言语、眼光和叹息，这又是多么快意的事！她带着非常满意的笑容平静下来，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不可侵犯、自己的坚贞，然后又抱着多么优美的俯就态度去接受她那位温文有礼的丈夫的合法的爱抚！（〔俄〕屠格涅夫：《处女地》第 98 页）

他在马马虎虎拭了一下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尊容。气色很好。眼睛里没有过去那股邪气，颧骨也不隆起。目光安详自若。这个人不是废物。将来某些人还会知道他的厉害，某些人还会懊悔当初有眼不识泰山，不该以傲慢的、不是平等相待的态度对待他。克鲁季里契认为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应当原谅。你原谅他们，他们未必领情，还以为你软弱呢。不原谅，他们立刻感觉到你的力量，就会尊敬你。即使不能尊敬，至少也要怕你。（〔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 483 页）

随后他长久地向镜子里望着自己，认识自己真是这样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心里惊喜交集了；随后他满意地微笑，向自己的影子告辞，如同向着大人物鞠躬一般，用礼貌彬彬的态度很恭很低地向着自己鞠躬。（〔法〕莫泊桑：《俊友》第 43—44 页）

威小姐接待他，外面看来象是不甚理他，然而我却看出来，不过是造作。她心思纷乱，这时还未沉静下来，她足足说了有二十句如颠似狂的话，好象是欢喜，说过又大笑，笑她自己说无意识的话。有时又偷偷

的看镜子，好象意识到自己具有男子抵当不住的美，觉得快乐；有时问人一句话，却毫不理会人家答她的话。（[英]哥尔斯密：《威克菲牧师传》第76页）

（8） 狂 喜

电话打通了，人也找到了，真叫凑巧！

肖长春两只手紧紧地抓住那个老式的电话筒，象是抓住了乡党委书记的手。那话筒又好比一根通气的管子，暖暖的热流，从耳朵一直流到他的胸膛。

……他的嘴巴紧挨着发话筒，大声地喊着，开怀地笑着，他的话音和笑声在墙壁和窗棂上撞着，嗡嗡地回响。他那喜形于色的神态好有一比：象一个到大野山上打草或者拾柴禾的小孩子，又渴又累地回到家，一见门锁着，又一回头，见妈妈提着水桶，或者端着什么好吃的东西，从老远的地方走来了。真的，如饥似渴的年轻人，这会儿找到了领导，而且是个知心的、可以信赖的领导，该是多么高兴啊！（浩然：《艳阳天》第690页）

她三番两次自言自语道："我有一个情人！一个情人！"她一想到这上头，就心花怒放，好象刹那之间，又返老还童了一样。她想不到的那种神仙欢愉、那种风月乐趣，终于就要到手。她走进一个只有热情、销魂、酷烈的神奇世界，周围是一望无涯的碧空，感情的极峰在心头明光闪闪，而日常生活只在遥远、低洼、阴暗的山隙出现。

她于是想起她读过的书的女主人公。这些淫妇多感善歌，开始成群结队，在她的记忆之中咏唱，声气相投，入耳受听，就象自己变成这些想象的真正一部分一样，实现了少女时期的长梦，从前神往的情女典型，如今她也成为了其中一个。再说，爱玛感到报复的满足。难道她没有受够活罪？可是现在，她胜利了。久经压制的感情，一涌而出，欢跃沸腾。她领略到了爱情，不后悔，不担忧，不心乱。（[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160—161页）

烙印除掉之后，海丝特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从这一声叹息中，耻辱和苦闷的重荷，从她的精神上离开了。啊！多么怡然轻松！在她没有感觉到自由以前，她是不晓得它有多么重！由于另一种冲动，她取掉那拘束着头发的一般规格的帽子，于是浓密乌黑的发落在她的双肩上，右丰茂中即刻现出光与影，而且使她的容貌增添了柔和的美。仿佛从女性内心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灿烂温柔的微笑，戏舞在她的嘴边，并从她的双眼里发射着光芒。在她那久已苍白的颊上，烧起一片红潮。她的女性，她的青春，以及她全部丰茂的美丽，便从人们所谓"一去不复返"的往昔中重又返回来了，她那少女的希望和前所未有的幸福，就都一起聚集在此刻的幻术圈里。（〔美〕霍桑：《红字》第169—170页）

（9） 羞涩

她看见他嘴里这么说，眼光却射在她的脖子上，便觉得颧骨以下的脸上似乎有些热。她有时自己偶然摸到脖子上，尤其是耳朵后，指面上总感着有些粗糙，本来早就知道是积年的老泥，但向来倒也并不很介意。现在在他的注视之下，对着这葵绿异香的洋肥皂，可不禁脸上有些发热了，而且这热又不绝的蔓延开去，即刻一径到耳根。她于是就决定晚饭后要用这肥皂来拚命的洗一洗。（鲁迅，《肥皂》《彷徨》第55页）

她的表现也不比我镇静，胆怯的程度也不比我小。她看我来到她面前，心里就慌了，把我引诱到那里以后，这时有些不知所措。她开始意识到那一手势的结果，无疑地，这个手势是没有经过考虑贸然做出来的。她既不对我表示欢迎，也不驱逐我，她的眼光始终不离自己手里的活计，尽力装出没有看见我在她跟前的样子。尽管我无知，也可以断定她不仅和我一样发窘，也许还和我有同样的渴望，只是也被那种和我相同的羞涩心情束缚住了。（〔法〕卢梭：《忏悔录》第一部89页）

秀兰紫棠色的脸通红了。她全身的血，都涌到她闺女的脸上来了。在一霎时间，闺女的羞耻心，完全控制了她。直接感觉是人类共同的，

随后才因不同的思想感情，而改变感觉。在一转眼间，秀兰脑中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场面——陌生的村子，陌生的巷子，无数双陌生的眼睛，盯着自己。人们在交头接耳，谈论她的人样，笑着，点着头，品评着没过门的媳妇：

……她突然把两手盖在紫棠色脸上，奔出草棚屋。（柳青，《创业史》第一部 334—335 页）

她低下头去，用甜蜜的目光望着伏库尔斯基那惊讶的眼睛，同时，把身子稍微往前探出一点，好象要吻他的额头似的。突然间有个羞惭的感觉毫无来由地侵袭了她，她在靠椅里往后退缩，涨红着脸，慢慢地垂下长睫毛，好象是在跟睡眠对抗那样。伏库尔斯基望着她脸上的表情，不自得想起北极光的奇异的变幻，和那种没有词儿的美妙的旋律；这种旋律有时象从另一个美好的世界上来的回声，在人们的心灵里激荡起来。他恍惚地倾听着台钟急促的滴答声，和自己脉搏的突突声。他感到奇怪，这两种快速的节拍跟自己那思想的奔驰比较起来，几乎是缓慢的。（〔波〕普鲁斯：《傀儡》第 406—407 页）

……我们俩谁都不看谁一眼，身体几乎一点都不接触，姿势显得不大轻盈，面上带着羞涩的表情，在大厅中舞来舞去。我虽然觉得自己好象拉着一位年轻的天使的手，在乐园中跳华尔兹舞似的幸福，可是跳完一回旋后，我们就仿佛水火不相容一般，迅速分开，立刻各自走到大厅的两头去了。我方才还随随便便地任意用两只手夹着身材高大、容貌美丽的尤蒂特的脸蛋，现在却战战兢兢，不敢抱安娜的瘦小的、简直说是空灵虚幻的身体，却象躲避一块烧红的铁似的，放她走开了。（〔德〕凯勒：《绿衣亨利》第 209 页）

(10) 希 冀

觉新走出水阁，一个人在玉兰树下立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他好象渴望着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就在他的眼前，但是他知道他不会得到它。

他感到空虚，感到人生的缺陷。他痴痴地靠着树干，望着眼前的一片新绿出神。树上响起了鸟的叫声。两只画眉在枝上相扑，雪白的玉兰花片直往他的身上落，但是过了片刻又停止了。他看见两只鸟向右边飞去，他的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恨不得自己也变作小鸟跟它们飞到广阔的天空中去。他俯下头看他的身上。几片花瓣从他的头上、肩上落下来，胸前还贴了一片，他便用两个指头拈起它，轻轻地放下去，让它无力地飘落在地上。（巴金：《家》第187页）

最近，她内心中萦绕着一种对男性的欲念。这并非生理上的原因，而是成天和秀兰在一起，觉得自己精神很空虚。她绝不是渴望着结婚！如果是那样没意思的女人，她不会抗婚三年，终于达到解除婚约的目的。她是觉得她那么需要和秀兰一样，想念着一个男人，而又被一个男人所想念——这个男人给她光荣的感觉，是她心上的温暖和甜蜜！（柳青：《创业史》第一部50页）

他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年轻的庄稼人啊，一旦燃起了这种内心的热火，他们就成为不顾一切的人迷人物。除了他们的理想，他们觉得人类其他的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柳青：《创业史》第一部104页）

夜是温暖的，似乎异样静寂，好象宇宙万汇都在谛听着，期待着；而伯尔森涅夫，被包围在这无边的静夜里，就不自主地停立了；他也开始来谛听，期待。从近处的树梢不时有轻微的飒飒声传来，有如女人的裙裾的悉索，在伯尔森涅夫的心里唤起了一种似甜而又似难受的感觉，几乎近于恐怖。他的面颊感觉着微微的痉挛，一丝眼泪使他的眼睛感觉着寒凉；他宁愿完全无声地走过，在黑暗中既足摸索。一阵微风忽然向他袭了过来——他微微抖了一抖，矛是，悚然驻立；一只沉睡的甲虫从枝头跌下来了，铿然落在路径上面；伯尔森涅夫不禁低低"哦"了一声，

于是，又一次地停止了。可是，当他一想起了叶琳娜，所有这些瞬间的感觉就立刻消逝了；所留下的只是由暗夜的清静和夜行的寂寞所产生的新鲜的印象；而一个少女的面影就浮现在他的整个灵魂里来了。（〔俄〕屠格涅夫：《前夜》第27—28页）

这一天，在叶琳娜看来，过得很慢，那悠长的、悠长的夜，尤其是过得迂缓。叶琳娜有时坐在床上，两手抱膝，头也支在膝上；有时，她又走向窗前，把燃烧的前额紧贴着寒冷的玻片，想着，想着，把同样的思想反复想着，直到自己完全疲倦。她的心并不曾确然变作了化石，也不曾从她的胸腔消逝，可是，她却已经不能感觉它的跃动了；只有热血在她的脑里苦痛地汹涌着，她的头发令她感觉火热，嘴唇已经烧得枯焦。"他会来的……他还没有跟妈妈辞行……他不会欺骗……难道安得莱·彼得罗维奇的话是真的？那是不会的。……他没有用言语答应他会来。……难道我会和他永别了么？"——这种种思想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实实在在地不曾离开过她；它们并不是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它们只是在她的脑里一直盘旋，如同一团迷雾。"他爱我！"——这思想忽然闪光似的掠过了她的全身，于是，她就直直地凝注着黑暗，一抹秘密的、谁也看不见的微笑，使得她的嘴唇分开了。（〔俄〕屠格涅夫：《前夜》第109页）

我觉得处处都有一种不安的兴奋——那种兴奋在我的心里也越来越强了。我靠在船边上。我耳边的微风的絮语、船尾下面河水的轻柔的潺潺声使我感到烦躁，波浪的清凉的气息并不能使我冷静下来。一只夜莺突然地在岸上唱起来了，我感染到它那歌调的甜蜜的毒素。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来了，但是这并不是空泛的、快乐的眼泪。现在我所感到的已经不是那种模糊的、不久以前当我心灵舒展、歌唱、而且觉得它什么都了解、什么都爱着的时候，我所体会到的那种无所不包的渴望的感觉……不，幸福的渴望在我心里燃烧着。（〔俄〕屠格涅夫：《阿霞》《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第218页）

她希望养一个儿子，身体结实，棕色头发，名字叫做乔治；她过去意

无作为，这种生一个男孩子的想法，就象预先弥补了似的。男子少说也是自由的；他可以尝遍热情，周游天下，克服困难，享受天涯海角的欢乐。可是一个女人，就不断受到阻挠。她没有生气，没有主见，身体脆弱不说，还要处处受到法律拘束。她的意志就象面网一样，一条细绳拴在帽子上头，随风飘荡。总有欲望引诱，却也总有礼防限制。（〔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87页）

他老想着戏，上半星期想着过去的戏，下半星期想着下次的戏。他甚至怕上演的那天害病；这种恐惧使他常常觉得有三四种病的征象。到了那天，他吃不下饭，好象担着重大的心事，骚乱不堪，跑去对时钟看了几十次，以为天不会黑的了。临了他忍不住了，在售票房开门以前一个钟点就出发，怕没有位置；又因为他第一个到，对着空荡荡的场子不免暗暗发急。祖父和他说过，有两三次因为看客不多，演员宁可退还票价而停演。他注意来的人，数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唉！不够啊……人数老是不够啊！"看到花楼或正厅里来了几个重要的人物，他心又轻松了些，对自己说："这一个，他们总不敢请他回去吧？为了他，总得开演吧！"——可是他还没有把握，直到乐师们进了场才放心。但他在最后一刻还在发急，不知道会不会开幕，会不会象某一晚那样临时宣布更改戏码。他小猪似的小眼睛瞅着低音提琴手的乐谱架，瞧瞧谱上的题目是不是当晚演的戏。等到看清楚了，过了两分钟又看一下，只怕刚才看错了……乐队指挥还没有进场，一定是害病了……幕后有人忙忙碌碌的乱做一堆，又是谈话声，又是急促的脚步声。可是闯了祸，出了事吗？还好，声音没有了。指挥已经在他的位置上。明明一切都准备好了……还不开场！是怎么回事呢？……他急坏了。——终于开演的记号响了，他的心跳了。乐队奏着序曲；然后，克利斯朵夫有几个钟点在极乐世界中载沉载浮，美中不足的就是担心这境界早晚要完的。（〔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81—82页）

(11) 幻 想

阿Q飘飘然的飞了一通，回到土谷祠，酒已经醒透了。这晚上，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请他喝茶；阿Q便向他要了两个饼，吃完之后，又要了一只点过的四两烛和一个树烛台，点起来，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烛火象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阿Q没有想得十分停当，已经发出了鼾声，四两烛还只点去了小半寸，红焰焰的光照着他张开的嘴。（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30—131页）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几堆的黑影。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

慈爱的母亲，满天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不想了，——烦闷……闷……

黑影漫上屋顶去，什么都看不见了，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

风大了，那壁厢放起光明。繁星历乱的飞舞进来。星光中间，缓缓走进一个白衣的妇女，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额前。走近了，清香随将过来；渐渐的俯下身来看着，静穆不动的看着，——目光充满了爱。

神经一时都麻木了：起来罢，不能，这是摇篮里，呀！母亲，——慈爱的母亲。

母亲呵！我要起来坐在你的怀里，你抱我起来坐在你的怀里。

母亲呵！我们只是互相牵连，永远不互相遗弃。

渐渐的向后退了，目光仍旧充满了爱。模糊了，星落如雨，横飞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冰心：《超人》《冰心选集》第40—41页）

她沉浸在宁静的幻想之中，仿佛在和"小宝贝"讲话，给"小宝贝"讲故事，说笑话，询问他干什么活，赚多少钱，有没有穿西服、歪戴帽了。最后她拿出自己给"小宝贝"做的一件长袍来，紧贴在胸前，仿佛真的搂抱着小外孙一样。然后就狂乱地一个劲地摇晃它，嘴里不停地为"小宝贝"如花似锦的未来唱着歌，欢快得老泪横流。（[埃]台木尔：《归来》《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第110—111页）

他想着友谊的幸福，倘在河滨上和朋友一起过活，可多么有趣呢。于是他在思想上就在这河边造一座桥，又造一所房子，有一个高的瞭望台的，从此可以看见莫斯科的全景。他又想到夜里在户外的空旷处喝茶，谈论些有味的事情，这才该是愉快得很；并且设想着和乞乞科夫一同坐了漂亮的篷车，去赴一个夜会，他们的应对态度之好，使赴会者都神迷意荡，终于连皇帝也知道了他们俩的友谊，赏给他们每人一个将军衔。他就这样的梦下去；后来呢，只有天晓得，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了。（[俄]果戈理：《死魂灵》第94—95页）

爱玛坐在草地，拿阳伞尖尖头轻轻刨土，向自己重复道：

"我的上帝！我为什么结婚？"

她问自己。她有没有办法在其他巧合的机会，邂逅另外一个男子。她试着想象那些可能发生的事件、那种种不同的生活、那个她不相识的

丈夫。人人一定不如他。他想必漂亮、聪明、英俊、夺目，不用说，就象他们一样，她那些修道院的老同学嫁的那些人一样。她们如今在干什么？住在城里，市声喧杂，剧场一片音响，舞会灯火辉煌，她们过着心旷神怡的生活。可是她呀，生活好似天窗朝北的阁楼那样冷，而烦闷就象默不作声的蜘蛛，在暗地结网，爬过她的心的每个角落。她想起发奖的日子，她走上讲台，接受她的小花冠。她梳辫子，穿白袍子，脚上是开口黑毛线鞋，一副可爱模样；回到座位，男宾斜过身子向她致贺；满院车辆，大家在车门口同她话别，音乐教员挟着他的小提琴匣，边走边打招呼。这一切都多么远啊！多远啊！（〔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38—39页）

（12）幻　觉

（新人的轿子来了）细！细！细！三声炮响，焕之突然感觉身体轻起来；不但轻，又象渐渐化开来，有如一朵出岫的云。他看四围的人宛如坐在上海电车里所见两旁的人一样，面目只是一团一团白里带黄的痕迹，被什么东西激荡着似地往后面流去。他一毫思想也没有，脑子里空洞洞的；只一颗心脏孤独的亢奋地跳动着。（叶圣陶：《倪焕之》第180—181页）

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瓷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洋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不知不觉的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郁达夫：《银

灰色的死》第3页 《达夫全集》第二卷)

方罗兰惘然站着不动。夜带来的奇异的压迫，使他发生了渺茫惆怅的感觉。一个幻象，也在他的滞钝的眼前凝结起来，终于成了形象，兀然和他面对面的，已不是南天竹，而是女子的墨绿色的长外衣。全身洒满了小小的红星，正和南天竹子一般大小。而这又在动了。墨绿色上的红星现在是全体在动了。它们驰逐迸跳了：象花炮放出来的火星，它们竞争地往上窜，终于在墨绿色女袍领口的上端聚积成为较大的绛红的一点；然而这绛红点也就即刻破裂，露出可爱的细白米似的两排。呵！这是一个笑，女性的迷人的笑！再上，在弯弯的修眉下，一对黑睫毛护住的眼眶里射出了黄绿色的光。

方罗兰不敢再看，赶快闭了眼，但是，那一张笑口，那一对颇浓的黑睫毛下的透露着无限幽怨的眼睛，依旧被关进在闭合的眼皮内了。他逃避似的跑进客厅，火油灯的光亮一耀，幻象退去了。 (茅盾：《动摇》《蚀》第134—135页)

看护妇出去后，史循把门上了闩，就躺在床上；他掏出一块手帕，叠为四层，将小瓶里的哥罗芳全数倒在上面，然后拿这手帕严密地蒙住了自己的鼻孔和嘴巴。他双手按在手帕上面，同时用力深呼吸。一缕颇带凉意的甜香从喉头经过，注入他的胸部，立刻走遍了全身，起一种不可明说的畅快。这是他屡次经验过的。但随即有些新的异样的来了。他觉得身体已经离了床，一点一点地往上浮；他看见天花板慢慢地自行旋转；他又听得无数的声音充满了他的耳管，似乎是很近很响的，又似乎是远远的轻微的。他仍旧用力深呼吸。身子更浮得高了，象是已经贴着天花板，他只见一团疾转的白光了，耳朵里也换了一种单调的嗡嗡的声音；他觉得身体的各部分正在松解融化，又感得胸膈间有些胀闷，于是，时间失了记录，空间失了存在。他再不能看见，再不能听见，似乎全身都已消散，只有一个脑子还在，他还有意识。他意识到现在是沉下，沉下，沉下，加速度地沉下；忽然象翻了个身，便什么都没有了，连意识也完全消灭。 (茅盾：《追求》《蚀》第314—315页)

那一天热度最高的时候，幻象万千，真把我颠弄得太苦。现在还不能忘记的，就是许多人面忽然变成了髑髅，好象是在旷野，但又好象依旧在这间囚笼似的小房。一些人面，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老鼠一样从四面八方钻出来，飘飘荡荡，向我包围来了。我也被他们挤小了，气闷非凡，可又不能喘口气。然后，那些人似乎满足了，不再进逼，却都张开了大嘴，突突地跳，愈跳愈快，终于不辨为人面，简直是些皮球了。这当儿，我又回复到原来那样大，在这些"皮球"的当中找路走，我努力掀动两脚，拨开那些滚上来的"皮球"，——卡拉拉，卡拉拉，声音响得奇怪。突然，我发见原来又不是"皮球"而是白森森的髑髅，深陷的眼眶，无底洞似的，一个个都向上，……我恨恨地踢着拨着走，想从这髑髅的"沙滩"上辟一条路，卡拉拉，卡拉拉，——后来，我的眼睛被那白森森的反光弄得昏花了，我尽力一睁，这才看见我仍然躺在自己的床上，一张痴肥的大面孔挂在我眼前，一对猪眼睛瞪得那么大。——哎，原来是房东太太！ （茅盾：《腐蚀》第60—61页）

（医生告诉盲音乐家彼得，他的儿子有视力时）……仿佛火花在心中一闪，照亮了他身体内部的最后的隐秘角落……

随着电光一闪，在他先天失明的眼睛前面，突然掠过一片奇异的幻影。这究竟是光亮呢，还是声音呢？他自己作不出答案。这的确是声音，它现在复活了，具有形体了，带着万道光芒向前跃进了。这声音好似苍天的穹窿，闪耀着；这声音好似天上的红日，滚滚转动着；这声音好似葱绿草原上荡漾着的沙沙响声一样地激动着；这声音好似凝思的山毛榉树枝，不断摇曳着。 （[俄]柯罗连科：《盲音乐家》第214页）

貓头的章鱼有一只突出的、暗红色的、中间有个绿色圆点的眼睛，这眼睛炽热而发亮。它用几十只吸管蠕动着；这些吸管象一群小蛇似地不停地在拍搐，上面的硬鳞发着讨厌的沙沙的磨擦声。章鱼本身也在蠕动。他亲眼看见它爬过来，触着他自己的眼睛。接着那些吸管就在他身上爬起来了，吸管就象苔藓似的，枯湿而灼热。章鱼伸出它那长长的毒刺，象水蛭一样地钻进他的头，随即又痉挛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

液。他觉得他的血液正由自己体内流进章鱼那臃肿的肚子里去。它的毒刺就这样吮吸着，吮吸着，在他头上被毒刺吸入的地方，疼痛难忍。

他听见远远的地方有人说话的声音：

"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另一个人的话声，比较轻柔，象是女人的声音，回答道：

"脉搏一三八。热度三十九度五。始终昏迷。"

接着章鱼消失了，但还是刺痛。保尔觉得有一个人的手指正按着他手腕上的脉管。（〔苏〕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76页）

可是一到晚上，就有一种鬼物似的薄雾从地里腾上来，假使有一个旅人经过那地方，假使他望，假使他听，假使他象维吉尔在眸力比战场上那样梦想，当年溃乱的幻景就会使他意夺神骇。六月十八的惨状会重行出现，那伪造的纪念堆隐灭了，俗不可耐的狮子消失了，战场也恢复了它的原来面目；一行行的步兵盘纡在原野上，奔腾的怒马驰骋天边；惊魂不定的沉思者会看见刀光晃朗，枪刺闪烁，炸弹爆发，雷霆交击，血肉横飞，他会听到一片鬼魂交战的呐喊声，隐隐约约，有如在墓窟呻吟，那些黑影，便是羽林军士；那些荧光，便是铁骑；那枯骸，便是拿破仑，另一枯骸，是威灵吞；那一切都已不存在了，可是仍旧鏖战不休；山谷殷红，林木缩栗，杀气薄云霄；圣约翰山，乌戈蒙，福利许蒙，拔泊洛特，朴朗斯纳，所有那些莽旷的高地，都隐隐显出无数鬼影，在朦胧中回旋厮杀。（〔法〕雨果：《悲惨世界》第420—421页）

她的肉身轻松愉快，不再思想，开始新的生命；她觉得她的灵魂奔向上帝，仿佛香点着了，化成一道青烟，眼看就要融入天上的爱。……恍惚听见空中仙乐铿锵，隐约望见天父坐在碧霄的金座上，威仪万千，诸圣侍立两侧，拿着绿棕榈枝子，只见天父摆了摆手，就有火焰翅膀的天使飞下地来，伸出两只胳膊，托她上天。（〔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210页）

她呆呆瞪瞪站了许久，觉不出自己是在活着，只有脉跳她听出来了，仿佛震聋了耳朵的音乐，在田野响成一片。脚底下的土比水还软；犁沟在她看来，成了掀天的棕色大浪。回忆、观念，大大小小，同时涌出，活跃在她的脑内，好象一道烟火放出无数的火花一样。她看见她的父亲、勒乐的小屋、他们的旅馆房间、一种不同的风景。她觉得自己要疯。她一害怕，努力收敛，但是情形混乱，也是真的；因为她不记得她落到这般地步的原因了，就是说：金钱问题。她感到痛苦的，只是她的爱情，觉得她的灵魂通过这种回忆抛弃了她，就象受伤的人临死觉得生命从流血的伤口走掉一样。

天黑了，乌鸦在飞。

她恍惚看见天空，突然有了火球出现，好象闪亮的子弹一样，在下降中间炸开，旋滚向前，融在树枝之间的雪里。个个火球当中，都有罗道耳弗的脸。火球越来越多，越来越近，钻进她的身子，全不见了。她认出点点灯火，远远在雾里闪耀。（〔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321—322页）

突然，他过去曾经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又来了。大街消失了，煞神开始在他面前展开一幕幕幻象。他看到了布满绿色黏液的直立的陡峭的井垣。垣壁好象淌汗一样冒着一滴滴混浊的雾珠。他自己就在井底里。上面只有一线阳光，四周漆黑一团。后来他看到发绿的垣壁上有什么生物在乱挤乱爬。它们一个个贴在光滑的表皮上，咬住砌面凹凸的砖缝。它们是那么微小、纤弱和单薄，黄白黄白的颜色，好象在暗室里生长的茬弱的株芽，它们慌作一团拚命往上爬，滑下来，掉下去，但不放弃自己的意向。少数几个，极为少数的几个终于爬到阳光照着的井口上部。那里是子的，它们已不用担心再滑下去，于是又开始更快地向上攀登。其中一个举起毫无血色的爪子抓住了井口，身子一提看到了阳光普照的大地。第二个已然攀住了第一个。但忽然一个巨掌把它们推了下去，落到了井底。井盖砰地给合上了，又是一团漆黑，只留下低沉的水波拍击声……（〔爱尔兰〕伏尼契：《流亡中的牛虻》第248页）

(13) 梦 境

操伏几而卧，忽闻潮声汹涌，如万马争奔之状。操急视之，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光华射目；仰望天上，又有两轮太阳对照。忽见江心那轮红日，直飞起来，坠于寨前山中，其声如雷。猛然惊觉，原来在帐中做了一梦。（罗贯中：《三国演义》第530页）

是夜，钟会在帐中伏几而寝，忽然一阵清风过处，只见一人，纶巾羽扇，身衣鹤氅，素履皂绦，面如冠玉，唇若抹朱，眉清目朗，身长八尺，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其人步入帐中，会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曰："今早重承见顾。吾有片言相告，虽汉祚已衰，天命难违，然两川生灵，横罹兵革，诚可怜悯。汝入境之后，万勿妄杀生灵。"言讫，拂袖而去。会欲挽留之，忽然惊醒，乃是一梦。会知是武侯之灵，不胜惊异。（罗贯中：《三国演义》第1001页）

忽一日，弄玉于楼上卷帘闲看，见天净云空，月明如镜，呼侍儿焚香一炷，取碧玉笙，临窗吹之。声音清越，响入天际，微风拂拂，忽若有和之者。其声若远若近，弄玉心异之，乃停吹而听，其声亦止，余音犹袅袅不断。弄玉临风惘然，如有所失，徙倚夜半，月炉香消，乃将玉笙置于床头，勉强就寝。梦见西南方，天门洞开，五色霞光，照耀如昼。一美丈夫羽冠鹤氅，骑彩凤自天而下，立于凤台之上，谓弄玉曰："我乃太华山之主也。上帝命我与尔结为婚姻，当以中秋日相见，宿缘应尔。"乃于腰间解赤玉箫，倚栏吹之。其彩凤亦舒翼鸣舞，凤声与箫声，唱和如一，宫商协调，嘹嘹盈耳。弄玉神思俱迷，不觉问曰："此何曲也？"美丈夫对曰："此华山吟第一弄也。"弄玉又问曰："曲可学乎？"美丈夫对曰："既成姻契，何难相授？"言毕，直前执弄玉之手。弄玉猛然惊觉，梦中景象，宛然在目。（冯梦龙 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408—409页）

黛玉恍惚又象果曾许过宝玉的，心内忽又转悲作喜，问宝玉道："我

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宝玉道：“我说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瞧瞧我的心！”说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划，只见鲜血直流。黛玉吓得魂飞魄散，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哭道：“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你先来杀了我罢！”宝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给你瞧。”还把手在划开的地方儿乱抓。黛玉……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

黛玉拚命放声大哭。只听见紫鹃叫道：“姑娘，姑娘！怎么魇住了？快醒醒儿，脱了衣服睡罢。”（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1077页）

不想前天，我又做了个更奇的梦。我入梦时好象正当午后，一轮斜日沉在惨淡的暮云里。忽见东天又升起一个光轮，红得和晓日一般，倏忽间，那光轮中发出一声怪响，顿时化成数百丈长虹，长蛇似的绕了我屋宇。我吃一吓，定睛细认，哪里是长虹，红的忽变了黑，长虹变了大蟒，屋宇变了那三尊神像的正殿。那大蟒伸进头来，张开大口，把那上首神像身边的白鹤，生生吞下肚去。我狂喊一声，猛的醒来，才知道是一场午梦，耳中只听得排山倒海的风声，园中树木的摧折声，门窗砰砰的开关声。（曹朴：《孽海花》第236页）

（爱玛）醒过来，作别的梦。她乘了驿车，四匹马放开蹄子，驰往新国度，已经有一星期了；他们到了那边，不再回来。他们走呀走的，交起胳膊，不言不语。他们站在山头，常常意想不到，望见一座壮丽的大城，有圆顶，有桥，有船，有柠檬林和白大理石教堂，教堂的尖钟楼有鹳巢。大石板迸，他们只好步行；妇女穿着红束腰，举起地上的花一把一把献给你。他们听见钟响、骡鸣、六弦琴低吟、泉水淙淙；白雕像笑微微立在喷泉底下，脚边摆着成准的水果，探的金字塔似的，水花溅上去，个个新鲜。随后，有一天黄昏，他们来到一个渔村，沿着峭壁和茅屋，在风地晾着一些棕色鱼网。他们就在这里待下来，在海边港湾深处，住一所平顶矮房，一棵棕榈树横在矮房上空。他们驾着划子游荡，躺在吊床上摇摆。生活又方便，又宽裕，就象他们的绸缎衣服一样，同时又暖和，又皎

洁，就象他们观赏的温馨的星夜一样。不过她给自己设想的未来，浩瀚渺茫，绝少明确的形象出现；每天全都相仿，绚烂一片，起伏动荡，好象波浪一样，太阳照在上面，和望不到头的浅蓝天边遥相呼应。（〔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193页）

他作了一场心惊肉跳的短短的恶梦，梦见一只凶猛的黑狗想要咬他。他心里一吓，就吓醒了，这样算是逃过了凶狗的牙齿，然后就又睡着了。可是现在啊，他正在一处很怪、很阴沉的地方，是深谷中一处树林里，再不然就是在一个山洞里，或是一处高山中狭窄的峡谷里。那儿有一条路，一直通出去，起初好象是一条很好的路。可是，他愈是沿了这路往前走，就愈见得狭，愈走愈狭，也愈黑，到后来，这条路就根本找不到了。接着，他回过头来，想看看他能不能找到回头的路，只看到背后一大堆蛇，当初还以为只是一堆短树呢。上面只看见至少有二十来条毒蛇狰狞的头、叉形的舌头、玛瑙色的眼睛。他马上转过身来，可是前面有一支有角的凶猛的野兽——身子非常大——走动的时候，矮树都给踩在它脚底下——把他这一回前进的路给阻住了。在这一种绝望的情形下面，他就吓得使劲地叫喊起来，终于又吓醒了——这一晚就再也睡不着了。（〔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第654—655页）

那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在雪中站在她的窗外。他赤着脚，但不觉得冷。他在飞飞扬扬的雪花中已经等了好久，有些雪花留在他头上，差一点把他的脸也冻成冰了；但他继续等下去。终于她动了哀怜之心，打开窗子，扔出来一点儿什么。它飘下来，他先以为是一张写着字的纸条，原来是一朵白花，冬天看到白花，他感到意外。弗兰克一把抓住它。因为花是从半开的窗子里扔出来的，他只瞥见她的手指，然而他也看到她房间里的灯光，甚至感觉到它的温暖。他要再看第二眼的时候，窗关得严严的，而且已经被冰封住了。甚至在梦中，他也知道窗子从没开过。根本没有这样的窗子。他低头看手里的花，还来不及看清花在不在，发觉自己已经醒了。（〔美〕马拉默德：《伙计》第220—221页）

很久以前，我的梦——别人的梦又何尝不是这样——就已换成一种崭新的、非常奇特的面貌。已经不再有那种无益的胡思乱想，也不再有那种不可捉摸的迷雾，这些雾杂乱无章地彼此交流，最后终归化为乌有。过去有过那样的梦：你早晨醒来，一睁开惺忪的眼睛，就会模模糊糊地瞥见它；过去也有过那样的梦：你会含笑带怒地一掌把它打掉，似乎说："滚你的，让魔鬼一见你就把你抓回去吧！"于是那梦就变出可笑的恐怖形状，渐渐地爬进深渊，好象精灵鬼怪见了清晨的第一道曙光，就马上藏身到树林里去似的——所有这一类的梦，现在都不再有了。我现在所做的梦，以及你们自己所做的梦，都是现实的影子；当然，它们的形状是可怕地歪曲了的，是出奇地变了形的，是受到过我贱的；可是现实的真相毕竟还在，你一眼就能看出，于是你心里就充满了悲哀。

（[南]参卡尔：《队长》《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第63页）

当神父们家里的玻璃窗被打得砰砰响，石子和臭鸡蛋往房间里纷纷丢进去的时候，大主教的宫廷里却又安宁又平静。大主教甜蜜地睡在雪白的枕头上，做着快乐的梦。

他梦见，从天上下来一只头戴宝冠的松鼠，拖着一辆配有红色挽具的小金车。小车的轮子很快地在乳白色的空气中转动，但是看上去，这完全不是空气，而是陡峭的斜坡，松鼠好象从那令人头晕的高空驶向万丈深渊。突然旁边飞过两只白鸽，但是车轮却把它们轧死了，小鸟带着折坏的翅膀从空中跌下来，而松鼠仍旧继续向前急驶着，它头上的宝冠闪闪地发着光。奇怪，这只松鼠同路易皇后很相象。后来，这辆华丽的小金车就在陆地上出现了，停在大主教的住宅跟前。大主教的两个禁骑兵巴里和裘克跑近松鼠，他们一下子就变得很小很小，好象平常蜜饼上做出来的小人儿一样，他们从车上搬下一件东西——金的胡桃。大主教捡过这颗胡桃，用牙齿咬碎它（然而他一共只有一只牙齿）。咬碎了，胡桃里面有一个红的东西。大主教把它拉了出来，翻来复去地瞧着它，他看见胡桃的红心在长起来，慢慢的长起来，后来，忽然变成了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匈]米克沙特：《奇婚记》第352页）

起先，他的梦境是模糊的，各种形象和幻想的断片接踵而至，飘飘忽忽，不相连贯，但都同样隐含着挣扎和受苦的意味，带着一种形容不出的恐怖的阴影。随后他就梦见自己失眠；这是他所熟悉了的一种可怕的旧梦，好几年来一直对他是一种威胁。即使在梦里，他也认得那些梦境都是他以前经历过的。

他在一片巨大而空旷的野地里徘徊，想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可以躺下去睡觉。但是到处都有来来往往的人，在那儿闲谈着，哄笑着，叫嚣着，祈祷着，摇着铃，撞击着金属的乐器。有时候他似乎和那些喧闹离得稍远一些，也找到一个地方躺下来了，时而是一片草地，时而是一条木凳，时而是一块石板。他闭上眼睛，用两只手盖在上面挡住光，并且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睡了。"但是人群马上向他拥过来，大声叫嚷着，呼啸着，喊着他的名字，求他："醒来！快醒来！我们需要你！"

他又重新回到一座巨大的宫殿，里面满是陈设华丽的房间，有床，有榻，有低矮而柔软的躺椅。那是在晚上，他对自己说："我终于在这儿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睡觉了。"但他刚选中了一个黑暗的房间躺下去，就有一个人拿着一盏灯进来，无情的灯光照着他的眼睛，并且说："起来，有人找你。"

他起了床，继续向前游荡着，摇摇晃晃，踉踉跄跄的，如同一只受了重伤快要死去的野兽；于是听见钟敲了一下，知道半夜已经过去了——宝贵的夜竟是这么短促的。两点，三点，四点，五点——一到了六点，全城的人就都要醒来，就再也不得安静了。

他走近另一个房间，正要躺到一张床上去，但是有一个人从床上跳起来，喊道："这张床是我的！"他只得怀着绝望的心情退出去。

钟在那儿一小时——一小时地敲，他依旧向前游荡着，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一幢房子到一幢房子，一条走廊到一条走廊。那可怕的、灰色的黎明已经愈爬愈近；所有的钟正敲五点，黑夜已经过去了，他可还没有能够安息。啊，苦啊！又是一天了——又是一天了！

他在一条很长的地下走廊里面了，那是一条低矮的、似乎没有尽头的拱形地道。无数的灯烛在那儿照耀着，跳舞、喧笑和快活的音乐声，透过那木格子的顶壁传下来。在上面，在头顶上，那个活人住的世界

里，人们无疑正在那儿欢度什么佳节。啊，到那儿去找一个躲藏和睡觉的地方才好呢；只要小小一块地方，哪怕是一个坟墓也好！正在这么说，他就跌在一个开着口的坟墓上了。一个开着口的坟墓，正发出一阵阵死尸和腐烂的臭气的坟墓……啊，那有什么关系，只要能够睡就行了！

“这个坟墓是我的！”那是葛兰第斯；她一面喊，一面抬起头来，从腐朽的尸衣上面对他瞪视着。于是他跳了下来，向她伸出两只手。

“葛兰第斯！葛兰第斯！可怜我点儿，让我爬进这个狭窄的空隙里来睡觉吧。我并不向你求爱；我不来碰你，也不跟你说话，只要你让我在你的身边躺下，睡觉！啊，亲爱的，我是好久没有睡觉了呢！我再也不能熬过一天了。光亮直照到我的灵魂上来，声音把我的脑子都打成粉碎了。葛兰第斯，让我进来睡觉吧！”

他似乎已经把她的尸体拉过来盖上自己的眼睛了。但是葛兰第斯突然缩了开去，尖声叫着：

“这是褻渎神圣呢！你是一个教士！”

他继续向前游荡着，终于到了海边，站在一些光秃秃的岩石上，一道强烈的光正从天上照射下来，海水正在发出它那低沉的、不安的、永恒的哀号。“啊！”他说，“大海对我一定会慈悲一些；它，也和我一样，疲倦得要死而不能够睡觉。”

于是亚瑟从深海里升起来，大声叫着：“这海是我的！”（〔爱尔兰〕伏尼契：《牛虻》第275—277页）

(14) 矛盾

我后悔，我自慰，我要哭，我喜欢，我不知道怎样好。我要跑开，永不再见他；我又想他，我寂寞。两间小屋，只有我一个人，他每天晚上来。他永远俊美，老那么温和。他供给我吃喝，还给我作了几件新衣。穿上新衣，我自己看出我的美。可是我也恨这些衣服，又舍不得脱去。我不敢思想，也懒得思想，我迷迷糊糊的，腮上老有那么两块红。我懒得打扮，又不能不打扮，太闲在了，总得找点事作。打扮的时候，我怜爱

自己；打扮完了，我恨自己。我的泪很容易下来，可是我设法不哭，跟终日老那么湿润润的，可爱。我有时候疯了似的吻他，然后把他推开，甚至于破口骂他；他老笑。（老舍：《月牙儿》《老舍短篇小说选》第142页）

见了李空山，李空山没等她说什么便"打道"公寓。她知道自己是往井里落呢，她的高跟鞋的后跟好象踩着一片薄冰。她有点害怕。可是，她不便示弱而逃走。她反倒把胸口挺得更高了一些。她的眼已看不清楚一切。面只那么东一转西一转的动。她的嗓子里发干，时时的轻嗽一下。嗽完了，她感到无聊，于是就不着边际的笑一笑。她的心跳动得很快，随着心的跳动，她感到自己的身体直往上升，仿佛是要飘到空中去。她怕，可也更兴奋。她的跳动得很快的心象要裂成两半儿。他一会儿想往前闯去，一会儿想往后撤退，可是始终没有任何动作。她不能动了，象一个青蛙被蛇吸住那样。（老舍：《四世同堂》第579页）

这些矛盾在他心中乱碰，使他一天到晚的五脊六兽的不大好过。一会儿，他想到胖菊子已作了所长，心中一热；一会儿，他想到菊子离弃了他，心中又一冷；一会儿，他想到招弟的俊美，浑身都发痒；一会儿，他想到因取悦招弟，而耽误了大事，浑身又都起了鸡皮疙瘩。（老舍：《四世同堂》第967页）

他看完这封信，心里却剧烈地跳动起来，似乎幸福挤进他底心，他将要晕倒了！他在桌边一时痴呆地想：他在人间是孤零的，单独的，虽在中国的疆土上，跑了不少的地面，可是终究是孤独的。现在他不料来这小镇内，却被一位天真可爱而又极端美丽的姑娘，用爱丝来绕住他，几乎使他不得动弹。虽则他明了，她是一个感情奔放的人，或者她是用玩洋囡囡的态度来玩他，可是谁能否定这不是"爱"呢？爱，他对这个字却仔细地解剖过的。但现在，他能说他不爱她么？这时，似乎他底秋天的思想，被夏天的浓云的动作来密布了。（柔石：《二月》《柔石选

集》第 39 页）

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是会想念人家，或恼恨人家，但有人来后，我不觉得又会给人一些难堪，这也是无法的事。近来为要磨练自己，常常话到口边便咽住，怕又在无意中刺着了别人的隐处，虽说是开玩笑。因为如此，所以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我是拿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陪苇弟坐。但苇弟若站起身来喊走时，我是又会因怕寂寞而感到怅惘，而恨起他来。（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短篇小说选》第 45 页）

徐文霞平静的心被搅乱了，全部"防线"都崩溃了，她不理睬那许多对她含着深情的眼光，撕掉好些向她吐露爱情的信件，却无法逃避张俊那纯真的孩子般的眼睛。她收不住奔驰起来的思想：一会儿充满了幸福，幸福得心向外膨胀，一会儿充满了恐惧，感到这事是那么可怕。各种矛盾的心情，痛苦地绞缠着她，悲惨的往事又显明起来，她伏在桌上抽泣着，肩膀在柔和的灯光下抖动。（陆文夫：《小巷深处》《重放的鲜花》第 204 页）

喜俊说话的声音颤抖着。喜俊越看玉姬那秀丽的丰姿，他的心中越是感到冲动。从前，他只是把甲淑当作一个女子爱她，然而，现在从玉姬身上又散发出另外一种巨大的爱。这可能成为自己的生命之水。他现在正在口渴，他想一下子喝光这生命的水。

呵——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痛饮它呢？他的身旁就放着这生命之水，为什么不能把它一口喝下呢？……他以这种高贵的精神去爱玉姬，但这又触痛了过去的伤疤。这种精神的爱，在他的心里好象有一面空着。为什么不能爱她所有的一切呢？喜俊颤抖着身子，他以坚强的毅力来克制那种想把她拥抱在怀里倒在地下的内心冲动。巨大的爱和情欲正在他的内心深处激烈地搏斗。他抽着手，呆呆地望着秋空。（〔朝〕李箕永：《故乡》第 478 页）

他告诉她应该写什么，写在哪儿。她就在桌子旁边坐好，伸出左手

去整理右臂的袖子。他在她身旁站着，居高临下，默默地瞧着她 朝那张桌子俯下身去，由于极力忍住呜咽，她的后背偶尔颤动一下。在他的灵魂里，两种感情，恶与善的感情，受了侮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受苦的女人的怜悯心，正在交战。结果，后者战胜了。

他记不得首先产生的是哪一种心情：究竟是先从内心怜悯她呢，还是先想起了自己、他自己的罪恶、他自己的卑鄙行径，而如今他竟然责备她做了同样的事。总之，他忽然感到自己有罪，同时也就怜悯她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 420—421 页）

阿特丽纳回到房里，照着镜子。她又辛酸又好奇的把自己打量一番，暗暗问自己："我还好看吗？……还有人为我动心吗？……有没有皱褶呀？……"

她滚开美丽的淡黄头发，露出太阳穴……皮肤还象少女一般娇嫩。阿特丽纳再进一步露出肩膀来瞧了瞧，满意之下，她做了一个骄傲的姿势。凡是美丽的肩膀，它的美是女人身上最后消失的美，尤其在一个生活纯洁的女子。阿特丽纳仔细挑出她最好的衣着行头，可是一个虔诚贞节的女人，尽管加上许多卖弄风情的花样，穿扮起来还是那股幽娴贞静的气息。灰色的新丝袜与后跟镂空的缎鞋有什么相干，既然她不知道应用的艺术，不懂得在紧要关头把一只美丽的脚望衣裾外面探出几分，而衣裾又在空中高举着一点引人遐想；她穿上她最漂亮的印花纱衣衫，短袖敞领，但她看到自己过于袒露又害怕起来，把美丽的手臂裹上一重浅色的轻纱，胸部肩部又加上一条绣花的披肩。她觉得英国式的长发纷披太露骨，便戴一顶漂亮的便帽冲淡一下；可是戴帽子也罢，不戴帽子也罢，她会不会把金黄的头发卷儿轻弄慢捻，借此展览她的纤纤玉手教人欣赏呢？……犯罪的意识，明知故犯跳入火坑的准备工作，使这位圣洁的女子浑身发烧，暂时恢复了一下青春的光彩。这就等于她的脂脂花粉。她眼睛发亮，皮肤发光。她非但没有做到迷人的风度，反而有股妖气使她自己看了作呕。（[法]巴尔扎克：《贝姨》第 474—475 页）

我一夜没有合眼。

我失魂落魄，如痴似醉。一忽儿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不够富有，不够潇洒，没有资格占有这样一个女人；一忽儿，我为自己能占有她而沾沾自喜，得意洋洋。接着我又担心玛格丽特是在逢场作戏，对我只不过是几天的热情，我预感到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有好收场。我心里在想，晚上还是不到她家里去的好，而且要把我的疑虑写信告诉她，然后离开她。接着，我又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和无比的信心。我做了一些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美梦。我心里想要给这位姑娘医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要和她一起白头到老，她的爱情将比最纯洁无瑕的爱情更使我幸福。

总之，我思绪纷繁，心乱如麻，实在无法向你描绘我当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天亮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些念头才在朦胧中消逝了。（〔法〕小仲马：《茶花女》第99页）

"我太把握不定了，我想！"她一面忽然往前走去，一面蹦出这句话来，有时把眼泪甩掉。"他的吻跟火一样地热，象一个恋人的吻一样——哦，那简直就是一个恋人的吻啊！我不再给他写信了，至少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不再给他写信了。这样他才能知道，我也有身份，也会拿架子！同时，我希望，我这样一来他会非常地难过：我要叫他从明天起就盼我的信，但是可盼了一天又一天，始终得不到我的信。我要他受这种疑虑不安的痛苦。我要他那样——他那样了我才趁愿！"当时她一方面为裘德将要在她手里受痛苦而眼泪直落，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可怜而眼泪直涌：两种眼泪，互相混合。（〔英〕哈代：《无名的裘德》第271—272页）

(15) 苦闷

吴荪甫愈想愈闷，只在书房里转圈子。他从来不让人家看见他也有这样苦闷沮丧的时候，就是对吴少奶奶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一向用这方法来造成人们对于他的信仰和崇拜。并且他又自信这是锻炼气度

的最好方法。但有一缺点，即是每逢他闭门发闷的时候，总感到自己的孤独。他是一位能干出众的"大将军"，但没有可托心腹的副官或参谋长。刚才他很中意了屠维岳，并且立即拔用，付以重任了；但现在他忽然有点犹豫了：屠维岳的才具，是看得准的，所不能无过虑者，是这位青年人的思想。在这时代，愈是头脑清楚，有胆量，有能力的青年，愈是有些不稳当的思想，共产主义的"邪说"已经风魔了这班英俊少年！（茅盾：《子夜》第149页）

四小姐这无名的惆怅也是最近三四天内才有的。她的心变成一片薄膜，即使是最顶细最轻微的刺激——任何人的欢乐或悲哀的波动，都能使她的心起应和而发抖。静室独坐的时候，她感到冰窖似的悲凉；但混在人堆里时，她又觉得难堪的威胁，似乎个个人都板起了得意的脸孔在威胁她。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是伶仃孤独——她时常这么想。她渴望要有一个亲人让她抱住了痛哭，让她诉说个畅快；来上海后这三四天就象三四年，她满心积了无数的话，无数的泪！（茅盾：《子夜》第166页）

今夜我简直狂了。语言、文字是怎样在这时显得无用！我心象被许多小老鼠啃着一样，又象一盆火在心里燃烧。我想把什么东西都摔破，又想冒着夜气在外面乱跑去，我无法制止我狂热的感情的激荡，我便躺在这热情的针毡上，反过去也刺着，翻过来也刺着，似乎我又是在油锅里听到那油沸的响声，感到浑身的灼热……为什么我不跑出去呢？我等着一种渺茫的无意义的希望到来！（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短篇小说选》第78页）

早晨方醒，听见窗外树上鸟叫，无理由地高兴，无目的地期待，心似乎减轻重量，直升上去。可是这欢喜是空的，象小孩子放的气球，上去不到几尺，便爆裂归于乌有，只留下忽忽若失的无名惆怅。他坐立不安地要活动，却颓唐使不出劲来，好比杨花在春风里飘荡，而身轻无力，终飞不远。他自觉这种倜怳迷惘的心绪，完全象填词里所写幽闺伤春的

情境。现在女人都不屑伤春了，自己枉为男人，还脱不了此等刻板情感，岂不可笑！（钱钟书：《围城》第48页）

林震迷惘地跑回宿舍，好象喝了酒的不是刘世吾，倒是他。同宿舍的同志都睡得很甜，粗短的和细长的鼾声此起彼伏。林震坐在床上，摸着湿了的裤角，难过，难过；说不清为什么要难过。眼前浮现了赵慧文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他还是个毛小伙子，他什么也没经历过，什么都不懂。难过，难过，……他走近窗子，把脸紧贴在外面沾满了水珠的冰冷的玻璃上。（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重放的鲜花》第193页）

他的神经的战栗变成一种寒热病似的战栗，他觉得发抖；天气虽然很热，他却觉得发冷。由于某种内心的渴望，他几乎不知不觉地开始勉强注视他前面的一切事物，仿佛极力要找什么东西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似的；但是他没有做到，于是又时时刻刻地陷入沉思中。等他一惊又抬头张望的时候，他立刻又把他刚才所想的事，甚至于他走过哪里，都忘记了。他这样地一直走过瓦绥涅夫斯基岛，来到小涅瓦河，过了桥，转向那些小岛走去。这种碧绿新鲜的景色对于他那疲倦的眼睛起初是很舒服的，因为他的眼睛原是看惯了城市的灰尘、石灰和那些齐挤压压的高楼大厦的。这里没有酒馆，没有令人窒息的闷热，没有臭气。但是不大一会儿这些新的舒适的感触又变成病态的和刺激性的了。有时他对着一座绿叶丛中油漆得很华丽的夏季别墅停下来，从篱笆往里瞅，远远望见回廊和阳台上穿得漂漂亮亮的女人和在花园里乱跑的小孩子。鲜花特别引他注意；他看花比看什么都看得更久。他又遇见一些华丽的马车和骑马的男男女女，他以好奇的眼光注视他们，然而在他们还没有离开他的视域以前，他便把他们忘记了。（[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62—63页）

他又孤单了，寂静又向他侵袭过来……苦恼，刚淡忘了不久，现在又回来了，更为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姚纳的眼睛焦灼而痛苦地打量

大街两边川流不息的人群，难道在那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连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都找不到吗？人群匆匆地来去，没人理会他和他的苦恼……那苦恼是浩大的，无边无际。要是姚纳的胸裂开，苦恼滚滚地流出来的话，那苦恼方佛会淹没全世界似的，可是话虽如此，那苦恼偏偏没人看见。（〔俄〕契诃夫：《苦恼》《契诃夫小说选》第55—56页）

隔壁打开了收音机。女声合唱队在唱一群鸭和两只鹅不知往哪儿飞的歌曲。一边唱，一边发出"嗳咳"、"哦呵"的叹息。那些会鬼水的禽类偏偏飞了好半天，"嗳咳"、"哦呵"之声也就相应地很多。伊斯克拉心里烦死了，真想到隔壁去把他们的收音机关掉，她需要安静。但是只能忍耐。她想到生活中不得不忍耐太多的不愉快，正是因为某些人常常把某种东西加入生活，不考虑这会引起别人什么反应，只关心自己，只顾自己的趣味和情绪。当然，换了别人处在伊斯克拉的地位也受不了这音乐，他也许会去切断电线，拔掉电源插头，搞一个什么减音器，甚至可能去把邻居的收音机全部弄坏。但是伊斯克拉不会这样做。（〔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451—452页）

(16) 痛 苦

（黛玉）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停了一会儿，颤巍巍的说道："……你去吧。"说着，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象踩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来。走了半天，……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1254页）

（祥子）坐在炕沿上，点着了一支烟，并不爱吸。呆呆的看着烟头上那点红焰，忽然泪一串串的流下来，不但想起虎妞，也想起一切。……没了，什么都没了，连个老婆也没了！虎妞虽然厉害，但是没了她怎能成个家呢？看着屋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她本人可是埋在了城外！越想

越恨，泪被怒火截住，他狠狠的吸那支烟，越不爱吸越偏要吸。把烟吸完，手捧着头，口中与心中都发辣，要狂喊一阵，把心中的血都喷出来才痛快。（老舍：《骆驼祥子》第181—182页）

母亲想说什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看儿子的影子消失在黑夜中，她孑白站在冷风里，象木雕泥塑般的一动也不动，仿佛儿子从她的心肠上面系了一条绳索；走一步，一牵引，牵得她心肠阵阵作痛。（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18页）

他一条腿跪到炕上，伸手去拉被子，一拉，偏偏拉过来一只枕头，一只小小的枕头，一只用红市布做的，上边沾着油泥的小枕头。

这是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只枕头，也是他的最后一只枕头。……孩子枕着这个枕头睡了六个春秋，枕着这个枕头做了多少天真的美梦呢？

肖长春收回腿，顺势坐在炕沿上，两手捧着枕头，放在眼前看着；他仿佛闻到一股子奶水的香味儿，闻到一股子幼稚的、象刚出土的嫩苗那种气息。

刚强的硬汉子，这会儿再也压不住他那激动、沉痛的感情了，就象闸门挡不住洪水那样，烫脸的热泪，从他的眼睛里涌了出来。（浩然：《艳阳天》第1541页）

眼泪涌自娜泰雅的眼睛。眼泪不是时常携来安慰的。当眼泪在胸口中抽汲了许久之后，终于得流了出来，开始是急骤地，于是比较容易地，更柔和地，这种眼泪是能安慰的，有益的，哀愁的嘶哑的痛楚因眼泪得减轻了……但是有一种冷的眼泪，很吝惜地流出来的眼泪，被推移不动的累坠的苦痛的重量从心头绞出来的一滴一滴的眼泪，它们不会安慰，不会消愁。可怜人便流这种眼泪；没有流过这种眼泪的人们还不能算是不幸的。娜泰雅今天懂得了。（[俄]屠格涅夫：《罗亭》第180页）

什么也不能教她暖过来，她的脚冷得发木，从小腿直到臀部都发着

抖，使她不停地翻来复去安不下心，神经焦躁到极点了。

不久，牙齿咯咯作响，两手发抖，胸口紧压得难受，心怦怦地跳得很慢，有时简直象要停止跳动了，嗓子仿佛就要喘不上气来。

难以抵挡的寒冷一直透入她的骨髓，同时她精神上也产生了一种绝度的恐怖。她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这样地受到过生命的威胁，简直就只剩下最后的一口气了。

她心里想："我活不下去了……我就要死了……"（〔法〕莫泊桑，《一生》第102页）

他一晚没有睡好。他神经不安，常常突然之间身子抽搐，象触电似的。梦里有种旷野的音乐跟他纠缠不清。他半夜里惊醒过来。白天听到的贝多芬的序曲，在耳边轰轰的响，整个屋子都有它急促的节奏。他在床上坐起，揉了揉眼睛，弄不清自己是不是睡着……不，他并没有睡。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液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的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罢！永远受苦罢！……噢！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又多好！……（〔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115页）

她的脸觉得木僵，仿佛有什么痛楚似的，她的嘴巴确实在发酸，这是因她方才怕那哥儿俩看破她的秘密，硬装着笑容装得时候太久的缘故。她疲乏地坐了下去，将一条腿盘了起来，只觉得心凄楚得发胀，胀得几乎把胸膛也裂破了，同时又在那里断断续续地跳着。她的手是冰冷的，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压迫着她。她脸上显出苦痛和惶惑，仿佛是一个纵容惯了的孩子，平时有求必得，而今破题儿第一遭尝到不如意事的滋味似的。（〔美〕密西尔，《飘》第25页）

(17) 怨 恨

土谷祠更漆黑，他关好大门，摸进自己的屋子里。他躺了好一会，这才定了神，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并不来打招呼，搬了许多好东西，又没有自己的份，——这全是假洋鬼子可恶，不准我造反，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阿Q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39页）

想到这里，林白霜突然觉得赵筠秋可恨；恨她的思想不彻底，恨她的心气太高傲，恨她的顾虑太周到，恨她的把世上男子都看成坏人，恨她的屡经风浪只造成了多疑而畏葸的消极的品性。

然而，恨以外，又似乎掺杂些别样气味的情绪。他仿佛跌入一个深黑的土坑，感到了腐朽的窒息样的昏迷。他的心只是愈来愈重的往下沉。他盼望宁可一个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将他活埋在土里。（茅盾，《色盲》《茅盾文集》第七卷81—82页）

欢喜一听得拴拴叔叔的媳妇素芳婶子，要进四合院熬汤去，就象被蚂子螫了一样，待不住了。瞎眼舅爷的糊涂主意，使他顿时象吃了反胃的东西一样，觉得要呕。十七岁少年气得连帽子也戴不住了。小学毕业生浑身的血，向头上涌来，鬓角里的筋哏哏跳着。怒火快要把他黑墨墨的头发烧着了。他扔掉手里的扁担，一脚把拦路的一个空担笼踢了多远，就怒气冲冲向瞎眼舅爷的草棚屋冲去。他要阻止直杠舅爷实现这个不要脸的计划！这简直是对于贫雇农立场的叛变！（柳青，《创业史》第一部317页）

春香一听此言，登时变了颜色。慢慢睁大了眼睛，皱紧了眉头，嘱

着嘴，搧动着鼻子，吱嗤吱嗤地咬着牙。这时但觉飘飘荡荡，身子仿佛是一片高粱叶；又仿佛被郭在老鹰和野雉的身上，腾空飞起，上入云霄，无边无际，四无着落。心里只是可着："这是怎地说？这是怎地说？"忽然之间，只见她腰身一挺，用劲把裙子吱拉一声撕破，乱扯着头发，口里说道："这些要它何用！"转身进屋，把那梳妆镜、穿衣镜、珊瑚竹节，一齐摘下，掷在地上，跌成粉碎。（〔朝〕《春香传》第39页）

于连看见她，急忙迎上去。他羡慕她那娇美的胳臂，这是由于匆促地盖上的披肩衬托出来的。

清晨新鲜的空气，好似增添了她的姿色的妍丽。昨夜的骚乱，只有使她的容貌对于一切的外界印象来得更为敏感。这个害羞的动人的美人，还具有高尚的思想，在下层阶级中简直寻找不着。在于连的眼里看来，自从他认识她以后，她在他的心灵上简直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是于连梦想不到的。她的美貌攫住了于连的贪婪的眼睛，这时候他整个的心都在欣赏她的美，羡慕她的美，已经忘了他正在等着她的友谊的问候了。当他突然发觉有意表现给他看的冰冷的态度的时候，于连大大的惊骇了，在她这份态度里，明明表现出她自己高贵的身份，要把于连仍旧送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

欢娱的微笑从他的唇边萎谢了。他记起了自己的出身和地位，尤其是在一个贵族的有钱的继承者的眼睛里。一转瞬间他的脸上只有矜骄的和对自己愤怒的表情了。他心里涌起最剧烈的憎恶；为了等她，把动身延迟了一个多钟头，为的是受她一场侮辱和奚落？！

他暗暗地说道："我真是个大傻瓜，我应该仇恨一切人，反对到底。一个石子坠地，因为石子本身是沉重的。难道我永远是个小孩子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约束自己，养成良好的习惯，使我的心情应付这般人，恰到好处，他们给我多少钱，我便为他们尽多少心？如果我要尊重自己，使一般人也尊重我，那么，便应该向一般人表明我现在的态度。我现在只是用我的贫穷和他们的财富作交易；但是我的心和他们的寡廉鲜耻的心相比，距离有几千万里。我的灵魂在天堂里，他们想用小小的恩惠或轻蔑的表示，作为接触我的灵魂的工具，这是可能的吗？"

当一切的情绪在这个青年教师的心里斗争纷扰的时候，他的容易变动的面貌，表现着痛苦的傲慢和凶猛的神情。（〔法〕司汤达：《红与黑》第96—97页）

爱玛咬着她青灰的嘴唇，掰断一个珊瑚枝子，在手心搓来搓去，瞧仁亮晃晃的，仿佛两支就要射出去的火箭，目光炯炯，盯牢查理。他的脸、他的衣服、他不说出来的话、他的整个身子，总而言之，他的存在，如今她样样看了有气。她后悔早先不该守身如玉，象后悔不该犯罪一样。残留的一点妇德，禁不住她的骄傲狂抽乱打，也在最后倒塌了。她欣赏胜利的奸淫的种种恶意揶揄。情人的形象回到她的心头，光采奕奕，销魂动魄，一种新的热心从旁推挽，不由她不献出她的灵魂。她觉得查理离开她的生命，永远走出，不再回来，渺无形迹，就象她眼睁睁看着他确实在死、在咽气一样。（〔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182页）

他悲愤填胸，无可奈何的瞅着滑腻腻的楼梯，望着破玻璃窗高头迎风飘荡的蜘蛛网。他觉得自己在苦难中孤独无助。他望着栏杆中间的空隙……要是望下跳呢？……或者从窗里跳呢？……是啊，要是用跳楼自杀来惩罚他们，他们良心上该多么难过！他仿佛听见自己堕楼的声音。上面急急忙忙开门，好不凄惨的叫起来："他跌下去了！跌下去了！"一阵脚声在楼梯上滚下来。父亲母亲哭着扑在他身上。母亲哭哭啼啼的嚷着："都是你呀！是你害死他的！"父亲把手臂乱动了一阵跪在地下，把脑袋撞着栏杆，喊着："我该死呀！我该死呀！"——想着这些，克利斯朵夫的痛苦解淡了，差不多要哀怜那些哭他的人了，但转念一想，又认为他们活该，觉得自己出了口气非常痛快。（〔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73页）

她等待着，她希望着，她在等待之中自己欺骗自己……但是他又一次拒绝了她！爱芙姬琵达离开了角斗士首领的营帐，她的脸是扭歪了的而且流满了泪水。她的两眼迸射着怒火。她的脸，由于遭受了血辱，显现了两片表示她感到极其羞耻的红晕。

起先，她只是循着静寂的营垒走去，由于极度的激动什么也觉不得了。她走路就象在暗中摸索一般，她不时在帐幕的小支柱上绊踬，或者撞到那些围住大群战马的绳索的木桩上去。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竟发觉自己已经站在垒墙的防栅边了。她的思绪是乱七八糟的。在她狂热的头脑中，她对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既没有明显的观念，对外界也没有任何确切的印象。她的耳朵中老是在轰隆隆地发响。她所知道的只是：她的痛苦是极其可怕的，她渴望复仇，渴望无情的渴血的复仇。（〔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519—520页）

(18) 寂 寞

他现在知道他的宝儿确乎死了；不愿意见这屋子，吹熄了灯，躺着。他一面哭，一面想：想那时候，自己纺着棉纱，宝儿坐在身边吃茴香豆，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但现在怎么了？现在的事，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我早经说过：他是粗笨女人。他能想出什么呢？他单觉得这屋子太静，太大，太空罢了。（鲁迅：《明天》《呐喊》第54页）

总之现在我是四海一身，落落寞寞，同枯燥的电杆一样，光泽泽的在寒风灰土里冷颤。眼泪也没有，愁叹也没有，称心的事业，知己的朋友，一点儿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所有的就是一个空洞的心！同寒灰似的一个心！（郁达夫：《十一月初三》第2页《达夫全集》第一卷）

每逢不移开自己的眼睛，久久地凝望深邃的天空时，那么不知甚么缘故，思想和感情就会汇合成为一种孤独的感觉。人们开始感到一种无可挽救的孤独，凡是平素认为接近和亲密的东西都变得无限的疏远，没有价值了。那些成千年来一直从天空俯视着大地的星星，那本身使

人无从理解，同时又对人的短促生涯漠不关心的天空和暗影，当人跟它们面对面，很想了解它们的意义的时候，却用它们的沉默压迫人的灵魂。那种在坟墓里等着我们每个人的孤独，就来到人的心头，生活的实质就显得使人绝望，可怕了……（[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小说选》第215页）

自从我感到了人生的寂寞以来，仿佛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其深邃地坠入一个晦暗地窖子里，我固然找不着它的边缘，认不得它的止境，并且它也许是本来简直没有终极的！绝没有谁陪我到那儿去，绝没有谁在我的四周，绝没有谁走过这条同样黑暗道路。这地窖子就是人生。有时，我听见一些嗡响，一些人声，一些叫唤……我就摸索着对那些模糊的声浪走过去。但是我从来不能准确地知道它们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我在那个围绕我的黑暗里，永没有撞见过一个人，永没有寻到一只手，你可明白我的意思？（[法]莫泊桑：《寂寞》《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23—24页）

她渐渐地长大了。渐渐地开始认识她自己。一种新的无法形容的意识，象海心的潮水一样，当月圆的时候，从她心中卷过。她看见了自己，询问着自己，但是得到的答案没有一个是她所能了解的。

有一次，在一个月圆的深夜，她慢慢地打开了门，羞怯地向外窥看。月圆时节的"大自然"，象寂寞的素芭一样，正在俯视着酣睡的大地。她的强壮的、青春的生命在她身上跳动；欢乐和悲哀充溢她的全身；她达到了她自己的无穷寂寞的边缘，甚至越过了这个边缘。她的心情沉重，而她说不出来：在这个沉默、忧伤的"母亲"的身边，站着一个沉默、忧伤的女儿。（[印]泰戈尔：《素芭》《外国短篇小说》中册第459页）

我只能坐着，把木娃娃抱在膝上，一直到火渐渐萎下去，偶尔向四下里望望，看是不是还有比我更坏的东西在这昏暗的屋子里作祟。等火炭儿转成暗红色，我便赶紧脱衣服，使劲地把结和带子乱扯一通，上床躲避寒冷和黑暗。我总是抱着娃娃上床，人总得爱样什么，既然没有

更值得爱的东西，我只好设法疼爱一个小叫化子似的褪色木偶，从中获得一些乐趣。现在想来可想不明白，当初我是不着多么可笑的真情来溺爱这个小玩意儿，甚至还有点相信它有生命、有知觉。我不把它裹在我的睡衣里，就睡不着觉；只有让它安全地、温暖地躺在那儿，我才比较快活，相信它也一样快活。（〔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31页）

(19) 懊 悔

胡屠户（打了范进一掌后）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吴敬梓：《儒林外史》第44页）

我们这慧小姐躺在狭小的行军床上辗转翻身，一时竟睡不着。一切旧事都奔凑到发胀的脑壳里来了，巴黎的繁华，自己的风流逸宕，几个朋友的豪情胜概，哥哥的顽固，嫂嫂的嘲笑，母亲的爱非其道，都一页一页地错乱不连贯地移过。她又想起自己的职业还没把握，自己的终身还没归宿；粘着她的人有这么多，真心爱她的有一个么？如果不事苛求，该早已有了恋人，该早已结了婚罢？然而不受指挥的倔强的男人，要行使夫权拘束她的男人，还是没有的好！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了，青春剩下的不多，该早打定了主意罢？但是有这般容易么？她觉得前途是一片灰色。她忍不住要滴下眼泪来。她想，若在家里，一定要扑在母亲怀里痛哭一场了。"二十四岁了！"她心里反复说，"已经二十四岁了么？我已经走到生命的半路了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象飞一般过去，是快乐，还是伤心呀？"她努力想捉住过去的快乐的片段，但是刚想起是快乐时，立即又变为伤心的黑影了。她发狂似的咬着被角，诅咒这人生，诅咒她的一切经验，诅咒她自己。她想，如果再让她回到十七八——就是二十也好罢，她一定要十二分谨慎地使用这美满的青春，她要周详计划如何使用这美满的青春，她决不能再让它草草地如痴如梦地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完了，她好比做梦拾得黄金的人，没等到梦醒就已胡乱

花光，徒然留得醒后的惆怅。“已是二十四了！”她的兴奋的脑筋无理由地顽强地只管这么想着。真的，“二十四”象一支尖针，刺入她的头壳，直到头盖骨痛的象要炸裂；“二十四”又象一个飞轮，在她头里滚，直到她发昏。冷汗从她额上透出来，自己干了，又从新透出来。胸口胀闷的象有人压着。她无助地仰躺着，张着嘴喘气，她不能再想了！（茅盾：《幻灭》《蚀》第26—27页）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回想她跟他一块儿过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所有的节目一个也不漏；她这才忽然明白：他真的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人，拿他跟她认识的任甚么人相比，真要算是伟大的人。她想起去世的父亲以及所有跟他共事的医师怎样看待他，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是一个未来的名人。墙啊、天花板啊、灯啊、地板上的地毯啊，好象一齐对她讥讽的映眼，仿佛要说：“错过机会罗！错过机会罗！（〔俄〕契诃夫：《跳来跳去的女人》《契诃夫小说选》第389—390页）

一种不满意自己的心情煎熬着我，我惋惜自己的生活，因为它过得这样快，这样没意思；我老是想着，要是从自己的胸膛里把那颗越来越沉重的心挖出来，那么多好。（〔俄〕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契诃夫小说选》第514页）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可怜的朱莉躺在床上，衣服半褰着，内心起伏不停，一会儿热度高得烫手，一会儿又冷得打战，听见木器稍为发出一点响声就哆嗦，而且清楚地听得出自己心跳的声音。她对自己的处境只保留着模糊的烦恼，她拚命去找寻烦恼的原因却找不到。然后，对这个不祥夜晚的回忆，一下子象闪电一样迅速地从她的心头掠过，同时唤醒了十分猛烈和尖锐的痛苦，就象已经结疤的创口又被烧红的烙铁烫伤一样。

有时她对灯凝视，盯着火焰的晃动看得出了神，直到泪水弥满了她的眼眶，看不清楚火光为止。她不知道眼泪为什么要涌上来。“为什么有这许多眼泪，”她问自己。“啊！我的贞操已经受到污损了！”

有时她计算床帷一共有多少穗子，可是她总不能记住那个数字。"这种疯狂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呢？"她想。"疯狂的行为？——是的，因为一小时以前我象一个下贱的妓女那样献身给一个我所不了解的男人。"

她目光呆滞，望着挂钟的指针，内心焦躁不安，仿佛一个囚犯眼看着受刑时刻越来越近一样。突然，挂钟响了。"三个小时以前……"她惊跳起来，哆嗦着说，"我跟他在一起，我的贞操受到污损了！"

她整个晚上就在这种热病似的骚扰中度过。（〔法〕梅里美：《双重误会》《梅里美小说选》第179—180页）

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只是瞥见她几次，他有多少话要说，那些话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他隔着橱窗的玻璃看到她——她宛如在水底下。透过绿色的玻璃，她看上去象沉在水里，可是天啊，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可爱。他对她产生一种情意绵绵的怜惜之心，并且因为他把她害得这样可怜感到羞愧。有一次，她下班回家，她的目光碰巧和他相接，眼神里流露出厌恶。我这下可完了，他想，她会走到这儿来吩咐我死到别处去；可是，她的视线一移开，她就走得无影无踪了。跟她完全隔绝，只落得向她的影子告罪，向她留在空气中的芳香告罪；这使他感到极度痛苦。他对自己，而不是对她作了忏悔。苦就苦在，他要忏悔，可是谁愿意听？有时他真想痛哭一场，但觉得那未免太象个孩子了，他不愿这样做，也做不来。（〔美〕马拉默德：《伙计》第219—220页）

(20) 犹 豫

她想着不久就要发生的、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那件事正象一个可爱的东西似的放在她面前，光彩夺目。她决定要拿它，但是她又知道她的手伸出去就会被人拦阻，她还不能确定她是否就可以把这件东西拿到手。她决定要拿它，虽然决定了，但是她仍旧有一点对于失败的顾虑。所以她还有些胆怯，她还害怕伸出手去。于是复杂的思想来到了她的脑子里，使她时而高兴，时而忧郁。她并不注意到周围的一切。

她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一直到轿子进了大门放在大厅上的时候。（巴金：《家》第27—28页）

她对有翼固然没有承担什么义务，不过历史上的关系总还有一些，在感情上也难免有一点负担。她把刚才剥落在桌上的玉蜀黍子儿抓了一把，用另一只手拈着，暗自定下个条件：黄的代表玉生，黑的代表有翼，闭上眼睛只拈一颗，拈住谁是谁。第一次拈了个黑的，她想再拈一次；第二次又拈了个黑的，她还想再拈一次；第三次才伸手去拈，她忽然停住说："这不是无聊吗？这么大的事能开着玩笑决定吗？要真愿意选有翼的话，为什么前两次拈的都不愿算数呢？决定选玉生！不要学'小反倒'！"（赵树理：《三里湾》第158页）

风在吹，树在簌簌地响，牛蒡在轻微地摇曳，杨科清楚地听到："去吧，杨科！饭厅里没有人。快去吧，杨科！"

夜色清晰而明亮，夜莺在花园的池旁时而轻微、时而大声地歌唱："快去！快进去！把它（小提琴）取下来！"诚实的猫头鹰却在杨科的头上轻盈地盘旋，对他说："杨科，不要去！不要去！"后来，猫头鹰飞走了，夜莺留下了，牛蒡便大声地嘟哝着："那里没有人啦！"小提琴又光芒四射……

可怜的杨科缩着身子，缓慢而谨慎地向前移动，此时夜莺又低声地唱了起来："快去！快进去！把它取下来！"（〔波〕显克微支：《音乐迷杨科》《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437—438页）

"……假定我找他决斗，"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继续对自己说，于是在这里历历如见地想象着他在挑战之后所将要度过的一夜和那瞄准他的手枪，他战栗了，了解到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我怎样射击法，"他尽在想下去，"并且把我安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我扳着枪机，"他自言自语说，闭上他的眼睛，"而结果我打死了他，"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对自己说，一面摇着他的头，好象要驱除这些无谓的念头似的。"为了要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

儿子的关系而谋杀一个人，有甚么意思呢？这样我还得决定怎样处置她。但是更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发生的事是——我将会被打死或是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会成为牺牲者——被打死或是打伤。这就更没有意思了。但是撇开这个不说，挑战自己于我这一方面也不算是正直的行为。我的朋友们不会让我决斗——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这一点我事先不是就知道的吗？结果会怎样呢？事先明明知道决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成了好象我只是以这样的挑战来沽名钓誉似的。这是不正直的，这是虚伪的，这是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决斗是毫无道理的，谁都不会期望我这样。我的目的只是保障我的名誉，为了不受阻碍地继续我的公务上的活动，名誉是不可缺少的。”一向在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眼中看来关系非常重大的公务上的活动，这时在他看来就格外重要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410—411页）

不久，当德·瑞那夫人来到眼前，他不禁立刻想到胜利的光荣；他暗中决定，决定在今天晚上，要她把手送到他的手里，他要握住它。

红日渐渐西沉了，渐渐接近那个决定性的时刻，这叫于连的心古怪地急跳着。美丽的夜色已经到来了。他仔细察看，怀着一种欢乐，好象从他胸口移开了一个重大的巨压。……

终于大家坐下来了……于连一心一意要去实践他的企图，找不出半句话来说。他们的谈话没有劲儿了。

于连暗自想道，“有一天我将和一个人第一次决斗，难道我也是这样地怯懦战栗和不幸吗？”他太怀疑了，他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失去了信心，这样他如何能窥见他心灵的状况呢？

在他的致命伤的痛楚里，他宁可遭罹任何的危险。甚至于有许多次，他希望忽然有些事情来到德·瑞那夫人的身上，使她不能不离开花园，回到屋子里去料理那些事情。他愿意对方自动地走开，他的心理竟这样矛盾。于连极力压抑自己，折磨自己。他约束的结果，反而使他发出了巨大的力量，这力量太猛烈了，使得他讲话的声音完全嘶哑了。不久德·瑞那夫人的声音也战栗起来，但是于连只顾挣扎自己，还未发现

到她的声音的改变。他的责任的观念，和他的怯懦的心理斗争，这种可怕的斗争太痛苦了，使得他看不清他自己，也看不清别人了。堡中的钟楼，刚才响了九点三刻，他还不敢有所动作。于连对于自己的怯懦感到愤怒。他暗自说道："等十点钟来到后再说吧，这个千金难买的时光，绝对不能把它放过。我定要履行我的计划。我整日所憧憬着的，所追求的，一定要在今天晚上实现，否则宁可回到我自己的寝室里，打出自己的脑浆来。"

在等待与焦急里，于连的过份紧张的激情，使他几乎失去知觉。终于从钟楼传来十点钟的钟声，飘过他的头上，这命运的钟声每敲一下，在于连的心头引起一个回响，他的肉体也不由得不跳动一下。

后来，十点钟敲最后的一下了，在他的心里起着更大的回声的时候，他伸出他的手去把德·瑞那夫人的手握着。（〔法〕司汤达：《红与黑》第73—75页）

堂吉诃德静静等着她，思潮起伏。眼前这件事惹得他一颗心七上八下，怕自己太冒失，万一受了诱惑，对不起意中人。他暗想："魔鬼最狡猾。他瞧见我见了女皇呀、王后呀、公爵夫人呀、侯爵夫人呀、伯爵夫人呀，都不动心，也许这回就借个傅姆来迷我。我常听得有识之士说：'如果勾鼻子的丑婆娘够迷人，魔鬼就不用直鼻子的美女'；现在夜深无人，我这颗心万一古井生波，那么一辈子规行矩步都前功尽弃了！到此境地，还是不要冒失上阵，及早回避为妥。"（〔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册第335—336页）

(21) 惊 疑

"嘻嘻！"似乎有谁在那里窃笑了。

高老夫子脸上登时一热，忙看书本，却他的话并不错，上面印着的的确是："东晋之偏安"。书脑的对面，也还是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不见有别的动静。他猜想这是自己的疑心，其实谁也没有笑；于是又定一定神，看住书本，慢慢地讲下去。当初，是自己的耳朵也听到自己的

嘴说些什么的，可是逐渐胡涂起来，竟至于不再知道说什么，待到发挥"石勒之雄图"的时候，便只听得吃吃地窃笑的声音了。

他不禁向讲台下一看，情形和原先已经很不同：半屋子都是眼睛，还有许多小巧的等边三角形，三角形中都生着两个鼻孔，这些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而深邃的海，闪烁地汪洋地正冲着他的眼光。但当他瞥见时，却又骤然一闪，变了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了。

他也连忙收回眼光，再不敢离开教科书，不得已时，就抬起眼来看看屋顶。屋顶是白而转黄的洋灰，中央还起了一道正圆形的棱线；可是这圆圈又生动了，忽然扩大，忽然收小，使他的眼睛有些昏花。他预料倘将眼光下移，就不免又要遇见可怕的眼睛和鼻孔联合的海，只好再回到书本上，这时已经是"漯水之战"，苻坚快要骇得"草木皆兵"了。（鲁迅：《离老夫子》《彷徨》第101—102页）

艾菲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在没有进入这条小道以前，她的四周全是新鲜空气和明亮的光线，而现在却大大变了样，黑黝黝的树冠笼罩在他的头顶，她不禁浑身战栗起来。她双手的十根指头紧密交叉地握在一起，使自己镇定下来。她的脑子里有种种念头和幻景在翻腾起伏，有一幅幻景中出现了《神墙》那首诗中的老婆子，她现在也象那个老婆子那样祈求起上帝来了，但愿上帝在她四周造一堵墙。她喃喃诉诉，默默暗祷；但她一下子明白过来，就是再念也没有用。她心里害怕起来，同时身子象着了魔一般，但又不愿把它摆脱掉。（〔德〕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第203—204页）

冉阿让大吃一惊，门臼的响声，在他耳朵里，就和末日审判的号筒那样洪亮骇人。

在开始行动的那一刹那间，由于幻想的扩大，他几乎认为那个门臼活起来了，并且具有一种非常的活力，就象一头狂叫的狗，要向全家告警，要叫醒那些睡着了的人。

他停下来，浑身哆嗦，不知所措，原是踮着脚尖走路，现在连脚跟也落地了。他听见他的动脉在两边太阳穴里如同两只打铁锤似地打着，

胸中出来的气息也好象是来自山洞的风声。（〔法〕雨果：《悲惨世界》第124—125页）

她把脸转了过来；她使劲地硬加压制她那狰狞的、黑漆漆的疑惧之心——这一点疑惧之心，她真是最害怕不过了，比得上他对自己的罪行十分害怕的那一种心理。"哦，阿勃莎隆，我的阿勃莎隆！别这样，别这样，我们不该存着这么一种念头啊。上帝也不会要求一个做母亲的人存这么一种念头啊。"他不是就在这儿么——她的儿子——不是就在她的面前么？不是他坚决说过他没有干这件事么？她应该相信他——她也愿意完全相信他。他愿意相信——她也终于相信了——即使是在她不幸的心底最深的黑暗处，还是有怀疑的魔鬼给锁在里面。（〔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第1155页）

她的三个朋友搬出她们常奏的一套曲子里头最响亮动听的歌儿弹给她听，可是她一点都听不进去，只坐着发怔，担心不吉利的事情会临到她头上来。奥斯本老头儿那怒目攒眉的样子本来就够怕人的，可是象这样狠毒的表情还是第一回看见。他直瞪瞪的瞧着那女孩子走出饭间，仿佛她犯了什么过错。上咖啡的时候，爱米丽亚心惊肉跳，倒象管酒的赫格恩递给她的是一杯毒药。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奥妙呢？唉！这些女人真要命！一见了什么不祥之兆，就牢牢记在心里丢不开，越是可怕的心思，越加宝贝，仿佛为娘的总是格外宠爱残废的儿女一般。（〔英〕萨克雷：《名利场》第150页）

（22）惶恐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象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着臂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的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

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唆——唆——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对准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唆，唆，唆！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茅盾：《子夜》第10—11页）

吴老太爷只是瞪出了眼睛看。憎恨、忿怒，以及过度刺激，烧得他的脸色复为青中带紫。他看见满客厅是五颜六色的电灯在那里旋转，旋转，而且愈转愈快。近他身旁有一个怪东西，是浑圆的一片金光，荷荷地响着，徐徐向左右移动，吹出了叫人气噎的猛风，象是什么金脸的妖怪在那里摇头作法。而这金光也愈摇愈大，塞满了全客厅，弥漫了全空间了！一切红的绿的电灯，一切长方形，椭圆形，多角形的家具，一切男的女的人们，都在这金光中跳着转着。粉红色的吴少奶奶，苹果绿色的一位女郎，淡黄色的又一女郎，都在那里疯狂地跳，跳！……突然吴老太爷又看见这一切颤动着飞舞着的乳房象箭一般射到他胸前，堆积起来，堆积起来，重压着，重压着，压在他胸脯上，压在那部摆在他膝头的《太上感应篇》上，于是他又听得狂荡的艳笑，房屋摇摇欲倒。

"邪魔呀！"吴老太爷似乎这么喊，眼里迸出金花。他觉得有千万斤压在他胸口，觉得脑袋里有什么东西爆裂了，碎断了；猛地拔地长出两个人来，粉红色的吴少奶奶和苹果绿色的女郎，都嘻开了血的嘴唇象要来咬。吴老太爷脑壳里嘣的一响，两眼一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茅盾：《子夜》第17—18页）

"祥子！"她往近凑了凑，"我有啦！"

"有了什么？"他一时蒙住了。

"这个！"她指了指肚子。"你打主意吧！"

愣头磕脑的，他"啊"了一声，忽然全明白了。一万样他没想到过的事都奔了心中去，来得是这么多，这么急，这么乱，心中反猛的成了块空

白，象电影片忽然断了那样。街上非常的清静，天上有些灰云遮住了月，地上时时有些小风，吹动着残枝枯叶，远处有几声尖锐的猫叫。祥子的心里由乱而空白，连这些声音也没听见；手托住腮下，呆呆地看着地，把地看得似乎要动；想不出什么，也不愿想什么；只觉得自己越来越小，可又不能完全缩入地中去，整个的生命似乎都立在这点难受上；别的，什么也没有！他这才觉出冷来，连嘴唇都微微的颤着。（老舍：《骆驼祥子》第 77 页）

泪水在心里翻滚，她等待着发生儿子这样镇静自若和确信无疑地谈到的不幸事件，这种等待的心情象夜晚的飞蛾一样，盲目而痛苦地在她的心里颤动。她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白雪皑皑的广阔原野。卷着团团雪粉的狂风，发出冷酷尖细的啸声，来回疾驰，上下飞舞。在旷野中，一个姑娘小小的黑色身影摇摇晃晃地，孤零零地挪动着。风在她的脚下旋转，吹鼓了她的裙子，冰冷刺人的雪片打在她的脸上。她那双小脚陷进雪里，前进非常艰难。又冷又怕。姑娘的身子微微前倾，——好象昏黑的旷野里被秋风猛吹着的一棵小草。她的右边，森林象一堵黑墙，矗立在沼地上，光秃细长的白桦和白杨在那里凄凉地瑟瑟作响。城里暗淡的灯火在前面很远的地方闪烁……

"上帝呵——发发慈悲吧！"母亲低声说道，怕得打了个寒噤……（〔苏〕高尔基：《母亲》第 33 页）

本来已经心惊胆战和闷闷不乐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从亲家公家里回来的时候更加惊慌了。现在他充分地感觉到，有一些陌生的、敌视他的原则正在来统治他的生活。如果说从前他管理家务和处理生活的时候，就象是控制着一匹训练有素的，在崎岖的道路上奔跑的马，那么现在，生活却象一匹浑身汗沫的疯马驮着他在飞跑，他已经没有能力驾驭这匹马，只是骑在摇摇晃晃的马背上不由自主地摆来摆去，只能做些可怜的努力，不叫自己摔下马来就是了。

迷雾遮住了前途。（〔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 1158 页）

当他那深埋密隐的名字被人那样奇突地提到了的时候，他大为惊骇，好象被他那离奇的恶运冲昏了似地；并且在惊骇的过程中，起了一阵大震动前的那种小颤抖；他埋头曲项，好象暴风雨中的一株柘树，冲锋以前的一个士兵。他感到在他的头上，来了满天乌云，雷电即将交作。（〔法〕雨果：《悲惨世界》第 274 页）

欧也妮把父亲藏起的糖碟子重新拿来放上桌子，声色不动的打量着父亲。真的，一个巴黎女子帮助情人逃走，月娇弱的胳膊拉住从窗口挂到地下的丝绳那种勇气，也不见得胜过把糖重新放上桌子时欧也妮的勇气。可是巴黎女子是有酬报的，美丽的手臂上每根受伤的血管，都会由情人用眼泪与亲吻来滋润，用快乐来治疗；欧也妮被父亲鹰隼般的目光瞪着，惊慌到心都碎了，而这种秘密的痛苦，查理是永远不会得知的。（〔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第 69 页）

德·皮埃纳夫人在做女红，或者假装在做女红，眼睛盯着一块挂毯，可是她觉得马克斯的眼光象一件实物似的压在她的身上。她在逃避这眼光，她却认为这眼光正在她的手上徘徊，在她的肩膀上徘徊，在她的额角上徘徊。她觉得他的眼光停留在她的脚上，她赶紧把脚藏在袍子底下。（〔法〕梅里美：《阿尔赛娜·吉约》《梅里美小说选》第 343 页）

迈着孤独的脚步，在这个只有表面上是和她有关联的小世界里踱来踱去，海丝特不时仿佛觉得，或是幻想——纵使是全然的幻想，也是非常有力、不容抗拒的——她身上的那个红字又给了她新的感觉了。她一面战栗，一面相信——可又不能不相信，那个字母使她对于旁人心胸里隐藏着的秘密有了亲切的认识。这样的启示是使她惶恐万分的。这是什么启示呢？不是那邪恶的天使对她阴险的煽动又是什么呢？——他很想诱惑这个仅仅作了他一半牺牲的，还在挣扎中的女人，叫她相信表面假装的贞洁只是一种欺骗，如果到处都揭穿实情的话，在海丝特·白兰以外，许多人的胸上都要闪耀出那个红字来的。她必须把这

种暗示——那么模糊又那么明白——当作真理而接受吗？在她全部不幸的经验中，再没有旁的东西比这种意识更可畏惧更可厌忌的了。可是这种意识往往不由自主地非常活跃起来，使得她又惶惑，又惊骇。
（[美]霍桑：《红字》第43—44页）

克莱特的心理，可以比作被强大的敌人打败了的一小队人马，正在纷纷溃退，可是在急急忙忙的逃跑声中，好几次中途停了下来，心里盘算一会，怎样才能免得全军覆没，而在这慌乱声中，就施出了极端荒诞胡来的计划，想挣脱这马上就要临到头上而实际上却根本逃不了的命运。他的眼睛，有时候有那一种紧张而中了邪魔似的神色——还有.他隔不了一会儿，隔不了一小时，就从头到尾盘算一下过去已经混乱了的行动和念头。（[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第688页）

(23) 恐惧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地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象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然而阿Q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45页）

鸿渐倦极，迷迷糊糊要睡，心终放不平稳。睡，四面聚近来，可是合不拢，仿佛两半窗帘要接缝了，忽然拉链梗住，还漏进一线外面的世界。好容易睡熟了，梦深处一个小东音带哭腔道："别压住我的红棉袄！别

压住我的红棉袄！"鸿渐本能地身子滚开，意识跳跃似的清醒过来。头边一声叹息，轻微得只象被遏抑的情感偷偷在呼吸。他吓得汗毛直竖，黑暗里什么都瞧不见，想划根火柴，又怕真照见了什么东西。辛楣正打鼾，远处一条狗在叫。他定一定神，笑自己活见鬼，又神经松懈要睡，似乎有什么力量拒绝他睡，把他的身心撑起，撑起，不让他安顿下去；半睡半醒间暧昧地感到醒的时候，一个人是轻松悬空的，一睡熟就沉重了。正挣扎着，他听邻近孙小姐呼吸颤促象欲哭不能。注意力警醒一集中，睡又消散了，耳边清清楚楚地一声叹息，仿佛工作完毕的吐口气。鸿渐头一侧，躲避那张叹气的嘴，喉舌都给恐怖干结住了，叫不出"谁呀"两字，只怕那张嘴会凑耳朵告诉自己他是谁，忙把被蒙着头，心跳得象胸膛里容不下。（钱钟书：《围城》第 191 页）

在黑暗中两个人化成一股痛苦，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在悲泣。她们现在已经不是在为她们的小姐而痛哭，也不是在为她们从此失去了父母而痛哭，而是一阵猛烈的恐惧震撼着她们。对这个陌生世界里可能发生的一切，她们感到害怕。她们今天已经心惊胆战地向这个世界投了最初的一瞥。她们现在已经踏入的人生，使她们望而生畏。这个人生象座阴森森的树林，矗立在她们面前，昏暗、逼人，可是她们得去穿过这座森林。她们混乱的恐惧感越来越模糊，几乎象是梦幻，她们悲伤的抽泣声也越来越轻微了。她们的呼吸现在柔和地融成一气，就象刚才她们的眼泪流在一起。就这样，她们终于沉入了梦乡。（〔奥〕茨威格：《家庭女教师》《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第 23 页）

乞乞科夫白得象一块麻布。他想说些什么，但他只觉得自己的嘴唇在动，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感到一种恐怖，连心脏也掉到裤子里去了。他想拿着护身的椅子，已经被家奴们从手里抢去了；他已经闭上眼睛，死比活多，准备用脊梁来挨这家的主人的乞尔开斯的长烟管。另外还要出什么事呢，那可只有上帝知道了。（〔俄〕果戈理：《死魂灵》第 181—182 页）

忽然他想起了那个钱袋和他从老太婆箱子里拿出来的那些东西，都还装在他那些口袋里！直到这时他都没有想起把它们掏出来，藏起来！……他马上跑去把它们掏出来，扔在桌上。等他把一切东西都掏了出来……他便把那整整的一堆东西拿到墙角去。在墙根那里，有的地方糊墙纸破裂脱开了，他马上开始把一切东西都塞进纸里面的那个洞里去。"它们放进去了！全看不见，钱袋也看不见！"他快活地想着，站了起来，茫然地瞅着那个洞，那个洞越发鼓起来了。忽然他吓得浑身发抖。"上帝！"他绝望地咕哝道，"我是怎么一回事？这算是藏起来了吗？这是藏东西的方法吗？"

……他筋疲力竭地在沙发上坐下，立刻又发了一阵难受的颤抖。他机械地从身边一张椅子上取来他那件旧而暖的、但是破烂不堪的学生冬季外套把自己盖住，于是又沉入恍惚昏迷状态中了。他失去了知觉。

没有过五分钟，他又一跳站了起来，马上又疯狂地扑过去抓住他那些衣服。"我怎么能够什么事都没有做又去睡觉呢？是的，是的；我还没有从袖管上把活结取掉哩！我忘记了，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忘记了！这样一个真凭实据！"

他把活结扯掉，慌忙地把它撕成碎片，把布片扔在枕头下衬衣里。"无论如何，破衬衣的碎片不会惹起嫌疑的；反正我想不会的，我想不会的！"他反复地说，站在房间当中，又拚命聚精会神地来瞅一瞅他的周围、地板和各处，要弄清楚自己并没有忘记任何事情。他以为自己一切能力都没有了，甚至于记忆力，最简单的思考力都没有了，这种确信渐渐成为一种难堪的苦楚。"莫不是已经开始了！莫不是惩罚临到我身上来了吧？是来了！"他从裤子上割下来的磨坏的破布确实放在房当中的地板上，谁进来都会看见的！"我是怎么一回事！"他又喊道，好象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似的。

于是他脑子里又起了一个奇异的念头：以为或许所有的衣服都染上了血，或许有许许多多血点，但是他没有看见，没有注意到，因为他的知觉力不足，已经四分五裂了……他的理性模糊了……忽然他想起钱袋上也有血："啊！那么口袋上一定也有血，因为那时我是把湿钱袋装

在口袋里的！"眨眼间他就把口袋里面翻了出来，不错！——在口袋布里子上有痕迹，有污点！"可见我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性，可见我还有点脑筋和记忆力，因为这是我自己猜想出来的。"他得意洋洋地想着，自慰地深深叹了一口气，"这不过是发烧虚弱、片时昏迷罢了。"于是他把整个的里子布从裤子的左口袋里扯了出来。这时候阳光照在他的左脚靴子上；从破靴子里露出来的袜子上仿佛有痕迹！他把靴子脱掉。"的确有痕迹！袜尖全浸着血。"他一定是那时不小心地踏进血泊里了……"但是现在对于这件事怎么办呢？我往哪里放袜子、破布和口袋呢？"

他双手拿着这些东西，站在房间当中。"放在火炉里吗？但是他们首先便要搜查火炉的。把它们烧掉吗？但我能用什么烧呢？连火柴都没有。不，不如出去，都扔到什么地方去。是的，不如扔掉，"他重复说道，又在沙发上坐下。"而且马上就扔，毫不耽搁！"但是他的头却反而倒在枕头上了。他又打着难受的寒战；他又扯他的外套盖在身上。

有好久，有几个钟头，他常起冲动，"马上，就在此刻，往什么地方去，把那些东西全扔掉，这样就可以看不见，算了，马上，马上！"他好几次想从沙发上起身，但是却起不来。

因为一阵剧烈的叩门声，他终于完全醒过来了。（[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103—105页）

拉·爱斯梅哈尔达依旧立着。那张使得许多不幸者受过苦的皮床，叫她害怕。恐怖使她每根骨头都发抖。她站在那儿，吓呆了。夏赫莫吕作了一个手势，两个助手便把她牵过去坐在床上。他们没有伤害她，但是当他们一碰到她，当那皮床一碰到她，她就觉得周身血液全向心底流去了。她用恐怖的目光环顾室内。她仿佛看见那些难看的刑具从各方面向她爬过来，爬在她身上，咬她，钳她，刺她；她觉得这些东西在各种东西里面，就象是昆虫和禽鸟里面的蝙蝠、蜈蚣和蜘蛛。（[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406页）

恐惧笼罩着她；我们可以说，她被恐惧围困了；恐惧使她的两肘缩紧在腰旁，使她的脚跟缩紧在裙下，使她尽量少占地方，尽量少吸取不

必要的空气，那种恐惧可以说是已经成了她自身的习惯，除了有增无减以外，没有其他可能的变化。在她的脾子里，有一角惊惶不定的地方，那便是恐怖的所在地。（〔法〕雨果：《悲惨世界》第 481 页）

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但现在，当他这样回想的时候，这种感觉涌上他的心头，使他怀着茫然的恐惧，犹如是一个受伤的人当一只手指接近他的伤口时会本能地颤抖起来是同样的道理，只有当疮伤弥合以后这种恐惧才会消失。但维尔福的伤口是绝不会弥合的，假如一旦弥合，只会再爆发出一个更痛苦的疮口来。（〔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 101 页）

她苦痛得无法可想，只在床上翻来复去。钟声刚敲庄严的一点，就在这种时候胡乱的想象才越出理智的范围，心头种种险恶的揣测才变成牢不可破的实事。她就想到，那个孩子既是私生，又没受洗，两罪俱罚，于是就打到了地狱最下层的犄角上；她看见那个大魔鬼拿着一把三刃叉，象他们烤面包的时候热烤炉用的那样，把这孩子叉来叉去；在这种想象里她又添加了许多别的奇奇怪怪的残酷刑罚，……在人们都睡着了的屋子里，静悄悄的，她越捉摸，那种森严阴惨的情形就越活现，她的睡衣都叫冷汗湿透了，她的心跳一下，她的床也跟着动一下。（〔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 128 页）

（24）嫉　妒

孙小姐和陆子潇通信这一件事，在鸿渐心里，仿佛在复壁里咬东西的老鼠，扰乱了一晚上，赶也赶不出去。他险的写信给孙小姐，以朋友的立场忠告她交友审慎。最后算把自己劝相信了，让他去跟陆子潇好，自己并没爱上她，吃什么隔壁醋，多管人家闲事；全是赵辛楣不好，开玩笑开得自己心里有了鬼，仿佛在催眠中的人受了暗示。这种事大半是旁人说笑话，说到当局者认真恋爱起来，自己见得多了，决不至于这样

傻。虽然为此，总觉得吃了亏似的，恨孙小姐而且鄙视她。不料下午打门进来的就是她，见了她面，鸿渐心里的怨气象宿雾见了朝阳，消散净尽。她来过好几次，从未能使他象这次的欢喜。（钱钟书：《围城》第260页）

罗杰觉得他的头脑里浮起一种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那种感觉象是在一口口地痛咬他的心，然后又毛骨悚然地透过他的骨骼，钻进他的血管，弥漫到他全身。他用眼睛跟随着德丽莎和她舞伴的每一个动作。当他们的手儿相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象是要晕厥了；他的脉搏猛烈地跳着，象是有一只钟在他的耳朵旁边大敲特敲。当他们谈话的时候，虽然德丽莎只是低垂着眼光胆怯地听她的舞伴独个讲，但从那个美貌的青年男子的热情的目光里，罗杰看出他是在讲赞美的话，他似乎觉得天昏地旋，种种地狱里的声音都在他的耳边低语，叫他杀人，叫他行刺。他深怕这种强烈的感情使他不克自制，于是就一手捏住他身边靠着的那棵树的丫枝，另外那只手则痉挛似地紧握住他腰带上那把柄上雕花的匕首，时时不自觉地把它抽出鞘来。罗杰吃醋啦，他觉得，在她的野心和那种爱出风头的天性的影响之下，德丽莎或许会抛弃他。（〔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432页）

在不值班陪客的时候，美代也换上游泳衣下海，清作这时就在海水里走过来，把着手教她。美代只觉得孩子般地兴高采烈，似乎变成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学生，忘掉了过去的一切辛酸和龌龊生活，只觉得眼前是一片欢乐，不是用脚啪啪打水，就是用手拨水，舒畅的心胸真是连一丝暗影都没有啊！——她想起当时的情景。与其如今被阿春巧妙地抢了去，为什么当时不狠力地握住他的手呢！当时认定他完全不懂得爱情，说不定就是自己主观描绘的一种空想。那时候，他已经是二十二岁的人啦，男人的二十二不会不懂得爱情的……

这么想来，开始感到切齿般的嫉妒。（〔日〕广津和郎：《港湾小镇》《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第86页）

亚瑟看到这儿，一阵热血涌上了额头。

老是波拉！他又在莱克亨搞什么？凉玛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读书？他私运了一趟书报就把她迷住了吗？正月间那次会上已经很容易看得出来，他已经爱上了她；所以他才会那么热心去向她进行宣传。现在他又跟她接近了——还每天在一起读书呢。（[爱尔兰]伏尼契：《牛虻》第38页）

(25) 欲 望

奇怪的是，他越想躲避她，同时也越想遇到她。天越黑，这个想头越来得厉害。一种明知不妥，而很愿试试的大胆与迷惑紧紧的捉住他的心；小的时候去用竿子捅马蜂窝就是这样，害怕，可是心中跳着要去试试，象有什么邪气催着自己似的。渺茫的他觉到一种比自己还更有力气的劲头儿，把他要揉成一个圆球，抛到一团烈火里去，他没法阻止住自己的前进。（老舍：《骆驼祥子》第54页）

一阵骚乱的思潮在胸中翻上翻下，使他完全摸不着头脑。象山谷里的水汽似的，那些思想从心底里浮起来。他在爱情的雾氛中到处乱闯，闯来闯去，老是有一个执着的、暧昧的念头四周打转；有一种无名的、又可怕又迷人的欲望四周打转，象飞蛾扑火一样。自然的那些盲目的力突然骚动起来了。（[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205页）

于是他们又兴致勃勃地再谈那一袋金子的神秘。随后他们的谈话渐渐有时停顿下来——中断的原因是由于沉思。停顿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最后理查兹竟至完全想得入神了。他一直坐了很久，一双眼睛茫然地盯着地板，后来他的两只手渐渐做出一些神经紧张的动作，配合着他的心理活动，这些动作似乎是表示烦乱的心情。同时他的妻子也转入了沉思，默不做声，她的举动也渐渐露出困惑的烦恼。理查兹终于站起来，无目的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面伸手搔搔他的头发，活象一个

患梦游病的人做恶梦的时候的举动一般。然后他似乎是打定了一个明确的主意；他一声不响地戴上帽子，迅速地从屋里走出去了。他的妻子还是坐在那里皱眉蹙额地沉思不已，似乎还没有感觉到只剩下她一人了。她时而低声自语道，"可别叫我们受到诱……可是……可是……我们实在太穷了，太穷了！……可别叫我们受到……啊，这难道会对谁有什么损害吗？——而且谁也不会知道……可别叫我们……"她的声音这么咕哝着，渐渐低微得听不见了。过了一会，她抬头望了一眼，马上以半似惊骇、半似欣慰的神情喃喃地说——

"他走了！可是，哎呀，他也许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也许还不太晚——也许还来得及。"她站起来，呆立着想，神经紧张地把双手一时扭在一起，一时松开。一阵轻微的冷颤侵袭着她的全身，她从干哑的嗓子里说道，"上帝饶恕我吧——起了这种念头真是太可怕了——可是……主啊，你是怎么把我们造成的——造得多么奇怪呀！"

她把灯光拧小一点，悄悄地溜过去，在那只口袋旁边跪下，伸手去摸它那鼓起的四周，恋恋地爱抚着；她那双可怜的老迈的眼睛里闪出一种贪婪的光芒。她一阵一阵地发呆；有时候又半似清醒、自言自语地说，"早知道我们该等一等就好了！——啊，假如我们稍微等一等，不那么性急就好了！"（〔美〕马克·吐温：《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竞选州长》第46—47页）

由于角斗士对爱芙姬琵达的爱情没有丝毫反应，希腊姑娘的自尊心就大大受到了损伤，于是她猜测他那么忽视她的原因，无疑，一定是碰上了一个竞争者，另一个攫取了斯巴达克思全部爱情的女人。这位名妓本能地感觉到：只有另一个女人的爱，只有另一个女人的形象，才能够使斯巴达克思控制自己，才能使他拒绝她的拥抱。于是她竭力想用种种办法忘掉斯巴达克思，想把一切关于他的回忆统统从头脑中驱逐出去，但结果还是毫无用处。人类的心理往往就是这样，而且似乎永远是这样，愈是得不到手的东西，就愈是想得到它，而且在实现这一愿望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愈大，奋斗的意志就愈是坚强。（〔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165—166页）

(26) 麻 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 (鲁迅：《阿Q正传》 《呐喊》第142页)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的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蚂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见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鲁迅：《阿Q正传》 《呐喊》第144页)

他的脑里，心里，铺填在那里的，似乎只是些悲哀的往事的回思。但是这些往事，都已升华散净，凝成了极纯粹，极细致的气体了。表面上包裹在那里的，只有一层浑圆光滑，象包裹在乌鸡白凤丸之类的丸药外面的薄薄的蜡衣。这些往事，早已失去了发酵，沸腾，贲发，爆裂的热力了；所以表面上流露着的只是沉静，淡寞。和春冰在水面上似的绝对的无波。 (郁达夫：《纸币的跳跃》 《达夫全集》第六卷57页)

结果，除了在忏悔的时候，他决不回复人类面目。他的教堂就够满足他了，四处都是大理石像，有帝王，有圣者，有主教，至少他们不会当面笑他，而只投给他以安静和善的眼光，其余妖魔鬼怪的造像，对于他加西莫多也没有仇恨。他在这方面很象他们。他们一定不愿嘲笑别人的。圣者们是他的朋友，他们给他祝福；妖怪们也是他的朋友，他们保

护他。他长久地向他们倾诉。他时常整整几个钟头地跪伏在一个造像面前，寂寞地对他谈心。在这种时候假若有什么人突然走来，他便象一个被他的夜曲惊起了的情人一样，飞快地跳跑了。（〔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 195—196 页）

她在变成污泥的同时，变成了木石。接触到她的人都觉得到一股冷气。她以身事人，任你摆布，不问你是什么人；她满脸屈辱和怨愤。生活和社会秩序对她已经下了结论。她已经受到了她将要受到的一切。她已经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体会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哭过一切。她忍让，她那种忍让之类似冷漠，正如死亡之类似睡眠。她不再逃避什么，也不再怕什么。即使满天的雨水都落在她头上，即使整个海洋都倾泻在她身上，对她也没有什么关系！她已经是一块浸满了水的海绵。（〔法〕雨果：《悲惨世界》第 232 页）

那末，美茜蒂丝又怎么样了呢？她在绿琪路的拐角上遇到弗南。她回到迦太兰村，绝望地倒在床上。弗南跪在她的身边拿起她的手，吻遍了它，但美茜蒂丝却并没有觉得。那一夜她就是这样过去的。灯里的油燃尽了，但她并没有觉得黑暗，而当白天又回来的时候，她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光明。悲哀已使她盲目于一切，她只能看到一样东西，那就是爱德蒙。（〔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 102 页）

思嘉是到了一个漫长途程的终点了，这个途程就是饿狼陀失陷那天夜里开始的。当她最初踏上这个途程的时候，她是一个纵容惯了的、自私自利的、从来不曾吃过苦的女孩子，还是充满着青春、热烈着情绪，极容易被生活所迷惑的。现在到了这个途程的终点，原来那个女孩子的这些特质一点都不存在了。饥饿和劳作，恐惧和紧张，关于战争和关于复兴的种种恐怖，已经把她的温热、青春和柔婉掘取得干干净净了。在她的生命的骨髓上面，已经长起了一层硬壳，而且在这几个月的期间，这层硬壳已经越来越厚了。

……

和平使她失望了，希礼也使她失望了，而且这两件事是同一天里发生的，于是她那骨髓上的硬壳的最后一条缝儿都被封没了，最后一层软肢部已硬化了。（〔美〕密西尔：《飘》第647—648页）

(27) 绝 望

他把车拉出去，心中完全是块空白，不再想什么，不再希望什么。只为肚子才出来受罪，肚子饱了就去睡，还用想什么呢，还用希望什么呢？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捡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老舍：《骆驼祥子》第213页）

天祥象在云端跌到深渊之下，身体有些飘忽，心头是欲呕不呕，手足都战抖着，面色苍白得可怕。挣扎得很久，突伏在桌上大哭起来。

血与泪的交流，希望与光明之途，一时都塞绝。他不知道怎么办好：此身如浮萍似的无依。只欠一死，别无他途。（郑振铎：《桂公塘》《郑振铎文集》第一卷323页）

在他四周的是夜色，暮霭，寂寥，奔腾放逐的骚乱，起伏不停的怒涛。他的身体中只有恐怖和疲惫。他的脚下只有一片虚空，没有立足的地方。他想到他的尸体漂泊在那无限凄凉的幽冥里。无底的寒泉使他僵直。他的手拘挛，握着的是虚空。风，云，漩流，狂飚，无用的辟星！怎样办呵？那失望的人只得听从命运摆布了，穷于应付的人往往坐以待毙，他只得听其自然，任其飘荡不再抵抗了，看呵，他从此滚在灭亡的阴惨深渊里了。（〔法〕雨果：《悲惨世界》第119页）

他始终站在他那敞着大厅的中央楼梯顶上。然而他忘记了盖存，他看不见他的帝国了，看不见这个要被财富挤破了的店家了。一切都消失了，昨天的声势煊赫的胜利，明天的巨大的财富。他用绝望的目光追随

若黛妮丝，当她走出门去的时候，等于什么都没有了，这座房子变成了漆黑的一片。（〔法〕左拉：《妇女乐园》第 333 页）

他突然受到了一阵急起的怕人的尖锐的控制。浑身颤动着，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噤。他咬紧了牙关免得自己叫喊，心里发狂似地很想在地上打滚，很想撕坏点什么东西，很想咬人。但是他望见了壁炉台子上有一只酒杯，接着记起了衣柜里还留着一大瓶差不多没有动过的烧酒；因为他保存着客人的习惯，每天早上要喝点烧酒"杀虫"。

他拿起那瓶酒，就把瓶口凑在嘴边狂饮起来。直到透不过气来才把它放下。它已经空掉三分之一了。（〔法〕莫泊桑：《俊友》第 198 页）

(28) 变 态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 105 页）

回到吴公馆去再找林佩珊厮混么？范博文觉得那就是太不把自己当一个人！回到他自己在大来饭店包定的房间么？他又是一百二十个不愿意。他这位洒脱惯了的诗人在此时忽然感到有一个家——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到底也还有些月处。然而他没有。他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于是诗人们在苦闷中常有的念头——"死"，便在他意识上一点一点扩大作厉。他垂头踱着，他的丰富的想象就紧紧地抓住了这问题中的"死"。在这天堂般的五月下午，在这有女如云的兆丰公园，

他——一个青年诗人，他有潇洒的仪表，他有那凡是女人看见了多少要动情的风姿，而突然死，那还不是十足的惊人奇事？那还不是一定要引起公园中各式各样的女伴，狷介的，忧郁的，多情善感的青年女郎，对于他的美丽僵尸洒一掬同情之泪，至少要使她们的芳心跳动？那还不是诗人们最合宜的诗意的死？——范博文想来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能使他的苦闷转为欣慰，使他的失败转为胜利！（茅盾：《子夜》第161—162页）

他的这种哲学后来竟使他成了苏非派的笃信者，产生一种厌世感和追求死亡的奇怪愿望。每当他看到某家出殡或听到某人死了，他为自己活在人世遭受痛苦和不幸而痛哭……他常站在铁轨旁等火车，一种隐秘的愿望唆使他卧轨而死，但是那可怕的铁的怪物竟抢先发出一声吼叫，使人胆战心惊，犹如千军万马追击逃敌。这一声吼叫使苏维里木从神秘的梦幻中惊醒过来，又有了生的欲望，于是拚命地逃跑。

苏维里木几次站在小河旁，长久地望着河道，迷梦般的把小河看作使他脱离这苦难世界的救生船，但他总是徘徊一阵之后，愁眉不展地回家了。他越来越忧愁沉郁。原先他凭着自己的坚韧，能够担当的活计，如今成了一件艰难的力所不及的事情了。他望着自小在这里生长的家，这是他儿时幸福的摇篮，如今在他眼里成了一座令人窒息的监狱。总而言之，苏维里木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暗淡了；他的老师穆绥里希雪赫的谈话也觉得乏味厌腻了，只能引起他的恶感；和清真寺阿訇们闲坐，同各教派领袖的聚会也变得无聊和可憎了。唯一能使他感到慰藉的地方就是墓地，他经常坐在父亲的坟前，昏昏沉沉，胡思乱想，幻想能和死者一起享受那来世的生活。（〔埃〕台木尔：《去天堂》《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第71—72页）

本来我很想为这个女人受苦，我担心她过快地接受我，怕她过于匆忙地爱上我；我宁愿经过长期等待，历尽艰辛以后方得到这种爱情。我们这些男人就是这种脾气；如果能使我们头脑里的想象赋有一点诗意，灵魂里的幻想高于肉欲，那就会感到无比的幸福。（〔法〕小仲马：《茶

花女»第 56—57 页)

不错，他死了。无疑的，她杀了一个人。

那一股烟袅袅浮上天花板，那两道血在她脚下越来越广阔了。她在那里也不知站了多少时刻，只觉得在那夏日早晨的寂静里，仿佛一切声音一切气息都突然放大了，她自己心里的搏动仿佛跟擂鼓一般，那山茱萸叶子的窸窣仿佛是阵雨，连那远处烂泥地里鸟儿的哀诉也象轰响了，连那窗外花儿袭来的暗香也刺鼻了。

她杀了一个人了——她是向来连听见杀猪都要觉得不忍的！这是谋杀啊！她迟钝地想到，我已犯了谋杀案子了。哦，我怎么会做这种事的呢！但是她的眼睛一经看见地上针线盒旁边那只毛茸茸的手，心里就又活跃起来，当即感到一阵凉爽的舒适。她竟可以将自己的脚后跟伸进那创口里去，让那人的热血去熨着适意适意。她总算给陶乐报了一点仇——给母亲报了一点仇了。 ([美]密西尔：«飘»第 521 页)

(29) 垂 死

安德烈王爵不仅知道他要死了，他也觉出他正在死去，而且已经半死了。他有一种超脱尘世一切的感觉，也有一种奇特的轻松愉快的感觉。他不慌不忙地等待要来的事。那个无情的、永在的、遥远的、不可知的东西——他一生不断地觉出它的存在——这时与他接近了，并且，由于他所感到的奇特的轻松，几乎是可以了解、可以接触的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 1643 页)

他梦见他躺在他现在的房间，不过他十分健康，不曾受伤。许多各式各样的、平凡的、不重要的人们在他面前出现。他对他们谈话，讨论一种琐细的事情。他们正准备去什么地方。安德烈王爵模糊地知道，这一切都是琐细的，他还有更重要的顾虑，不过他继续说下去，用空洞的俏皮话使他们惊奇。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所有这些人开始消失了，唯一的一个问题，关起那道门的问题，盖过了一切别的问题。他站起

来，去把那道门插上，锁起。一切都由他来不来得及锁上那道门来定。他去了，尽可能地快，但是他的腿不肯动，他也知道，他一定来不及锁上那道门，尽管他痛苦地用尽他所有的力量。他起了一种恼人的恐惧。而那种恐惧就是对于死的恐惧。它站在门后面。但是，就在他笨重地向那道门爬的时候，那个在另一边的可怕的东西已经在推门，在向里边挤。一种非人的东西——死——正在突破那道门，必须把它关在外边。他抓住门，下死力抵住——锁上它是再也办不到了——但是他的气力是软弱的，笨重的，那道门在那个可怕的家伙的推挤下敞开来，然后又关上了。

它又一度从外面推挤。他那最后的超人的努力是白费了，两扇门一声不响地敞开了。它进来了，那就是死，于是安德烈王爵死了。

但是，在他死的那一刹那，安德烈王爵记起他睡了，就在他死的那一刹那，用过一番力以后，他醒过来了。

"是的，那就是死！我死了——然后醒过来了。是的，死就是一种觉醒！"于是他灵魂里立刻亮起来，那时以前遮起未知世界的幕从他的精神视觉前揭开来。他觉得那时以前关闭在他里边的能力已经得到解放，那奇特的轻松感觉不再离开他了。（〔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647—1648页）

戈尔巴乔夫开始回忆当时他从克鲁季娃的信中所看到的一切，忽然他感到心脏又被一只铁手死死地掐住了，就跟那时候一样，血向头部涌上来，耳朵里嗡嗡地响。他伸手想按铃叫护士或者医生，但又阻止住自己：也许没什么要紧，也许只是有点儿激动罢了。但接着他突然产生这样一个念头：在夜里某一个时候，他可能就这样死去，再也看不见他那忠实的老伴，一生跟随他历尽艰辛的安娜，再也看不见卡彼托林娜，看不见儿子们，看不见任何人……他们早晨来时，可能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他不能再往下想。不，他必须立刻看到自己的家属，不管这合不合规定，他要看到他们，他要他们到自己身边来，他要抓住亲人的手，感觉到它们的温暖。

……

这时，戈尔巴乔夫觉得仿佛有一团热雾流入大脑，把眼前的一切——人和病房的墙壁——全遮蔽了；只有天花板下的电灯象一只吐着白焰的眼睛逼视着他的心脏。

“把灯关掉！”他气喘吁吁地说，只感到这一枚炽热的白针犹如扎在他的心窝上一般。“安娜，卡彼托林娜，我的孩子们！……我的亲人！……”

风在城市的街道上哀号，海上的风暴如大批重炮齐轰。但是，一九一八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伊凡·戈尔巴乔夫，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

这一夜，世上少了一个人。（〔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547—548页）

突然间回忆起她和渥伦斯奇初次相逢那一天被火车压死的那个人，她醒悟到她该怎么办了。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到紧挨着开过来的火车的地方才停下来。她凝视着车厢的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锁链和缓缓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她的时间。

“到那里去！”她自言自语，望着投到布满沙土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处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她想倒在和她拉平了的第一辆车厢的车轮中间。但是她因为由胳臂上往下取小红皮包而耽搁了，已经太晚了；中心点已经开过去。她不得不等待下一辆车厢。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了她的心头，于是她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的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但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开过来的第二辆车厢的车轮，车轮与车轮之间的中心点刚一和她对正了，她就抛掉了红皮包，缩着脖子，两手扶着地投到车厢下面，她微微地动了一动，好象准备马上又站起身来一样，扑通跪下去了。同一瞬间，一想到她在做什么，她吓得毛骨悚然。“我在哪里？我

在做甚么？为什么呀？"她想站起身来，把身子仰到后面去，但是甚么巨大的无情的东西撞在她的头上，从她的背上辗过去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她说，感觉得无法挣扎……那枝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摇曳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099—1100页）

齐格菲旦特象一个沉睡的人一样，把皮带的另一头穿过了扣子，挽成一个活结，他踏上那已经放在树下的马鞍，把活结套在自己脖子上。

……

马鞍经他双脚一踢，滚了好几步远，于是，这个不幸的十字军骑士的躯体就沉甸甸地吊在那里。只有极短的一刹那工夫，他好象听见一种窒息的，喷鼻息的和咆哮的声音，接着，那个可恶的吸血鬼就向他扑过来，摇着他的身子，然后用它的牙齿撕开他的胸口，剥开他的心来。后来，虽然他两只眼睛的光芒就要熄灭了，却还看见了一些别的东西；哎哟，死神已经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浮云，慢慢来到他的跟前，拥抱住他，最后用一层阴郁而紧密的帷幕把他团团围住，把一切都盖住了。（〔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727页）

死对于他好象是个万丈深渊，他站在那阴惨的边缘上，一面战栗，一面又心胆俱裂地向后退却。他并没有冥顽到对死活也绝不关心的地步。他受到的判决是一种剧烈的震撼，仿佛在他四周的某些地方，把隔在万物的神秘和我们所谓生命中间的那堵墙冲断了。他从那些无法补救的缺口，不停地望着这世界的外面，而所见的只是一片黑暗。（〔法〕雨果：《悲惨世界》第20页）

假使世间有一种可疑的事情，比做梦还更现实的事情，那一定是，活着，看见太阳，身强力壮，有健康和温暖，能够开怀狂笑，奔向自己面前的光荣，辉煌灿烂的光荣，觉得自己胸中有呼吸着的肺，跳动的心，明辨是非的意志，能够谈论，思想，希望，恋爱，有母亲，有爱妻，有儿女，有

光明。可是陡然一下，在一叫号的刹那间，落在坑里，跌着，滚着，压着，被压着，看见麦穗，花，叶，枝，却都抓不住，觉得自己的刀已经失了作用，下面是人，上面是马，徒劳挣扎，眼前一片黑，觉得自己在马蹄蹴踏之下，骨头折断了，眼珠突出了，疯狂地咬着马蹄铁，气塞了，号着，奋力辗转，被压在那下面，向自己说："刚才我还是一个活人！"（〔法〕雨果，《悲惨世界》第429—430页）

他一边气急，一边大声哼着一阕颂赞生命的歌——声音已经不听他的思想指挥，也许喉咙里根本没发出声音，但自己不觉得。

他忽然听到一个乐队奏起他的颂歌，不由得心里奇怪：

"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我们又没练习过。希望他们把曲子奏完，别弄错了才好！"

他挣扎着坐在床上，要教整个乐队都能看到他，舞动着粗大的手臂打拍子。但乐队奏来一点不错，很有把握。多神妙的音乐！啊！他们竟自动替他奏出下文来了！克利斯朵夫觉得很有趣：

"等一等，好家伙！我一定追上你。"

于是他把棍子一挥，遥着兴致痛快把船驶了出去，向左，向右，穿过危险的水道。

"这一句，你们能接下去吗？……还有那一句，赶快啊！……这里又是一句新的了……"

他们老是把路摸得很清楚；你给他们一些大胆的乐句，他们的答句却是更大胆。

"他们还会搞出些什么来呢？这些坏东西！……"

克利斯朵夫高声叫好，纵声大笑。

"该死！要跟上他们倒不容易了！难道我要给他们打败吗？……你们知道，这个玩艺儿是不能作准的！今天我累了……没关系！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

但乐队所奏的想入非非的东西，层出不穷，而且都是那么新奇；结果他只能张着嘴听他们，听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克利斯朵夫觉得自己可怜极了。

"畜生!"他对自己说,"你完了。住嘴吧!你的本领不过如此。这个身体已经完了!需要换一个的了。"

可是身体跟他反抗。剧烈的咳呛使他听不见乐队。

"你还不安静下来吗!"

他掐着喉咙,用拳头捶着胸部,好似对付一个非打倒不可的人。他看到自己在那儿混战,一大堆的群众在那儿呐喊。一个人使劲把他抱着。他们俩一齐滚在地下。那人压在他身上。他窒息了。

"你松手啊,我要听!……我要听!要不然我就杀了你!"

他把那人的脑袋撞在墙上,但他始终不放……

"那究竟是谁啊?我跟谁扭做一团的打架啊?我抓着的这个火辣辣的身体是什么呢?"

昏迷狂乱。一片混沌的热情。狂怒,淫欲,池塘里的污泥最后一次的泛了起来……

"啊!难道还不马上完吗?黏在我皮肉上的水蛭,难道拉不下来吗?……好,你这个臭皮囊,跟水蛭同归于尽罢!"

克利斯朵夫挺着腰,撑着肩,突着膝盖,把那看不见的敌人推开……行了,他挣脱了!……那边,音乐老是在演奏,慢慢的远去。克利斯朵夫浑身淌着汗,向它伸着手臂:

"等等我呀!等等我呀!"

他跑上去追它,摇摇晃晃,碰到什么都得撞一下……跑得太急了,没法呼吸了。心跳得厉害,血在耳朵里响:一列火车在隧道中驶过……

"天哪!这不是胡闹吗?"

他无可奈何的对着乐队挥手,要他们别把他丢下来……终于出了隧道……一切都静下来了。他又听到了。

"多美!多美!再来一次!弟兄们,放大胆子……这是谁作的?……你们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作的?得了罢!别胡说!那我可能认得的。这样的东西,他从来写不了十节……谁又来咳嗽了?静下来行不行!这个是什么和弦?……还有那一个呢?……别这么快,等等我呀……"

克利斯朵夫发出一些不成音的叫喊，用手抓着被单，做着写字的姿势，而因乏的头脑还不由自主的推敲这些和弦是怎么配合的，下面又应该是什么和弦。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心里一急，他不得不放手……又接着再来……啊！这一回，那可太……

"停下来，停下来，我跟不上了……"

他的意志完全涣散了。克利斯朵夫合上眼睛。紧闭的眼皮内淌着幸福的眼泪。（〔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 373—374 页）

他的不听话的手脚拍击、搅动起来，痉挛似的一忽儿动、一忽儿停，力量也薄弱得很。可是他到底战胜了自己的手脚，战胜了叫它们拍击、搅动的求生的意志。他沉得太深了。尽这副手脚干，也永远升不到水面上来了。他觉得仿佛懒洋洋的浮在一片朦朦胧胧、幻影重重的大海上。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缤纷的光辉，沐照着他、覆盖着他。这是什么呀？这仿佛是座灯塔；可是这座灯塔就在他自己的脑袋里头——一片闪烁、耀眼的白光。光一闪闪的愈闪愈快。猛听得一阵隆隆声，响了好半天，他觉得，自己仿佛在一道望不见底的大楼梯上滚下去。眼看快滚到底了，他掉到黑暗中啦。他只知道这么些。他掉到黑暗中啦。一刹那，他还知道，下一刹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 494 页）

(30) 综 合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的知己，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宝钗呢？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想到此间，不禁泪又下来。（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 388 页）

徐鹏飞斜靠着转椅，侧对审讯台，沉默着，一言不发。他抑制着脑海里翻腾着的成功与失败、兴奋与绝望的种种幻觉，尽力集中思路，准备应付即将出现的决战。此刻的他，恰似一匹谨慎多疑的野兽，在扑向猎物以前，蹲缩着爪牙，伏得更低，躲得更隐蔽，然后一步，再一步，偷偷逼近对方，直至一跃而起，一口撕裂对方的喉管！…… （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第160页）

我双臂搂着她的雪白的脖子，身子靠在她身上休息。她的胸部象波浪似的起伏着，她把疲惫不堪的双手放在膝盖上，凝望着前面出神。我的眼睛随着她的视线向晚霞染红的天空望去，黄昏的寂静气氛快意地围绕着我们；尤蒂特坐着凝神沉思，抑制着自己的被激动的热血的沸腾，把内心的愿望和感情严密地封锁在自己胸中，不让我的少年狂热的心知道。我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置身于熊熊烈火燃烧的深渊旁边，而一直天真无邪地沉浸在这种恬静的幸福中，看见天空透明的、玫瑰色的晚霞光中浮现出安娜的秀美苗条的形象。因为这一瞬间我心里只在想她，我预感到爱情的萌动，觉得我当时非得立刻见到这位窈窕的少女不可。 （[德]凯勒：《绿衣亨利》第208页）

列文结婚有三个月了。他很幸福，但是完全不象他所期望的那样。他每每感到他以前的幻想的破灭和新的意外的魅惑。他是幸福的，但是进入家庭生活以后，他每每看到这和他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他每每感到这样一种心情，如同一个人驾赏湖上的小舟平稳而幸福地航行，等到自己坐上小舟的时候心情就有些两样。他发现，这并不只是平稳地坐着，毫不摇荡，人还得要思想，片刻不能忘记他要浮到甚么地方去；而且下面还有水，人还得荡桨；他的不习惯的手还是会疼痛；只是看着容易，可是做起来的时候，虽说是非常愉快，却也是做着难啊。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691页）

死，作为使他对她的爱情死灰复燃，作为处罚他，作为使她心中的恶魔在同他战斗中出奇制胜的唯一手段，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在她的心

头。

现在去不去弗士维仁斯基，她离不离婚，都无关紧要了——全都用不着了。她一心只要处罚他。

当她倒出平常服量的一剂鸦片，想到要寻死只要把一瓶药水一饮而尽就行了，这在她看起来是那么轻而易举，以致她又愉快地揣摸着他会如何痛苦、懊悔、热爱她的遗容，可是那时就来不及了。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藉着一只烛泪将尽的蜡烛的光辉凝视着天花板下的雕花檐板，凝视着投在上面的韩幔的阴影，她历历在目地想象着当她不复存在，当她对他不过是一场梦的时候他会有些甚么感触。"我怎么能够对她说这些残酷的话呢？"他会这么说。"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但是现在她死了！她永远离开了我们。她在哪里……"突然间韩幔的阴影开始摇曳，遮住了整个的檐板，笼罩住整个天花板；阴影从四处涌来，一会聚拢在一起，转瞬之间又飞快地飘然四散，摇荡起来，融成一片，接着四外一片黑暗。"死神！"她想。她心上感到那样地恐怖，以致于她好久都不明白她在甚么地方，她的战栗的手好久才摸索到火柴，在点完了和熄灭了的蜡烛那里又点上一支蜡烛。"不，怎么都行，只要活着！要知道，我爱他！他也爱我！这都是过去的事，会过去的。"她说，感到庆幸复活的快乐的眼泪正顺着两腮流下。为了摆脱这种恐怖，她急急忙忙跑到他的书房去。（〔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077—1078页）

（被捕后）达莎一直感到异常轻松。她的胸部均匀地、徐缓地呼吸着，脑袋里仿佛是空洞的——没有思想，没有恐惧，没有自怜心理。她仿佛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觉到自由和年轻。她觉得奇怪：远远山巅峭壁上那棵孤松（啊，它多么高啊！）怎么会这样吸引着她？她怎么会第一次看见山坡上弥漫着那么浓厚的空气？空气怎么会变换着淡紫色彩？其实，这时吸引着她的并不是那松树，也不是那空气，而是另一种亲切的、微妙的、她所叫不出的什么东西……

……

达莎怎么也没法移开她的视线，不去看那棵在火红的晴空中招展

着的松树(啊，它多么高啊！)。空中透着那么美丽醉人的春天气息，嫩叶在树上舒展开，象萤火虫儿闪着光，象霓虹变换着色彩。小溪象在碎石间戏弄着嘎嘎响的玩具。而那只笨重的手却叫人无法承受地向下沉。达莎头脑非常清楚，没有一丝杂念，她唯一的印象是那变换着淡紫色的空气。她想要回忆一件什么事，但是，由于被一个陌生人的手紧压着，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件事非常重要，急需想出来，它含有巨大的意义哩。空气多么好——是春天啦！那棵松树整个儿飞腾起来——它在深渊上空弯下了身子，展开了翅膀(啊，它多么高啊！……)。对，对……是这件事……巴津同志还活着。可是她达莎却象是一茎小草：从前有过的，现在没有了……　　([苏]革拉特珂夫：《水泥》第162—163页)

现在，受了重伤的、永远没有归队希望的他，该怎样办呢？他不是曾经从伊林娜·巴赞诺娃那里知道了他的未来是极惨淡的吗？那么往后究竟怎么办呢？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象现在他前面的一个吓人的黑洞。

现在，当他已经失去了最可宝贵的东西——进行斗争的能力的时候，到底为什么还要活？在现在，在没有欢乐的将来，他的生命还有什么用处？应该怎样有所作为？只为着吃喝和呼吸吗？只作一个无用的旁观者，目击同志们在斗争中前进吗？只作同志们的一个赘疣吗？他应不应该抛弃这个现在已经背叛了他的肉体呢？朝心口开了一枪——让它完结！他以往的生活过得还算不错，所以也应当能够在适当的时期结束它。谁能斥责一个不愿挨过不幸生涯的战士呢？

他的手伸进口袋里，摸着那光滑的勃朗宁手枪，他的手指习惯地作着射击的姿势——把枪柄紧紧地抓住。他慢慢把手枪从口袋里摸了出来。他大声对自己说：

"谁想到你会有这样的下场？"

枪口轻蔑地瞪着他的脸。接着，他把手枪放在膝头，狠命地咒骂起来。他对自己说：

"朋友，你是一个假英雄！任何一个傻瓜在任何时候都能结果他自己！这是最怯懦也是最容易的出路。觉得不好活下去——就啪地一枪

倒下去。你有没有试试去战胜这种生活？你是不是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挣脱这铁环呢？难道你已经把你在诺夫哥罗德——沃伦斯基战斗中，一天十七次的冲锋，而终于不顾一切困难攻克了该城忘了吗？把手枪藏起来，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有过这种念头。即使到了生活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时候，也要找出活下去的方法。使你的生命有用处吧！”（〔苏〕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589—590页）

他在那时候真是踌躇满志、杀气朝天，他故意让他的冤家东游西荡，他明明知道胜算在握，却要尽量拖延下手的时刻；明明知道人家已经陷入重围，却又望着人家自由行动；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乐趣，正如让苍蝇翻腾的蜘蛛，让鼠儿逃窜的猫儿，他的眼睛不离他，心中感到无上的欢畅。猛兽的牙和鸷鸟的爪都有一种凶残的肉感，那便是被困在它们掌握中的生物的那种轻微的扭动。置人死地，乐不可支！（〔法〕雨果：《悲惨世界》第569页）

爱玛类似所有的情妇；这象脱衣服一样，新鲜劲儿过去了，赤裸裸露出了热情，永远千篇一律，形象和语言老是那么一套。别看这位先生是斫轮老手，他辨别不出同一表现的不同感情。因为他听见放荡或者卖淫女子唧唧哝哝对他说过相同的话，她那些话是否出自本心，他也就不大相信了。在他看来，言词浮夸，感情贫乏，就该非议，倒象灵魂涨满，有时候就不涌出最空洞的隐喻来。因为人对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痛苦，永远缺乏准确的尺寸，何况人类语言就象一只破锅，我们敲敲打打，希望音响铿锵，感动星宿，实际只有狗熊闻声起舞而已。

但是罗道耳弗如同一个人处处退让而又明若观火一样，发现这种爱情，奥藏还多，尽好享受。他嫌麻耻掣肘，待她不但没有礼貌，还把她驯练成了一个又服帖、又淫荡的女人。这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依恋，她对他一味倾倒，自己也是一个劲儿颠狂；一种极乐世界，她待在里头，昏昏沉沉；这类似一种酒，她喝多了，醉不可支，灵魂泡在里头，皱成一团，好象克拉伦斯公爵，泡在马耳法库酒桶里一样。（〔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188—189页）

思嘉占了陶乐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了，她就跟一切骤然当权的人一样，立刻把天性里面所有威胁人的本能都表现出来。这并不是因为她的天性本来就凶暴，乃是由于她心里害怕，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所以必须对别人凶些，别人才不至看出自己的弱点来。而且，她觉得对别人吆喝，叫别人害怕，也便是一种快乐。她觉得这么发泄发泄，是可以使自己那种过分紧张的神经松一松的。她对于自己个性的变化，也并不是毫不觉得。有时她发了过分强硬的命令，以至阿宝仰起了脑头，嘟嘟嘴里嘟囔着，她便也疑心自己也许失了体统了。事实上是，爱兰往日灌进她身上去的一切礼貌、一切温柔，都已跟秋风里的落叶一般纷纷坠落净尽了。（[美]密西尔：《飘》第 512 页）

牢房里有一个椅子、一个桌子和一张草席。狱卒观察了这些事物和四面墙壁，就要走了，这时囚犯靠在墙上，面对着他，恍惚觉得这狱卒的脸面和身体浮肿得十分难看，好象被浸涨得全身内面灌满了水似的。当狱卒走了之后，他同样恍惚觉得，"现在谁也不管了，好象我已经死了似的"。然后他低头看看草席，厌恶地转身想道，"死后的身体首先要被这些爬行动物蛀蚀。"

"四步半不到五步，四步半不到五步，四步半不到五步。"犯人在牢房里走来走去，继续测量它底面积，这时城市的喧嚣象一种朦胧底鼓声，外加如潮的怒吼。"他作鞋子，他作鞋子，他作鞋子。"犯人又在测量，加快脚步，尽力不再重复刚才重复底意念。"栅门一关那些鬼就消灭了。其中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靠在窗台上，金色头发上有一种闪光，好象她……为上帝的缘故，让我们再骑过那些灯火辉煌底乡村，那时人民全都清醒了吧！……""他作鞋子，他作鞋子，他作鞋子……四步半不到五步。"怀着从心底深处升起的这些摇动底断片，犯人加快他底步伐，固执地计算而又计算；这时城市的喧嚣已经变动到这程度——还是象朦胧底鼓声，但是他所熟知底声音的悲号浮在它上面，越来越高。（[英]狄更斯：《双城记》第 232 页）

（简·爱满怀喜悦向自己爱人的宅子走去，没想到却看到了一堆废

墟)听听一个比喻吧，读者。

一个情人发现他的爱人熟睡在苔藓遍地的河岸上；他想看一看她的美丽的脸，而不惊醒她。他悄悄地从草地上走过去，注意不发出一点声音，然后停下来——以为她动了一动，又退回来，无论如何不让她看见。一切都静悄悄的；他又往前去，俯身看着她；她脸上蒙着一块面纱；他把面纱掀起来，头再低下去一点；这时候，他指望着看到美人，看到温暖、娇艳、可爱的、正在休息的美人。他第一眼瞧得多么匆促啊！然而却是怎样地凝滞不动啊！他怎样地惊跳了起来！又是怎样地用双臂突然而猛烈地抱住那一分钟以前还不敢用手指碰一下的形体！他这样紧抱着，哭号着，凝视着，因为他不再担心他能发出的任何声音——他能做出的任何动作会把她吵醒。他原来以为他的情人甜蜜地睡着了，然而却发现，她已经完全断了气。（〔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557—558页）

四 动作类

(1) 情绪动作

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吴敬梓：《儒林外史》第41页）

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人的高下不识，还说灵不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吓的地下众人一拥争去拾玉。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满面泪痕哭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儿，如今来了这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8页）

黛玉听此言，李妈妈乃久经老妪，说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所服之药，一口呕出，抖肠搜肺、炙胃扇肝的，咂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紫鹃忙上来捶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抱紫鹃道："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

经。”（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727页）

谁知宝玉见了紫鹃，方“嗳呀”了一声，哭出来了。众人一见，都放下心来。……

众人不解，细问起来，方知紫鹃说要回苏州去，一句玩话引出来的。……

正说着，人回：“林之孝家的，赖大家的，都来瞧哥儿来了。”……宝玉听了一个“林”字，便满床闹起来，说：“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快打出去罢！”……宝玉道：“凭他是谁，除了林妹妹，都不许姓林了！”……

一时宝玉又一眼看见了十锦槅子上陈设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说：“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来了？湾在那里呢！”贾母忙命拿下来。袭人忙拿下来。宝玉伸手要，袭人递过去，宝玉便掖在被中，笑道：“这可去不成了！”一面说，一面死拉着紫鹃不放。（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728—729页）

黛玉听了，闭上眼不言语了。一时，又要起来，紫鹃没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两边用软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边。黛玉那里坐得住，下身自觉格得疼，狠命的掌着。叫过雪雁来道：“我的诗本子……”说着，又喘。

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诗稿，因找来送到黛玉跟前。黛玉点点头儿，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发怔。黛玉气的两眼直瞪，又咳嗽起来，又吐了一口血。雪雁连忙回身取了水来，黛玉漱了，吐在盂内。紫鹃用绢子给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绢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处，说不上来，闭了眼。紫鹃道：“姑娘歪歪儿罢。”黛玉又摇摇头儿。

紫鹃料是要绢子，便叫雪雁开箱，拿出一块白绫绢子来。黛玉瞧了，撂在一边，使劲说道：“有字的！”紫鹃这才明白过来要那块题诗的旧帕，只得叫雪雁拿出来，递给黛玉。紫鹃劝道：“姑娘歇歇儿罢，何苦又劳神？等好了再瞧罢。”只见黛玉接到手里也不瞧，扎挣着伸出那只手来，狠命的撕那绢子，却是只有打颤的分儿，那里撕得动。紫鹃早已知

他是恨宝玉，却也不敢说破，只说："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气！"黛玉微微的点头，便掖在袖里。说叫："点灯。"

雪雁答应，连忙点上灯来。黛玉瞧瞧，又闭上眼坐着，喘了一会子，又道："笼上火盆。"紫鹃打量他冷，因说道："姑娘躺下，多盖一件罢。那炭气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摇头儿。雪雁只得笼上，搁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点头，意思叫挪到炕上来。雪雁只得端上来，出去拿那张火盆炕桌。

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鹃只得两只手来扶着他。黛玉这才将方才的绢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点点头儿，往上一撂。紫鹃唬了一跳，欲要抢时，两只手却不敢动。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时那绢子已经烧着了。紫鹃劝道："姑娘！这是怎么说呢！"

黛玉只作不闻，回手又把那诗稿拿起来，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鹃怕他也要烧，连忙将身倚住黛玉，腾出手来拿时，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此时紫鹃却救不着，干急。雪雁正拿进桌子来，看见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赶忙抢时，那纸沾火就着，如何能够少待，早已烘烘的着了。雪雁也顾不得烧手，从火里抓起来，撂在地下乱跺，却已烧得所余无几了。

那黛玉把眼一闭，往后一仰，几乎不曾把紫鹃压倒。（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1263—1265页）

州判老爷昌说有教习壮着他的胆子，走到海滩下了轿，依然战战兢兢的，赛如将要送他上法场的一样，扶上划子。船小人多，不免东摇西荡，又把他吓得"啊唷皇天"的叫，伏在一个人的身上，动也不敢动。好容易撑近大船，扶他上梯子。他抬头一看，船头上站着好几个雄赳赳、深目高鼻的外国兵，更把他吓得索索的抖，两只腿上想要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忙找了三四个人，拿他架着送到船上。他此时魂灵出窍，脸色改变，早已呆在那里，拨一拨，动一动，连着片子也没有投，手亦忘记拉了。（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945页）

"你放着吧，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

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他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鲁迅：《祝福》《彷徨》20—21页）

她暴躁地脱下单旗袍，坐在窗口吹着，却还是浑身热剌剌的。她在房里团团地走了一个圈子，眼光闪闪地看着房里的什物，觉得都是异样地可厌，异样地对她露出嘲笑的神气。象一只正待攫噬的怪兽，她皱了眉头站着，心里充满了破坏的念头。忽然她疾电似的抓住一个茶杯，下死劲摔在楼板上；茶杯碎成三块，她抢进一步，踹成了细片，又用皮拉的后跟拚命地研研着。这使她心头略为轻松些，象是已经战胜了仇敌；但烦躁随即又反攻过来。她慢慢地走到梳洗台边，拿起她的卵圆形的铜质肥皂盒来，悄然想："这如果是一个炸弹，够多么好呀！只要轻轻地抛出去，便可以把一切憎恨的化作埃尘！"她这么想着，右手托定那肥皂盒，左手平举起来，把腰肢一扭，摹仿运动员的掷铁饼的姿势；她正要把这想象中的炸弹向不知什么地方掷出去，猛然一回头，看见平贴在墙壁的一扇玻璃窗中很分明地映出了自己的可笑的形态，她不由地心里一震，便不知不觉将两手垂了下去。（茅盾：《追求》《蚀》第382页）

忽然的一股冷气使她全身收缩，很快的往下降落，象一块脏臭的泥巴，落在地上。她睁开了眼，四围只有黑暗，污浊，恶味，冷气，包围着她，一个囚犯。她不由的又狂叫起来。怒火燃烧着她的心，她的喉咙，她的全身。她忘记了冷，解开衣上的钮扣，露出那松而长的双乳，教墙壁看："你看，你看，我是女的，女光棍！为什么把我圈在这里？放我出去！"她要哭，可是哈哈的狂笑起来。三把两把的把衣服脱掉，歪着头，斜着眼，扭着腰，她来回的走。"你看，看！"她命令着墙壁："看我象妓女不象？妓女，窑子，干女儿，钞票，哈哈！"（老舍：《四世同堂》第962页）

福生整天地躲在船舱里发脾气。他象着了疯似的，一天到晚，骂骂这个，又骂骂那个；从故乡的灭绝了天良的田主起，一直骂到打他耳光、关禁他、放火烧他的草堆子的丧天良的警察为止。骂得不耐烦了就把眼睛睁得酒杯那样大，仰卧在船头上，牢牢地盯住那惨白的天空，象在深深地想着一桩什么事件一样。有时候，还紧紧地捏住他那粗大的拳头，向空中乱击乱舞；或者是寻着犯了过错的孩子们捶打一顿；……这样，一天，两天，……他那一颗中年人的创痛的心儿，便更加迅速地变化得令人不可捉摸了。（叶紫：《杨七公公过年》《叶紫选集》第134页）

他踉踉跄跄跑出去，几乎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他听到那种排山倒海似的集体的强大的呼声，他的心急遽地怦怦跳着，赶到办公室门口站着，上气不接下气，两腿发软，手冷冰冰的了。他看见数不清的人向办公室门口涌来，他的大脑已经失去指挥自己行动的能力，也不晓得上去迎接杨健余静他们，木头一般的站在那里不动，愣着两只眼睛发痴地看着前进的人群。（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二部152页）

过了片刻，崇祯拿起来第二份塘报，见是从河南府来的，不看内容也知道报的什么事。但是事已至此，他只好打开看了。站在他的身旁的太监和宫女看见他的神色更加难看，眼睛里燃烧着怒火，鬓角有一条青筋轻轻跳动。他们提心吊胆，屏息无声，踮着脚尖儿退了出去。不料他们刚刚退出，就听见哗啦一声，皇上把手中的茶杯摔碎。于是他们赶快跑进来，环跪在崇祯面前，颤声说道：

“请皇爷息怒！”

“叫杨嗣昌来！快！快！”

一个御前牌子奉旨刚奔到乾清宫的日晶门口，又被他命另一个太监追赶去叫了回来。他想，今天把杨嗣昌叫进宫来也没有用，无兵可调，他有什么办法？他深恨孙传庭，恨得咬牙切齿，虎地从龙椅上跳起来，把跪在地上的宫女踢了一脚，喝道：“起去！”于是他六神无主，在乾清宫绕柱彷徨，几乎撞倒了美容三变。过了好长一阵，他重回御案坐下，提

起朱笔，打算下道手谕，将洪承畴严加责问，官降三级，将孙传庭逮捕进京，交刑部从重议罪。但又想了想，把笔放下了。（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 523—524 页）

有一天，他突然把房门推开，冲了出来，披头散发，双眼象烧红的煤炭似的闪亮，手举那把旧剑，在空中左右乱砍。他冲进附近的咖啡馆，用手中的那把剑乱砍坐在那里喝咖啡的人，边砍边叫："你们这些隐藏着的魔鬼，都给我滚开！"人们纷纷站起来制止他。（〔埃〕台木尔：《穆特瓦里大叔》《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第 66 页）

赛米尔用力捂住她的嘴。莎比哈可怕地狂叫一声，震动了整个谷仓。赛米尔惊慌不安，他想，人们将要从四面八方围住他；莎比哈将从他手中逃脱，逃向那个人——他的情敌村长那里！

他浑身哆嗦，好象一层乌云遮住眼睛，他蓦地双手扼住莎比哈的脖子，不让出气，使劲地掐，这时他嘴里含糊不清地叫着，象一头被捆的牡牛的哞叫声：

"你不能跟村长结婚！你不能跟别人结婚！你是属于我的！"

姑娘声嘶力竭地喊叫，赛米尔松开了手。猝然间，她倒在草堆上……

赛米尔凝视着莎比哈，站了一会儿，他的神志逐渐清醒过来。他跪下来摇了摇莎比哈，呼叫着，

"你起来呀，你起来呀！"

他使劲地用拳头接连捶了几下，颤抖地大声叫着：

"你怎么不回答呀？你起来吧！"

赛米尔抓住她的肩膀扶起来，发现她脑袋向前耷拉着。突然她的身子从赛米尔手中滑下来，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

赛米尔惊恐地细细地看了看莎比哈，又往后退了几步，高声嚎叫起来：

"不……我什么也没干！"

接着，他趴在地上，一边用指甲刨土，往自己脸上涂泥土，一边痛苦

地号叫着，呻吟着。（〔埃〕台木尔：《捉小偷……》《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第86—87页）

她的眼睛突然充满了泪水，小巧的嘴开始抽搐起来，声音低得兹皮希科几乎听不清楚，说道：

"父亲和修道院长都这样想过……而我——嗯，——你知道！"

听到这些话，一阵欢乐突然象火焰一般在他心里爆发起来，他一把抱住了她，把她举了起来，好象她的身体轻得象一根羽毛，而且用发疯似的声调叫喊起来：

"雅格斯，雅格斯！你是我心爱的太阳，嗨，嗨！"（〔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858—859页）

一脉泪泉从绿蒂眼中迸出，把她压缩着的心胸苏解，维特底歌声停顿了。他抛去诗稿，紧紧握着她一只手，伤心痛哭。绿蒂靠在别一只手上，把她的两眼掩藏在手巾之中。两人的感动非常深剧。他们在这古人的命运之中感觉着他们自身的不幸，他们共同感觉着，眼泪融而为一。维特底嘴唇和两眼在绿蒂底腕上燃烧；她不禁战栗起来，她想避开，但是哀痛和同情如象黑铅一样压得她如迷如醉。（〔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第130页）

这诗辞底魄力完全压倒了不幸的维特。他失望到了极点，投身跪在绿蒂面前，紧握着她的两手，把来压着自己的眼睛，抵触自己的头颜。她的心中好象突然预感着他将有自杀的行动一样，她的感官混乱了；她紧紧压着他的手把身子靠近他的胸部，伤心着俯身就他，两人灼热的颊部互相挨接。世界已消灭了。他伸手挽着她，把她紧拥在胸上，把无数猛烈的接吻掩覆她战颤着，吃格着的嘴唇。（〔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第131页）

她说完便站起身来，回到客厅，她的手搭在钢琴上，缓缓移动脚步；她有了这样一个凭靠的东西，显然感到高兴。她就这样步履艰难地走

向客厅右侧自己的房门，经过一阵摸索之后，才把房门打开，然后踉踉跄跄走到对面墙边的床前，就突然晕倒在床上了。（[德]冯塔纳：《艾菲·布旦斯特》第325页）

她走到小客厅的尽头，颓然地坐在安乐椅里。她的薄薄的、透明的裙子，象一团云一样环绕着她的窈窕的身躯；一只露白的、纤细的、柔嫩的、少女的手臂无力地垂着，沉没在她的淡红色宽衣的皱襞里；在另一只手里她拿着扇子，用迅速的、短促的动作扇着她的燃烧的脸。虽然她好象一只蝴蝶刚停在叶片上，正待展开它的虹一般的翅膀再向前飞，但她的心却被可怕的绝望刺痛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20页）

她往他身边靠近点。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他的脸凑到她跟前去。她没有躲闪，他就握紧她的手，吻她的嘴唇。

"哎呀，这是怎么了！"她说，用很快的动作挣脱自己的手，从他身旁跑掉了。

她跑到丁香花丛那边，摘下两根正在凋谢的白色丁香花枝，用来拍打她那火热的脸，然后回过头去看他一眼，把两只手在身子前面灵活地来回摆动着，走回做游戏的人那边去。（[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61页）

他瞧着她的头发，慢慢用指头摸抚。随后就双手紧紧地，默默地把她抱在自己胸前。刚刚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稍稍扭转头来，一看是母亲走进，就不由地动作了一下，想略微脱开安娘，但安娘却全不在意，反而紧紧地拥抱着他。随后才抬起头来，望了望母亲，莞尔一笑，从新又抱着他，抱得更紧。这时他剧然感觉到（这种感觉尔后再也没有消失过），这乃是永世佳偶了。（[苏]西蒙诺夫：《日日夜夜》第196页）

尤莉娅现在就被爱情子弹击中了。她竟感到象真正受了伤一样。她辗转反侧，用什么姿势也不能入睡。她不时欠起身来，拍拍枕头，一

会这样摆，一会又那样摆。她掀开了被子，等感到发冷，才又拉回下巴颏那儿。假如谁从旁边偷听一下的话，他会肯定说，尤莉娅还时时不自觉地呻吟着。不多一会，她又躺好了——把手放在脑后，想着，想着；但是没有静躺多久，复又辗转反侧，拍打枕头，掀被子。（〔苏〕柯切托夫：《州委书记》第 275 页）

一天，有个象上面所讲发了疯的修女，从她被囚禁的房间里逃了出来。……她披头散发，身上差不多没有衣裳、拖着铁链；目光恍惚，扯头发，捶胸膛，拚命地跑，大嚷大哭；她用最恶毒的话咒骂自己和咒骂别人；她正去寻找一个窗口，好往下跳。（〔法〕狄德罗：《修女》第 12 页）

德·瑞那夫人这时候一口气跑了一百二十级台梯，爬上鸽巢，把一张雪白的手巾的一角系在小窗子的一根铁条上。她是女人当中最快乐的了。眼里噙着泪水，她朝着山中一带大森林凝望。她暗自说道："毫无疑义的，从一棵那些繁茂的桦树的下面，于连正在探望着这幸福的信号的。"她竖着两耳静听，后来她咒骂枝头的蝉子和鸟雀时时发出来的单调的声音。因为假如没有这些烦厌的声响，从大岩石那边，一定有一个欢乐的呼声，传到这里。

她用迫切的眼光想把一片广大的青翠的斜坡一下子看到眼里，斜坡阴暗整齐得象草原一般，其实是无数的绿树梢头所形成的景象。她带着充分的柔情暗自想道："他为甚么这样没有心思，发明一种信号向我表示说，他的幸福和我的相等呢？"她从鸽巢上下来，只是害怕她的丈夫会上那里来寻她。（〔法〕司汤达：《红与黑》第 178 页）

当他清醒转来，他就扑到床上，在那床上打滚，疯狂地吻着她睡过的尚带微温的地方，他一动不动地，好象停止了呼吸似的，在那儿呆了几分钟，接着又站起来，满脸是汗，气喘着，昏迷着，敲钟一样平匀地把头向墙上碰去，好象决心要把头碰破。最后他又力竭地跌倒了一次；他用膝盖一步一移地走出那小屋子，失望地蹲在门对面。他就这样毫不动弹地在那儿呆了一个多钟头，眼睛盯住那荒凉的小屋子，比一个坐在一

只空空的摇篮和一个装着她孩子的棺木之间的母亲的眼睛还要凄惨，还要昏沉。他什么也不说；久久地才有一个厉害的呜咽使他全身震动，但那是没有眼泪的，好象夏天的没有声音的闪电。（〔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644—645页）

到了那最骇人的一会儿，只见一个魔鬼的笑，一个不复是人类所能有的笑，在那牧师脸上迸发出来。加西莫多听不到那笑声，却看见了那笑容。那敲钟人在那副主教身后退了几步，忽然疯狂地向他扑来，用两只大手朝多姆·克罗德的背一推，把他推到他倚靠着的那儿下面的深深的空处。

那牧师喊了一声"该死！"就掉下去了。（〔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648—649页）

他站起来，抬起头，凝视上面无际的黑夜。

谁也没有注意他，大概黑暗里有一个看不见的灵魂在注视他吧，只见他高高举起双手，说道：

"我来了！"

他向着船边走过去，好象有一个幻象在吸引着他。

深渊就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

他慢慢地走着，没有朝脚下望一眼。

他脸上挂着微笑，跟蒂刚才的微笑一样。

他一直朝前走。他好象在注视什么东西似的。

他眼睛里闪着一道亮光，仿佛这是他远远看见的那个灵魂的反光。

他大声说："好的！"

他每走一步，就离船边近一步。

他举着胳膊，头朝后仰着，眼睛一动也不动，象鬼怪似的僵硬地走着。

他既不慌忙，也不犹豫，象注定似的准确地朝前走，好象前面根本没有张着巨吻的深渊和打开的坟墓一样。他喃喃地说："你放心吧。我跟着你。我懂得你对我做的信号。"

他的眼睛盯住天上最黑暗的一点。他在微笑。

天空一片漆黑，连一颗星星都没有，可是显而易见的，他看见了一颗。

他穿过了甲板。

他四肢僵硬地走了几步，来到船边。

"到了，"他说，"爺，瞧，我来了！"

他接着又往前走。那里没有舷墙。前面什么也没有。他又迈了一步。

他跌下去了。

夜色沉闷、黑暗；水很深。他沉下去了。他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悄悄地不见了。谁也没有看见，谁也没有听见。船继续前进，河水继续流动。（〔法〕雨果：《笑面人》第 707—708 页）

古波在那里乱跳乱嚷。他的工衣破旧不堪，四肢乱动，活象狂欢节里一个化装的丑角！唉！这个丑角叫人看了并不开心，他的可怕的举动却令人的毛发都竦起呢！看他的打扮，是将死的人了。妈的，这是一个独自跳舞的男子！他撞在窗上，然后转身向后退，双臂打着节拍，双手动摇，竟象他要摇断他的手，打在一切的人们的脸上似的。在下等跳舞场里也有些滑稽的人模仿这种跳舞；然而他们模仿得不象。假使人们要看真的醉汉跳舞是怎样玄妙，就该看这位酒中圣人。（〔法〕左拉：《小酒店》第 440—441 页）

小的气息仍是上来，可是没有回答。不幸与神秘的生物，就以几乎感觉不到的微触，慢慢溜过去。患热病似的一只小手握住他的手，滚热的嘴唇胶贴在他的手上，用无限感激的兴奋，献出整个身心的虔诚，狂吻它。她简直要以自己所不知的，笼罩着甜美童心的灵魂，报答他的救助之恩。彼此没有交换一句话，黑暗里就只有这沉默的，浸湿热泪的手吻。（〔法〕左拉：《劳动》第 100—101 页）

淑茜在侣克房子里过夜，在太阳起山时从侣克那里出来！这突然

的发现，以致命的灾祸之声，响于娜蒂德的脑际。她突然停住，被钉在那里，好象土地就要在脚前裂开似的。那么大的惊扰激动她，那么猛烈的暴风雨声音，升到她的头脑，一切对她只是混沌，既没有明白的感觉，也没有可能的思索。她不继续她的路程，她已忘记她要到牛奶棚去吩咐人家做事。突然，她也开始逃走，她掉转脚步，向着来的方向奔跑，她回到自己的屋里去，她疯狂地上楼，重新进了她的房间，她让自己幽闭在那里，扑倒在被头已经散开的床上，两手放到眼睛与耳朵上，仿佛不想再看到什么与再听见什么。她不哭，她还不知道，她只陷入无限的烦扰与混杂着无限恐怖的悲哀。（[法]左拉：《劳动》第388—389页）

克利斯朵夫靠在一株树上，听着，望着春回大地的景象；这些生灵的和平与欢乐的气息把他感染了……他忘了一切……突然他拥抱着美丽的树，把腮帮贴着树干。他扑在地下，把头埋在草里，浑身抽搐的笑了，快乐之极的笑了。生命的美，生命的温情，把他包裹了，渗透了。他想道：

"为什么你这样的美，而他们——人类——那样的丑？"

可是不管这些：他爱生命，觉得自己永远会爱生命，无论如何不会跟它分离的了。他如醉若狂的拥抱着土地，拥抱着生命：

"我抓住你了！你是我的了。他们决不能把你抢走的。他们爱怎办就怎办罢！便是要我受苦也无妨！……受苦，究竟还是生活！"（[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147—148页）

啊！有些日子，他在眼前的时节，她觉得自己脸色发白，双手发抖。她勉强嘲笑自己的激动，故意装做关心别的事，不去瞧他，用讥讽的口吻说话。可是她突然停下来，躲到卧室里去，关上门，下了窗帘，坐在那儿，两个膝盖紧挤着，交叉着手臂抱着胸部，压制自己的心跳。她凝神屏气的呆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唯恐惊散了那幸福的境界。她一声不出的把爱情紧紧抱着。（[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307页）

热烈的"晚安"祝颂声听不见了，栅门也关上了。可是紧握在小手里的白手帕却还是在空中挥动了一下。这只是对亚诺什一个人所表示的临别的敬意。他是这样的灵活，立刻就以闪电般的速度俯下身去，吻了吻这只可爱的小手，并且灵活地拿走那块手帕，在回家的途中，他一路上陶醉在它的香气之中。亚诺什回到家里，把手帕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希望做几个甜蜜的好梦。手帕可以送来好梦，只是没有这么长的做梦的时间。（〔匈〕米克沙特：《奇婚记》第142页）

可怜的斯巴达克思，他在念这封信时的感觉简直无法形容。他哭了。从他的眼眶中涌出来的热泪，淌到了纸上，与范莱丽雅留在那儿的泪痕渗到一块儿去了。他念完了信，就把它凑到嘴唇上开始狂热地、发疯一般地亲吻；他一面哭，一面把那封信上上下下地印满了热吻；然后，他垂下了两手，动也不动，紧紧地捏着那封信，接着他又把那封信紧紧地贴在胸前。他那含满了泪水的眼睛注视着地面，就这么动也不动地站了好久；他陷在甜蜜而又悲哀的沉思之中了。（〔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747页）

卡玛娜拿几枝花放在一个小碗里，摆在纳里纳克夏的书桌上。另拿些插在花瓶里，摆在他卧室里的一张桌子上。然后她打开那靠墙立着的衣柜，把剩下的花都撒在那双木板鞋上，同时伏下身去，对那双鞋行了一次礼。这时候，她想到这是在这个世界上她所仅有的东西，想到此后她要想对他的鞋子表示一点敬意都将不可能了，两眼立刻充满了眼泪。（〔印度〕泰戈尔：《沉船》第283页）

那野人喝了酒，又听见自己已经遇救，不觉精神为之一振，居然在船上坐了起来。不料，星期五一听见他说话，把他的脸一看，立刻又是吻他，又是拥抱他，又是大哭，又是大笑，又是叫唤，一个劲儿地乱跳乱舞，大声歌唱，接着又是大哭，又是扭自己的两手，又是打自己的脸和头，然后又是唱，又是乱跳，活象发了疯似的，那种样子，任何人看了都要感动得流泪。足足有好半天，我才使得他开口，使得他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他稍稍镇静了一会，才告诉我，这是他父亲。（[英]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第 212 页）

疯狂的笑从亚瑟的嘴唇上消失了。他从桌子上抓起了那柄铁锤，奋身向那耶稣蒙难像扑过去。

随着那阵喀嘣嘣的响声，他突然清醒过来，站在那个空底坐前面，手里仍旧拿着那柄铁锤，神像的碎片在他脚跟前散满一地。

他丢掉了铁锤。"这么容易！"他说着，掉转身子。"我以前真蠢呀！"

他在桌子旁坐下来，气咻咻地喘息着，两手托住前额。随后他又站起来，走到洗面台前，拿一壶冷水浇了自己的头和脸。（[爱尔兰]伏尼契：《牛虻》第 72 页）

他面对着士兵站着，脸上在微笑，马枪在士兵的手里不住地抖动。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他说。

……

"预备——瞄准——放！"

牛虻稍稍摇晃一下，随即恢复了平衡。一颗没有定准的子弹擦破了他的面颊，一点点血滴在他的白领结上。另外一枪打在他的漆盖上边。火药的烟雾消散之后，士兵望着他，看见他仍旧在微笑，用残缺的手抹去脸上的血。

"枪法坏透了呢，伙计们！"他说着；那响亮而清晰的声音，把那些可怜的士兵的目瞪口呆的窘态打断了。"再试一下看。"

士兵发出一阵共鸣的呻吟在颤抖。

……

硝烟慢慢散了，飘浮到空中和晨曦融成一片；他们看见牛虻已经倒下去了，可是也看出他仍旧没有死。最初一刹那间，士兵和军官们都呆呆站在那儿，好象变成了石像，眼睁睁注视着那可怕的东西在地上扭动，挣扎。然后医生和上校同时叫了一声，冲上前来。因为牛虻已经拖着一条腿跪起来，而且仍旧面对着士兵在发笑。

"又打歪了！试试——再来一下看，孩子们——看——看成不成……"

他突然摇晃起来，随后就向一旁倒在草地上。（[爱尔兰]伏尼契：《牛虻》第314—316页）

我会见了小姐，陪伴小姐的威廉斯见我来到，托辞去准备茶点，走开了。这样一个好机会使我整个灵魂感觉惊惶，而小姐也有些慌乱。我只感觉我内心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我怀着又热烈又敬畏的心情向小姐走去，趁她心里有些慌乱，一把把这美丽的天使拥抱住，在她的唇上火热地吻了一下，她那嘴唇比那含露初绽的玫瑰花苞还温软、还芳香。……她既对我如此怜爱、肯放下架子，我又怎能放过这大好时机呢？我又拥抱住她，她温存地由我拥抱。我拥抱着我最珍爱的人，预先尝到了我希望不久就能完全占有的天堂的快乐。我们彼此山盟海誓，难分难舍，希望着更大的幸福，就这样消磨了一下午。（[英]斯末莱特：《蓝登传》第441—442页）

在清醒的最后一刹那，他瞥见他的房门猛然打开，母亲抢在尖叫着的妹妹前头跑了过来，身上只穿着内衣，她女儿为了让她呼吸舒畅好缓过气来，已经把她衣服都解开了。格里高尔看见母亲向父亲扑过去，解松了的裙子一条接着一条都掉在地板上，她绊着裙子径直向父亲奔去，抱住他，紧紧地搂住他，双手围在父亲的脖子上，求他别伤害儿子的生命——可是这时，格里高尔的眼光已经逐渐暗淡了。（[奥]卡夫卡：《变形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817页）

"我向他俯下身去，悄悄地问：'凡尼亚，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几乎无声地问：'谁？'我又应样悄悄地说：'我是你的爸爸。'

"天哪，这一说可说出什么事来啦！他扑在我的脖子上，吻着我的腮帮、嘴唇、前额，同时又象一只鸽鸽一样，响亮而尖利地叫了起来，叫得连车仓都震动了：'爸爸！我的亲爸爸！我知道的！我知道你会找到我的！一定会找到的！我等了那么久，等你来找我！'他贴住我的身体，全

身哆嗦，好象从下的一根小草。我的眼睛里蒙上了雾，我也全身打战，两手发抖……我当时居然没有放掉方向盘，真是奇怪极了！但我还是在无意间冲到水沟里，弄得马达也停了。在眼睛里的雾没有消散以前，我不敢再开，怕撞在什么人身上。就这么停了约莫有五分钟，我的儿子一直紧紧地贴住我，全身哆嗦，一声不响。我用右手抱住他，轻轻地把他压在自己的胸口上，同时用左手掉转车子，回头向家里开去。我哪儿还顾得到什么谷仓呢？根本把它忘掉了。

"我把车子抛在大门口，双手抱起自己的新儿子，把他抱到屋子里。他用两只小手勾住我的脖子，一直没有松开。他又把自己的小脸蛋，贴在我那没有刮过的腮帮上，好象粘住了一样。我就是这样把他抱到屋子里。（〔苏〕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品选》第461—462页）

（2）贯穿动作

超把枪望后一招，西凉兵一齐冲杀过来。操兵大败。西凉兵来得势猛，左右将佐，皆抵当不住。马超、庞德、马岱引百余骑，直入中军来捉曹操。操在乱军中，只听得西凉军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又听得大叫，"长髯者是曹操！"操惊慌，掣所佩刀断其髯。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闻知，即扯旗角包颈而逃。（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98页）

真个光阴迅速，不觉七七四十九日，老君的火候俱全。忽一日，开炉取丹。那大圣双手侮着眼，正自搓搓流泪，只听得炉头声响。猛睁睛看见光明，他就忍不住，将身一纵，跳出丹炉，唿喇一声，蹬倒八卦炉，往外就走。慌得那架火、看炉，与丁甲一斑人来扯，被他一个个都放倒，好似癫痫的白额虎，风狂的独角龙。老君赶上抓一把，被他一挣，挣了个倒栽葱，脱身走了。即去耳中掣出如意棒，迎风幌一幌，碗来粗细，依然拿在手中，不分好歹，却又大乱天宫，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吴承恩：《西游记》第78页）

又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壳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众士兵急待把枪去搠时，那里拦挡得住，……众人且簇拥蔡九知府逃命去了。（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500页）

行者见他闭了门，却就弄个手段，拆开衣领，把定风丹噙在口中，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蠛蠓虫儿，从他门隙处钻进。只见罗刹叫道："渴了！渴了！快拿茶来！"近侍女童，即将香茶一壶，沙沙的满斟一碗，冲起茶沫漕漕。行者见了欢喜，嘤的一翅，飞在茶沫之下。那罗刹渴极，接过茶，两三气都喝了。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内，现原身厉声高叫道："嫂嫂，借扇子我使使！"罗刹大惊失色，叫："小的们，关了前门否？"俱说："关了。"他又说："既关了门，孙行者如何在家里叫唤？"女童道："在你身上叫哩。"罗刹道："孙行者，你在那里弄术哩？"行者道："老孙一生不会弄术，都是些真手段，实本事，已在尊嫂尊腹之内耍子，已见其肺肝矣。我知你也饥渴了，我先送你个坐碗儿解渴！"却就把脚往下一登。那罗刹小腹之中，疼痛难禁，坐于地下叫苦。行者道："嫂嫂休得推辞，我再送你个点心充饥！"又把头往上一顶。那罗刹心痛难禁，只在地上打滚，疼得他面黄唇白，只叫"孙叔叔饶命！"（吴承恩：《西游记》第762页）

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拿在手内，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习习，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吴敬梓：《儒林外史》第388—389页）

只见这三姐索性卸了妆饰，脱了大衣服，松松的挽个髻儿，身上穿着大红小袄，半掩半开的，故意露出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鲜艳夺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就和打秋千一般；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笼翠，檀口含丹；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几

杯酒，越发横波入鬓，转盼流光：真把那珍琏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远不舍，迷离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才一席话，直将二人禁住。弟兄两个竟全然无一点儿能为，别说调情斗口齿，竟连一句响亮话都没了。三姐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阵，由着性儿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一时，她的酒足兴尽，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撵出去了……（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 843—849 页）

萧长贵正在自己兵船上睡觉，忽听得外面一派人声，接着又有洋枪、洋炮声音，拿他从睡梦中惊醒。直把他吓得索索的抖，在被窝里慌作一团；想要叫个人出去问信，无奈上气不接下气，挣了半天，还挣不出一句话来。正在发急时候，忽然一个水手从船头上慌慌张张的来报信道："大人，不好了！有强盗！"萧长贵一听"强盗"二字，更吓得魂不附体，马上想穿裤子逃命。急忙之中又没有看清，拿裤脚当作裤腰，穿了半天只伸下一只腿去，那一只腿抵死伸不下去。他急了，用力一登，豁拉一声，裤子裂开了一大条缝。至此方才明白穿倒了，重新掉过来穿好。把长衣披在身上，来不及钮扣子，拿扎腰拦腰一捆，拖了一双鞋。手下的兵丁还当是大人出来打强盗哩，拿了手枪上前递给他。只听他悄悄的同旁边人说道："强盗来了，没有地方好逃，我们只得到下层煤舱里躲一会去。"说完，往后就跑。（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 951—952 页）

歇了老大半天，他到桥头吃了碗老豆腐，醋，酱油，花椒油，韭菜末，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发出点顶香美的味儿，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捧着碗，看着那深绿的韭菜末儿，他的手不住的哆嗦。吃了一口，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小勺辣椒油。一碗吃完，他的汗已湿透了裤腰。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再来一碗！"

站起来，他觉出他又是个人了。……他病快得要喊叫出来。摸了摸脸上那块平滑的疤，摸了摸袋中的钱，又看了一眼角楼上的阳光，他硬把病忘了，把一切都忘了……（老舍：《骆驼祥子》第 32 页）

孙老者立起来，"我练趟给你看看，看够得上学艺不够！"一屈腰已

到了院中，把楼鸽都吓飞起去。拉开架子，他打了趟查拳：腿快，手飘洒，一个飞脚起去，小辫儿飘在空中，象从天上落下来一个风筝；快之中，每个架子都摆得稳、准、利落；来回六趟，把院子满都打到，走得圆，接得紧，身子在一处，而精神贯串到四面八方。抱拳收势，身儿缩紧，好似满院乱飞的燕子忽然归了巢。（老舍：《断魂枪》《老舍短篇小说选》第22页）

跟着西屋的门砰地打开，那个叫春子的小媳妇被人从屋里掀出来，踉踉跄跄抢了几步，一头跌到雪窟窿里。她婆婆从后边虎地跳出来，两只大脚片，脖子底下揪了好几道红印，象头母狼一样扑上去，撕搏着往下硬剥春子的破棉袄，嘴里还骂："冻死你这个小婊子养的，再叫你怕冷！"（杨朔：《春子姑娘》《月黑夜》第121—122页）

栾超家紧盯着剑波那亲切的眼睛，紧紧握了握他的手，庄严地说："二〇三首长，过去再见！"接着，他回身向战士们一招手，便拖着大绳站上悬岩的边缘，他把手中的绳子一松，只听嘣的一声，他就溜流下悬岩不见了。战士们只看得见拴在老榆树干上的绳头。

栾超家吊在石壁悬岩的半腰，手握大绳，脚蹬岩壁，象一个抽丝的蜘蛛，向下攀去。当绳子完全放尽，他又脚跳岩壁，向奶头山相反的方向攀去。

战士们的心乱跳，几十只眼睛紧盯着对面伸过来的那棵大树——栾超家未来的着落点。一秒钟，十秒钟，一分钟，三分钟……

"三分四十秒。"剑波瞅着他的夜光表。他的心也跳得非常厉害。

栾超家已攀到自己适合的角度。就在这要飞身荡洞的一刹那间，一阵担忧袭击着他的心，"这一跃能不能成功呢？如果不成功再荡回来，自己根本无法驾驭自己这个'自由荡体'，必然会触碰悬岩，而使自己粉身碎骨；但这是小事，最主要的还是剑波首长的计划，毁灭匪巢的任务，会因自己不成功而告破坏。"因此他再测了一下距离和角度。当他确信无问题时，使全身用力的一收缩，然后猛一伸张，双脚向石壁猛劲一蹬，全身一纵，他就象一粒小弹丸从巨石上射出去了，飞在空中，飞向

奶头山的树梢。战士们顿时全身一惊，还没来得及呼出一口气，小弹丸的亲超家已挂在奶头山伸过来的树梢上了。（曲波：《林海雪原》第108页）

他昂首阔步地走着，只是脸色非常苍白。他时时望着人群，仿佛是在做梦；望望教堂的塔楼、一群群穴鸟，再望望那正在鸣报着他的临终时刻的钟楼；然后，当他领悟到女人们的啜泣和这一切庄严的景象都是为了他的时候，他的脸上流露出了惊奇的神情。最后，他看到了断头台和站在台上的刽子手的红色身影。他打了一个寒颤，划了一个十字，神甫把耶稣受难像递给他吻了。他向前走了几步，一个年轻姑娘扔下了一束玫瑰花，落在他的脚下。兹皮希科俯下身去，捡起那束花，向那姑娘笑了一笑，姑娘却哭了起来。他显然认为，在这些人群中间，在这些窗口上向他挥手帕的女人们面前，他必须勇敢赴死，至少要留下"一个勇士"的名声；因此，他尽力鼓足勇气，坚定意志。他以一个突然的动作，把头发甩向后面，头昂得更高，自豪地走着，简直象个按照骑士规矩、由人们引去领取奖品的得胜者。（〔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136—137页）

奉事道："既是小沟，何妨跳过。"那奉事先生，本跳不远，却偏使尽平生之力，纵身一踊，刚刚踏上这边的沟沿，不料沟沿太滑，立足不稳，喽通一声，坠入沟中。小沟很深，底下全是稀泥狗粪，双足陷在里面，急切之间，难于爬出，越是挣扎，陷的越深，只急得哇呀呀地直叫。东摸西碰，弄得满身泥污，举袖一闻，奇臭无比，奉事骂道："吃人饭的拉狗屎！"恼怒之下，顺手一摔。不料沟上尽是破瓷碎碴，手掌正好碰在尖锋之上，一时疼痛难禁，只是用嘴呵着。瞎眼眶内，涌出了泪珠。（〔朝〕《春香传》第73—74页）

古斯达夫象一个野蛮人在跳一个战争舞。他张开嘴巴，眼睛炯炯发光，向前蹬脊。草地上只有他一个，跳上跳下的象一个球，一忽儿用脚跟踏着跳，两条腿替换着踢飞脚，踢到头那么高，每一踢就发一声尖喊。

接着他又腾空跳起，在空中转了一个大身，掉下来的时候，只停在一只脚跟上，随即象一个陀螺似的旋转起来，使他的身子愈转愈小……
（〔丹〕尼克索：《征服者贝莱》第一卷 186—187页）

即使创造世界，恐怕也用不着在装饰上化那么多的心力和工夫。单是对着镜子，检阅和修饰自己的脸，就要一点钟。他使自己的脸上显出一大串各种不同的表现：忽而正经和威严，忽而含着微笑的恭敬，忽而又是不含那种微笑的恭敬；于是对镜鞠几个躬，一面叽着含含胡胡的、颇象法国话的声音，……之后他又装了一通极其讨人欢喜的惊愕，扬眉毛，牵嘴唇，连舌头也活动了一两次；……临末他还轻轻的自己摸一摸下巴，……于是动手穿起衣服来。他始终觉得很高兴：一面束裤带，打领结，一面却在装着胡乱的行礼，优雅的鞠躬，并且跳了一下，虽然他从来没有学过跳舞。但这一跳，可出了无伤大雅的结果：柜子发抖，刷子从桌上掉了下来了。（〔俄〕果戈理：《死魂灵》第310页）

她跟玛特辽娜·巴甫洛芙娜一块儿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散给乞丐们一些钱。有一个乞丐已经烂掉了鼻子，痊愈后只剩下一块红疤，这时候走到卡秋莎跟前来。她就从手绢里拿出一个什么东西，送给他，然后凑到他跟前去，吻了他三次，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厌恶神情，正好相反，她的眼睛仍旧快活地放光。正当她吻那个乞丐的时候，她的眼睛遇到了聂赫留朵夫的目光。她仿佛在问：这件事她做得好吗？做得对吗？

“做得对，做得对，亲爱的，样样都好，样样都美，我爱你。”（〔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76页）

他机械地拔出手枪，怀着踌躇和恐怖的心情对它望了好一会。但是他知道，他是决不会，也决不可能自杀的，因为他在世界上最爱的毕竟还是他自己——自己的白皙而肮脏的、无力的手，自己的唉声叹气的声音，自己的苦恼和自己的行为——甚至是最最丑恶的行为。他带着一副鬼头鬼脑、做贼心虚的样子，刚闻到枪油的气味就吓得发软，但他

极力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赶快把手枪藏进衣袋。

他已经不再唉声叹气，也不哭了。他用双手捂住了脸，静静地趴着。（〔苏〕法捷耶夫：《毁灭》第 201 页）

那高大的陌生人靠着门柱："好的，我等他一下。"

蒲罗霍士克捧着一大叠盘子，踢开门走进洗藏室来。格拉莎便指着他说："他就是蒲罗霍士克。"

阿尔青上前一步，一只有力的手沉重地放到那堂倌的肩膀上，眼睛直瞪着他，说："你为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

蒲罗霍士克想把肩头挣开，可是一记可怕的拳头已经把他打倒了；他想爬起来，但第二记拳头比第一记更有力，把他钉在了地上，叫他怎么也爬不起来。

洗盘碟的女人们都吓呆了，躲到一边。

阿尔青转身走出了洗藏室。

被打得满脸流血的蒲罗霍士克，在地上抽搐着。（〔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 29—30 页）

子弹打进他的嘴里去了。沙哑的回声在水楼子后面一点一点向高空升着，飘荡开去。喀勒梅珂夫在迈第二步的时候就颠了一脚，用左手抱住脑袋，倒下去……他的身子弯成了一个很厉害的半圆形，把几个被血染黑的牙齿吐到胸前，甜蜜地吧咂着舌头。只有他的脊背一面挺直，一面就撞在潮湿的石子上了。彭楚克又打了一枪。喀勒梅珂夫抽着筋，把身子侧着翻过去，就象一只睡着的鸟一样，把脑袋扭到肩膀底下去，短促地哭了一声。（〔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 693 页）

葛利高里弯着腰藏在篱笆下面，顺着胡同往顿河边跑去。两条腿象弹簧一样到动着，把他送到河岸的边上去……"只要没有哨兵就好啦，然后……"他站了一会儿，后面还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安尼库希加家的房子。放了一枪，子弹凶狠地吱吱响着飞了过去。又放了几枪。是对着山坡，对着黑暗的渡口，对着顿河对岸放的。葛利高里已经跑到顿

河当中的时候，一粒子弹飕飕叫着，打进他身旁的一块干净的鼓起的冰块上了，碎冰屑四面乱进，打疼了葛利高里的脖子。他跑过顿河以后，回头看了看。射击一直还在象牧童的鞭子样响个不停。葛利高里并没有感觉到幸免于难的愉快，但是感情上对于所经历的一切抱的那种毫不在乎的态度，又使他心里很胡涂。"他们就象打野兽一样乱放枪！"他不由自主地想着，又停下来。"他们不会找到啦，他们不敢到树林子里去……把他的手惩治得可不坏。啊呀，坏小子，你休想赤手空拳捉住哥萨克！"

他往冬天的干草堆那儿走去，但是因为害怕，又走过了这些干草堆，就象兔子出去打食似的，来回跑了半天。他下决心到一堆被抛弃的干香蒲里面去睡觉。他把草堆顶子扒开，脚底下滑过了一只黄鼠狼。他连脑袋都钻进散发着腐烂气味的干香蒲堆里，哆嗦了起来。脑子里空洞的，仅仅在脑子的一个小角落里还勉勉强强地想着："明天骑上马，穿过前线，到自己人那边去吗？"但是自己并没有得到答案，又宁静下去了。（〔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1139—1140页）

枫树丛是难以描绘的美丽，整个树丛都被凉凉的秋天的太阳晒得闪闪发光，被紫红色的树叶子坠得下垂的茂密的树枝四面扎煞开，就象神话里的鸟从地面上飞起来的时候的翅膀一样。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对着它们欣赏了半天，后来偶然朝着池塘看了看，看见在透明的平静的水里有几条大鲤鱼的黑色脊背，它们离水面非常近地狀着，鱼鳍和摆动不停的红尾巴都看得很清楚。一共有八条鲤鱼。它们有对候藏到绿色的睡莲叶子下面去，又钻到干净的水里去，咬着沉到水里去的湿柳树叶子。秋天来到的时候，池塘差不多要干了，捕捉鲤鱼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找了一会儿，在邻近的一个小湖旁边找到了一只没有底的篮子，回到池塘边，脱了裤子，——冷得缩着脖子，哼哼着，捉起鱼来。他把水弄浑以后，踏在没膝盖深的烂泥里，顺着池塘往前蹚去，把篮子放进水去，使篮子边紧贴到池塘底上，随后把一只手伸进篮子去，希望立刻有一条力量很大的鱼把水迸溅起来，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他的努力奏了功效，他扣住了三条十斤重的鲤鱼。

他再也不能继续捉鱼了，因为水凉使他的病腿抽起筋来了。他很满意这一次的收获，从池塘里爬出来，用香蒲擦了擦脚，穿起衣服来，为了想要暖和一下，又砍起柳条来……这以后他才扛起捆好的树枝和用树枝穿起来的鱼，不慌不忙地往顿河边走去。（〔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1751页）

你很难想出他在那些钟声鸣奏的日子里所有的那种快乐。当副主教向他说："去！"他爬上钟楼的楼梯比人家下楼还快。他喘吁吁地走进放那个大钟的屋子；他沉思地，爱恋地向那大钟凝视一会儿；接着他开始温柔地向它说话，他用手拍拍它，好象一个善于骑马的人行将开始一个长长的驰骋，他对于它即将开始的辛苦表示怜惜。这样抚慰了一阵之后，他便叫喊一声，召唤下一层楼上其余的钟一齐开始。它们都吊在绳子上，绞盘响着，那巨大的金属的圆形东西慢慢动起来。加西莫多呼吸迫促地用眼睛跟随着它的转动。当钟舌第一次碰着钟壁，震动了挂着它的木架时，加西莫多也随着钟一齐摇晃起来。"哇！"他突然疯狂地又笑又叫。同时钟的震击越来越快，当它展开一个更大的角度时，加西莫多的眼睛也就睁得更大更亮。最后大合奏开始了，整个塔都震动起来，木架，石头，铅皮——从塔基到栏杆，一切都同时呻吟起来。加西莫多于是快乐得嘴里冒着水沫；他走过来，走过去；他从头到脚同着塔一齐战栗。那个大钟开放了，疯狂了，把它巨大的喉咙向着塔的左右两边摆动，发出一种暴风雨似的鸣奏，响彻四哩之外。加西莫多在这张开的喉咙面前，他随着钟的摆动而蹲下去，站起来，把它喧哗的呼息吸进去；他来回地看着那个在他三呎以下的空处和那每分钟在他耳朵里震响的巨大的铜舌。钟的疯狂忽然感染了他，他的眼睛变得异常奇特；他象蜘蛛守候虫豸一样，隐伏着等钟摆过来的时候，忽然向它扑去。于是他吊在空当中，同着钟要命地摆来摆去，他抓住那怪物的两只耳朵，两膝靠着它，脚跟踏着它，他把身体的重量和力气一齐加到那钟乐上。当塔震动的时候，他便叫喊着，磨着牙齿，他的红头发竖立起来，他的胸脯就发出象拉风箱一样的声音，他的眼中就射出光焰，那古怪的钟在他下面喘息地嘶鸣。于是他们不复是圣母院的钟和加西莫多了；而是一个梦，一

道旋风，一阵暴风雨；是一个喧哗之上的眩晕；是一个生翅膀的怪物底幽灵，是一个一半是人一半是钟的怪物；是一个大的铜怪所带来的一种可怕的阿斯多耳夫。（〔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197—198页）

过了胜利的几分钟后，加西莫多就背着他的负荷物急忙进了教堂。……忽然人们又看见他重新出现在有法兰西历代帝王雕像的走廊的尽头，他象一个疯子似的跑过，双臂举着他的宝物，叫着"圣地"！群众重新爆发出一阵欢呼。跑过了走廊，他又没入教堂的内部去了。一会儿之后，他重新出现在最高的平台上，臂上依旧放着那吉卜西女郎，依旧疯狂地跑着，依旧叫着"圣地"！群众又欢呼。最后，他第三次出现在大钟楼顶上；在这儿他仿佛把他所救的人骄傲地给全城的人看见，他的响亮的声音——这是人家很少听见过，而他自己也从未听见过的一种声音——直透云霄地重复喊了三次："圣地！圣地！圣地！"（〔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456—458页）

米莱狄看见他心慌意乱了。她由于直觉，感到了两种相反的热情的火焰，正和这个狂乱的青年的血管里的血同时燃烧着；接着，如同一个名将看见敌人预备后退就高呼胜利地追击一般，她站了起来；这时候，她象一个古代的女巫那样的美丽，象一个基督徒殉贞女那般地充满灵感，仰着胳膊，敞着衣领，散着头发，用一只手抓着那件被她羞怯地提到胸部的裙袍，目光中闪耀着那曾经使得年轻的清教徒神魂颠倒的光彩，向着费尔顿走去，一面带着激昂的神气，用她那种非常柔和而有时候能发生令人害怕的语调的嗓子高唱道：

"你把牺牲品献与邪神吧，
你把殉教者扔给狮子吧，
上帝将要教你悔悟！……
我从深渊里向他哀呼。"

在这种异样的叱责下，费尔顿止步了，好象变成了石头。（〔法〕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第703页）

"球根，球根！"博克斯戴尔一边叫，一边把干燥室里所有的东西都翻得乱七八糟，"他能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呢？"

……

这就象一道闪电，让博克斯戴尔看到一个自白犯罪的深渊。

博克斯戴尔象被雷击中一样，瘫倒在一张桌子上；几个钟头以前，不幸的拜尔勒就是在这儿，在这张桌子上，悠闲自得地欣赏黑郁金香的球根。

"好！"总护者脸色变得铁青，他抬起头来说，"无论如何，即使他带在身边，他也只能在活着的时候保存它们，等到……"

这个邪恶的念头的其余部分化成了一丝狞笑。

"球根在海牙，"他说，"我不能再在多德勒喜特活下去了。"

"到海牙找球根去！到海牙去！"

博克斯戴尔一心一意只想着那件无价的财宝，因而放弃了其余的大宗财宝，一点也不在意；他爬出窗口，滚下梯子，把这件偷窃的工具送回原处，象一头猛兽似的，咆哮着回到家里。（〔法〕大仲马：《黑郁金香》第 96—97 页）

……大家都在看一位身肢窈窕、年龄有第四班级大小的姑娘跳舞。她时而探身屈膝，时而满场盘旋，身轻如燕；她有时把头一抬，眼珠的溜溜转，有时又轻舒双臂，楚楚动人。不久，其他跳舞的人们都已精疲力尽，只好走到一边喘一口气，欣赏着这位姑娘跳舞，甚至她的舞伴也有些力不从心了。（〔美〕哈利：《根》第 284 页）

（堂吉诃德）走到十字路口，立刻想到这是游侠骑士停马选择道路的地方；他要学样，也停下来。往哪条路上走呢？他仔细想了一回，就撂下缰绳，让驾辔难得自己作主。这匹马随着它第一个心愿，奔向自己的马房去。堂吉诃德走了约莫两个米里亚路，忽见一大队人马。原来那是到穆尔西亚去买丝的一伙托雷都商人。他们一行六人，都打着阳伞，四个佣人骑马跟随，还有三个步行的骡夫。堂吉诃德远远望见，立刻认为碰上奇遇了。他正要模仿书上读到的行径，觉得这真是天赐其

便，可以照书行事。他雄赳赳地在鞍上坐稳了，紧握长枪，把盾牌遮在胸前，在路中心勒住马，等候他心目中的那队游侠骑士。（〔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第32页）

他一面说，一面踢着坐骑冲出去。他侍从桑丘大喊说，他前去冲杀的明明是风车，不是巨人；他满不理会，横着念头那是巨人，既没听见桑丘叫喊，跑近了也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只顾往前冲。

……

他说罢，一片虔诚地向他那位杜尔西内娅小姐祷告一番，求她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自己，然后把盾牌遮稳身体，横托着长枪飞马向第一架风车冲杀上去。他一枪刺中了风车的翅膀，翅膀在风里转得正猛，把长枪迸作几段，一股劲地把堂吉诃德连人带马直扫出去；堂吉诃德滚翻在地，狼狈不堪。（〔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第54页）

他伏在木板上，任风吹浪打，就这样漂流到天明。他举目四望，满目全是乌云骇浪，此外只有一只箱子在浪涛里颠簸着。每当这只箱子向他这边漂过来时，他就十分害怕，唯恐会把他的木板撞翻了；所以也顾不得身子虚软，箱子漂来时，他就拚命把它推开。忽然间，一阵暴风挟着一个巨浪，真的把箱子吹撞到他的木板上来，木板立刻给撞翻了，他也跟着掉进海里。在一阵绝望的挣扎中，也不知他哪儿来的力量，居然又浮到水面上来。他看见木板已经漂远，只怕再也抓不到了，又看见箱子却留在面前，就游了过去，抓住箱子，把身子俯伏在上面，又用双手在水里划着。

他又这样在海面上漂流了一日一夜，肚子里灌饱了水，吃的东西却一点都没有；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向四面张望，只看见一片汪洋大海而已。

到了第二天，他已经象海绵一般浸透了水，两手却还是紧抓着箱柄不放——快要沉溺的人总是这样紧抓着身边的东西不放的。（〔意〕卜迦丘：《十日谈》第121—122页）

(变成巨大甲虫的)格里高尔不顾一切狠命向门口挤去。他身子的一边拱了起来,倾斜地卡在门口,腰部挤伤了,在洁白的门上留下了可憎的斑点,不一会儿他就给夹住了,不管怎么挣扎,还是丝毫动弹不得,他一边的腿在空中颤抖地舞动,另一边的腿却在地上给压得十分疼痛——这时,他父亲从后面使劲地推了他一把,实际上这倒是支援,使他一直跌进了房间中央,泪汪地流着血。 〔奥〕卡夫卡:《变形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 801 页)

(3) 细节动作

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随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曰:"丞相岂可议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拿所佩之剑欲自刎。众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割发权代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凛遵军令。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 158 页)

瑜大喜,教取笔砚来,先自暗写了,却送与孔明;孔明亦暗写了。两个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观看,皆大笑。原来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 403 页)

(严监生)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过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

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说的都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吴敬梓：《儒林外史》第74—75页）

一个个都怂恿胡八乱子踢。那胡八乱子想了一想，看看凤四老爹又不是个金刚、巨灵霸，怕他怎的。便说道："凤四哥，果然如此，我就得罪了。"凤四老爹把前襟提起，露出裤子来。他便使尽平生力气，飞起右脚，向他裆里一脚踢去。那知这一脚并不象踢到肉上，好象踢到一块生铁上，把五个脚指头几乎碰断，那一痛直痛到心里去。顷刻之间，那一只腿提也提不起了。（吴敬梓：《儒林外史》第590页）

（宝玉）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因此不甚爱惜。（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19页）

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面前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将欲过河去了。引得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边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宝钗也无心扑了……（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15页）

宝玉早又不忍弃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见他虽然用金簪画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上画字。

宝玉拿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画、一点、一勾的看了去，数一数，十八笔，自己又在手心里拿指头按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个蔷薇花的"蔷"字。……画来画去，

还是个“蔷”字。——再看，还是个“蔷”字。

里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画完一个“蔷”又画一个“蔷”，已经画了有几十个。（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66页）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拴，老拴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去了。

……

老拴看看灯笼，已经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鲁迅：《药》《呐喊》第35—36页）

老拴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拴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拴；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鲁迅：《药》《呐喊》第36—37页）

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捉虱子，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阿Q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很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

他癞疮疤头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这毛虫！”（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07页）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

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絮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42页）

他进去，先看看箱子上的锁，有没有翘动的形迹，再查一查网篮上捆的索子，是不是有人解过，然后又把网篮和箱子，各各掉换一下位置，使锁的地方和索子的结，务必挨近自己。他坐在地铺上，还不睡觉，老是摸出铜板角子来，一个一个，摆在足边，咭咕咕咕计算着，有时还间杂一声叹气，或者咳嗽。

屋里终夜有着灯光，已经使人不好睡觉，加以老头子在旁边这么吵人，越发叫我难子入睡。可是，对于老头子夜间的情形，就更加看得清楚了。有时十分令人好笑，明明是看见他睡着的，鼻子还有鼾声，但只要屋子里有人起来解手，发出走动的声响，便会象梦游病者似的，突然翻身起来瞪起很大的眼睛坐着。（艾芜：《海岛上》《艾芜短篇小说选》第133—134页）

她手上生的五根香肠，灵敏得很，在头发里抓一下就捉到个虱，掐死了，叫孩子摊开手掌受着，陈尸累累。……孙小姐看见了告诉辛楣鸿渐，大家都觉得身上痒起来，便回卧室睡觉。……鸿渐上床，好一会没有什么，正放心要睡去，忽然发痒，不能忽略的痒，一处痒，两处痒，满身痒，心窝里奇痒。蒙马脱尔的"跳蚤市场"和耶路撒冷圣庙的"世界蚤虱大会"全象在这欧亚大旅社里举行。咬得体无完肤，抓得指无余力。每一处新鲜明确的痒，手指迅雷闪电似的揿住，然后谨慎小心地拈起，才知道并没捉到那咬人的小东西，白费了许多力，手指间只是一小粒皮肤屑。好容易捺死一个臭虫，宛如报了仇那样的舒畅，心安虑得，可以入睡，谁知道杀一并来做百，周身还是痒。到后来，疲乏不堪，自我意识愈缩愈小，身体只好推出自己之外，学我佛如来舍身喂虎的榜样，尽那些蚤虱去受用。外国人说听觉敏锐的人能听见跳蚤的咳嗽，那一晚上，这副尖耳朵该听得出跳蚤们吃饱了噫气。早晨清醒，居然自己没给蚤虱吃个精光，收拾残骸剩肉还够成个人，可是并没有成佛。只听辛楣在床

上狠声道："好呀！又是一个！你吃得我舒服呀？"…… （钱钟书：《围城》第162—163页）

他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抱着被窝卷儿，高兴得满脸笑容，走进一家小饭铺里。他要了五分钱的一碗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他打着饱嗝，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他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红布小包，又打开他妹子秀兰写过大字的一层纸，才取出那些七凑八凑起来的，用指头捅鸡屁股、锥鞋底子挣来的人民币来，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这五分票再装下去，就要烂在他手里了。（柳青：《创业史》第一部99页）

马之悦喜在心上，稳在脸上：他一只手捏着一把锡酒壶，另一只手撩着拿酒壶那只手的袖子，轻轻慢慢地斟着，清亮的酒，在小小的蓝花瓷盅里溅起微小的泡沫，散着热气和香味儿。（浩然：《艳阳天》第159页）

"你一定有什么心事，"她温和地说。牛虻从钮孔里的花朵上摘下一片叶子来，开始把它扯得粉碎。她觉得他怪象一个人——谁呢？那个人的手指动作也这样的灵巧，手势也是这么急促和带点神经质。（〔爱尔兰〕伏尼契：《牛虻》第145页）

他走到一堆垃圾旁边，就自然而然地翻腾起来。……突然拉赫曼愣住了。他的脸色发呆，被吓住了，就象看到了一个大蝎子似的。然后，他那干裂的嘴唇轻轻一动，又微微一笑。他伸手捡起一个小纸团——一张一卢比的纸币！拉赫曼把它握在手里，把垃圾筐留在垃圾堆上，走回马棚，蹲在一个很暗的角落。在这里，他小心地松开手指头，惟恐这一卢比会长出翅膀飞掉。然后，他又握紧拳头，攥住自己的宝贝，站起来，一直向村子里出卖西瓜和甜瓜的地方跑去。（〔巴基斯坦〕卡斯米：《小偷》《艾·纳·卡斯米短篇小说集》第18页）

只见有一汉子，低戴草笠，走上田埂，口中说着"抽烟，抽烟"。这便从怀中抽出了花岗石烟袋，又从后股上取出烟荷包。拉开烟荷包，吐一点口沫在手指之上，捏了一撮烟叶，使劲按进烟锅之中，然后打燃火石，猛吸一口，喷出了一股烟，刚刚说了"庄稼人——"三个字，不说下文，却又吧嗒吧嗒地吸着烟，那烟锅吱吱作响，仿佛老鼠吵叫，酒雾从他一双鼻孔中冲了出来，四下飞散。（〔朝〕《春香传》第 81 页）

有一次狄德利希上厕所，在门口和一个社友碰在一起。狄德利希迄今和这个人没有多大私交。虽然两个人都憋得直不起腰来，可是谁也不肯抢先进去。两个人在门前客气个没完没了，直到最后内急压倒了一切，两个在象蹿跳的野猪一样同时挤进门去，肩膀砰地一声撞在一起。这件事是两个人友情的开始。在富于人情味的事上既已接近过，以后在公开的啤酒桌上自然也就亲近起来。他们互相碰杯，亲昵地相互叫对方"狗东西"和"蠢货"。（〔德〕亨利希·曼：《臣仆》第 32—33 页）

他们都站在客厅的门口，彼此互相谦逊，要别人先进门去，已经有好几分钟了。

"请呀，您不要这么客气，请呀，您先请，"乞乞科夫说。

"不能的，请罢，保甫尔·伊凡诺维支，您是我的客人呀，"玛尼罗夫答道，用手指着门。

"可是我请您不要这么费神，不行的，请请，您不要这么费神；请请，请您先一步，"乞乞科夫说。

"那可不能，请您原谅，我是不能使我的客人，一位这样体面的，有教育的绅士，走在我的后面的。"

"那里有什么教育呢！请罢请罢，还是请您先一步。"

"不成不成，请您贵光，请您先一步。"

"那又为什么呢？"

"哦哦，就是这样子！"玛尼罗夫带着和气的微笑说。这两位朋友终于并排走进门去了，大家略略挤了一下。（〔俄〕果戈理：《死魂灵》

第72—73页)

乞乞科夫交出钞票去，梭巴开维支连忙接住。他走到桌子前面，左手的两个指头按住钞票，用别一只手在纸条上写了他收到卖出魂灵的帝国银行钞票二十五卢布整。写好收条之后，他又把钞票检查了一番。

"这一张旧一点，"当他拿一张钞票向阳光照着的时候，自己喃喃的说，"也破一点，用烂了。但看朋友交情上，这就不必计较罢。"（〔俄〕果戈理：《死魂灵》第217页）

波留希金却坐在靠椅上，拿起笔来，把那纸片还在手指之间翻来复去的转了好一会；他在研究，是否还可以从这里裁下一点来；然而终于知道做不到了；他这才把笔浸到墨水瓶里去，那里面装着一种起了白花的液体，浮着许多苍蝇，于是写了起来；他把字母连得很密，极象曲谱的音符，还得制住那在纸上随便挥洒开去的笔势。他小心的一行一行写下去，一面后悔着每行之间，总还是剩出一点空白来。（〔俄〕果戈理：《死魂灵》第250页）

……拉赫美托夫的女房东慌慌张张跑来看吉尔沙诺夫，说，"大夫先生，我不晓得我那房客出了什么事啦！他很晚还没有从他房里出来，房门是关着的，我往门缝中一看：他全身都躺在血泊里！我刚要叫喊，他却隔着房门跟我说，'没关系，阿格拉菲娜·安东诺芙娜——'这是什么事呀，还说没关系！救救他吧，大夫先生，我怕他会死呢。他对自己总是那样残忍。"吉尔沙诺夫马上赶了去。拉赫美托夫露出一种开朗之中微现黯淡的笑容打开房门，吉尔沙诺夫便看到了一件不但会叫阿格拉菲娜·安东诺芙娜惊惶失措的事情：拉赫美托夫整件内衣(他只穿了一件内衣)的背部和两侧都给血浸透了，床底下有血，他垫的毛毡也有血；原来毛毡钉着几百口小钉，钉头在下，尖端朝上，从毛毡中突出将近半维尔绥克长短；拉赫美托夫夜间就睡在这些钉子上面。（〔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500—501页）

大店员在女顾客面前跪下去，给她试鞋，他的手指头怪模怪样地张开来。他的手颤颤巍巍，极其小心地碰到那个女人的脚，仿佛深怕把那只脚碰断了似的。其实，那只脚肥得很，活象一个倒放着的歪脖子酒瓶。（〔苏〕高尔基：《人间》第 3 页）

父亲的小狗到他的饭碗里抢饭吃，他便和小狗一同吃饭。他咬小狗的耳朵，小狗啃他的鼻子；他吹小狗的屁股，小狗舐他的嘴巴。（〔法〕拉伯雷：《巨人传》第 38 页）

吉卜西女郎象一条鳗鱼似的从他手臂中溜开。她从小房间的这一端跳到那一端去，低下头，又抬起头，手里拿着一把小刀，甘果瓦还没有一刻工夫去看清这小刀从哪儿来的，她样子就变得激动而狂乱，撅着嘴唇，张开着鼻翼，两颊红得象杏子，两眼闪着电一样的光。同时，那只白山羊来到她面前，向甘果瓦做出挑战的样子，用相当美丽尖锐的镀金两角碰他。这一切都发生在一霎那之间。（〔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 124 页）

本区的教士来给他做临终法事的时候，十字架，烛台，和银镶的圣水壶一出现，似乎已经死去几小时的眼睛立刻复活了，目不转睛的瞧着那些法器，他的肉瘤也最后的动了一动。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他却作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他唤着歌也妮，歌也妮跪在前面，流着泪吻着他已经冰冷的手，可是他看不见。

"父亲，祝福我啊。"

"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这最后一句证明基督教应该是守财奴的宗教。（〔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第 161 页）

当她拿叉子的时候，她发抖得那般厉害，那叉子竟掉了下来。她饿到了这地步，她的头竟象老人一般颤巍巍的。结果她只好用手指头拿

菜吃。当她把一块马铃薯塞在嘴里的时候，她忽然呜呜地哭起来。两行粗大的眼泪从两腮上流下来，直流在面包上。她始终只管吃，拚命地吞着那湿透了眼泪的面包，同时她喘得很厉害，她的下巴还抽动着。顾客迫使她喝酒，好教她不至于噎着；然而那酒杯碰着她的牙齿却发出的的得得的声音。（〔法〕左拉：《小酒店》第 433 页）

在窗下，在路的那一边，在荆棘与岩石中间，他以为听见另一种声音，这声音是那么轻微，他不能辨出究竟是什么东西。难道是一只鸟在鼓翼，一条虫在摩擦树叶吗？他注视，除无限的昏暗弥漫于他的眼前之外，他看不见半点形象。无疑的，他听错了。接着，声音又开始了，而且在更近的地方。很惊异，很感动，他尽力穿透黑暗，他终于瞥见一个温雅的模糊形象，仿佛在草间浮动。他不能说明这究竟是什么，他以为是一种幻象，可是忽然，象野山羊似的轻轻一跳，一个女人穿过大路，向他投掷一小束花球，投得那么巧妙，恰象柔软的抚摩似的碰到他的脸上。这是一小束山石竹，从岩石中间采来，气味是那么强烈，他的全身都感到芬芳。（〔法〕左拉：《劳动》第 203—204 页）

她在唇边轻轻地呼唤着："普莱，我的小普莱。"仿佛他在和她说话一样，她的幻想就停留在这个名字上，有时接连几个钟点，她伸着手指，在空中比划构成这个名字的字母。她对着炉火慢慢地划着，仿佛这些字母就象停留在她面前，然后发现划错了，她不顾手酸得发抖，又从第一个字母开始，一直描到最后一个字母，整个名字写完了，便又从头开始。（〔法〕莫泊桑：《一生》第 236 页）

她站起了，在吸燃了另一支烟卷以后开始走着，并且她仍旧继续向杜洛阿口授下去，一面吐出口里的烟，她的嘴唇在吸烟的时候原是紧闭着的，这时候，忽然有一股青烟从嘴唇中央一个小小圆窟窿里直往外跑，随即散开，又向空中疏疏落落慢慢地浑发，变成了许多不整齐的灰色线条，一层透明淡薄的雾气，一些极象蜘蛛丝样的气体。偶然间，她举起一只张开的手，搅散那些轻淡而又最静止的余痕；偶然间，她又伸起

食指突然一下去划开它，然后十分沉着地望着那两段慢慢消散不可捉摸的气体。（〔法〕莫泊桑：《俊友》第59页）

她用一种阿谀而有规则的动作，把自己的颊部从从容容在少年人的胸部上摩擦着，后来她的黑而长的头发有一茎绊着他的坎肩。她发觉了这件事情，脑子里闪过了一种痴愚的念头，那些每每构成妇人们全部理智的迷信念头之一。于是她动手把那茎头发慢慢地绕着那粒纽扣缠起来。随后把另一茎缠着下面那一粒纽扣，再把另一茎缠着上面的那一粒。在每一粒纽扣上面，她都缠上了一茎。

他等会儿站起来的时候，那是都会一齐拔掉的。于是他会教她疼痛一下子；何等幸福！并且他会不知不觉地带走她身上的一点点东西，带走她一小绺从没有被他要求过的头发。那是一种被她用作羁绊工具的联系，一种秘密得无从目睹的联系！一件被她留在他身上的神符。无须乎动什么意志，他会惦记她，他会梦见她，他对她的爱情会在第二天增加一点。（〔法〕莫泊桑：《俊友》第372页）

她着手解散她那盘在耳上的蜗牛形的发髻，于是两条辫子象两条沉重的蛇一样落在她的背上。她把这两条发辫象王冠一样挽在头上，——这样便好睡眠；——于是，凭着她那端正的侧面，她象是一个罗马的处女。

可是她的手臂却还举在头上，她依旧一面啮着自己的嘴唇，一面用手指玩着她的金黄的发辫，——仿佛一个小孩子一面想着事情，一面在虐弄着什么玩具似的；随后，她又让那两条辫子垂下来，并很快地拆着它们消遣，将它们抖散起来；一会儿她便象是一个森林中的巫女似的，给头发盖到了腰际。

随后，虽是被恋爱和想要哭泣的心情所苦，瞌睡也还是到来了，她便突然投在床上，把她的脸孔埋在这象帐幕一样展开了的蚕丝似的头发里面……（〔法〕罗逖：《冰岛渔夫》第43页）

这个青年妇人——这个孩子的母亲，当她露出全身，伫立在人群面

前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抱紧那个婴儿，贴住胸怀；这动作与其说是母性爱的冲动，还不如说她藉此可以遮掩那缝在她衣服上的标记。不过，她马上就看明白，这孩子也是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拿她来遮掩另一个标记是不太高明的，因此她把婴儿撑在胳膊上，面孔发着烧，却现出高傲的微笑，用一种盛气凌人的眼光，环视了她同城的居民和邻人。（〔美〕霍桑：《红字》第8页）

胡波神甫快要断气了，最后的气息在喉咙里咯咯作响，可是他双手拚命向前摸索，抓住那即将逝去的生命，好把话说完。他甚至在床上坐起身来，在死神的怀抱中索索发抖，这时黑纱垂挂着，把整个一生的恐怖都聚集在一起了。那情景可怕异常。神甫脸上常见的忧伤的苦笑又在黑纱的暗影后面若隐若现，逗留在他的嘴边。（〔美〕霍桑，《教长的黑面纱》《霍桑短篇小说集》第380—381页）

婆婆勉强地跟着媳妇上了邮局。

一到那儿，汉纳非的母亲又后悔，觉得不该跟着拉比雅来了。邮局局长笑着将墨水瓶及笔递给她，说道：

"就在这上面签字吧，老太太！"

他僵硬地拿着笔，反复地蘸了蘸墨水，仔细看了看，是不是笔上没有蘸上墨水。

"已经有墨水了，妈！妈就在这儿签吧。用可兰经的字体写上妈的名字就行了。"

当她提笔要在纸上写时，她的手抖了一会儿，仿佛这笔是金匠用的小锤子一样不灵活。（〔印尼〕慕依斯：《错误的教育》第136页）

他站在门口看着，突然他心花怒放，只见梅根弯下腰去吻他的枕头，正吻在他的脑袋昨晚压出来的凹凹里。怎样才能让她知道，自己已经看见了这表明热恋的美妙举动呢？……她捧起枕头，端着，好象舍不得抖掉他那脸颊的印痕，忽然丢下，转过身来。（〔英〕高尔斯华绥：《苹果树》第57页）

（4） 下意识动作

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净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象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象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

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40页）

虽然这样，但在这段问话中，这家伙的两只手却十分不安静，从谈话开始，他一直是两只手盖住他后边的衣襟的角。当他拿手套作证时，他那两只长时间没离开衣襟角的手掌已满是汗水。

“这是他的致命处！”剑波心里想，所以从开始谈话，剑波并没有看这家伙的眼睛，而是不住地用眼瞟着他那僵直不正常的两只手。剑波越看，这家伙越盖得紧，甚至偶尔有点微微的抖动。（曲波：《林海雪原》第163页）

他目不转睛地斜着眼瞧着石板，费力地照着头一行字抄写，可是每次都写得不一样。他把舌头伸出嘴角外面，不时绕着嘴唇舐上一圈，使他的脸上暂时出现白净的一环，仿佛他做这吃力的作业，很需要得到舌头的帮助。（〔澳〕劳森：《他爹的伙伴》《劳森短篇小说集》第2页）

艾菲一声没吭，只是两个眼睛越睁越大；嘴角一边神经质地抽搐得厉害。她那整个在弱的身躯在索索发抖。她一下子从沙发滑落到地上，一屁股坐在殷士台顿跟前的地上，紧紧抱住殷士台顿的膝盖，嘴里发出一种哀求的声音，仿佛在祈祷似的：“谢天谢地！”（〔德〕马塔纳：《艾菲·布里斯特》第229页）

大概因为他说了一句明显的谎话，而巴拉诺夫依旧带着听天由命的态度默默地站在他面前，他更加不安了。拿破仑突然转过身来，凑近巴拉诺夫的脸，一面用他那双雪白的手迅速而有力地比画，一面几乎喊起来……

……他的脸是苍白的，怒得变了形，他用一只小手有力地打另一只……他默默地在室中来回踱了好几次，两只胖肩头抽动着。

他把他的鼻烟盒放进他的背心口袋，又拿了出来，几次举到鼻子前，然后站在巴拉诺夫前面。他歇了一下，讥笑地直瞪着巴拉诺夫的眼睛。（〔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049页）

大家慢慢地向玛格丽特的坟墓走去，警长走在前面，阿尔芒和我在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跟着。

我觉得我同伴的胳膊在不停地抽搐，象是有一股寒流突然穿过他的全身。因此，我瞧瞧他，他也懂得了我目光的含意，对我微笑了一下。可是从他家里出来后，我们连一句话也不曾交谈过。

快要走到坟前时，阿尔芒停了下来，抹了抹脸上豆大的汗珠。

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舒了一口气，因为我自己的心也好象给虎钳紧紧地钳住了似的。

在这样痛苦的场面里，难道还会有什么乐趣可言：我们来到坟前的时候，园丁已经把所有的花盆移开了，铁栅栏也撤开了，有两个人正在挖土。

阿尔芒靠在一棵树上望着。

仿佛他全部的生命都集中在他那两只眼睛里。

突然，一把鹤嘴锄触到了石头，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一听到这个声音，阿尔芒象遭了电击似的往后一缩，并使劲握住我的手，握得我手也痛了。（〔法〕小仲马：《茶花女》第47页）

他只有一次从昏迷中醒来，那是一只老鼠的须子擦过他的腰部的时候；他的没有铐着的一只手就不自觉地伸了出去，捏住了老鼠的头部和上半身。他简直不能相信。这么多天以来憋在他肚里的所有怒

气，都通过他的胳膊发泄到他的手上。他越掐越紧——那只老鼠拚命挣扎着吱吱叫着——最后他可以感觉到那只老鼠的眼珠鼓了出来，脑壳被捏破了。到了这时，他的怒气才消，松开手指，让那只死老鼠滑了下来。（〔美〕哈利：《根》第 200 页）

（5） 习惯动作

这位绅士的态度，是有一点定规和法则的；连擤鼻涕也很响。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每一擤，他的鼻子就象吹喇叭一样。然而这看来并不要紧的威严，却得了侍者们的大尊敬，每逢响声起处，他们就把头发往后一摇，立正，略略低下头去，问道："您还要用些什么呀？"（〔俄〕果戈理：《死魂灵》第 48 页）

罗亭欢喜谈到爱，时常这样。起先，讲到"爱"的字眼，彭果小姐便会跳起来，好象老战马听到号角的声音便尖起耳朵；但是到后来她渐渐听惯了，而现在，只是撅一撅嘴唇，不时吸着鼻烟罢了。（〔俄〕屠格涅夫：《罗亭》第 97 页）

陪审员们刚刚坐好，庭长就对他们讲话，说明他们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的时候，不住地变换姿势，一忽儿用左胳膊肘倚在桌上，一忽儿用右胳膊肘倚在桌上，一忽儿靠着他的椅背，一忽儿靠着他的圈椅的扶手，一忽儿把一叠纸的纸边弄齐，一忽儿摩挲一把裁纸刀，一忽儿摸一支铅笔。（〔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 40 页）

……他的声音有点沙哑，词句简短，干脆，令人感到有一种虔诚的力量。他讲话的时候老是用毛茸茸的左手在空中一砍一砍的，而右手却老是缩在衣袋里。（〔苏〕高尔基：《我的大学》第 83—84 页）

一个保姆曾经用她的人格担保，对我发誓说，这种情况已成习惯，只要一听到酒罐酒瓶的响声，他便乐不可支，仿佛听到了天上的仙乐一

般。保姆们看到他这种怪脾气，每天早餐都用小刀对他敲打酒杯，或用瓶塞敲打酒瓶，或用壶盖敲打酒壶，逗他取乐。一听见这样的声音，他便浑身打战，晃脑袋，摆身子，手指乱抓象弹琴，屁股放屁象放铳。（〔法〕拉伯雷：《巨人传》第25页）

他常要一面说话一面划火柴，却忘记了点烟，拿在手里一会儿就又丢了。有时候，他点一支雪茄，竟要经过两三分钟才会真正去点，却把一根根的火柴划了又丢，丢了又划。走廊上有一只角落，他在春天或是夏天的夜晚，喜欢在那里坐着吸烟划火柴。珍妮也陪着他坐，每次总有大量的火柴扔在草地上。（〔美〕德莱塞：《珍妮姑娘》第242页）

希特勒不时显出不安、疲乏、腻烦的样子，要不然又一下子变得讨人喜欢、富于魅力。他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他不时挪动两只脚，把头扭来扭去，或是两只手紧握在胸前，或是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或是用两只手做手势，心不在焉地跟大多数人谈话，一本正经地跟少数人谈话，经常抖动膝盖。有一次帕格看见他从一只盘子里拿了些裹糖衣的小饼干吃；他一边跟一个挂满勋章的人谈话，一边贪婪地拿饼干往嘴里塞。（〔美〕沃克：《战争风云》第72页）

老太太一面说话，一面打手势。苔丝和女仆就按着手势把那四只鸡一个一个放在他的膝上。她就用手从头到尾摸它们，考查它们的冠子，它们的翅膀，它们的爪子，公鸡的鬈。她一摸立刻就知道哪是哪一只，还摸得出来是否有一根翎毛儿折了，或者有一簇毛乱了。她又摸它们的嗉子，摸得出来它们吃的是什么东西，吃多了，还是吃少了。她心里有什么意见，都很明显地象演哑剧一样在脸上表示出来。（〔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80页）

（6） 传奇动作

却说玄德撞出西门，行无数里，前有大溪，拦住去路。那檀溪阔数

丈，水通襄江，其波甚紧。玄德到溪边，见不可渡，勒马再回，遥望城西尘头大起，追兵将至。玄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马到溪边。回头看时，追兵已近。玄德着慌，纵马下溪。行不数步，马前蹄忽陷，浸湿衣袍。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卢，的卢！今日妨吾！"言毕，那马忽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玄德如从云雾中起。（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04页）

公饮数杯酒毕，一面仍与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惊。"公曰："任汝医治。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罗贯中：《三国演义》第646页）

……吃到半酣里，也有唱的，也有说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正在那里喧哄，只听得门外老鸦哇哇的叫。众人有叩齿的，齐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们做甚么鸟乱？"众人道："老鸦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这话？"那种地道人笑道："墙角边缘杨树上新添了一个老鸦巢，每日只聒到晚。"众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几个道："我们便去。"智深也趁着酒兴，都到外面看时，果然绿杨树上一个老鸦巢。众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静。"李四便道："我与你盘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树前，把直裰脱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缀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将那株绿杨树连根拔起。（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85—86页）

术人惆怅良久，乃曰："我筹之烂熟。春初雪积，人间何处可觅？惟王母园中，四时常不凋谢，或有之。必窃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阶而升乎？"曰："有术在。"乃启笥，出绳一团，约数十丈，理其端，望空

中掷去；绳即悬立空际，若有物以挂之。未几，愈掷愈高，渺入云中；手中绳亦尽。……子力持索，盘旋而上，手移足随，如蛛趁丝，渐入云霄，不可复见。久之，坠一桃，如碗大。术人喜，持献公堂。堂上传示良久，亦不知其真伪。（蒲松龄：《偷桃》《聊斋志异》第13页）

郭孝子接着行李，又走了几天，那日天气甚冷，迎着西北风，那山路冻得象白蜡一般，又硬又滑。郭孝子走到天晚，只听得山洞里大吼一声，又跳出一只老虎来。郭孝子道："我今番命真绝了！"一交跌在地下，不省人事。原来老虎吃人，要等人怕的。今见郭孝子直僵僵在地上，竟不敢吃他，把嘴合着他脸上来闻。一茎胡子戳在郭孝子鼻孔里去，戳出一个大喷嚏来，那老虎倒吓了一跳，连忙转身，几跳跳过前面一座山头，跌在一个涧沟里，那涧极深，被那棱撑象刀剑的冰凌横拦着，竟冻死了。（吴敬梓：《儒林外史》第448页）

（7） 综合动作

云长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佯推醉曰："公今请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伤故旧之情，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另作商议。"鲁肃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吕蒙、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见云长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肃被伤，遂不敢动。云长到船边，却才放手，早立于船首，与鲁肃作别。肃如痴似呆，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罗贯中：《三国演义》第573页）

张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来，只指望和尚来扶他，便要动手。智深见了，心里早疑忌道："这伙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来，莫不是要颠洒家？那厮却是倒来捋虎须！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众人面前来，那张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们特来参拜师父。"口里说，便向前去，一个来抢左脚，一个来抢右脚。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脚早起，腾的把李四先踢下粪窖里去；张三洽待走，智深左脚早起，两个泼皮都踢在粪窖里挣扎。后头那二三十个破落户惊的目瞪口

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个走的，一个下去；两个走的，两个下去。"众泼皮都不敢动弹。（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84页）

孙富视十娘已为囊中之鳖，即命家童送那描金文具，安放船头之上。十娘取钥开锁，内皆抽替小箱。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层来看，只见翠羽明珰，瑶簪宝珥，充牣于中，约值数百金。十娘遽投之江中。李甲与孙富及两船之人，无不惊诧。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箫金管。又抽一箱，尽古三紫金玩器，约值数千金。十娘尽投之于大江中。岸上之人，观者如堵。齐声道："可惜可惜！"正不知什么缘故。最后又抽一箱，箱中复有一匣。开匣视之，夜明之珠，约有盈把。其它祖母绿，猫儿眼，诸般异宝，目所未睹，莫能定其价之多少。众人齐声喝采，喧声如雷。十娘又欲投之于江。……公子又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娘谢罪。十娘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众人急呼捞救。但见云暗江心，波涛滚滚，杳无踪影。可惜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于江鱼之腹。（冯梦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第497—498页）

黛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他穿着簇新藕合纱衫，竟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泪，一面回身，将枕上搭的一方绢帕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一语不发，仍掩面而泣。宝玉见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接近前些，伸手拉了他一只手，笑道："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和你到老太太那里去罢。"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还这么涎皮赖脸的，连个理也不知道——"（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61页）

晴雯听了，笑道："既这么说，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听撕的声儿。"宝玉听了，便笑着递给他。晴雯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又听"嗤""嗤"几声。宝玉在旁笑着说："撕的好，再撕响些。"

正说着，只见麝月走过来，瞪了一眼，啐道："少作点孽儿罢！"宝玉赶上来，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给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几半

子，二人都大笑起来。（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76—377页）

贾母这边说声"请"，刘老老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说完，却鼓着腮帮子，两眼直视，一声不语。众人先还发怔，后来一想，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湘云掌不住，一口茶都喷出来。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只叫"爱哟！"宝玉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却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掌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揉肠子"。（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489—490页）

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Q谈闲天：

"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哩，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

"女人……吴妈……这小孤孀……"阿Q想。

"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

"女人……"阿Q想。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来。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一刹时中很寂然。

"啊呀！"吴妈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阿Q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楞，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仿佛觉得有些糟。他这时确也有些忐忑了，慌张的将烟管插在裤带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转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杠站在他面前。（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13—114页）

但阿Q这回的回来，却与先前大不同，确乎很值得惊异。天色将

黑，他睡眼蒙胧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把满是钱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未庄老例，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与其慢也宁敬的，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Q，但因为和破夹袄的阿Q有些两样了，古人云，"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所以堂倌、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22—123页）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咳，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

王胡惊得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Q身边；别的人也一样。（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24页）

象一条蛇，大利拉纠缠着参孙的粗壮的躯干；象蛇的尖端开锋的毒舌头，她那一会儿软媚，一会儿泼辣，一会儿佯嗔，一会儿呜呜咽咽的百般做作，百般花言巧语，刺进了参孙的耳朵，刺痛了他的脑，有时使他麻痹，有时使他战栗，甚至有时也使他不免一阵儿的迷惑晕眩。（茅盾：《参孙的复仇》《茅盾文集》第八卷252页）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轱辘轱辘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沾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妈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王愿坚：《党费》《普通劳动者》第8页）

玛尼罗夫结婚虽然已经八年多，但还是分吃着苹果片、糖果或胡桃，用一种表示真挚之爱的动人的娇柔的声音，说道："张开你的口儿来呀，小心肝，我要给你这一片呢。"这时候，那不消说，她的口儿当然是很优美的张了开来的。一到生日，就准备各种常人的赠品——例如玻璃的牙粉盒之类。也常常有过这样的事，他们俩都坐在躺椅上，也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他放下烟斗来，她也放下了拿在手里的活计，来一个很久很久的身心交融的接吻，久到可以吸完一支小雪茄。（〔俄〕果戈理：《死魂灵》第71页）

泼留希金给他所有的仆役穿的，就只有一双长靴，总是放在前厅里。有谁受主人的屋子里叫唤，就得先在全个前园里跳舞一番，到得大门，穿上长靴，以这体裁走进屋子去。一走出屋子，又须在大门口脱下他的长靴，踏起脚后跟走回原路去。假使有人在秋天，尤其是在早晨，如果初霜已降，从窗子里向外一望，他就能欣赏这美景，看泼留希金家的仆役演着怎样出色的跳舞的。（〔俄〕果戈理：《死魂灵》第244—245页）

她记起死去的丈夫向她求婚的情景。一次晚会上，他在昏暗的过道里抓住她，用整个身子把她挤到墙上，闷声闷气地、怒冲冲地问道："愿意嫁给我吗？"

她觉得疼痛和屈辱，而他却用力揉搓着她的胸部，气喘吁吁，把湿热的气息吹到她的脸上。她竭力在他的怀里挣扎着，终于挣脱到一边去。

"哪里走！"他吼了一声。"你——，答应吗，喂？"

她因为害羞和委屈，喘不过气来，说不出一句话。

有人推开过道的门，他才慢慢放开她，并且说："礼拜天我就叫媒人来……"

媒人果然来了。

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把眼睛闭上了。（〔苏〕高尔基：《母亲》第28—29页）

……法国大使惹诺先生，每边有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是浅色头发，另一个是褐色头发；他穿一套浅灰色的常礼服，里面是白得耀眼的衬衫。他那小小的脸上，蓄着漂亮的唇髭，长着个尖尖的鼻子，流露出放荡以后那种十分憔悴的样子。他带着喉音，卷着舌头，滔滔不绝地谈着，不时弯下腰去，一会儿向着褐色头发的女人那种半裸着的媚态（为了这，她用鲜花在他手上打了一下），一会儿又向着浅色头发的女人那个珍珠似的粉红色的肩头，她吃吃地笑着，仿佛这个法国人正在搔得她发痒似的。（〔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二部 343 页）

他双手叉腰，把身子朝后一仰，眯缝着眼睛，微动着灵活的、缎子似的眉毛，仔细打量这小家伙，忽然爽朗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是那么高，那么和善，那么快活，连他自己都奇怪他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来。

小家伙惶恐地用鼻子大声吸了口气，心里仍旧有些怀疑。但是他懂得，这里面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地，一切都变得好玩极了，于是便拚命地皱着脸，弄得鼻孔都朝了天，同时也——完全象孩子那样——顽皮地、声音尖细地笑了起来。麦杰里察没有料到他来这一手，笑得格外响了；他们俩无形之中就象故意互相逗笑似的，这样大笑了几分钟：一个是——在马背上笑得前仰后合，牙齿被篝火映得灿然发光，一个是——一屁股坐在地上，用手掌支着地面，每发出一阵大笑就把整个身子往后一仰。（〔苏〕法捷耶夫：《毁灭》第 148—149 页）

"有时候领到工钱，偶尔跟同志们去喝一杯。有时候喝了酒回家，一路上踉踉跄跄，那副样子旁人看来一定可怕吧。你会觉得大街太狭窄，当然更不用说小巷子了。那时候我是个强壮的小伙子，身体结实得象魔鬼，很能喝酒，即使醉了，也还能自己走回家去。不过，有时候最后一程路只好放了头档，那就是说爬了回去，但还是爬得到的。她可既不责备，也不叫嚷，更不吵闹。我的伊林娜只是笑笑，连笑也笑得很小心，怕我喝醉了酒动气。她一面给我脱鞋，一面喁喁地说：'安德留沙，你靠墙睡吧，要不睡着了会从床上滚下来的。'嗯，我就象一袋麦子一样倒下了，什么东西都在眼睛前面晃动。只在睡意朦胧中，听到她用一只手轻

轻地抚摩着我的头，嘴里喃喃地说些亲热的话，这是说，她在怜惜我…… （〔苏〕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第434—435页）

我马上把两只手向她们伸出来。她的随从们就一把抓住我的手。她们撕下我的头巾，不顾羞耻的剥掉我的衣服。在我的胸前她们找到了一张旧院长的小像片，就一手抢去；我求她们让我再吻它一下，也被拒绝。她们扔给我一件衬衣，把我的袜子脱掉，给我围上一只口袋，就这样领着我光头赤足地穿过走廊。我狂呼，大喊救命；但是她们早已敲过钟，不准任何人出来。我向天呼救，躺在地上，她们拖着我。当我被拖到楼下的时候，我的手上和脚上已经是鲜血淋漓，两条腿遍是创伤；当时我那副样子，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见也会伤心。（〔法〕狄德罗：《修女》第61页）

他看见群众让出一条路来。群众中走出一个装束奇特的少女，带同着一只雪白的有金色的两角的小山羊，手里拿着一个小鼓。

加西莫多一只眼睛瞬动起来，那就是他昨夜曾经想要背走的那个少女。他模糊地以为她这时就是为此要来惩罚他的。并且这种事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算稀罕的。他因为耳聋而受了惩处，因为耳聋而受了刑罚。他不怀疑她也是来向他报仇的，也是同别人一样来打他的。

……

她一句话也不说地，走近那弯着身子躲避她的犯人，从胸衣下取出一个葫芦，温柔地拿到那可怜人干裂的嘴边。

于是人们看见那一直干枯的眼睛里，滚出了一大颗眼泪，慢慢地沿着那难看的、长久失望着的脸颊落下来。那也许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流下的一滴眼泪。

这时他把喝水的事忘掉了。吉卜西女郎不耐烦地撅了撅嘴，微笑着倒了一滴水到加西莫多的口里。他贪馋地吞饮着。他是渴到极点了。

喝完了，那可怜的人伸着他的黑嘴，无疑是想吻一吻那曾经带给他

那么多安慰的手。但那少女，也许是记起了昨晚上的可怕的袭击，惊恐地把手缩回去了，好象一个害怕被野兽咬上一口的小孩子。（〔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 299—301 页）

不时有人打呵欠了，另一个几乎立刻就摹仿他；每一个在轮到自己受影响的时候也都打呵欠了，不过却随着自己的个性和世故以及社会地位，或者带着响声张开嘴巴，或者略略张开随即举起一只手掩住那只吐出热气的大窟窿。（〔法〕莫泊桑，《羊脂球》《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 14 页）

不久大家睡静了。源氏公子试把纸隔扇上的钩子打开，觉得那面没有上钩。他悄悄地把纸隔扇拉开，但见入口处立着帷屏，灯光暗淡，室中零乱地放着些柜子之类的器具。他就从这些器具之间走进室内，走到这女子所在的地方，但见她独自睡着，身材很小巧。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终于伸手把她盖着的衣服拉开。这空蝉只当是她刚才叫的那个侍女中将回来了，却听见源氏公子说："刚才你叫中将，我正是近卫中将，想来你了解我私下爱慕你的一片心吧。……"空蝉吓了一跳，不知如何是好，疑心自己着了梦魇，惊慌地"呀"的叫了一声。她用衣袖遮着自己的脸，说不出话来。（〔日〕紫式部：《源氏物语》上册第 44—45 页）

吃饭的时候，他身边常放一小壶酒。我快手抢来和壶嘴悄悄儿接两个吻，再放回原处。不过这办法没行多久。他喝酒发现少了几口，怕有走失，从此抓住壶把，一下也不放手。我就拧地截了一长段麦秆儿，插进壶嘴，使劲一吸，把酒引到归宿处；磁石也没有我那股吸力。可是那混蛋精明得很，想必知觉了。他从此又改变办法，把酒壶夹在两脚中间，再用手按住；这样一来，酒壶里的酒就稳归他受用。我喝酒上了瘾，馋得要命，眼看麦秆帮不了我的忙，就另出主意，在壶底钻个小小的窟窿或泉眼，轻轻巧巧封上一层很薄的蜡。吃饭的时候我假装怕冷，挤在那小器瞎子的两腿中间，向火取暖。那层蜡很薄，暖气一烘就化，酒就

源源而出；我张嘴凑着，酒全流到我嘴里，一滴不糟蹋。等到那倒霉家伙把壶送到嘴边，壶里已经空了。他很惊讶，不知是怎么回事，只顾自咒自骂，又咒骂那酒壶和酒。我说："大伯，你总不能说是我喝了你的酒吧，酒壶你自己拿着呢，没有放一放手。"（〔西班牙〕佚名：《小瘪子》第9页）

我们坐在一个围栏上，他说："这回我让你放量吃。这串葡萄咱们俩各吃一半。你摘一颗，我摘一颗，这样平分。不过你得答应我，每次只摘一颗，不许多摘；我也一样，咱们就这么直吃到完，谁也不能作弊。"我们讲定就吃。可是那奸贼第二次摘的时候改变了主意，两颗一摘，料想我也那样。我瞧他说了话不当话，不甘落后，还要胜他一着；我只要吃得及，每次摘两颗、三颗，或者还不止。那串葡萄吃完，他还拿着光杆儿不放手，摇头说："瘸子，你作弊了。我可以对天发誓，你是三颗三颗吃的。"我说："没的事儿啊，干吗疑心我三颗一吃呀？"那乖觉透顶的瞎子答道："你知道我是怎么瞧透你是三颗三颗吃的？我两颗两颗吃，你始终没嘀咕一声呀。"我心里暗笑，尽管只是个孩子，也看到那瞎子的精明。（〔西班牙〕佚名：《小瘪子》第11—12页）

五 语言类

(1) 情态语言

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详。"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玄德曰："备肉眼安识英雄？"操曰："休得过谦。"玄德曰："备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实有未知。"操曰："既不识其面，亦闻其名。"玄德曰："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操曰："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孙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乎？"操曰："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玄德曰："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 (罗贯

中：《三国演义》第186—188页）

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好雄，公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266—267页）

却说牛二抢到杨志面前，就手里把那口宝刀让将出来，问道："汉子，你这刀要卖几钱？"杨志道："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牛二喝道："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刀有甚好处，叫做宝刀！"杨志道："酒家的须不是店上卖的白铁刀，这是宝刀。"牛二道："怎的唤做宝刀？"杨志道："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没血。"

……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来剁一个人我看。"杨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杀人？你不信时，取一只狗来杀与你看。"牛二道："你说杀人，不曾说杀狗！"杨志道："你不买便罢，只管缠人做甚么？"牛二道："你将来我看。"杨志道："你只顾没了当，酒家又不是你撩拨的！"牛二道："你敢杀我？"杨志道："和你往日无冤，昔日无仇，一物不成两物，现在没来由杀你做甚么？"

牛二紧揪住杨志说道："我偏要买你这口刀。"杨志道："你要买，将钱来。"牛二道："我没钱。"杨志道："你没钱，揪住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这口刀。"杨志道："我不与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剁我一刀。"杨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139—140页）

乐和唱这个词，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撺做粉碎。

（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883页）

原来那接风酒内，已下了慢药。当夜李逵饮酒了，次日，具舟相送。李逵道："哥哥几时起义兵，我那里也起军来接应。"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我死之后，尸首定葬于此处，我已看定了也！"言讫，堕泪如雨。李逵见说，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言讫泪下，便觉道身体有些沉重。
（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第1411页）

三藏道："徒弟，不是问饭。他这观里，有甚么人参果，似孩子一般的东西，你们是那一个偷他的吃了？"八戒道："我老实。不晓得，不曾见。"清风道："笑的就是他！笑的就是他！"行者喝道："我老孙生的是这个笑容儿，莫成为你不见了甚么果子，就不容我笑？"三藏道："徒弟息怒。我们是出家人，休打诳语，莫吃昧心食。果然吃了他的，陪他个礼罢。何苦这般抵赖？"行者见师父说得有理，他就实说道："师父，不干我事。是八戒隔壁听见那两个道童吃甚么人参果，他想一个儿尝新，着老孙去打了三个，我兄弟各人吃了一个。如今吃也吃了，待要怎么？"明月道："偷了我四个，这和尚还说不是贼哩！"八戒道："阿弥陀佛！既是偷了四个，怎么只拿出三个来分，预先就打起一个偏手？"那果子倒转胡廛。　（吴承恩：《西游记》第315页）

那张四在旁，把婆子瞅了一眼，说道："你好失心儿，风风无宝处不落。"此这一句话，道着这婆子真病，须臾怒起，紫涨了面皮，扯定张四大骂道："张四，你休胡言乱语。我虽不能不才，是杨家正头香玉，你这老油嘴，是杨家那腌子合的？"张四道："我虽是异姓，两个外甥是我姐姐

养的，你这老咬虫！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头放水。”姑娘道：“贱没廉耻，老狗骨头。他少女嫩妇的，留着他在屋里，有何算计？既不是图色欲，便欲起谋心，将钱肥己。”张四道：“我不是图钱，争奈是我姐姐养的，有差迟，多是我过不得日子；不是你这老杀才。搬着六引着小，黄猫儿黑尾。”姑娘道，“张四，你这老花枨！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骗口张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时不使了绳子杠子！”张四道：“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拣将钱来，焦尾靶。怪不的恁无儿无女！”姑娘急了，骂道：“张四贼！老苍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合道士，你还睡在梦里。”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七回 11—12 页）

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亲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象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一顿夹七夹八，骂得范进摸门不着。（吴敬梓：《儒林外史》第39 页）

王玉辉道：“你如今要怎样？”三姑娘道：“我而今辞别公婆、父亲，也便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了！”公婆两个听见这句话，惊得泪下如雨，说道，“我儿，你气疯了！自古蝼蚁尚且贪生，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养活你，要你父亲养活？快不要如此！”……王玉辉道：“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自古‘心去意难留’。”因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

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是这样做吧。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吴敬梓：《儒林外史》第553页）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了，该打，该打！”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别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黛玉一一答应。一面熙凤又问人，“林姑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屋子叫他们歇歇儿去。”（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0页）

那刘老老先听见告艰苦，只当是没想头了，又听见给他二十两银子，喜的眉开眼笑道，“我们也知道艰难的，但只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呢。凭他怎样，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哩！”周瑞家的在旁听见他说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78页）

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叫我送花儿来了。”宝玉听说，便说：“什么花儿？拿来我瞧瞧。”一面便伸手接过匣子来看时，原来是两枝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

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也不敢言语。（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86页）

那焦大又恃贾珍不在家，因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别人；这样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没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跷起一只腿，比你的头还高些。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把子的杂种们！"（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91—92页）

众人见他太撒野，只得上来了几个，拽起拖到，拖往马圈里去。焦大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众小厮见说出来的话有天没日的，唬得魂飞魄丧，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92页）

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犹未完，黛玉已摇摇摆摆的进来，一见宝玉，便笑道："哎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让坐，宝钗笑道："这是怎么说？"黛玉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道："这是什么意思？"黛玉道："什么意思呢：来呢一齐来，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明儿我来，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呢：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热闹。——姐姐有什么不解的呢？"（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98—99页）

李嬷嬷又问道："这盖碗里是酪，怎么不送给我吃？"说毕，拿起就吃。一个丫头道："快别动！那是说了给袭人留着的，回来又恶气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认，别带累我们受气。"李嬷嬷听了，又气又馋，便说道："我不信他这么坏了肠子！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这个值钱的，也是应该的。难道待袭人比我还重？难道他不想想怎么长大了？我的血变了奶，吃的长这么大；如今我吃他碗牛奶，他就生气了？我偏吃了，看他怎么着！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儿！"一面说，一面赌气把酪全吃了。（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219页）

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的通红了，登时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桃腮带怒，薄面含嗔，指着宝玉道："你这该死的，初说了！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帐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二字，就把眼圈儿红了，转身就走。（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270页）

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来，笑道："这件东西，好象是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一个的。"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原来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他才是留心呢。"宝钗听说，回头装没听见。（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351页）

晴雯笑道："呸！好没见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充有脸呢！"秋纹道："凭他给谁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给别人剩的给我，也罢了；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气！"（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452页）

探春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说着，便命丫鬟们把箱一齐打开，……请凤姐去抄阅。凤姐陪笑道："……快快给姑娘关上。"

……探春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可不能！……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去自领。——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

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说着，不觉流下泪来。

……

探春道："可细细搜明白了！若明日再来，我就不依了。"……

那王善保家的……只当是探春认真单恼凤姐，与他们无干，他便要趁势作脸，因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凤姐见他这样，忙说："妈妈走吧，别疯疯癫癫的——"

一语未了，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几岁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在我们眼前逞脸。如今越发了不得了！你素性望我动手动脚的了！……你来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儿！"说着，便亲自要解钮子，拉着凤姐儿细细的翻，"省得叫你们奴才来翻我！"

……

凤姐笑道："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探春冷笑道："我们做贼的人，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就只不会背地里调唆主子！"（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965—967页）

（宝玉）一面与妙玉施礼，一面又笑问道："妙公轻易不出禅关，今日何缘下凡一走？"

妙玉听了，忽然把脸一红，也不答言，低了头，自看那棋。宝玉自觉造次，连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们在家的俗人。头一件，心是静的。静则灵，灵则慧——"宝玉尚未说完，只见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宝玉一眼，复又低下头去，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红晕起来。（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第1144页）

王夫人即传了鸳鸯的嫂子进来，叫他看着入殓，……赏了他嫂子一百两银子，……他嫂子磕了头出去，反喜欢说："真真的我们姑娘是个

有志气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声，又得了好发送！”傍边一个婆子说道：“罢呀！嫂子！这会子你把一个活姑娘卖了一百银便这么喜欢了；那时候儿给了大老爷，你还不知得多少银钱呢，你该更得意了。”一句话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红了脸走开了。刚走到二门上，见林之孝带了人抬进棺材来了，他只得也跟进去，帮着盛殓，假意哭嚎了几声。（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1427页）

傅抚院本来站在廊檐底下的，后来听见姨太太要找少爷，知道事情闹大了，只得回转上房，到套间里，在靠窗一张椅子上坐下叹气。姨太太也不睬他。后来看见小婆打儿子，又要勒死儿子，他老人家也动了真气，便气愤愤站起来说道：“儿子是我养的。你们做妾妇的人不懂得道理，好歹有我管教，你须打他不得！”姨太太一听这话，格外生气，便使劲唾了傅抚院一口道：“你说儿子是你养的，难道不是我十月怀胎怀出来的？我是他的娘，我就可以打得他！”说着，顺手又打了儿子几巴掌。儿子又哭又跳。傅抚院道：“岂有此理！我们这种诗礼人家，一个做小老婆的都要如此颠狂起来，还了得！”姨太太道：“小老婆不是人？”傅抚院道：“人家纵容小老婆，把小老婆顶在头上；我这个老爷不比别人，我要照我的家教。从前老太爷临终的时候有过遗嘱的，不好我就要……”话未说完，姨太太逼着问道：“你要怎么样？”傅抚院又缩住了嘴，不肯说出来。姨太太道：“开口老太爷遗嘱，闭口老太爷遗嘱，难道你在外头相与那不成器的女人，也是老太爷遗嘱上有的吗！既然家教好，从前就不应该同那臭婊子来往！也不晓得姓张的、姓王的养了杂种，一定要拉到自己身上。”（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353—354页）

“那洋人的脾气是越扶越醉的。不理他倒也罢了，理了他，他倒跳上架子了。龙都司同他拉手，他不同他拉，却把他的手一推，瞪着眼睛打着外国话问他。你不会外国话，不理他也就罢了，偏偏这位龙总爷又要充内行，不晓得从那里学会的，别的话一句不会说，单单会说‘亦司’一句。洋人打着外国话问他：‘你可是来接我的不是？’龙都司接了一声‘亦司’。洋人又问：‘既然派你来接我，为甚么不早来？你可是偷懒不

来？'龙都司又答应了一声'亦司'。洋人听了他'亦司亦司'，心上愈觉不高兴。又问他道：'你不来接我，如今天下雨，你可是有心要弄坏我的行李不是？'这时候，我们懂得外国话，都在旁边替他发急。谁知他不慌不忙又答应了一声'亦司'。洋人可就不答应了。他手里本来有根棍子的，举起棍子兜头就打，谁知用力过猛，棍子一碰就断。彼时洋人气不过，一面嘴里骂他，一面就伸手把他手里的马棒夺了过来，没头没脸就是一顿。等到头已打破，他嘴里还在那里'亦司亦司'。真正把我们旁边人气昏了！"（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526页）

有天亦是宝小姐醉后，瞿太太过来替他倒了碗茶，接着又装了几袋水烟。宝小姐醉态可掬的，一手搂着瞿太太的颈项，说道："我来世修修，修到有你这个女儿，我就开心死了！"瞿太太道："我是巴而不得做姑奶奶的女儿，只怕够不上。"宝小姐道："别的都可以，倒是你是上了岁数的人，我只有这一点点年纪，那有你做我的女儿的道理。"瞿太太道："姑奶奶说那里话来！常言说得好：'有志不在年高'。我那一桩赶得上姑奶奶？只要姑奶奶肯收留，我就情愿拜在膝下，常常伺候你老人家。"此时宝小姐已有十分酒意，忘其所以，听了瞿太太的话，并不思量，便冲口而出道："既然如此，你就替我磕个头，叫我一声'娘'罢。以后我疼你。"一句话直把瞿太太乐的要死，果真爬在地下替宝小姐磕了一个头，叫了一声"干娘"。宝小姐趁着酒盖了脸，便答应了一声，见他磕头，动也不动。（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652—653页）

正在为难的时候，文制台早已瞧见了，忙问一声："什么事？"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

"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扎挣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巡捕道："原本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听完，举起腿来又是一脚，说道："别的客不准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帐！还不快请进来！"（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919页）

孔乙已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已，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已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已便涨红了脸，额上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鲁迅：《孔乙已》《呐喊》第28—29页）

孔乙已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已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帐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帐；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已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已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鲁迅：《孔乙已》《呐喊》第30页）

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

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哈，亮起来了。”

阿Q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阿Q没有办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文说过，阿Q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02—103页）

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有看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法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哥，象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Q说着自去了。

大家都怃然，没有话。赵太爷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点灯。赵白眼回家，便从腰间扯下搭连，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30页）

他进去先把车放好，而后回来大着胆叫了声刘姑娘。

"进来！"

他推开门，她正在床上斜着呢，穿着平常的衣裤，赤着脚。依旧斜着身，她说："怎样？吃出甜头来了是怎着？"

祥子脸红得象生小孩时送人的鸡蛋。愣了半天，他迟迟顿顿的说："我又找好了事，后天上工。人家自己有车……"

她把话接了过来："你这小子不懂好歹！"她坐起来，半笑半恼的指着他："这儿有你的吃，有你的穿，非去出臭汗不过瘾是怎着？老头子管不了我，我不能守一辈子女儿寡！就是老头子真犯牛脖子，我手里也有俩体己，咱俩也能弄上两三辆车，一天进个块儿八毛的，不比你成天满街跑臭腿去强？我哪点不好？除了我比你大一点，也大不了多少！我可是能护着你，疼你呢！"

"我愿意去拉车！"祥子找不到别的辩驳。

"地道窝窝头脑袋！你先坐下，咬不着你！"她说完，笑了笑，露出一对虎牙。

祥子青筋蹦跳的坐下。"我那点钱呢？"

"老头子手里呢，丢不了，甭害怕；你还别跟他要，你知道他的脾气？够买车的数儿，你再要，一个小子儿也短不了你的；现在要，他要不骂出你的魂来才怪！他对你不错！丢不了，短一个我赔你俩！你个乡下脑瓢！别让我揍你啦！"

祥子又没的说了，低着头掏了半天，把两天的车租掏出来，放在桌上："两天的。"……

虎姑娘过来，把钱抓在手中，往他的衣袋里塞："这两天连车带人都白送了！你这小子有点运气！别忘恩负义就得了！"说完，她一转身把门锁上。（老舍，《骆驼祥子》第55—56页）

"……现在我们的对头快要来对付我们了，我们当然不能再和他们讲客气了。何二老爷办团练，胡扒皮和他们通声气，……我主张将他们的老根烧去，造他们的祖宗，来叫他们一个无家可归才好。你赞成吗？"

"这当然是可以的事情。"李杰毫不犹豫地这样说了。他这时并没

想到有令他为难的事。可是李木匠的考问的眼光忽然射到他的身上来了。

"但是李家老楼怎么办呢？不烧吗？"

李杰的脸孔即时苍白起来了。他明白了李木匠的意思。怎么办呢，啊？……如果何家北庄和胡家的房屋可以烧去，那李家老楼为什么不可以烧？如果何二老爷和胡根富是农民的对头，那他的父亲李敬斋，岂不是更为这一乡间的祸害？"不烧吗？"不，李家老楼也应当烧呵，决不可以算做例外。但是……躺在床上病着的母亲……一个还未满十岁的小姑娘，李杰的妹妹……这怎么办呢？啊！李敬斋是他的敌人，可以让他去。李家老楼也不是他的产业了，也可以烧去。但是这病在床上的母亲，这无辜的世事不知的小妹妹，可以让他们烧死吗？可以让他们无家可归吗？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呵？……

李杰低下头来了。义务与感情的冲突，使得他的一颗心战栗起来了……房中一时的寂然……无情的，如锋利的刀口似的声音又紧逼着来了：

"不烧吗？"

李杰被逼得不得不开口了，但是他的声音是这样地低微而无力：

"木匠叔叔，要烧，李家老楼当然也不能算做例外。不过……木匠叔叔！我的母亲病着躺在床上，还有一个不知世事的小妹妹……"

"不烧吗？"

李杰仍旧低着头，宛如驯服的待刑的罪犯一般。他没有勇气再往下说下去了。他觉得他此刻可以跪下来请求李木匠不再逼问他，呵，这是怎样残酷的逼问呵！……

"那么，怎么办呢，队长？"

残酷的，尖冷的，侮辱的声调终于逼得李杰气愤起来了。

"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吗？！"

"听队长的命令……"

李木匠说了这末一句，便回转身走出房门去了。李杰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停了一会，忽然明白了：李木匠决意烧去李家老楼……病在床上的母亲或者会被烧死……痛哭着的惊叫着的小妹妹……这怎么办

呢，啊？……李杰在绝望的悲痛的心情之下，两手紧紧地将头抱住，直挺地向床上倒下了。他已一半失去了知觉……（蒋光慈：《田野的风》《蒋光慈选集》第279—281页）

姚志兰松口气说："妈，午饭吃什么？留他吃饺子好不好？"

吴天宝插嘴说："包饺子我会擀皮，管保比脚末跟老皴皮还厚。"

姚大婶笑道："罢呀，你是客，坐着喝水吧。"

姚志兰咯地笑了："他那人，还闲得住？叫他劈棒子好啦。"

吴天宝说："我又不是盐店掌柜的，谁当咸（闲）人？"说着把蓝制服一脱，抡到炕上，挽起袖子，蹲到灶火坑里劈木头，一面劈一面打着口哨。

姚大婶调面，望着吴天宝寻思说："这孩子，灵灵俏俏的，倒有意思。人也不藏假，就是那一汪子清水，一眼看到底。"心里有意，嘴里就问东问西，拿话套问吴天宝的身世根底。

吴天宝朝姚志兰挤了挤眼，意思说："你妈相女婿了。"一面笑着说："大婶，你问我的来历么？我这人有鼻子有眼，可不简单。一下生就不缠娘，三岁离开爹爹，风吹雨打，不知怎么就长大了。"

姚志兰用手背挡着嘴笑道："你就会练贫，一句正经话没有。"

吴天宝说："这不是正经话是什么？爹娘一死，我住的是黄莲寺，吃的是曲麻菜，喝的是栀子水，三伏天，蚊子跳蚤都不叮我，嫌我的肉苦。"

姚志兰翻了他一眼说："你听听，这个贫嘴。明明是苦事，他当玩话说。你为什么不知道愁呢？"

吴天宝说："愁？过去受那些王八兔子鳖揍子气，我恨都恨不过来呢，还愁。要愁早愁死了。于今天下变了，日子好了，我也想愁愁，可是愁什么呢？你告诉告诉我吧，我也好学着点。"（杨朔：《三千里江山》第10—11页）

正在这时，从门外窜进一个老汉来，看起来有六十多岁了，但胡子却刮得光溜光，头上戴着顶呢子鸭舌帽，脚上穿着对旧皮鞋，身上却是

老庄户人家的打扮——蓝布袄，蓝布裤，腰里扎着条白布腰带。他一进门就对着社长直嚷嚷：

“我不干了，要到太原方找工作去！辞职，准不准？说话！”

“不准！”甄明山满不在乎地说。

这老汉马上把帽子脱下来，举在手上，唱道：

“听他言不由人怒发冲冠，好一似 烈 火上 又 把油添，好恼，呀，呀，呀……”他一面唱，一面还学着须生的架式，又吹胡子，又甩袖子。引得我们都大笑了。女会计用手绢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说道：

“赵大叔，你每天要来搅一阵乱，把人的头都炒昏了！”

“怎么？秀英，昏了？”赵大叔连忙坐到椅子上，闭起眼睛，学着旦角的腔调，嗽声叹气地唱道：“我昏昏沉沉一梦中，耳缝里忽听有人声……”

没等他唱完，秀英和甄明山已经笑得东倒西歪了；我也笑得差点把开水碗打了。赵大叔搓了搓手，又用指头在两只眼上摸了一下，继续唱道：

“……我强抖精神睁开眼……嚇啦切，光光光……啊！这是哪里来的客人？”他忽然看到了我，问社长。

甄明山忍着笑对我说：

“这是赵大叔，哦，哦……赵吉成老汉，人们都称他赵大叔。我们社里的饲养员。”又回头对赵大叔说，“这 是 县上来的，老 马 同志。”（马烽，《饲养员赵大叔》 《我的第一个上级》第 1 — 2 页）

走到床边，三下两下把女人摇醒了，女人惊得连忙坐了起来：“出了什么事？”杨三斗摇摇手，压着嗓子说：“看你这副破锣喉咙！告诉你，运气，运气来了！”女人还不在意，“难道你跌个觔斗拾着金子啦？！运气，运气，半夜三更想什么糊涂心思，把人家吓了一大跳！”男的捧了把苞芦送到她鼻子下面：“你看——”女人“呵”了一声，忙 问，“哪 里来的？”“哪里来的，也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也不是骗的，也不是借的，正如你说，是跌个觔斗拾来的！嗨，煮熟的鸭子飞到桌上来了！”女的 又问：“不 知是社里的，还是私人的？”“管他公的、私的，王 母娘 娘、阎王老子的！只要

是金花、闪亮、焦脆、迸碎、溜圆的就行！"夫妻两个欢喜了一夜。（方之：《杨妇道》《重放的鲜花》第344页）

"就是这条狗！"罗士特来夫说着，一面捏住它的领子，用一只手高高的举起……

"我吩咐过你的，你又没有做，"罗士特来夫对坡尔菲里说，一面留心的看着那狗的肚子，"篦篦它。你简直完全不记得了。"

"没有，我篦了的。"

"那么，这些跳蚤从哪儿来的呀？"

"那我不知道。也许是，它从马车上弄来的罢！"

"胡说！昏蛋！给它篦篦，你梦里也想不到，我看是就是你这驴子把自己的过给了它的。瞧呀，乞乞科夫，瞧呀，怎样的耳朵！你来呀，碰一碰看！"

"何必呢！我看见的！这种子很好，"乞乞科夫说。

"不不，碰一碰看；摸一下耳朵！"

乞乞科夫要向罗士特来夫表示好意，便摸了一下那狗的耳朵。"是的，会成功一匹好狗的，"他加添着说。

"再摸摸它那冰冷的鼻头！拿手来呀！"因为要不使他扫兴，乞乞科夫就又碰一碰那鼻子，于是说道："不是平常的鼻子！"

"这是真正的猛狗呵！"罗士特来夫还要继续的说。"我得招认，我想找一匹猛狗，是已经很久的了。喂，坡尔菲里，拿它去。"（[俄]果戈理：《死魂灵》第147—148页）

且尔托泼洽诺夫和玛霞相持了足足半个钟头。他有时向她走近去，有时又跳回来，有时举手想打她，有时又向她深深地鞠躬，哭泣，叫骂……

"我受不住了，"玛霞重复地说，"我痛苦极了。……厌烦得要命。"

……

"厌烦，"她第十次说。

"那么我打死你，好吗？"他突然叫出，从袋里拿出手枪来。

玛霞微笑了；她的脸生动起来。

"有甚么呢？打死我吧，邦提列·叶列美奇，随你的便；回去我是不回去了。"

"你不回去了吗？"且尔托泼哈诺夫扳起了手枪的扳机。

"不回去了，亲爱的。一辈子也不回去了。我的话是坚决的。"

且尔托泼哈诺夫突然把手枪塞在她手里，坐在地上了。

"还是你打死了我吧！没有了你，我不要活了。你讨厌我，我对世间一切就都觉得讨厌了。"

……

"再见吧！"玛霞富有表情地、决断地重复说一遍，便挣脱他的手去了。（〔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 342—344 页）

"叶琳娜·尼古拉叶夫娜，请别那么说，我求您。就是您不那么说，我也够难受的了。相信我吧，我的决定费了我很大的气力。要是您知道……"

"我不要知道，"叶琳娜突然感到了恐怖，截断了他，"我不要知道您为什么要走。……看起来，那是必要的。看起来，我们是不能不分别的。您不会无端地叫您的朋友心里难过。可是，既然是朋友，难道能够象这样分别的么？我跟您，正是朋友，不是么？"

"不是，"英沙罗夫说。

"什么？……"叶琳娜喃喃了。她的双颊不自主地罩上了红晕。

"就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朋友，我就不能不离开。请不要逼我说出我不愿意说的、我也不会说出来的话吧。"

"往日，您对我可是坦白的，"叶琳娜略带嗔怒地说，"您记得吗？"

"那时候我可以坦白，那时，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叶琳娜问。

"可是现在……现在我得走了。再见！"

如果，在那一瞬间，英沙罗夫曾经抬起眼来望一望叶琳娜，他就可以看出，当他自己蹙眉苦恼之际，她的面容却一时比一时变得更为光彩

了；可是，他却一直固执地注视着地面。

“唔，再见了吧，狄米特里·尼卡诺罗维奇，”她开始说。“可是，我们既然已经碰见了，现在，至少，请把您的手给我吧。”

英沙罗夫正要伸出手来。

“啊，不，连这，我也不能，”他说了，于是，再一次转过身去。

“您不能么？”

“不能。再见吧。”

他于是朝着教堂的出口走去。

“等一等，”叶琳娜说。“您好象害怕我。可是，我比您更勇敢，”她加说道，一阵隐隐的颤栗突然扫过了她的全身。“我可以告诉您……可以吗？……您怎么会在这儿碰见我？您可知道我要上哪儿去？”

英沙罗夫愕然注视着叶琳娜。

“我正要上您那儿去。”

“上我那儿去？”

叶琳娜掩住了自己的脸面。

“您是要逼着我说：我爱您，”她低语着。“现在……我说出来啦。”

“叶琳娜！”英沙罗夫叫了。

她垂下手来，望了他一眼，就投入了他的怀里。（〔俄〕屠格涅夫：《前夜》第 114—116 页）

“这很不好，”他一边调着一匙新的药粉，一边说道，“这非常、非常不对。”

“您别生我的气，”涅莉答道，憋不住又笑起来了，“我一定要服……可是您爱我吗？”

“要是您能听话，我就非常爱您。”

“非常？”

“非常。”

“现在您不爱我吗？”

“现在也爱。”

“要是我想吻您，您会吻我吗？”

"是的，只要您应该得到吻的话。"

……

"噢，好吧，我要喝药，"涅莉毫地用她那衰弱无力的声音叫道，"可是我长大以后，成了大人以后，您会让我嫁给您吗？"

想出这个新的淘气念头，大概使她十分高兴；她等候那个有点吃惊的大夫回答，两眼闪闪发光，嘴唇都笑歪了。

"哦，是的，"他答道，不禁为这新的古怪念头微笑起来，"哦，是的，要是您将来成为一个善良的、很有教养的姑娘，要是您将来又听话又……"

"服药？"涅莉应声问道。

"啊哟！对呀，是服药啊。好姑娘，"（〔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360—361页）

"你找谁？"老太婆生气地问道。她心绪恶劣，因为她的织布机出了毛病。再者她偷卖私酒，见了任何不相识的人都害怕。

"我是这儿的地主。我想跟您谈一谈。"

老太婆沉默下来，凝神瞧着他，然后她的整个脸忽然变了样子。

"哎呀，原来是你，我的亲人！我这个傻瓜却没有认出来，还当是一个过路人呢，"她用假装亲热的口吻说。"哎呀，我的漂亮的鹰啊……"

"我想单独跟您谈一谈，不要有外人在场才好，"聂赫留朵夫瞧着敞开的门口说。门口站着些孩子，他们身后站着一个瘦女人，抱着一个非常虚弱却又不住微笑的娃娃，那个娃娃因为有病而脸色惨白，头上戴着用破布缝成的小圆帽。

"有什么可瞧的？我要揍你们一顿。把我的拐杖拿给我！"老太婆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关上门，听见没有？"

孩子们走了，抱娃娃的女人关上房门。（〔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292页）

"嗯！……不错……"奥楚蔑洛夫严厉地说，咳了一声，拧起眉头，"不错……这是谁家的狗？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件事。我要拿点颜色出

来给那些放出狗来到处乱跑的人看看！那些老爷既是不愿意遵守法令，现在也该管管他们了！等到他，那个混蛋，受了罚，拿出钱来，他才会知道放出这种狗来，放出种种的野畜生来，会有甚么下场！我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叶尔德林，"巡官对巡警说，"去调查一下，这是谁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狗呢，把它弄死好了。马上去办，别拖！这多半是条疯狗…… 请问，这到底是谁家的狗？"

"这好象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人群里有人说。

"席加洛夫将军？哦！……叶尔德林，替我把大衣脱下来……真要命，天这么热！看样子多半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懂：它怎么会咬着你的？"奥楚蔑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吗？它是那么小，你呢，说实在的，却长得这么魁伟！你那手指头一定是给小钉子弄破的，后来却异想天开，想得到一笔甚么赔偿损失费了。你这种人啊……是出了名的！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鬼东西是甚么玩意儿！"

"官长，他本来是开玩笑，把烟卷戳到它脸上去；它呢——可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荒唐的家伙，官长！"

"胡说，独眼鬼！你甚么也没看见，那你为甚么胡说？他老人家是明白人，看得出来到底谁胡说，谁象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话……要是我说了谎，那就让调解法官审问我好了。他的法律上说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啦。不瞒您说……我的兄弟就在当宪兵……"

"少说废话！"

"不对，这不是将军家里的狗……"巡警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的狗，全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官长……"

"我自己也知道嘛。将军家里都是些名贵的、纯种的狗；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甚么玩意儿！毛色既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个下贱胚子。谁会养这种狗？！这人的脑子上哪儿去啦？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见，你们猜猜看，结果会怎样？那儿的人可不来管甚么法律不法律，一眨巴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呢，赫留

金，受了害，那我们绝不能不管……得惩戒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说不定就是将军家的狗……”巡警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的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看见过这样的一条狗。”

“没错儿，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哦！……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好象起风了……挺冷……你把这条狗带到将军家里去，问问清楚，就说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告诉他们别再把狗放到街上来了……说不定这是条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烟卷戳到它的鼻子上去，那它早就毁了。狗是娇贵的动物……你这混蛋，把手放下来！不用把自己的窟手指头伸出来！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问他好了……喂，普洛珂尔！过来吧，老兄，上这儿来！瞧瞧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白费工夫去问了，”奥楚蔑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空话了……既然他说这是野狗，那它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不是我们的狗，”普洛珂尔接着说，“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是前几天才到这儿来的。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猎狗。他哥哥却喜欢……”

“难道他哥哥来啦？是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吗？”奥楚蔑洛夫问，整个脸上洋溢着感动的微笑，“哎呀，天！我还不知道呢！他是上这儿来住一阵就走的吗？”

“是来住一阵的……”

“哎呀，天！……他是惦记他的兄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这么一说，这是他老人家的狗？高兴得很……把它带走吧……这小狗还不坏……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哈哈哈……得了，你干甚么发抖呀？呜呜……呜呜……这坏蛋生气了……好一条小狗……”

普洛珂尔喊一声那条狗的名字，就带着它从木柴场走了……那群人就对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向他恶吓说，裹紧大衣，接着穿过市场的广场，径自走了。（〔俄〕契诃夫：《变色龙》《契诃夫小说选》第21—24页）

"保尔，你好！"冬妮亚对他说，"老实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现在的政府中弄到比掘地更好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作了委员或是什么同样的职位了呢。你的生活怎么搞得这样惨呵。……"

她的步子跟不上他。当她说完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突然站住，惊奇地回头看着她说："同样，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这么酸臭，"他想了一想，才找到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你还是那么粗鲁！"冬妮亚的脸红到耳朵尖。

保尔掮着铲子，大踏步上前。他走了好几步路之后，才回答道："不，杜曼诺娃同志，依我说来，我的粗鲁比起您的礼貌要好受得多。你用不着担心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倒是过得满好的。只是你的生活已变得比我所想的还要腐臭。两年以前，你还好一些；那时你还不怕羞，敢和一个工人握手。现在呢，你已经是浑身发出臭丸子的味道了。说句良心话，现在我和你，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377—378页）

……书记对玛加尔抬起他那愤怒的闪着光辉的眼睛，带着不能掩饰的敌意说道：

"话已经完了，拉古尔洛夫！依照书记局的决议，你从我们的队伍中除名了，象你这样的人，党是不需要的。把你的党证交出来。"书记用手掌拍着桌子。

拉古尔洛夫的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了。他的身子因为战栗的发作摇动着，他的声音差不多令人听不见的说道：

"我不交出党证。"

"我们要叫你交出来！"

"到地方委员会去罢，拉古尔洛夫，"巴拉宾从角落里叫道。他在一

句话的半途截断了他和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谈话。走了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带关了。

"我不交出党证，"玛加尔重复的说。他的声音大了一点；一种带浅蓝色的苍白，慢慢从他那颧骨突出的脸颊和前额消失了。"党还是需要我……而我离开党不能生活。我不服从你！党证在这里，藏在我胸前的这个口袋里！来拿罢！我要切断你的喉管！"

"现在，悲剧开始了！"区检查官耸着肩说。"但愿不要歇斯底里……"

玛加尔没有注意他的话，凝视着书记，慢慢的，差不多象在梦里一样的说道：

"我离开了党，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为什么要去？不，我不交出我的党证，我的整个的生命……我的整个的生命都献给……"他突然象一个可怜的老人一样，无目的的在桌上瞎摸着，上句不接下句的，急急的，含糊的说道：

"如果是这样，倒不如叫兵士……把我枪毙了好些……我什么也没有了……现在我的生命没有用了，因此同时也把我从人世间开除罢！唔，我被需要过……但是我老了……把老狗赶出院子罢……"（〔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 372—373 页）

"我们上哪儿去呢？"她说着，可怕地盯着他看，并点燃了一支香烟。

他曾以他的诗使十年级女生和大学一年级女生惊叹、脸红，脸红，惊叹，此刻他却不知所措，耸着肩膀了。

"家里——您亲眼见了的……本来可以到树林里去。可惜现在那儿很潮湿……"

"您没有怎么了解我的意思，亲爱的，"她以无情的直率态度打断他的话。"我不是叫您一起到灌木丛下面去待上短促的十五分钟。我是说的另外一个意思，完全另外一种意思。您能不能现在马上抛弃一切，抛弃您的姑娘们，您的沙发床，您的墨水，领带，就离开，离开这儿，完完全全的离开。带上我。永远永远。无论上什么地方。无论买什么地方的

车票。上荒地，上布拉茨克，上堪察加？……您能不能？您不是说您是诗人吗？您应该张开想象的翅膀飞翔呵。可您尽坐着，思考着，显得这么嫩，这么慌乱，象个俗物，呆板的俗物。呵？"

"今天？马上？我正有一本书发排了……得要看清样呢。"

尤莉娅大笑几声，引得旁边一个人转过身来看她。

"这么说，您需要我，只是作为您所已有的补充，作为给您补袜子洗衬衣的那些人的补充？再见吧，普士什柯夫。您是个浅薄的人，您是个俗人。您不是诗人。"

她把一百卢布的钞票丢在桌上，站起来，迅速走出去了。（〔苏〕柯切托夫：《州委书记》第237—238页）

"我热烈地爱你。"他对她说，"可是，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祖国的仆人。不过，意大利愈是不幸，我就愈应该对它忠心。为了得到唐·亚斯特罗巴的同意，非要扮演好几年令人难堪的角色不可。伐妮娜，我拒绝你的求婚。"

米西律里慌忙用这句话来束缚自己。他的勇气快要支持不住了。

"我的不幸是我爱你甚于爱我自己的生命。离开罗马，对我来说，是一件残酷无比的苦事。啊，为什么意大利没有从野蛮人的手里解放出来呢？如果我能够和你一起乘船到美洲去居住，那我将多么快乐呢？"

伐妮娜被浇上一盆冷水，愣住了，拒绝她的求婚伤害了她的自尊心。不过，不一会儿，她又扑到了米西律里的怀里。

"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可爱。"她嚷着，"真的，我的乡下医生的儿子，我永远是你的。你象我们古代的罗马人一样，是个伟大的人物。"

对于未来的一切打算，出自理性的一切启示，一齐烟消云散。这是爱情臻于极端的一瞬间。等到能够说出合乎情理的话来时，伐妮娜说：

"我将和你差不多同时到达洛马业，我去洗巴莱达的温泉浴。我将住在我们在圣·尼哥洛靠近福尔里的别墅里。"

"就在那里，和你一起过一生吧！"米西律里喊了起来。

"从今以后，我将听天由命，不顾一切了。"伐妮娜接着说，同时叹了一口气。"我将为你弄得身败名裂，这有什么关系，……你能爱一个不名誉的女子吗？"

"你不是我的妻子吗，不是一个永远受到爱慕的妻子吗？"米西律里说，"我会爱你，我会保护你。"（〔法〕司汤达：《伐妮娜·伐尼尼》《法国短篇小说选》第11—12页）

凡是预感到的祸事，差不多全会来的。拿侬，葛朗台太太和欧也妮，想到老箍桶匠回家就会发抖的，偏偏听到那么熟悉的门铃声响了一下。

"爸爸来了！"欧也妮叫道。

她在桌布上留下了几块糖，把糖碟子收了。拿侬把盛鸡蛋的盘子端走。葛朗台太太笔直的站着，象一头受惊的小鹿。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惊慌，弄得查理莫名其妙。他问：

"嗨，嗨，你们怎么啦？"

"爸爸来了呀，"欧也妮回答。

"那又怎么样？……"

葛朗台进来，尖利的眼睛望了望桌子，望了望查理，什么都明白了。

"啊！啊！你们替侄儿摆酒，好吧，很好，好极了！"他一点都不口吃的说。"猫儿上了屋，耗子就在地板上跳舞啦。"

"摆酒？……"查理暗中奇怪。他想象不到这份人家的伙食和生活习惯。

"把我的酒拿来，拿侬，"老头儿吩咐。

欧也妮端了一杯给他。他从荷包里掏出一把面子很阔的牛角刀，割了一块面包，拿了一些牛油，很仔细的涂上了，就地站着吃起来。这时查理正把糖放入咖啡。葛朗台一眼瞥见那么些糖，便打量着他的女人，她脸色发白的走了过来。他附在可怜的老婆耳边问：

"哪儿来的这么些糖？"

"拿侬上番查铺子买的，家里没有了。"

这默默无声的一幕使三位女人怎样的紧张，简直难以想象。拿侬从厨房里跑出来，向堂屋内张望，看看事情怎么样。查理尝了尝咖啡，觉得太苦，想再加些糖，已经给葛朗台收起了。

"侄儿，你找什么？"老头儿问。

"找糖。"

"冲些牛奶，咖啡就不苦了。"葛朗台回答。

……

"你不吃东西吗，太太？"葛朗台问他的女人。

可怜的奴隶走过来恭恭敬敬切了块面包，捡了一只梨。欧也妮大着胆子请父亲吃葡萄：

"爸爸，尝尝我的干葡萄吧！——弟弟，也吃一点好不好？这些美丽的葡萄，我特地为你摘来的。"

"哦！再不阻止的话，她们为了你要把索漠城抢光呢，侄儿。你吃完了，咱们到花园里去；我有事跟你谈，那可是不甜的喽。"（〔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第68—69页）

"呀！妈的！这太不象话了！我们真要笑了！……现在娼妇们在正午也睡起觉来了！……懒鬼，难道你瞧不起'圣经'吗？……好！噢！起来吧！"

他说着，早已把鞭子在床上空打得劈拍地响。但是她哀恳地说：

"不，爸爸，我哀求你，不要打吧……我向你发誓，你将来会伤心的……你不要打吧！"

"你给我跳起来，否则我要打断你的骨头！……"他嚷的更厉害了；"你起来不起来，笨货！"

于是她有气无力地说：

"我不能够，你懂吗？……我就要死了。"

……

"将来你看，我的话是真的，"她说，"只要我能够的时候，我从来不肯使你伤心的……到了现在请你做个好人，同我告别吧，爸爸。"

佩夏尔耸了耸鼻子，生怕上了当。然而这是真的，今天拉丽的面孔

很奇怪，变长了，变得严肃了，竟象一个成年的人一样。卧房里死亡的气氛把他的酒气冲散了。他用眼向周围一望，象一个久睡初醒的人一样，他望见房里的什物收拾得很齐整，那两个孩子也很干净，正在那里嬉笑地玩耍。于是他倒在一张椅子上，吃吃地说：

"我们的小母亲，我们的小母亲……"

他仅仅找到这样一句话，然而在从来没有受过他的宠爱的拉丽听来，觉得这话已经很有情感了。（〔法〕左拉：《小酒店》第413—414页）

他便跑去见哀区脱，把这些违法的乐谱丢在他面前，问："你知道这个吗？"

"当然知道。"

"你竟然敢……竟然敢私自窜改我的作品，不经我的许可；……"

"什么许可？"哀区脱静静的说。"你的作品是属于我的。"

"也是属于我的！"

"不是的，"哀区脱语气很温和的说。

克利斯朵夫跳起来："怎么，我的作品会不属于我的？"

"你把它们卖掉了。"

"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我卖给你的是纸。你要拿它去赚钱，尽管去赚罢。但写在纸上的是我的血，是属于我的。"

"你什么都卖给我了。以初版每份三十生丁计算，我已经预付你三百法郎，作为你卖纸的代价。在这种条件之下，你把作品的全部权利都让给我了，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任何保留。"

……

他不作声了，狼狈不堪的把手捧着头，再三说："我把灵魂出卖了。"……

"好罢，就是为此而要把我自己卖掉也行。"（〔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385—387页）

"镭比铅重吗？"

"我从来没称过，大人，"帅克回答道，脸上甜蜜蜜地笑着。

"你相信世界末日吗？"

"我得先看看世界这个末日再说，"帅克信口回答着。"可是我敢说，它不会明天就来的。"

"你能衡量地球的直径吗？"

"大人，这我可办不到，"帅克回答说。"可是我破个谜，请大人们猜猜。有一所三层楼的房子，每层有八面窗户，屋顶有两座三角墙，两只烟囱，每层楼住了两家房客。那么，诸位，请你们告诉我这所房子的看门的，他奶奶是哪年死的？"

法医们彼此会心地望了望，可是其中一个又发了个问题，"你知道太平洋顶深的地方有多么深么？"

"这个，对不起，大人，我可不知道，"他是这么回答的。"不过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它比布拉格南边那条河要深。"

委员会的主席干巴巴的问了声："问够了吧？"可是一位委员又问了一句："一二八九七乘一三八六三是多少？"

"七百二十九，"帅克连眼睫毛也没霎就回答说。

"我想这很够了，"委员会主席说。"你可以把这个犯人带回原来的地方。"（[捷]雅·哈谢克：《好兵帅克》第17—18页）

"爸爸，"露意莎说，"你以为我爱庞得贝先生吗？"

葛擂硬先生被这句出乎意外的问话弄得极其狼狈。"哎呀，我的孩子，"他回答说，"这话——的确——不能由我来说。"

"爸爸，"露意莎追问道，声调跟方才一样，"你要我爱庞得贝先生吗？"

"我亲爱的露意莎，不。不，我不要求什么。"

"爸爸，"她仍然追问着，"庞得贝先生要我爱他吗？"

"真的，我的亲爱的，"葛擂硬先生说，"我很难回答你的问题——"（[英]狄更斯：《艰难时世》第117页）

(2) 白描语言

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放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156页)

大圣道："他虽年劫修长，也不应久占在此。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佛祖道："你除了长生变化之法，再有何能，敢占天宫胜境？"大圣道："我的手段多哩！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不老长生。会驾筋斗云，一纵十万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佛祖道："我与你打个赌赛：你若有本事，一筋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算你赢，再不用动刀兵苦争战，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还下界为妖，再修几劫，却来争吵。" (吴承恩：《西游记》第82页)

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邻居内一个人道："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的亲切，少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又一个道："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胡屠户道："我那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

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象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众人都笑起来。（吴敬梓：《儒林外史》第 44 页）

刚刚三点，公使到了。从王爷起，一个个同他拉手致敬，分宾坐下，照例奉过西式茶点。王爷先搭讪着同他攀谈道："我们多天不见了。"公使还没有答腔，张大人忙接了一句道："这一别可有一个多月了。"王大人道："还是上个月会的。"李大人道："多时不见，我们记挂贵公使的很。"赵大人道："我们总得常常叙叙才好。"公使是懂得中国话的，他们五位都说客气话，少不得也谦逊了一句。王爷又道："今天天气好啊。"张大人道："没有下雨。"王大人道："难得贵公使过来，天缘总算凑巧得的。"李大人道："幸亏是好天。下起雨来，这京城地面可是有些不方便。"赵大人道："我晓得贵公使馆里很有些精于天文的人，不是好天，贵公使亦不出来。"

公使又问道："前天有两件照会过来，贵亲王、贵大臣想都已见过的了，为什么没有回复？"王爷道："就是湖南的事吗？"张大人亦说了一声，"湖南的事？"公使问："怎么办法？"王爷咳嗽了一声，四位大人亦都咳嗽了一声。（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 1004—1005 页）

卜士仁一个老头子，在家里甚是闷气，虽然媳妇、孙媳妇都在身边，然而和女人们总觉没有甚么谈头。忽看见侄孙卜通来了，自是欢喜，问长问短，十分亲热。卜通也一一告诉，只瞒起了被鄞县大老爷打屁股的事。他谈谈便问起做官的事，说道："叔公是做了几十年官的了，外头做官的规矩，总是十分熟的了。不知怎样才能有个官做？不瞒叔公说，侄孙此刻也很想做官，所以特地到叔公跟前求教的。"卜士仁道："你的志气倒也不小，将来一定有出息的。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要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得怎么纯熟，初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蹶手蹶脚的；等历练得多了，自然纯熟了。这是外面的话。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

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我明给你说穿了，你此刻没有娶亲，没有老婆；如果有了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不消说的了。次一等的，是上司叫你呵□□，你便马上遵命，还要在这□□上头加点恭维话，这也是升官的吉兆。你不要说做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一般的，没甚难为情。譬如我是个典史，巴结起知县来是这样；那知县巴结知府，也是这样；知府巴结司道，也是这样；司道巴结督抚，也是这样。总而言之，大家都是一样，没甚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此刻传授给你。但不知你想做个甚么官？"（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812—813页）

"阿弥陀佛，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佛！……"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阿Q且看且走的说。

"现在……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

阿Q没有说完话，拔步便跑……（鲁迅：《阿Q正传》《呐喊》第121页）

二诸葛到了区上，看见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就指着小二黑骂道："两祸东西！放了你你还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吓死了！不要脸！"区长道："干什么？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二诸葛不说话了。区长问："你就是刘修德？"二诸葛答："是！"问："你给刘二黑收了个童养媳？"答："是！"问："今年几岁了？"答："属猴的，十二岁了。"区长说："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于小芹订婚了！"二诸葛说："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逃难逃到哪里去了，退也没处退。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

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得退！”二诸葛说：“我这是两家情愿！”区长问小二黑道：“刘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小二黑说：“不愿意！”二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区长道：“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老汉，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真是没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闺女好了。”二诸葛道：“那也可以，不过还得请区长恩典恩典，不能叫他跟于福这闺女订婚！”区长说：“这你就管不着了！”二诸葛发急道：“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二黑，你不要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区长道：“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就算成你的闺女！”二诸葛还要请区长“恩典恩典”，一个交通员把他推出来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小说选》第11—12页）

他的太太叹一口气，站起来了：

“尽管他样子不怎么漂亮，可是人——挺好！”

“你说谁挺好！”

“普列特涅夫先生。”

“第一，他还不配称先生，等毕了业才能称先生。眼前他只是成千上万个大学生里面的一个普通大学生罢了。第二，你说挺好，这是什么意思？”

“他快活，他年轻。”

“第一，戏班子里的小丑也是挺快活的……”

“小丑们快活是为了赚钱。”

“住嘴！第二，别看不起老狗，老狗也是从小狗过来的……”

“小丑跟猢狲一样……”

“我再说一遍，叫你住嘴！你听见吗？”

“嗯，听见啦。”

“这就得了……”

尼基弗雷奇压服了太太……（〔苏〕高尔基：《我的大学》第 63—64 页）

"我想你会想死的……我一个人怎么办呢？"

"别怕，"葛利高里也同样地低声回答。

"夜很长……孩子又不睡……我会想你想瘦的……你想想吧，葛利沙，要去四年呀！"

"据说，古时候要当二十五年兵呢。"

"古时候和我有什么关系……"

"好，别说啦！"

"你的入伍真是该死，是拆散人家的魔鬼！"

"休假的时候我会回来的。"

"休假，"阿克西妮亚哼哼着说，"等你回来的时候，顿河里的水已经流过去很多啦……"

"别哭啦……你就象秋天的雨一样，会好起来的。"

"叫你换成我来试试看！"（〔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 278—279 页）

老实人道："我想起一件事要问你，我们的船主有一本厚厚的书，书中说咱们的陆地原本是海洋，你相信吗？"玛丁回答："我才不信呢，近年来流行的那些梦话，我全不信。"老实人道："那么干吗要有这个世界呢？"——"为了气死我们，"玛丁回答。老实人又说："我给你讲过大耳人那里有两个姑娘爱上猴子的事，你不觉得奇怪吗？"——"我才不呢，"玛丁说，"我不觉得这种情欲有什么可怪；怪事见得多了，就什么都不以为怪了。"老实人道："你可相信人一向就互相残杀，象现在这样的吗？一向就是扯谎，欺诈，反复无常，忘恩负义，强取豪夺，懦弱，轻薄，卑鄙，妒羡，凌虐，酗酒，吝啬，贪婪，残忍，毁谤，淫欲无度，执迷不悟，虚伪，愚妄的吗？"玛丁回答说："你想鹞子看到鸽子是否一向都吃的？"——"那还用说吗？"——玛丁道："既然鹞性不改，为什么希望人性会改呢？"——"噢！那是大不相同的；因为人的意志可以自由选择……"（〔法〕伏尔

泰：《老实人》《伏尔泰小说选》第132—133页）

"汤姆，猫儿到底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阿姨，"这孩子喘着气说。

……

"请问你，老祖宗，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付那个可怜的小畜牲？"

"我是为了可怜它才这么干的——因为它没有姨妈呀。"

"没有姨妈！——你这傻东西。那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多得很。因为它要是有个姨妈，她就会灌药给它吃，叫它烧心哪；她就会烘焦它的肠肚心肝，把它当成个人似地，一点也不可怜它呀！"

波莉阿姨忽然感觉到一阵懊悔的痛苦。这可是使得这事情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对一只猫残忍的事情，对一个孩子也可能是残忍的。（〔美〕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第89—90页）

"……你干吗不发抖？"

"我不冷呀。"

"你干吗不脸色变白？"

"我没病呀。"

"你干吗不叫我算命？"

"我不愚蠢。"

……

"你冷，你有病，你愚蠢。"

"那你就证明吧，"我回答。

"我会证明的，只消几句话。你冷，因为你孤独，没有和什么人接触把你内心的火激发出来。你有病，因为人所具有的最好、最崇高、最甜蜜的感情，远远地离开你。你愚蠢，因为你尽管痛苦，却不肯叫那种感情过来，也不肯朝它正在等着你的方向走近一步。"（〔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256页）

"简，你愿意嫁给我吗？"

"是的，先生。"

"一个到哪儿都得由你搀扶着的可怜的瘸子？"

"是的，先生。"

"一个比你大二十岁、得由你侍候的残废者？"

"是的，先生。"

"真的吗，简？"

"完全是真的，先生。"

"哦！我亲爱的！上帝保佑你，报偿你！"

"……那我现在就已经得到了报偿。对我来说，做你的妻子就是我在世界上最大的幸福。"

"因为你喜欢牺牲。"

"牺牲！我牺牲什么？牺牲挨饿得到食物，牺牲期待得到满足。有特权用胳臂搂抱我珍视的人——用嘴唇亲吻我心爱的人——依靠我信任的人，这是做出牺牲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当然是喜欢牺牲。"

"还要忍受我的病弱，简，忽略我的缺点。"

"这对我算不了什么，先生。现在我比以前更加爱你，现在我对你可以真正的有用，而以前你却处在骄傲的不依靠人的状态，除了做赏赐者和保护人以外，不屑扮演其他角色。"（[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586页）

"你为什么爱他，凯蒂小姐？"

"问得无聊，我爱——那就够了。"

"不行，你一定要说为什么。"

"好吧，因为他漂亮，而且在一起很愉快。"

"糟。"这是我的评语。

"而且因为他又年轻又活泼。"

"还是糟。"

"而且因为他爱我。"

"那一点无关紧要。"

"而且他将有钱，我愿意做附近最了不起的女人，而我有这么一个丈夫就会觉得骄傲。"（[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第75页）

他抓住她，把她推到屋外；走回头咕噜着，

"我没有怜悯！我没有怜悯！虫子越扭动，我越想挤出它们的内脏！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切去牙齿；越是痛，我就越使劲磨。"

"你懂得怜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我说，赶快戴上帽子。"你生平就没有感到过一丝怜悯吗？"（[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第151页）

"我永远也没想要把你甩了啊。"

"就是那样，我也并不感激你。我恨的就是顺顺利利的爱情。我实在倒很愿意你待些日子就把我甩开几天，情人太老实了，爱情就成了顶凄凉无味的东西了。把话说得太明白了，未免显得不害臊，不过这却是实在的！"说到这里，她低声一笑。"我连一想到平淡的爱情，都要马上就觉得沮丧起来。你不要净给我平淡无味的爱情，你要是那样，你就请走好啦！"（[英]哈代：《还乡》第113页）

（3）独　白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鲁迅：《祝福》

《仿徨》第 14—15 页）

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开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慢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似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巴金：《家》第 258—259 页）

……人，是多么复杂啊！一切一切事情，决不会象刘世吾所说的："就那么回事。"不，决不是就那么回事。正因为不是就那么回事，所以人应该用正直的感情严肃认真地去对待一切。正因为这样，所以看见了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容忍的事情，就不要容忍，就要一次两次三次地斗争到底，一直到事情改变了为止。所以决不要灰心丧气……至于爱情呢，既是……，那就咬咬牙，把这热情悄悄地压在自己心里吧！（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重放的鲜花》第 200 页）

我在脑海中追溯我的全部经历，我不禁问自己："我活着为了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一定是有的，我一定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里充满无限力量。可是我猜不透这使命是什么，我迷恋于空虚而无聊的情欲，饱经情欲的磨炼，我变得象铁一样又硬又冷，可是我永远丧失了高尚志向的火焰，丧失了这种人生最美的花朵。而且从那时起，我扮演过多少次命运之斧的角色！就象那具似的，我往往无冤无仇而且毫不怜悯地落在劫数难逃的牺牲者的脑袋上……我的爱情没有给谁带来过幸福，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我所爱的人牺牲过什么。我爱人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欢乐。我贪婪地吞噬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温柔、她们的欢乐和痛苦，只是为了满足我内心的古怪欲望，而且永远不知厌足。这好象一个饿得昏昏沉沉的人，在睡梦中看见面前摆满山珍海味和佳酿美酒，他欣喜欲狂地吞咽着想象中的虚无珍馐，他似乎觉得好过了一些……可是一旦醒来，幻象消失了……剩下的是加倍的饥饿和绝望！（[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 146—147 页）

现在，在这儿，在这寂寞的要塞里，当我追溯往事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愿踏上命运为我开拓的，有平静的欢乐和心灵的安宁等着我的那条道路呢？……不，我是不可能安于这种命运的！我好象一个在海盗船上出生和成长的水手，他的心灵已经习惯于暴风雨和搏斗。一旦把他抛到岸上，那末，不管绿荫蔽天的树林怎样引诱他，和煦的阳光怎样照耀他，他都会感到寂寞和苦闷。他会成天徘徊在海滩上，倾听滚滚波涛单调的细语，眺望烟雾迷蒙的远方，那望眼欲穿的帆影有没有在蔚蓝的大海和灰色的云层之间的白色水平线上闪现，起初象海鸥的翅膀，渐渐地便从浪花中分离出来，平平稳稳地飞驶到这座荒凉的码头……（〔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166—167页）

安娜·巴芙洛夫娜坐着，对自己越来越充满着怜悯心，最后甚至自言自语地发起议论来了：

"如果我欺侮了谁，偷了谁的东西，无缘无故处罚了谁，或者把谁打得残废了，打死了，那我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可是，这些事我都没有干！上帝为何要把我遗忘呢——真叫人纳闷！我觉得，对父母我一直是很孝敬的。孝敬父母，自有善报。只是唯独我——得到的不是善报，而是一场空！孝敬也罢，不孝敬也罢——都一个样！我出嫁时，父母没给我什么东西，而现在你看，建成了多大的庄园！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是我使出了浑身解数挣得来的！走这里，跑那里……在监护机关里甚至与看门人一起噢鼻烟，为了得到一张证书，不惜在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吏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这样才获得了如此之多的产业！我挣得这一切为了谁呢？谁来感谢我的辛勤劳动呢？一切辛苦奔忙都将化为乌有……我死后，谁也不会想到我！我将孤单单地死去，被埋葬……大概真正的棺材都不会做一口，弄根木头挖一个沟就算棺材了……不久前我问斯捷潘：'如果我死了，你高兴吗？'他一笑了之。换个人也许会说：'好妈妈，我会痛哭流涕的……'但谁知道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俄〕谢德林：《地主庄园的一天》《谢德林短篇作品选》第27—28页）

保尔的手缓缓地摘下头上的帽子，他的心充满了悲伤，充满了极度的、难言的悲伤。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感到了赶紧工作的迫切需要，因为唯有这样，他才能充分利用他的生命。他觉得这生命是随时都会因疾病或是什么悲惨的意外而突然结束的。（[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392—393页）

她爱他已经爱到敢于当面对他倾吐心曲。她会对他说："当我毫无所求于你的时候，你曾追求过我；现在，只要你要我的话，我全身心都是你的；你瞧啦，我并不害怕变成一个渔夫的女人。虽然在潘保尔的那些男子里面，如果我想要谁做丈夫的话，我是只须挑选就行；可是我却爱你，因为不论怎样，我总相信你比其余的青年们好。我稍微有一点钱；我知道我生得漂亮；我虽曾在都会里面住过，但我可以对你发誓，我是一个贞淑的女子，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那么，我既然这样爱你，你为什么不肯娶我呢？"

……可是这一切话永远不会讲出，永远只能在梦中说着；已经太迟了，尧恩决不会听到它们。第二度再想法子和他谈话吗？……啊！不！这样，他会把她看成怎样的女子呢！……与其这样，她是宁愿死的。（[法]罗逊：《冰岛渔夫》第90页）

"这个镇上随便哪个孩子都不要紧，偏偏是这个圣路易的公子哥儿，那可不行！他自以为穿得不错，就算是上流人物啦！啊，好吧，先生，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镇上，我就揍过你一顿，现在我要再揍你一顿才行！你等着吧，迟早会落到我手里！那我就要……"

于是他做出痛打一个想象中的孩子的动作——在空中连续地拳打脚踢，还用大拇指挖人家的眼睛。"啊，你服输了吧，是不是？你说'饶了

我吧'，是不是？那么，这总算给你一顿教训！"这顿想象中的痛打使他心满意足。后来终于结束了。（〔美〕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第133页）

我们这位新簇簇的冒险家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记载我丰功伟绩的真史，将会传播于世，那位执笔的博学之士写到我大清早的第一次出行，安知不是用这样的文词呢：……这时候著名的骑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已经抛开懒人的鸭绒被褥，骑上他的名马驾驶难得，走上古老的、举世闻名的蒙钻艾尔郊原。"他确实是往那里走。他接着说："我的丰功伟绩值得镂在青铜上，刻在大理石上，画在木板上，万古留芳，几时这些事迹留传于世，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了。哎，这部奇史的作者、博学的魔术师啊，不论你是谁，请不要忘记我的好坐骑驾驶难得、我道路上寸步不离的伴侣。"他接着又仿佛真是痴情颠倒似的说："哎，杜尔西内娅公主，束缚着我这颗心的主子！你严词命我不得瞻仰芳容，你这样驱逐我、呵斥我，真是对我太残酷了！小姐啊，我听凭你辖治的这颗心，只为一片痴情，受尽折磨，请你别把它忘掉啊！"（〔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第17页）

"愿她在苦痛中醒来！"他带着可怕的激动喊着，跺着脚，由于一阵无法控制的激情发作而呻吟起来。"唉，她到死都是一个撒谎的人呀！她在哪儿？不在那里——不在天堂——没有毁灭——在哪儿？啊！你说过不管我的痛苦！我只要做一个祷告——我要重复地说，直到我的舌头发硬——凯瑟琳·恩萧，只要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愿你也不得安息！你说我害了你——那么，缠着我吧！被害的人是缠着他的凶手的。我相信——我知道鬼魂是在人世间漫游的。那就永远跟着我——采取任何形式——把我逼疯吧！只要别把我撇在这个深渊里，这儿我找不到你！啊，上帝！真是没法说呀！没有我的生命，我不能活下去！没有我的灵魂，我不能活下去啊！"（〔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第166页）

（4） 信 柬

我想到我们两个同在一处不再分离的时候，我的灵魂儿飞升天空，向大地骄傲地微笑了。因为到那时候最大的幸福将属于我们，最高的欢愉将充塞我们的怀抱。佩璋君，你也这样想吧？我从我自己又从你的爱情推测，知道你一定也这样想。

这个时候并不远，就在明年春上。但是，它的诱引力太大了，使我只觉距离它很远，要接近它还有苦行修士一样的一段艰困的期间。假若有一回沉酣的睡眠，或者做一个悠长的梦，把艰困的期间填补了，醒转来便面对着那幸福的欢愉的时候，那多么好！每天朝晨醒来，我总这样自问："那幸福的欢愉的时候到来了吧？"及知还没有到来，不免怅然。请你不要笑我痴愚，你应该明白我的心！

三天一往还的通信，当然不是不值得满意的事情。然而写得出来的是有形的文字，写不出来的是无形的心情。两个人同在一处的时候，往往不需用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会感到占有了全世界似的满足；但是，如其分离两地，要用文字来弥补缺陷，那就写上千百言未必有一半的功效。我虽然不怕写信，每一封信总是累累赘赘写上一大篇，我却盼望立刻停止这工作。我们哪得立刻停止这工作呢？

其实，说"我们两个"是不合理的。我们是一个！这半个与那半个之间，有比较向心力更强的一种粘合力在那里作用着。这可以解释我们俩所以有此时的心情的因由…… （叶圣陶：《倪焕之》第174—175页）

你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个生面人，彼此间再也不能有什么微妙深沉的认识了。这也是难怪的。白孔雀和白熊虽是一样清白，而性情底冷暖各不相同，故所住的地方也不相同。我看出来了！你是白熊，只宜徘徊于古冰峥嵘的岩壑间，当然不能与我这白孔雀一同飞翔于缨蓁缕缕、繁花树树的森林里。可惜我从前对你所有意绪，到今日落得寸断毫分，流离到踪迹都无。我终恨我不是创作者呀！怎么连这刹那等速的惜爱时间也做不来？

我热极了，躺在病床上，只是同冰作伴。你底情愫也和冰一样，我愈热，你愈融，结果只使我戴着一头冷水。就是在手中的，也消融尽了。人间第一痛苦就是无情的人偏会装出多情的模样，有情的倒是缄口束手，无所表示！启芳说我是泛爱者，芳生说我是兼爱者，但我自己却以为我是困爱者。我实对你说，我自己实不敢作，也不能作爱恋业，为困于爱，故镇日颠倒于这甜苦的重围中，不能自行救度。爱底沉沦是一切救主所不能救的。爱底迷蒙是一切"天人师"所不能训诲开示的。爱底刚愎是一切"调御丈夫"所不能降伏的。

病中总希望你来看看我，不想你影儿不露，连信也不来！似游丝的情绪只得因着记忆底风挂搭在西阁西窗，晚霞现处。那里站着我儿时曾爱、现在犹爱底邕。她是我这一生第一个女伴，二十四年的别离，我已成年，而心象中底邕还是两股小辫垂在绿衫儿上。毕竟是别离好呵！别离的人总不会老的，你不来也就罢了，因为我更喜欢在日梦中寻找你。

你去年对我说那句话，这四百日中，我未尝忘掉要给你一个解答。你说爱是你的，你要予便予，要夺便夺。又说要得你底爱须付代价，咦，你老脱不掉女人底骄傲！无论是谁，都不能有自己底爱。你未生之前，爱恋早已存在，不过你偷了些少来眩惑人罢了。你到底是个爱底小窃，同时是个爱底典质者。你何尝花了一丝一忽的财宝，或费了一言一动的劳力去索取爱恋，你就想便宜得来，高贵地售出？人间第二痛苦就是出无等的代价去买不用劳力得来的爱恋。我实在告诉你，要代价的爱情，我买不起。

焦把纸笔拿到床边，迫着我写信给你，不得已才写了这一套话。我心里告诉我说，从诚实心表现出来的言语，永不致于得罪人，所以我想上头所说的不会动你底怒。（许地山：《无法投递之邮件》《许地山选集》上卷第207—208页）

绿蒂，我已决定心肠去死了。我写这封信给你，没有浪漫的夸张，平心静气地在我最后见你的第二早晨。你读这封信的时候，冷冰冰的坟墓已经掩定了我这不安者，不幸者底僵硬了的尸骸，我一生中直到最

后的一瞬间，除与你共谈而外，不曾领略过更大的甘乐。我过了一个可怕的穿夜呵！但是也是一个称心的穿夜。这一夜坚固了我的决心，决定了我的死路！昨天同你分别了之后，我的精神非常奋张。好象一切的东西都来逼迫我的心坎，我在你身旁希望也没有、快乐也没有的存在冷冷清清地束缚着我——我刚能走进我的房门，我早不顾一切跪在地下。哦，天上的神明！你把最苦的眼泪，最后的饮料给我了！一千种的计划，一千种的打算在我心中纷拿，我最后立起来，坚确地，完全地，得了这个最后的想念，便是，我去死了罢！——这不是出于失望，这是出于我的自信，我要彻行到底，我要为你牺牲。啊，绿蒂！我有什么隐藏的必要哟！我们三人中总有一人该死，死的就算是我罢！哦，我最亲爱的人！在我这破碎了的心中有种来往着的念头时常遏勒不住——我总想杀死你的良人！——杀死你！——杀死我自己！——就算杀死我自己罢！——假使你在晴夏底日暮登上山顶时，你请追忆起我来，追忆起我在生时是怎样地常在那山谷中来往，更请望过礼拜堂的庭园看到我的坟墓来罢！我坟头的深草在斜阳光中随风摇摆呢！——我开首写这封信时，我的心境异常平稳；我写到这儿来的时候，一切的景象活显豁地现在我的周围，我哭，我哭，我哭得来就象个小儿一样。（〔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第 119—120 页）

阿伯尔就算是你的良人，又有什么呢？良人！在这个世间上或者是——并且在这个世间上，我敢爱你，我敢从他的手中把你夺来，或者是种罪恶罢？罪恶！好，我就甘受责罚；我在美满的天乐之中把这种罪恶领略了，我把生的灵浆和气力吸入我心中来了。你从此是我的人！我的人，哦，绿蒂哟！我先去了！去见我的天父，去见你的天父，我要向他告哀，他要慰抚我，等你来时，我才飞到你的面前，拥抱着你，在"天限"之前，在永恒的拥抱之中我与你永在。（〔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第 133—134 页）

手枪是你亲手交的，你亲手把那灰尘拂了；我拿着接了多少次数吻，因为是你经手过的东西呀；天使哟，你方便了我的决心！绿蒂哟，我

是想来你手中受死的人，如今你把这武器授我，啊！我就受领了。啊，我盘问过了我的小童。他说你交手枪的时候，你在发战，你没有说句祝福的话！——痛哉！痛哉！没有一句祝福的话！——你在这一瞬间，使我与你永远连结的这一瞬间，你才把你的心儿关我闭了吗？（〔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第137页）

绿蒂哟！我现在举起这可怕的毒杯，我要把其中的死之狂酿饮尽，我不畏缩！是你给我的酒杯，我不踌躇。休矣！休矣！我生涯中一切的心愿和希望都已成就了！如此冷静地，如此坚毅地，叩这死之铁门！

绿蒂哟！我愿能分受我为你而死，为你牺牲的幸福！你假如能再恢复你生活底平静和欢乐，我愿视死如归，我愿就死如饴。但是，啊！能够替他族属流血，一死之后能与朋友以百倍之新生的，古今来不过二三人耳！

绿蒂哟！我愿意穿着这件衣裳入土，这是你接触过的，你圣化过的；我也曾向你父亲请求过了。我的灵魂在棺材上飘荡了，不可收我的衣包。我第一次在你小弟妹中得见你时，你在颈上挂过的，这淡红色的纽丝绦——哦，小弟妹！你请多多接吻他们，向他们诉述我这不幸者底命运罢！唉，可亲爱的小弟妹们！他们聚在你的周围！我从第一次见面，我就不能忘你！我是怎样地系定在你身上的哟！——这纽丝绦当得殉葬于我。在我的生日你送给我的呀！我不知道结弄了多少回数！——啊！我当时不知道我竟会到这步田地！——你请安心，我央求你，你请安心罢；——

弹丸已经装上了，——在打十二点钟！就此了结了罢！——绿蒂！绿蒂！永别了！永别了！（〔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第139页）

爱情给人以愉快和力量。尽管连夜失眠，我也不感到疲倦。我愉快地迎接着每一天的到来。我盼望着我们的晚会来临，我已经准备好了晚会的节目"生命之歌"。

这支歌在我脑子里早就孕育着了。歌词是我自己作的，可曲调没有想出来。我感觉到它就在身旁某处，很近很近，马上就要出现，好象

一个被忘却了的字，或一个人名，你竭力想要记起来似的。但曲调始终没有想出来，我不能唱。

这时，你的微笑，你温柔的声音，你天蓝色的眼睛鼓舞了我。这些给我的歌词谱了曲。在这支乐谱里，在这首歌曲里，我献出了我全部对你的温情，我对你的全部感情的力量。

一连数晚，我坐着创作歌曲，琢磨歌词与乐谱，选择最美好、最朴素、最倾心的字眼与音调。我要叫这首歌成为自由与美丽的颂歌，成为大地与爱情的颂歌。

也许是因为我对这首歌想得太久、想得太多了，它竟占有了我整个的心灵。它在我心灵深处发出了音响。无论我在哪里——在城市、在森林或课堂里，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觉得它越来越好。好象它受过了曙光的煦照，吸取了野花的芬芳，好象晚风的吹拂，使它清新起来。（[苏]阿捷尔·库图依：《未寄出的信》第8—9页）

是的，我欺骗了你；我引诱了你那些阉奴，我哄骗了你的忌妒心，而我把你这可憎可怕的后房改造成行欢作乐的场所。

我要死了：毒药将在我血管中流转。因为，使我能活下去的唯一的人，既然已不存在，我在这里还干什么呢？我死了，可是我的魂灵飞升时是有人作陪的，曾经使世上最美的鲜血横溢的、那些狂妄的看守者，我刚刚打发了他们比我先走一步。

……

这一种语言，对于你无疑地有新奇之感。在我使你悲痛到不堪忍受以后，是否还能够强迫你来赞美我的勇气？可是一切都完了：毒药在焚烧着我，我气力渐尽，手中的笔杆也抓不住了，我感觉到甚至我的仇恨也消弱下去了，我死了。（[法]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第273—274页）

"我到教皇代表处自首去了，我对我们的事业已经灰心绝望。天不佑人，谁把我们出卖的呢？看来，好象是那个投井的坏蛋。我的生命对于可怜的意大利既然已经无所裨益，我不愿意让我们的同志看到只有

我一个人没有被捕，让他们疑心是我出卖了他们。永别了，如果你爱我的话，请不要忘记给我报仇。把那出卖我们的恶棍杀死，消灭，即使是我的父亲也不能对他宽恕。”（〔法〕司汤达：《伐尼娜·伐尼尼》《法国短篇小说选》第18页）

别了，我的心爱的孩子！这是一个完全理智而还充满着生命的离别，你曾在那里铺张了太大的快乐而能够对于他所产生的惨剧有最小的悔疚的灵魂的离别；我是在想象您爱我的时候说这句话的，因为我，我走到了安息的所在，为着责任而毁灭，这使我战栗，而且并不是没有遗憾的！上帝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到底我有没有依据神圣的律法而实践过。无疑的，我常常的踌躇过，但是我一点儿也并没有堕落，而对于我的错处的最有力的原宥就是包围我身边的诱惑的重大。天主要看见我好象陷入诱惑之中一样的战抖。

再给您说一声“别了”，这是一个好象我昨天对我们的美丽的山谷所说的一样的离别，我不久就要在这山谷的怀抱中安息，您也要常常回到这山谷里，不是吗？（〔法〕巴尔扎克：《幽谷百合》第330—331页）

亲爱的阿尔芒，收到了你的来信，你的心地还是象以前一样善良，我真要感谢上帝。是的，我的朋友，我病了，而且是不治之症；但是你还是这样关心我，这就大大地减轻了我的痛苦。我恐怕活不长了。我刚才收到了你那封写得那么感人的信，可是我没福再握一握写信人的手了。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医好我的病，那么，这封信里的话就是。我不会再见到你了，你我之间远隔千里，而我又死在眼前。可怜的朋友！你的玛格丽特眼下已经和过去大不一样了。让你看见她现在这副模样，还不如干脆不见的好。你问我能否宽恕你，我从心底里原谅你。朋友，因为你以前待我不好恰恰证明了你是爱我的。我卧床已经一个月了，我非常看重你对我的尊敬，因此我每天都在写日记，从我们分离的时候开始一直写到我不能握笔为止。

如果你是真的关心我，阿尔芒，你回来以后，就到朱利·迪普拉那儿去。她会把这些日记交给你，你在里面会找到我们之间发生这些事

情的原因，以及我的解释。朱利待我非常好，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到你。收到你信的时候她也在旁边，我们看信的时候都哭了。

如果我们收不到你的回信，朱利负责在你回到法国的时候把这些日记交给你。不用感谢我写了这些日记，这些日记使我每天都能重温我一生中仅有的几天幸福日子，这对我是很有益的。如果你看了这些日记以后，能够对过去的事有所谅解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是得到了永久的安慰。

我想给你留一些能够使你永远想着我的纪念品，但是我家里的东西已经全被查封了，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了。

我的朋友，你明白了吗？我眼看就要死了，在我的卧室里就能听到客厅里看守人的脚步声。他是我的债主们派来的，为的是不准别人拿走什么东西。即使我不死，也已经一无所有了。希望他们一定要等我断气以后再拍卖啊！

啊！人是多么残酷无情！不！更应该说上帝是铁面无私的。

好吧，亲爱的，你来参加我财产的拍卖，这样你就可以买到一些东西。因为，如果我现在为你留下一件即使是最最微不足道的东西，要是给人知道了，别人就可能控告你侵吞查封的财产。

我要离开的生涯是多么凄凉啊！

如果我能在死前再见你一面，那么上帝该有多好啊！照目前情况看，我们一定是永别了。朋友，请原谅我不能再写下去了。那些说要把我的病治好的人老是给我放血，我都精疲力竭了，我的手不听使唤了。（[法]小仲马，《茶花女》第29—30页）

我自愧没有生花妙笔，不能倾吐胸中的柔情，我时而痴情焦虑，时而热烈希望，时而又五中悚然，若有所畏惧。让这张素笺来证明你的美貌在我心中燃起的爱火是多纯洁、多炽热吧！话虽如此，但是我的爱情是无法传达的，我的胸臆是语言所不能表述的。你的美貌使我心中充满了惊奇之感，你的通达事理使我倾倒，你的善良使我膜拜。情欲使我颠倒，疑虑使我迷惘，急躁的心情使我受尽折磨。亲爱的小姐，我的命运操在你手，请允许我和你会一面，低声向你耳中吐诉我的热情，把我

洋溢着最纯洁、最真诚的爱情的心奉献给你，让我能凝视我那梦中的仙子而感觉陶醉，让我能谛听她那音乐一般送人的语言。她如果答应我，报我以微笑，我就会欢欣鼓舞，把萦回在我胸际的难以忍受的疑虑驱逐到九霄云外。（〔英〕斯未莱特：《蓝登传》第439页）

“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因此，如果我要履行把一切都告诉你的诺言，现在就得履行了。但毕竟，你我之间是不大需要解释的。我们一直都用不着多说话就能互相了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那么，你一定明白，亲爱的，你尽可不必为从前那一记耳光的事情伤心。当然，那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同样沉重的打击，我受过很多次了，而且我都熬过来了——其中几次我甚至还曾给以回击——而现在我仍旧在这儿，就象我们幼时同看的书（书名已忘记）上所说的那条鲭鱼：‘活着，跳着，活泼泼地。’不过这是我的最后一跳了，一到明天早晨，就要——‘滑稽剧收场了’！你我不妨把这句话翻译成：‘杂耍收场了’；而我们要同声感谢那些神，他们至少已经对我们发了慈悲。慈悲虽然不多，但总算有一点；对于这一点慈悲以及别的恩惠，我们就应该真心感激了。

“说到明天的事，我希望你和玛梯尼都要明白了解，我是非常快乐的，满意的，觉得不能向命运之神要求更好的结局了。请你把这意思告诉玛梯尼，算是我给他的一个口讯；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同志，他是会了解的。你瞧，亲爱的，我知道得很清楚，那些陷在泥淖里的家伙，这样快就重新使用起秘密审问和处决的手段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转机，同时使他们自己处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我又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你们留下来的人能够坚定地团结起来，给他们以猛烈的打击，你们就要看到伟大的成就了！至于我，我将怀着轻松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好象一个小学生放假回家一般。我已经尽了我工作的本份，这次死刑的判决，就是我已经彻底尽职的证明。他们要杀我，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一个人能够这样，还能再有什么别的心愿呢？

“只是我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一个快要去死的人是有权利

可以提出他个人的心事的，我的一点心事就是要你心里明白，为什么我一直都象一头含怒的野兽一样对待你，为什么迟迟不肯把夙怨一笔勾销。当然，这是你自己心里也明白的，我所以还要唠叨，也不过是写着玩玩罢了。我是爱你的，琼玛，当你还是一个难看的小姑娘、穿着一件花格子布的罩衫、围着一个皱缩不平的胸裙、背上拖着一条小辫子的时候，我已经爱上你了，我现在也还爱着你。你还记得有一天我吻了你的手，而你那样可怜地央求我'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那件事情吗？这是一种不光明的把戏，我也知道的；可是你一定得饶恕我；现在，我又在这张纸上写着你名字的地方吻过了。这样，我已经跟你亲过两次吻，两次都没有得到你的允许。

"话已经说完了。别了，亲爱的。"

……"不论我活着，或是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虹！"（[爱尔兰]伏尼契：《牛虻》第333—335页）

附录一：

中外著名作家论描写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

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

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鲁迅：《致徐懋庸》《鲁迅书信集》下卷）

环境描写怎样的为主题服务呢？如以风景描写为例，一小段的风景描写甚至少到只有几句的风景描写，其目的不是为风景而写风景，即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渲染或衬托故事发生时的气氛，或者为了加强故事发生时人物的情绪。社会环境（街道，市场情况，室内装饰、布置等等）的描写，也应当这样，有时对室内的器物作了详尽细致的描写，其目的在于暗示或衬托这间屋子的主人的性格（例如《红楼梦》写到宝玉走进秦可卿的卧室时，详尽地而且形象地描写了房中的对联、供设等等便是这样的），作者如果坚决地这样做，就会控制着自己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不使其成为可有可无的长物。（茅盾：《试谈短篇小说》《文学青年》一九五八年第八期）

有人这样问过我："我住在北京，你也住在北京，你能巧妙地运用了北京话，我怎么不行呢？"我的回答是：我能描写大杂院，因为我住过大杂院。我能描写"洋车夫"，因为我有许多朋友是以拉车为生的。我知道他们怎么活着，所以我会写出他们的语言。北京的一位车夫，也跟别的北京人一样，说着普通的北京话，象"您喝茶啦？""您上哪儿去？"等等。若专从语言上找他的特点，我们便会失望，因为他的"行话"并不很多。假若我们只仗着"泡蘑菇"什么的几个词，去支持描写一位车夫，便嫌太单薄了。（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中外作家谈创作》上册）

我能够花那么多的笔墨描写觉新这个人物，并非我掌握了一种描写人物的技巧和秘诀。我能够描写觉新只是因为我熟悉这个人。我对他有感情。（巴金：《谈〈春〉》《收获》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细致的作用在于给人以真实感，越细致越容易使人觉着象真的，从而使看了以后的印象更深刻。……

究竟什么地方应粗、什么地方应细呢？我以为在故事进展方面，直接与主题有关的应细，仅仅起补充或连接作用的不妨粗一点；在景物和人物的描写中，除和以上相同外，凡是直接的读者层最熟悉的可以不必细写（只要提及几点特殊的东西，读者就用他们的回忆把未写到的给补充起来了），而他们较生疏的就须多写一点。（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中外作家谈创作》上册）

从一百个相类似的细节中选取一个细节（值得羡慕的富有！），谁能估量出这个细节会发出多么强烈的光和热。（杜鹏程：《日记摘录》《红旗手》一九六〇年第二期）

我写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先有一个比较熟悉的模特儿，然后，再把我所了解的同类型人的一些性格特点和事迹加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杨沫：《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过程》《文学青年》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我觉得一般写作经验不丰富，生活资本不雄厚的作者，要想写出比较具有性格的人物来，最好的办法是依据真实的人来描绘。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些性格比较突出的人物。这比凭空塑造要容易得多。

……我觉得依据真实的人来写，必须在原人物的基础上加工，以相近的人物事件作补充，这样才能使人物性格更突出一些。（马烽：《<三年早知道>的写作经过》《文学知识》一九五九年第三期）

我看每一个有正常思考能力和认真活着的人，都注意观察人的活动，何况准备描写人的人呢？一个和我相处了一个时期的人，后来回忆起来总是先想起他作的事情，接着就想起他的姿态、相貌和声音。也许还想起他穿着什么衣服，戴着什么帽子，也许根本想不起这些。代表着一个人的思想和性格的行为，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这就是文学创作描写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我特别注意的地方。（柳青：《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创作经验漫谈》）

总之，我觉得写人物时，应该是反复酝酿揣摩，烂熟于心，真正达到呼之欲出的境界，方可动笔。人物的行动，语言，到什么地方，他会怎么说话，而表露的感情，完全把握准确以后，成为浑然一体的时期，在创作时就可以随心所欲，从容不迫。（李准：《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学习探索》《情节、性格和语言》）

荷马显然有意要避免对物体美作细节的描绘，从他的诗里几乎没有一次偶然听到说海伦的胳膊白、头发美——但是荷马却知道怎样让人们体会到海伦的美，在这方面他却远远超过艺术所能做到的。我们试回忆一下荷马写海伦走进特洛亚国元老们的会议场的那一段诗，这些尊贵的老人见了海伦，就彼此私语道：

没有人会责备特洛亚和希腊的人民，说他们为这个女人进行了长久的痛苦的战争，看起来她真象一位不朽的女神！

能叫冷心肠的老年人承认为她进行花了许多血和泪的战争是很值得的，还有什么比这段叙述能引起更生动的美的印象呢？凡是荷马不能

就组成部分来描写的，他就使我们从效果上去感觉到它。诗人啊，替我把美所引起的热爱和欢欣描绘出来，那你就已经把美本身描绘出来了。（〔德〕莱辛：《拉奥孔》）

我也知道这是很困难的，但把握和描写特殊的东西是艺术的真正的生命。

共性的描写谁都可以模仿，而特殊的东西是不能模仿的。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未经验过的缘故。

不必担心特殊的东西或许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一切性格，不论是多么特殊的，凡被描写的东西，从小石子及至人，总是具有类性的。因为万物都屡次重复，只有一次那样的东西，在世上是不存在的。

到了描写个性的时候，所谓文体也就同时开始了。（〔德〕歌德：《歌德对话录》）

青年作家们常常不很会描写热情在生理方面的动作。他们的主角经常浑身战栗、怪声大笑、咬牙切齿等等。这一切都象通俗剧一样可笑。（〔俄〕普希金：《评早期的叙事诗》《俄国文学史》上册）

我想跟一切阶层的人交往，从每一个人那里打听到某些东西。每一个负有职务，从事着某种事情的人，在我看来，都是饶有兴趣的。我首先要给自己辨别出国家中的一切职务、一切阶层、一切职位、一切官衔。我觉得，对于一个要选取各种各样事业方面的人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家说来，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在自己的头脑里，对你所描写的那个人的整个职责和整个职务事先不有所理解，你就不能象应有那样地、正确地把他刻画出来，并且使它实在能够给活着的人带来教训和教益。（〔俄〕果戈理：《我的忏悔》《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

围绕着当时我（屠格涅夫——译者）所感兴趣的主题开始浮现这个主题所应该包含的那些人物，于是我马上把一切记在小纸片上。我仿佛为了写戏似的规定着人物，某某，多大年纪，装束怎样，步态又是怎

样。有时我想象起他的某种手势，也马上把这写下来：他用手摸摸头发或者理理胡子。当他还没有成为我的老相知之前，当我还没有看见他、还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之前，我是不动手来写的。我就是这样地写所有的人物……其余一切，只不过是技巧的事情，那就轻而易举了……

（〔俄〕屠格涅夫　《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

我在描绘的那一会儿，很少懂得我的形象、肖像、性格意味着什么；我仅仅看见它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我观看我描绘得真实不真实；我看见他与另外一些人一起活动，因而我也看见一些场面，同时也就描写这另外的一些人，有时远远跑在小说计划前面，而仍旧不很清楚，如何把这一切暂时还是七零八落地散布在脑子里的整体的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为了不致忘记，我赶紧把一些场面、性格草草涂画在纸片上，而且仿佛是摸索着前进。我起初写得没精打采、笨头笨脑、枯燥无味（象开始描写奥勃洛摩夫和莱斯基的情形那样），我自己都常常没兴趣写了，直到突然光芒四射，照亮了我应该走的道路。（〔俄〕冈察洛夫：《迟做总比不做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

但是虽则一切艺术都可以表现新鲜有趣的事物，诗却永远必须用鲜明清晰的形象来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绘画十分详尽地再现事物，雕塑也是一样；诗却不能包罗太多的细节，必然要省略许多，使我们的注意集中在剩下的特征上。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诗的描绘胜过现实的地方……（〔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

我试行勾画克诺林格的肖像的轮廓。我觉得要描写人本身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描写他给我的印象。谈到人时说，他是独特、善良、聪明，愚蠢、有始有终的人等等……这些字眼没有道出关于人的任何概念，虽则它们常常把人弄得稀里糊涂，却妄冀描写人。（〔俄〕列夫·托尔斯泰：《日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

描写大多数读者所罕见的典型或风景时，任何时候也不能忽视常

见的典型和风景——应该拿它们作基础，而且应该把它们跟罕见的典型和风景对照起来去描写。（〔俄〕列夫·托尔斯泰：《日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

鲍格洛夫的《孙儿》很有兴味，因为他描写了他自己的印象。在小说中，作者将他所见到的事物描写出来，并不是最好的。他应该描写这个和那个，怎样影响那些性格。（〔俄〕列夫·托尔斯泰：《同作家莫欣谈》《俄国文学史》中册）

谁要描写人和生活，谁就得经常亲自熟悉生活，而不是从书本上去研究它。（〔俄〕契诃夫《文艺理论译丛》一九五八年第二册）

风景描写首先应当逼真，好让读者看完以后一闭眼就立刻能想象出您所描写的风景，至于把昏光、铅色、水塘、潮湿、白杨的银白、布满乌云的天边、麻雀、遥远的草场等因素搜罗在一起，那算不得图景，因为尽管我有心，却没法把这些东西想象成一个严整的整体。（〔俄〕契诃夫：《致席尔凯维奇》《论文学》）

当我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驴皮记》里，读到描写银行家举行盛宴和二十来个人同时讲话因而造成一片喧声的篇章时，我简直惊愕万分，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仿佛现在还听见。然而主要之点在于，我不仅听见，而且也看见谁在怎样讲话，看见这些人的眼睛、微笑和姿势，虽然巴尔扎克并没有描写出这位银行家的客人们的脸孔和体态。（〔苏〕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论文学》）

……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中每个人的身上，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等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能用这种手法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苏〕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中外

作家谈创作》下册）

如果你们描写小店老板，那么就要做到：在一个小店老板身上写出三十个小店老板。在一个神甫身上写出三十个神甫，使人们在赫尔松读到这部作品时，他们就会看见赫尔松的神甫，而在阿尔查玛斯读这部作品时，就会看见阿尔查玛斯的神甫。（〔苏〕高尔基：《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谈话》《文学论文选》）

在过去或现在的大量事实中，在对成千上万人的观察中，应该选取最主要的东西，并且学会用语言最充分，最鲜明地描绘人的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描写人的意会、感情和思想。（〔苏〕高尔基《回忆高尔基》）

在《铁流》里有一个特殊的细节。在和乔治亚部队作完战以后，达曼军中的某些长官外貌上变了样子——他们利用战利品改换了服装。我认为，这一点是需要描写的。他们剥了乔治亚人的服装和鞋袜，这些细节不仅说明了某些个别人物，而且更主要的是说明了当时的局面。

这就是说，我是试图使细节服从于作品的中心思想的，试图不任意描写细节，而是尽可能把细节与人物的内心状态联系起来，使它们成为表现当时局面和思想动态的辅助线条。（〔苏〕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的创作经过》《中外作家谈创作》下册）

一个老作家在描写一个人物坐在桌旁时，他知道这个人物拿香烟的姿势是怎样的，这会使这个形象变得栩栩如生。我们的青年作家笔下的形象往往很呆板，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显示出人物在生产工作中所养成的外部表现，即态度、姿势等等。我们初学写作者对于主人公的内心体验也表现得很弱。（〔苏〕法捷耶夫：《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

一位画家在画布上画了一个人头，其中一切形式都很有力，很雄伟，端方四正，显得是一个最完美最罕见的整体。在看这幅画时我感到

羡慕和惊骇。我怎从自然中找到这幅画的蓝本，却找不到，和它比起来自然中一切都是软弱的、纤小的、凡庸的。于是我就感觉到这里画的是一个理想的头。但是我认为画家应该使我看到她额上露出一点轻微的裂痕，鬓边现出一个小斑点，下唇现出一个小得看不见的伤口才好，这样就会使这幅画马上从一种理想变成一幅画像了。眼角或鼻梁旁边如果有点天花的痕迹，这女人面貌就不是爱神维纳斯的面貌，这幅画就是我的邻居中一个女子的画像了。（〔法〕狄德罗：《波涛的两个朋友》《西方美学史》下卷）

尽量清晰地勾画出性格，极其粗略地描绘出事件，然后才给添上细节。无论什么时候，你也不能象在工作中，在写作之际那样深刻地看见细节……（〔法〕司汤达　《译文》一九五八年七月号）

为了塑造一个人物，往往必须掌握几个相似的人物。此外，还常常会碰到一些怪人，他们身上有着许许多多可笑的、足以用来塑造两个人物的东西。悲剧的开场跟它的收场往往很不相同。在巴黎有时就存在这样的情况，开头很精采，收场却很平常。可是在别的地方，就是同样的悲剧连收场也是十分精采的。有句意大利谚语，把这种情形形容得真是入木三分："这条尾巴原来是另一只猫身上的"。文学采用的也是绘画的方法，它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如果他只是想去临摹一个现实的女人，那么他的作品就根本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法〕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

当你走过一个坐在自己店门前的杂货商面前，走过一个吸着烟斗的守门人面前，走过一个马车站面前时，请你给我描绘一下这个杂货商和这个看门人，他们的姿态，他们整个的身体外貌，要用画家那样的手腕传达出他们全部的精神本质，使我不致于把他们和任何别的杂货商人，任何别的守门人混同起来。还请你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有一

匹马和它前后五十来匹是不一样的。（〔法〕福楼拜：《作家的素养》）

居斯达夫·福楼拜是迄今运用描写最有分寸的小说家。在他的作品里，环境描写保持在一种合理的平衡中：它并不淹没人物，而几乎总是仅限于决定人物。（〔法〕左拉：《论小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八册）

所以，无论在一个国王、一个凶手、一个小偷或者一个正直的人的身上，在一个娼妓、一个女修士、一个少女或者一个菜市女商人的身上，我们所表现的，终究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得不向自己这样提问题："如果我是国王，凶手，小偷，娼妓，女修士，少女或菜市女商人，我会干些什么，我会想些什么，我会怎样地行动？"（〔法〕莫泊桑：《小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三册）

为了表现一个风暴，不是描画每个浪头，而是要描画整个激动起来的海洋。把一些枝节细腻地描画准确，在全部热情的现实里是无关重要的。（〔法〕罗曼·罗兰：《<七月十四日>序言》）

在描写的时候，写狄安娜的林泉、神坛，或写溪流在美好的田野蜿蜒回漾，或写莱茵河，或写彩虹，开始很庄严，给人以很大的希望，但是这里总是出现一两句绚烂的词藻，和左右相比太显得五色缤纷了。绚烂的词藻很好，但是摆在这里摆得不得其所。……总之，不论作什么，至少要作到统一、一致。（〔古罗马〕贺拉斯：《诗艺》）

把一个人的鼻子或其他部分画得出奇地大，或者把他的姿态画得荒唐怪诞，比在画幅上表达人们的七情六欲显然要容易得多，值不得什么赞赏。我们说某画家画的人物"真象是在呼吸似的"，大家都认为这对他是无上的推崇，殊不知若说他画的人物"真象是有思想似的"，这却是更大、更崇高的赞许呢。（〔英〕菲尔丁：《<约瑟夫·安德路斯>的序言》《文艺理论译丛》一九五八年第一册）

附录二：

本辞典所选书目版本索引

中　国

唐宋传奇选

张友鹤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版

三国演义

罗贯中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 12 月版

水浒全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11 月版

西游记

吴承恩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5 月版

封神演义

许仲琳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版

新刻金瓶梅词话百回

笑笑生著　古佚小说刊行会 1934 年 2 月影印崇祯本

古今小说

冯梦龙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警世通言

冯梦龙纂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 1 月版

醒世恒言

冯梦龙纂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 8 月版

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　蔡元放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 10 月版

初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

二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

聊斋志异

蒲松龄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4月版

儒林外史

吴敬梓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年版

红楼梦

曹雪芹 高鹗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年2月版

镜花缘

李汝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年4月版

歧路灯

李绿园著 中州书画社 1980年12月版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6月版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著 张友鹤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7月版

老残游记

刘鹗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

孽海花

曾朴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1月版

呐喊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年12月版

彷徨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年12月版

沫若文集(五)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年4月版

倪焕之

叶圣陶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11月版

达夫全集

北新书局1928年—1931年版

郁达夫选集

开明书店　1951年7月版

蚀

茅盾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年7月版

子　夜

茅盾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年4月版

腐　蚀

茅盾著　开明书店1951年12月版

茅盾文集(七、八)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3、6月版

骆驼祥子

老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10月版

四世同堂

老舍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79年10月版

老舍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年10月版

家

巴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1月版

春

巴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8月版

秋

巴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8月版

巴金中篇小说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6月版

冰心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3月版

郑振铎文集(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10月版

许地山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12 月版
蒋光慈选集	开明书店 1951 年 7 月版
柔石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9 月版
胡也频选集	开明书店 1951 年 12 月版
山　雨	王统照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 2 月版
应修人　潘漠华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9 月版
张天翼小说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6 月版
魏金枝短篇小说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 11 月版
鲁彦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 12 月版
艾芜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11 月版
沙汀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 9 月版
沈从文小说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10 月版
丁玲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1 月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 10 月版
叶紫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3 月版

八月的乡村

肖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 9 月版

生　死　场

肖红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5 月版

呼兰河传

肖红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版

吴组缃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 5 月版

赵树理小说选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版

三　里　湾

赵树理著　作家出版社 1963 年 7 月版

白洋淀纪事

孙犁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年 4 月版

暴风骤雨

周立波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8 月版

山乡巨变

周立波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9 月版

山那边人家

周立波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7 月版

吕梁英雄传

马烽　西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 8 月版

月　黑　夜

杨朔著　作家出版社 1954 年 11 月版

三千里江山

杨朔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新儿女英雄传

孔厥　袁静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11 月版

开不败的花朵

马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9 月版

围　城

钱钟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版

保卫延安

杜鹏程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1 月版

在和平的日子里

杜鹏程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2 月版

三　家　巷

欧阳山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5 月版

高　干　大

欧阳山著　新中国书局 1949 年 4 月版

小城春秋

高云览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7 月版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6 月版

红　旗　谱

梁斌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 12 月版

青春之歌

杨沫著　作家出版社 1961 年 3 月版

野火春风斗古城

李英儒著　作家出版社 1961 年 12 月版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烽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1 月版

创　业　史

柳青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部)1960 年 6 月版(第二部)1977 年 6 月版

黎明的河边

峻青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8 月版

林海雪原

曲波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 1 月版

红　岩

罗广斌　杨益言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 年 7 月版

静静的产院

茹志鹃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 年版

李双双小传

李准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 12 月版

普通劳动者

王愿坚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6 月版

苦　菜　花

冯德英著　解放军文艺社 1978 年 3 月版

李　自　成

姚雪垠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卷)1977 年版(第二卷)1976 年 12 月版

艳　阳　天

浩然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卷)1964 年版(第二、三卷)1966 年版

重放的鲜花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年 5 月版

建国以来短篇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中册)1978 年 5 月版(下册)1980 年 1 月版

童话寓言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8 月版

外　国

一千零一夜

〔阿拉伯〕民间文学　纳训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8 月版

台木尔短篇小说选

〔埃及〕台木尔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7 月版

牛　虻

〔爱尔兰〕伏尼契著　李俍民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 年 7 月版

流亡中的牛虻

〔爱尔兰〕伏尼契著　徐吉安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2 月版

沸腾的九十年代

〔澳〕普里查德著　贝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11 月版

劳森短篇小说集

〔澳〕劳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6月版

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

〔奥〕茨威格著 张玉书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8月版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茨威格著 纪琨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年7月版

城 堡

〔奥〕卡夫卡著 汤永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1月版

卡斯米短篇小说集

〔巴基斯坦〕卡斯米著 蔡水 冯金辛译 作家出版社 1964年11月版

饥饿的道路

〔巴西〕亚马多著 郑永慧译 平明出版社 1954年9月版

十字军骑士

〔波兰〕显克微支著 陈冠商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1月版

傀 儡

〔波兰〕普鲁斯著 庄瑞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6月版

春 香 传

〔朝〕 冰蔚 张友鸾译 作家出版社 1956年7月版

故 乡

〔朝〕李箕永著 李根全 吴山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7月版

安徒生童话选

〔丹〕安徒生著 叶君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8月版

征服者贝莱

〔丹〕尼克索著 施蛰存 陈蔚译 作家出版社(第一卷)1956年1月版

少年维特之烦恼

〔德〕歌德著 郭沫若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2年版

艾菲·布里斯特

〔德〕冯达诺著 韩世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1月版

臣 仆

〔德〕亨利希·曼著 傅惟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8月版

布登勃洛克一家

〔德〕托马斯·曼著 傅惟慈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11 月版

里斯本之夜

〔德〕雷马克著 朱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版

上尉的女儿

〔俄〕普希金著 孙用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2 月版

普希金文集

〔俄〕普希金著 戈宝权等译 时代出版社 1954 年 1 月版

当代英雄

〔俄〕莱蒙托夫著 草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 11 月版

死 魂 灵

〔俄〕果戈理著 鲁迅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第 20 卷 1973 年 12 月版

果戈理小说选

〔俄〕果戈理著 满涛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4 月版

谁 之 罪

〔俄〕赫尔岑著 楼适夷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 9 月版

猎人笔记

〔俄〕屠格涅夫著 丰子恺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12 月版

罗 亭

〔俄〕屠格涅夫著 陆蠡译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1 年 3 月版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著 丽尼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 9 月版

前 夜

〔俄〕屠格涅夫著 丽尼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父 与 子

〔俄〕屠格涅夫著 巴金译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0 年版

处 女 地

〔俄〕屠格涅夫著 巴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2 月版

春 潮

〔俄〕屠格涅夫著 巴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版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

〔俄〕屠格涅夫著 肖珊 巴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6 月版

奥勃洛摩夫

〔俄〕冈察洛夫著 齐蜀夫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平凡的故事

〔俄〕冈察洛夫著 周朴之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版

怎么办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 蒋路译 时代出版社 1953 年版

穷人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文颖译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1 年 1 月版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南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9 月版

白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高滔 宜闲译 文光书店 1950 年 1 月版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韦丛芜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叔夜译 文光书店 1953 年 12 月版

谢德林短篇作品选

〔俄〕谢德林著 石枕川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2 月版

哥略夫里奥夫家族

〔俄〕谢德林著 黄裳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 10 月版

战争与和平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董秋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12 月版

哥萨克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吴岩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4 年 3 月版

安娜·卡列尼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周扬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12 月版

复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汝龙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3 月版

暴　风　雪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草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 1 月版

契诃夫短篇小说

〔俄〕契诃夫著　汝龙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版

盲音乐家

〔俄〕柯罗连柯著　臧传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 7 月版

粮　食

〔俄〕马明·西比利亚克著　左海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年 10 月版

铁　流

〔苏〕绥拉菲摩维支著　曹靖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 9 月版

高尔基短篇小说选

〔苏〕高尔基著　耀秋白　巴金　耿济之　伊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4 月版

母　亲

〔苏〕高尔基著　南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 5 月版

童　年

〔苏〕高尔基著　刘辽逸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4 月版

人　间

〔苏〕高尔基著　汝龙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 10 月版

我的大学

〔苏〕高尔基著　陆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6 月版

家　事

〔苏〕高尔基著　耿济之译　上海杂志公司 1951 年 3 月版

克里·萨木金的生平

〔苏〕高尔基著　罗稷南译　三联书店（第一、二、三部）1951 年版（第四部）1952 年版

彼得大帝

〔苏〕阿·托尔斯泰著　适夷译　三联书店 1950 年 4 月版

苦难的历程

〔苏〕阿·托尔斯泰著　朱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二部）1957 年 10 月版（第三部）1958 年 4 月版

阿·托尔斯泰小说集

〔苏〕阿·托尔斯泰著 焦菊隐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 年 10 月版

水 泥

〔苏〕革拉特珂夫著 叶冬心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版

毁 灭

〔苏〕法捷耶夫著 磊然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8 月版

青年近卫军

〔苏〕法捷耶夫著 水夫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梅益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 年版

静静的顿河

〔苏〕肖洛霍夫著 金人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一部)1956 年版(第二、三、四部)1957 年版

被开垦的处女地

〔苏〕肖洛霍夫著 (第一卷)立波译 三联书店 1950 年 11 月版
(第二卷)草婴译 作家出版社 1961 年 10 月版

日日夜夜

〔苏〕西蒙诺夫著 昌浩 维纯译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1 年版

叶尔绍夫兄弟

〔苏〕柯切托夫著 龚桐 荣如德译 作家出版社 1961 年 10 月版

州委书记

〔苏〕柯切托夫著 孙广英等译 作家出版社 1962 年版

朱赛出的信

〔苏〕阿捷尔·库图依著 欧彬甫 刘绍棠译 东海文艺出版社 1957 年版

伊戈尔·萨沃维奇

〔苏〕利帕托夫著 林烟谷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 1 月版

月 蚀

〔苏〕田德利亚科夫著 王守仁 井勤苏 范信龙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版

巨 人 传

〔法〕拉伯雷著 鲍文蔚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12 月版

吉尔·布拉斯

〔法〕勒萨日著　杨绛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9 月版

波斯人信札

〔法〕孟德斯鸠著　罗大冈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3 月版

忏　悔　录

〔法〕卢梭著　黎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版

伏尔泰小说选

〔法〕伏尔泰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版

修　女

〔法〕狄德罗著　郑兆璜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7 年 8 月版

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法〕狄德罗著　匡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红　与　黑

〔法〕司汤达著　罗玉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 4 月版

巴马修道院

〔法〕司汤达著　郝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 7 月版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著　陈敬容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6 月版

悲惨世界

〔法〕雨果著　李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5 月版

九　三　年

〔法〕雨果著　郑永慧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5 月版

海上劳工

〔法〕雨果著　罗玉君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笑　面　人

〔法〕雨果著　鲁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 6 月版

舒昂党人

〔法〕巴尔扎克著　郑永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

高　老　头

〔法〕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年11月版

幻 灭

〔法〕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3月版

农 民

〔法〕巴尔扎克著 陈占元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年11月版

贝 姨

〔法〕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平明出版社 1951年8月版

邦斯舅舅

〔法〕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平明出版社 1952年版

幽谷百合

〔法〕巴尔扎克著 高名凯译 海燕书店 1951年4月版

搅水女人

〔法〕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11月版

驴皮记

〔法〕巴尔扎克著 高名凯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2年12月版

家族复仇

〔法〕巴尔扎克著 郑克鲁译 漓江出版社 1981年4月版

基度山伯爵

〔法〕大仲马著 蒋学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12月版

三个火枪手

〔法〕大仲马著 李青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10月版

黑郁金香

〔法〕大仲马著 郝运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9年5月版

卡 尔 曼

〔法〕梅里美著 叶君健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5年版

梅里美小说选

〔法〕梅里美著 郑永慧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6月版

安吉堡的磨工

〔法〕乔治·桑著 罗玉君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3月版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法〕缪塞著　梁均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7 月版

包法利夫人

〔法〕福楼拜著　李健吾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10 月版

茶　花　女

〔法〕小仲马著　王振孙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6 月版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凡尔纳著　知人　范希衡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 年 8 月版

海底两万里

〔法〕凡尔纳著　曾觉之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1 年 8 月版

萌　芽

〔法〕左拉著　毕修勺译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3 年 12 月版

小　酒　店

〔法〕左拉著　王了一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9 月版

妇女乐园

〔法〕左拉著　侍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1 月版

金　钱

〔法〕左拉著　金满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8 月版

劳　动

〔法〕左拉著　毕修勺译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1 年 7 月版

一　生

〔法〕莫泊桑著　盛澄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俊　友

〔法〕莫泊桑著　李青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版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

〔法〕莫泊桑著　李青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 4 月版

诸神渴了

〔法〕法朗士著　萧甘　郝运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 6 月版

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1 月版

母与子

〔法〕罗曼·罗兰著 罗大冈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10月版

光明

〔法〕巴比塞著 陈乐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年12月版

起义者

〔法〕儒勒·瓦莱斯著 郝运 众志 陈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2月版

鼠疫

〔法〕加缪著 顾方济 徐志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8月版

冰岛渔夫

〔法〕罗逖著 黎烈文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年6月版

法国短篇小说选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年11月版

起义者

〔菲〕黎萨尔著 柏群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年10月版

好兵帅克

〔捷〕哈谢克著 肖载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年4月版

绞刑架下的报告

〔捷〕伏契克著 蒋承俊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9月版

红字

〔美〕霍桑著 侍桁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6年11月版

霍桑短篇小说集

〔美〕霍桑著 陈冠商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0年9月版

白鲸

〔美〕麦尔维尔著 曹庸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7年11月版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著 张友松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年4月版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著 张万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2月版

镀金时代

〔美〕马克·吐温著 张友松 张振先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5月版

竞选州长

〔美〕马克·吐温著　张友松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6 月版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欧·亨利著　王仲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12 月版

嘉莉妹妹

〔美〕德莱赛著　裘柱常　石灵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6 月版

珍妮姑娘

〔美〕德莱赛著　傅东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 11 月版

美国的悲剧

〔美〕德莱赛著　许汝祉译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4 年 7 月版

马丁·伊登

〔美〕杰克·伦敦著　吴劳译　平明出版社1955年 8 月版

热爱生命

〔美〕杰克·伦敦著　尹夫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4 年 2 月版

永别了，武器

〔美〕海明威著　林疑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1 月版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著　海观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 5 月版

飘

〔美〕马格丽泰·密西尔著　傅东华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版

卢布林的魔术师

〔美〕辛格著　鹿金　吴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10 月版

辛格短篇小说集

〔美〕辛格著　万紫等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9 月版

富人，穷人

〔美〕欧文·肖著　施咸荣　董衡巽　范于中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9 月版

伙　计

〔美〕马拉默德著　叶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9 月版

根

〔美〕哈利著　陈尧光　董亦波等译　三联书店 1979 年 7 月版

战争风云

〔美〕沃克著 施咸荣 任吉生 苏玲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4 月版

乐观者的女儿

〔美〕韦尔蒂著 主万 曹庸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8 月版

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 4 月版

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

高骏千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7 月版

源氏物语

〔日〕紫式部著 丰子恺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12 月版

樋口一叶选集

〔日〕樋口一叶著 萧萧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1 月版

鼻 子

〔日〕芥川龙之介著 鲁迅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1973 年 12 月版

蟹 工 船

〔日〕小林多喜二著 适夷译 作家出版社 1955 年 3 月版

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版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瑞士〕杜仑马特著 张佩芬译 群众出版社 1979 年 2 月版

绿衣亨利

〔瑞士〕凯勒著 田德望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6 月版

小 癞 子

〔西〕佚名 杨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 7 月版

堂吉诃德

〔西〕塞万提斯著 杨绛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3 月版

奇 婚 记

〔匈〕米克沙特著 朱微明 肖中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 7 月版

十 日 谈

〔意〕卜伽丘著 方平 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10月 版

斯巴达克思

〔意〕乔万尼奥里著　李俊民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错误的教育

〔印尼〕慕依斯著　陈霞如译　作家出版社 1958 年版

沉　船

〔印度〕泰戈尔著　黄雨石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泰戈尔作品集

〔印度〕泰戈尔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 4 月版

戈　丹

〔印度〕普列姆昌德著　严绍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6 月版

坎特伯雷故事集

〔英〕乔叟著　方重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5 年 8 月版

鲁滨孙漂流记

〔英〕笛福著　方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9 月版

格列佛游记

〔英〕斯威夫特著　张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版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英〕乔治·爱略特著　祝融　郑乐译　平明出版社 1955 年 9 月版

艾　凡　赫

〔英〕司各脱著　刘尊棋　章益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6 月版

爱丁堡监狱

〔英〕司各脱著　陈兆林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 月版

威克菲牧师传

〔英〕哥尔斯密著　伍光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9 月版

匹克威克外传

〔英〕狄更斯著　蒋天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 4 月版

老古玩店

〔英〕狄更斯著　许君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5 月版

大卫·科波菲尔

〔英〕狄更斯著　萧秋荪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4 月版

艰难时世

〔英〕狄更斯著 金增锟 胡文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

双城记

〔英〕狄更斯著 罗稷南译 三联书店 1950 年 4 月版

名利场

〔英〕萨克雷著 杨必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5 月版

兰登传

〔英〕斯末莱特著 杨周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1 月版

玛丽·巴顿

〔英〕盖斯凯尔夫人著 荀牧 余贵棠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年 2 月版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著 祝庆英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7 月版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著 杨苡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德伯家的苔丝

〔英〕哈代著 张谷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10 月版

无名的裘德

〔英〕哈代著 张谷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9 月版

还乡

〔英〕哈代著 张谷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5 月版

卡斯特桥市长

〔英〕哈代著 侍桁 淑勤译 上海出版公司 1955 年 10 月版

福尔赛世家

〔英〕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 2 月版

苹果树

〔英〕高尔斯华绥著 黄子祥译 商务印书馆 1963 年 9 月版

快乐王子集

〔英〕王尔德著 巴金译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9 年 11 月版

宝岛

〔英〕史蒂文生著 欣若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吕蓓卡

〔英〕杜穆里埃著　林智玲　程德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年8月版

外国短篇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8年2月版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10月版

亚非拉短篇小说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4月版

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3月版

东欧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2月版

诺贝尔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5月版